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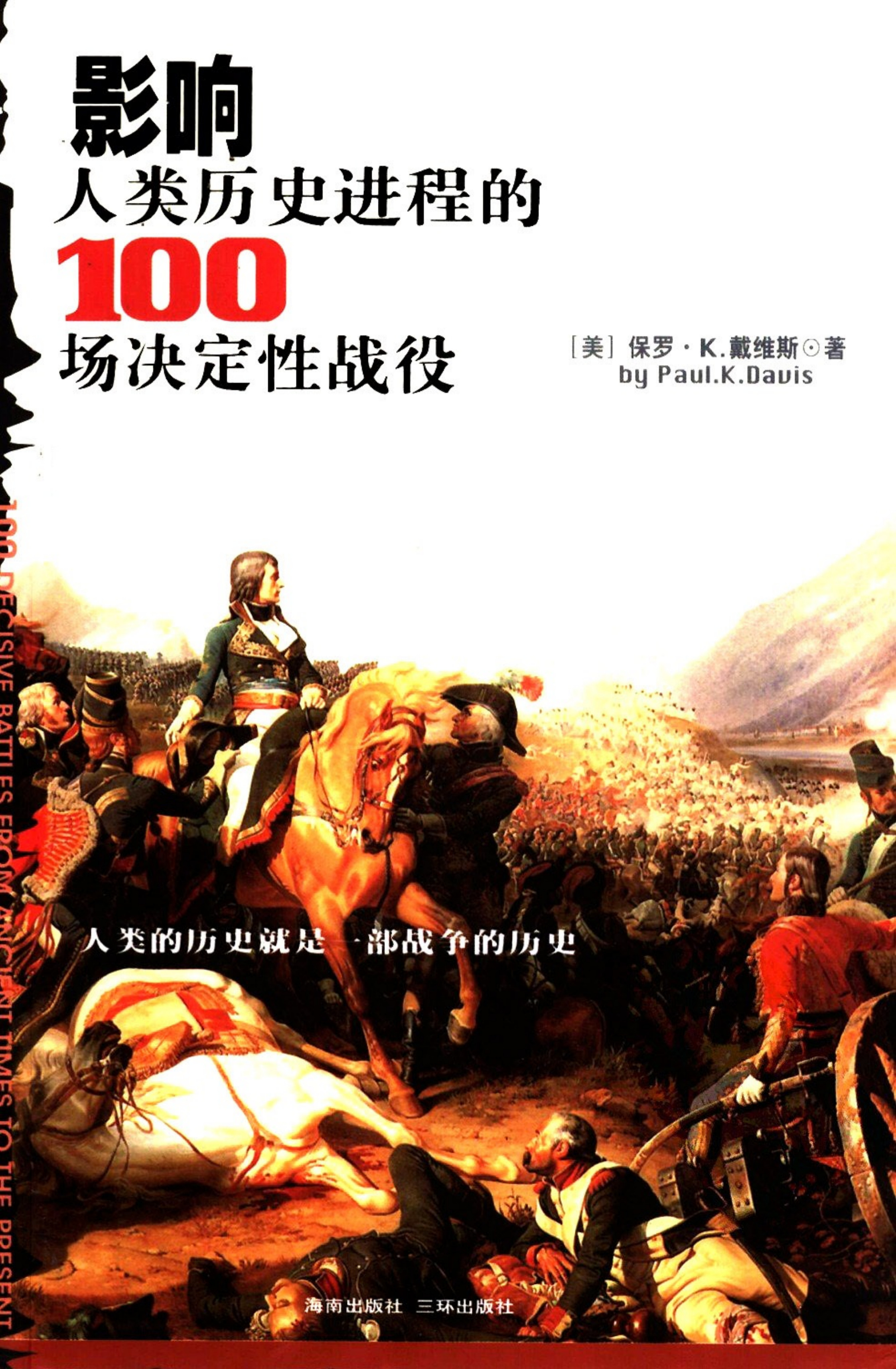
影响 人类历史进程的 100 场决定性战役

[美] 保罗·K.戴维斯◎著
by Paul.K.Davis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的历史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100 DECISIVE BATTLES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影响
人类历史进程的
100
场决定性战役

100 DECISIVE BATTLES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保罗·K.戴维斯◎著
by Paul.K.Davis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100 Decisive Battles

By Paul K. Davis

Copyright © 1999 by Paul K. Dav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chemical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a licence or other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copyright owners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06 海南出版社

本书由 ABC-Clio Ltd, UK 授权出版

未经版权所有者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电子、化学、物理、影印手段复制本书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0-7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 100 场决定性战役 / [美] 戴维斯 (Davis, P.) 著; 张轶西等译. — 海口: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2006. 6

书名原文: 100 Decisive Battles

ISBN 7-80700-112-7

I. 影... II. ①戴... ②张... III. 战役—史料—世界 IV. 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6076 号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 100 场决定性战役

作者: [美] 保罗·K·戴维斯

译者: 张轶西 金文荣 赵宇峰 赵伯炜

责任编辑: 刘德军

特约编辑: 李 鹏

装帧设计: 第三工作室

责任印制: 李 兵

印刷装订: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6

字 数: 600 千

书 号: ISBN 7-80700-112-7/E·2

定 价: 4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我要忠告信奉“暴力绝不解决任何问题”这一无知且不道德的人，把拿破仑·波拿巴和威灵顿的亡灵请出来，让他们辩论一下。……暴力，赤裸裸的武力，在历史上比任何其他因素解决的问题都要多，相反意见总是盯着它的最坏方面。忘记这个基本真理的后代，总要为此付出他们的生命和自由。

——罗伯特·海因莱因

Robert Heinlein

出版前言

本书是一部西方学者关于人类战争简史的著述。作为“填补军事史中多少受到忽视的一个空白”，作者作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全书上迄公元前1479年的美吉多战役，下至公元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时间跨度近四千年。本书对所选的100场重要战役的描述，较之一般军事辞典的介绍更全面和细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在叙述、评论与文化冲突、宗教冲突相关的战争时，虽然主观上力求客观、公正，但由于作者毕竟是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很难完全超越西方学者的文化偏见和宗教偏见。作者的“战争决定论”和“西方中心论”的唯心史观，亦贯穿于全书的论述中，体现在对所谓“决定性”战役的选择中。

以上问题请读者阅读过程中予以注意。

海南出版社
2006年7月

前 言

本书的目的是填补军事史中多少受到忽视的一个空白，即对历史上100场最具决定性的战役作一详细调查。这里，把一场战役列为“决定性的”是根据下述其中一点或全部来判定的：

1. 战役的后果引起了重大的政治或社会的变革。例如，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就属于这一类。诺曼人入侵英格兰完全改变了不列颠岛的未来，决定了那里人民的传统及其政治和社会系统的性质。所产生的社会后来继续对欧洲乃至世界的一些事件有重大影响。

2. 如果战役的后果被逆转了，主要的政治或社会变革将接踵而至。如美国革命中发生的特伦顿战役就属于这一类。如果华盛顿1776年12月打输了这一仗，这个失败几乎肯定会招致革命军、乃至革命本身的终结，使英国人在今后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内继续控制北美殖民地，或许像加拿大一样作为一个附属于英国的自治领地存在。因为战役，如特伦顿战役，在一场大战过程中有时发生多次会战；如果特伦顿战役是英国/雇佣兵的胜利，那么将不会再打也纳入本书的萨拉托加战役和约克敦战役。

3. 战争标志着某种重大军事变革的引进。公元378年阿德里安堡战役就是这样一场战争。战前，一般是步兵主宰战争，罗马的步兵也是如此；在这次战役中，哥特人的胜利引进了骑兵，并作为主要武装力量沿用了一千多年。

本书所选取的战役主要是我个人的选择，但我想对H-WAR——世界各地的军事历史学家的一个互联网新闻组织——的成员表示感谢，他们向我提供了大量的取舍意见。我把我选取的战役名单给这个新闻组织，引起了争论，有时争论还很热烈，我毫不怀疑看到本书所列战役的历史学家对应当列入的其他战役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我感谢H-WAR提供的意见，但对讨论过程中任何人建议的取舍，却是由我独立作出最后决定的。

本书的体例是按年代排序的，这应当对那些遇到一个战役条目提到另一个战役条目的情况要作出判断的读者有所帮助；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后者应当在前者之后不远出现，或者在前者之前不远出现。为了满足篇幅的限制，我把每个条目标长度定在 2000 ~ 3000 字范围内。有少数几个条目或者长一点儿，或者短一点儿，但大多数条目在这个范围内。因此，所选战役在背景、战况和后果的细节上通常被浓缩了，以保持目标长度。这里所选的战役，大多数需要用整本书的篇幅加以论述，了解这一点自然会嫌本书的许多条目太短，不足以对战事作出判断，但这是出版的限制使然。

本书体例的另一个方面也需要在此加以说明。决定性的变革有时不是出现在单独一场战役中，而是出现在一场战争中。1939 年波兰沦陷是一个月内发生的一系列战役的结果，而这一系列战役没有一场对波兰沦陷是决定性的。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把所涉条目当中一节冠以“战争”而不冠以“战役”的标题。就本书的题目来说，这或许是要例外处理的，但战争所引起的关键事件是写作本书的推动力，故偶尔有些战争不在本书考虑之列。

如前所述，本书打算填补的这个空白受制于版面。在今天的市场上，大多数以年代顺序记录历史上主要战役的书倾向于取辞典的体例，即以一两段的文字去覆盖尽可能多的信息。在本书中，我希望对这个受到较多限制的战役名单作深得多的报道。其他提到较多战役细节的书往往受到它们题目范围的限制。富勒的《西方军事史》这部经典著作是我的主要参考书，但它没有提到非西方世界发生的决定性战役。另外，它在 1954 年到 1956 年出版也限制了它对邻近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段时间的报道。爱德华·克里西的《全世界 15 场决定性战役》也是我的一个资料来源，但它只涉及了 15 场战役，省略的太多，而且截止于 1815 年的滑铁卢战役。可见，我比今天流行的这类辞典式战役著作提供的信息多，同时也比富勒或克里西涉及的战役要广得多。虽然选择“100”这个数字似乎是任意的，但如果比这个数字少，会使决定性战役的选择更困难。虽然所选择的某些战役在结果上是区域决定性的，而不是国际决定性的，但仅仅因为它们发生在西方经验之外而忽视它们，则会使它们对亿万人来说变得无足轻重。

出版前言 / 1

前言 / 3

公元前

美吉多战役 / 1

锡姆伯拉战役 / 7

马拉松战役 / 12

萨拉米斯战役 / 17

叙拉古战役 / 22

留克特拉战役 / 29

喀罗尼亚战役 / 34

高加米拉战役 / 39

伊普苏斯战役 / 44

梅陶鲁斯河战役 / 49

垓下战役 / 55

札马战役 / 59

彼得那战役 / 65

阿莱西亚战役 / 70

法萨卢斯战役 / 75

亚克兴角战役 / 80

人类历史第一个一千年

条顿堡林山（条顿堡森林）战役 / 86

贝思 - 霍龙战役 / 90

米尔维恩桥战役 / 98

阿德里安堡战役 / 104

沙隆战役 / 110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
100场决定性战役

特里卡梅伦战役 / 116

拜德尔战役 / 122

君士坦丁堡战役 / 126

图尔(普瓦捷)战役 / 131

帕维亚战役 / 136

莱希费尔德战役 / 142

人类历史第二个一千年

黑斯廷斯战役 / 146

曼齐刻尔特战役 / 152

耶路撒冷战役 / 158

海廷战役 / 163

第二次塔劳里战役 / 171

布汶战役 / 174

艾茵贾卢特战役 / 179

襄阳战役 / 184

伯多湾战役 / 188

布尔萨战役 / 195

克雷西战役 / 199

奥尔良战役 / 206

君士坦丁堡战役 / 212

格拉纳达战役 / 219

特诺奇蒂特兰战役 / 224

巴尼伯德战役 / 233

维也纳战役 / 239

卡哈马卡战役 / 245

勒班陀战役 / 250

- 西班牙无敌舰队 / 257
- 关原战役 / 263
- 布赖滕费尔德战役 / 269
- 山海关战役 / 274
- 内兹比战役 / 278
- 沙丘战役 / 284
- 布莱尼姆战役 / 289
- 波尔塔瓦战役 / 295
- 卡洛登战役 / 301
- 普拉西战役 / 306
- 魁北克战役 / 312
- 特伦顿战役 / 317
- 萨拉托加战役 / 323
- 约克敦战役 / 329
- 瓦尔米战役 / 334
- 里沃利战役 / 341
- 阿布基尔海湾战役(尼罗河之战) / 346
- 特拉法尔加战役 / 352
- 耶拿 / 奥尔施泰特战役 / 358
- 先知城(蒂珀卡努)战役 / 363
- 博罗季诺战役 / 368
- 莱比锡战役 / 373
- 滑铁卢战役 / 377
- 阿亚库乔战役 / 383
- 圣哈辛托战役 / 389
- 墨西哥城战役 / 396
- 安提塔姆(夏普斯堡)战役 / 403

- 葛底斯堡战役 / 410
- 亚特兰大战役和“向海洋进军” / 416
- 色当战役 / 421
- 泰尔·阿尔·克比尔战役 / 427
- 马尼拉湾战役 / 432
- 沈阳战役 / 437
- 对马岛战役 / 442
- 第一次马恩河战役 / 447
- 凡尔登战役 / 453
- 勃鲁西洛夫攻势 / 459
- 第二次马恩河战役 / 464
- 华沙战役 / 469
- 波兰战役 / 474
- 敦刻尔克战役 / 480
- 不列颠战役 / 486
- 莫斯科战役 / 491
- 珍珠港战役 / 497
- 新加坡战役 / 502
- 中途岛战役 / 506
- 诺曼底战役 / 512
- 冲绳岛战役 / 517
- 以色列独立战争 / 523
- 淮海战役 / 527
- 仁川战役 / 539
- 奠边府战役 / 542
- 春节攻势 / 548
- 沙漠风暴 / 552

美吉多战役

公元前 1479 年 5 月 15 日

参战方

埃及：参战人数未知（可能约 10000 人）

指挥官：图特摩斯三世法老

卡叠什同盟：参战人数未知

指挥官：卡叠什国王

重要性

通过重建埃及在巴勒斯坦的统治，
图特摩斯开始执政，埃及实现了它作为
一个帝国的最大扩张。

历史背景

公元前 18 世纪初，埃及中央王国的势力正在衰落。这与喜克索人——可能是来自巴勒斯坦的一支闪族人——的移民在时间上是相符的；喜克索人使用精良的武器推翻了摇摇欲坠的第十三王朝。喜克索王朝于公元前 1786 年开始统治埃及，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1575 年。到那时，喜克索人已变得志得意满，丧失了他们的优势，埃及人重新拥有了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控制。开创了这个新王国时代的新法老是雅赫摩斯（Ahmose，公元前 1575 ~ 前 1550 年在位）。雅赫摩斯不满足于仅仅收复他的国家，而想扩展埃及的东北边界，建立一个强大的缓冲地区。他还想延伸埃及的势力，因为直接面对外族人给了埃及人一种可能只来自他们的国家之外的经验。因此，征服和贸易像安全一样激励雅赫摩斯去打仗。

步着雅赫摩斯的后尘，后来的法老们把埃及的权力扩展到东地中海沿岸地区，向西南则进入了努比亚，即现在的苏丹。在雅赫摩斯的孙子图特摩斯一世领导下，埃及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建立了霸权。然而，在他公元

前 1510 年死时，埃及的扩张因为新法老哈特谢普斯特（Hatshepsut）的态度暂停了。哈特谢普斯特是图特摩斯一世的女儿，图特摩斯二世的异母姊妹和妻子。在图特摩斯二世公元前 1490 年死去时，哈特谢普斯特起初作为他们的儿子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的摄政者实行统治，但她很快就抛掉了所有摄政的伪装，作为法老实行公开统治，那在当时是有史以来敢于这样做的唯一女性。她的统治（公元前 1490 ~ 前 1468 年）是一个二十多年的和平期。在这段时期，埃及投入了一项修建庙宇和纪念性建筑的重大计划。

然而，哈特谢普斯特的消极对外政策鼓励了中东的附属国的国王们谋求独立的想法。在卡叠什国王（Kadesh）的指挥下，在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强大的米尼坦人的支持下，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的那些国家大约在哈特谢普斯特死时脱离了埃及的统治。

开始时的不安分没有受到埃及军队的惩罚，因此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地区可能行使宗主权的卡叠什国王要求并得到了附属国国王对他效忠的承诺。巴勒斯坦南部的一些小国表现犹豫，或许是它们还记得雅赫摩斯时代和不忠所受到的惩罚。卡叠什派军队胁迫它们合作，米尼坦王国似乎给了卡叠什秘密的支持。米尼坦人本身就是一支新兴的力量，当时正与早期亚述人的萌芽势力竞争。如果卡叠什能够削弱埃及，米尼坦人肯定想得到好处。

哈特谢普斯特的死因从来没有肯定的结论，有可能死于图特摩斯三世指使的暗杀。无论死因是什么，图特摩斯三世都渴望掌权和恢复埃及的权势。在下令把哈特谢普斯特的名字从所有公共建筑上抹去之后，他开始重建已经懒散了二十多年的军队。他的南翼是安全的，因为努比亚人已日渐埃及化。这使他能集中力量对付东北部那些叛乱的王国，而不必担心对他军队后方的威胁。

关于图特摩斯军队的人数，史无定论。大多数历史学家相信，埃及远征军绝不超过 25000 ~ 30000 人，而且在经过二十多年的间断后，第一次出征的军队几乎可以肯定没有这么多。埃及军队主要是一手拿盾牌、一手拿战斧或镰形战刀的步兵，而精锐部队则在战车上以弓箭参战。当时的武器是青铜制的。对方的装备也大致如此。

在成为法老的第二年，图特摩斯三世开始用兵。他似乎是有组织才干的，因为他的军队所取得的迅速进步表明他有一个得力的后勤体系。他也是第一个显然是带着他自己的编年史家同他一起出征的法老，因为所留下的行军和战斗的细节都是与这次出征同时的。美吉多是历史上可以谈论的第一场战争。图特摩斯公元前 1479 年 4 月 19 日从塔鲁（Tharu）的尼罗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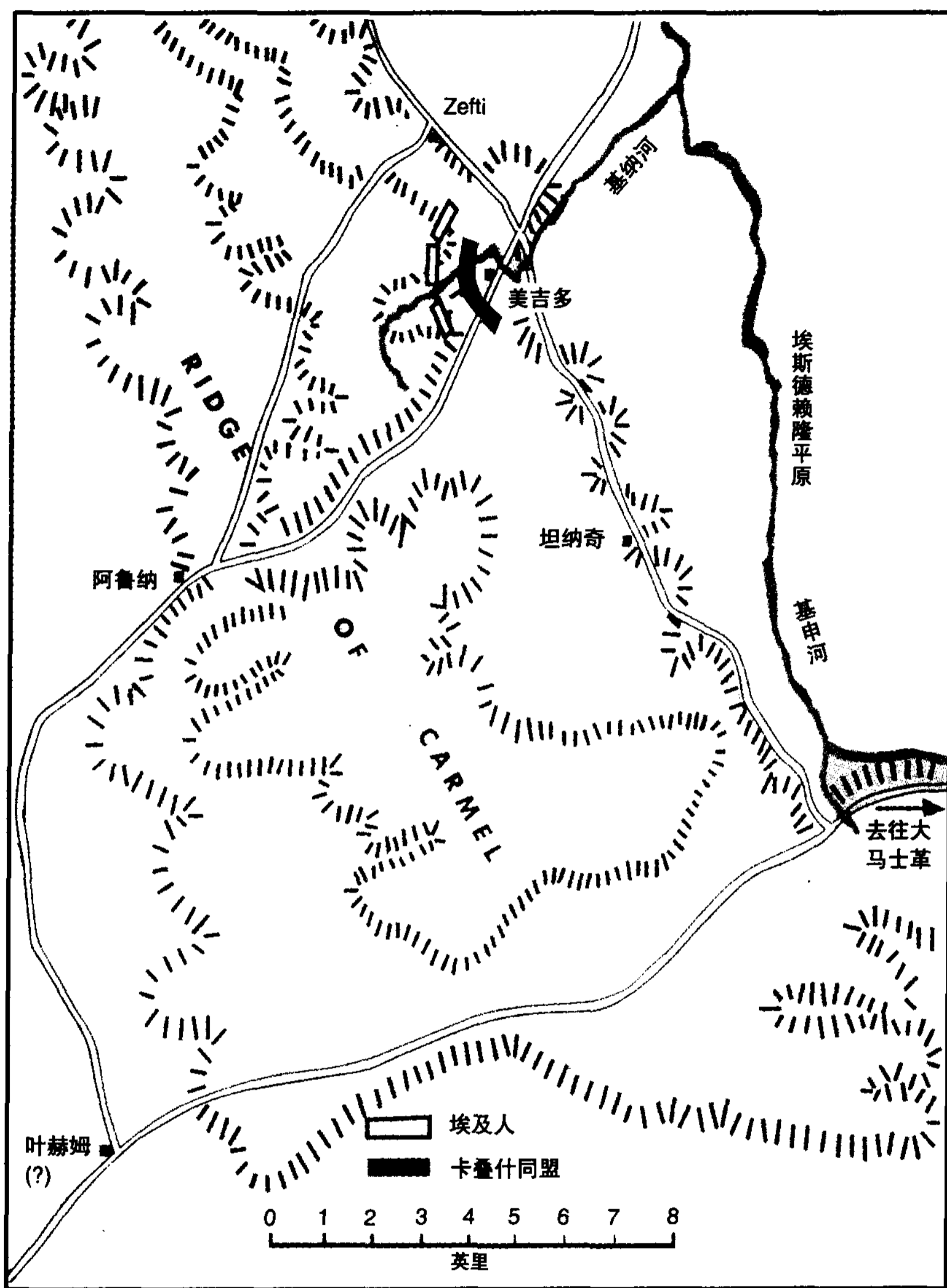
三角洲出发，九天后到达加沙，向海岸走了大约 160 英里。到达加沙那天正是他登基一周年，但没有搞庆祝，第二天早晨继续行军。

战 况

从加沙走了 12 天，埃及人在叶赫姆（Yehem）安营扎寨，此地距加沙 80~90 英里，在美吉多西南约 16 英里。美吉多是一座有城墙的城市，也是这场战争的目标，因为图特摩斯的智囊团说，卡叠什国王和效忠他的所有附属国国王都在那里。在叶赫姆，图特摩斯有三条可能进军美吉多的路线。一条向北，沿着卡尔梅勒山的山脊，在阿鲁纳（Aruna）转向东北，通过一个狭窄的峡谷，直达美吉多。第二条路线是在过阿鲁纳后差不多向北分叉的一条，这条路线与美吉多北面、经过坦纳奇（Tannach）的一条路相交。第三条路线是走大马士革，即从叶赫姆向东，在大马士革转向西北，经过坦纳奇，走这条路可以使图特摩斯从南面到达美吉多。他的顾问们建议他走后两条路线的任何一条，因为第一条有峡谷的路太窄，可能会招致伏兵。图特摩斯没接受他们的建议，决定走第一条有峡谷的直达美吉多的路线。他告诉他们，他们可以走他们喜欢的任何路线，而他要走这条峡谷。“对于他们——讨厌太阳神的敌人——来说，会这样想，‘国王陛下是否走另一条路？于是他会提防我们’，他们会这样想的。”他的部下勉强同意与他一起走。

无论是根据精密推测来看，还是根据可靠情报来看，图特摩斯的选择都是正确的。显然，卡叠什国王绝没想到图特摩斯会愚蠢到把他的军队投入到一条峡谷中，所以他把主要兵力集中在坦纳奇附近的路上。图特摩斯 5 月 13 日带着他的军队离开叶赫姆向阿鲁纳进发。在接近峡谷时，他站到了他的战车前方，这肯定是他为了激励士兵，使他们信赖他的决策而有意作出的一个举动。在走出峡谷时，他们只遇到小股守敌，但很快就被赶跑了。这时，图特摩斯听取了其部下的意见，没有追击敌人，而是采取了守势，以便后续部队跟上来。听到埃及军队到达，卡叠什国王命令他的军队向美吉多后退。

不是那天下午，就是那天晚上，图特摩斯下令不攻击卡叠什的军队，而是占领美吉多以西的一个地方。他让他的人马横跨一条叫基纳（Kina）的小河呈弧形部署，两翼放在高的地方。这给了他一条好的退路，如果必要的话。5 月 14 日夜，两军面对面安营扎寨。拂晓，图特摩斯把他的军队



呈三路展开，他坐镇中路指挥。左路插向美吉多西北，占领美吉多西北路上一个可以阻止敌人后退的地方。那里的战斗没有详细记录，所以无法知道仗是怎么打的。当时的编年史家所说的一切都是敌人在法老的军队面前溃散了：“国王陛下站在他的用金银装饰的战车上，身先士卒，指挥着他的军队，俨然鹰头太阳神何露斯；他手持权杖，就像底比斯的国王门图

(Mentu)，以及崇尚武力的阿蒙—瑞神*。”

不管没有留下的细节是什么，埃及人占了上风，敌方仓促退守美吉多城墙，丢弃了营寨和大量物资。这阻挡了埃及人前进，至少是暂时的。埃及军队受到战利品的诱惑，放弃了追击，转而去抢夺。这使敌人得以逃跑，虽然实际上几乎没有追击。城里的人赶紧关了城门，溃散的士兵不得不借助衣服搓成的绳子攀上城头。图特摩斯看到这种情况很不高兴，惩罚了他的士兵。“如果你们随后夺取了这座城市，那么你们会看到我在这天要给阿蒙—瑞神献上一笔厚礼，因为各个叛变国家的头头都在这个城内。”

没有一举拿下美吉多，图特摩斯驻扎下来，对这个城市实施包围。他下令用周围森林的木材建一道环城的墙；这道墙史称“图特摩斯，亚细亚围墙”。围墙开了一扇门，城里想投降的人可以从那儿出来。包围的详细情况记录在阿蒙—瑞神庙所收藏的一卷羊皮纸上，不过，只是提到那卷羊皮纸的这句话幸存了下来。城周围是很富饶的，这使得埃及人不必打扰当地农民和牧民就可吃得很好。包围的时间史无定论，各种史料说大概在3周到7个月之间，虽然这可能有点短，而不是有点长。无论包围时间多长，被包围的人最终断了粮，缴械投降了。

战 果

在美吉多被包围或陷落时，一些小国国王被活捉了，他们投了降，但卡叠什国王设法逃脱了，大概是在战斗到了最后的时刻。图特摩斯几乎没有对那些被活捉的国王和美吉多进行惩罚，虽然他把这座城市的大量财富运回了埃及。不过，图特摩斯在战场上捉到了卡叠什的儿子，作为人质，把他带回了埃及；一起带回的还有卡叠什家族的其他成员以及因叛变而遭贬黜的其他小国国王的儿子。战利品涉及一长串给人印象深刻的东西，包括924辆战车、2238匹马、200副盔甲以及卡叠什的帐篷、他的全部家具和家庭用品。战争后期还缴获了426磅金银。

牢牢控制了美吉多后，图特摩斯挥师北上黎巴嫩，占领了叶诺姆(Yenoam)、努吉斯(Nuges)和黑尔克鲁(Hemkeru)等城市。这些城市的头领在包围美吉多时是否向他投降，图特摩斯在到达时是否不得不抓获他们，抑或他们是否很快就被纳入了他的控制，现在都不知道。图特摩斯下令在这个地区建一个要塞，以防止逃跑的卡叠什可能构成的威胁，进而

* 古埃及的太阳神——译注

又通过接受当地国王的陪臣身份或用誓言效忠的后继者替代他们来重建埃及的霸权。正如对卡叠什国王的儿子所做的，图特摩斯也把那些统治者的儿子带回了埃及。这不仅担保了合作，而且以使人质认同埃及文化和权力的方式感化了他们，从而使他们在继承他们父亲的权位后更服从控制。

图特摩斯 10 月初回到他的首都底比斯，统治一个新的、更稳定的埃及帝国。统治并不完全顺心；他在东北方又进行了 15 次征战，或者大举讨伐叛乱，或者是反击外国威胁。在八次这种征战中，他打败了幼发拉底河上游另一侧的米坦尼，埃及因此到达了它的帝国的极限，并完全变成了一个国家。每年以贡品形式进入埃及的财富如此之多，以至它可以建造今天

历史上的美吉多

虽然历史学家知道图特摩斯三世与卡叠什国王公元前 1479 年之战以前的一些战争，但这次战争却是有目击记载的第一场战争，因此使它成了世界历史上第一场有记载的战争。然而，因为定年的争论，这场战争到底发生在何时仍是一个疑问。詹姆斯·布雷斯特德 (James Breasted) 1905 年对这场战争作了详细考证，他的定年结果最具体，给出了年月日，已用于美吉多志。威廉·皮特里 (William Petrie) 翻译的图特摩斯年表提供了最近的定年结果，不是用的公元纪年，而是用的法老纪年。因此我们知道，图特摩斯是在他在位第 25 年法姆蒂 (Pharmuthi) 月的 22 日离开尼罗河三角洲塔鲁城向美吉多进军的。这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因为图特摩斯的在位纪年不是从他继承哈特谢普斯特的前一年算的，而是从他的父王去世、他本应当开始他的统治算的。这样，美吉多战

役发生的时间就有不同的答案，如公元前 1458 年、前 1467 年、前 1469 年等。

美吉多是古代世界的一个重要地方，它位于北方赫梯人与南方埃及人会合处，曾是从地中海向东与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进行贸易的必经之地。贾奇斯 (Jadges) 的书描述了公元前 11 世纪发生在基申河畔的一场战争，基申河流经美吉多俯瞰的埃斯德赖隆平原。在这场战争中，底波拉和巴拉克领导的以色列军队打败了贾宾 (Jabin) 的迦南军队。公元前 609 年，犹大国王约西亚在美吉多被埃及法老尼科打败并杀死。发生在美国吉多的最后一场战争的时间比那里发生的第一场战争的时间更不确定。美吉多的希伯来语是 Armageddon，圣经中说它是善恶最后决战之地。如是，则预言了一个军事史始于斯，也终于斯的地点——真是历史的一大讽刺。

仍然使它举世无双的神庙和公共设施，除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外。

在整个老王国和中王国阶段，埃及一直在努力保持独立；经过驱逐喜克索人和建立新王国的战争，有外国势力支持的商业太赚钱了，以至再也回不到过去的时代。一个帝国的管理需要一种扩张性官僚体制和一支常设军，这两者都要花非常多的钱。财富是神的礼物，所以祭司的人数大增，而他们既要得到财富，又要拥有权力。建造他们的神庙要求最好的匠人，埃及的艺术因此而受益。图特摩斯三世过后 200 年，拉美西斯用战争维护了这个帝国的边界。没有一个法老像他那样常常打仗，而到公元前 13 世纪，埃及的国力达到了它的顶峰。从那以后，海上民族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相继削弱了埃及，或对它进行了统治。

张轶西 译

锡姆伯拉战役

公元前 546 年

参战方

波斯：可能 50000 人

指挥官：居鲁士大帝二世

吕底亚：参战人数未知，可能比波斯多

指挥官：克罗伊斯

重要性

居鲁士的胜利使他控制了吕底亚的大量财富，不接受与巴比伦结成一个强大的联盟。从此，居鲁士开始挑战新巴比伦的帝位，最终赢得了这个帝位，建立了波斯帝国。

历史背景

公元前 612 年，亚述帝国瓦解了；这个帝国从公元前 8 世纪中叶就对

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大片土地实行了恐怖统治。这一年，两个屈从民族巴比伦人和米底人的联合武装占领了亚述的首都尼尼微，随之这个帝国被胜利者瓜分了。巴比伦的纳巴泼拉萨尔（Nabopolassar）统治南半部，米底的基亚克西斯（Cyaxes）统治北半部。米底本来是包括今天伊朗西北部、里海南岸到亚美尼亚的一个地区。在基亚克西斯领导下，米底的势力向西扩展到小亚细亚的边缘，向东几乎到达阿富汗。基亚克西斯死于公元前 585 年；这一年，他与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达成协议：两国以哈里斯（Halys）河为界。基亚克西斯的继承人是阿斯提亚格斯，他显然是一个十足的暴君，由于依赖为他制定政策的宗教顾问而疏远了米底的贵族阶层。

公元前 580 年，阿斯提亚格斯的女儿生了一个儿子，叫居鲁士（Cyrus）。关于居鲁士有一段传说：阿斯提亚格斯梦见这个外孙将推翻他，于是他下令弄死这个外孙，但居鲁士被人救了，得救方式实际上与摩西在埃及的得救方式一样。无论详细情况如何，居鲁士生活在一个叫波西斯的地区，它可能在今天伊朗的西南部，靠近波斯湾海岸。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公元前 553 年，居鲁士曾与哈尔帕戈斯（Harpagos）接触，后者当过米底军队的指挥官，他要求居鲁士发兵反叛阿斯提亚格斯；倘如此，米底的贵族阶层将支持他。反叛的持续时间已很难确定，因为当时（和此后不久）的说法很多，大概持续了 4 年，直到在帕萨尔加德（波西斯的首都）附近开战，那时哈尔帕戈斯已叛逃到居鲁士那里。联合西徐亚人和希尔卡尼亚人，居鲁士在公元前 550 ~ 前 549 年占领了米底的首都埃克巴塔纳（Ecbatana）。

居鲁士立刻得到了信任，不仅是米底的贵族，也包括阿斯提亚格斯的几乎所有前臣民，因为他不遗余力地显示自己是一个公正和仁慈的征服者。许多米底军官在波斯军队中得到了重用。在居鲁士巩固他的王位时，他的西部边界出了麻烦。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Croesus）是阿尔亚蒂斯（Alyattes）的儿子，而阿尔亚蒂斯曾与基亚克西斯协定以哈里斯河为吕底亚与米底的国界。克罗伊斯显然与阿斯提亚格斯有很好的关系，警惕地看着居鲁士，并着手与埃及、巴比伦和斯巴达结盟。吕底亚以它的优良的骑兵著称，加上那些外部军事支持，的确可能成为居鲁士的严重威胁。在访问古巴鲁（Gubaru）——伊拉姆王国苏萨的未来长官——时，居鲁士得知克罗伊斯已统兵渡过哈里斯河进入卡帕多西亚地区，正在那里大肆抢掠。居鲁士于是调集他的军队，于公元前 547 年春西征。他的军队沿米底与巴比伦的边界前进，在阿贝拉（Arbela，后来亚历山大大帝取胜的地方）渡过底格里斯河，与来自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的援军会合，同年早些时候突袭了卡帕多西亚平原。

战 况

两军在普泰里亚城相遇，冬天开始时打了一场艰苦而不分胜负的仗。除了不分胜负，战争的细节史无记载。因为卡帕多西亚平原的资源在吕底亚占领期间曾遭到过洗劫，克罗伊斯决定最好撤回他在萨迪斯的首都。他想过了冬重新集结军队，然后在盟国的支持下春天再打。到达萨迪斯后，他遣散了他的希腊雇佣军，并传递情报给他的盟国，详述了他明年春季攻势的军事需要。

居鲁士在普泰里亚一战后会见了他的顾问们，他们给了他大致相同的建议：冬天回师，来年春天再打。然而，这时居鲁士崭露了他的军事天才。他确信克罗伊斯不想冬天保留他的雇佣军，而吕底亚的盟国也不可能短时间调遣增援部队，所以他决定跟着克罗伊斯去萨迪斯。等克罗伊斯回到首都遣散军队后，居鲁士强行军过了阿纳托利亚。克罗伊斯听到了居鲁士进军的传闻，但不相信。实际上，直到波斯军队到了城门口，克罗伊斯还不相信出了事。

不管居鲁士的推测是什么，克罗伊斯有能力集结一支大军。虽然人数不详，但几乎可以肯定比波斯人多得多。色诺芬*认为居鲁士的兵力有200000人，但一般认为在20000~50000人之间。公元前546年初，两军恰好在锡姆伯拉（Thymbra）平原的萨迪斯城外相遇。居鲁士把他的军队摆成方阵，骑兵在两翼，战车殿后。吕底亚人布了传统的平行长列阵。战斗以吕底亚骑兵企图包围居鲁士的方阵打响。执行包围任务的吕底亚骑兵向前推进，当他们超过居鲁士的中军时，他们的长阵出现了空隙，而居鲁士这时拿出了他的秘密武器。在普泰里亚，居鲁士的一位将军注意到吕底亚的马害怕波斯人用于运输的骆驼。于是，居鲁士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骆驼兵团，派它打头阵。吕底亚的马一闻到骆驼的气味立刻就惊了。

吕底亚骑兵下了马，试图徒步战斗，但他们的长矛太难使，发挥不了作用。在居鲁士的方阵内，弓箭手向吕底亚军队射出一波又一波的箭，吕底亚人更加乱了阵。居鲁士方阵翼部的步兵和战车冲入下了马的吕底亚骑兵，那时，吕底亚中军两侧的空隙进一步加大，居鲁士则派出他的骑兵穿过空隙。结果，吕底亚军队大溃败，残部逃回萨迪斯城。波斯军队随即包围了这座城，围攻了14天。在发现对方一个可能的防御弱点——城墙连着

* 古希腊将军、历史学家——译注

断崖——后，居鲁士派少数人爬上断崖，登上那里的城墙，俯瞰城内；他的军队很快占领了该城，抓到了克罗伊斯。第二天早晨，城门大开，迎接居鲁士。从那时起，吕底亚作为一个独立的王国不复存在。

战 果

虽然居鲁士战胜克罗伊斯在公元前 546 年，比他征服巴比伦早 7 年，但锡姆伯拉战役的胜利是居鲁士为建立一个波斯帝国所进行的战争的转折点。巴比伦作为亚述帝国的共同继承者，当然是个竞争对手，尽管巴比伦人几乎没做什么激怒居鲁士的事。

巴比伦国王拿波尼度（Nabonidus）当时正陷入内部危机中。他虽然想保持波斯湾与地中海之间的强大贸易路线，这当然会使最富裕的古代城市继续富裕，但在宗教问题上，他激怒了他的人民。与其说他凭家世掌权，不如说作为一名将军在掌权。所以，他破坏了巴比伦的制度。他崇拜月亮女神辛（Sin），胜过崇拜巴比伦的国神——武神马尔杜克。他在巴比伦建了一个月亮女神庙，这直接冒犯了人民。为了圆一个梦，拿波尼度派兵到哈兰城（Harran），在那里又建了一个月亮女神庙。后来，他在阿拉比亚打了七年仗，占领了远到亚特里（Yathrib，即麦地那）的土地。他从阿拉比亚向一系列绿洲殖民，虽然不清楚这是为了军事目的，还是为了贸易目的。这次远征也造成了他与巴比伦人的疏远，因为作为国王他应当出席新年的庆祝典礼，而他一连缺席了 7 年。这期间，他的儿子和摄政者巴尔沙扎（Balshazzar）管理政府事务。当他的军队向东打到大夏（现在的阿富汗）后，居鲁士把矛头转向了巴比伦。拿波尼度最后努力安抚他的臣民，保卫他的国家。他不顾一切把武神的崇拜者集中在巴比伦，强化巴比伦的精神防线。但显然太晚了，居鲁士这时似乎已与巴比伦的宗教领袖接触，向他们郑重表达了他对宗教的宽容态度，因而在拿波尼度的后院煽动起一股抵抗运动。

居鲁士占领巴比伦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记载。公元前 539 年，居鲁士和他的军队在前阿卡迪亚（Akkadia）首府俄庇斯（Opis）打败了巴比伦人，并动手摧毁了这个城市。10 月 10 日，西帕城不战而降。听到这个消息，拿波尼度逃离了巴比伦。他的一位前政府官员尤格巴鲁，当时在居鲁士那里当古提乌姆（底格里斯以东的一个地区）的地方长官，进入了巴比伦，没有遇到抵抗。10 月 29 日，居鲁士进城受到了盛大欢迎；人民赞颂他是

武神的化身，把巴比伦从异教徒拿波尼度手中交给了他。

另一种记载说巴比伦在公元前 539 ~ 前 538 年被围困了两年。根据这一说法，希罗多德提出，这时居鲁士已到了放弃围攻的边缘，因为巴比伦的居民储藏了大量补给。可是，他决定（或接受建议）使流经巴比伦的欧福雷兹河（Euphrates）改道，流入一片沼泽，淹没波斯军队可能过河的地方，而这时的河水可使他经由水闸进入巴比伦。“巴比伦人自己说，由于城很大，郊区被占了，而城中心的人却一点不知道；一个庆祝活动在继续进行，人们继续跳舞和欢乐，直到他们得知大事不好。”

占领巴比伦标志着古老的亚述帝国的重新统一，居鲁士更使它扩大到小亚细亚和波斯湾沿岸，几乎到了印度。创建了波斯帝国后，居鲁士继续打仗，最后在他 70 岁时与西徐亚人在贾克萨兹河（Jaxartes）的战斗中战死。不过，正是这次与吕底亚人的锡姆伯拉战役，使巴比伦失去了强大联盟，确保了居鲁士西翼的安全，把居鲁士推上了当皇帝的位置；“在吕底亚随后被推翻时，巴比伦与伊朗（波斯）的力量和利益的平衡陷入了冲突”。一决胜负是不可避免的，拿波尼度不是居鲁士的对手。

波斯帝国是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帝国。在此之前，发生过一系列大规模征战，如亚述人所完成的征服，导致了一个有规模而无管理的亚述帝国。波斯帝国是居鲁士创建的一个有帝国管理机构的国家。通过给予宗教宽容、和平和修筑促进贸易的道路，波斯人在居鲁士的基础上继续开拓，使其疆域甚至扩展到远到埃及和东南欧的一些地区，虽然他们在公元前 5 世纪初在马拉松和萨拉米斯遇到了对手希腊人。居鲁士的确受到他的臣民的崇拜，不是因为他要求像法老一样的统治，而是因为他争得了这种统治。他释放了被关押在巴比伦几十年的犹太人，使他们重建了一个犹太国家，该国一直存在到公元 1 世纪罗马人再次把犹太人驱散。虽然犹太人把居鲁士视为上帝向他们传递消息的工具（正像巴比伦人对他的看法一样），但居鲁士让犹太人回到地中海东岸肯定有战略意义，因为他们对他是友好的，可在一个扩张的埃及面前起缓冲作用。无论如何，他都是走出亚述人的野蛮后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是这个区域最后一位大征服者。通过推行一种谅解的态度，居鲁士在亚述人只得到不满和仇视的地方轻易得到了支持。与亚述帝国不同，波斯帝国是被起义推翻的，它存在了两个多世纪，只因亚历山大大帝的到来，才使它灭亡。

张轶西 译

马拉松战役

公元前 490 年 9 月 21 日

参战方

希腊：10000 名雅典人，1000 名普拉蒂亚人

指挥官：卡利马科斯和米尔提亚德斯

波斯：可能 20000 人

指挥官：达蒂斯

重要性

波斯失败，停止了对欧洲的大举侵略，使希腊军队成了一支受重视的力量。这次战争引发了波斯后来在萨拉米斯和普拉蒂亚被击败的入侵。

历史背景

在公元前 5 世纪初，波斯人拥有一个从印度到地中海的帝国。从居鲁士大帝创建这个帝国后过了两代人，这时的波斯帝国已在大流士统治下。大流士是推动帝国拥有现在疆界的人，他似乎总是渴望更多的土地。波斯帝国通过征服获得土地，然后把被征服的国家并入波斯的既存体制。因此，帝国投入战场的军队包括多种族的不同军事人才。在其核心，波斯军队依靠的是帝国的原居民——米底人和波斯人。这些人受到最好的训练，装备最好的武器，还有最高的热情。他们也是指挥被征服的其他军队的军官的来源。到公元前 5 世纪开始，波斯军队已好像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没有敌人能挑战它的武力。

然而，在那个世纪的前 10 年，最终导致大流士发动远征希腊的问题出现了。波斯帝国对小亚细亚西部沿海一个当时被称为爱奥尼亚的地区实行统治，而希腊殖民者不接受。爱奥尼亚的希腊人誓言忠于波斯帝国，并为

波斯军队提供补给，但他们对波斯的统治并不过分热情。当公元前 512 年大流士进军到多瑙河谷时，他把爱奥尼亚的希腊人留下来守卫他的供应线上的一座桥。在大流士对之作战的西徐亚人胜了大流士时，波斯人退向这座桥。希腊指挥官米尔提亚德斯（Miltiades）建议破坏这座桥，让西徐亚人消灭波斯人，但他的意见被其他爱奥尼亚领导人否决了。大流士逃跑了，但发誓要报复米尔提亚德斯，于是米尔提亚德斯放弃了他的切尔松尼斯的故国（现在的加利波利半岛），逃到了他的出生城市雅典。在那里，他介入了雅典的政治活动。

雅典那时刚推翻暴君希庇亚斯不久，希庇亚斯逃到了波斯，进了大流士的朝廷。雅典在克利斯提尼领导下于公元前 510 年建立一个共和国。这触怒了这个城市的某些贵族，他们请求斯巴达的军队赶走克利斯提尼。虽然他们暂时赶走了克利斯提尼，但是（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克利斯提尼最终驱逐了斯巴达人。由于担心斯巴达人的报复，克利斯提尼用了寻求波斯人支持的策略。虽然雅典最后对斯巴达在希腊的政治优势做了让步，但一部分雅典人却暗中偏袒波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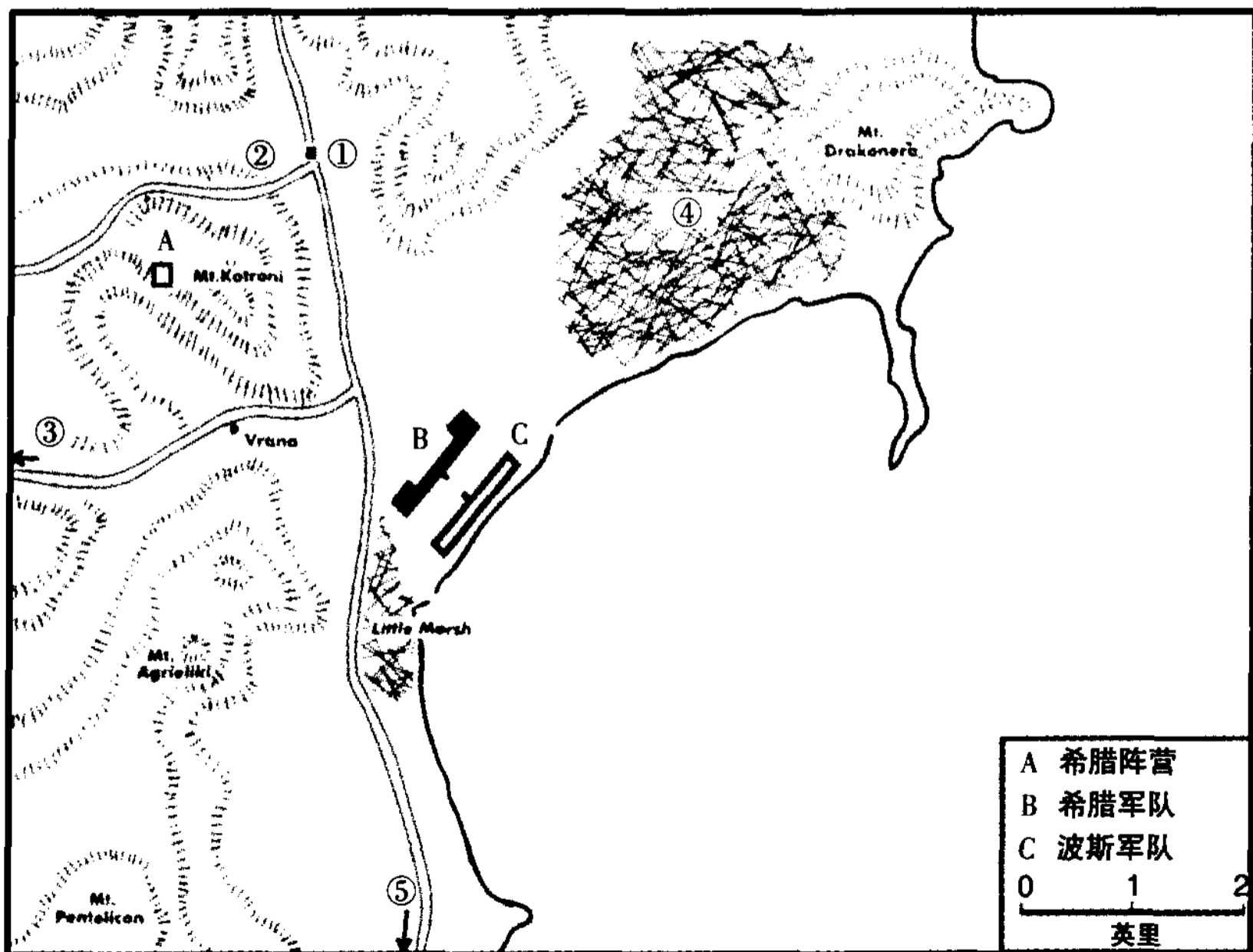
公元前 499 年，爱奥尼亚的城邦开始反叛波斯，他们请求希腊的城邦给予帮助。斯巴达和其他许多城邦拒绝了，而雅典提供了 20 艘战船，厄立特里亚城邦提供了另外 5 艘战船。希腊人于公元前 498 年焚烧了波斯在小亚细亚的主要城市萨迪斯。大流士镇压爱奥尼亚的反叛时，发誓要报复雅典人，因为他们胆敢帮助爱奥尼亚反叛者。此事加上他的敌人米尔提亚德斯活跃在雅典政治中，给了大流士入侵的双重理由。公元前 492 年，大流士派兵讨伐色雷斯，迫使马其顿王国誓言效忠。这使波斯人处于从北入侵希腊的地位，但一场风暴摧毁了波斯的舰队，因而需要再做一次部署。大流士在公元前 490 年（某些史料说公元前 491 年）做了这次部署，派了 600 艘满载步兵和骑兵的船去征伐雅典，在希腊建立波斯的霸权。不过在战争开始前，他派了使者到希腊要求所有城邦屈服。远征军在大流士的将军达蒂斯（Datis）指挥下扬帆起航，当时同行的还有被废黜的暴君希庇亚斯。他想在不满的雅典人当中进行煽动，激起反叛，以后好当波斯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地方长官。如前所述，在希腊有一个支持波斯的派别响应这种煽动。

当波斯军队向希腊进发时，希腊陷入混乱，政治暗斗发生在雅典，还有雅典人对斯巴达的潜在敌视。那时世界所知道的最大帝国的军队突袭了几个城邦，但没有可资证明的军事记载。战争双方的根本差别在于波斯人的齐心。

战 况

雅典军事系统是这样的：城邦的 10 个部族个个都有一名指挥官领导其军队，有一名司令官任总指挥。波斯人到来时，在任的司令官是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而米尔提亚德斯是部族指挥官之一。在波斯舰队驶过爱琴海攻击厄立特里亚城邦时，雅典人猜到了波斯的战略。波斯舰队指挥官达蒂斯希望把雅典军队从雅典城吸引出来，驰援厄立特里亚；这可以给波斯人机会，或者在开阔地带或者迂回歼灭雅典军队，然后直航雅典，攻击这个没有军队的城市。公元前 490 年 9 月 9 日，雅典派人请斯巴达人援助，但得知斯巴达人因为宗教原因——一个宗教节日必须纪念，而且他们在 9 月 21 ~ 23 日满月之夜到来前不能行军——而无法及时出兵时很失望。于是，雅典人只能自己守一段时间。

波斯军队不知道有多少人数，可能大约有 25000 名步兵和 1000 名骑兵。达蒂斯把这些兵力的一部分留给阿塔弗涅斯（Artaphernes）指挥，自己则带着其余的人驶往大约距离雅典 25 英里的马拉松湾。达蒂斯命令他的



① 马拉松 ② 卡拉德拉河 ③ 通往雅典 ④ 大沼泽 ⑤ 通往雅典

大约有 12000 ~ 15000 名精兵的军队在马拉松平原登陆。雅典军队约有 10000 人到达，占据了平原西侧的高地。不久，他们得到了长期与雅典结盟的普拉蒂亚城邦 1000 名士兵的增援。两军对峙了 8 天：希腊人不愿放弃他们安全的位置，波斯人不愿进攻。在指挥部内，希腊人讨论了打或不打的好处。第九天，厄立特里亚陷落的消息传来了，这意味着波斯援军不久要开到。半数的指挥官主张等待斯巴达人到来，他们是希腊必须指望的最好军队。然而，卡利马科斯反对等待。当得知雅典内一个派别主张不惜任何代价换取和平（这意味着给波斯人一切，接受希庇亚斯回来当暴君）时，他说，越快采取行动，胜利就越快，他们在政治上受到的中伤可能越少。决定权在卡利马科斯，他与米尔提亚德斯意见一致。

（可能在）9 月 21 日，米尔提亚德斯对希腊军队做了战斗编队。马拉松平原一边为沼泽，被卡拉德拉河分为两半。波斯骑兵——希腊自己没有与之对应的力量——当时不在那里，正被面水的北部沼泽所困。当波斯骑兵在湍急的卡拉德拉河另一边一英里多以外时，希腊人希望在平原南半边迅速强行决战。希腊军队对着波斯步兵几乎一英里宽的前锋展开。米尔提亚德斯削减了中军的排数，拉开了前锋的距离，增强了两翼。这种标准的希腊军事方阵是由持长矛的步兵组成，每个作战单位通常 8 排。这一天，中军只有 4 排，两翼 8 排（某些史料说 12 排）。

虽然两军人数相对不相上下，但希腊人依靠其攻击速度压制了波斯军队的最有效部分——弓箭手。当希腊作战部队从高地下下来接近背海平行展开的波斯军队时，他们一开始是稳步靠近。然而当他们距离波斯军队不到 200 码——弓箭的有效射程——时，突然发起冲锋，既让波斯弓箭手失去了目标，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暴露在弓箭手面前的时间。

不管是按设想还是按计划，希腊军队的两翼都先接触波斯军队，因而使波斯军队集中于中路。波斯的反攻利用了这一点，于是被削弱了的希腊中军溃败了，开始撤退。与此同时，希腊军队两翼的攻击却取得了成功，这使得波斯军队自行重叠起来。于是，波斯军队的两翼撤回他们阵地的中部，而波斯的中军离开了他们的阵地去追赶希腊的前锋部队。希腊的中军这时已撤离平原，退向高地，然后重整队伍，发动反攻。反攻使波斯中军退入它混乱的两翼，全军开始解体。波斯骑兵从来没能组成战斗编队去帮助步兵；到感到危险、准备投入战斗时，已经太晚了。幸免杀戮的波斯士兵逃向他们的船，但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说，他们留下了 6400 具尸体和 7 艘被摧毁的船。希腊死了 192 人。

战 果

虽然这场战争雅典人获得全胜，但他们没花时间来庆祝。阿塔弗涅斯正在驶离厄立特里亚，达蒂斯手下仍有许多人和船。因此，雅典人迅速离开马拉松，星夜赶回雅典。波斯人的确集结了兵力驶向雅典，但当他们第二天到达，看见雅典军队整队等待他们时，他们决定不登陆而起帆回国。

太晚了，斯巴达人到了。得知发生的事情，斯巴达人赶到马拉松看到波斯人的尸体。目睹战争的结果，斯巴达人称赞了雅典人，然后打道回府。雅典人运回了他们的 192 具尸体，埋葬在一个公墓中。公墓的土墩从那天起成了马拉松的重要文物之一。

有这样的传说，雅典信使菲利匹德斯（Pheilippides）从战场跑到雅典报告胜利，因疲劳而死。他实际上就是这个月早些时候派去向斯巴达人报警的那个两天跑了 150 英里的人，不过战后跑回雅典的事可能没有发生过。然而，这却是现代马拉松赛跑的依据——跑的距离大概就是 he 跑去报告战争结果的距离。

希腊在马拉松的胜利不是决定性的，因为这并没有使波斯人离去；10



没有注明日期的版画：带给雅典马拉松战争的消息（Corbis - Bettmann）

年后，他们卷土重来，在更具决定性的萨拉米斯之战中被打败。不过，马拉松的确标志着一个重要转折——波斯帝国到达了它疆域的极限。把帝国疆域扩张到这样远的大流士没有活着看到帝国向更远的地方扩张。他死于公元前 486 年，因此他的继承人薛西斯（Xerxes）领导了第二次入侵希腊。马拉松也标志着一种力量的变化。虽然波斯人败在（前面提到的）西徐亚人手里，但西徐亚人并没有乘胜追击。希腊人则不然，他们利用这次胜利作为寻求成为世界强国的跳板。希腊人以前从未经历过武装抵抗的考验，在马拉松，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马拉松给了他们对付未来冲突的心理支持，因为在 10 年后发生的第二场战争中，他们没有害怕战无不胜的波斯军队。正如富勒所写道的，这次胜利“赋予了胜利者持续 3 个世纪把握自己命运的信心。在那 3 个世纪中，西方文化诞生了。马拉松是欧洲诞生的哭叫”。

张轶西 译

萨拉米斯战役

公元前 480 年 9 月 23 日

参战方

希腊：370 艘战船

指挥官：地米斯托克利

波斯：约 1000 艘战船

指挥官：薛西斯

重要性

波斯海军战败，继之在高原地区的军事失败，终结了把波斯帝国扩张到欧洲的企图，使希腊人成了地中海区和欧洲的主要居民。

历史背景

虽然大流士公元前 490 年侵略希腊的企图失败了，但他不会听任希腊人以前支持爱奥尼亚反叛地区的行为不受惩罚。他本想立刻发动另一次入侵，可是不得不先处理埃及的叛乱。大流士死于公元前 486 年，他的儿子薛西斯即位。薛西斯处理完埃及的事情后，就着手准备对希腊的讨伐。要确切知道这次讨伐的规模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的著述者以夸大数字有名，无论是出于想使他们的胜利看起来更壮观，还是出于波斯的力量是如此之大，参战人数都不得不是希罗多德所认为的 2600000 人。不过，如果假定这个数字不仅包括士兵，而且包括所有后勤人员（如做饭的、管事的和洗衣的），那么它或许不太出边。然而，希罗多德认为，加上后勤人员，薛西斯带去参战的人数大于 5000000 人。更多的近代作家（Mauric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Munro,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则认为，他投入的兵力在 150000 ~ 180000 人之间，是从整个波斯帝国调来的。

从公元前 490 年在马拉松取得对波斯的惊人胜利以来，希腊人并不像波斯人那样专注于即将到来的战争。雅典、斯巴达和其他大多数城邦又恢复了他们之间的互相争吵的局面。在公元前 481 年冬天听到薛西斯的军队滚滚而来的消息时，他们最终通过斯巴达人在科林斯地峡主持的一个泛希腊人会议上的会见化解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不过许多北方城邦没有派代表出席。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在什么地方进行防御。斯巴达主张，因为伯罗奔尼撒——他们所生活的半岛——是希腊独立的心脏，所以防御应当在科林斯地峡进行。然而，这会不战而把整个希腊北部和中部放弃给波斯，而且这样的决定可能使地峡以北的城邦逃奔薛西斯，以免他们的土地遭到洗劫。如果防御远远前置，则温泉关或坦普尔谷的狭窄通道可用少数兵力把守，而希腊本土与埃维亚岛之间的海峡将提供一个与波斯的海军优势不成比例的狭窄水域，使其发挥不了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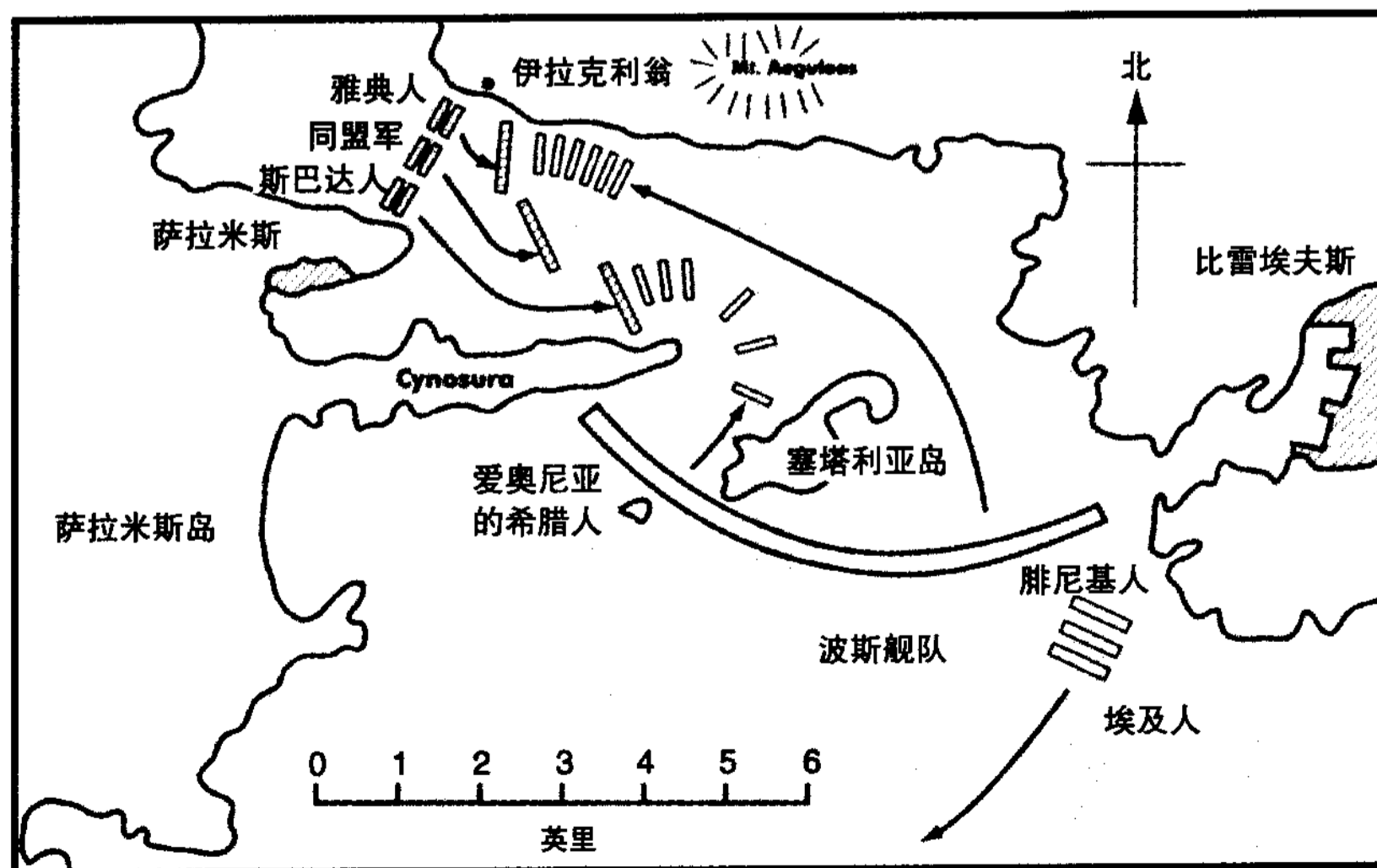
当向北的一次侦察发现有太多的关口无法把守时，希腊军队回到南部，这给北部城邦一个印象：他们将被放弃。使坏事变得更糟的是，在希腊人事前请教德尔斐的著名神谕时，回答极其不利：雅典将被毁灭，而其他城邦如果使自己置身事外，则不会如此。第二次请教神谕，回答比较有利，但也多少有些费解。雅典人被告之在“木墙”后面保卫自己，“木墙”既可以指他们城墙，也可以指雅典海军船只的船舱。后一种解释是广泛接受的，于是请求希腊殖民城市锡拉库撒出动它的强大海军。但他们无法答

应，因为他们将受到北非迦太基人的攻击。而这场攻击多半是在薛西斯的指使下进行的，因为他对建造迦太基城的腓尼基人有控制力。希腊最终决定进行北部防御，因为斯巴达人也担心不得不在科林斯地峡孤军作战。

同时，薛西斯在公元前 480 年春开始把他的主力调到爱琴海的环形防线周围。他通过两座浮桥——当时最伟大的工程之一——穿越达达尼尔海峡（现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海峡）实现了这一点。正像大流士在他以前所做的那样，薛西斯也派使者进入希腊要求屈服；他们只在最北部的城邦得到了响应。波斯军队离开小亚细亚进入欧洲是沿海岸行进的，海军载着他们的补给。他们绕着爱琴海边向在温泉关和狭窄的埃维亚海峡等待他们的希腊人前进。

战 况

斯巴达国王莱奥尼达斯率领一支 7000 ~ 8000 人的军队驻扎在温泉关口——马里斯湾的一段海滩。333 艘战船封锁了这些波斯船只可能通过的水道，如果他们要继续补给其军队的话。希腊人预期海战是决定性的，所部署的军队只是假象，以迫使波斯海军进入狭窄的水域。他们是幸运的，波斯舰队进入风浪区，损失了 400 艘战船。指挥希腊舰队中雅典船的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建议乘波斯的厄运发动直接攻击。两支海军打了两仗，不分胜负。不过，希腊人退了，因为听说把守温泉关的希腊人在进



行英勇的最后抵抗时，遭到莱奥尼达斯国王和他的 300 名卫兵的出卖和蹂躏。

随着波斯军队的前进，雅典居民决定放弃这个城市，只在它的卫城留了一个守卫岗：他们把他们的信心寄托在希腊海军的木墙上。地米斯托克利把海军带到雅典海岸线与萨拉米斯岛（Salamis）之间的狭窄水域。如果波斯人派船从萨拉米斯岛两边来，希腊人可能在一个极小的区域与之战斗，但地米斯托克利把他的舰队放在那个危险位置是为了引诱波斯人进攻，而不是回避他们直奔斯巴达在科林斯地峡的防守阵地。与此同时，薛西斯的军队攻占了雅典的卫城，焚烧了雅典。当波斯海军接近时，希腊海军将领间闹起了矛盾。斯巴达人欧鲁比亚地斯是总指挥，虽然斯巴达的舰队很小。然而，因为斯巴达指挥整个希腊保卫战，所以由一个斯巴达人指挥所有舰队。许多船长不想进入地米斯托克利建议的危险位置，但当他威胁撤走他的雅典船（希腊海军的主体）让剩下的覆灭时，他占了上风。公元前 480 年 9 月 22 日早晨，这个战略遇到了另一挑战；这时，地米斯托克利下了更大的赌注。他给薛西斯送去一封密信，答应如果波斯海军进攻，他将在战争中途叛变。他实际没有这样做的意思，而是想使薛西斯方面和那些不听话的船长在 9 月 23 日早晨波斯船只向他们驶来时参战。

薛西斯派了一支由 200 艘埃及船组成的舰队进入萨拉米斯西海岸周围水域，阻挡希腊人后退，而他的其余船只从东面进入了那个狭窄水域，正落入地米斯托克利设下的陷阱。约有 1000 艘船的波斯舰队不得不分批绕过塞塔利亚岛（Psyttaleia）进入萨拉米斯水道，然后再绕过一个长半岛进入目的水道，而这条水道太窄，部署不下他们的大量船只。波斯舰队靠的是速度和机动性，但现在这两点都失去了。希腊 370 艘大而重的帆船只需向前冲入混乱的波斯舰队就可摧毁途中的一切。捣毁船只声和厮杀与死亡的呐喊声在薛西斯耳边响了七八个小时，他坐在宝座上看着应当是他的海军大胜的一切。可是，他看错了，他的舰队损失了一半以上，而希腊人只损失了 40 艘船。

战 果

虽然薛西斯在雅典待了几天，使希腊人产生了他要重新打仗的印象，但他实际上在做撤退的计划。由于担心希腊海军在他撤回小亚细亚途中可能追击他剩下的船只和破坏他的浮桥，他打算从欧洲陆地撤退。他留下一支可能有 180000 人的军队，由他的将军马多尼奥斯指挥，消灭希腊军队。

这是他根据哈利卡纳苏斯的阿尔特米西亚女王的忠告而做的，阿尔特米西亚女王不仅为波斯的侵略提供了船只，而且在埃维亚和萨拉米斯的两场战争中有杰出表现。她告诉薛西斯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如果马多尼奥斯胜利了，薛西斯可以放心让他指挥，而如果他失败了，薛西斯可以推卸失败的任何责任，因为他没有亲自指挥。的确，马多尼奥斯第二年8月试图利用希腊人很快再次发生争吵的机会发起进攻，但后来在普拉蒂亚战败了。战斗中，他确实有某些希腊盟友，但80000名希腊人在斯巴达将军保萨尼阿斯的指挥下，对于由多国组成的波斯军队的抵抗，也证明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力量。

萨拉米斯和普拉蒂亚的战斗结束了这一场希腊—波斯战争；后来的一百五十年，两国仍断断续续地打仗，主要在爱奥尼亚——原来由希腊移居者居住的小亚细亚西海岸。从海军、军事和政治的观点看，世界在这些战争后改变了。

波斯海军控制东地中海长达半个世纪，腓尼基人构成海军的主体，爱奥尼亚人提供船只和基地。而且，如前所述，迦太基的腓尼基人居留地，通过与波斯一致行动，把波斯的统治扩展到整个地中海。这种情况在萨拉米斯战争后颠倒了过来。在波斯帝国存在、直至它在公元前331年被亚历山大大帝打败这一长时期内，它虽然始终保持一支值得重视的海军，但雅典海军在萨拉米斯胜利后的几十年则是主要力量。在雅典与斯巴达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斯巴达曾与波斯商量利用波斯海军对付雅典。可是，那时的波斯海军已非复当年。雅典逐渐控制了东地中海的贸易，而爱奥尼亚的城市受到希腊胜利的鼓励，开始给它们的波斯主人制造麻烦。维护小亚细亚的秩序从那时起成了波斯一个持续不断的问题。

从军事上看，希腊军队已成为世界上最好的。重装备的装甲步兵，即手持长矛、身披盔甲、训练有素的希腊步兵，成了评价其他士兵的标准。这种步兵打仗的方阵成了战场上的主要队形，直到罗马帝国把它改造成300~600人的步兵大队为止。的确，从这时起，希腊的士兵和队形也被波斯利用了，他们大量租用希腊雇佣兵帮他们在亚洲打仗。凭着这种步兵，马其顿的腓力控制了希腊，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建立了一个远达印度的帝国。

最大的变化是政治和社会上的变化。许多评论家把萨拉米斯和普拉蒂亚的战争视为整个欧洲历史的转折点。欧洲从此成了一种基于希腊文明的文化，而不是东方皇帝的附庸。富勒说，这两场战争“像支撑西方历史建筑的古老柱子一样屹立着”。杜兰特（Durant）把希腊的胜利归为“欧洲

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因为它使欧洲成为可能。它为西方文明赢得了发展自己的……政治制度、摆脱东方君主支配的机会；它为希腊赢得了一条通向自由的第一次伟大实验的明确道路；它使希腊精神 3 个世纪免遭令人颓唐的东方神秘主义的腐蚀，并为希腊的事业取得了海洋上的充分自由”。正因为这样，西方的政治制度、哲学和科学的基础来自希腊；今天无所作为，甚或贫于想象，是因为希腊人不思考过去的二千多年。

如果波斯人占了上风，他们完全可能把他们的帝国扩展到欧洲。如果他们在希腊本地保持某种秩序（无疑是苛刻的秩序），吸收希腊士兵补充已经很庞大、很有战斗力的波斯军队，欧洲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的。没有欧洲人能有组织地反抗他们；甚至以前取胜的西徐亚人也不能对抗一支加强了波斯武装。运载帝国军队渡过地中海的波斯海军也足以压倒新生的罗马势力。的确，要不是地米斯托克利在萨拉米斯的孤注一掷，世界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张轶西 译

叙拉古战役

公元前 415 ~ 前 413 年

参战方

叙拉古：参战人数未知，可能大致与

雅典人相等，包括 4000 名斯巴达人

指挥官：吉利普斯

雅典：约 200 艘战船和 45000 ~ 50000 人

指挥官：尼西亚斯，后为狄摩西尼

重要性

雅典的失败粉碎了雅典人在东地中海的海军

优势，使其降成希腊的一个主要城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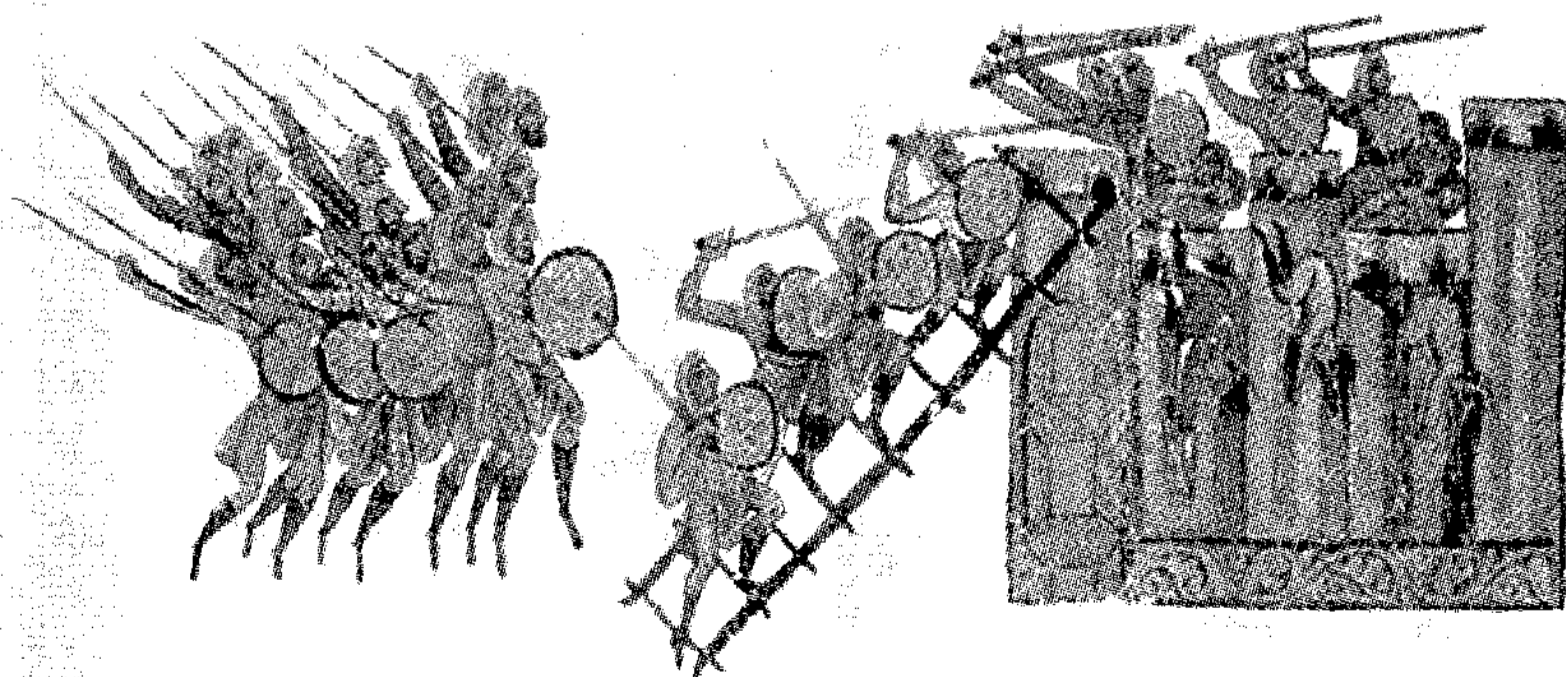
可能再在地中海世界包括罗马和

迦太基建立其权威。

历史背景

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斯巴达及其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盟国对抗雅典及其在提洛同盟（the Delian League）中的盟国。自从波斯侵略者公元前480年和前479年在萨拉米斯和普拉蒂亚失败以来，雅典已上升到希腊政治的顶部。作为最主要的海军力量，希腊使自己成了提洛同盟中最强大的成员；提洛同盟是希腊的城邦致力于制止波斯的扩张、对小亚细亚波斯领地进行战争的一个组织。在这个同盟中，没有一个成员能挑战雅典的支配地位，雅典竟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它实际上可以要求成员国向同盟支付任何费用，却不必说明为什么把钱给同盟金库。雅典人把那些钱的大部分与其说花在国防上，不如说花在把他们的城市变成一个文化和建筑的名胜上。毫不奇怪，这使那些城邦不愿意出钱。

雅典结成的是一个勾心斗角同盟，某些是自愿的，某些是它强迫人家作弱邻居的。公元前460～前445年间，雅典与斯巴达及其盟国的军队发生过多场战争，同时还试图支持埃及反叛者反对波斯。在战争没有明确结果的情况下，斯巴达和雅典同意在公元前445年停战，但他们的政治对抗仍在继续。历史上的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到像引起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那样的复杂条件。雅典对希腊北部城邦的持续统治使它们愤怒，而越来越玩外交手腕和结盟导致雅典好像在考虑建立一个希腊帝国。雅典海军继续推行和扩展雅典对地中海尽可能多的地方的统治。最后，大多数希腊城邦



来自马德里图书馆的这张手稿中的图画展示的是拜占廷帝国对叙拉古的袭击
(Corbis/Archivo Iconographica, S. A.)

厌倦了雅典的傲慢态度，转而接受斯巴达领导。当雅典试图插手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斯巴达长期以来的势力范围——的政治事务时，战争于公元前 431 年重新开始了。

这场战争常常被说成是大象与鲸鱼的古典战争。斯巴达拥有当时最精锐的陆军，雅典拥有最精锐的海军，但两者无法交战。斯巴达及其盟国在占领伯罗奔尼撒周围乡村后包围了雅典人，但他们不能占领比雷埃夫斯港，因此雅典得以通过其海运保持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不断补给。雅典海军还袭击斯巴达海岸线，解放在斯巴达苛刻统治下做苦役的奴隶。双方都能损害对方，却不能消灭对方。战争断断续续了 10 年，但另一次和平终于在公元前 421 年商定了。两个主要对手都乐意停战，但他们的某些盟国不高兴，因为没有签订归还他们战争中所失去土地的和平条约。虽然斯巴达和雅典有一个条约，但它们的盟国之间在互相争吵，在争吵被压下去时，这些盟国则要求斯巴达和雅典给予援助。和平在这两大势力之间维持了六年，而公元前 414 年双方重起战端的主要责任可能在亚西比德（Alcibiades）——雅典的一位蛊惑人心的将军。

亚西比德说服雅典的公民应当对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城邦发动战争。他说，叙拉古在为斯巴达提供宝贵的粮食，如果雅典能在西西里立足（叙拉古人本是希腊的移居者），它就将处于一种支配地位。这样，雅典不仅可切断斯巴达所必需的粮食补给，使之削弱，直至屈服，而且占领叙拉古还可使雅典得到控制西地中海的战略要地。如果打败迦太基和罗马的新生势力，雅典就能吸引意大利人、北非人和伊比利亚（迦太基雇佣军中大部分人的祖国）人去打败斯巴达，使雅典成为当时所知道的西方世界的统治者。亚西比德的演说能力把支持他的计划胜于支持相对于他的对手的较谨慎的建议的雅典公民拉了过去。雅典人投票决定发动进攻。还算好，塞杰斯塔这个西西里城邦表示愿意支付战费；它当时受到叙拉古的威胁。亚西比德被派往西西里岛，尼西亚斯（Nicias）和拉马库斯（Lamachus）共同担任指挥官。

战 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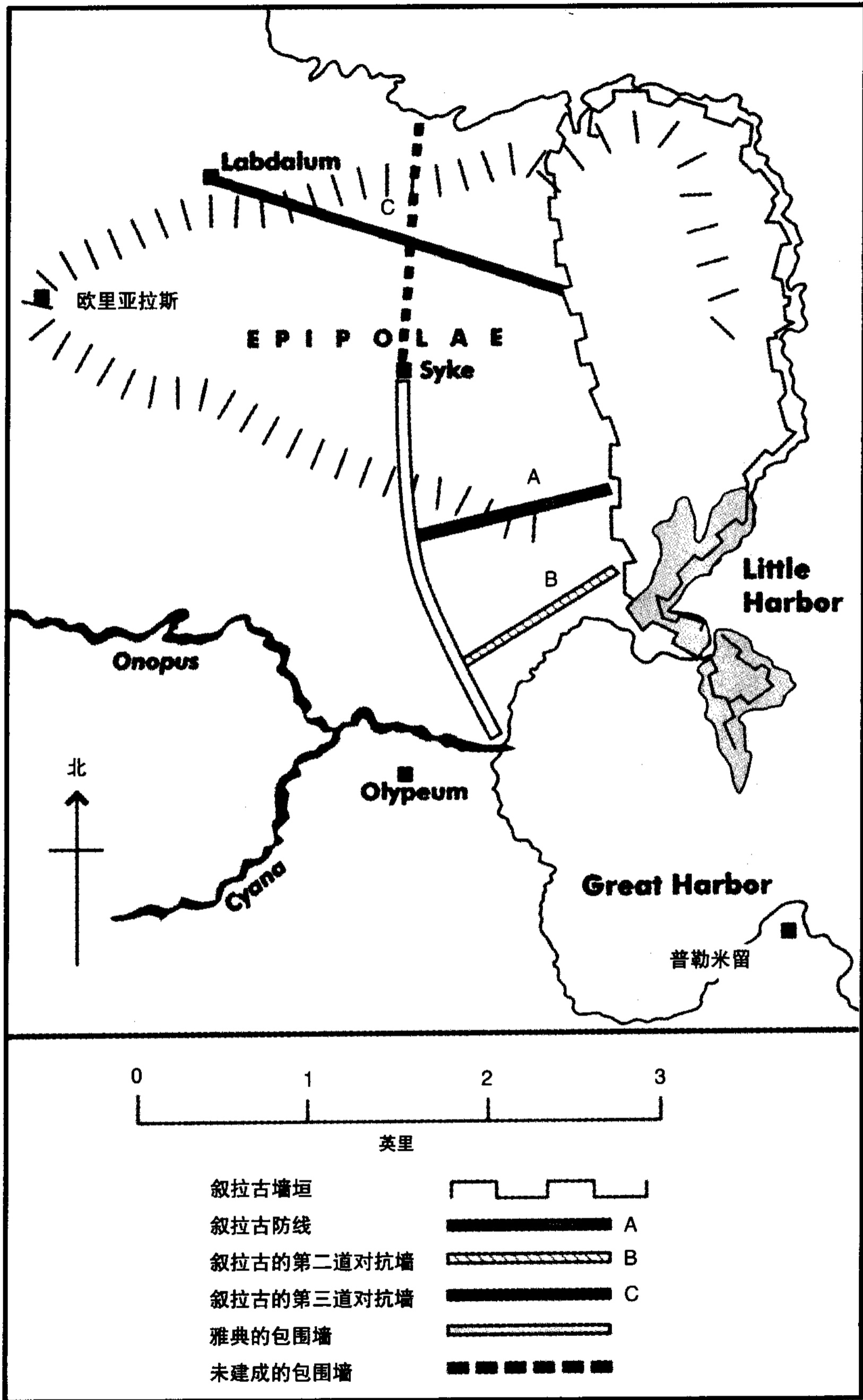
雅典侵略军，总数约 27000 人，于公元前 415 年 6 月出发，包括 134 艘三层桨战船和 130 艘运输船，运输船装运了 5000 名装甲步兵（重步兵）、1300 名弓箭手、标枪手、弹弓手和 30 匹马。还有 130 艘供应船与他

们同行。叙拉古人在敌人快到眼前之前基本上没重视希腊入侵的传闻。唯一救了他们的是众所周知希腊人不会在任何事情上取得一致意见。在得知塞杰斯塔不能为这次出征出钱时，尼西亚斯想班师回国，而拉马库斯则想乘叙拉古人没有准备和士气低落之机发动直接攻击。亚西比德的雄辩术又在那天占了上风；他说，雅典人应当穿越西西里岛，从不喜欢叙拉古人的城邦那里寻求支持。然而，这给了叙拉古人训练他们的军队、修补他们的防御工事的时间。亚西比德的计划是失败的，因为没有一个是叙拉古城邦自愿加入他们。

不久，从雅典传来以亵渎罪审判亚西比德，他必须回去接受判决的消息。亚西比德被抓了起来，当船在意大利停泊时，他设法避开了看守，逃往他花了一生大部分时间试图触怒的斯巴达。在那里，他说出了雅典想建立帝国的计划和失去叙拉古的支持对斯巴达的决定性影响。起初，斯巴达没接受他，仍然遵循他们与雅典达成的最新停战协议，但在叙拉古的密使到来时，他们多少改变了立场。斯巴达人答应派一位将军指挥叙拉古军队；接着斯巴达的盟国科林斯的一个舰队被调来了。

亚西比德走后，雅典人开始攻击叙拉古。他们打败了缺乏准备的叙拉古军队，但不能赢得完全胜利，因为他们没有骑兵；更坏的是，拉马库斯阵亡了，留下尼西亚斯单独指挥。尼西亚斯不是一位果断的领导人。随着冬天的到来，他们逐渐进入打包围战的态势，开始修筑一道墙，平行于保卫叙拉古的那道墙。这可能切断来自陆地对叙拉古城的任何帮助，但精锐的雅典舰队还应当把这个城向海的一侧也包围起来。两个策略都失败了。叙拉古人经常成功地袭击雅典人，以至他们的墙不能建成。不过，城内的士气在跌落。有人要求召开一次会议讨论举行投降谈判，但科林斯人制止了他们。斯巴达将军吉利普斯（Gylippus）抵达滨海地区，激起叙拉古人对他的支 持。他让他们行军到叙拉古正西的高原，这使尼西亚斯很吃惊，雅典人因此再也不能阻止吉利普斯到达叙拉古城。吉利普斯视察了对方墙的结构，想阻止雅典人的努力；墙纵切那里的平原，使叙拉古人控制北半部，因而也使他们能去西西里岛的其他地方。

公元前414年夏，尼西亚斯送了一封信到雅典，咨询是放弃这次入侵还是增派和第一批一样多的军队。雅典调去了增援军队，而斯巴达打破停战发动了进攻，使雅典的第二批增援力量被拖延了或被抵消了。西西里岛这一年的夏天是在筑墙中度过的，吉利普斯取得了优势。公元前413年到来时，吉利普斯已准备好发动对雅典人的进攻。他的进攻是一次两叉的进



攻。海军进攻尼西亚斯在叙拉古港口南端普勒米留（Plemmyrium）的基地。当雅典士兵离开保卫他们城的阵地去看海战时，吉利普斯发动进攻占领了这座城。雅典舰队重创了进攻的科林斯人，但失去了基地。雅典人被迫向港口的另一个更深的泊处转移，这可能严重制约雅典海军在可调动性上的优势。从此，雅典在西西里岛的军事努力的末日开始了。

几周后，吉利普斯听说雅典派了第二批军队，他决定，如果可能在他们到来前战胜它。他对雅典人发动了另一次进攻。这次，他用他的军队首先分散雅典水兵的注意力，他成功了。当他的船进入港口决心与雅典人肉搏时，他们发现混乱的雅典水兵正在上船，以开船迎战。战斗断断续续持续了3天，但这次科林斯和叙拉古的联合舰队占了上风。肉搏时，他们的箭雨点般地射向雅典船，杀死了大量雅典水兵。这一仗雅典大败，但还不是决定性的。当狄摩西尼（Demosthenes）率领的第二批雅典军队于公元前413年7月到达时，成功入侵的希望又出现了。

狄摩西尼从正在苦恼的尼西亚斯那里接到命令指挥雅典全军，他立刻继续进攻，想重新取得对俯瞰叙拉古城的高原的控制，以便重新开始围攻。他派兵秘密爬上高原西端的陡坡，在欧里亚拉斯镇（Euryalus）抓获了一些没有准备的叙拉古兵。然而，吉利普斯命令反攻，在夜战的混乱中，雅典人失去他们的势头，也失掉了这一仗。狄摩西尼不能重建平原上的阵地，决定放弃这次入侵。于是，雅典军队开始装船回家，但在最后一刻停了下来，因为公元前413年8月27日的月全食。迷信的尼西亚斯决定等一个月再起航，这给了吉利普斯取胜的最后机会。他把他的舰队集结在港口的入口处，用链子连在一起。港口所提供的小空间再次使雅典人不能施展他们机动灵活的优势，结果，雅典人损失了50艘船，叙拉古人损失了26艘船。这时，雅典水兵拒绝战斗，要求走陆路退兵。在开阔的地面上，吉利普斯能把雅典人分割成两部分，然后分别击败之。

战 果

雅典派了45000~50000人想取得对叙拉古和西西里的控制，在最后的战斗中，只有7000人活了下来。这些人都会被卖为奴隶，虽然尼西亚斯和狄摩西尼被杀了，这是违反吉利普斯命令的。叙拉古人打这场战争准备很差，险些投降，胜利是得力于吉利普斯的组织和战争才干。这场战争维护了叙拉古城的自由，并在以后两个世纪成为西地中海的一支主要力量，直

至公元前 3 世纪在罗马与迦太基的冲突中最终灭亡。

雅典的命运明显变坏了。在西西里损失的船和人是无法弥补的，这严重损害了雅典的海军力量，更重要的是损害了他们的威望。提洛同盟的成员抓住机会离开了，波斯军队发动了收复小亚细亚失地的进攻，斯巴达开始寻求成为海上强国的可能性；波斯和斯巴达都有自己的船和波斯提供的其他物资，它们都渴望报复雅典。这再次使雅典的注意力集中到它的东部属地上，当失去的船被补上时，雅典人把它们派到那里。然而，替补船员的素质却不如在西西里战场损失的那些船员。尽管偶然也取得胜利，但公元前 405 年，雅典作为一个海上强国在伊哥斯波塔米被摧毁了。在连接爱琴海和黑海的赫利斯庞特（Hellespont），当雅典的最后一支舰队停泊在海滨，水兵上岸搜集粮食时，来山得（Lysander）指挥的斯巴达舰队攻击了它。来山得原封不动就俘虏了 170 艘船和船上人员，几乎所有俘虏都被来山得的水兵杀了；他们有的是以前雅典掠夺的受害者，有的是认识受害者。没有舰队，雅典人的城挡不住斯巴达人后来的围攻。公元前 405 ~ 前 404 年冬，城失守，春，投降。

雅典人在叙拉古的失败使后来这一切成为可能。如果他们听从拉马库斯的忠告，一到达就进攻，叙拉古会轻易到手。一支强大的雅典军队驻扎在那里，很快会得到叙拉古居民的忠诚（虽然是勉强的），一个大权力中心也会建立。迦太基和罗马那时只不过刚刚出现后来成为两个国家的力量苗头，雅典的船只和军队要控制它们几乎不是问题。从这些占领区得到补给和兵源，没有人能对抗雅典的力量，亚西比德所梦想的帝国会成为现实。罗马绝不会建立它的帝国，因为当时它或者没有力量，或者有力量也来不及，而欧洲至少也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可是，实际情况是，失败结束了雅典作为主要城邦的统治。斯巴达有一段时间试图统治希腊，但它的军事化社会不是其他城邦所能接受的，因此也不能建立霸权。在这次战争后，没有一个人能主宰希腊，直到公元前 3 世纪 40 年代，马其顿的腓力的到来把各城邦统一在一个统治者下。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完成了这个统一，建立了一个东部帝国，代替雅典人本来想建立的西部帝国。因此，亚洲的命运也改变了。

张轶西 译

留克特拉战役

公元前 371 年 7 月

参战方

底比斯人：6000 名重甲步兵，1500 名骑兵

指挥官：义巴敏诺达国王

斯巴达人：10000 名重甲步兵，1000 名骑兵

指挥官：克里阿米布洛特斯国王

重要性

底比斯人的胜利挫败了斯巴达的统治，自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斯巴达一直统治着希腊半岛。

底比斯人在希腊的统治权是短暂的，敌对关系导致马其顿的入侵和控制。

历史背景

公元前 404 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后，斯巴达获得了在希腊各城邦中的统治权。尽管从军事角度看，斯巴达把最精锐的部队长期投入希腊可能是一件好事，但从政治或社会角度看却未必是好事。斯巴达社会中所实行的制度没有传到其他地区，其他城邦开始在斯巴达统治下发生摩擦。当斯巴达作为希腊统治者在小亚细亚与其前同盟波斯的冲突中开始遭受挫折时，一些城邦，如雅典和底比斯，看到了壮大自己的机会。

公元前 394 年，斯巴达的海军在尼多斯外失败后瓦解了。得胜的波斯舰队实际上是由一个雅典人康农（Conon）指挥的，许多船是雅典船员驾驶的。受斯巴达支配的一些岛屿开始脱离他们的同盟；同时，一个波斯事务官游历希腊的乡村，广施钱财，挑拨离间。公元前 390 年，在 Lechaion 战役中，雅典的轻装部队以重甲步兵方阵为后盾，击败了斯巴达的方阵，标志着斯巴达军事力量衰弱的开始。波斯人暂时使和平得以恢复了，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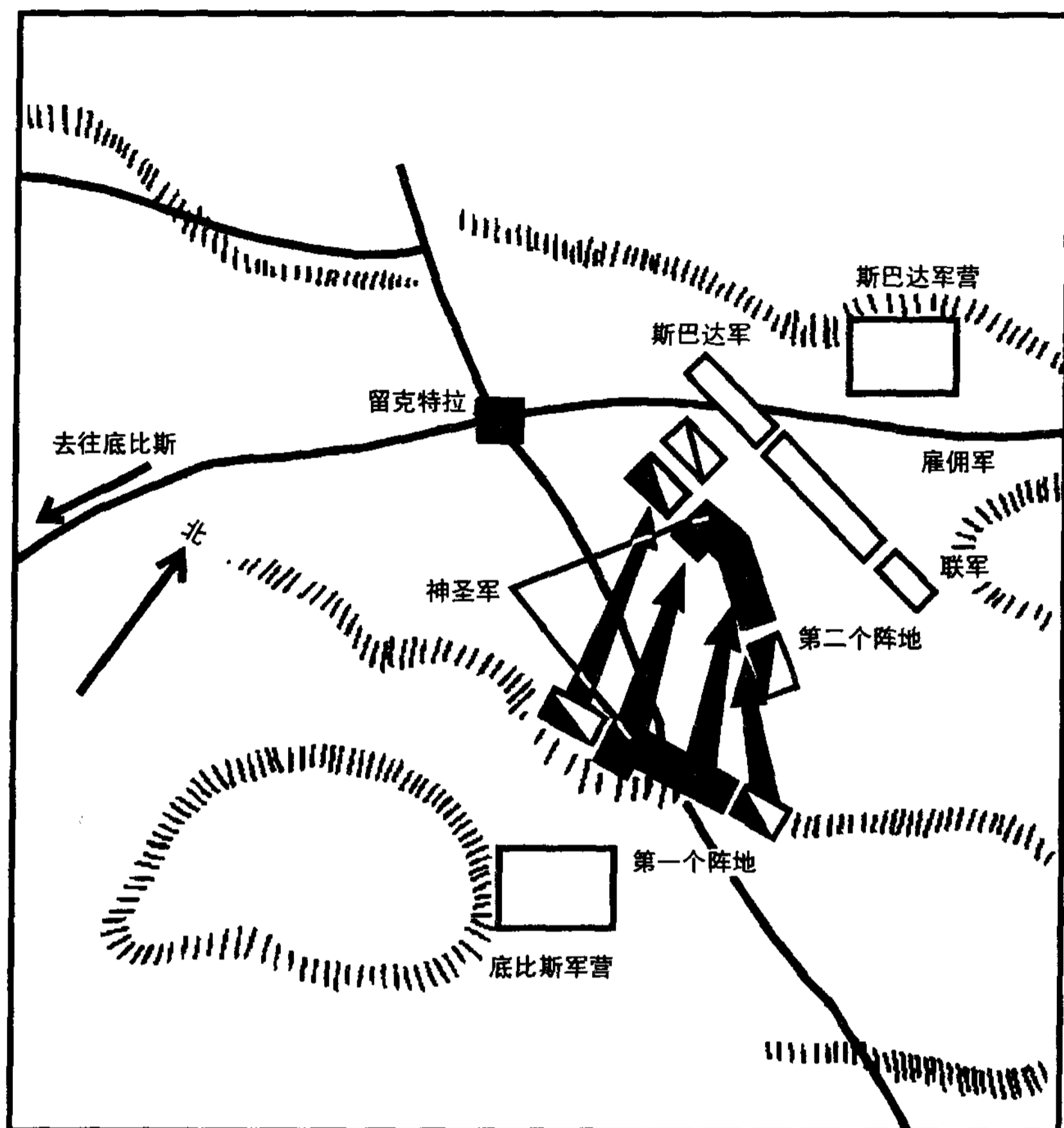
在公元前 387 年强行签订了《阿那西达斯和约》（the Peace of Analcidas）。这个和约承认雅典恢复其原来的显要地位，虽然与斯巴达仍不平等，并指出波斯将对破坏停战的任何一方诉诸武力。斯巴达保持了她的优势地位，并重建了在一些已显出独立行动迹象的较小地区的宗主权。预期业已得到巩固的伯罗奔尼撒联盟（Peloponnesian League）会向斯巴达提供税收，在紧急情况下还会提供人力。兵力的不足可以通过招募雇佣军来补充。斯巴达的统治变得非常专横，联盟成员希望外部力量解救他们。

这个力量就是底比斯。作为维奥蒂亚联盟（Boeotian League）的领头成员，底比斯曾一度成为斯巴达的对手，与相邻的雅典结盟。作为盟国，他们把斯巴达军驱逐出希腊中部，接着在公元前 376 年的一场海战中击败了斯巴达人。然而，当斯巴达与底比斯之间开始出现不和时，斯巴达重新占领了一些领土。公元前 371 年，斯巴达发起召开了一次和平会议，作为影响力不断增长的维奥蒂亚联盟的领袖，底比斯拒绝后退。面对斯巴达的不妥协态度，底比斯的代表在义巴敏诺达（Epaminodas）国王的带领下退出了这次会议。斯巴达国王克里阿米布洛特斯（Cleombrotus）不想给底比斯人时间建立强大的防御军队，遂决定迅速入侵。

战 况

克里阿米布洛特斯集合起一支由斯巴达人和联盟军队组成的力量，约有 10000 名步兵和 1000 名骑兵。步兵是当时标准的重甲步兵，身穿护胸铠甲和胫甲，携带沉重的盾牌，手拿长矛。标准作战方法是军队列成方阵，通常是纵横各十行，长矛指向敌军。战斗表现为两个方阵互相切入，实力更强或作战时间更长的一方占优势，另一方则溃败逃走。在这种方式的战争中，斯巴达人的训练一直是胜利的关键。克里阿米布洛特斯拥有 10000 名重甲兵，人数多于底比斯军队。斯巴达人把骑兵更多地用于侦察，而不参与作战。

底比斯人也以方阵作战，而他们的骑兵也做好了参战的准备。底比斯人的问题在于兵力少。维奥蒂亚联盟比伯罗奔尼撒联盟小，义巴敏诺达国王只能召集 6000 名步兵和 1500 名骑兵。在方阵战中，1:2 的劣势是一种灾难。义巴敏诺达意识到，必须想办法改变这种力量对比，以有利于自己。于是，他提出一种军事史上首创的策略。他决定把大部分军队放在一侧，而弱化另一侧；两翼均由他的精锐骑兵加以掩护。在决定这样布阵之后，他把拥有重兵的左翼部署在一个前方阵地上，而他薄弱的右翼以梯队部



署，延伸到后部；这种部署在现代术语上叫做“梯形队形”。他的计划是用加强翼的局部优势兵力战胜斯巴达的对应翼。而他薄弱的右翼只起压阵作用。为进一步增加获胜的机会，他把神圣军（Sacred Band）的300名精兵布置在左翼中央。

义巴敏诺达对斯巴达人是有准备的。他在留克特拉村（Leuctra）附近建了一个防御阵地，那是在底比斯西南大约8英里，斯巴达军的必经之路上。克里阿米布洛特斯发现自己没有突袭的可能，因此就把军队驻扎在一英里以外，两军之间有一片开阔地相隔。这样，义巴敏诺达就有了选择战场的优势。

战争的准确日期现在已不得而知，只知道发生在公元前371年7月的某日。义巴敏诺达在其军营前摆开阵式开战。克里阿米布洛特斯以12人一排的标准队形应战，把盟军部署在他的左翼，对着底比斯的梯形队形，把

骑兵部署在右翼的前方。尽管在他看来两军似乎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其实是有一些差异的。据说，底比斯军一直士气低落，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要把薄弱的右翼放在后方较远的原因，士气低落的军队在那里受到的威胁较小，被击溃的可能性不大。大多数资料说，斯巴达人一清早就开始喝酒，到中午已经喝醉，因而使他们越加凶悍。其他资料提到，义巴敏诺达选择开战的日期是斯巴达人的一个宗教假期，因此他们毋宁坐等战斗。得知这点，义巴敏诺达开始撤走一些军队，看起来似乎是派他们回营。看到这种情况，斯巴达军队也开始解散。当一些斯巴达人已向他们的营地撤退时，底比斯人迅速改变阵形发起冲锋。这样，底比斯国王就削弱了斯巴达人的兵力优势。

战斗伊始，底比斯骑兵从左翼冲向斯巴达军，一举把他们赶出了战场，但在后撤中，斯巴达人或是逃得离两翼太远而影响了进一步参战，或是撤退到步兵防线中，引起了混乱。看到时机成熟，义巴敏诺达命令步兵前进。底比斯的加强翼在精锐的神圣军的带领下，很快击败已被削弱了的斯巴达军。斯巴达队伍的缺口出现了，底比斯步兵插了进去。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军队试图包围底比斯军，但是右翼离得太远，而加强翼太强，难以成功，所以也败了回来。此时斯巴达人别无选择，只好撤回营地，留下了大约 2000 人的伤亡。

战 果

虽然底比斯人伤亡很少，但战斗已使他们疲惫不堪。斯巴达人仍然兵力占优，攻击一个设防的营地还是非常不值得的。于是，当克里阿米布洛特斯国王提出谈判时，他们接受了。他知道这一仗不可能是这场战争的全部，因此冒更大伤亡的风险并不明智。斯巴达军同意撤军，随着斯巴达军队撤出希腊北部和中部，底比斯人很快占据了科林斯地峡。斯巴达军队的声望毁了，不久政权也失去了。然而，由于害怕强势的底比斯，雅典与其以前的敌人斯巴达结成了同盟。公元前 362 年一整年各城邦都在相互争斗，那年，义巴敏诺达在曼提尼亚战争中阵亡。他的死阻止了底比斯人势不可挡的胜利，导致没有一个城邦能行使绝对的权力。由此产生的软弱性使希腊对外部威胁削弱，马其顿的腓力由此在公元前 338 年的喀罗尼亚战役中受益。

斯巴达长期以来把自己视为希腊免受外来威胁的保卫者，因为他有一流的军队。留克特拉战役之后，这种优势不存在了，希腊因此而蒙受了损

底比斯的神圣军

底比斯的神圣军是在古希腊由底比斯人的领袖戈尔吉达斯(Gorgidas)建立的,它或许是首次建立的一支城邦要塞的警卫部队。这支部队有300人,底比斯为其提供训练设施和营房。最初,神圣军在战斗中并不突出,可能是由于戈尔吉达斯把这些士兵置于底比斯军中央方阵的前列,与其他士兵混在一起。这使得这支经过专门训练的部队得不到表现,因为其他本领差的士兵削弱了这支部队的实力。因此,底比斯军队并没有从这支部队应有的攻击能力中获益。

神圣军因其出色的战斗力而获得声誉,不仅训练有素,而且组成特殊。这300名士兵是150对同性恋者。同性恋在古希腊并不罕见,当时对其没有负面评论。在这个组织内有这样一种看法,保护和感动你的情人的热望可以激发起每个士兵的最佳战斗精神。没有人会因逃避战斗和做使他们俩人丢脸的事而使自己或其伙伴受辱。因此,这支部队会始终团结如一,因为每个士

兵的行动不仅是为他自己,也为他的伙伴、为神圣军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底比斯军队。

直到公元前338年神圣军和整个底比斯军队都被打败,神圣军一直是底比斯军的精锐。底比斯人和雅典人那年结成同盟,对抗腓力二世领导的日渐崛起的马其顿军队。他们行进到喀罗尼亚与马其顿人遭遇,但无法与马其顿军及其指挥官的出众才华抗衡。马其顿的胜利使腓力控制了希腊,同时摧毁了城邦的政权。战后,腓力来到战场。当他走到神圣军战斗直至最后一个人战死的地方时,据说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杀死任何怀疑这些人做了任何下流事的人。”

神圣军击败古希腊的一流军队斯巴达人而获得了荣誉,但他们不能与腓力所采用的新的战争组织和策略相抗衡;腓力的军队在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率领下,征服了当时已知世界的大部分。神圣军只存在了几十年,在喀罗尼亚被消灭后再也没有复生过。

失。尽管底比斯一度很强大,但他们既没有统一希腊,也没有得到维奥蒂亚联盟的足够支持去控制这个半岛。希腊,长期作为“文明”的领袖,在留克特拉战役后,特别在喀罗尼亚战役后,也只能拥有哲学上的、而非军事或政治上的优势。

留克特拉战役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因为它引进了一种新的战争观。有些资料来源甚至说,这是策略起作用、而不是仅靠实力或运气的第一战。义巴敏诺达是第一个有效的使用骑兵的领导人。这并不奇怪,因为底

比斯在古希腊被视为马匹繁育的中心。斯巴达和雅典根本都不使用骑兵，靠的是重甲步兵。确实，正如在中世纪所看到的，长矛队是骑兵冲锋无法攻破的，所以正面攻击方阵可能是自杀。即使在这场战争中，骑兵也没有起到不久以后所起的重要作用，因为后来马其顿人把骑兵视作与步兵几乎同样重要。尽管如此，底比斯骑兵在斯巴达军队中所造成的混乱对这场战争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底比斯军队纪律严明，行动像一个整体一样，而不是一群各自为政的骑手。未来的战争是各兵种的联合，而不是靠单一兵种。

在此之前不懂得不均衡布阵，此后，较强的一翼在前成了一种广泛应用的策略。义巴敏诺达在底比斯曼提尼亚的胜利中所实施的战略与留克特拉战役几乎完全一样。考察留克特拉战役，使人略感奇怪的是，轻甲部队起的作用微不足道。而在 Lechaion 战役中，雅典人用轻甲部队却占了上风，那些穿轻甲、持长矛的士兵使紧密排列的斯巴达方阵伤亡惨重。希腊军的极端保守性表现在对这种军事发展领会很慢，而马其顿人从中学到了东西。所有这些军事行动，如不均衡队形、后撤翼以及多军种联合，亚历山大大帝在其征服生涯中都使用过。虽然马其顿人使用骑兵远比希腊人好，但腓力和亚历山大都学会了希腊人的策略，并用这些策略战胜了希腊人。

赵宇烽 译

喀罗尼亚战役

公元前 338 年 8 月 2 日

参战方

马其顿：30000 名步兵，2000 名骑兵

指挥官：国王腓力二世

联军：36000 名步兵，2000 名骑兵

指挥官：斯特拉托克利斯、吕西克利斯

及卡雷斯指挥雅典军，

提亚热内斯指挥底比斯军

重要性

腓力的胜利结束了希腊几十年的独立，在他的征服中为亚历山大大帝所提倡的古希腊文化奠定了基础。

历史背景

公元前 359 年，腓力成了马其顿国王。为了保住王位，在一段时间内他不得不镇压竞争者，但他也设法强化他的权力，开始使马其顿从一个二流国家变成一个世界帝国的基地。为此，他要把马其顿的军队变成当时最好的战争机器。他的前二十几年是在底比斯度过的，因此成了一个希腊事物的敬慕者，并用当时希腊的最佳智慧磨砺了他的政治技巧。他问鼎权力的时间选择是关键，因为希腊城邦更加四分五裂。通过哄骗、恭维、威胁或贿赂各派系与他合作，腓力在希腊政治舞台上大搞阴谋诡计。

腓力的强敌是雅典的雄辩家迪摩西尼斯（Demosthenes）。他似乎是雅典极少数几个看透腓力的人之一。在他看来，腓力野心勃勃，希腊只有统一才能抗衡他的野心。迪摩西尼斯成年后在言行上反对腓力，是希腊所有城邦的领袖坚决反对马其顿的扩张主义的主要精神动力。公元前 352 ~ 前 338 年间，雅典与腓力交战，双方在争取同盟国上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这段时间，雅典处于一种极危险的境地，因为政府主要资金是用于人民参加会议，做陪审员，参加节日活动等。这意味着缺乏相应的资金用于防御；也意味着雅典对希腊防御的捐助常常既不足以援救盟国，也不足以支付其他城邦方面的大笔开支。

公元前 346 年，腓力占领了希腊的福基斯省，这样做使它得以在近邻同盟会议——一种处理希腊宗教生活的联合国组织——中占有一个席位。雅典和洛克里斯省的阿姆菲萨人（Amphissa）之间在双方都认为是亵渎神圣的行为上发生冲突，成为马其顿与雅典爆发最后一场战争的导火索。阿姆菲萨是支持腓力的城邦之一；许多希腊人把他看成是一个能统一希腊、抵抗许多人认为的真正敌人波斯的领袖。近邻同盟会议中的雅典代表使这个同盟会议相信，洛克里斯人亵渎神圣比雅典更严重，因此，该同盟会议认为应对他们采取直接军事行动。然而雅典人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无疑会

使腓力支持阿姆菲萨。

更直接的原因是，阿姆菲萨和长期与雅典为敌的底比斯关系也很友好。底比斯曾被迫接受马其顿在它的维奥蒂亚驻军，但作为对其主权的侵犯已把他们赶走。迪摩西尼斯看到，底比斯与马其顿的关系正在动摇，因此是一个潜在的同盟，激怒它是不明智的。迪摩西尼斯希望雅典和底比斯能够摒弃前嫌，携手抵御腓力的入侵。因此，讨伐阿姆菲萨不是雅典的最大利益。然而，因为雅典的代表没有出席公元前 339 年初近邻同盟会议的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讨伐阿姆菲萨。当讨伐未能使洛克里斯人屈服时，近邻同盟会议呼吁腓力进行处罚。

腓力和迪摩西尼斯都认为摊牌是不可避免的。公元前 339 年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腓力在这次辩论中是否贿赂了关键人物，或者，迪摩西尼斯是否收了阿姆菲萨的贿赂。不管幕后做了什么，马其顿军都要进军希腊，或是强迫近邻同盟会议问罪阿姆菲萨，或是支持阿姆菲萨和洛克里斯人抗击雅典人领导的这种攻击。当腓力在公元前 339 年 9 月进军希腊中部时，底比斯不得不决定谁是更可接受的伙伴，是马其顿人，还是雅典人？底比斯议会对迪摩西尼斯的有力演说作出回应，同意联合雅典抗击入侵者。迪摩西尼斯保证雅典海军全部投入战斗，并负担 2/3 的战争费用，由底比斯指挥陆地联军。

战 况

腓力的军队开向阿姆菲萨，就好像他们要强制执行近邻同盟会议的授权似的，但在占领赛提尼姆（Cytinium，距阿姆菲萨约 15 英里）后，他们转向东去占领埃拉蒂亚城。从那里，他们不用真正进军维奥蒂亚省就可威胁底比斯，这样或许可以说服底比斯加入马其顿；或者至少保持中立。控制这两地也使腓力控制了返回马其顿的交通线路。随后，腓力停止前进等候事态的发展。

迪摩西尼斯匆忙回到雅典去筹集资金和军队。他说服雅典议会将政府主要资金用于扩军。虽然不祥的兆头和预言已传遍全城，他还是使议会作出坚定不移的决定。雅典军很快到达维奥蒂亚，驻扎在底比斯人的家中，然后进入战场。雅典军驻扎在一条山脉的每个隘口，这条山脉东西走向，与赛提尼姆 - 埃拉蒂亚的道路平行；他们在阿姆菲萨以北的格拉维亚隘口也有驻军。所有这些部署都是用来封锁马其顿军的，使他们靠近不了科林

斯湾，得不到可能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盟国的任何支援。埃拉蒂亚以南的帕拉波塔米（Parapotamii）是关键的要隘，它直通凯菲苏斯河（Cephissus）和去底比斯的要道。

公元前339～前338年的整个冬季，希腊人成功地保卫了这些隘口免遭马其顿人的侦察。这使底比斯军和雅典军士气大振，并使迪摩西尼斯成了一个大英雄，但这并未对马其顿人构成威胁，因为所有这些战斗都是防御性的。坚守在那里可能最终会迫使腓力由于缺乏补给和粮草而撤军，但希腊人扎营的时间越长，他们就会越疲惫，而且底比斯人、雅典人、联盟军以及雇佣军要保持和睦关系是困难的。等待对希腊人有利，但这不是他们的秉性。

腓力这位心理战大师开始制造假消息。他先散布谣言说他就要撤军，然后让这种内容的一封信落入敌人手中。为进一步使这个假消息起作用，他把军队从格拉维亚隘口北端的赛提尼姆撤出。这两手使驻扎在该要隘南端的阿姆菲萨的雇佣军放松了警惕。随后，腓力强令夜行军突破隘口，歼灭了守军，占领了阿姆菲萨。另一次的突击占领了位于科林斯湾阿姆菲萨以西的瑙帕克图斯（Naupactus），并把它移交给盟国埃托利亚。这时，他已控制科林斯海湾，因此可以得到伯罗奔尼撒友邦的支援，并处于可以对在帕拉波塔米的联盟军构成威胁的位置。当他回到埃拉蒂亚时，一部分军队洗劫了阿姆菲萨以东的乡村。

腓力这时提出和平，但迪摩西尼斯的威信依然很高，他说服底比斯人和雅典人要坚定。坚守在帕拉波塔米隘口的联盟军撤到喀罗尼亚前面的平原，使腓力失去了两面夹击他们的机会。腓力将焦虑不安的部队撤回，加入他在埃拉蒂亚的部队，整编后，再越过隘口，来到联盟军面前。希腊军一字排开，有大约一英里宽：左翼在彼得拉科斯山（Petrachos），喀罗尼亚城在这座山上；右翼在阿空逊山（Acontion）和凯菲苏斯河。海姆（Haemon）和马里乌斯（Marius）两条小溪分别从他们的前后流过。战线的右半部为底比斯士兵，有800名骑兵和12000名步兵。关键力量是300名神圣军士兵，几十年来一直是底比斯军的精锐。雅典军居左，有10000名步兵和600名骑兵。小省的部队和雇佣军在两军的空隙处，联盟军总数约为36000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

腓力的军队直接对着希腊军排开，大约有30000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在训练和经验方面都比敌军强得多。马其顿军左翼由腓力18岁的儿子亚历山大指挥。腓力指挥正对着雅典军的右翼。

最激烈的战场是在底比斯军东北翼，在那里，指挥精锐的伙伴骑兵团

的亚历山大带领马其顿人与神圣军所带领的底比斯人作战。马其顿军渐渐迫使底比斯军后退。同时，雅典军也在迫使腓力后退。这是出于优势的兵力或战技，还是出于腓力方面的策略，现在已不得而知。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雅典军推进所耗的精力都比马其顿军大。当听说底比斯方面正在溃败时，腓力命令他的部队冲锋。在雅典军原来阵地后面有一个隘口，这个隘口是去科罗尼亚（Coroneia）的路。这是马其顿骑兵一旦不能战斗时的一条潜在退路。可是，雅典人推进后并不是背靠隘口，而是背靠彼得拉科斯山。在想到马其顿军的攻击力，想到自己已无路可逃时，雅典军的士气崩溃了。当雅典军溃散时，亚历山大正在全面包围联盟军。战争在溃败中结束，约有1000名雅典士兵战死，2000人被俘；底比斯军实际上全军覆灭。

战 果

继一场苦战之后，腓力表现得非常宽厚。他释放了战俘，并派亚历山大去雅典商讨和平条件。腓力的条件是由他任命对抗波斯的希腊军的指挥官。做好最坏打算的雅典人急忙抓住了这个机会。然而，腓力不仅取得了一个军事职位，他还监督建立了一个希腊城邦联盟——科林斯联盟，对波斯的战争可用这个联盟进行。所有的成员都保证为战争提供人员、资金和物资。腓力立即开始为他用毕生时间准备进行的战争制定计划。

这个联盟还是存在时间最长的希腊政治团体。在前两个世纪的时间里，雅典、斯巴达和底比斯都试图领导一个统一的希腊国家而未能成功。现在，一个外国君主成功地做到了。然而，因为知道希腊人是出了名的有独立意识的人，所以腓力（后来是亚历山大）在希腊留下一个代表以确认绝没有城邦再要统治权。这既维护了和平，又维持了马其顿人的优势地位。和平极有利于贸易，腓力和亚历山大都将希腊的资源及其畅通无阻的贸易路线视为他们帝国梦的基础。和平也有益于文化，亚历山大在其征服中确信，希腊的哲学和科学会像其军事一样广为传播。由此形成了一种从希腊延伸到印度边境的社会维系因素——古希腊文化，这也成了罗马文化主体的基础。

雅典、斯巴达和底比斯都曾为地方统治权而斗争；雅典几乎成为一个帝国，但从整体来看，它是由为了有利于母国而设计的一些殖民地组成的。腓力和亚历山大通过统一希腊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使希腊人比过去任何一个希腊城邦为自己做得都多得多。另一方面，希腊各城邦再也不行使

任何实际的政治权力。公元前5世纪初期以来，这些城邦一直是地中海地区经济的决定因素；从公元前338年起，它们受制于另一些势力——如马其顿或罗马——几乎达一千年。

赵宇烽 译

高加米拉战役

公元前331年10月1日

参战方

希腊：47000人

指挥官：亚历山大

波斯：近200000人

指挥官：大流士三世

重要性

亚历山大的胜利终结了波斯帝国，为希腊的入侵和征服敞开了远至印度的区域。

历史背景

公元前4世纪50年代，腓力一世*成为希腊北部一个相对贫困的省份马其顿的国王。他建立了一流的军队，并趁雅典（希腊的主要城邦）在同盟者战争（the Social War，公元前358～前355年）后的暂时疲弱之机，开始侵占位于希腊与马其顿边境的雅典统治地区。当希腊的城邦继续其持续不休的争吵时，腓力将马其顿的控制区扩展到马其顿以北，而后向希腊发起攻击。公元前338年，腓力的军队在喀罗尼亚击败雅典-底比斯联军，

* 此处原文疑有误——编注

获得了希腊半岛的统治权。第二年，他建立了希腊联盟，把几乎所有希腊的城邦结成一个旨在击败波斯帝国的联盟。公元前 336 年，当希腊联盟的军队准备穿过海勒斯庞特（Hellespont）海峡进入小亚细亚时，腓力遇刺身亡，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继位。

尽管亚历山大只有 20 岁，但在他父亲身边所受的教育及其在喀罗尼亚战役中的勇猛使他立即赢得了他父亲的马其顿军队的效忠。然而联盟的其他成员并不忠于他。在镇压北方的反叛时，亚历山大得知雅典人以为他已死而脱离了联盟。他返回生机勃勃的雅典，加强他的权力，然后着手继续他父亲入侵波斯的计划。在亚里士多德的教导下，亚历山大既是一个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个希腊民族主义者；他的目的不仅是要击败波斯，报复薛西斯入侵（公元前 480 ~ 前 479 年）使希腊蒙受的损失，而且要在他所到之处传播希腊文化和知识。

亚历山大很快建立起作为一个勇敢的、有开创精神的将军的声望，因为他击败了波斯地方统治者或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派来对抗他的军队。他的军队确立了希腊对小亚细亚的控制，在伊苏斯（公元前 333 年）击败了大流士，使地中海东岸得到了安全。由此，亚历山大控制了所有的港口，使大流士无法使用他的海军。公元前 332 ~ 前 331 年，他把统治权扩展到埃及，在那里他被称为法老。这个头衔使他正式成了埃及神庙中最高神太阳神的儿子；这一点，再加上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匹娅斯坚称他真正的父亲不是腓力，而是宙斯，大大影响了这位马其顿国王。在访问埃及锡瓦的圣地后，亚历山大开始奖励那些愿奉他为神的人。这是由于妄自尊大，还是因为有意要利用东方的宗教/政治观，是一个争论了 2300 年的问题。然而，到这个时候，亚历山大的意图不仅是要击败波斯，而且要建立一个统一而巩固的世界帝国。

在埃及度过冬季和修筑亚历山大城后，亚历山大于公元前 331 年率军追击大流士。大流士在伊苏斯失败后一直忙于组建另一支军队，并为引诱亚历山大到与他优势兵力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进行决战做准备。大流士将他的军队部署在底格里斯河左岸阿尔贝拉城以西 70 英里的一片开阔地上，等待亚历山大发现并前来。亚历山大中计了。他带领军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渡过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公元前 331 年 9 月底到达高加米拉村（Gaugame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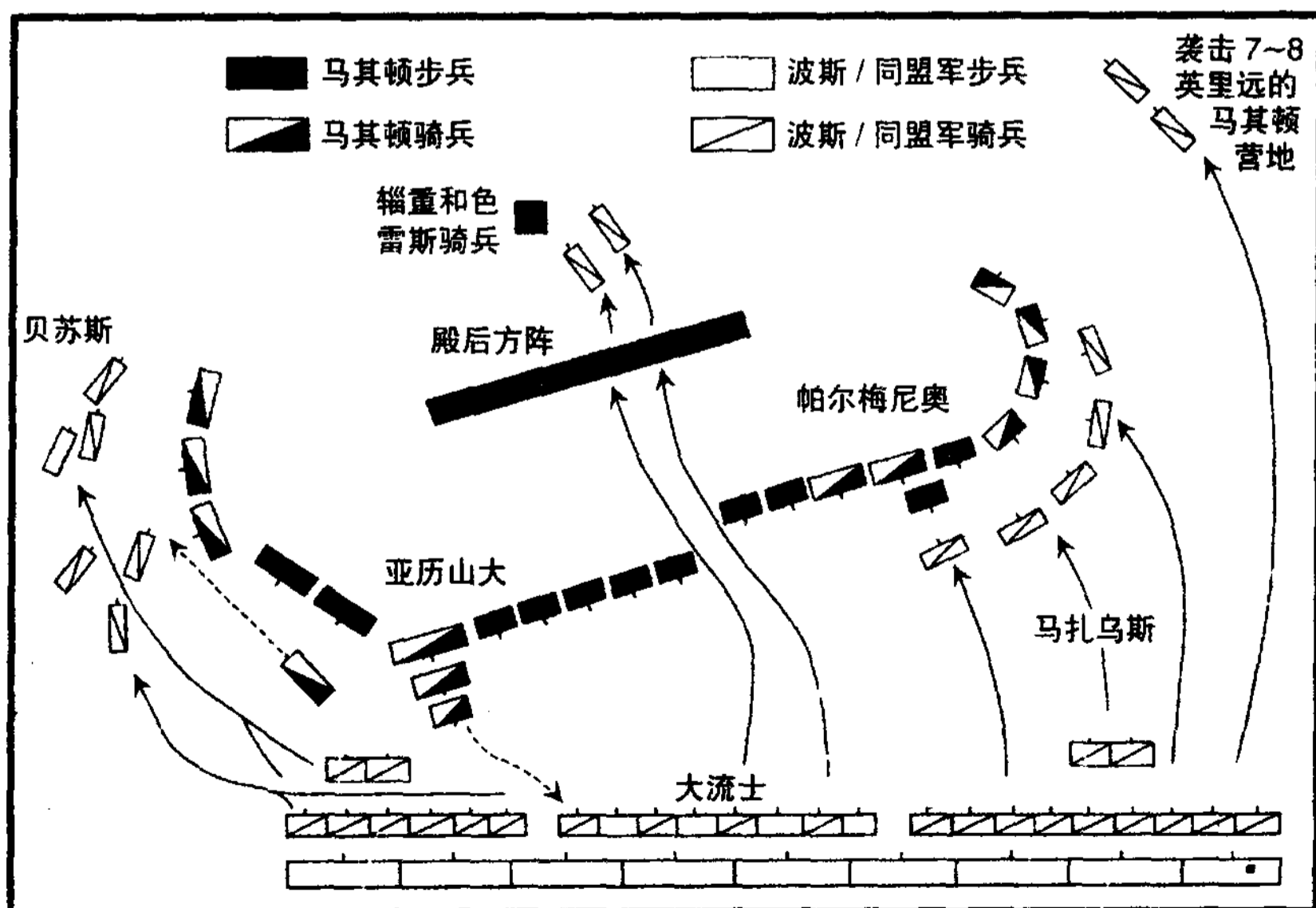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在这场战役中的主要史料是在战后几个世纪罗马历史学家阿利安（Arrian）写的。不过，阿利安称他的资料来源是亚历山大手下两位将军的日记，他的作品普遍认为是大致准确的。但他关于大流士至少投入百万军队的说法是争论的焦点。考虑到对大流士在高加米拉所部署的军队

的记述，现代研究人员估计波斯军大约有 200000 名步兵和 45000 名骑兵。大流士把他取胜的主要信心寄于他的 200 辆镰刀战车（scythe - chaiots）和 15 头大象上。这 15 头大象是这种战争动物首次被用于印度以外的战场上。亚历山大在得到马其顿的援军后大约有 40000 名步兵和 7000 名骑兵。这样，波斯兵力，即使按现代研究人员较保守的估计，也给了大流士 5 比 1 的优势，因此，他选择在高加米拉附近的平原决战是基于使他的军队有活动的空间，而不受地势的限制。确实，在等待亚历山大的军队时，大流士命令把地面整得更平些，以便他的战车可以纵横驰骋。

战 况

9 月底，亚历山大到高处观察这块平原。他拒绝了一些将军要迅速出击的迫切要求，而是用一天的时间对战场进行了侦察。这显然给大流士一种似乎要夜袭的印象，所以他让军队整夜不睡以防攻击，而这种攻击并未发生。因此，第二天早上，亚历山大的士兵精力充沛，临阵以待，而波斯军却疲惫不堪。

大流士以传统方式布阵：步兵主力居中，骑兵在两翼，战车居前，大象在前居中。这一支军队来自波斯帝国各地，包括一些在伊苏斯战败后一直跟着他的希腊雇佣兵。由于大流士了解这些雇佣军的训练，而他们也熟



悉希腊的战术，所以他靠着他们来稳住波斯军左翼周围的军队。亚历山大的部署方式几乎相同，但他的全部兵力部署开来只有大流士中路一样宽。由于担心一翼或两翼可能被包围，亚历山大把骑兵部署在每翼的一角，以防不测，还在两军之间建立了第二条步兵线。如果出现波斯军侧翼移动的情况，这些步兵就会支援骑兵，或者充当主力部队的后备军，以利用一切可能出现的机会。公元前 331 年 10 月 1 日晨，两军对峙。

亚历山大指挥希腊右翼的骑兵开始战斗。他命令部队呈梯队前进：骑兵在前，轻甲步兵紧跟其后偏左，重甲步兵方阵再靠后偏左。他们向波斯人中路左侧的步兵发动攻击。看到这支部队在希腊主力的正前方，波斯人的战车冲向前，试图用他们的镰刀车轮攻击希腊军方阵，但是轻甲步兵利用他们的速度和投射武器重创了战车中的士兵或拉车的马，使这些战车失去了作用。波斯军中路的一些骑兵紧随着战车。这些骑兵在亚历山大的右翼和希腊军中路之间冲开了一个缺口，但既没有向左也没有向右去包围任何一翼，而是继续向前冲锋，攻击并夺取希腊大营。由于发起攻击，波斯战线被打开一个缺口，亚历山大迅速利用这个缺口。他指挥军队冲入缺口，直取大流士，大流士召集军队抵挡了一会儿，尔后逃命。他的逃跑瓦解了波斯的中路和左翼的士气，那里的士兵很快也随他逃跑了。

同时，波斯右翼部队还向前推进，并与帕尔梅尼奥（Parmenio）指挥的希腊左翼军交战，帕尔梅尼奥是亚历山大最信任的部下之一。面对人数占压倒优势的敌军，他竭尽全力坚守阵地，而亚历山大所安排的第二线后备军前来支援他。即使如此，兵力仍不足，希腊军左翼处在崩溃的边缘，亚历山大意识到形势危急，掉转他那一翼的兵力，攻击波斯军右翼。波斯军右翼受到这样的攻击，加上刚得知大流士退却的消息，他们的进攻被瓦解了。

准确的伤亡统计不可能像参战的兵力总数一样确定。阿利安认为希腊仅死 100 人，而波斯死 300000 人；罗马历史学家库尔提乌斯（Curtius）和狄奥多罗斯（Diodorus）分别估计波斯的损失为 40000 ~ 90000 人，而希腊的伤亡为 300 ~ 500 人。现代的估计也不过是推测，但波斯的伤亡人数大大超过亚历山大是显然的。

战 果

要正式使波斯帝国为其所有，亚历山大必须监禁大流士。然而需要驰援帕尔梅尼奥，因而延迟了追击，大流士顺利地抢先逃跑了。因此，亚历

山大后来决定追击和占领波斯几个关键城市——巴比伦、苏塞和波斯波利斯。占领这些城市，除了他想要的政治权力外，还使波斯帝国的财富到了亚历山大手中。有了波斯的政府和财富的所在地，亚历山大随后北进埃克巴塔那（现在伊朗的哈马丹）搜寻大流士。然而，就在他迫近包围大流士时，这位已被废黜的皇帝被他自己的一位总督贝苏斯刺杀。

在希腊入侵之前，大流士一直在经营着一个行将瓦解的帝国，所以亚历山大意识到他现在不能停止进攻。如果他要成为皇帝，他必须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所有的波斯属地。于是，他向里海进军，征服了阿富汗、高加索和进入印度西北部的路上所有反对他的人。而其部队的抗命才阻止了他开拓穿过印度到大洋的路；到公元前326年，他们已打够了仗，便说服他们的国王回波斯去统治。最后一段行军路程穿过印度和现在伊拉克之间的沙漠，有几千名亚历山大的士兵死在那里。

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4年到达苏塞，他放弃了征战而致力于管理。他仍然自称为半神，奉行东方的这种帝王观。他采取这种帝王的态度，加上采用一些波斯衣着和行为方式，使新征服的臣民很感动，而苦了他自己的人。抚慰为他征战的军队，同时试图同化所有被征服种族和少数民族群体，使他们团结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帝国，这种负担对他来说是力所不及的。亚历山大一直食欲惊人，常喝得酩酊大醉。33岁时，他死于发烧，酒精中毒可能使他的身体失去了抵抗力。

建立一个当时最大的帝国，作为高加米拉战役及继后战争的战果是意义相当重大的，但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大的使命感。亚历山大拥有数不清的财富和权力，但他更感兴趣的是把世界统一成一体化的社会。尽管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曾教导他，任何非希腊人都是野蛮人，但亚历山大最终相信，不论是希腊人，还是波斯人或是其他任何人群，以积极的方式思考和行动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文明人。这样看来，只有行为恶劣的人才是野蛮人，不论他们是什么出身。在希腊的智慧和想象力的引导下，一个民族的观念在亚历山大死时刚要开始形成。亚历山大没有留下达到统治年龄的继承人，他的将军们不久就毁灭了他的帝国和他的大部分梦想，尽管有争夺亚历山大继承人的斗争，但希腊文化仍继续在中东地区传播。其后几个世纪，从地中海到印度土地上的哲学、语言、艺术，即“文明”的所有方面，都是亚历山大在高加米拉所取得的胜利的遗产。

赵宇烽 译

伊普苏斯战役

公元前 310 年春

参战方

联军：64000 名步兵，15000 名骑兵，

主要是轻骑兵；400 头大象

指挥官：利西马科斯和塞琉古

安提哥：70000 名步兵，10000 名骑兵，

主要是重甲骑兵；75 头大象

指挥官：安提柯和德米特里

重要性

伊普苏斯是亚历山大大帝继承人之间为建立一个希腊式的世界性帝国而斗争的焦点，安提柯未能建立这样一个帝国。

历史背景

有这样的传说，公元前 323 年 6 月亚历山大大帝临死前，他的一个部下问他谁可继承他的帝国。他回答说：“最强的。”这个当时世界最大的帝国，从希腊延伸到印度边界，事实上可能只靠亚历山大一个人的思想维系在一起，历史上几乎没有人有如此的成就。亚历山大唯一亲生的继承人，当时还是个婴儿，不久与他的母亲罗克珊尼一起被杀害。为确定亚历山大大部下之中哪一个能证明自己最强，于是开始了争斗。

很快有四个人出来准备参与残酷的竞争。托勒密（Ptolemy）在埃及，是亚历山大的一个总督，他拥有大量凭借埃及的财富（对于雇佣马其顿军队——任何成功军队的核心——是至关重要的）。他还有亚历山大的遗体，是他通过某种手段得到的，以便埋在太阳圣殿，亚历山大被认为是在那里被命名为神的。遗憾的是，托勒密缺少冒大险所必需的勇气。安提帕特

(Antipater) 在马其顿，是在亚历山大战争期间留下掌管这个国家和希腊的。然而，不久，安提帕特死去，由他的儿子卡山得 (Cassander) 继承。卡山得最有条件影响那位伟大占领者的侄子亚历山大四世，因为他也是个孩子，但亚历山大战争使马其顿的人力和财力都大为减少。塞琉古 (Seleucus) 在东方，他恰好升任巴比伦总督，因而也可依赖从波斯帝国继承 (掠夺) 的巨额财富。他是竞争者中最晚获得显著的强有力地位而问鼎最高权力的一个，拥有最多的土地，以努力保有一个稳固的行动基地。

最后一个竞争者是独眼将军安提柯 (Antigonos)。作为一位曾一度直接在亚历山大手下效力的将军，他拥有的领地在其他人的中间，因为他的家在小亚细亚。亚历山大在小亚细亚建立起政权之后，留下安提柯做总督，而他自己则在埃及和波斯征战。在所有这些试图继承亚历山大的人之中，安提柯最具有所必需的军事才能、财富、军队和雄心。他所在的中心位置既是福，也是祸，因为如果他善于用兵并有足够的运气，他可以打败每一个敌手，而如果那 3 个竞争者努力摒弃前嫌进行合作，那么他就会被包围。在所有这些通常称为候选继承人 (Diodachi) 的竞争者中，他是胜利者。为此，战争持续了 15 年。

实际上，要简短地追溯导致伊普苏斯战争的那些事件是不可能的，只提一下公元前 316 年以后的事件就够了。安提柯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由他的 3 个竞争对手组成的相当稳定的联盟。公元前 316 年春，安提柯赢得了伽别尼 (Gabiene) 战争的胜利，伽别尼在现在伊朗西南的苏塞附近。这次战胜马其顿政府的大臣欧迈尼斯，使安提柯获得了大批马其顿老兵，除掉了控制上小亚细亚地区的人，得到了欧迈尼斯掌管的财富。因此，安提柯有了一支庞大而训练有素的军队，一个幅员广大的权力基地和足以用于军队与装备的金钱。安提柯对塞琉古的威胁姿态，迫使塞琉古向托勒密求援，出现了反对安提柯的联盟。得知安提柯的入侵企图，托勒密给马其顿的卡山得和色雷斯 (拜占廷西邻) 的总督利西马科斯 (Lysimachus) 送去了消息。公元前 315 年，安提柯根据当时的情况 (只要他控制其余的一切就会孤立埃及和马其顿/希腊的竞争对手) 要求停战；他们的答复是要求公平分配亚历山大帝国的土地和财富。而当安提柯威胁到其他 3 人时，联盟便产生了。

此后的 14 年，所有这四个人的财富都时有盈亏。一个人的所得乃是其他 3 个人所失，因为甚至联盟成员间偶尔也发生权力争夺。然而，没有谁能给对方以致命的打击。大部分战争发生在西部，即从地中海东岸过小亚细亚到希腊一线，包括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的岛屿。既有海上冲突，也有陆上冲突，没有谁能完全占优势。在此过程中，安提柯的一个儿子德米特

里 (Demetrius) 一直在为他效力。德米特里是一个非常勇敢的指挥官，但性情不定。有时他胆识过人；有时他似乎太专注于一场战争的个别方面，而不能充分掌握大局。在安提柯发动的战争中，他的功过参半。

公元前 306 年，德米特里在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城海域击败托勒密的舰队，取得了一场重大胜利。这可使安提柯所掌握的整个地中海东部岛屿和海岸得到安全。这次胜利之后，安提柯立刻自封为王，并要求其他人予以承认。这本可使他继承亚历山大的统治权。但作为回应，托勒密自封为埃及王，并敦促卡山得在马其顿、利西马科斯在希腊和塞琉古在巴比伦各自的领地称王。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认为亚历山大帝国已不复存在。当每个对手都效仿托勒密时，亚历山大帝国能够存在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安提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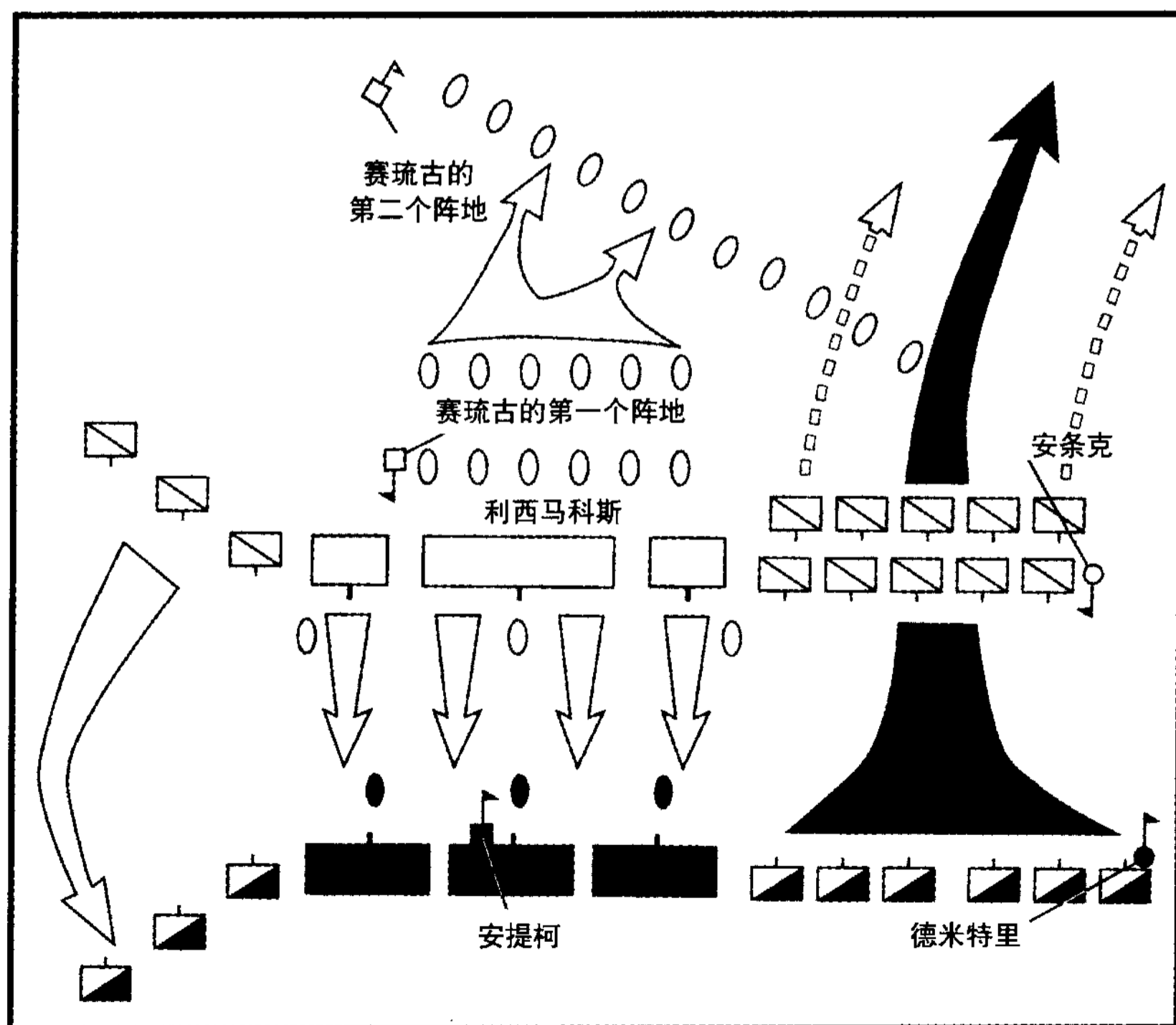
安提柯那时应对他的每一个对手逐个打一场决定性战争。他打算以入侵埃及来这样做，但恶劣的天气和托勒密对入侵军队的巨额贿赂招致了失败。这时，安提柯没有再组织入侵或转向其他对手，而是派德米特里进攻罗得岛。拥有那个岛屿可以增强他的海军力量，但德米特里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对罗得岛人提出的要求太多，不是与他们合作，而是准备围攻。结果用一年时间（公元前 305 ~ 前 304 年）包围这个岛，最终几乎没起什么作用，而这给了安提柯的对手时间，去协调对抗他的行动。安提柯派德米特里去重建在希腊的政权，德米特里确实给卡山得的军队以重创，致使卡山得向安提柯求和。安提柯没有进一步利用那次机会，而是决定给予致命的打击，这迫使卡山得请求托勒密和塞琉古给予直接援助。最终在公元前 302 年，联军开始协力抗击安提柯；而在此之前，他们所有的努力都基本上功亏一篑。

战 况

公元前 302 年，色雷斯的利西马科斯在得到卡山得的增援后，入侵了小亚细亚，并开始占领忠于安提柯的城市。安提柯派人去召德米特里，而德米特里在希腊，正死揪着卡山得。德米特里没有彻底消灭他，而是响应他父亲的召唤，签订了停战协定，驶往爱奥尼亚。卡山得马上向利西马科斯派去了更多的军队。德米特里在爱奥尼亚沿海地区继续作战，重建了他父亲的权力。正在建设一个新都城 (Antigoneia, 在叙利亚奥龙特斯河上) 的安提柯，催促他自己的军队去迎接这个挑战。当德米特里沿海岸线向拜占廷行进时，安提柯已把利西马科斯逼困在多里莱乌姆城 (Dorylaeum)。

利西马科斯在非常坚固的防御阵地中，安提柯则被采取用围攻来攻取；几个星期后，利西马科斯成功地脱身，在该城以北几英里处建起了另一个坚固的阵地。秋季将要过去时，他又一次撤回小亚细亚北部的冬营中。安提柯也回到多里莱乌姆过冬，而德米特里则撤向西北驻扎在海勒斯庞特附近。冬季到来时，塞琉古也从巴比伦到了，驻扎在安卡拉以东。托勒密开始从埃及向北挺进，但他因为听信一个假消息——安提柯已获大胜——又返回了埃及。

公元前 302 年春，德米特里到达多里莱乌姆与他父亲会师，兵力合在了一起，而利西马科斯与塞琉古也在安卡拉附近一个地方会合。在那里，多里莱乌姆和辛那达（Synnada）之间、与古波斯皇家大道相交的南北道路蜿蜒在伊普苏斯（Ipsus，现在的西普辛）附近的一片平原上。安提柯可以投入 70000 名步兵，10000 名马其顿重甲骑兵和约 75 头大象。对方有 64000 名步兵和约 15000 名骑兵——更轻型的波斯式骑兵，更多地使用弓箭进行骚扰，而不是密集队形的冲锋。塞琉古以承诺不入侵印度为条件而从印度国王昌德拉古普塔那里得到 500 头大象；到这次战争时，他还有大象约 400 头。



现在没有伊普苏斯战役的当时记载。薄鲁塔克（Plutarch）的《名人传记》（*Lives*）中有一章谈到德米特里，这是主要的史料来源。军队似乎是这样部署的：双方都将步兵编成方阵部署在各自战线的中央。安提柯让德米特里指挥一翼的重甲骑兵，轻骑兵守护另一翼。德米特里的对面是塞琉西（Seleucid）的骑兵主力，另一翼是一小队。安提柯在他的军队前面用大象组成一道屏障，而利西马科斯用大约 100 头大象也在他的军队前组成一道屏障。塞琉古把其余的 300 头大象部署在军队后部的某个地方。显然，安提柯的计划是让德米特里和重甲骑兵冲破敌方塞琉西的骑兵，而后插向步兵的后部。这样，他的先头步兵就可以与德米特里进行两面夹击。

战争的开局对安提柯十分有利。德米特里的进攻确实迫使联军骑兵退出了战场。一直在争论的是，骑兵退出是真还是假；但无论是真是假，都达到了联军的目的。德米特里立刻追击，把撤退的骑兵追到完全远离了战场，而自己也脱离了战斗。这时，塞琉古把他的后备大象在步兵后方组成一道屏障，这样，如果德米特里返回，他也无法参战。

那支较小轻骑兵部队随后向安提柯的重甲步兵的翼部和后部发起了进攻，雨点般的弓箭射向敌群。显然在两道大象屏障之间有一场激战，利西马科斯似乎占了上风。弓箭射击，加上利西马科斯的步兵推进，使安提柯军队崩溃了。许多人立即投降，而大部分人逃走了。安提柯确信他儿子会回来，当军队溃散时，他仍坚守着阵地。那时他已 81 岁，战前已决心不胜即死。他战死了，因为德米特里没有回来。而德米特里在得知战争结果后，带着 4000 名骑兵和 5000 名幸存下来的步兵撤回了以弗所（Ephesus）。

战 果

“伊普苏斯战争是历史的转折点。对安提柯和德米特里来说，一场决定性胜利本可以使安提柯如愿地恢复对波斯北方省份的控制，而卡山得——伊普苏斯战争参战军队的主力——不会有足够的力量挡住对马其顿的再次进攻。只有托勒密应当是安提柯敌人中的强者，安提柯可慢慢地对付他。”情况的确是如此，但这样一种局面应取决于安提柯的健在，而他已 81 岁，余日无多了。德米特里本可以是他的继承人，而据记载，他没有继承他父亲所必需的坚定性。尽管如此，凭借在小亚细亚、黎凡特和波斯的土地和财富，卡山得和托勒密都无法真正与安提柯或德米特里抗衡。这样看来，亚历山大帝国复兴仍有很大的可能性。可是，伊普苏斯战争的结

果却是，公元前 305 年宣布称王的几个君主实现了托勒密想要的，实际上这个帝国已经瓦解。

安提柯输掉了他的最后一战，未能实现他的梦想，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个失败者。实际上，他在控制小亚细亚和黎凡特时建立了一种官僚制度，这种制度在他死后存在了几个世纪。如果他获胜，他不会像亚历山大那样把他的帝国的中心设在波斯，而是设在叙利亚。那个中心位置比起在东方的一个政府更能控制事态。安提柯还开始了一场殖民运动，使西亚的许多重要城市得以建立。通过称王（尽管出身卑微），他建立了持续几个世纪的君主制理论。他被希腊人奉为神明，在他之前只有亚历山大有过这个地位。“国王的神权”概念因此有了基础，影响了后来两千年的君主们。

当罗马的势力在不久以后开始长期崛起时，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强国本来会对罗马的扩张造成严重威胁。但塞琉古在波斯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帝国是短命的，很快落入安息人手中。他在公元前 283 年战胜利西马科斯后未能在马其顿建立自己的帝国，因为他在公元前 280 年被托勒密之子托勒密·克劳诺斯刺杀了。这样，地中海东部和波斯分裂成两个互相竞争的君主国，它们在罗马势力面前不可能站住脚。

赵宇烽 译

梅陶鲁斯河战役

公元前 207 年

参战方

罗马：50000 人

指挥官：盖约·克劳狄乌斯·尼禄

迦太基：50000 人

指挥官：哈斯德鲁巴·巴卡

重要性

迦太基人的失败终止了增援汉尼拔的企图，

注定了他们在意大利的努力的失败，由此
罗马人得以建立起对西班牙的统治。

历史背景

迦太基位于现在的突尼斯附近，开始是腓尼基的一个殖民地。当腓尼基的提尔城（Tyre）和西顿城（Sidon）因受侵略而衰落时，许多有钱人移居到了迦太基。迦太基很快就成了北非的主要城市，控制着地中海西部地区的贸易和谷物生产。迦太基的富商阶层投入战场的雇佣军主要招募自西班牙。他们用雇佣军征服了当地的部落，施行贸易垄断。与希腊殖民地马赛的经济竞争导致了对这座城市及其航运的骚扰，而马赛与罗马的关系导致了战争。

罗马和迦太基保持相当和睦的关系已几十年；一些条约承认双方的势力范围。公元前 265 年，罗马军队最终为罗马征服了整个意大利。由于罗马还在逐渐扩张到高卢（法国），因此迦太基的侵略行为使罗马感到焦虑。然而，并不是马赛，而是西西里，为这两个地区势力之间爆发战争提供了火花。

一群自称为“火星之子”（Sons of Mars）的意大利冒险者开始占领西西里的城镇。当锡拉库萨的希罗王（King Hiero）去攻打他们时，他们向罗马和迦太基求援，两国同时响应，可能都希望能获得对这个岛屿的统治权。迦太基人先为“火星之子”们提供了援助，但由于害怕他们接近，罗马与希罗结成了一个对抗他们的联盟，于是开始了第一次布匿战争。这场战争从公元前 264 年持续到公元前 241 年，双方都打得筋疲力尽。在战争过程中，罗马开始组建一支舰队，这是他们所建的第一支海军。双方实际上谁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但罗马海军公元前 241 年在 Aegates 岛获胜后，他们已能主宰提出和平条款。迦太基被迫放弃了对西西里的任何要求，而罗马则声称，除了西西里岛西端的锡拉库萨，该岛其他地区均归其所有。迦太基还被迫支付了大笔赔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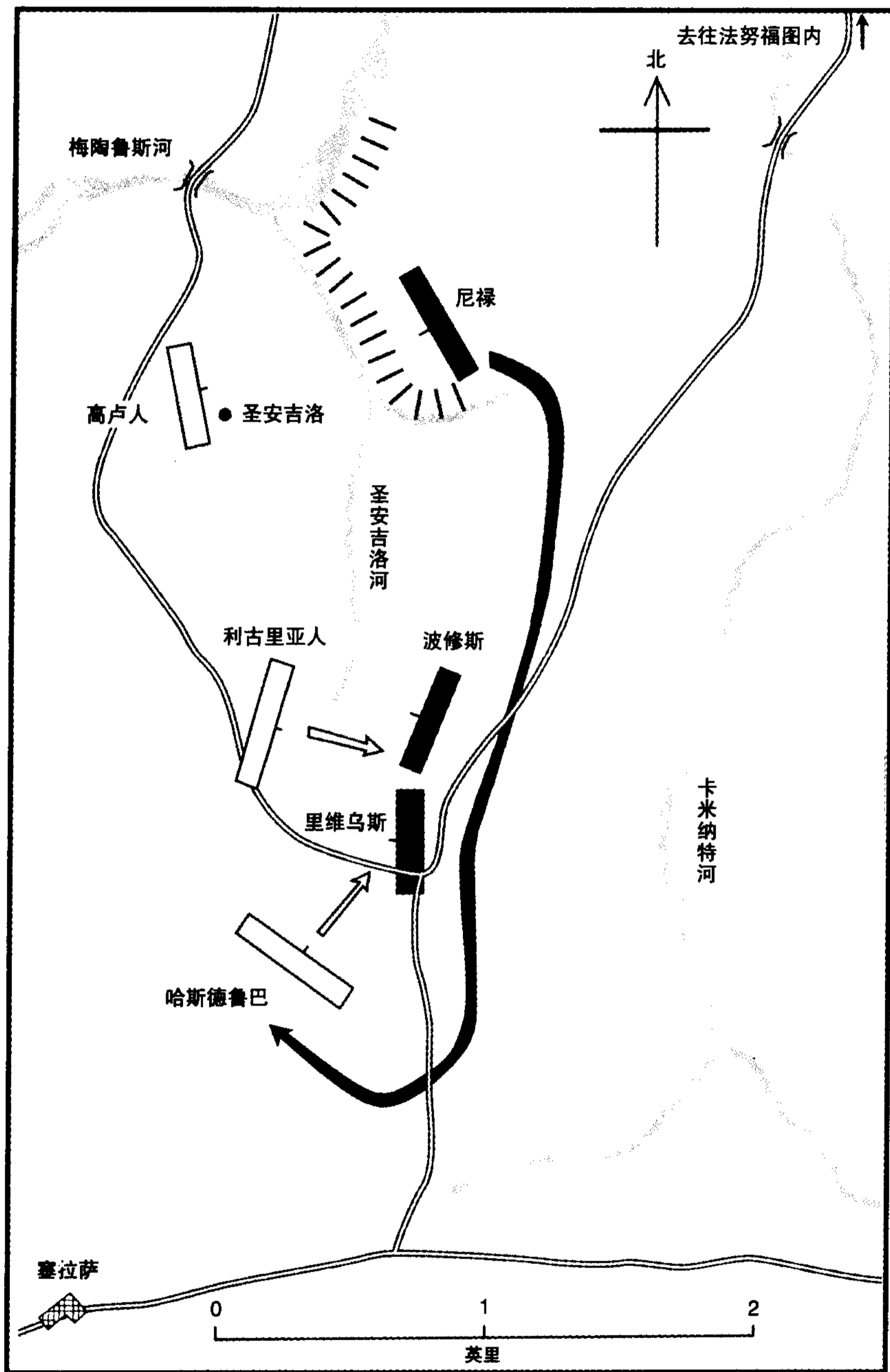
其后 20 年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公元前 238 年，罗马占领了撒丁岛，此前，占领这个岛的迦太基雇佣军反叛了他们的主人。从公元前 225 ~ 前 222 年，罗马人尽全力击退了高卢的入侵，尔后与亚德里亚海东岸的伊利里亚开战，公元前 219 年打败了他们，并确立了罗马的优势地位。同年，战争的阴云再次笼罩迦太基。终结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条约也把西班牙

牙划入罗马的势力范围，罗马控制了埃布罗河以北的地区，迦太基控制了其以南的地区，冲突点是位于地中海边埃布罗正南的萨贡图姆镇（Saguntum），那里的政府倾向罗马。当迦太基的汉尼拔包围这个镇时，萨贡图姆镇有影响的老年人请求罗马援助。长期以来一直争论的是求援是否是汉尼拔一方有意挑起与罗马战争的安排，但毕竟产生了结果。当公元前219年汉尼拔拒绝解除包围时，罗马向其宣战。8个月后汉尼拔占领该城，接着开始实施入侵意大利的计划。公元前218年春，他带领90000人穿过比利牛斯山、高卢南部、阿尔卑斯山，10月到达意大利北部。这时，他只剩下20000名步兵、6000名骑兵和原有的80头大象中的几头。这次入侵使罗马政府感到意外，他们不得不取消他们的行动去对付汉尼拔。但他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此后17年，汉尼拔轻松地荡涤了意大利半岛，实际上他打败了罗马的任何一支与其抗衡的力量。然而，连续不断的战争使汉尼拔不得不征召当地的士兵，他们的品质和忠诚都不可靠。由于需要增援，他请求他的兄弟哈斯德鲁巴·巴卡（Hasdrubal Barca）前来援助。

战 况

当汉尼拔在意大利作战时（然而从未能攻占罗马），罗马人派兵前往西班牙，希望能切断汉尼拔返回迦太基的交通线。罗马人控制了海上通道，但迦太基人能够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经西班牙运送人员和物资。虽然罗马人在西班牙的地位已经改变，但由于任命普布柳斯·科内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来指挥，又有了希望。他的前任们使罗马失去了埃布罗河以北的领土，而他重新夺回了这些领土，并到了该河以南，想与哈斯德鲁巴的军队作战。公元前208年在现在的科尔多瓦附近打了一场不分胜负的战争之后，哈斯德鲁巴对他兄弟的支援请求作出了回应，同时也认识到派兵去意大利可能意味着把西班牙让给西庇阿。哈斯德鲁巴进驻高卢南部，在那里过冬，招募士兵。公元前207年春，他带领50000人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其中约有一半是高卢人。他先着手包围了普拉森舍，但随后放弃了包围，向南去了亚得里亚海边的法努福图内（Fanum Fortunae，法诺）。在那里，他遇到了M·里维乌斯·萨利纳托（M. Livius Salinator）率领的罗马军队。

汉尼拔知道他的兄弟正在去法努福图内的途中，但忽视了其进展或处境，仍留在意大利南部的冬营中。当他得知围攻普拉森舍时，他开始向北



移动，但需要时日，因为他知道围攻会是漫长的。他在卡努修（Canusium，卡诺萨）扎营等待消息。他的行动受到盖约·克劳狄乌斯·尼禄（Caius Claudius Nero）率领的罗马军队的暗中监视；这支罗马军队一直在那两支迦太基军队之间。尼禄很幸运，他的士兵抓住了两个哈斯德鲁巴的信使，从他们那里得知哈斯德鲁巴打算南进，在翁布里亚省与他兄弟会合。尼禄判断不会再有其他信使，决定留下一支掩护部队监视汉尼拔，自己带领6000名精锐步兵和1000名骑兵去与里维乌斯会合。他通知沿线的农民给他的人准备好食物，轻装前进，7天后到达法努福图内，并在黑夜秘密进入里维乌斯的营地。

尼禄劝说里维乌斯和他的军官们在哈斯德鲁巴得知他到来之前尽快开战，但哈斯德鲁巴已经料到这种情况，不准备打。他在夜幕的掩护下打算撤向维亚·弗拉米尼亚，但他的向导逃跑了，使他延误了时间。尼禄很快跟了上来，并在梅陶鲁斯河（Metaurus）附近（可能在现在的圣安吉洛峡谷一带）追上了哈斯德鲁巴。

哈斯德鲁巴匆忙把军队部署为三部分：高卢人在左（北）翼，一条峡谷后面；利古里亚军（Ligurian）在中路，前面是大象；西班牙军队在右翼，由他指挥。罗马人的阵形与之呈镜像对称：尼禄指挥一支军队在右翼，对着那条峡谷对面的高卢人；执政官波修斯居中；执政官里维乌斯在左翼。两军都不是并排相靠的三部分。当被里维乌斯描绘成“天生的勇士”的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利古里亚人接近波修斯时，西班牙人先发动了进攻。由于那条深峡谷把双方隔开了，尼禄无法过去牢牢咬住高卢人。他很快意识到对方也不能过来牢牢咬住自己，于是，他留下一支小部队监视他们，自己放弃了阵地，率兵向南到战场后面，再向右绕到西班牙人的背后。尽管哈斯德鲁巴是个卓越的领导人，但军队在两面夹击下屈服了。这位迦太基指挥官故意纵马直奔罗马军，以求战死，他做到了。最初引起罗马中路部队大乱的那些大象这时已变得无法控制，不得被它们的主人杀死。迦太基的战争努力失败了。

战 果

迦太基人大约死了10000人，而罗马人大约死了2000人。尼禄并未停下来享受他的胜利，而是又一次向南急行军。仅仅6天之后，他就回到了他的那支正包围汉尼拔的军队中。胜利的消息使罗马一片欢腾，因为这是

罗马人在意大利与迦太基人作战获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本文插图画的是当一个罗马骑兵接近汉尼拔的营地，把一个沉甸甸的包裹抛进他的队伍时，汉尼拔已知道了战争结果的情景。包裹交给了汉尼拔，他打开后看到里边是哈斯德鲁巴的人头。不管汉尼拔是怎样知道这件事的，他都撤向了意大利最南端的布鲁提乌港（Bruttium），在那里，他可以接到迦太基船只运送给他的物资。

汉尼拔在意大利为所欲为了 11 年，打败了罗马人所能派去攻击他的每一支军队。不过，连年的战争和无法在当地招募到高素质的士兵，意味着如果他要占领罗马，左右和平条款，就必须得到援军。哈斯德鲁巴在梅陶鲁斯河附近的失败意味着这个结果不可能实现。汉尼拔在意大利又待了 6 年，但他的军队日益衰败，他的命令得不到执行。罗马人这几年接受 Q·费比乌·昆克塔脱（Q. Fabius Cunctator）的建议，实施了一种消耗战略，采用了所谓的拖延战术。然而，在梅陶鲁斯胜利后，士气的增强意味着罗马不仅可以继续为其军队征兵，而且那些汉尼拔曾极力想说服它们背弃罗马的意大利城镇和部落也会感到振奋并仍然忠于罗马。如果哈斯德鲁巴与他的兄弟会合，他们很可能占领罗马，改变地中海盆地的命运。



汉尼拔看到他的兄弟哈斯德鲁巴的人头。
18 世纪绘制（Corbis/Francis G. Mayer）

由于迦太基的大部分军队经高卢进入了意大利，哈斯德鲁巴把西班牙留给了罗马的成功将军西庇阿，而西庇阿接着击败了所有派来与他作战的迦太基将军。在公元前 206 年的伊利帕（Ilipa）战役中，西庇阿仅用 48000 名罗马人就击败 70000 名迦太基人。这次战役把迦太基人从其长期统治的伊比利亚赶走了，而使罗马人在那里又统治了 600 年。直到公元 5 世纪初西哥特人到来，罗马才放弃了西班牙。罗马的统治使西班牙的生产力和财富大为增加，远超过迦太基统治时，而且，采用罗马的管理方法成了西班牙政府的基础。由于西班牙受

由于迦太基的大部分军队经高卢进入了意大利，哈斯德鲁巴把西班牙留给了罗马的成功将军西庇阿，而西庇阿接着击败了所有派来与他作战的迦太基将军。在公元前 206 年的伊利帕（Ilipa）战役中，西庇阿仅用 48000 名罗马人就击败 70000 名迦太基人。这次战役把迦太基人从其长期统治的伊比利亚赶走了，而使罗马人在那里又统治了 600 年。直到公元 5 世纪初西哥特人到来，罗马才放弃了西班牙。罗马的统治使西班牙的生产力和财富大为增加，远超过迦太基统治时，而且，采用罗马的管理方法成了西班牙政府的基础。由于西班牙受

到罗马的统治，罗马人利用了迦太基几个世纪一直在为其雇佣军招募的兵源，又因为迦太基人自己很少打仗，他们的战争能力受到了严重损害。罗马在公元前 207 年向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赵宇烽 译

垓下战役

公元前 203 年

参战方

汉：300000 人

指挥官：刘邦，即著名的汉高帝

楚：100000 人

指挥官：项羽

重要性

刘邦的胜利铲除了他夺取中国权力的最后一个对手，建立了汉朝。

历史背景

周朝建于公元前 11 世纪，在公元前 771 年失去国都之后，已严重衰败。东迁到中国中部的洛阳，这个王朝得到重建，又兴盛了一个时期，但到公元前 4 世纪，一些诸侯开始宣布他们的地区独立。于是，出现了 8 个诸侯国*。尽管周朝还正式存在，但每一个诸侯都努力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8 个诸侯国在后来所称的战国时代互相征战了 150 多年（公元前 401 ~ 前 256 年）。公元前 256 年，一个新的统治者登上了最西部诸侯国秦国的王

* 原文如此——编注

位。作为统治者，他的称号是秦始皇帝。公元前 230 ~ 前 221 年，秦始皇征服了另外 7 个诸侯国统一了中国*。他在位时间较短，公元前 210 年死后没有留下强有力的继承人，因此很快便在这个新帝国内爆发了战乱。

为了取代这个没落的王朝，有两个人开始竞争。一个是项羽，他是职业军人，是一个高大而没什么文化的人，但却是一个杰出的军事领袖。他是楚国人，楚国在现在中国的中部偏东地区，曾是战国时期最大的国家。他的主要对手是刘邦，刘邦出身平民，但在秦始皇统治时曾任一个小官。

项羽在率领楚军攻击濒亡的秦王朝时建立了自己的声誉。这种声誉使他赢得了其他反叛地区的支持，愿意追随他。他和他的叔叔在公元前 209 年开始在楚地发动起义，不久，他率领一支不断壮大的军队向西北都城咸阳进发。正在现在的湖北省北部聚集军队的刘邦在公元前 208 年 4 月来与项羽会合。他们一起拥立了一个新楚王作为秦王的对手，后来又去解救了秦对巨鹿的包围；项羽在那里取得了重大胜利，使他一跃成为各省反秦领袖。

当项羽在巨鹿作战时，楚王派刘邦去攻打秦的首都咸阳周边的地区。刘邦在那里获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公元前 206 年 10 月结束了在蓝田的一场战役。那场战役后，秦最后一任皇帝落入他手中，刘邦占领了秦的首都。有记载说，刘邦是一位明智而大度的胜利者，他开始改革使大多数秦国百姓遭受痛苦的苛法。咸阳的一切都很平静，直到两个月后项羽来到咸阳。项羽一到咸阳，就下令处死秦王，并在他和他的官员抢劫了国库后，让他的士兵洗劫了这座城市。他的这些行为造成了与刘邦的不和，而刘邦在这段时期处于被动。

项羽开始重组中国，不是按照秦的中央集权路线，而是颁布法令成立 19 个小诸侯国，这些诸侯国要在他领导的联邦内活动。他还杀掉了不久前刚让他推上王位的楚王。刘邦被封赏了从原秦国范围分出的 3 个诸侯国中的一个，它位于该范围南部，是最偏远的地区。这可能是因为项羽希望使一个潜在的强有力的对手远离自己。刘邦的那块土地曾是汉诸侯国的地区，于是刘邦便自称汉王。封赏这样一块贫瘠土地以回报他的贡献以及项羽的谋士建议杀掉刘邦的传言，促使这位新汉王起来挑战他的前同盟者。

战 况

公元前 206 年 5 月，刘邦从征服西部其他原属于老秦国的诸侯国开始

* 此处原文有误，应为 6 个诸侯国——编注

采取军事行动。当他向洛阳进军时，得知项羽谋杀了楚王。这促使刘邦号召各地起来帮助他惩办弑君者。然而，对项羽的都城彭城的一次快速进攻是一场灾难，刘邦发现自己已被敌军打败。只是一场及时的暴风才掩护他和仅剩的几十名骑兵逃跑。事态对刘邦不利；不仅各地的诸侯开始归顺项羽，而且项羽还抓了刘邦的家人，包括他的父亲。在整体形势中，对刘邦唯一有利的是将领们的忠诚，他们继续为刘邦召集人马，占领远离主战场的一些地区。

刘邦的运气没有好转。在黄河边信阳的一场战斗中，他又一次发现自己被包围，只和几个人一起逃脱。项羽未能利用这次机会，因为刘邦的部下大将韩信正在攻占东部地区。这一次，敌军在广武的黄河两岸扎营数月。项羽威胁要处死刘邦的父亲，但毫无作用。此计不成，项羽要求与他的对手单独一战，一决高下，但刘邦知道自己的本领不如项羽，而且项羽箭法出众。刘邦过了黄河撤到附近的成皋城，项羽又一次包围了他。

刘邦的部下非常成功地攻占了项羽曾占领的地区，骚扰项羽的补给线，以至项羽这时不得不分兵去收复失地。项羽一走，刘邦的军队就与剩余的围兵厮杀起来，并击败了他们。项羽得知这个消息，马上回兵，但刘邦拒绝交战，撤进山中。项羽这时（公元前203年）向刘邦提议：他们两人分占中国，刘邦为西部之主，项羽为东部之主。刘邦同意了，并接回了他被作为人质的亲属。这个协议是短命的。刘邦的部下劝告他，局势已变，许多诸侯现在都支持他。再加上楚军因连续行军、缺少补给而疲惫不堪，最后刘邦同意回师东部做最后决战。

两军在现在安徽省的垓下对峙。刘邦的一些部下第一次对打这一仗犹豫不决，刘邦向他们保证战后给他们封地，他们才进兵。在垓下，项羽修建了一座带围墙的营寨，刘邦的军队于公元前202年12月包围了这个营寨。唯一大致同时代的记载说，刘邦指挥300000人，项羽率军100000人。战斗始于韩信进攻楚军中路，但未能突破。他撤了下来，接着孔将军和费将军从两侧发起进攻。当楚军开始动摇时，韩信重新从中路发动攻击，敌军撤回了大营。

项羽和妻子对饮痛哭了一夜后，带领800名骑兵于拂晓冲出被围的大营。清晨刘邦得知此事后，派5000名骑兵追赶。项羽渡过淮河只剩下100名骑兵相随。他迷了路，停下来向一农夫问路，却被骗入一片沼泽，汉骑兵把他逼上了绝路。项羽被围，但仍毫不畏惧。他对手下人说，天要灭他，他在战斗中所做的一切，都不应当是这种结果。为了证明他的价值，他告诉手下人：“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之，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他发誓要杀死一员敌将，把剩余的人分成四队，每队都从他们被围的山顶分头向下冲，然后再在东侧会合。他的突袭冲散了汉骑兵，他真的杀死了一员敌将，然后重新集合了他的人马。这次他们分为三队，追击的汉骑兵不知项羽在哪一队，所以他们也分成三队，又重新包围了项羽。项羽又一次突袭，杀死一个都尉，据说还杀了 50 ~ 100 人。再次会合时，他发现他只损失两人。这场且战且跑的战斗向南打到了扬子江边*。那里一个船夫愿帮他逃走，但项羽不想违背上天的旨意。他把随他征战五年的战马给了这个船夫，然后带领他的人转身迎战汉军。经过激战和多处受伤后，项羽被包围。他知道他的头可以换取赏金，便拔剑自刎。

战 果

项羽死后，除了鹿城，楚国占有的所有地区都投降了。刘邦倾其全军攻打拒不屈服的鹿城。刘邦被他们的勇气所感动，便提着项羽的人头骑马来到城墙下。看到项羽的人头，守军才投降，并受到了礼遇。刘邦厚葬了项羽的无头尸体，并拒绝处死他的家人。

战后，刘邦的部下都请他接受皇帝的称号。他同意称帝，并开始建立汉朝，登上皇位，称为高帝。他被认为是一个明君，一直统治到公元前 195 年。又经过几年的斗争，他继承了秦始皇所建立的统一帝国，他和他的继承者又巩固并扩张了这个帝国。

尽管高帝最初是反对文人的，但经过一段时间才认识到有知识的人的好处，便废除了秦始皇实行的禁书令。高帝接受了孔子的学说；他在孔子思想中看到了进行完善统治的方法。孔子教导说，一个好的领导者应当激励他的人民。因此孔派学者入仕途管理朝政应当是安邦兴国的途径。这种管理中国的官僚政体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延续了许多朝代，直到 20 世纪初。高帝试图保留秦始皇的管理体制，继续把国家划分成郡，由任命的朝廷官员管理。然而，他必须遵守诺言，给他的将领赏赐。过一段时间，在他们成为比领主更有权力的地方长官之前，又把他们调走。

汉朝皇帝中最成功的是武帝（公元前 147 ~ 前 81 年），他向西大大地扩充了汉朝疆土。他成功地击败了匈奴，把他们赶过了亚洲的荒原，直到几百年后他们作为匈奴人到达西欧。汉朝还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恢复和扩大了与西方的贸易。为保护这条贸易之路，汉朝不仅组织了军事探险队，

* 此处原文有误，应为乌江边——译注

据说它的使者还远赴波斯（现在的伊朗），当时罗马帝国时常在那里打仗。刘邦在垓下胜利之后所建立的王朝使秦始皇创立的这个帝国的早期阶段得到了巩固，把一个统一的民族传给了以后的朝代。

赵宇烽 译

札马战役

公元前 202 年

参战方

罗马：34000 名步兵，9000 名骑兵

指挥官：普布柳斯·科内利乌斯·西庇阿

迦太基：45000 名步兵，3000 名骑兵

指挥官：汉尼拔·巴卡

重要性

罗马的胜利结束了第二次布匿战争，使罗马成为地中海西部的统治力量，同时严重削弱了迦太基。

历史背景

公元前 218 年，第二次布匿战争正在进行。公元前 219 年，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指挥官汉尼拔·巴卡（Hannibal Barca）围攻萨贡图姆城（Saguntum），从而向罗马势力发起了挑战。根据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时缔结的条约，承认迦太基人对该城拥有宗主权，但萨贡图姆有一个亲罗马政府，这导致了罗马的宣战。汉尼拔的回答是占领该城，然后计划派一支精锐部队穿过南部高卢（法国）的比利牛斯山，再穿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北部。

汉尼拔到达波河（the Po River）流域迫使罗马政府取消了原来让军队在西班牙登陆的计划。执政官普布柳斯·科内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乘船驶往马西利亚（马赛），但未能及时追上汉尼拔，遂沿海岸进入意大利，去与入侵者交战。同时，他的兄弟格奈乌斯·科内利乌斯·西庇阿驶往西班牙，在埃布罗河以北名义上的罗马领土登陆，打败汉尼拔的一个兄弟汉农，得到了这个地区。普布柳斯·西庇阿无缘在意大利与汉尼拔一战，后来被调往西班牙去援助他的兄弟。他们在西班牙中部作战，但在公元前 211 年都被汉尼拔的另一个兄弟哈斯德鲁巴击败阵亡。罗马元老院极想得到一位能取得胜利的将军，公元前 210 年任命普布柳斯·科内利乌斯·西庇阿去西班牙指挥作战。西庇阿是前一年被杀的普布柳斯的儿子。虽然他只有 25 岁，但他立刻赢得了尊敬，走上了从不知有失败的军事生涯。

公元前 209 年，西庇阿在埃布罗河北部开始采取军事行动，再一次为西班牙得到了埃布罗河与比利牛斯山之间的领地。然后在一次近乎鲁莽的大胆行动中，他带领 27000 多人乘船沿西班牙东海岸南下，攻占了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的首府新迦太基（卡塔赫纳）。这使他直接威胁到迦太基在西班牙军队的交通线，哈斯德鲁巴前去迎战。公元前 208 年，两军在贝库拉（Baecula）打了一仗，不分胜负；哈斯德鲁巴沿着 10 年前他兄弟走过的那条路向北撤，进入了意大利。西庇阿没有追击，而是去找迦太基留在西班牙由马戈和哈斯德鲁巴·吉斯科率领的部队。公元前 206 年，西庇阿在伊利帕（Ilipa）的战斗中以 48000 人打垮了敌方的 70000 人。

西庇阿此时是西班牙的统治者，而随着哈斯德鲁巴·巴卡在梅陶鲁斯河战败，汉尼拔在意大利已陷于孤立。西庇阿打算以西班牙为基地入侵北非，遂秘密来到努米底亚（Numidia，突尼斯）与两位主要领导人西法克斯（Syphax）和马西尼萨（Massinissa）商议。西庇阿与马西尼萨结盟，而西法克斯站到了迦太基一边。西庇阿应元老院之邀返回罗马，接受他因获胜而得到的荣誉并退休，但他一心想打迦太基。年岁较大的议员和军事将领嫉妒他的年轻和成就，答应让他去管理西西里岛。罗马自从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以来一直控制着这个岛上除锡拉库萨王国外的大部分地区。当锡拉库萨在公元前 213 年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与迦太基结盟时，罗马将军马塞勒斯在最后攻克锡拉库萨城之前已包围了它两年。让西庇阿去西西里，与其说是奖赏，不如说是流放，因为占领这个岛的部队是败于汉尼拔之手的罗马老兵。西庇阿是刚毅的，他开始重新训练这支败军，同时招募新兵，公元前 204 年，他不顾元老院的意见准备好起航前往非洲。

战 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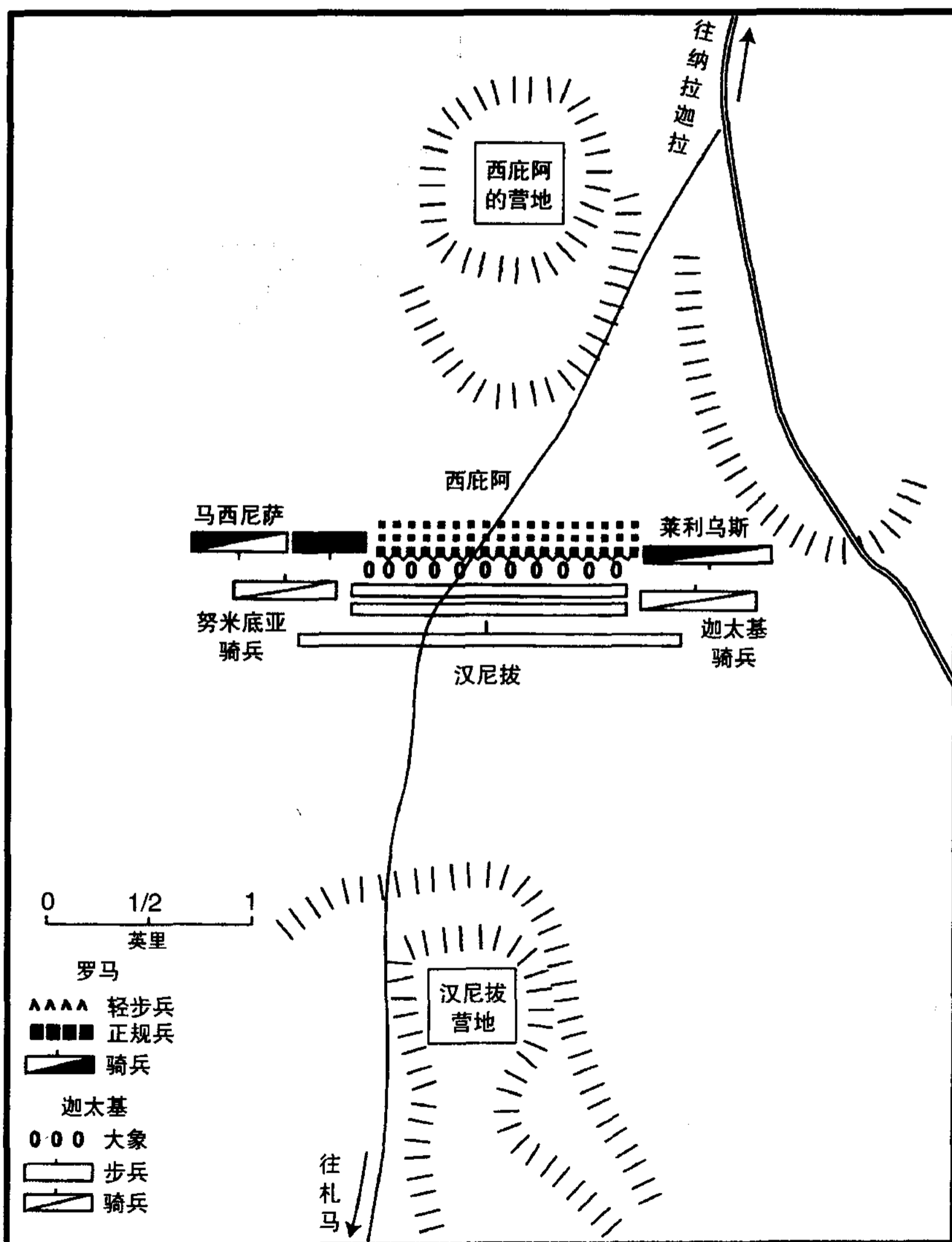
因为罗马掌握着制海权，公元前204年西庇阿轻易就把30000人的部队运过地中海到达北非，包围乌蒂卡城（位于现在的突尼斯）。然而在哈斯德鲁巴·吉斯科和努米底亚人领袖西法克斯率领的一支迦太基人的部队迫近时，他不得不放弃围攻。西庇阿在海岸附近建立了一个防御营地，但这个营地似乎太孤立，不能长期坚守。汉尼拔向西庇阿提出和平条件，而这位罗马人也似乎要急于就这些和平条件进行谈判。事实上，他在骗敌人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在他与敌方谈判时，他也在计划突袭敌营。在夜幕中，西庇阿向哈斯德鲁巴的军营发起了进攻，与此同时，他的努米底亚盟友马西尼萨也攻击了西法克斯的军营。结果对迦太基人是毁灭性的。迦太基人的营地被点着了火，据说有40000人葬身火海或逃跑，另有5000人被俘。迦太基的指挥官也逃跑了，实际上丢下了全军。接着西庇阿又着手围攻乌蒂卡。

迦太基政府对这种事态的发展极为震惊，命令在意大利征战了16年的汉尼拔回国。西庇阿的第一个目标实现了：在本土以外作战。汉尼拔奉命带领15000~20000人于公元前203年6月23日乘船回国。由于有了最出色的指挥官，迦太基人勇气倍增，拒绝了西庇阿提出的相当慷慨的和平条件。这种答复激怒了西庇阿，他沿着海岸前往迦太基，沿路烧毁每个村庄。这时，迦太基的统治者要求汉尼拔采取行动。但汉尼拔不想打仗，因为他的士兵不是在意大利长期作战时已搞得很疲惫的老兵，就是缺乏训练或没战斗力的新兵。另外，当得知西庇阿的部队在骑兵人数上远远胜过他时，汉尼拔离开了迦太基，与西庇阿联系进行谈判。两人在迦太基西南约五英里的札马（Zama）会面，汉尼拔答应给罗马非洲以外的任何条件，但西庇阿拒绝了；毕竟他有理由表示怀疑，怎么能相信迦太基人的许诺呢？

汉尼拔回到军营准备战斗。他把军队部署成三条平行的战线：前面是高卢人，既有来自法国南部的，也有来自意大利北部利吉里亚的；第二线是最弱的部队，都是新招募的迦太基人和一些小部落的人；后面是他最信任的老兵。迦太基骑兵部署在右翼，西法克斯率领的努米底亚骑兵在左翼。最前方是象群。汉尼拔共有大约45000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

西庇阿也把他的34000名步兵摆成三条战线，但不是罗马人常用的阵形。罗马军队是以中队或连为单位组织的，每个中队人数在120~180人之

间。他们通常排成棋盘状，但西庇阿这天则把他们排成纵队形式。前面部署的是最年轻的老兵（hastati），其后是富有战斗经验的大约 30 岁的老兵（principes）；后线是最老、最可靠的老兵（triarii）。在两线各纵队之间，是装备成轻步兵一样的最年轻的士兵（velites）。西庇阿所排成的纵队可以使作战的大象通过。像汉尼拔一样，他也将他的大约 9000 名骑兵部署在军队的侧翼：马西尼萨率领的努米底亚骑兵在右翼，对着汉尼拔的努米底亚骑兵，而莱利乌斯指挥的罗马骑兵在左翼。



战斗开始，汉尼拔首先派出大象。不过，左翼的大象听到罗马人的号声就惊了，转回冲入了努米底亚骑兵，使战马也受惊，顿时大乱。马西尼萨看到这种情况没有犹豫，立刻让他的骑兵投入战斗，把努米底亚骑兵逐出了战场。莱利乌斯迅速跟了上来，冲向缺乏训练的迦太基骑兵；迦太基骑兵也溃散了，而罗马骑兵则对他们紧追不舍。

双方的步兵在这场混乱中很快平静下来，而后开始互攻。汉尼拔有人数的优势，本应在战斗中获胜，但战斗很快变成了一对一的厮杀，而他的第一线在孤军奋战，因为第二线士兵由于某些原因拒绝上前支援。迦太基人认为自己已被抛弃，转身向后逃跑，但第二线拒绝让他们通过。结果当罗马的最年轻的老兵扑向他们时，迦太基人自己打了起来。而当罗马的富有战斗经验的30岁左右的老兵前去支援他们的第一线时，迦太基人的一线和二线部队突然一下退向第三线，而第三线的部队也拒绝让他们通过。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迦太基人一方的巨大伤亡和难以置信的混乱。随着罗马最年老的老兵投入战斗，组织良好的罗马人已能对敌人发动一次协同的进攻。尽管迦太基人牢固的第三线打得很好，但此时他们在人数上已处于极度的劣势。

尽管如此，战斗的胜负似乎还不明了，因为汉尼拔的步兵与罗马人的战斗能力旗鼓相当。然而，致命的打击来自于后部。罗马骑兵与努米底亚骑兵放弃了他们各自的追击，都返回了战斗，攻击迦太基人的后军。这次攻击太厉害了，罗马人开始了屠杀。结果，罗马方面，死1500人，伤约4000人；迦太基方面，死20000人，被俘15000人。汉尼拔在少数侍从的掩护下逃跑了。

战 果

西庇阿决定不对迦太基进行围攻。迦太基是一个位置很好的大城市，位于一个防御坚固的半岛的尖端。西庇阿缺少围攻所需要的装备和必需的补给。此外，由于担心在完成围攻之前被召回罗马，他决定不让任何人因攻占该城而获取荣誉。他还认为提出慷慨条件是罗马的风格。他要求：（1）迦太基人要交出除10艘战舰外的所有一切，包括所有的大象；（2）没有罗马的批准迦太基不得与任何人交战；（3）承认马西尼萨为努米底亚的国王；（4）赔偿10000泰伦白银（约50万磅）。这是相当宽大的条件，因为罗马本可吞并所有迦太基的商船并用其进入它的市场。

尽管汉尼拔在札马战败，但他仍当选领导新的迦太基政府。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迦太基提前还清了赔款，并且从长期战争中强劲地重振起来。然而，这引起了罗马对他的嫉妒，公元前 196 年之后，他把他的余生全用于给各朝君主当军事顾问，最终死于自杀，而没有死在罗马人手中。汉尼拔在意大利的征战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军事史上的真正杰作之一，但他终究是他自己成功的牺牲者。另一方面，西庇阿因战胜汉尼拔，最终得了别名阿弗里卡纳斯（Africanus）。这两位将军的相遇是一个时代最佳军事头脑在战争中直接较量的极其罕见的机会之一。或许直到威林顿在滑铁卢面对拿破仑时才有了另一次这样的相遇。

两国之间的和平持续了 50 年，但当马西尼萨对迦太基提出过多的领土要求时，他发动了公元前 151 年的入侵。因为这次入侵是在未经大罗马帝国同意的情况下发动的，所以只有罗马政府参战。迦太基人立刻宣布愿意停战的意愿，但是不会放弃他们的首都。经过 3 年的围攻，迦太基最终在公元前 146 年落入罗马军队的手中。该城被夷为平地，而乌蒂卡成了幸存者的首府，并直接受罗马统治。罗马人对这个地区的控制保证了此后几个世纪对大罗马帝国的粮食补给。

罗马在札马的胜利使胜利者从一个地区性的强国突然升级为一个国际性的强国。罗马通过获得西班牙已扩大了它的领土，现在对西西里岛、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南侧的高卢）、科西嘉和撒丁岛的控制意味着，整个地中海西部已直接或间接在其控制之下。虽然罗马实际上已是一个帝国，但直到公元前 31 年恺撒·奥古斯都上台执政时它才被正式承认是一个帝国。公元前 168 年，随着罗马在彼得那战胜马其顿，这种政治和经济的优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札马的胜利实际上使整个地中海地区都在罗马的统治之下。罗马帝国所成就的一切始于札马。如果当时汉尼拔获胜，迦太基人或许会继续这场战争。虽然汉尼拔在意大利期间迦太基政府很少给他支援，但如果他带着胜利之师返回意大利，攻占罗马城不是不可能的。欧洲是否本来会有一个迦太基帝国虽然难以断定，但肯定可以确定西班牙会回到迦太基的控制之下。这样就可能为高卢搞出一个有趣的对手，而西部欧洲的未来可能遍布来自迦太基的腓尼基人的后裔，而不是来自罗马的拉丁人和希腊人的影响了。

赵伯炜 译

彼得那战役

公元前 168 年 6 月 22 日

参战方

罗马人：25000 名步兵

指挥官：卢西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

马其顿人：40000 名步兵，4000 名骑兵

指挥官：珀修斯国王

重要性

彼得那战役标志着亚历山大的帝国最后
毁灭，使罗马的权力扩展到近东。

历史背景

公元前 215 年，当迦太基的领导人汉尼拔与马其顿的腓力五世缔结同盟时，罗马首次染指希腊。这表明罗马人的注意力已从正对迦太基人进行的战争上做了重大的转向，有相当多的希腊城邦与罗马联合以阻止腓力侵占希腊半岛。十年战争没有打出结果，腓力依然致力于确立马其顿人对希腊的控制。公元前 200 年，腓力与位于叙利亚的塞琉西帝国的国王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III）结盟，塞琉西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的一个地区。当腓力再次向希腊采取入侵行动时，罗马对其宣战了。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的主要战役于公元前 197 年发生在库诺斯克法莱（Cynoscephalae）。罗马赢得了胜利，主要是因为它的部队的性质；这支部队是以步兵中队为基础的。虽然仗是以像希腊方阵一样的战术来打的，但步兵中队要灵活得多，而且由于罗马人的主要武器是短剑（gladius），一种短的双刃剑，使步兵中队能比依靠长矛（sarissa）的方阵容易调动得多，因为长矛只能在方阵的前面伸出。这意味着希腊人只能在一个方向上作战，如果他们受到来自于侧翼和背后的攻击，像罗马军队在这场战役中所

做的那样，就会陷入困境。在损失了 13000 人之后，腓力放弃了对希腊的图谋，罗马宣布希腊半岛独立，公元前 194 年罗马部队返回家乡。这样看来，罗马反击侵略是为了保持其边界地区的稳定，而不是为了扩大领土。

罗马不久与安条克发生了战争，公元前 190 年，在小亚细亚的马格内西亚战斗中打败了安条克。这一仗，罗马军队的指挥官是西庇阿，他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打败汉尼拔和迦太基。同样，这一仗罗马也没有为自己得到领土，战后又带领部队返回了家乡。这一次，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帮助了罗马人，但对于他提供的帮助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使他很烦恼。他死于公元前 179 年，他的儿子珀修斯（Perseus）继承马其顿的王位；珀修斯希望重温父亲征服希腊的旧梦。

这些战争使帕加马*成了大赢家，它的国王欧迈尼斯在罗马击败他的邻国之后，利用了这些国家。帕加马横跨达达尼尔海峡，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都开始取得领土。欧迈尼斯不断增强的势力使罗马和马其顿都感到了不安。珀修斯因试图进行暗杀，透出了他的卑劣本性；结果暗杀失败，帕加马和马其顿两国于公元前 172 年爆发战争。罗马的元老院认为珀修斯和马其顿是更大的威胁，所以罗马向马其顿宣战，并前去支援欧迈尼斯。罗马的努力白费了。罗马部队在亚德里亚海东岸的伊利里亚登陆，向马其顿行进。珀修斯公元前 171 ~ 前 170 年分别在 3 个战役中击败他们。如果他能够乘胜追击，他可以击垮东南欧的任何一支罗马军队，而且可把他的意志强加于希腊。但是，他错误地决定采取防守战略，显然他过于惧怕罗马人，或表明他天生胆怯。当罗马政府出现失误时，珀修斯又错失了一次增强自己地位的机会。他拥有大量的财富、补给和人力，但他没能明智地利用它们。他试图贿赂欧迈尼斯和罗马的盟友罗得岛，但当他们表示有兴趣时，他又拒绝满足对方的条件。他还与住在马其顿以北的高卢人做过谈判，高卢骑兵已证明几乎是所向无敌的，但他想廉价得到他们，因而没能如愿。

罗马政府终于感到事态严重。元老院认为派去攻打马其顿的前几任指挥官更关心的是自己发财，而不是打一场成功的战争，于是最后任命卢西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us）担任指挥。保卢斯派出一个调查团调查到底需要多少军队和补给品以及敌军的准确位置。公元前 168 年，他发动了战争。离开罗马之前，他对公众发表了讲话，说许多人似乎清楚地知道这场战争应当怎样打，还大声发表他们的意见。他请他们和他一起去作战，不然的话，就待在家中，闭上他们的嘴。

* 古希腊城市，现为土耳其伊兹密尔省贝尔加马镇——译注

战 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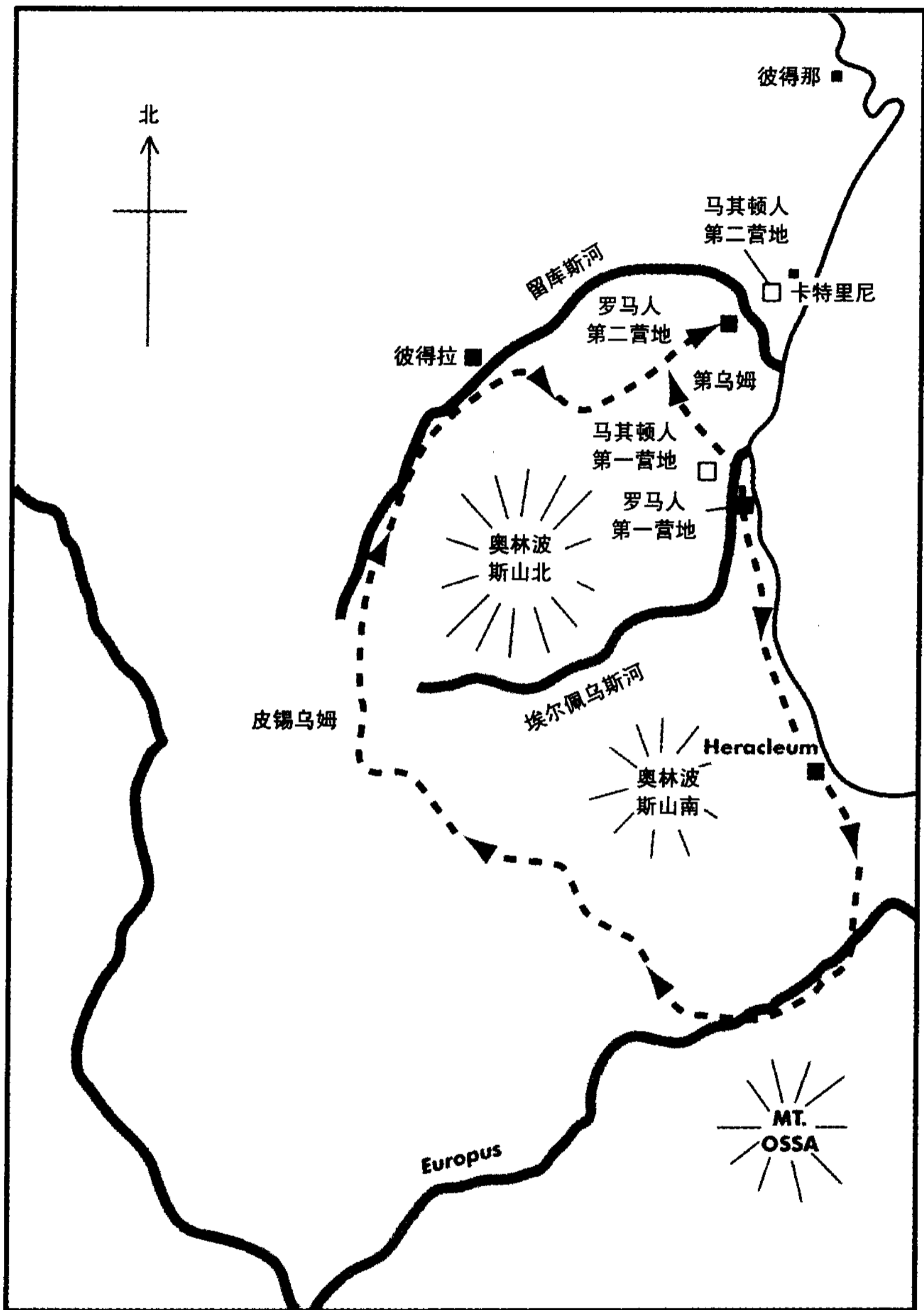
保卢斯急于打仗，他率军开赴位于埃尔佩乌斯河（the Elpeus River）边的马其顿阵地，这条河流入塞萨洛尼迦湾（Thessalonika）。他接替前任指挥官后，立即开始重新训练部队。这支部队闲置时间太久了，需要管理和纪律。他决定突袭珀修斯的后方。他在塞萨洛尼迦湾有一支舰队，准备对珀修斯的营地发动一次牵制性攻击，同时用船佯攻马其顿的补给线，还派出一支部队沿奥林波斯山山脚下的道路从西北方向袭击珀修斯——一种古典的、两面夹攻行动。

保卢斯在公元前168年6月初展开了这场军事行动，利用一些当地商人做向导，带领部队穿过山区。然而，这时珀修斯得知有部队向他侧翼运动，于是在可能被围之前撤走了他的部队，从而救出了全军。保卢斯随后追击，在第乌姆与侧翼部队会合，然后一起继续追击，当珀修斯在留库斯河边（the Leucus River）的彼得那（Pydna）附近修建新营地时追上了他。彼得那是在留库斯河及其支流伊松河（the Aeson River）所形成的一个半岛。保卢斯把军队驻扎在奥洛克鲁斯山向西的山脚下，这样可以俯瞰马其顿人的营地。

公元前168年6月21~22日夜，发生了月食。一名罗马军官正确预言了这次月食并准确说明了将要发生什么。当月食如他所言那样发生时，罗马士兵为他的先见之明所感动，认为神必会帮助他们。此时，马其顿士兵却因月食而极感不安，他们用了夜里大部分时间向月亮喊叫，希望月亮重新出现。可见，罗马人把月食视为吉兆；而马其顿人把它看成是凶兆。

6月22日下午，马其顿人和罗马人都在遵守一项允许双方去留库斯河取水的停战协定。一匹脱缰的马使双方产生误解而拿起了武器。珀修斯首先集合部队，编队穿过留库斯河：大概两个方阵居中，左翼是雇佣军，右翼是骑兵。珀修斯总共有40000名步兵和4000名骑兵。保卢斯在山脚平原上列阵：可能是两个军团居中，右翼是来自拉丁姆（Latium，意大利中部）的盟军，左翼是一些骑兵。保卢斯还在他的右翼后方部署了一些战象。

马其顿人开始时是成功的，他们的方阵击退了部署在某些地方的罗马人。在罗马人右翼，有一支 Pelignians 部队——一个拉丁部落——试图进行反攻，被马其顿的雇佣军打退了。结果，进行追击的马其顿左翼部队蜂拥到其余部队的前面。马其顿方阵从平坦的平原（他们唯一能成功作战的



地方) 冲到山脚下凸凹不平的地方时, 速度慢了下来, 部队之间出现了一个缺口。保卢斯迅速地利用了这个缺口。当保卢斯命令他的以步兵中队编队的军团冲入马其顿的侧翼时, 珀修斯的方阵开始散乱。这时, 罗马人的战象冲向马其顿的雇佣军, 并用那支经过重整的拉丁部落部队把他们分割

开来。眼看着他的部队失去了阵形，珀修斯带着他的骑兵逃跑了。

战 果

罗马人对马其顿挤作一团的方阵进行了屠杀，马其顿人战死了 20000 人，被俘 6000 人，另外还有 5000 人在追击中被俘。据传说，罗马人损失轻微，只有 100 余人战死，另有 400 人受伤。珀修斯后来被捕并被送到意大利，在囚禁中死去。

罗马人在彼得那的胜利结束了第三次马其顿战争，而罗马人接受前两次战争的教训，改变了其标准的作战方法。罗马元老院不再听任争夺希腊引发不断的战争，这次决定占领希腊和马其顿。老百姓被迫缴出武器，任何涉嫌帮助过珀修斯的人都被送往意大利或就地处决。甚至一些曾支持过罗马的领导人发现自己也成了犯人，在意大利关押了 17 年而没有罪名。类似的惩罚也强加给了伊利里亚。罗马人在那里的统治使罗马完全控制了整个亚德里亚海。帕加马的欧迈尼斯，起初罗马人参战帮助他，也被控犯有一系列罪行，虽然没有被杀但简直成了罗马的奴仆。罗得岛的海军力量被剥夺，转归罗马人控制。

希腊 - 马其顿人政权最后残留的痕迹就这样消失了。自从公元前 480 年打败波斯人以来，希腊人一直统治着东部地中海，并影响西部地中海的大片地区。他们看到他们的文化随亚历山大的远征部队传播到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希腊语是文明世界的贸易语言和知识分子谈话所使用的语言。它的文化影响后来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无论希腊还是马其顿靠武力传播这种影响的能力都在彼得那告终了。亚历山大建立的帝国，在他死后大大衰弱，逐渐走向灭亡。叙利亚的安条克四世迫于罗马人的压力而屈服，不仅放弃了对小亚细亚所有的领土要求，而且还从埃及撤出了。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罗马取代希腊和马其顿成为近东的唯一大国。塞琉西帝国日渐衰弱，同时受到来自西部的罗马和东部的安息的压力。埃及在后来的一个多世纪虽然仍在罗马的势力范围之外，但并不是一个威胁。罗马刚在布匿战争中战胜迦太基人，现在又统治了地中海盆地。“因此，波力比奥斯（Polybius）写道，‘在不到 53 年（公元前 219 ~ 前 167 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有居民的地方都被征服了，都在罗马这一个城市的统治下’。就在这样一个时期，他说，世界历史从一系列‘不连贯的记录’过渡到‘连成一体’的时期。”虽然罗马人在这场战争之后成为政治大国，但希腊的文化还在继续传播。罗马的将领以及后来的商人开始偷窃或购买

希腊的文化瑰宝，用来装饰他们在罗马的宅第。希腊的学者被雇来教授罗马的儿童。希腊的科学发现被引入了罗马，罗马的工程师为公共用途采用了它们。希腊人得益于实施罗马法律所带来的稳定，而罗马人懂得了更多的希腊知识并从中受益。遍布欧洲的几乎每一项标志着罗马文明的工程进步都是采用了希腊思想；人们一直在说，希腊人有智慧，而罗马人有财力。希腊人在 350 年前战胜波斯所确立的希腊思想的统治地位能在欧洲得以继续，多亏了罗马帝国。

赵伯炜 译

阿莱西亚战役

公元前 52 年 7 ~ 10 月

参战方

罗马人：50000 ~ 55000 人
指挥官：尤利乌斯·恺撒
高卢人/塞尔特人：333000 人
指挥官：韦辛格托里克斯

重要性

恺撒战胜高卢联军，在高卢建立罗马统治达五百年。恺撒的胜利也造成与罗马政府对立，导致他入侵意大利半岛。

历史背景

公元前 60 年，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进入三头政治（Triumvirate），一个他与罗马两位最有权势的人克拉苏和庞培组成的政治联盟。

这三个人在罗马帝国共同掌权，同时每个人又都在谋划使自己在政府中处于统治地位。为此，他们不仅需要财富和政治影响力，还要有军事经验和军队的支持。克拉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他因为镇压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起义而名声显赫。然而，这对于满足他的野心是不够的，他任命自己为叙利亚总督，因此可以在对安息人的战争中赢得更多的荣誉和财富。可是，他却在这种努力中死去。同时，恺撒也占有高卢总督职位，高卢包括山南高卢和山外高卢（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在那里，恺撒希望得到提高他的政治地位所需要的军事力量和财力。

他立即开始战斗，公元前58~前53年，穿越现在的整个法国跨过莱茵河到德国讨伐高卢人（罗马人对欧洲西北部/法国的居民的称谓，他们称自己为塞尔特人）的部落。他几乎取得了全面成功，获得了所需的领导经验，同时通过数不尽的掠夺使自己暴富。这段时间，他还对英国发动了两次入侵。公元前54~前53年，高卢的部落起义把他的注意力从不列颠拉回。公元前53年春，他迅速击败了内尔维依部落和比利其部落，在现在的比利时地区确立了罗马的强势地位。恺撒本人去了意大利北部，巩固他的政治联系。

即使恺撒的那些重大胜利也没有使高卢人惧怕。不过，他们开始认识到，如果他们仍然像以前一样互相残杀，他们就永远不能抵抗罗马人，所以在公元前53年，各部落最终团结到一个领导者、阿维尔尼人的酋长韦辛格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的周围。把各部落团结在一个人的领导之下，实际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是韦辛格托里克斯的品格和领导风格使几十个部落、几十万人发誓效忠他。许多一直被恺撒认为忠诚可靠的部落改变了立场。韦辛格托里克斯对以前好像从未受过训练的高卢士兵进行了组织和训练，于公元前53年末向塞拉布姆（Cenabum，奥尔良）发动了首次进攻。占领这个城市之后，杀掉了全部罗马人，控制了罗马人在高卢的主要粮库。恺撒意识到罗马的地位在阿尔卑斯山西北处于危险中。公元前52年1月，他从意大利回到位于普罗旺斯的总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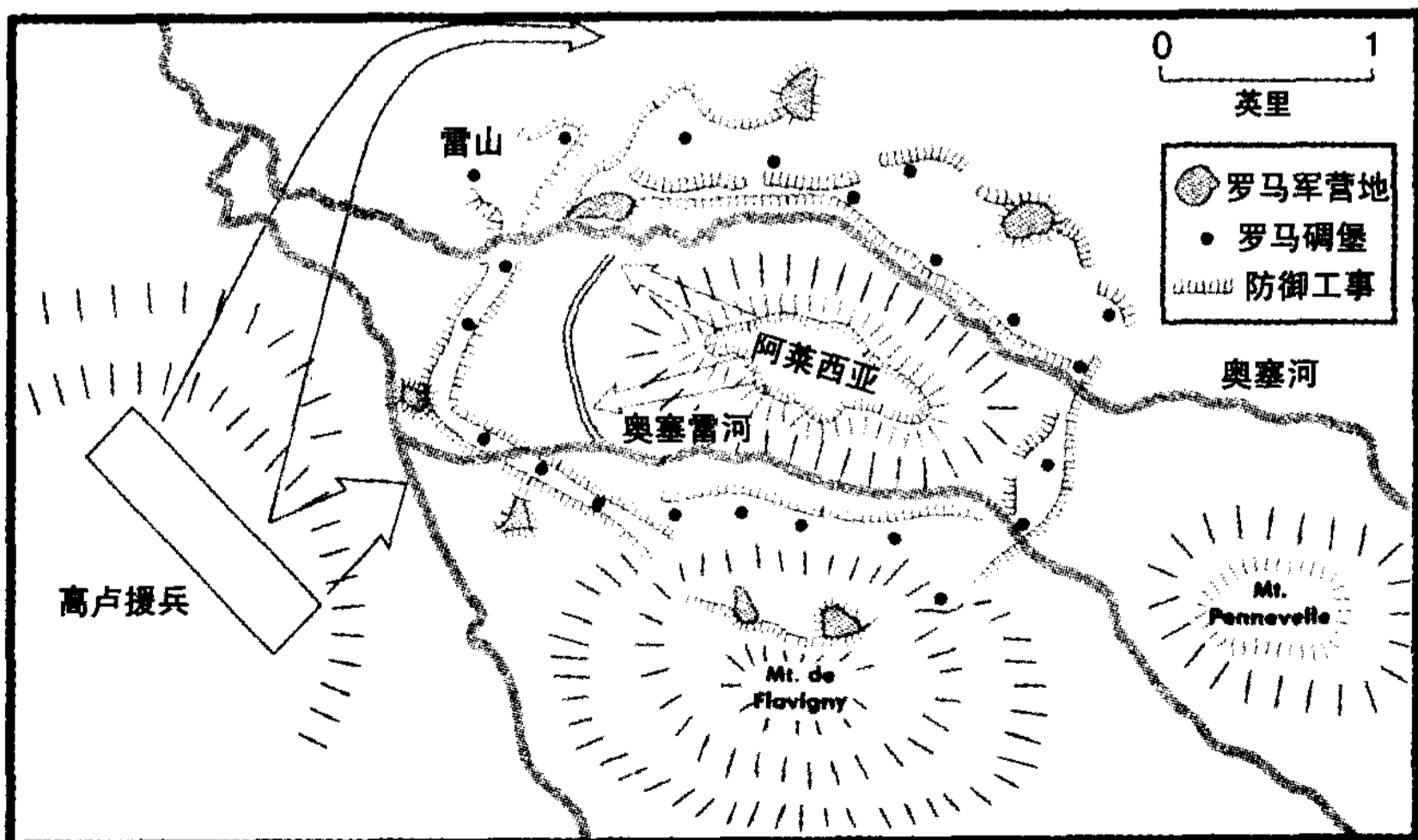
恺撒带兵从普罗旺斯向北与他在贝尔吉卡的军团会合，然后率领他们进攻位于卢瓦尔河畔的塞拉布姆。他占领了这座当时是叛乱源头的城市，然后率军南下，同时派遣拉比安乌斯（Labienus）率领一支大军保卫北部高卢。所有这些行军和战斗都发生在晚冬的月份。这是一个对韦辛格托里克斯有利的因素。他下令把恺撒可能的行军路线沿线一天行程范围内的每一点儿食物和饲料都运走或销毁。断绝罗马军队的补给是一个很高明的战略，而恺撒很快就感到了它的影响。雪上加霜的是，恺撒在高卢的主要盟友埃杜维人的忠诚也开始动摇，他在粮食上曾依靠过他们。一些领导者使

埃杜维部落相信，罗马人破坏过乡村，杀死过埃杜维的人质。恺撒截击了一支 10000 人的部队，这支部队原本是去支援罗马军队的，但后来一些对恺撒不满的领导人说服他们加入韦辛格托里克斯。当恺撒提出应当杀死人质时，煽动者逃跑了，而恺撒收编了这支部队的其余人员。

恺撒紧接着在 3 月包围了阿瓦里坎城（布尔日）。在韦辛格托里克斯前来解围之前，恺撒占领了该城，把一些粮食装上了罗马人的补给车。他接着攻占了韦辛格托里克斯的部落的首府格高维亚（Gergovia）。整个 4 月和 5 月，恺撒都在围攻这座城，但此城周围的乡村储备在堡垒里的补给品已被掠夺一空。恺撒竭力要在高卢援兵来解围之前拿下此城，因而下令猛攻。一个错误决定使他损失了 700 多人，包括大约 50 名百夫长。这次失败，再加上补给缺乏，迫使他撤军。他向北行进，与刚刚占领路特提亚（巴黎）的拉比安乌斯会合，然后一起向普罗旺斯前进。他们觉得韦辛格托里克斯会认为他们不会去那里。

战 况

韦辛格托里克斯准确地判断出恺撒的意图，于是他把 80000 名步兵和 15000 名骑兵部署在靠近塞纳河发源地的阿莱西亚城堡（Alise - Ste. Reine）中。在他集结部队时，派了一支骑兵向北去骚扰和拖延罗马人。这支骑兵与恺撒的由日耳曼援军组成的骑兵在万雅纳打了起来，高卢人失败了，损失约 3000 人，但给了韦辛格托里克斯时间将该地区所有的牛都赶进



了阿莱西亚（Alesia）。阿莱西亚城位于一个台状山奥克萨山的山顶。这是座椭圆形的山，山顶平坦，四周陡峭，实际上不可能爬上去。城墙建在峭壁上。东西流向的奥塞河（Ose）和奥塞雷河（Oserain）在该城南北两侧流过。韦辛格托里克斯命令在山的两侧各挖一条南北向、界于两河之间的战壕。这就使接近该城像进攻它一样困难。韦辛格托里克斯约有 90000 人，他确信恺撒不可能奈何他。

恺撒的部队大约由 55000 人组成，其中 40000 人是罗马兵，约 5000 人是日耳曼骑兵，其余是各种辅助部队。公元前 52 年 7 月，恺撒没有攻城，而是把它包围了一段时间。恺撒下令挖一条包围这座山的战壕。这条战壕的周长达 10 英里。罗马士兵惯于挖战壕，因为他们在部队打仗时每天晚上都要挖：每晚挖战壕和在军营周围围上木栅栏是他们的常规工作。不过，这次挖战壕要细致得多。所挖成的战壕 15~20 英尺宽，挖出的泥土被堆成 12 英尺高的墙，沿墙每隔 130 英尺有一个观察塔。为阻止任何高卢人突袭他们的防线，罗马人在那两条河对岸挖了更多的战壕，战壕中放置了锋利的木桩，木桩上有几英尺长的木板，木板上又有凸出的铁钎，为的是使白天来进攻的敌人行动放缓和完全阻止任何夜袭。

对于恺撒来说不幸的是，韦辛格托里克斯恰恰在围攻之前已派出骑兵，命令他们尽可能多地集结人员前来救援。因此，如果围攻持续得太久，罗马人就会一面堵击高卢人的解围进攻，同时还要努力继续进行围攻。恺撒因而命令设一条环城防线，即挖第二条壕沟和第二道墙，这道防线长 14 英里，在第一道防线之外。这是一条用来对付解围部队的防线。虽然投入最大的防御力量，但也有负面作用，即有可能使解围部队反而包围了自己。

10 月，解围部队到达了，大约有 240000 名步兵和 8000 名骑兵（尽管古代的资料经常夸大敌人的力量，但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数字是相当准确的）。恺撒确信补给距离内的粮草都已纳入他的防线，因此，他继续围攻。解围部队进攻了两次，为了突破外层防线，使用了云梯和沙袋，同时韦辛格托里克斯率领突击部队冲出阿莱西亚前来支援。罗马人设法击退了所有的猛攻，但打得很艰难。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进攻几乎取得了成功。高卢人发现罗马人阵地的最薄弱地点在外线的西北角。于是他们在夜间来到那里，尔后整个上午都隐蔽在山后。当一次牵制性进攻把罗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南面时，高卢人在北面开始发动了进攻。高卢人发动一波接一波的进攻，占领了阵地，然后把攻击转向下一个新组成的防线。罗马人已被逼到崩溃的边缘，这时，日耳曼骑兵攻击了高卢人的背后。高卢人的

进攻被粉碎了，狼狈撤退。战斗最激烈时，恺撒带着最后一批后备部队投入了战斗，他身穿鲜艳的红斗篷，为的是让士兵知道他和他们一起战斗。

阿莱西亚的食物补给几乎耗尽了。韦辛格托里克斯采取了驱逐所有百姓和伤员的极端措施，但恺撒不准他们接近他的防线。他们趴在山脚下，忍饥挨饿。韦辛格托里克斯最后承认战败，要他的部下随意处置他：杀死他，或把他交给罗马人。全军投降了。

战 果

虽然被围的守军均成了战俘，但解围部队的大部分人四散逃回了家。伤亡人数不详，可是俘虏非常多，每个罗马士兵都能得到一个俘虏作为奴隶，每个军官则可得到几个俘虏作为奴隶。韦辛格托里克斯被铁链捆着送到罗马，成了恺撒的凯旋大游行中的展示品，此后，在一间小屋中被折磨了 6 年，最后被处决。

阿莱西亚战役后，在高卢再没有发生针对罗马人统治的大起义。恺撒用了 6 年时间试图在该省建立罗马政权，最后成功了。得到高卢是对罗马帝国最有利可图的行动之一。它也使罗马文明的范围扩展到意大利半岛以外。威尔·杜兰特写道：“对阿莱西亚的围攻决定了高卢的命运和法国文明的特性。它给罗马帝国增加了两倍于意大利乡村的面积，向罗马贸易敞开了 5000000 人的资金和市场。它使意大利和地中海地区四个世纪免遭蛮族入侵；它把恺撒从毁灭的边缘提高到声誉、财富和权力的一个新高度。”这也许夸大了对意大利的威胁，因为那时韦辛格托里克斯组织起来的高卢人可能并没有形成一种能使他们在阿莱西亚获胜的统一力量。部落之间的仇恨太多了，无法赢得胜利。然而，这次胜利可以使塞尔特人的社会顺利地进入意大利北部，差不多一个世纪前，那里已有它的存在。一次塞尔特人的入侵，甚至是一次没有组织的入侵，也可能对整个意大利半岛造成巨大的破坏。随着罗马政府的不断更迭，无人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伟大的罗马将军马略（Marius）已建立起自己的军队，并在公元前 102 年击退了塞尔特人的入侵；或许还有另一位这样的领袖应运而生。但是，如果不是尤利乌斯·恺撒，罗马历史的进程可能会彻底改变。

事实上，恺撒是胜利的，他因征服高卢而得到的名望，引起三人政治中另一个成员庞培的嫉妒。庞培不合法地任命自己为唯一的执政官（正常情况下是两个人），进而要求恺撒不得带兵返回罗马，或宣布恺撒为罗马

共和国的卖国贼。恺撒是勇敢的，他率大军于公元前49年1月11日跨过鲁比孔河进入意大利。这个行动招致了罗马共和国的灭亡，并为罗马帝国奠定了基础。

赵伯炜 译

法萨卢斯战役

公元前48年8月9日

参战方

罗马人：22000名步兵，1000名骑兵

指挥官：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

罗马人：45000名步兵，7000名骑兵

指挥官：格奈乌斯·庞培乌斯（庞培大将）

重要性

恺撒的胜利使他在罗马的权力
达到顶峰，有效地终结了共和。

历史背景

布匿战争之后，罗马经历了重大改变。在政治上，长期统治罗马城及其邻近地区的元老院发现自己已无法管理在国外的领地，就像美国的一个市议会要管理整个美国一样会感到力不从心。这也与罗马经济的改变相符，因为在与迦太基的战争结束之后有大批奴隶流入，把一个农民自由拥有土地的国家改变为一个地主拥有土地的国家，农奴取代了农民。没有工作的乡下人迁往城市，造成了公共资源的严重消耗，而富人随着海外贸易的新扩展而越来越富。罗马共和国军队的基础过去一直是自由的农民，传统的士兵致力于服务他的国家，不打仗，他们可以回到他们的土地，但土

地已不复存在。因此，政府和百姓都需要领导，于是导致了独裁者的出现。

第一个登上权力宝座的是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作为一个保护下层平民阶级的护民官，他向来自城市、甚至来自外地和外地部落的志愿者敞开了军队的大门。军队变得首先忠于招募他们的将领，其次才是忠于罗马。公元前 102 ~ 前 101 年，马略率领部队战胜了高卢，接着镇压了嫉妒罗马财富的意大利部落的反叛。他在罗马有着巨大影响，但卢修斯·科尼利厄斯·苏拉更胜于他。苏拉先打败安息人（Parthians）赢得军事荣誉，然后打败共和军和意大利萨谟奈部落的联军使公众感到恐惧后，公元前 82 年使自己成了名义上和实际上的独裁者。尽管他过分专横，但在他作为独裁者的 3 年中，对政府进行了改革，使政府更加民主。他的政府几乎维持了 20 年，但最后由于“三头政治”的内部争斗而垮台。

在第三次对安息（现在的伊朗/伊拉克）的大战之后，最有权势的将军是格奈乌斯·庞培乌斯（Gnaeus Pompeius），最好称之为庞培。像马略和苏拉一样，他希望把他军事上的声望转为政治上的优势。公元前 60 年，他与李锡尼·克拉苏和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结成一种叫做三头政治的伙伴关系，目的是冲破珀西乌斯·加图所领导的势力强大的议员们的阻力。这时，刚从西班牙回来的恺撒，在他伙伴的支持下也参加了执政官之职的竞争：马略想要政府给他的老兵补助金，克拉苏希望税法有利于他的生意。恺撒公元前 59 年赢得了执政官之职，这些目标立即实现了。后来，恺撒率领军队进入高卢（法国）镇压了反对罗马统治的叛乱。公元前 56 年，恺撒在财富上和军事经验上比他进入高卢之前更丰富了，而且拥有一支忠于他本人的军队。同时，庞培率兵在西班牙，而也需要军事经验和支持的克拉苏在远征安息。克拉苏在这次远征中死去，罗马共和国就剩下恺撒和庞培这两位最有权势的人了。他们两人都野心极大，知道要成为罗马的唯一统治者，就必须除掉对方。庞培抢先行动，因为恺撒正在高卢忙于军务。公元前 52 年，庞培安排让他自己当选为政府的唯一执政官，而原来一直是两个执政官。他像一个独裁者一样行事，开始了反对恺撒的宣传运动，而恺撒作为高卢的执政官的任期将在公元前 49 年结束。如果想再次竞选这个职位，恺撒就必须按元老院的要求交出军权。当庞培也不想交出军权时，恺撒认为采取军事行动是他的唯一选择。

当恺撒接到元老院的命令时，他正在山南高卢（意大利北部）。他在拉韦纳指挥着一个有 5000 名步兵和 300 名骑兵的军团，另有 8 个军团也在他的领导之下，但驻扎在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山外高卢。庞培指挥两个军团迅速在罗马集结，但他可以动用在西班牙的 7 个军团，或许还有正在意

大利招募的另外 8 个军团和遍布罗马许多领地的 10 个军团。对方人数上的优势使恺撒认识到，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勇敢，在这一点上，他并不缺乏。“事已至此”，他说，随即率领部队离开拉韦纳，穿过了意大利罗马北部边界的鲁比孔河。

庞培和元老院对这一行动毫无准备，他们迅速逃离罗马，前往布伦迪西姆（Brundisium，今布林迪西）的亚德里亚港南部。恺撒在罗马正东方的科菲尼姆（Corfinium）击败了庞培的守军，然后赶到布伦迪西姆，看到庞培和许多元老院议员正起航而去。他没有追赶，而是在科西嘉和撒丁建立统治，而后乘船前往西班牙。在那里，他包围了一支在伊莱尔达（Ilerda）的部队，迫使其投降（公元前 49 年 8 月 2 日），此后，在西班牙加的斯的第二支部队也投降了。他还占领了马西利亚（马赛），平定了南部高卢。他回到罗马时，让元老院任命他为独裁者。

战 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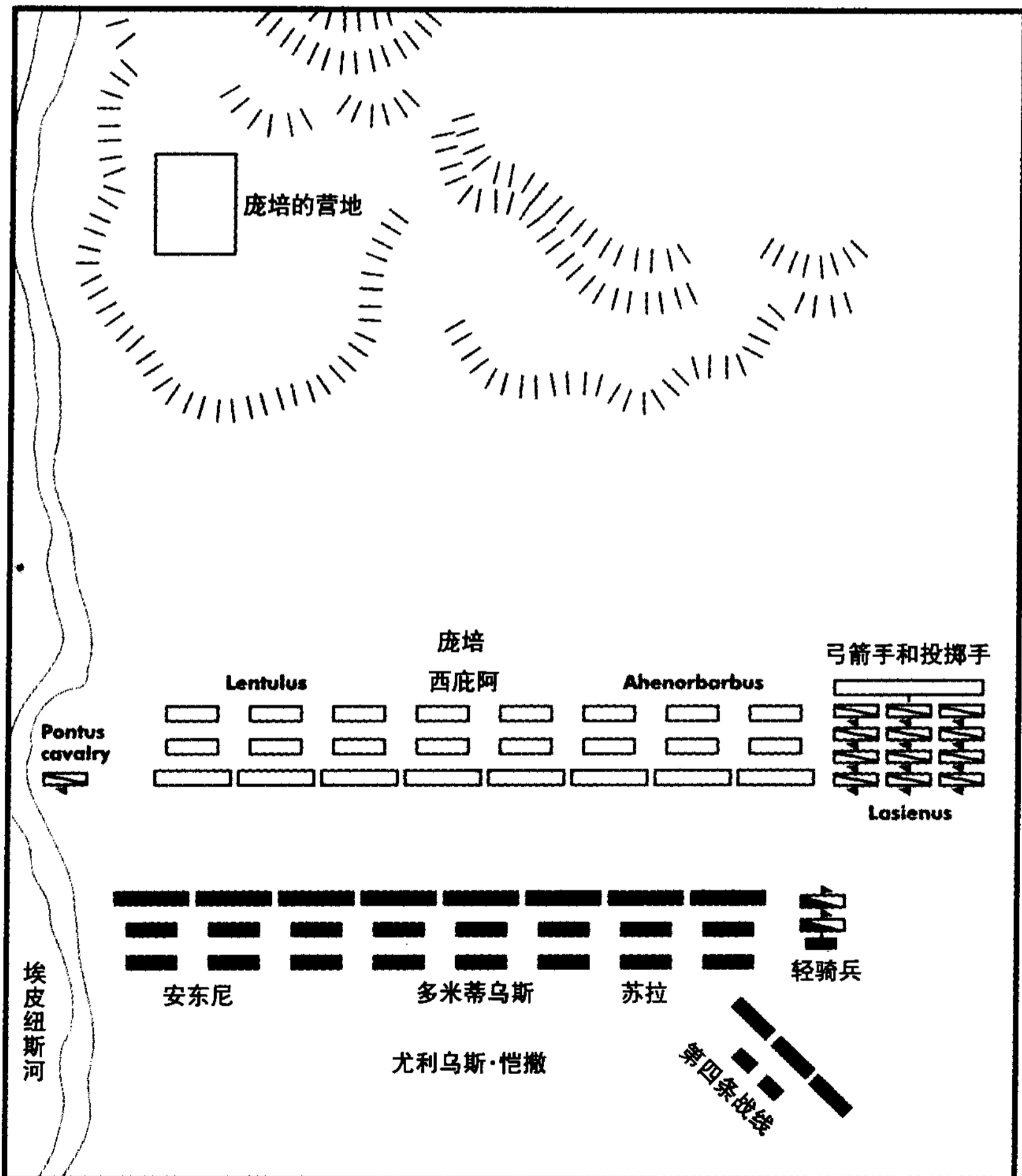
终于在公元前 48 年 1 月，恺撒集结了足够的船只运送他的一半部队穿过亚德里亚到达都拉基乌姆（Dyrrachium，现在的都拉斯），庞培正在那里组建自己的部队。恺撒发起围攻，但庞培的海上补给能力使得封锁变得几乎不可能。当恺撒的主要副手马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us）率援军在 3 月份到达之后，庞培却从被围困的城中突围，击退了恺撒，但没有追击。庞培在都拉基乌姆留下一支强大的守军后，小心地向东一路追踪恺撒进入希腊的塞萨利省（Thessaly）。一支由梅特卢斯·西庇阿指挥的、忠于庞培的部队占领了马其顿。恺撒希望通过威胁这支部队引出庞培与他作战。而庞培的想法是在返回罗马之前杀掉恺撒，不愿意在战场上留下这样一个危险的对手。

两军在法萨卢斯（Pharsalus）平原相互对峙，此处离公元前 197 年罗马人击败马其顿取得重大胜利的地点库诺斯克法莱（Cynoscephalae）很近。战场的确切位置争论了多年，因为当代作家们的意见不同；这个地点多半是在帕里法萨卢斯（Palaepharsalus，现在的法萨拉）附近。恺撒在埃皮纽斯河（the Epineus River）北岸建起了营地，而庞培则在西北几英里外建立起自己的营地。每天两军都列队一番，然后返回营地。恺撒每天都使他的部队靠庞培更近一点，希望能诱他出战。由于庞培的军营是扎在多安德基斯山（Dogandzis）的山坡上，他不愿意离开那占据优势的防御阵地。由于粮食供应减少，恺撒决定去东北方向寻找新的补给品，但是在公元前 48 年

8月9日，当他的部队拔寨启程时，看到庞培已从山上下来了。恺撒撤销了前进的命令，部署军队迎战。

庞培的军队有 11 个军团，大约有 45000 名步兵和 9000 名骑兵，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恺撒。恺撒投入了 8 个军团，约 22000 人，加上留守营地的两个步兵大队的 1200 人。不过，主要差别不在人数上而在指挥上。今非昔比，庞培已过了他的全盛期，而且还受到那些爱挑剔的元老院参议员们的困扰。而恺撒是唯一的领导者，而且亲自指挥忠于他的、相信他和他们的能力的军队。

庞培把 600 名骑兵部署在右翼，驻扎在埃皮纽斯河边。然后，他把步兵一字铺开，有三个步兵大队的纵深（当时，步兵大队是罗马军的基本单



位，有 600 人)。左翼是弓箭手和投掷手，剩余的骑兵在前，意在绕过恺撒的侧翼，将其赶进河中。恺撒也把他的部队一字铺开，有三个步兵大纵队的纵深，并把少量骑兵部署在右翼，远离河水对面庞培的军队。恺撒猜到了庞培的计划，也在骑兵后面安排了一支后备步兵，向外斜对着前面的部队并被其所掩蔽，以对抗他认为即将到来的骑兵冲锋。恺撒命令前两排步兵前进，于是战斗开始了，而当走到战场一半时，他又命令停止前进。庞培命令部队立即原地不动，以使恺撒的部队疲劳，而恺撒的部队却停在战场中央得以喘息。后来他们又继续前进，庞培的部队起而迎战。当两军交上手时，庞培命令他的骑兵进攻恺撒的侧翼。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恺撒的步兵的顽强抵抗，把庞培的骑兵从战场赶回了山坡。弓箭手和投掷手挡不住重甲步兵的攻击，非死即逃。庞培的侧翼大开，于是恺撒的后备步兵绕过了它。

此刻，庞培惊慌失措地逃跑了。接着，他的部队群龙无首，溃不成军。恺撒的部队把敌人赶回他们的营地，随后洗劫了庞培的基地。庞培骑上离他最近的一匹马逃走，恺撒紧追不舍。恺撒的部队一直把庞培的部队赶到山顶，包围起来。被围困的部队没有水和粮食，第二天早上投降。恺撒继续朝庞培躲藏的拉里萨城进发。庞培跳上一艘船逃往埃及，他想让在位的托勒密二世法老允许他在那里避难。结果，他是自寻死路；托勒密惧怕恺撒，于是把庞培的人头作为礼物送给了恺撒。

战 果

恺撒的军队使庞培的军队大约伤亡 6000 人，而他们自己损失了大约 1200 人。虽然这场战争使恺撒成了罗马的领袖，但并不是他打的最后一仗。他随后用 3 年的时间镇压了西班牙和北非的各种叛乱，同时他也在埃及和小亚细亚以武力扩大了罗马的势力范围。他统治罗马五年后，于公元前 44 年 3 月遇刺身亡。这五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战争中而不是在首都度过的。他以才干和洞察力所获得的当之无愧的声望结束了他的时代。

作为罗马的统治者，他是一个无冕之王，因为古罗马的传统是不允许称王的。除了拥有护民官和教皇——实际上是罗马宗教生活的领袖——的头衔外他还自我任命为终身独裁者。他在宣布终身独裁的一个月内被杀，因为元老院的强大势力担心他可能从现在的位置上一跃为王，就像在他之前的亚历山大大帝和在他之后的奥古斯都所做的那样。

作为独裁者，恺撒有元老院从未有过的对帝国的憧憬。所以，他开始用他任命的人来扩充元老院，以拥有一个更能对事态作出响应的机构。他任命的人，有的来自古罗马骑士团的骑士阶层（仅次于贵族），也有的来自罗马以外的其他意大利地区，因为他把罗马公民的荣誉和特权扩展到意大利半岛上的大部分地区。他知道，忠诚是拥有罗马现在所有的领土所必需的，而罗马公民的权力有足够的吸引力来获得忠诚。通过派遣殖民者去罗马的行省，同时免除那些一心只顾自己发财的地方官，他开始在整个欧洲传播罗马文化。他还在罗马社会中实施了改革，即使这些改革有悖于罗马的传统；最著名的是采用儒略历（Julian calendar）。与其说他是贵族的朋友，不如说是人民的维护者，而这也是他被杀的原因之一。

随着恺撒的被刺杀，罗马共和国灭亡了，尽管没有正式这样宣布。一人统治加上一个实际上唯命是从的元老院的时代始于尤利乌斯·恺撒，他的养子和继承人、后来成了恺撒·奥古斯都的屋大维使之得到了巩固。如果恺撒在法萨卢斯战争中失败，庞培或许也会像恺撒那样做，但由于他年老力衰，最终可能会失败。独裁统治或许仍会是这个样子，但尤利乌斯·恺撒的后裔，不论好或坏，都不会执政。富勒说：“在他短暂的统治期间，他能做的不过是播撒独裁帝国的种子，而且其中大多数还被他的继承者所践踏，但他把罗马从一个自治市变成了一个世界王国，并在思想上使之不断扩张，直到这个中心被周围环境所吞没。”

赵伯炜 译

亚克兴角战役

公元前 31 年 9 月 2 日

参战方

罗马共和国：近 400 艘船

指挥官：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

罗马/埃及：近 500 艘船

指挥官：马库斯·安东尼

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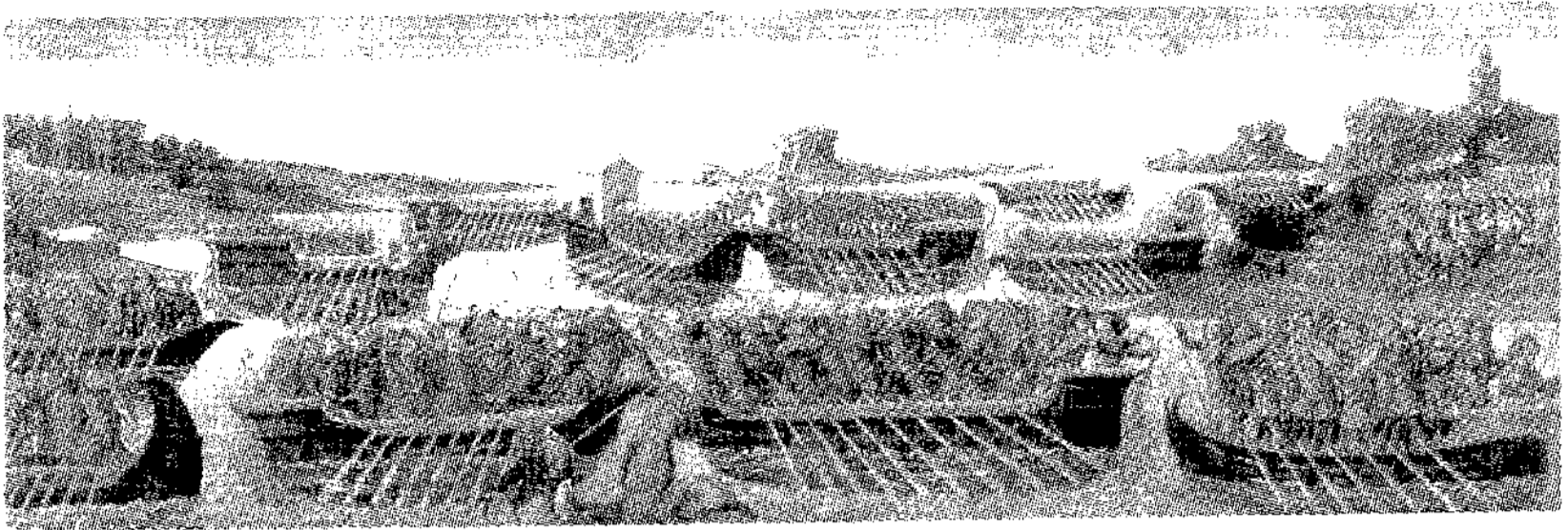
屋大维的胜利使他在罗马政府中拥有了
绝对权力，结束了罗马共和国，
创立了罗马帝国。

历史背景

公元前44年3月15日尤利乌斯·恺撒遭暗杀后，有两个人安排自己接过了罗马政府的衣钵。第一个是马库斯·安东尼，或叫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一位成功的将军和恺撒的门徒。他很受军队的欢迎，还有一些元老院议员支持他。另一个是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他被尤利乌斯·恺撒收为养子，并按他的意愿被指定为继承人。

一直在罗马东部行省的屋大维匆忙返回首都索要他的遗产，但他发现安东尼已经花掉了许多。尽管如此，有恺撒的名字做依靠，屋大维开始在政界和军界集结支持力量。安东尼小看了屋大维的威胁，仍在为自己的目的继续寻求巨大的利益。由于刺杀恺撒的刺客已经逃走，而安东尼和屋大维都想要报仇，所以他们两人与马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结成了一个便于行事的同盟，组成了后三头政治(前三头政治由尤利乌斯·恺撒、格耐乌斯·庞培乌斯和李锡尼·克拉苏组成)。这个三人同盟追击刺客马库斯·朱尼厄斯·布鲁图和盖乌斯·卡修斯·隆吉努斯去了马其顿；在那里，后三头政治于公元前42年3月在菲利比(Philippi)打了两场胜仗。在战斗中，屋大维率领的军队虽被布鲁图击败，但安东尼救了他。后来，李必达被派往北非，以期他逐渐失势，公元前36年，李必达因试图征服西西里岛失败后，确实衰落了。

然而，安东尼在政治上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同时在军事上也有很高的声望。屋大维希望巩固他的地位，提名安东尼去管理罗马东部行省，同时安排他自己的妹妹屋大维亚嫁给安东尼。在罗马，屋大维继续讨好元老院，同时把有才能和忠诚的将军们拉拢到他自己这边。而安东尼巡回东部时，遇到并爱上了埃及王后克娄巴特拉七世。这位王后早先是尤利乌斯·恺撒的情人，而现在变成了安东尼的情人。她是一个聪明的统治者，她把



亚克兴角战役。15 世纪 Neroccio de Landi 绘制（Corbis/北卡罗莱纳艺术博物馆）

与恺撒结盟和后来与安东尼结盟视为通过成为盟国而使埃及保持自由、不受罗马人统治的一种途径。不过，结为同盟后，他们的野心不可收拾了。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结了婚（事先没有与屋大维亚离婚），给了她大片的土地，他们还生了孩子。这既是对屋大维的一个侮辱，也是个威胁，于是，他开始实施打倒安东尼的计划。

同时，安东尼也在集聚自己的支持力量。他提名他的支持者——他们的地位归功于安东尼而不是罗马的附属国的国王们——管理东部行省。为寻求希腊的支持，他和克娄巴特拉宣布他们自己为狄厄尼索斯（古希腊酒神与戏剧之神）和阿弗洛狄忒（爱与美之女神）的化身。公元前 36 年夏，安东尼对安息国发动入侵。安息国是令罗马人头疼的波斯人的邻国，这次入侵可能使他的实力更强大。可是入侵失败，阻止了安东尼的野心达两年。他损失了 20000 ~ 30000 人，这意味着他不得不靠埃及人出钱以补充他的部队，因而使他欠了克娄巴特拉更多的债务。公元前 32 年，安东尼通过他的两个盟友，当时的执政官盖乌斯·索西乌斯和格耐乌斯·多米替乌斯·阿赫诺巴布斯给罗马政府送去了一份要求清单。虽然他们存心没有传递这个信息，但索西乌斯发表了批评屋大维的讲话。屋大维向元老院宣读了安东尼的一份遗嘱（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作为回答。遗嘱实际上说的是使东部行省的罗马当局臣服克娄巴特拉。这两个执政官和 300 多个参议员逃到了安东尼那里；其余的参议员团结在屋大维周围，支持他打安东尼的要求。

战 况

公元前 32 ~ 前 31 年冬季，安东尼率领 19 个军团进入希腊，大约有

80000 名步兵和 15000 名骑兵；另有 11 个军团驻扎在远到埃及的东地中海沿岸的要塞里。这似乎是入侵意大利本土的第一步，而屋大维在他的宣传中当然要照这样来说，但这或许是屋大维要抢先入侵东部行省而策划的说辞。安东尼还统帅着 480 艘船。他在希腊西海岸亚克兴角（Actium）的阵地很坚固，还有一条返回埃及的相当安全的补给线。对于已经出马的屋大维，则不能这样说。因为维持他在战场上的军队（73000 名步兵和 12000 名骑兵）开销很大，忠诚度不同的罗马纳税人不得不承受这个负担。公元前 31 年初，屋大维的部队穿过亚德里亚海到达东海岸。同时，屋大维的主将马库斯·维普萨尼乌斯·阿格里帕率领 400 多艘船去了希腊南部，在那里非常成功地袭击了安东尼的后方营地，切断了他的补给线。

屋大维到了亚克兴角以北约 5 英里的一个地方，在分隔安布拉基亚湾与伊奥尼亚海的一个半岛的狭窄地带扎营。安东尼在亚克兴角的营地也在一个半岛上，两边是分隔上述水体的海峡，但他跨过海峡在对面半岛的尖端建了另一个营地，由他的主要部下克拉苏·康蒂第乌斯指挥。双方整个夏天都在对峙着，虽然安东尼的士兵开始受到补给缺乏的困扰。最后，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决定进行海战。他们自恃有五桅杆的大船能够击败屋大维的小船。如果他们失败了，还能把船驶往埃及，而康蒂第乌斯率领的军队能够自己杀出一条路与他们会合。

到公元前 31 年 9 月 2 日战斗开始那天，双方的船只在数量上大致相等。屋大维的船队分为三个部分并排面向海峡。安东尼把他的船部署成一种配合队形，而克娄巴特拉指挥着一支有 60 艘船的后备队。战斗对于双方来说打得都很艰苦，安东尼的巨大的五桅杆船制造得太坚固了，无法被撞翻（那时的主要战法），但这些船也太慢，无法去撞击别的船。屋大维的船无法靠近敌船，因为大型的敌船还载有大批持标枪和弓箭的士兵，他们能把点着火的标枪和箭投向屋大维的小船，给他造成严重损失。这样，那天的大部分时间双方都在为争夺有利位置打来打去。指挥左路的阿格里帕试图划向安东尼指挥的右翼。当双方向北漂试图从侧翼相互攻击时，一个缺口出现在双方的中间。屋大维的部下卢西乌斯·阿伦蒂乌斯将军率领他那部分船驶入缺口，使安东尼的船队大乱。

看到战争开始对他们不利，克娄巴特拉打定主意不能被俘。如果她用她的后备船队堵住那个缺口，那天的战事或许还能挽回。可是她命令她的 60 艘船通过缺口，驶向埃及。看到这一举动，安东尼立刻让自己的船停止战斗，并带领 40 艘船随她一起驶去。剩余的船没有指挥官，数量上也处于劣势，而且划了一天，又对抗了一天的大船，最后已经疲惫不堪了。下午

3 点左右开始刮起难以抵御的狂风。安东尼丢下的船由混乱变为恐慌，约有 350 艘船开始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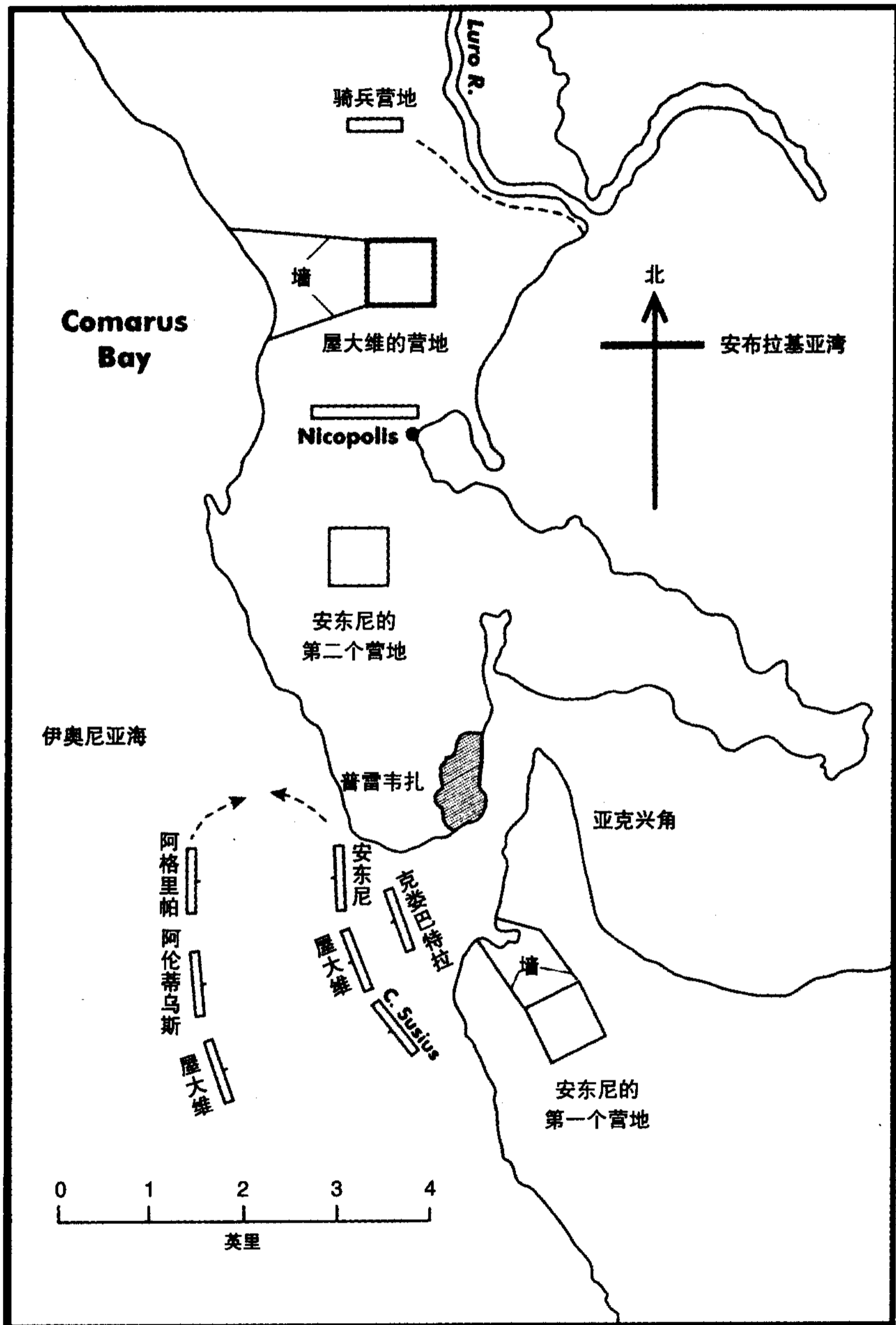
战 果

尽管安东尼迅速向南追随着克娄巴特拉，但他甩下的部队并不知道战斗的结果。当他们听说后，康蒂第乌斯试图冲杀出去，但他的大部分人叛逃了。屋大维在海上和陆地上胜利的消息迅速传开，而那些“坚定”支持安东尼的附属国国君们从没有现身。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 30 年夏天，屋大维率领部队穿过叙利亚向埃及开来。当他向南进发时，大多数守军向他投降，或者逃跑了，同时，屋大维手下的卢西乌斯·斯卡普斯将军从塞利尼（Cyrene，现在的利比亚）行进到亚历山大时，埃及以西的据点上的守军也向他投降了。安东尼设法在亚历山大组织防御，但他的人数处于极度的劣势。克娄巴特拉在亚克兴角战役后已秘密向屋大维发出和平的试探，但在安东尼自杀后，她就成了战俘。克娄巴特拉做得很明智，没有受到在罗马街上示众的屈辱。

清除了唯一的一个重要敌手，屋大维现在已被视为无人反对的罗马统治者。他向元老院保证他将遵守罗马共和国的法律和传统，做足了姿态。实际上，这位“第一公民”（他这样自称）是罗马的第一个皇帝，而罗马从西班牙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广阔属地也已被认为是法理上的罗马帝国，实际上，也一直是罗马帝国。这里的人民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打倒了任何一个想自立为王的人，这次竟欣然接受了屋大维为皇帝。的确，他很快就开始自称奥古斯都，以彰显其地位。在他统治 41 年后死去时，恺撒在这个家族中仍有其地位，共和国的任何虚饰都被抛弃了。

奥古斯都还接手控制了罗马的领土。他允许元老院在意大利半岛进行统治，但各省的总督必须听从他的指挥，因为罗马军团的基础在这些省。共和统治的外衣保持着，而事实上是奥古斯都统治。此外，长期以来根据需要招募的军队，现在成了常备军，允许长期服兵役，职业化提高了。这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奥古斯都的权力，还有助于军队几百年成为一架真正打不垮的战争机器。一支常规部队需要永久的基地，而遍布全欧洲的堡垒和营地成了今天许多现代化城市的基础。

对于罗马来说，更重要的是获得埃及是有巨大价值的。长期的对手或同盟者现在成了自己的附属国，它所拥有的巨大财富成了罗马的财富。同



样重要的是，它的农产品也成了罗马人的，罗马帝国未来四个世纪所需要的大部分谷物都来自北非。罗马占据埃及也确立了罗马是地中海唯一的海上力量，所以，贸易几百年畅行无阻，除了零星海盗，没有任何威胁。自由的贸易和军事力量使罗马拥有惊人的财富，随之而来的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使罗马的文明遍布了西方世界。

赵伯炜 译

条顿堡林山（条顿堡森林）战役

公元 9 年

参战方

罗马人：第 17、18 和第 19 军团，
加上辅助的骑兵共 15000 ~ 18000 人

指挥官：昆克提尼乌斯·瓦鲁斯

日耳曼人：20000 ~ 30000 人

指挥官：阿米尼乌斯（赫尔曼）

重要性

罗马人的战败标志着罗马帝国向北欧扩张的结束，就像日耳曼人及其领土证明是不可征服的一样。

历史背景

虽然尤利乌斯·恺撒在公元前 50 年代为罗马征服了高卢，但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沿东部边境建立了一些要塞，以阻止日耳曼部落的前进。这些部

落是半游牧的，很好战，偶尔穿过莱茵河进入高卢。从现在奥地利的马科曼尼（Marcommani）到北海海岸的弗里西亚斯（Frisians）的这些部落不拥戴最强大军事领导人以外的任何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2年，因为那年恺撒·奥古斯都命令部队渡过莱茵河去保卫高卢，建立罗马霸权。公元4年，在提必略（Tiberius）领导下，罗马人设法渡过莱茵河并在那里过冬，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安全。

日耳曼不像高卢，那里没有罗马人要占领用做基地的城市或大城镇。因此，罗马人可以与各个部落作战，但他们无法在一个行政中心使自己站住脚。尽管如此，打了几年仗后，日耳曼人似乎已接纳罗马人作为邻居，而不是君主。不过，罗马人取得了意味着他们在占上风时的相对和平。这样，在公元9年，昆克提尼乌斯·瓦鲁斯（Quinctilius Varus）被派遣当日耳曼总督。作为一个军事老手和一个当过叙利亚总督的人，他首先是一个行政长官，而不是一个士兵。他要做的不仅是执行罗马的法律，而且还要收税。在日耳曼这样一个缺少钱的社会，税金很难收到，而且人们也不愿交纳。在叙利亚收税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在日耳曼，征税，再加上他对日耳曼人所表现的傲慢态度，注定了他的失败。

瓦鲁斯的参谋是阿米尼乌斯（Arminius），一位属于切鲁西部落的年轻日耳曼人。他与许多其他日耳曼人一样，受雇于罗马人，东南欧战争中在辅助部队里服务。作为一名在罗马军队中服役的军官，他是出类拔萃的，不仅被授予了罗马公民身份，而且还被授予了骑士头衔，成了上流社会的一员。这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却给了他对罗马人的作战方法进行第一手观察的机会。阿米尼乌斯对于罗马行政当局企图统治他的家园很气愤，并密谋赶走它。大多数日耳曼人有同样的想法，所以他有可以依靠的大批人，但他自己家里出了麻烦。他曾向塞杰斯蒂斯的女儿图斯妮尔达求婚，塞杰斯蒂斯是切鲁西的首领，他支持罗马。当塞杰斯蒂斯断然拒绝阿米尼乌斯与图斯妮尔达的结婚请求时，阿米尼乌斯带着图斯妮尔达私奔了。这激怒了他的岳父，发誓要报仇。

然而，阿米尼乌斯却做了他能向瓦鲁斯证明其忠诚的一切，所以瓦鲁斯对于塞杰斯蒂斯所讲的任何威胁或警告都拒绝考虑，认为这只不过是他对于失去女儿的一种报复。公元9年的整个夏季，阿米尼乌斯带着日耳曼的首领们来征询瓦鲁斯的意见并解决他和岳父的争执。所有这一切都助长了瓦鲁斯的虚荣心，而且也向他证明了阿米尼乌斯的忠心。这样，当瓦鲁斯开始在位于威悉河畔的军营集合军队准备返回位于莱茵河畔的冬营时，他对派阿米尼乌斯策划这次行动并未感到不安。当秋季降临时，阿米尼乌斯开始设置圈套。按他的吩咐，一些反罗马驻军的小叛乱爆发了。阿米尼

乌斯建议瓦鲁斯改变线路返回莱茵河去镇压这些反叛，还说这是一次肯定花不了什么力气的军事行动，于是瓦鲁斯同意了。

战 况

瓦鲁斯手中掌握着 3 个军团，全部都是历次对日耳曼人作战的老兵，包括一支骑兵，大约有 15000 ~ 18000 人，不过，另有 10000 名随军人员（士兵家属、商人等）也一起行动。他们的四轮马车装载着士兵的补给品和装备，形成很长的队伍。阿米尼乌斯建议的路线是穿过一片茂密的森林地区，这个地区叫条顿堡林山（Teutoburger Wald）或条顿堡森林。它沿维恩山和 Kalkriese 山向西延伸，北面有一大片沼泽地。当长长的队伍行进时，阿米尼乌斯离开了，假意去前面侦察。他立刻担任起指挥早已纠合到他旗下的所有部落的职责，大约有 20000 ~ 30000 人。无法确定其准确人数，因为没有当时日耳曼人的记载。有充分理由这样说，动机是存在的，但没有供应来源，所以日耳曼人的盛衰或许要通过战争了。

战争发生的确切位置两千年来一直是个谜。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和卡修斯·狄奥（Cassius Dio）是在战后很久才记载这场战争的，而且他们的记载是由后来格马尼库斯（Germanicus）率领的一支讨伐军所发现的证据拼凑起来的。看来清楚的是，罗马人穿过了森林和崎岖不平的地带，走的是罗马传统战术不会走的狭窄小道。更糟的是，大风和暴雨使士兵们步履艰难，折裂的树枝经常阻挡前进的道路。日耳曼人的主要装备是短标枪，他们不断袭击罗马人的长队伍，使其损失惨重。当罗马人在第一天早些时候到达一片开阔地时，瓦鲁斯命令安营扎寨。罗马人在那里建起了他们的传统野战工事，营地周围设了路障，挖了壕沟。这使日耳曼人不知所措，因为阿米尼乌斯知道他对这个坚固的阵地发动不了有效进攻。他过去经常看罗马军队打仗，深知他们不仅能坚守这样的阵地，而且还可重创发动攻击的敌人。

次日晨，瓦鲁斯下令烧掉许多马车，希望加快队伍行军速度，但作用不大。他们一离开野战工事回到森林地带，日耳曼人又一次给了他们沉重打击。这使罗马人士气低落，而且使他们本已混乱的队伍更加混乱。不能确定罗马人是撤回到他们较早建的营地，还是设法在第二天晚上又建了一个新营地。无论如何这都不足以阻挡士气大振的日耳曼人。据说，战争最后一天的情况是，罗马骑兵脱离了主力部队，但未能获得安全。日耳曼人的兵力太大了，扎营的罗马人抵挡不住。瓦鲁斯身受重伤之后自杀了。新

近的挖掘资料表明，战斗发生的地点要比传统认为的地点更靠北，因为发现了大量刻有瓦鲁斯肖像的罗马钱币，这表明它们是用于发军饷的。武器的出土地点似乎是一个在防御工事之外匆忙建起的土垒，给人的印象是，罗马人为了自由进行过最后一次冲锋。只有少数士兵逃过了大屠杀，到达最近的罗马据点阿里索（Aliso）。到那时，战斗结束了，日耳曼人对战利品比对打仗更感兴趣。那些决定投降的罗马人对自己的决定很后悔，因为日耳曼人要以战俘当祭品来供奉他们的神。

战 果

阿米尼乌斯设法保持部队团结，然后向阿里索推进，最后包围了这个地方，然而，他的进攻被挡住了，可是当他撤退时，守军却很快放弃了阵地。他们向西撤退，甚至退到了位于莱茵河畔的韦特拉（Vetera），那里驻扎着另一个军团。日耳曼人没有向那里进攻。阿米尼乌斯当上了西部日耳曼部落的作战指挥官，并在五年之后率领他们抗击了德鲁苏斯·格马尼库斯的讨伐。德鲁苏斯的4个军团在两年的战斗中对日耳曼土地进行了几次入侵，但不是真的想要征服和占领。在瓦鲁斯的最后据点以东的伊迪斯塔维索（Idistaviso），罗马人和日耳曼人打得不分胜负。虽然罗马军队仍然保持着他们传奇般的纪律和勇猛，但日耳曼人像他们一样地勇猛，而且那时还有了几乎同样的武器，许多武器都是从在条顿堡林山战死的士兵那里得到的。到那时，奥古斯都已死，提必略统治了罗马。他驳回了格马尼库斯提出再次攻打日耳曼人的请求，这个罗马将军深信再打一仗他能征服阿米尼乌斯和日耳曼人。

当在条顿堡林山的3个军团战败的消息传到罗马时，奥古斯都陷入了恐慌。他相信罗马没有足够的军队阻止同仇敌忾的日耳曼人向意大利推进。他立刻呼吁志愿者保卫祖国。当几乎没什么人响应时，他开始征兵，组建自由奴隶和退伍老兵的军团。还派遣他的养子、也是他的继承人提必略去镇守边境。他无须担心。虽然阿米尼乌斯能很好地组织部落打单独一场仗，但他缺乏联合各部落进行攻防的能力。日耳曼人又回到了他们孤立的状态，只有当格马尼库斯到来时才响应阿米尼乌斯。高卢人受到的威胁像以前一样，只不过偶尔会遭到袭击；意大利完全没有受到威胁。

罗马人在条顿堡林山的战败标志着罗马帝国在北方的扩张到了极限。尽管格马尼库斯发动攻击，但罗马人已放弃了占领莱茵河以东土地的想法。甚至在这块土地上的部落之间突然爆发战争时，罗马人也没有加以利

用，就是在公元 21 年阿米尼乌斯被杀时，罗马人都没有再做努力。没有要塞和道路交通网络，崎岖的乡村道路，没有能力在国外生活，以及日耳曼人天生的好战，促使提必略决定不再招惹日耳曼。这个决定的长期影响直到今天还可感觉到。中北欧和东北欧置身于拉丁的文化和法律之外达几百年之久。直到北欧的部落移民到罗马帝国，才促使其在第四和第五世纪衰落，从而使得那里的人民接受了拉丁文化的主要方面。当他们这样做时，与其说取代了不如说是提高了他们固有的文化。由于没有受到罗马“文明”的影响，日耳曼的语言幸存下来了。那里的人民不仅移民到了罗马帝国，而且进一步向西进入了不列颠。那里的文化是盎格鲁 - 撒克逊文化，吞没了尤利乌斯·恺撒时代以来所有大部分罗马文化的影响。

罗马军队在条顿堡林山遭受了几百年中第一次重大挫折。曾建立过一个从西班牙直到叙利亚的帝国的罗马军团没能征服这些蛮族部落。正如许多训练有素的部队从历史所学到的，团结协作在旷野作战时对他们尤为必要。日耳曼所采用的游击战术使罗马人无能为力，因为他们不能集中兵力。罗马人不适应日耳曼人的战术，而是躲避他们；就像爱德华·克里西 (Edward Creasy) 说的：“罗马人的畏惧在镇定这个貌似合理的名义下误导了自己。”

阿米尼乌斯现在已成为日耳曼民族主义的象征，尽管实际上他没有把那些部落统一起来，而只是进行过几次短暂的联合。19 世纪晚期，他的巨大雕像矗立得多特蒙德城附近的一个山坡上。虽然他对日耳曼统一所起的作用可能被高估了，但却不能低估他战胜罗马的作用。至少日耳曼和不列颠应当为它们的历史地位感谢他。

赵伯炜 译

贝思 - 霍龙战役

66 年 10 月

参战方

罗马人：30000 名步兵，6000 名骑兵

指挥官：叙利亚总督塞斯蒂厄斯·盖洛斯

犹太人（朱迪亚的，罗马人统治的巴勒斯坦南部地区的居民）：

约 14000 人，主要是轻步兵，少量骑兵

指挥官：（佩拉亚的）奈杰尔，（巴塔纳亚的）

西拉斯和西蒙·巴尔·乔拉斯

参谋长：埃利埃泽·本·西蒙

重要性

犹太人对占压倒优势的罗马讨伐军的意外胜利，使大多数持怀疑态度的犹太人确信，因为上帝会保佑犹太人取得胜利，所以妥协求和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这激励他们发动一场总起义，结果证明对犹太民族是一种致命的幻觉。

历史背景

古代犹太人和罗马人之间的战争，事后看来，其结局似乎是完全可以预料的。自从公元前 63 年庞培执政官的辖区第一次有罗马的直接影响以来，世俗的罗马人和有宗教信仰的犹太人之间的共同之处就太少了，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庞培对一位要求取代其兄弟登上朱迪亚王位的人的支持导致了一系列罗马统治势力触犯犹太人的事件。在其后的一个世纪里，罗马任命了一个又一个的统治者，每一个忠于其主子的人都给当地人带来了伤害。在希律（Herod）国王统治下（公元前 43 ~ 前 4 年），外国的文化，特别是外国的宗教活动，成了犹太人每天非常痛恨的事情。希律的希腊文化观以及他对他认为有危险的人所采取的残酷手段，激起了由正统的法利赛教派*所领导的反抗。法利赛教派是虔诚的墨守教规者，尊奉托拉，因为它适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希律统治时期，盗匪活动激增，非法团伙日益猖獗，而且政治性越来越强。一段时间，恺撒·奥古斯都注意到犹太人的不满，允许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在叙利亚总督下享有神权统治。开始的几个地方长官看起来像是真心要减轻犹太人的痛苦，但是当地的拦路抢劫团伙、假宗教的暴力集团和老百姓的反抗，统称为犹太教的狂热分子，使那些努力复杂化了。不久

* 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2 世纪犹太教的一派，主张墨守传统礼仪——译注

以后，这个问题不知不觉恶化了，罗马皇帝和元老院派到朱迪亚的行政长官都是三流的。臭名昭著的庞蒂厄斯·彼拉多是派到恺撒里亚的一连串粗鲁官员的第一个。他的挑衅行为包括：在耶路撒冷大肆悬挂皇帝的肖像，一种众所周知的对犹太人宗教戒律的触犯；没收耶路撒冷圣殿的钱财（尽管这是给耶路撒冷市民修水渠的钱）；血腥镇压随后发生的抗议。彼拉多攻击撒马利亚人的宗教朝圣活动导致了他的离任。公元 39 ~ 40 年，盖乌斯·卡利古拉下令把他的塑像安放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圣殿里，这是一种公然的挑衅，只是因为驻叙利亚副总督佩特罗尼厄斯勇敢的反对，才防止了逐步升级为一场全国性的起义。从这时起，与罗马摊牌，对于许多犹太人——领导人和普通百姓——来说，显然已是不可避免的。

克劳狄（Claudius）试图通过把希律大帝的直系继承人希律·亚基帕一世（Herod Agrippa I）重立为朱迪亚的国王来保持罗马在那里的影响。亚基帕一世是一线希望，他真正关注和尊重犹太人习俗，而且有外交才干。可惜，他只在位 3 年就死了，从而使朱迪亚自治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当亚基帕开始加固圣殿的防御外墙并呼吁召开一次近东地区统治者会议时，引起了罗马人对他的怀疑。趁着他的去世，愚昧的罗马当局又恢复了原来的做法，任命一个叫卡斯普斯·费德斯的糊涂的煽动者为地方长官。随后那里出现了一个接一个贪财的、麻木不仁的罗马代理人，他们的卑鄙行径使犹太教狂热团体不断扩大。总骚动的征兆是出现了许多公开宣称的弥赛亚*和大救星，同时还出现了一种“末日”临近的普遍预期，到那时，一位出自耶路撒冷的世界主宰者的圣经预言将应验。看来，至少法利赛教派统治阶层的某些人——少数的神父和显贵——对这个狂热计划是同情的。

在地方长官格修斯·弗洛卢斯极端无能的统治期间，决定性时刻终于到来了。6 年前，在罗马的行政中心恺撒里亚，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希腊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已使尼禄（Nero）掌握了统治权，这有利于希腊占优势。到公元 66 年，这两个集团之间的争斗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弗洛卢斯曾接受一笔犹太人的贿赂进行调停，而当犹太人诉诸最严重暴力时，他却一事无成。他说犹太人拖欠罗马的税金要还，没收了圣殿金库的资金，结果却饱了私囊。他带领军队到了耶路撒冷，以报复的心态，要求老百姓出来迎接他派到耶路撒冷增援的两队步兵。而当老百姓按当地达官显贵的命令向开来的部队致敬时，他却命令其部队傲慢地不予理睬。

这种侮辱使犹太民众进一步骚乱起来，进行了强烈的反抗，酿成了大

* 犹太人期望中的救世主——译注

范围的屠杀。公元66年5月，圣殿首领埃利埃泽·本·西蒙（Eleazar ben Simon）停止定期代表罗马皇帝供奉祭品，公开向罗马挑战。按弗雷维厄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esphus）的看法，这一决定等于宣战。这时，犹太人各派系之间的斗争开始了，有些人主张恢复帝国的圣殿供奉作为最后让步，以避免武装冲突。邻近地区的罗马代理人亚基帕二世派来部队帮助他的罗马主子恢复秩序，但被当时已编成一支临时军队的犹太人所击退。监视圣殿地区的安东尼亚堡的罗马驻军被孤立了，当他们信以为真要被赦免时，遭到了背信弃义的屠杀。此时，全面叛乱正在进行中，但在宗教会议中仍能听到要缓和的声音。

战 况

地方长官格修斯·弗洛卢斯紧急向他的直接上司叙利亚总督塞斯蒂厄斯·盖洛斯（Cestius Gallus）求援，这位总督在安条克有四个军团的区域战略后备兵力。尽管情况严重，但塞斯蒂厄斯从他收到弗洛卢斯报告那天起竟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来集结他的远征军。这支集结起来的部队以叫霹雳军（Fulminata）的第12军团为核心，约4800人，再加上从其他在3个军团的每个军团抽调出的2000人，总计共11000名步兵。另外，塞斯蒂厄斯还调集了4支骑兵部队，约2000人，和6个支队的辅助步兵，约5000人。

结盟的地方统治者认为利用朱迪亚和加利利（Galilee）的丘陵地带有利于当地的投石者和标枪投掷者进行游击战——当时称为轻步兵或散兵攻击，所以派出了一支特殊的部队。如果塞斯蒂厄斯够聪明的话，他应当爱护这支部队。科马吉尼（Commagene）的安条克四世和埃莫萨（Emesa）的索黑穆斯两位国王派出了总共约5000名骑兵和8500名步兵。这样，总兵力约32000人。从安条克到现今海法海滨的托勒密（Ptolemais）一线，一些希腊-叙利亚势力占优势地区的城乡民团也派出了2000人，虽然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但渴望对犹太人作战。

随后，塞斯蒂厄斯将这支任务艰巨的部队调到托勒密与加利利边界上的查布龙（Chabulon，即卡布尔），在那里他开始进行了一场蓄谋的恐怖扫荡。查布龙的一些百姓被屠杀了，其余的人在士兵劫掠焚烧该城及周围村庄时逃走了。普拉西杜斯总督与两队步兵和一队骑兵留守托勒密，而塞斯蒂厄斯继续进行他的“绥靖”行动，企图恫吓去耶路撒冷途中和在他后方的犹太人，使他们既不帮助也不窝藏预计可能到来的犹太抵抗力量。他后

弗雷维厄斯·约瑟夫斯：朱迪亚的 指挥官和罗马战争的历史学家

不可思议的犹太裔罗马“将军”和历史学家弗雷维厄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公元37~约98年）参加、观察并记录了犹太战争。这个自私而狡猾的人实际上是这次战争资料的唯一来源，后人对此无可奈何。争论的中心问题集中在于他是犹太人事业的叛徒（占上风的观点）还是一个试图在这次社会剧变期间和之后保护其人民生活方式的人。

约瑟夫斯极为足智多谋，是一个出身高贵的教士阶层犹太男子的典型，完全植根于犹太法利赛教派的教规和信仰中，对执政的罗马人的古典希腊-拉丁学问非常精通。作为一个有爱国热忱的犹太人，约瑟夫斯既害怕又羡慕罗马的军事霸权，这种霸权是他年轻时在公元64年大火后去罗马访问时亲眼目睹的。他当时是作为一名使者去的，旨在寻求释放一些因某些小的冒犯而被关押的低层教士。

约瑟夫斯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他知道抵抗罗马统治是没希望的。他的现实主义与许多其他犹太领导人的神秘的宿命论完全相左。因为他的教士血统和过人的才智，使他成了造反的当然军事领袖，尽管很勉强。他之所以是这样一个人，用他的历史无法更深入地加以解释。他显然不同情造反者，始终把他们

贬为土匪、暴徒，甚至是犹太教的恶毒亵渎者。他的蔑视与其说是一种傲慢的、反动精英的态度，不如说是一个被降临到本民族头上的灾难吓坏的人的态度。约瑟夫斯一直试图寻找一条中间道路，既满足罗马帝国的需要，又保全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与尊严。

他不同意反罗马的起义，然而在初期取得反抗塞斯蒂厄斯·盖洛斯的出乎意料的成功之后的恐怖气氛里，如果他与狂热的犹太领导人对抗，他就会被处死。在初次胜利后，犹太领导人转为保卫他们已设防的城市，对抗韦斯巴芗及其儿子提图斯的罗马军队。被造反者任命为加利利地方长官的约瑟夫斯搞了两面派。教士发起的耶路撒冷战争委员会想让约瑟夫斯佯装对一支由激进分子不同派别组成的军队加以整顿，而实际只是安抚这些暴动者，同时这个委员会则试图与罗马人休战。约瑟夫斯没去加强加利利的防务，而是专心去欺骗和打击那些对其背后动机心存怀疑的人。无论如何，他最后还是设法在罗马人进攻时制造了抵抗的假象。约瑟夫斯负责守卫被困的约塔帕塔城（Jotapata），利用各种策略不断挫败人数众多、武装精良的罗马军队。但是约塔帕塔最终还是陷落了，约瑟夫斯在少数几个幸存者中设法用计

谋保存一份自杀誓约。约瑟夫斯在投降后，通过奉承韦斯巴芗及提图斯，预言说他们最后能成为皇帝，来亲近他们（后来证明是对的）。这两位罗马将军饶恕了约瑟夫斯，他成了罗马人的翻译和情报分析家，以及公元70年罗马人摧毁朱迪亚、包括摧毁耶路撒冷的见证人。耶路撒冷丢失后，约瑟夫斯随其主人去了罗马，在罗马度过余生，并写下了其他一些著作，其中有《犹太战争史》（*The Jewish War*，公元75年？）和《上古犹太史》（*Jewish Antiquities*，公元93年？）。约瑟夫斯的战争史对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耶路

撒冷陷落的犹太人造反或犹太人各派别之间内战的原因缺乏公正的分析，但约瑟夫斯的精明务实和他道德上的妥协跃然纸上。读者可以自行判定他是一个卑鄙的叛徒卖国贼，还是一个令人敬佩的现实主义者。《犹太战争史》尽管有失公正，但却通过教士、将军、罗马俘虏和宫廷历史学家的眼睛，对罗马 - 朱迪亚之战作了精到的报道，记述了公元一世纪犹太 - 基督教文化中的关键事件。没有约瑟夫斯的记载，那个时代在我们的历史书中将是一页空白。

方的犹太人大约涉及十多个独立的临时团体，约有2000名成员。塞斯蒂厄斯派第12军团副将凯森尼乌斯负责在加利利的军事行动。凯森尼乌斯继续行军到塞波福里斯（Sepphoris），加利利地区的一个亲罗马势力很强的战略重镇。加利利的其余地区也跟着进行了“绥靖”行动。在一队骑兵的追击下，一些叛军队伍向西北转移到了阿萨蒙（Asamon）和杰贝勒 - 代贝德（Jebelal - Deibeden）这两个山区叛乱据点中。罗马人损失了200人，而犹太人损失了2000人。

同时，塞斯蒂厄斯带领一支部队沿海岸向恺撒里亚进军，而派其他部队从陆地和海上去捣毁位于朱迪亚沿海的焦帕*，海军船只封锁了港口，支援陆地军事行动。该城被夷为平地，8000名平民被屠杀。另一支部队被派去以同样的方式扫荡了纳巴坦（Nabatene，现称纳巴塔）和周围村庄。军队继续从恺撒里亚沿海岸向安蒂帕底进发，用一部分人攻击了阿费克塔（Tower of Aphek）附近的叛军据点，实际上该据点已被叛军放弃。结果，它与周围的村庄全部被摧毁。

沿海的部队重新与塞斯蒂厄斯在恺撒里亚的主力部队会师，连同蹂躏杀掠焦帕和纳巴坦两地的军队一起进行了整编，准备向耶路撒冷进攻。

手中有了加利利和整个朱迪亚沿海地区，塞斯蒂厄斯也许合理地作出

* Joppa，即现在的雅法——译注

了这样的决定，在10月份雨季使道路不能通行前，用3周左右的时间结束这场战争。他的经过整编的军队开进了朱迪亚本土，进入利达（Lydda），把这个被遗弃的城市和50名犹太反抗者一起付之一炬。他分了一支军队去阿费克（Aphék，即Mejdel Yaba）击溃了在那里集结的反抗者。

到这时，犹太人的抵抗似乎瓦解了，简直像是完全消失了，使塞斯蒂厄斯感到他的残酷征讨把犹太人给吓倒了。罗马人继续沿着大路向耶路撒冷进军，走到以马忤斯（Emmaus），离开了平原，进入山区，在贝思-霍龙（Beth-Horon）一段，是弯弯曲曲的险要峡谷。他们在加巴奥（Gabao，亦称吉布恩或吉布）城堡宿营过夜，这里在耶路撒冷西北6英里多。

塞斯蒂厄斯行事草率，幸亏运气好，一路上只遇到轻微的抵抗，第二天早晨，随便下了行军命令，同时还让他的辎重及随行的护卫队脱离大队拖后慢走。他没有按罗马通常的命令进行侦察。相反，犹太人却极好地利用了塞斯蒂厄斯军队所忽视的高地。犹太哨兵从这些高地上可以准确地分辨出罗马军队的部署和战斗命令。犹太人沿山背部署了一系列伏击点。尽管这天是犹太教徒的安息日，但犹太人还是从耶路撒冷倾城出动，在罗马军队由行军队形改为战斗队形时，攻击了其先头部队。

在一群来自阿迪亚贝纳的犹太战士帮助下，从亚基帕二世军队中叛逃的老兵佩拉亚（Peraea）的奈杰尔（Niger）和巴塔纳亚（Batanaea）的西拉斯（Silas）带领部队攻击了敌人的前队。西蒙·巴尔·乔拉斯，一位粗暴但极有威信的游击队首领，同时带人攻击了缓慢通过贝思-霍龙山口的后卫部队。罗马人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515人阵亡（步兵400人，骑兵115人），而犹太人只有22人战死，更糟的是，失去了许多用来运送行李和装备的骡子。但是他们能够恢复，因为先头部队有序地退出了战斗，转而支援主力部队，而犹太人却没有有效地组织起来在罗马军团重新编队形时进行反击，从而使塞斯蒂厄斯能重整部队撤到位于加巴奥的大本营。

罗马军队集合起来再次向耶路撒冷前进以寻找补给。塞斯蒂厄斯清除了犹太散兵，在城外不到一英里的斯科普斯山（Scopus）上扎营。塞斯蒂厄斯想到犹太人因内讧而涣散，不可能再在贝思-霍龙峡谷取胜，于是，他没有急于进攻。在此期间，亚基帕二世国王派密使向中间人提出对起义者实行大赦，但犹太人杀死了一个中间人，打伤了另一个。前3天时间，塞斯蒂厄斯派人出去征集粮食——表明他对粮食不足的担心，同时，空等着城里犹太人动荡起来的信号。第4天，10月15日，他进入耶路撒冷郊区，看到起义者正在向第二道城墙后面预先修好的防御工事转移。罗马人放火烧毁了贝塞扎（Bethesda）郊区，希望他们的这种暴行会挫伤犹太人的斗志。塞斯蒂厄斯沿着安东尼亚要塞的边缘向城西的希律王宫对面的城墙

转移军队。约瑟夫斯认为，如果那时塞斯蒂厄斯发动进攻，耶路撒冷就是他的了。这似乎是有可能的，但是他所说的地方长官格修斯·弗洛卢斯收买了一些指挥官，要他们不进攻，以至拖延了总攻，则是不真实的。

罗马特遣部队又进攻了6天，最后一支由弓箭手在前的精锐部队进攻了安东尼亚要塞附近圣殿围墙的北侧。后来，塞斯蒂厄斯突然放弃了进攻。冬天的来临，对在贝思 - 霍龙山口的游击队的战术和勇猛估计不足以及军需补给和辎重骡马的短缺，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他作出了这项决定。

塞斯蒂厄斯并没有从在贝思 - 霍龙山口的经历中吸取教训，撤离时，他又忽视了在山顶上派警戒哨监视那条峡谷的最狭窄地带，结果让犹太人在他去加巴奥营地的路上与他有恃无恐地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太阳落山才使塞斯蒂厄斯避免了更大的损失。罗马军队在那里白白耽搁了两天时间，而更多的犹太战士则抢占了通往海岸道路旁高地的有利狙击位置。犹太人的精兵封锁了罗马人的出山口，而当其他人在弓箭狂风暴雨般的射击掩护下攻下山坡时，罗马骑兵则在峡谷中动弹不得。缴获的罗马弓弩给狼狽不堪的罗马军队造成更大的伤亡和混乱。为了救出更多的部队，塞斯蒂厄斯不得不放弃其辎重车辆和后卫部队。结果，第12军团损失了5300名步兵和480名骑兵以及所有的牲畜和大炮。这些大炮，在4年后的提图斯（Titus）包围战中，给了耶路撒冷犹太人大用场。霹雳军的鹰徽（军徽）也被犹太人缴获了，蒙受了只有一场重大胜利才能洗刷的耻辱。到被打垮的塞斯蒂厄斯的残余部队蹒跚疲惫地回到叙利亚时，起义者已控制了整个耶路撒冷、朱迪亚的大部分和佩拉亚南部马查厄卢斯堡（Fort Machaerus）中的一个据点。

战 果

犹太人的意外胜利使许多有矛盾心理的朱迪亚主和派加入到人数少但士气高昂的主战派的行列，因此阻止了向罗马人的妥协，并必将引发一场激战。要是犹太起义者失败，那些仍有很大影响并支持媾和的主和派很可能会占优势，阻止起义。但事实上，那时许多中间派合作者被赶出了耶路撒冷，到德卡波利斯（Decapolis）的城市避难，或与亚基帕军队合作。另外一些人出于害怕、冲动或重建了上帝保佑他们的信念而群起参加起义。这种冲突意味着独立自主的犹太民族走向尽头的开始。

尼禄任命曾在不列颠（Britannia）起义的满头白发的老兵韦斯巴芗为平定朱迪亚的讨伐军指挥官。当韦斯巴芗专心整顿部队时，由比较持同情立场的教士和贵族召开的一次大会成立了一个战争委员会，准备应付就要到来的罗马人的反击。大朱迪亚地区被分为五个防区，任命了5位“将

军”组织各自防区的防务工作。几次向罗马残余军队发动袭击都失败了，从而证明这种部署无作用——特别是在阿斯卡龙（Askaron）的一次惨败，而弗雷维厄斯·约瑟夫斯将军则愚蠢地企图在可能首先受到打击的加利利把互相冲突的帮派拼成一个联盟。约瑟夫斯几面讨好，忽视了对一些战略城镇的巩固和设防，同时也轻视了按罗马方式组织一支“军队”。

韦斯巴芗率军入侵时，轻易地攻陷了加利利，并利用友好的撒马利亚为跳板侵入了朱迪亚。公元 69 年争夺罗马继承权的残酷斗争使战争停止了一年半。在此期间，对立各派极端分子之间的相互残杀使耶路撒冷陷入了混乱。犹太人混乱的消息促使韦斯巴芗之子提图斯决心封锁和包围耶路撒冷。圣殿被烧后，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被攻陷。一些孤立的要塞又坚持了 3 年。大批犹太人在朱迪亚被剥夺了世俗权，朱迪亚也被更名为巴勒斯坦 - 叙利亚（Syria Palaestina），显然与犹太人的夙敌非利士人（Philistines）有关。

罗马统治者允许犹太教法典学者在贾姆尼亚（Jamnia）建立一些民族科学院，编写、整理和教授法利赛犹太教的教义。这个犹太法学中心在政治上一直是沉默的，留在巴勒斯坦的犹太民众也一样，直到公元 132 年。这一年，伟大的精神领袖和学者拉比·阿基瓦所支持的一位公认的弥赛亚西蒙·巴尔·科克巴（Simon bar Kochba）领导了又一次堂·吉珂德式的犹太人起义，结果以犹太势力的失败和犹太人的大流散而告终。犹太主义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不再集中到圣殿做礼拜，也不限于在某一地点。犹太人一直没有祖国，直到 1948 年在古老的朱迪亚建立以色列国。

赵宇烽 译

米尔维恩桥战役

312 年 10 月 27 日

参战方

高卢人：大约 50000 人

指挥官：君士坦丁

意大利人：大约 75000 人

指挥官：马克森提

重要性

君士坦丁的胜利使他完全控制了西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并最终成为欧洲的主流宗教铺平了道路。

历史背景

一些小事件的发展很少像使西罗马帝国军队参加米尔维恩桥战役（Milvian Bridge）的那些事件一样，沿着一条曲折的路径，最后发展成一个决定性事件。在 235 ~ 284 年的 49 年间，统治罗马的皇帝不少于 26 个。几乎任何一个皇帝都有一个或两个军团的支持，为争夺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权而打仗，夺而复失。最后，戴克里先（Diocletian）于 284 年夺取并保住了权力。虽然戴克里先是个来自伊利里亚（亚得里亚东海岸一带）的士兵，但他刚一执政就花费了大量时间努力进行使国家可以稳定的改革。这涉及增税，但是征收的方式比前几十年公平得多。征上来的钱花在增加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上，以至有些人认为政府雇员比纳税人还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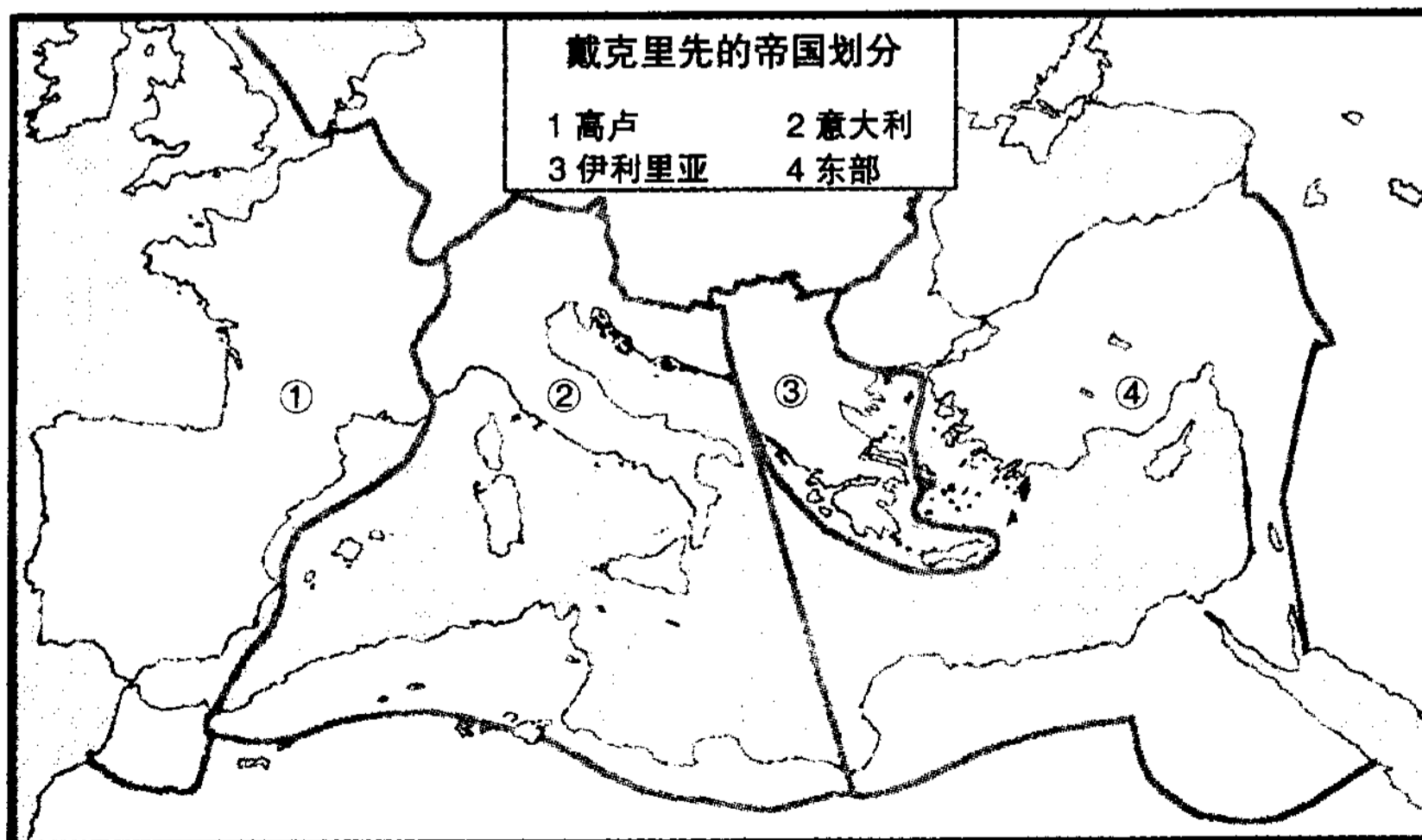
当这样做带来了一个更加稳定的环境时，戴克里先的最重要的改革指向统治帝国的体制。戴克里先认识到一个人不可能管理从不列颠到波斯的每件事情，于是采用了一种四人统治体制。他把马尔马拉海西端的尼科美底亚作为首都，指派合作者马克西米安（Maximian）从意大利进行统治。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两人都拥有奥古斯都（皇帝）的头衔。每人都任命一个下属，称为恺撒（副帝），协助他们统治帝国的各自一半。戴克里先任命加莱里乌斯（Galerius）为东部的恺撒，马克西米安任命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为西部的恺撒。恺撒将在奥古斯都死后或退休后替代奥古斯都，然后再为他自己任命一个替代恺撒，这是打算确保一种过去几十年不曾有过的有规则的继承。

当戴克里先决定在 305 年退休时，他说服马克西米安也这样做。按照计划好的，君士坦提乌斯和加莱里乌斯升为奥古斯都，然后，他们分别任命费拉维乌斯·塞维鲁（Flavius Severus）为西部恺撒，马克西米努斯·达亚（Maximinus Daia）为东部恺撒。任命这两个人为恺撒似乎是给了另两个认为他们天生就应该得到这个位置的人一记耳光，他们是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和马克西米安的儿子瓦勒里乌斯·马克森

提 (Valerius Maxentius)。当君士坦提乌斯在 306 年去世时，那种愤怒到达了极点。他在不列颠和高卢的军队不仅推举君士坦丁为凯撒，而且推举为奥古斯都，尽管君士坦丁谢绝了这个更高的头衔。他被认可为恺撒，而作为代理恺撒的塞维鲁，成了西罗马的奥古斯都。不幸的是，意大利的部队推举马克西米的儿子马克森提为奥古斯都，而无视继任的塞维鲁。这就导致了 306 ~ 307 年间的一场内战，塞维鲁在内战中最终被处死，而马克森提得到了西罗马的奥古斯都的头衔，但他把这个头衔让给了复出的父亲马克西米安，使马克西米安重新登上了王位。

东罗马帝国的加莱里乌斯不愿改变现状，他拒不承认君士坦丁或马克西米安作为西罗马的奥古斯都，而是任命他的一位将军李锡尼 (Licinius Licinius) 代替塞维鲁为奥古斯都，并入侵意大利，强制东罗马接受这项任命。入侵期间，马克森提强迫他的父亲交出权力，任命他自己为西罗马的奥古斯都。使事情更加混乱的是，加莱里乌斯的侄子马克西米努斯·达亚也要求并得到了奥古斯都的头衔。这样就使 6 个人有了原来要给两个人的头衔，而恺撒这个职位却空缺着。最后戴克里先做了调停，于 308 年在卡农图姆 (Carnuntum, 现在奥地利的海恩堡) 召开了一次会议。除马克西米安 (第二次退休) 之外，每个人都被允许保留奥古斯都的头衔，并控制帝国各自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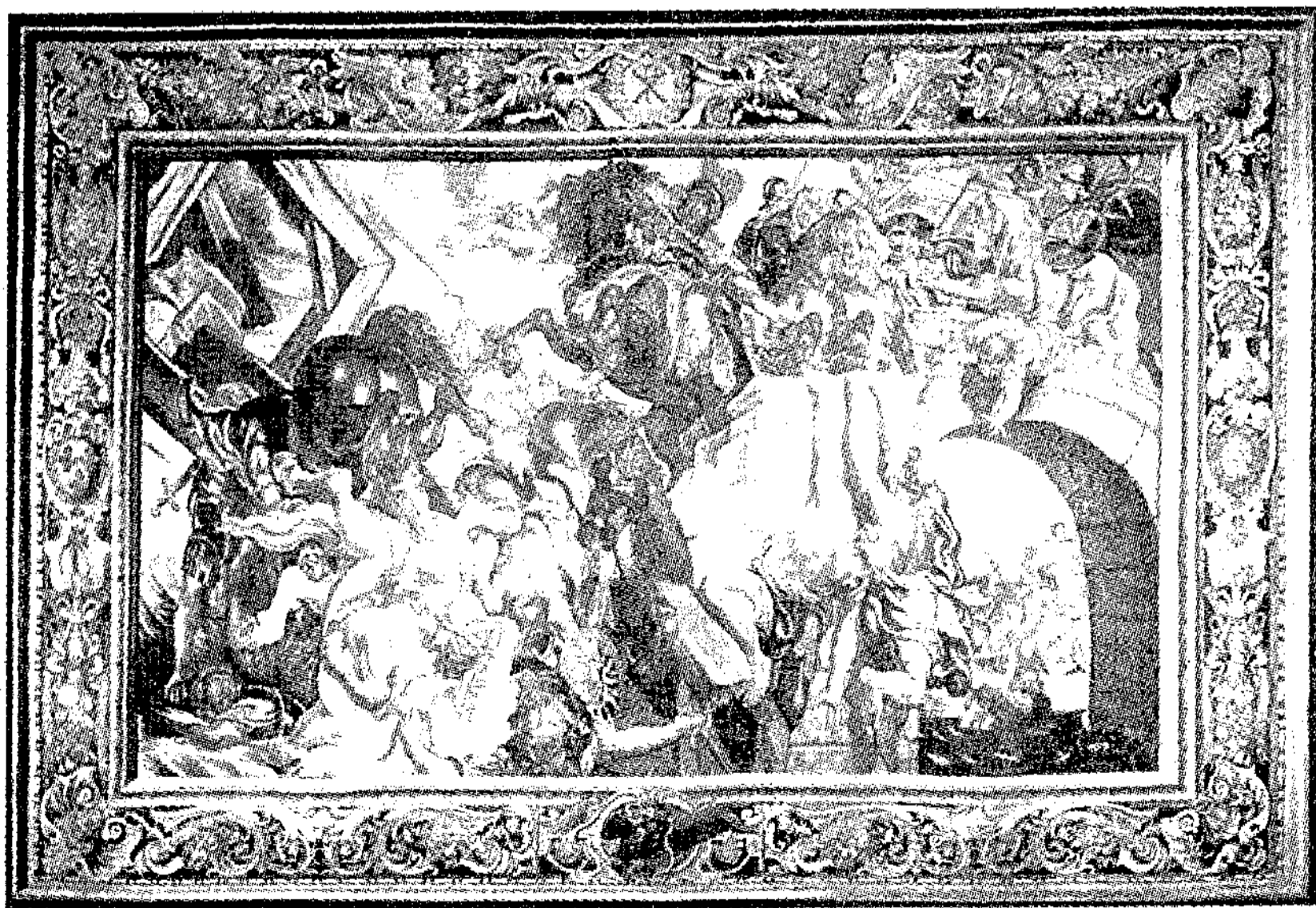
戴克里先的调停只维持了两年。马克西米安从他儿子那里逃出，去了君士坦丁在高卢的王宫，并于 310 年试图推翻他的主人。他因此成了阶下囚，被允许自杀。311 年，当加莱里乌斯死时，再次回到了四人统治，四人全是奥古斯都，而没有恺撒：君士坦丁统治高卢，马克森提统治意大利



利，李锡尼统治巴尔干，马克西米努斯·达亚统治东部罗马。如果君士坦丁正式放弃奥古斯都的头衔担任恺撒，马克森提可能绝不会感到必须用战争来对付他。不过，马克森提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他把大量的金钱用于他自己和他的禁卫军上，还虐待百姓；这些人认为处处有阴谋，马克森提还怀疑君士坦丁密谋反对他，于是决心单独统治西罗马。311年，他开始准备入侵高卢。

战 况

得知马克森提的企图，君士坦丁决定先发制人。他手下约有100000人的军队，但半数以上的人必须留下保卫日耳曼和不列颠的边境。在312年的早春，君士坦丁率领40000人穿过冰雪融化的高山进入意大利北部。马克森提派出一些将军带兵向北，但在苏塞、都灵和米兰先后被君士坦丁击败，君士坦丁的每一次胜利都是凭着占优势的兵力。马克森提最终派出了他最好的将军庞培乌斯（Ruricius Pompeianus），结果也在布雷西亚和维罗纳被击败了。当庞培乌斯向南杀出一条血路时，君士坦丁通过从乡村和战



米尔维恩桥战役。取自《君士坦丁大帝史》。据 Peter Paul Rubens 绘画所织的挂毯，18世纪（Corbis/费城艺术博物馆）

败的敌军中招募士兵仍然保持着相当稳定的人数。在庞培乌斯接近罗马时，他的兵力约有 50000 人。马克森提的 75000 人被围困在罗马。

根据传说资料，罗马城外发生了这样一些事件。马克森提误读了他得到的卜辞。预卜即将来临战争的《西卜林书》预示他，“那天，罗马的敌人将灭亡。”马克森提认为罗马的敌人是君士坦丁，不是他自己，于是他率军从罗马的奥里利安（Aurelian）城墙后面出来，到了萨克沙卢拉（Saxa Rubra）附近的平原，开始在那里部署军队，而他身后是台伯河（Tiber River）。

君士坦丁也得到了卜辞。战斗前一天，卜辞预言他有美事。这种美事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取决于一个人所使用的资料。杜兰特引用当时的权威人士优西比乌斯（Eusebius）的话解释说，君士坦丁看到空中一个闪光的十字架，其上写有希腊文“*en tutoi nika*”，即“此标记象征胜利”。次日晨，君士坦丁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在士兵的盾牌上放置“字母 X，穿上一条线系在盾牌顶端——基督的象征”（Durant, *Caesar and Christ*, p. 654）。大部分资料说在十字架上用拉丁文写着：“*in hoc signo vinces*”。达德利（*The Romans*, p. 270）说，君士坦丁在战前做了个梦，梦中被告知，在其军队的盾牌上放上希腊字母“*chi*”和“*rho*”（基督的标志）。

君士坦丁的部队中有许多基督徒，也有同样流行的太阳神教的追随者。后者用火光十字架象征不可征服的太阳，他们的神的标志。君士坦丁也长期信奉太阳神阿波罗。无论如何，君士坦丁后来告诉优西比乌斯，战前他发过誓，如果他胜利了，就改信基督教。

战斗的详情是不完整的。好像双方都把步兵部署在战场中间，而骑兵在两翼。君士坦丁指挥其中一翼骑兵冲锋。他的高卢骑兵比马克森提率领的罗马重甲骑兵灵活，而比后援的北非轻甲骑兵笨重。这样就能打败和粉碎马克森提的两翼。这在步兵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而只有马克森提的禁卫军坚守着阵地，抵抗君士坦丁步兵的进攻。后来，他们还是被打垮了，死在他们坚守的阵地上。接着马克森提其余的部队大乱，只有一条逃生之路，就是过台伯河上的米尔维恩桥（Milvian Bridge）。桥上拥挤，军队陷入绝望，甚至连马克森提都没能上桥。他试图游泳过河，但沉重的铁甲使他坠河而亡。他的尸体在第二天漂上水面。

战 果

马克森提的死意味着君士坦丁是西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就在马克

森提入侵之前，君士坦丁已和李锡尼缔结了停战协议。协议包括允诺君士坦丁的妹妹与在战争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鲁西纽斯结婚。李锡尼很守信用，局势刚一稳定下来，他就在313年2月与君士坦丁在米兰会面。二人在那里发布了关于宗教宽容的“米兰公告”（the Edict of Milan）。“我，君士坦丁奥古斯都，和我，李锡尼奥古斯都，在米兰幸晤，我们讨论了有关公共利益和安全的种种事情。首先，我们认为应根据如下方针制定法规以保证对神的尊重：允许基督徒和所有其他人有充分自由向他们所希望的任何礼拜形式捐纳，以便任何可登天国王位的神都可善待和施恩于我们以及我们之下的一切。”君士坦丁在这里好像回避作出他的决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变得更坚定地支持基督教。

君士坦丁很快返回战场，与敌对的日耳曼部落作战，同时李锡尼也打败了马克西米努斯·达亚。这次胜利确立了李锡尼对东罗马帝国的统治。此后11年中，这二人时而相互支持，时而相互交战。君士坦丁在314年的一次战争中击败李锡尼，从他手中取得了对欧洲几乎所有事务的控制权，这时，李锡尼以迫害东罗马的基督徒加以回应。君士坦丁变得更加基督化，但他仍保持着异教徒的习惯，两人最后摊牌使李锡尼最终在323年战败，并于第二年被处死。

罗马城逐渐变成一个不重要的城市，当君士坦丁建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君士坦丁堡时，罗马就不再是罗马帝国的首都。经过一段时间，君士坦丁堡不仅成了帝国的政治中心，而且成了几个世纪能与罗马城相匹敌的基督教信仰的大本营。然而，使基督徒有能力争论他们教会的权力应该放在何处的却是君士坦丁于312年在罗马以外的胜利。在米兰发布的禁止宗教迫害的禁令在基督教历史中给了基督徒第一个呼吸空间。到325年，由于君士坦丁那年召集了尼西亚（Nicea）大会，基督徒的地位实际上得到了保证。基督教会的领导者都有某种异教信仰的烙印；对历史来讲不幸的是，君士坦丁为基督的死谴责了犹太人，开启了几个世纪的有组织的屠杀。

君士坦丁改变信仰的奥秘从他在世时就一直有争论。记述他信仰的主要资料来自其同时代的基督教历史学家优西比乌斯，而这位历史学家有一些偏见。后来的某些记述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观点。君士坦丁很少按基督教仪式行事，即使他在尼西亚大会上表达了一些宗教观点，他仍对维持秩序比领导教会更感兴趣。他的母亲是一个坚决改变信仰的人，肯定对他有一些影响，但不论他是通过改变信仰成为基督徒的，还是为了政治目的，基督教会都得到了好处。其他宗教教徒很快发现他们自己受到基督徒的迫害，就像基督徒以前所遭受的迫害一样残酷。不论后来宗教之间冲突的功

过，基督教成为今天欧洲主要信仰的宗教这一事实可直接溯源于君士坦丁。

他建立的君士坦丁堡使罗马帝国被正式分为两部分。东罗马帝国的权力和财富逐渐增强，后来称为拜占廷帝国，直到 1453 年被伊斯兰教势力推翻。西罗马帝国逐渐没落，但当某个路过的部族以足够强大的实力在那里建立某种稳定时，它也偶尔闪现出它昔日的辉煌。最终，罗马逐渐成了一个宗教中心，而不是政治中心，它后来的权势来自于罗马教皇，而不是皇帝。

赵伯炜 译

阿德里安堡战役

378 年 8 月 9 日

参战方

哥特人：50000 名步兵，50000 名骑兵

指挥官：弗里提根

拜占廷人：40000 名步兵，20000 名骑兵

指挥官：瓦林斯皇帝

重要性

阿德里安堡战役标志着哥特人作为西欧历史重要参与者的到来，改变了未来一千年的战争面貌，从原来的以步兵为主变成了以骑兵为主。

历史背景

337 年，君士坦丁死后，罗马帝国又回到了兄弟之间的夺权斗争。君士坦丁原希望他的 3 个儿子能够对每人统治帝国的 1/3（西欧、东南欧、

东方)感到满意,但事情却不是这样。罗马帝国的这三大区域太复杂了,以至难以弄清他们之间谁打了谁,谁杀了谁,谁接替了谁。只说他的3个儿子被杀(无人终老)后,继承者不是他们的血亲,而是军队中的将军们就够了。最终在364年爬上权力巅峰的将军是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an I)*,他出身卑贱,但军事才能出众。他集中精力防御多瑙河沿岸的边境,为了使帝国东部地区掌握在亲者手中,他任命他的兄弟瓦林斯(Valens)为共主,和他一起坐镇君士坦丁堡。瓦伦提尼安死于375年,他16岁的儿子格拉提安(Gratian)继位,但他太年轻,太没经验,无法控制他的叔叔。

在当时瓦林斯不是当皇帝的料。中东地区还是像以前一样动乱,拜占廷的部队试图控制沙普尔二世(Sapor II)统治下的波斯。由于瓦林斯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东部而忽视了自己的后院,所以对与哥特人开战并没有准备。哥特人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后来漂泊到东北欧,在俄罗斯东部生活了几代人,最后于公元3世纪初期来到巴尔干地区。哥特人不仅到处流浪,寻找生存的地方,而且在迁移中还主动进行攻击和掠夺。到270年他们最终在奈苏斯(Naissus)被击败之前,一直在远到希腊的整个巴尔干地区横冲直撞。那次战败后,他们与罗马帝国结盟,此后100年一直相安无事。作为罗马帝国东部和西部的公民,哥特人为罗马/拜占廷的军队提供了大量的兵源,因而在人口和活力两方面都受到了削弱。

拜占廷人战胜了西哥特人并与之结盟。而东哥特人继续生活在俄罗斯,直到4世纪70年代初他们开始感到匈奴人的威胁。匈奴人以他们侵略性的移居方式从东方直逼东哥特人。打退匈奴人的企图失败后,东哥特人西迁到其同胞西哥特人的聚居地,而西哥特人又把亲缘关系较远的西哥特部落赶到多瑙河流域,罗马帝国传统上的东北部边界地带。当西哥特人到达拜占廷的领土时,他们请求允许他们在某些情况下留下来,瓦林斯的答复是积极的。瓦林斯告诉他们,每一个未到服兵役年龄的男性必须给他作为人质,并把他们所有的武器交给拜占廷官员。如果他对待他们像对待已生活在拜占廷土地上几十年的哥特人一样尊重的话,他本可以为自己的军队储存大批兵源。然而,瓦林斯有点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以前与当时新到的西哥特部落打过仗,他对西哥特人的能力和品质印象不好。

瓦林斯377年率军进攻波斯,错误地选择了卢皮西努斯(Lupicinus)和马克西穆斯(Maximus)这两个部下负责收缴武器。这两个人决心在哥

* 原文疑有误——编注

特人身上大捞一笔，索取他们的金钱贿赂，霸占他们的妻女，而作为回报，允许他们保留武器。当东哥特人到来也请求庇护时，却遭到了回绝。于是他们在已经与拜占廷人打过交道的西哥特人的掩护下设法渡过了多瑙河。最后由于索要的贿赂太多，西哥特人的首领弗里提根（Fritigern）与东哥特人密谋结成了一个牢固的同盟，公开反抗拜占廷的贪官。当卢皮西努斯和马克西穆斯试图刺杀弗里提根时，结果却杀了他的指挥官阿拉维乌斯，于是哥特人走向了战争。

战 况

由于这次暗杀行为，弗里提根率领他的人马在马里亚诺波利斯（Marianopolis，在保加利亚东部）攻击并击败了一支拜占廷部队，而后与阿拉修斯和西法克斯领导的东哥特部队在多瑙河和黑海之间的地区会合。瓦林斯很快作出了反应。他迅速与波斯人达成了停战协议，派他的将军萨图尼努斯、图拉真和布罗福图鲁斯率军北进。他们使哥特人退到多瑙河河口附近的一个沼泽地带。战斗不分胜负，但弗里提根设法使他的部队出了这块沼泽地。这一仗，哥特人使用了他们的标准防御战术，用四轮车围成一个大的车阵，从阵里不时出击进攻者。这种战术是在近一千年后波希米亚的胡斯*的拥护者杰士卡（Jan Zizka）和后来南非的布尔人（Boers）在 19 世纪末所用类似战术的前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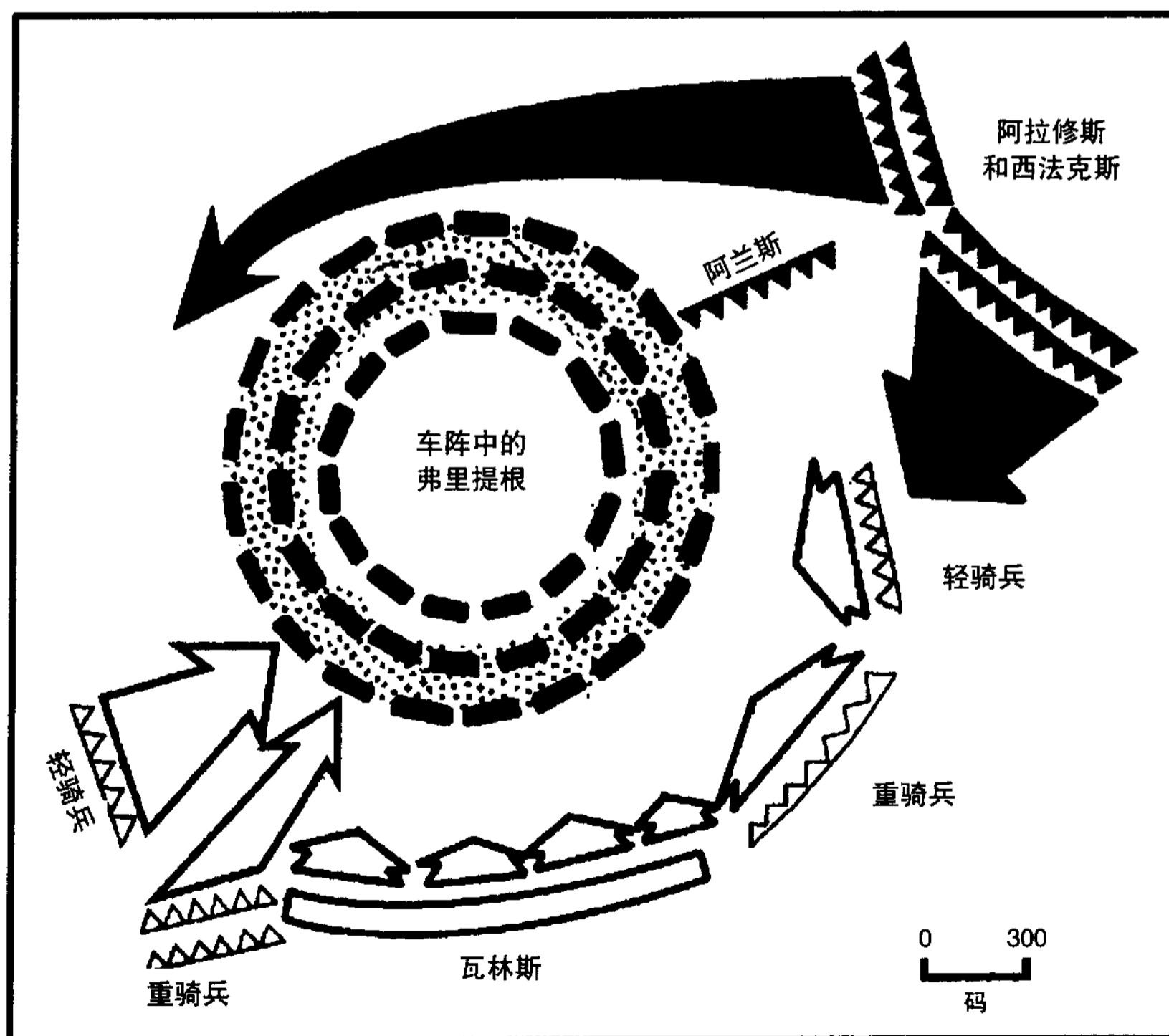
哥特人从拜占廷人手中逃出，得到来自东部的游牧骑兵的帮助，开始洗劫希腊以北的乡村。瓦林斯前往位于希腊东北黑海边的色雷斯，同时请求他在意大利的侄子格拉提安增援。他之所以需要增援，是因为在 378 年哥特人通过与几个日耳曼部落结盟得到了增援，从而瓦解了罗马帝国的整个北部边境。日耳曼人在莱茵河一带的起义迫使格拉提安率领部队进入高卢。在那里，他沉重打击了阿利马尼和弗兰克斯的部队，而后率军来到多瑙河流域向他叔叔的阵地进发。同时，瓦林斯的将领们于 378 年夏成功地击退了来自色雷斯的哥特人。

哥特人向位于君士坦丁堡以西的马里查河边的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撤退，集结在亚德里亚海、黑海与达达尼尔海所围成的半岛上。在弗里提根的带领下，西哥特人在那里建起了车阵防御阵地，而东哥特人（得

* 捷克爱国者和宗教改革家——译注

到其他东方骑兵如阿兰斯和萨尔马特骑兵的补充) 在当地征集粮食, 供养他们的大约 100000 名战士及 200000 名妇女和儿童。西哥特人打仗主要是靠步兵, 而东哥特人和他们的联军打仗主要是靠东哥特酋长阿拉修斯和西法克斯指挥的骑兵。瓦林斯用一个名叫塞巴斯蒂安尼的意大利人替换了此前的将领。塞巴斯蒂安尼带领的士兵较少, 由他亲自训练他们。他认为拜占廷部队大部分没有战斗力, 因此, 一支更加训练有素的小部队似乎更能给敌人以重创。在用游击战突袭哥特人取得一些胜利后, 塞巴斯蒂安尼建议瓦林斯继续这种战略, 不要打正规战。他相信哥特人不能长期坚持下去, 很快就会谈判向东撤退, 这会使他们进入匈奴人的道路, 因而可解决瓦林斯的问题。瓦林斯对此忠告不予理会, 因为格拉提安打败日耳曼人的消息引起了他的嫉妒。为了恢复他的声誉, 瓦林斯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场胜利, 而是要在格拉提安的援兵到达抢走他的荣耀之前迅速取胜。此外, 他坚持认为, 东哥特士兵的战斗力的被高估了。

得知瓦林斯的到来, 弗里提根派出了一个谈判小组。这个小组并不是去订立和平条约, 而是为外出搜寻粮草的骑兵队返回争取时间。瓦林斯拒绝谈判。378 年 8 月 9 日, 他率领 40000 名步兵和 20000 名骑兵离开阿德里



安堡，大约中午时分到达离哥特人车阵约 8 英里远的地方。为再一次争取时间，弗里提根又一次派出特使去议和，还放火烧了庄稼。瓦林斯一开始给人的印象是他愿意谈判，而事实上他也是为了部署他的部队而争取时间。因为天气已经非常炎热，拜占廷的士兵由于行军已非常疲惫，而哥特人的车阵布置得非常好，很难攻击，瓦林斯很愿意能有机会让他的士兵休息几个小时，并可侦察敌方。

当瓦林斯的密使接近哥特人的营地时，护送他们的伊比利亚弓箭手莫名其妙地冲着哥特人的营地放了几箭，然后转身逃跑。这自然激怒了西哥特人，对瓦林斯不利的是，这时刚好大约 50000 名强壮的东哥特骑兵也赶到。由一些阿兰斯人带头，这些骑兵突然冲向仍在进行作战部署的拜占廷部队。位于右翼的拜占廷骑兵给攻击者以迎头痛击。与此同时，更多的拜占廷骑兵转到左翼，以便有可能侧击哥特人的阵地，但他们没有步兵的支援，太薄弱，又没有掩护，损失惨重。

在拜占廷人右翼的骑兵战决定了这一仗的胜负，当右翼被攻破时，东哥特人猛攻那些混乱的步兵。拜占廷步兵无法完全展开，同样也无法进行抵抗。他们很快被包围，并受到东哥特骑兵的强大压力，战马扬起尘土，步兵什么都看不清。战马围成的包围圈在不断缩小，以至这场战争的主要

没落前傲慢的哥特人

以罗马帝国的观点来看，瓦林斯是这段历史的真正恶棍。他过于愿意服从公众的意愿，而不愿意听他的将军塞巴斯蒂安尼（Sebastiani）的忠告。首先，瓦林斯屈从公众的压力，攻打哥特人，而不允许塞巴斯蒂安尼继续使用骚扰和饥饿迫使哥特人投降的有效战略。吉本在《罗马帝国的衰亡》一书中写道：“市民在与真正的危险有一段距离时总是勇敢的，并自信地宣称，如果他们武装起来，他们能单独承担把这个省从敌人的暴力中解救出来的任务。无知民众的无端指

责加速了罗马帝国的灭亡；他们激起了瓦林斯的无可救药的鲁莽。他的名望或他的心里，都无法忍受公众的轻视。他很快就被他的部下蔑视哥特人的实力所取得的成功说服了。”

瓦林斯一度到达阿德里安堡，但他不听塞巴斯蒂安尼的劝告，有很高声望的侄子格拉提安屈服于他的意见。他下决心向自己也向公众证明自己的正确，拒绝了等待援兵的建议，结果这场战争他在人数上的劣势（100000 人对 60000 人）证明了他的愚蠢。

编年史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塞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这样说，步兵被围得几乎都无法拔出他们的宝剑，即使能拔出宝剑，也无法挥舞。东哥特人的弓箭像雨点一样无情地射向拜占廷步兵。后来的形势对于拜占廷人更为不利，因为此时弗里提根打开了他的车阵让他的步兵参战。他们拿着长剑和战斧，乱杀乱砍，杀死了数千名拜占廷步兵。直到大量士兵战死，幸存者才能有足够的空间进行调动，冲出包围。

瓦林斯本人待在战场后方的后备队中，当哥特士兵冲上来时，他与士兵一起参加了战斗。但他们人数太少了，最终没能抵抗得住大批的哥特人，结果被哥特人击退，瓦林斯在战斗中身受重伤。据记载，他被抬到一个农夫的茅屋中，当晚哥特人包围了茅屋并放了火，他们不知道在大火中将要烧死的是这位皇帝。瓦林斯是这次战争中阵亡的最大人物，还有许多高级指挥官与大约 40000 名士兵也一起阵亡了。哥特人的阵亡人数没有记载，但几乎可以肯定相当轻微。

战 果

自从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伟大的迦太基将军汉尼拔在坎尼（Cannae）消灭一支罗马军队以来，罗马帝国再没有遭受像这次战争一样的失败。自从阿米尼乌斯率领的日耳曼部落于公元 9 年在条顿堡森林消灭了两支罗马军团以来，罗马帝国再没有感到像这场战争一样的恐惧。对许多人来说，长期蚕食罗马帝国边境的野蛮人现在似乎在蒸蒸日上。组织良好的哥特军队这时本来可能接管东罗马帝国，他们有战场上的技巧，但他们没有围攻的机制。因此，君士坦丁堡才会幸存下来。尽管如此，哥特人仍可途经东南欧恢复他们的狂暴。狄奥多西（Theodosius）马上接替了瓦林斯，开始重新组织和训练军队。在 5 年内，凭着格拉提安的支持，他击退了他的敌人，平定了黑海西岸地区，迫使哥特人退到多瑙河对面，而那些发誓效忠的人被允许定居在他们曾经劫掠过的土地上。以后 10 年中，狄奥多西继续打败哥特人，而后允许他们定居下来，或加入他的部队。这意味着东罗马军队的一种比以前更大的改变。一千年来，罗马军团严格训练的重甲步兵，其训练水平几乎超过了任何一个敌手，一直在为罗马及其属地赢得胜利并保卫它们。甚至当日耳曼的新兵加入罗马军队时，依然主要是步兵。阿德里安堡战役之后，随着哥特人被征入伍，东罗马帝国的军队已成为骑兵占优势的部队。由于骑兵，特别是来自东部的骑兵，原来也是弓箭手，他们的远程进攻能力大大限制了步兵队形的威力。因此，在后来的一千年里，骑

兵成了欧洲占重要地位的军事角色。直到 15 世纪，骑兵才被投射武器——长弓和弩——所击败。

虽然狄奥多西能与哥特人保持相当好的关系，但他在 395 年死去时，下一个升任的哥特领导人却是阿拉列（Alaric）。他开始带领他的人民穿过东南欧，直到最后进入了意大利本土。410 年，在经过 3 次围攻之后，他占领并且洗劫了罗马。此时，罗马已是一座小城，因为拉韦纳才是当时政府的所在地。然而，罗马自公元前 7 世纪以来没有被攻陷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东哥特人在意大利定居下来，而西哥特人穿过高卢进入了西班牙。因此，西罗马帝国灭亡了，文化上成了哥特人的，即使不是在政治统一的意义。虽然那里的许多人是哥特人，但他们接受了很多罗马文化。阿德里安堡战役招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同时也意味着骑兵作为欧洲主要兵种的开始。

赵伯炜 译

沙隆战役

451 年 6 月 20 日

参战方

罗马人/西哥特人：人数不详

指挥官：埃提乌斯

匈奴人/联军：人数不详，大约近 100000 人

指挥官：阿提拉

重要性

罗马人击败匈奴人，阻止了亚洲人向西的扩张，
使阿提拉的帝国在两年后崩溃。

历史背景

欧洲人所称的匈奴人是从亚洲移民过来的，他们的发源地不可能准确

地确定。由于无法在中国扩大更大的定居区，匈奴人向西迁移了几个世纪，赶走了在他们之前定居的其他居民。其他类似种族的人可能在遥远的芬兰住了下来，而帮助推翻了罗马帝国的“蛮族”入侵的民族，在种族上与匈奴人相近，又被匈奴人向西驱赶。他们遍布广大区域，与每一个和他们有接触的国家都打仗。他们战胜了高加索以南的一些部落，并要求他们纳贡，这些部落属于晚期的波斯帝国。这些游牧部落在375年过了现在俄罗斯的顿河之后，就逐渐称为“匈奴人”，他们的到来给阿兰斯人、哥特人和其他东欧部落带来了压力。整个4世纪晚期到5世纪前的25年，他们占领了多瑙河以北，西到现在德国的土地，偶尔还进攻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像他们之前的锡西厄人*和在他们之后的蒙古人一样，匈奴人是骑马游牧的，靠相互血缘关系维系，但他们主要以小群的方式游牧，以便为他们的马找到最大的草原。直到5世纪他们似乎才认识到要有一个君主来管理全族的人，那位君主就是路阿（Rua）。在5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路阿率领统一的匈奴军队进攻东罗马帝国以及住在巴尔干地区的哥特人和其他居民。东罗马帝国在损失一支军队后，皇帝狄奥多西二世（408~450年）每年向匈奴人纳贡黄金350磅。

当路阿在433年死去时，继承人是他的两个侄子布里达（Bleda）和阿提拉（Attila）。匈奴人一段时间很少打仗，似乎在巩固他们所得到的利益，但在441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阿提拉率领匈奴人入侵东南欧，他们劫掠城市，破坏乡村，远至现在的南斯拉夫。休战一年之后，匈奴人再次发动进攻，他们绕过主要的设防城市，进军君士坦丁堡。狄奥多西再次战败，被迫纳贡黄金增加到每年2100磅。阿提拉显然不愿意共享权力，在445年谋杀了他的兄弟布里达，独揽了领导权，虎视着西方。在又一次快速攻打君士坦丁堡保证了他的后方安全之后，他把矛头转向了高卢和意大利半岛。

西欧的各种势力处于无序状态。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面临着原罗马帝国残余势力——在北非以外活动的汪达尔人（Vandals）的首领盖塞里克（Gaiseric）以及统治着南部高卢地区（法国）的西哥特人首领西奥多里克（Theodoric）——的威胁，西奥多里克也对汪达尔人有敌意，因为盖塞里克拒绝与西奥多里克的女儿结婚并把她打残送了回去。450年，阿提拉打算使这两个对手互相攻击，然后再各个击破。此外，阿提拉也想找个借口入侵西欧；这个借口是几年前瓦伦提尼安的妹妹洪诺利亚在与她哥哥赌气时请求过他的帮忙。阿提拉的答复是可以提供

* Scythians, 居住在古代欧洲东南部，以黑海北岸为中心的居民——译注

帮助，但要与他结婚，（他认为）这意味着半个西罗马帝国应当作为嫁妆给他。北部高卢的法兰克人之间的不断争吵使竞争双方都寻求帮助，一个向阿提拉求助，另一个向罗马军队的指挥官埃提乌斯（Aetius）求助，这进一步给了他入侵的理由。埃提乌斯曾与高卢的各个部落打过 30 年的仗，但年轻时候却曾与路阿统治下的匈奴人生活在一起。阿提拉本以为他的老朋友不会真的与他为敌，但埃提乌斯发誓帮助一位求助者给了阿提拉帮助另一位求助者所必需的借口。

在 451 年，阿提拉听说君士坦丁堡的新皇帝马西安不想每年再纳贡了。这位匈奴君主向君士坦丁堡和在拉韦纳（晚期罗马帝国的首都）的瓦伦提尼安派出了使团，要求前者同意继续纳贡，后者同意把洪诺利亚交给他。当阿提拉的矛头转向西，找到法兰克人的诸侯之一做盟友，使他可以随便过莱茵河时，他决定以后再对付马西安。阿提拉的军队通过吸收曾被匈奴人征服的北欧部落军队使自己的部队得到了扩充，但要知道有多少人跟随他打仗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的资料显示有 500000 人之多，而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可能不会超过 100000 人（Dupuy and Dupuy, *Encyclopedia of Military History*, p. 174）。

战 况

451 年春，阿提拉和他的部队渡过了莱茵河，前线铺得很宽。他的最左翼沿着摩泽尔河向梅斯（Metz）方向前进，中路向巴黎然后转向奥尔良前进，右翼绕道前往阿拉斯（Arras）。沿途的村庄和城市惨遭烧杀和抢掠。巴黎躲过了这一劫，据传说，是一个年轻女孩的祈祷动员起了市民，她后来作为圣热纳维埃芙（St. Genevieve）得到了赐福。5 月，阿提拉开始围攻奥尔良。阿兰斯人的首领桑吉班（Saangiban）在 442 年被埃提乌斯击败后就定居在奥尔良，他答应阿提拉他会让这个城市投降。当埃提乌斯听说此事之后，派兵征讨这个城市。

埃提乌斯没有时间建立军队。他在高卢打了 30 年仗，但靠的是雇佣外国军队，经常是匈奴人。现在匈奴人弃他而去投奔了阿提拉，埃提乌斯不得不使用各种方法引诱人们来当兵。他呼吁西奥多里克与他联合，尽管西奥多里克与罗马长期敌对。后来，当埃提乌斯出征奥尔良时，西奥多里克加入了埃提乌斯，把阿提拉视为大敌。他们的两支部队与桑吉班会合，桑吉班勉强同意把自己的部队与他们的部队合在一起，因为桑吉班对埃提乌斯没有好感，但又不可能及时通告阿提拉。当时对这场冲突的记载



阿提拉，“上帝的惩罚”（Library of Congress）

(Gregory of Tours, *History of the Franks*) 表明, 奥尔良的主教阿尼安乌斯给埃提乌斯送去消息说, 坚守奥尔良的时间超不过 6 月 14 日。就在那天, 匈奴人险些在奥尔良的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 哨兵看到埃提乌斯的部队到了。经过短暂的交战, 阿提拉让围攻的部队向北撤退, 命令相隔很远的右翼和左翼加入主力部队。他在塞纳河边留下一支格庇德 (Gepid) 部落的后卫队以掩护他撤退, 但埃提乌斯利用夜袭将其全部消灭, 据说伤亡了 15000 名格庇德人。

阿提拉选择的阵地是一个宽阔的平原, 他的右翼沿着马恩河部署。战斗的确切地点是有争论的, 但当时资料这样描述了卡塔洛尼平原 (the Catalunian Plain): 位于法国香槟地区的某个地方, 是由特鲁瓦 (Troyes)、塞纳河畔的梅里 (Méry - Seine) 和阿西斯 (Arcis) 所围成的一个三角形地区, 距离最近的大镇是马恩河畔的沙隆 (Chalons)。这位匈奴领导人命令部队向北, 他在中路指挥, 把东哥特人的部队放在左翼, 由瓦拉米尔指挥, 把格庇德和其他部落的联军放在右翼, 由阿达里克指挥。埃提乌斯把西奥多里克和他的西哥特人部署在他们的近亲东哥特人的对面, 而他指挥左翼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 (Burgundians) 和其他部落的混合军队。桑吉班和他的阿兰斯人被部署在中央。考虑到桑吉班的不可靠, 这似乎是一个危险的举动, 但埃提乌斯显然希望把桑吉班安排在自己和西奥多里克之间, 这样可以监视他。

战争的确切日期无法确定, 估计最早在 6 月 20 日, 最晚在 9 月 27 日。不清楚随西奥多里克出征的西哥特人有多少, 也无法估计埃提乌斯有多少兵力, 但推测, 在西哥特人加入之前, 这位罗马将军可能只征集到大约 50000 人。当天早上, 为夺取一个小山丘双方在匈奴军左翼发生了战斗, 最后由西奥多里克的儿子图里斯曼德率领西哥特人攻占了这个小山丘。阿提拉派中路的部队支援左翼的东哥特人, 在中午时分, 又命令匈奴部队攻击他们前面的阿兰斯人。令人惊讶的是, 阿兰斯人表现得相当好, 在巨大的压力下慢慢撤退。埃提乌斯在他的战场一端与格庇德人的战斗几乎没有进展, 而罗马右翼的西奥多里克的部队击退了东哥特人, 然后转攻阿提拉, 而此时位于中路的阿提拉的部队和他的侧翼已被分隔开。看到情况危急, 阿提拉命令撤回大本营, 经过整个下午的战斗之后于傍晚抵达大本营。在那时, 占优势的匈奴弓箭手打退了罗马人的所有进攻。

在战斗之后的数小时内, 埃提乌斯的军队中许多士兵在黑暗中蹒跚而行。天刚亮, 双方都能看到前一天战斗中战死的士兵尸体, 好像都不愿意再打了。图里斯曼德那天早晨证实了他的父亲已经战死, 立刻宣布自己为西哥特人的新王。他和埃提乌斯决定不再硬攻坚固的匈奴军阵地, 而是围

攻。匈奴军的军营中不时有重新进攻的迹象，但这些只不过是试图造成心理上的干扰，因为匈奴人已经损失了很多士兵，而且阿提拉也不希望再打了。就像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加这场战斗一样，伤亡人数也不清楚。当时的资料显示他们的人数在 165000 ~ 300000 人之间，不过，由于这几乎是等于估计在沙隆的军队人数的总和，所以双方的人数显然是夸大了。

战 果

尽管埃提乌斯和图里斯曼德决定进行围攻，但埃提乌斯很快又开始想更好的主意。虽然匈奴人被击败处于守势，但埃提乌斯开始考虑图里斯曼德给他带来的潜在威胁。图里斯曼德已在战斗中成名，指挥着一支组织优良、战果累累的部队，而埃提乌斯领导的是一支由不同的部落和种族组成的杂牌军。埃提乌斯想，如果彻底击败阿提拉，图里斯曼德有什么理由必须继续保持西哥特人与罗马人的联盟？于是，埃提乌斯转而力劝图里斯曼德回国，捍卫他的王位，而不让其他兄弟在他外出征战时乘机称王。图里斯曼德接受了建议，使包围的部队有了一个缺口。阿提拉没有进攻缺口，他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圈套，而是决定利用敌人薄弱的地方撤退。他率领部队渡过了莱茵河，埃提乌斯没有追赶。富勒甚至认为，埃提乌斯和阿提拉在战后那天夜里实际上见过面，作出了一种有利于双方的安排。

虽然在沙隆战败使阿提拉痛心，但他并没有丧失信心。第二年，即 452 年，他再一次要求与洪诺利亚结婚，这次，他以入侵意大利半岛来逼婚。匈奴部队从阿尔卑斯山向南，一路劫掠，至少造成了像前一年他们在北部高卢一样的破坏。埃提乌斯没能组织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迎战，瓦伦提尼安皇帝从拉韦纳撤退到了罗马。无法与阿提拉开战，瓦伦提尼安就设法谈判。他派罗马教皇利奥一世与阿提拉谈判，两人在明乔河会面。会面时谈了些什么没有记载，但阿提拉把他的部队撤出了意大利。利奥大概指出，匈奴人的军马缺乏草料，以及这个地区正在流行疾病，会使匈奴人遭到毁灭。另外有消息说，马西安皇帝已派兵进攻阿提拉的首都，这一切可能说服了这个匈奴领导人把部队带往其他地方。

虽然在沙隆的战败没有使阿提拉的权力瓦解，但伤害仍然很大，而他对意大利的入侵远没有他所计划的那样强大（也许这是他撤军的另一个原因）。虽然阿提拉仍计划继续战争，但他于 453 年死去。他的儿子们分裂了帝国，随后互相残杀，毁灭了他们的父亲苦心经营的一切。所属的部落相继宣布独立，格庇德人于 454 年在内达奥河（the River Nedao）——这

条河的位置现不知在哪里——重挫匈奴。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剩下的匈奴人被孤立在最后以他们的族名定名的一个叫匈牙利的地区内。

通过阻止匈奴人扩张，沙隆战役使阿提拉未能统治西欧。埃提乌斯的军队是在最后时刻匆匆拼凑起来的，如果战败了，实际上再没有其他有组织的人能抵挡匈奴人。虽然这只是暂时阻止了西罗马帝国的完全崩溃，但保存了日耳曼文化，而当罗马最终在政治上失势时，日耳曼文化逐渐统治了欧洲。是日耳曼社会留存下来进入了中世纪，使拉丁习俗适应自己所用，而不是被其压倒。这样，中世纪的欧洲就被各种各样的日耳曼文化所主宰，从斯堪的纳维亚到欧洲中部，直到不列颠群岛。

阿提拉的战败也有助于罗马天主教会成为欧洲的主要政治势力，不仅仅是主要宗教势力。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是为他们的罪行来惩罚他们的，虽然他被埃提乌斯打败，但事实上他是被罗马教皇利奥驱逐出境的。教皇来自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的权力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另外，谁是巴黎和奥尔良的英雄，除了人民，谁呼唤过上帝救助？与其说是任何军事力量，不如把罗马天主教会描绘成欧洲的救世主，事实上直到 16 世纪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罗马教会的权力从未受到过挑战。

赵伯炜 译

特里卡梅伦战役

533 年 12 月中旬

参战方

拜占廷人：10000 名步兵，50000 名骑兵

指挥官：贝利萨留

汪达尔人：50000 人，主要是骑兵

指挥官：盖利默

重要性

这次胜利使拜占廷人为东罗马帝国夺回了对北非的统治权，北非成了拜占廷入侵意大利的

跳板，而这次入侵也使东罗马帝国
和西罗马帝国再次暂时合并。

历史背景

527年，查士丁尼登上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廷帝国）王位。作为一位像他所继承的叔叔查士丁一样的军人，他在取得王位后没有再在战场上指挥过战斗，而有历史名将之一的贝利萨留（Belisarius）为他效劳。贝利萨留首次引起注意是在529~530年期间，当时他作为一位仅24岁的将军，成功地指挥了与波斯帝国的战争。532年，贝利萨留回到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当时在国内正面临他的最大挑战——尼卡暴乱（the Nika riots）。这次暴乱可能是所有相继发生的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群众骚动的最原始模式。

两个主要的马车比赛队分别得到怀有政治和宗教目的的两派——蓝派和绿派的支持。查士丁尼支持的蓝派由东正教徒组成，而狄奥多拉女皇支持的绿派由基督一性论——主张耶稣基督的人性完全溶入其神性——的信徒组成。由于两派皇家显贵支持各自的比赛队，这往往使两派之间保持和平。但是在532年1月，两派因某种原因打算推翻查士丁尼，让查士丁尼前前任的侄子希帕丢斯取代他。据说，查士丁尼准备逃命，但狄奥多拉加强了他的决心。贝利萨留被派去与宦官纳尔萨一起以一切必要的手段平息这场暴乱。纳尔萨带钱去贿赂蓝派领导，而贝利萨留带军队去竞赛场，屠杀了大约35000名暴徒。

查士丁尼牢牢夺回统治权后，贝利萨留得以立刻回到他一直在组织的军事远征。查士丁尼收到北非汪达尔帝国国王希尔德瑞克的请求。希尔德瑞克新近被盖利默（Gelimer）推翻，作为拜占廷帝国的一个诸侯，送信求他主人帮助。查士丁尼一直在寻找理由入侵意大利，以便把罗马帝国的两部分统一起来，因此，他把希尔德瑞克的请求视为在中地中海驻军的最好理由。查士丁尼还希望使意大利和欧洲摆脱基督教的阿里乌派，该派也反对有关基督神性的正统意见。

查士丁尼在其政治和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一系列的目标，但在花必要的钱去实现这些目标时就会感到不高兴。在北非的军事行动中，查士丁尼只给了贝利萨留15000人去征服整个汪达尔帝国。公元6世纪为拜占廷帝国服役的士兵，当然不具有传统罗马军团兵——公民兵——的水平。这时的军队是由三种类型的士兵组成：numeri, foederati 和 bucellarii。numeri

应该是昔日的公民兵，但到这时其训练、装备和士气都差了，甚至奴隶也被征了进来。foederati 是雇佣兵，由任何愿意打仗的人组成，征自与帝国有联系的所有种族集团。bucellarii 是拜占廷的富人所拥有和指挥的私人兵，但在帝国需要时也接受征调。因此，查士丁尼派给贝利萨留的 10000 名步兵和 5000 名骑兵是雇佣的，除了薪水，他们与帝国没有联系。不过，因为薪水通常是以战利品的形式发给，所以追随胜利者比仅仅受雇为某人服役更重要。

532 年 6 月下旬，贝利萨留开始了他的远征。他用 50 艘船运送他的士兵，另外有 92 艘战船护航。气候使他的进军速度减慢，但是他们最终在西西里登了陆，他们与该岛女王阿马拉珊萨事先已就他们登陆达成了协议。在那里，贝利萨留得知他所担心的汪达尔舰队参加了镇压撒丁暴乱的支援行动。贝利萨留迅速向南，目标是卡普特瓦达（Caputvada，现在突尼斯的卡普蒂亚角）。9 月，他在那里登陆，建立了大本营，并发布了安抚当地人的声明。声明说，他们与当地人不矛盾，要对付的只是盖利默。一切准备就绪后，贝利萨留向北挺进，目标是汪达尔首都迦太基。

战 况

9 月 13 日，拜占廷军队到达离迦太基 10 英里的德西马姆（Ad Decimum）。盖利默原希望拖延贝利萨留的到达，直到撒丁援兵到来，但当他得知敌方兵力不多时，决定进攻。他叫他的兄弟昂马特斯在贝利萨留军队以纵队从德西马姆向北进军时从迦太基进攻。他本人可能指挥一支部队从后面攻击，而他的侄子吉伯曼德带领第三支部队攻击敌方左翼或西翼。如果有能力进行联络，这是个很好的作战方案，但在 6 世纪，实施这个方案取决于极其难于把握的时机。

那个时机也是汪达尔失败的关键。昂马特斯进攻发动得太早，当他的部队被贝利萨留的、由亚美尼亚人约翰指挥的 600 人的前卫队击退时，他阵亡了。侧翼攻击撞上了贝利萨留部署在他左翼以防这种不测的罕斯（Huns）的部队，结果也被击退，损失惨重。盖利默赶到时，不仅时间太晚了，而且迷了路，攻击的不是敌军的后部，而是它的前部。贝利萨留军队的前部与后部相隔一大段距离，完全没有得到前锋部队的掩护，因为前锋部队已直奔迦太基，去抢夺他们所能得到的战利品。盖利默的攻击迫使

皇帝和他的将军

不妨这样说，从来没有一位将军像贝利萨留那样成功，而又像他那样未受到正确评价。几乎没有一位将军比他用的兵力少，比他取得的战果多。然而，查士丁尼一直害怕他的这位指挥官的名望。在一个行刺是爬上王位的公认方式的社会里，任何有军队支持的人都是潜在的对手。这就是为什么查士丁尼从不把大量的军队给贝利萨留指挥的一个原因。然而，贝利萨留从未做过任何一件事，让人觉得他有越位的野心。也许令人惊讶的是，在对待他绝对不公的情况下，他没有试图夺取王位。下面是贝利萨留的战绩和查士丁尼的态度的一份大事表：

529 ~ 531 年，击败波斯帝国军队；被召回领导对北非的入侵。

533 ~ 535 年，击败汪达尔人；

因嫉妒被召回。

535 ~ 536 年，指挥对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入侵；被召回镇压北非暴乱。

536 ~ 541 年，攻打在意大利的哥特人，给哥特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致他们要把西部的王位给他，遭他拒绝；被召回与波斯人作战。

542 ~ 544 年，击败波斯军队；被召回在意大利指挥作战。

544 ~ 549 年，回到意大利，恢复拜占廷政权；551 年被纳尔萨所取代。

549 ~ 554 年，在君士坦丁堡退休。

554 年，从退休中被召回，为拜占廷夺回南西班牙；又退休。

559 年，从退休中被召回，以不到 1000 人反击 7000 人的保加利亚入侵军，保卫君士坦丁堡，取得胜利；最后一次退休。

贝利萨留部队的前部后退，而大胆追击本可能将贝利萨留的部队打垮。可是，盖利默发现了他的兄弟的尸体，停止了一切，直到埋葬了他兄弟。这给了贝利萨留重整部队所需的时间，随后击退了处于混乱中的汪达尔的部队。

9 月 15 日，贝利萨留进入了未设防的迦太基，开始修筑防御工事。与此同时，盖利默西退 100 英里，并送信给他的兄弟扎松，让他从撒丁带兵来增援。得到增援后，盖利默立刻进军迦太基，在离迦太基约 18 英里的一个叫特里卡梅伦 (Tricameron) 的村庄停下。盖利默的侦探探听到，罕斯对拜占廷军队不满，因此建议与他联系。盖利默与他们进行了联系，如果他们在下次战役中间转变矛头，就给他们巨额奖赏。贝利萨留得知这个消

息，在盖利默不知道的情况下，以更高的金额贿赂了罕斯。罕斯听从了贝利萨留，但贝利萨留不知道如果这场仗打得不好，他们是否可以相信？

12月中旬，贝利萨留决定对汪达尔的军队发动进攻，而不是等待他们来进攻，因为等待有可能失去罕斯在他这一边的优势。贝利萨留的军队将进攻至少三倍于他们的敌军，他在战前给士兵做了一次极好的动员讲话，讲话的结尾是这样的：“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人数，也不是策略，而是勇气。”军队带着这样的教导出了迦太基，向汪达尔营地前进。贝利萨留派了他的大部分骑兵，约4500人由亚美尼亚人约翰指挥走在前头，接着是步兵，留500名骑兵殿后。他们在距离汪达尔营地很远的地方扎了营。

得知拜占廷军队逼近，盖利默集合了他的军队，几乎所有的骑兵，冲向贝利萨留的军队。可是，当他遇到约翰的骑兵部队时，却下马准备午饭。盖利默应该进攻而没有进攻，相反却部署他的人马，等待拜占廷部队的进攻。约翰答应他的要求，把自己的骑兵编成三队，像汪达尔的队形一样，但人数少得多。贝利萨留对此非常震惊，带着殿后的500名骑兵冲向前，让步兵仍然稳步行进。双方对峙一会儿后，战斗开始，约翰带着一小部分挑选的骑兵冲进汪达尔部队中路，中路是由扎松指挥的。约翰的骑兵被击退，但未被追击。约翰又带着多一点的骑兵进攻，又被击退。第三次，他带着更多一点的骑兵再次发动进攻，但在战斗中继扎松之后阵亡。这个消息一传到拜占廷剩下的骑兵，他们立刻全部冲向汪达尔的中路。由于扎松已死，中路被打垮。拜占廷一方明显占了上风，罕斯认定汪达尔不能取胜，于是，把他的人马投向约翰一边，尽其可能地穷追猛打汪达尔人。

盖利默撤回他的设防营地，要在那里进行抵抗。到这时，拜占廷的步兵已到达。由于从容行军，他们的精神仍然相当饱满。当步兵列队在盖利默的营墙外时，他慌张得不知所措，没有给任何人留下一句话，上马向西逃去。在目睹国王兄弟阵亡之后，又见国王逃走，汪达尔军队土崩瓦解了，四散而逃。拜占廷士兵进入修得很好的汪达尔营地，洗劫一空。如果当时盖利默有一点勇气，回兵进攻他自己的营地，可能会轻易打垮和消灭完全无组织的拜占廷军队，因为他们正忙于掠夺，根本顾不得返回的敌人。贝利萨留知道这一危险，但他无法阻止他们。幸运的是，盖利默没有这个勇气。

战 果

特里卡梅伦战役的伤亡人数是相对较少的：战斗开始时，拜占廷方面约死 50 人，而汪达尔方面约死 800 人。汪达尔营地的战斗并非真正的战斗。534 年 3 月，盖利默向贝利萨留投降，并与他的大量士兵一起被带回君士坦丁堡。贝利萨留陪着盖利默到了首都，因为这位成功的将军引起了查士丁尼的嫉妒，这位皇帝让他回来，以便监视他。这是查士丁尼一生中不断重复的做法，可能是因为纳尔萨的进谏，此人对查士丁尼的影响仅次于狄奥多拉女皇。数年后，贝利萨留回到非洲，去扑灭反对他的继任人的暴乱。然后，在 535 年，他指挥了拜占廷对意大利的入侵。

贝利萨留在特里卡梅伦战役的胜利和盖利默的投降标志着汪达尔帝国的结束。汪达尔人是北欧未开化的部落之一，他们是 4 世纪和 5 世纪乘西罗马帝国衰弱之机兴起的。他们冲过了西班牙，然后赶走了北非的西哥特王国，在那里重建了自公元前 3 世纪迦太基毁灭以来的第一个独立王国。对查士丁尼来说，这一胜利是统一罗马帝国两部分道路上的重要一步。由于控制了北非，他可以把它作为对在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进行战争的基地。那次战争开始于 535 年，虽然贝利萨留的国王这次又是给了他极少的人去完成此任务，但他再一次胜利了。对东哥特的战争持续到 552 年，拜占廷在塔基尼（Taginae，现在意大利的古比奥）的胜利摧毁了这个政权。贝利萨留征服了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战场上显示了他的雄风，可是他再次被召回君士坦丁堡，结果，由纳尔萨打赢了塔基尼战役，并支持攻陷了东哥特最后剩下的堡垒要塞。

查士丁尼的胜利使罗马帝国恢复了它作为地中海霸主的地位，但这是短命的。他在意大利的行政长官非常腐败，20 年左右的战争把乡村搞得凋敝不堪，以至人民要欢迎另一些入侵者，先是伦巴第人，后是法兰克人。然而，查士丁尼确实摧毁了东哥特人——阿里乌教派的一个群体。随着东哥特人的覆灭，阿里乌教也走到了尽头，所以，查士丁尼确实获得一石两鸟之功。尽管查士丁尼很有远见，但他天生的弱点则要对他没有在意大利开始公正的统治，并使意大利有可能留在拜占廷统治下长达几代人的时间负责。

金文荣 译

拜德尔战役

624 年 3 月 15 日

参战方

麦地那：约 300 人

指挥官：穆罕默德

麦加：约 900 人

指挥官：阿布·苏菲安

重要性

穆罕默德的胜利巩固了他作为伊斯兰教领袖的权力。通过加盟的地方部落，伊斯兰教开始扩张。

历史背景

7 世纪初，麦加是阿拉伯的一个重要贸易中心，位于基督教贸易中心与犹太人贸易中心的中间，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受这两个中心的影响。当穆罕默德批评古来氏（Quraysh）统治家族领导的麦加商人的一些商业行为时，他们对他的家族施以压力，要他闭嘴。他的家族的领导人、他的叔叔阿布·塔里伯拒绝顺从。因此，他的家族受到了经济制裁。随着时间的推移，更直接的威胁冲着穆罕默德而来。

为什么这些商人害怕穆罕默德是个费解的问题，有可能他们认为他会作为聪明人被公众接受，而他批评他们的话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还害怕穆罕默德日益增长的政治威望，因为如果他进入麦加政府，他会严重危害他们的生意。因此，他们共谋要他沉默或将他驱除。619 年，阿布·塔里伯（Abu Talib）去世，他的继承人几乎不能容忍穆罕默德制造麻烦。

620 年，穆罕默德会见了麦加以北大约 200 英里的麦地那的一些居民。

他们对穆罕默德的人品及性格印象很深，要求他为过去几年发生的一系列纠纷做仲裁。开始，他谢绝了。但是第二年，有12个麦地那人发誓承认他为神的先知。穆罕默德仍然犹豫不决，派几个朋友去麦地那看看那里的情况。622年，当有75个麦地那人承诺在战斗中和在信仰上追随他时，他被说服去了那里。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派他的麦加伙伴出城去麦地那，而没有让麦加的商业领导人对他的计划有所警觉。到他们得知他要逃到麦地那时，他已经在夜间出走了，而在麦地那，他们不能监视他，他可在那里建立另一个权力基地。

在麦地那，尽管城里的一些犹太人和无信仰的居民仍然对他敬而远之，但穆罕默德的意志力还是把许多居民带入了他的信仰。穆罕默德和他的来自麦加的追随者习惯于贸易生活，不长于在有限的可耕地上进行耕作，他们决定袭击麦加的商队。623年整个下半年，穆罕默德派出越来越多的人马去袭击麦加的商队，但显然被在麦地那的侦探发觉了，他们大多数逃脱了袭击。624年1月，穆罕默德派出一小股人带着密令成功地挫败了侦探。他的密令是让这个12人的袭击队去袭击从也门到麦加的一个小商队。他们确定了这个商队的位置，然后装扮成进香的人加入了进去。穆罕默德的人面临一个问题：当时正逢被阿拉伯视为神圣的一个月份，在此期间不应动武。如果他们跟随商队直到圣月结束，他们将到达圣城麦加。在那里动武也是禁止的。他们决定违反前一个限制，而不是第二个，制服了守卫，杀死一个，俘虏了两个。

因违背圣俗，穆罕默德受到了批评。他对此的回答是：麦加商人迫害穆斯林比违背圣月禁忌的罪过更大，因此是容许的。然而在麦加，这次袭击是不可容忍的。麦加人想用一个小商队做诱饵，把穆罕默德和他的同伙引进决战。这个商队正从加沙到麦加，为古来氏家族的大商人阿布·苏菲安（Abu Sufyan）所拥有和领导。穆罕默德确实受到了引诱，他组织了约300人的力量袭击这个商队。624年3月初，他带着他的队伍出了麦地那城。这支队伍主要是步兵，仅有70头骆驼和2匹马。他们轮流着骑马和步行。阿布·苏菲安得知这一威胁就送信给麦加，要求援助。约有1300人在阿布·贾赫尔（Abu Jahl）的指挥下前来。这支部队的装备和武器要好得多，约有700头骆驼和100匹马，以及约600名穿盔甲的步兵。

战 况

阿布·苏菲安亲自侦察得知穆罕默德人马的位置，让他的商队转走另

一条路，安全到达了麦加。他从麦加送信给阿布·贾赫尔，告诉他他已到达。一些援兵认为没有理由再待在战场上，所以，约有400人公然违抗阿布·贾赫尔回了家。而阿布·贾赫尔不愿意这样做，他决心打败穆罕默德，根除对麦加领先经济地位的威胁。他宣布留下的人去麦加西南约25英里的拜德尔（Barsd）泉地，庆祝商队安全返回。

穆罕默德的人马正是在拜德尔等待。他从抓获的侦探口中得知阿布·贾赫尔的行程，在624年3月14日晚上，穆罕默德召开了一个会议。会上，他立即得到他的被称为迁士的麦加追随者的支持，但他不知道他的被称为辅士的麦地那追随者的忠诚程度。当他们也向迁士一样宣誓对他忠诚时，穆罕默德对他们的决定感到满意，并向他们保证这场战斗的胜利是属于他们的。按照他的副指挥阿布·贝克尔的建议，穆罕默德将他的人马布置在离麦加部队最近的那个泉周围，并堵住周围的其他泉，然后等待战斗。那天夜里下了雨。据《可兰经》的说法，这是为了净化穆斯林教徒的心灵和使沙地战场变硬。据说，除了穆罕默德，这支穆斯林队伍全在安睡，而穆罕默德整夜在祈祷。

当阿布·贾赫尔的队伍靠近拜德尔时，他们自带的水已接近用完，他们是在能远远望到那个剩下的泉的高地上遇到穆罕默德的队伍。穆罕默德坐在帐篷下观察战场，命令他的人在他给出信号前不要主动进攻。不过，他们射箭反击了麦加人的进攻。然而，当3个麦加武士逼近向穆斯林人挑战时，战斗开始了。当3个穆斯林战士起而迎战他们时，那3个麦加人拒绝与他们交手，而要求穆罕默德家族成员出来搏斗。欧拜达·宾·阿尔赫里斯以及穆罕默德的叔叔哈姆扎和堂弟阿里出来应战。哈姆扎和阿里很快杀死他们的挑战者，然后去帮助欧拜达。欧拜达也胜利了，但是受了重伤，几天后死去。欧拜达因此获得了伊斯兰教第一位殉教者的殊荣。接着又有几个人进行了一对一的搏斗，再后来麦加人发动了进攻。

穆斯林人遵照命令站在较高的地方，用弓箭射击进攻者。与此同时，穆罕默德接到“启示”，他得到保证不仅可以取胜，而且有骑马的天神来相助。他接到“启示”后，抓起一把沙石说，“去乱抓他们的脸”。据说，这时出现了沙暴，袭击了麦加人。俘虏们后来说他们是被骑马的武士制服和俘虏的，尽管穆斯林人只有两匹马。这一胜利被归功于天神的介入。不管是什么情况，麦加人的进攻犹豫了，而穆罕默德则命令他的人马向前冲。麦加人被击溃逃跑了，留下70具尸体和70个俘虏。在俘虏中有阿布·贾赫尔，他在战斗中受伤。后来，当他拒绝承认真主是这一仗的胜利者时被斩首。阿布·贾赫尔本名阿姆勒·宾·哈沙姆，古来氏家族称他为

阿布·伊希姆，即智慧之父。但他死后，却以穆斯林人给他的绰号阿布·贾赫尔，即愚蠢之父，更为出名。

战 果

穆斯林在拜德尔的胜利使穆罕默德除了作为宗教人物这个已经确立的角色外，真正成了政治领袖。击败三倍于自己力量的对手，使他的军事才智崭露头角。实际上，他用了很好的战术：占据高地，用休息好的军队对付又累又渴的进攻者。至于沙暴的应时而起和天神的介入，我们只有《可兰经》为其佐证，世俗的评论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这个问题。无论详细情况如何，穆罕默德的人确实在拜德尔胜利了。

这一仗对麦加是重大的心理挫折，因为一些有影响的市民不是战死就是被俘，虽然被俘的后来被赎了回来。穆罕默德的追随者把得自阿布·贾赫尔军队的战利品平均分配给所有参战人员，不管他们是实际打仗的还是没去打仗而担任警卫的。这样做对一些真正打仗的人很不合理，但穆罕默德的平均分配的决定在一年后得到了肯定。625年3月23日，在麦地那城外的伍侯德（Vhud）战役中，穆斯林部队在战场上被击败。尽管如此，麦加军队却撤退了，这一仗没有损害穆罕默德的威望。穆罕默德无法明白为什么有真主在他们这边他们还会被击败，他就告诉穆斯林人说，这是神的惩罚，因为他们想要战利品。

那天麦加人没有乘胜追击，实际上强化了穆罕默德的神秘性，因为它使得麦加人显得畏惧。战斗时，穆斯林步兵虽然击败了进攻者，但占优势的麦加骑兵应该是决定性的因素。一年后，麦加的一支部队再次发起进攻，并包围了麦地那。尽管他们有10000~13000名步兵和600名骑兵，但穆罕默德又一次取得了胜利。他在他的阵地前方挖了一个长沟，使敌军骑兵的冲锋成为不可能。阿拉伯人不习惯围攻战，很快就失去兴趣，回了家。穆罕默德的威望又一次提高。630年，穆罕默德的军队占领了他以前的家乡麦加，并把伊斯兰教的中心移到了这个城市。这是穆罕默德作为一位政治、军事和宗教领袖的登峰造极的成就，但此后，他只活了两年多，于632年去世，由阿布·贝克尔接任。到633年，阿布·贝克尔粉碎了反对他作为哈里发实施统治的所有势力。

是拜德尔战役开始了以后的一切。这场战役以前，穆罕默德只是一个有有限追随者的宗教领袖。然而，麦加人担心他的潜力，在这一点上，他

们是正确的。拜德尔战役后，通过粉碎或驱逐反对派，主要是与古来氏家族保持贸易联系的犹太人家族，穆罕默德得以巩固他在麦地那的权力。他还开始吸引边远地区贝都因人部落的支持，这些部落的野蛮性加强了他的军事力量。阿布·贾赫尔怀着杀死穆罕默德、扑灭他的宗教的目的投入拜德尔战役。要是麦加胜利了，可能会达到这一目的。麦加的失败，使伊斯兰教开始了它在阿拉伯、中东、北非、东南欧和亚洲的扩张。拜德尔战役是那些参战人数很少而影响巨大的战役之一。

金文荣 译

君士坦丁堡战役

717 年 8 月 ~ 718 年 8 月 15 日

参战方

拜占廷：人数不详

指挥官：皇帝伊索里亚的利奥

穆斯林：210000 人

指挥官：马斯雷默

重要性

由于击退穆斯林的入侵，欧洲仍然在基督教的手中，

直到 15 世纪，再没有穆斯林对欧洲的严重威胁。

这次胜利与法兰克人在图尔（732 年）的胜利

一起限制了穆斯林向南地中海的西进。

历史背景

先知穆罕默德去世时没有公开指定继承人，由他的亲密朋友阿布·贝

克尔当选继承了他。阿布·贝克尔掌权的时间仅仅两年。他一死，奥马尔作为哈里发或代理人，即伊斯兰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开始执政。在10年的时间里，奥马尔领导了伊斯兰教向拜占廷的领土、波斯、叙利亚、现在的伊拉克和埃及的传播。在奥斯曼统治期间（644~656年），伊斯兰教传播得更远，最后到达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以及东方的亚美尼亚和阿富汗。然而，奥斯曼被暗杀后，伊斯兰教分成了两大派：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阿里的追随者变成了什叶派，叙利亚地方长官穆阿威叶的支持者建立了逊尼派。穆阿威叶最终通过建立伍麦耶王朝实行统治，661~750年期间，这个王朝的首都是大马士革。

穆阿威叶的目的是要看到基督教拜占廷帝国的垮台，因为据说他承诺，无论谁参与攻克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都可赦免他的所有罪过。在674~678年间，穆斯林军队断断续续地企图从陆地和海上攻下这座城市，但是保护它的双层城墙实在难以攻破。穆阿威叶和拜占廷皇帝签了一项和平协议。接下来的30年，伊斯兰军队把它的信仰传播到远至西班牙和印度，但是君士坦丁堡这一进入欧洲的要地的诱惑总是令人心动。哈里发瓦利德（705~715年）组织了夺取这座城市所必要的部队，但他却在计划得以实施之前去世了。于是，他的继承人苏莱曼在717年派出兵和船攻打拜占廷首都。

拜占廷帝国自从最后一次入侵他国以来经历了一系列无能的皇帝。当穆斯林集结军队时，是阿纳斯塔修斯做皇帝。他在713年登上皇位，收买有能力的人保卫他的帝国。有一位叫科农的将军在他的军队里服役，此人更以伊索里亚的利奥（Leo）这个名字闻名于世（然而，他可能是叙利亚人，而不是伊索里亚的安那托利亚地区——现在科尼亚——的人）。他自705年以来一直为帝国服务，716年被任命掌管安那托利亚地区。当穆斯林部队离开叙利亚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时，他对正在逼近的穆斯林部队进行过骚扰性攻击，后来在717年，从阿纳斯塔修斯手中夺取了王位。他一戴上王冠，这位利奥三世立刻着手为他认为就要到来的围攻储备尽可能多的备战品。对于一个可能有500000人口的城市，这是一项吓人的任务。为了击退来自陆地和海上的攻击，他还主持了对该城的双层城墙的修缮和加固，并储备了武器。

哈里发苏莱曼任命马斯雷默（Muslama）为他的军队的指挥官，他带领一支据说有80000人的军队经由安那托利亚开往拜占廷首都。他的计划是从西侧（向陆地的一边）攻击这个城市，而一支大规模的穆斯林舰队可使该城得不到任何补给。这支舰队约有1800艘船，装载着另外80000人，

由一位也叫苏莱曼（不要和哈里发混淆）的将军指挥。这支穆斯林舰队将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去封锁达达尼尔海峡（或赫勒斯旁海峡），使来自地中海的援军不能到达君士坦丁堡；另一部分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向北的通道，截断来自黑海港口的援军。717 年 7 月，马斯雷默让他的部队跨过了赫勒斯旁海峡，随后把他们分成了两部分：他指挥开始围城的主力部队，而派其余的人去亚得里安堡监视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人一直在整个东南欧进行洗劫，曾在 712 年攻打过君士坦丁堡。

战 况

马斯雷默一到达就立刻攻城，但轻易就被击退了。这让他确信正面攻击真的无用，所以他开始挖沟以防突围。大多数战斗发生在海上。苏莱曼将军按照命令把他的部分海军留在达达尼尔海峡，而带领其余海军北进占领赫勒斯旁海峡岸边的阵地。然而，当他们接近君士坦丁堡时，领头的船只被卷入他们不熟悉的急流，开始使他们陷入混乱。利奥抓住这一时机，迅速放下保护金号角——该城上游的港口——的锁链，在穆斯林舰队未能一字排开之前冲了进去。通过使用希腊火（见附文），他的战船很快击毁或捕获了大量穆斯林战船，其余的穆斯林战船则撤退了。这时，苏莱曼将军开始害怕从该城旁边通过，因为如果再有一次类似这样的闪电般的袭击，就会摧毁他的舰队的剩余部分。这样，北面的支援道路畅通了一段时间。

穆斯林人的努力一开始就不顺利，不久又从家里传来了坏消息。哈里发苏莱曼因胃病（可能由于吃得过多所致）而死，由军事才能不出名的奥马尔二世继位。接下来的几个月，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事，这是许多包围战的特点。冬天，更坏的运气光顾了穆斯林人。717 ~ 718 年的冬季，天气比往常冷得多，地面上积雪达 3 个多月。对于一支其士兵在阿拉伯和埃及出生和长大的军队来说，这种天气，往最好了说是令人不安的，往最坏了说是致命的。坏天气，再加上从埃及运来的补给品的延期，意味着数千名围攻士兵的死亡。

穆斯林人计划在 718 年春天取得主动权，那时有一支来自埃及的舰队和 50000 名援兵将到达。这支来自埃及的舰队的 400 艘船在夜里偷偷从在金号角的拜占廷舰队旁驶过，避免了一场海战，占据了赫勒斯旁海峡。这切断了君士坦丁堡的补给，本来还会最终攻克它，但利奥的海军又一次使

希腊火

古代技术的最大秘密之一是希腊火的成分。它第一次被提到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涉及阿基米德，后来一千多年偶尔出现在海战和围攻战的报道中。尽管使用它的人总是保守秘密，但人们可以设想配方会以某种方式被泄露或记录下来，以便现代历史学家发现。可是什么也没发现。有关它的最好的讨论可能是在爱德华·吉本的经典著作《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灭亡》第六卷中写道：

敢于分析这种离奇组成的历史学家应该想到他自己的知识不足以及他的拜占廷向导的无知，以致对真相如此好奇，如此粗心，在这件事上如此放不下。从他们模糊的、也许是靠不住的提示可知，希腊火的主要成分似乎应当是石脑油或液体沥青，即一种轻的、黏的、易燃的油。它从地下喷出，一与空气接触就着火。石脑油是由硫磺和从常绿冷杉提取出来的松脂混合而成，但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或以什么比例混合的。这种混合物可产生浓烟和大声的爆炸，接着产生猛烈的难以抑制的火焰。火焰不仅垂直向上窜，而且同样猛烈地向下或向四周蔓延。用水扑不灭，反而使火焰更大、更猛。沙、尿或醋是唯一能抑制这种燃料烈焰的东西。希腊人恰当地称这种燃料为液体火或海火。为了骚扰敌人，把它用在海上，用

在陆地，用在两军厮杀时，用在围攻时，有同样的作用。它可以从大容器中流出，或以红热的石球和铁球投出，还可以把吸了大量这种易燃油的亚麻缠在箭头上射出去。有时，它被放在恨之入骨的人的身上和工具上，而最常见的是将它从长铜管中喷出。这种铜管安在战船的船头，被设计成凶猛怪物的嘴的形状，仿佛液体烈火由此喷出。这种重要技术像国家的保护神一样被保存在君士坦丁堡。战船和大炮有时可以借给罗马的盟国，但希腊火的成分则是以最强的戒备心守口如瓶。由于敌人的无知和惊奇使他们的恐惧增加和蔓延。在提交帝国政府的论文中，皇家作者（康斯坦丁）提出了答案和理由，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无知者的那些不明智的好奇心和纠缠不休的要求。他们应该被告之，希腊火的秘密已被一位天使用一条神圣的禁令向康斯坦丁家族的第一位最伟大人物揭示：这一上天的礼物，是对罗马人的特别恩赐，必须永不告诉任何外族；王子和臣民同样应当在背信和亵渎的世俗精神惩罚下恪守宗教沉默；不虔诚的企图将引起基督教上帝的突然而神奇的报复。用这些措施，该秘密向东方的罗马人保守了400多年，继而在11世纪末，对每个海洋和各种工艺都很熟悉的比萨人（Pisans）遭受了希腊火之害，而他们没有弄明白它的成分。

这一天没有到来。利奥得到了新来的埃及舰队逃走的帮助，因为这支舰队有许多船员是哥普特基督教徒，他们是被穆斯林人强迫服役的。得知穆斯林舰队的部署，利奥在 6 月发动了一次穆斯林舰队完全没想到的突袭。希腊火不仅再一次摧毁了敌人的战船，而且再一次使敌人感到恐怖，结果，基督教船员大量逃向欢迎他们的拜占廷部队。穆斯林人在北边执行封锁任务的舰队被击溃了，利奥取得了胜利。随后，他对在马尔马拉海亚洲一侧——君士坦丁堡对岸——的穆斯林部队发动了攻击。这次攻击也大大出人意料，以至守军有数千人被杀。

此时，利奥证明自己不仅是一位将军，也是一位有能力的外交家。他派使者到保加利亚人那里，说服了保加利亚国王特威尔，从西边攻打穆斯林军队。7 月，特威尔的保加利亚部队将穆斯林驻军驱逐过亚得里安堡，并攻击了殿后的穆斯林部队，穆斯林人惨败，伤亡约 22000 人。这一新威胁被法兰克人派一支军队从欧洲来支援他们的基督教伙伴的传言所加强。穆斯林人还没有和法兰克人打过仗，但听说他们是一支难以对付的军事力量。听到这个消息，哈里发奥马尔决定适可而止。718 年 8 月 15 日，马斯雷默带领他的军队离开了君士坦丁堡。

战 果

在君士坦丁堡的失败是伊斯兰军队遭受的第一次惨重失败。他们虽然在这儿或在那儿吃过败仗，但是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不知所措的大灾难。据说，参加陆战和海战的 210000 人中，只有 30000 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应当有 2000 多艘船参战，大概只有 5 艘返回。

如果当时马斯雷默的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继续进军东欧的路实际上是未设防的。在遇到西欧军队之前，穆斯林军队可能几乎遇不到什么有组织的抵抗。这样，君士坦丁堡，作为基督教在东部的政治、宗教和经济的中心，就可能成为伊斯兰教的中心。东部的东正教就可能完全消失，并在东欧和俄国留下数不清的后果。海上霸权可能完全掌握在穆斯林手里，因为当时没有一个欧洲族群有一支像样的海军，而且在一百年后北欧海盗兴起前也不会有。即使有 15 年后法兰克人在图尔的胜利，伊斯兰教仍可能成为主导欧洲乃至世界的宗教。

按当时的情况看，伊斯兰教的力量仍然是很强的，只是隔着一段距离。它在拜占廷在中东的土地上的快速传播，不仅令拜占廷的皇帝恼火，

而且也让宗教领袖恼火，他们看见许多人张开双臂热情接受伊斯兰教的征服。拜占廷政府素以高税收和严格奉行东正教信仰而著称。伊斯兰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选择，因为它在宗教上是宽容的，甚至非穆斯林人要缴的税也比君士坦丁堡征的税少得多。不过，更使人忧虑的是穆斯林信仰的传播，于是东正教开始采取步骤以迎合穆斯林人的方式来改变自己。显示自己改变了的主要一点是开始反对偶像崇拜，即拒绝在拜神仪式中使用塑像和画像。伊斯兰教禁止对生命作任何图示化表达，认为这是对作为造物主的真主的权力的挑战。有一段时间，东正教教堂也禁止了这些偶像，这引起了与罗马天主教会的严重矛盾。在欧洲，和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打交道的教会，为了教育目的，需要偶像。于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个宗教中心之间的对抗加剧了，在12世纪的宗教战争之前，基督教的这两派之间从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合作。

拜占廷的胜利使欧洲摆脱了伊斯兰教，也摆脱了几乎所有的外部影响。虽然东方的希腊文化知识在中东和非洲幸存下来，并在很多方面得到了发展，但欧洲却进入了黑暗年代。军事上，欧洲能保护自己不受侵略，但在文化上却进步缓慢。直到十字军东征及由此而带来的与东方贸易的复苏，希腊的古老知识才被重新发现，文艺复兴就是结果。如果君士坦丁堡是在718年陷落，而不是在1453年陷落，设想一下欧洲本来会像什么样是很有趣的。

金文荣 译

图尔（普瓦捷）战役

732年10月

参战方

法兰克：人数不详

指挥官：查理·马特

穆斯林：近80000人

指挥官：阿卜杜拉·拉赫曼

重要性

穆斯林的失败结束了穆斯林对西欧的威胁，而法兰克的胜利使法兰克人成为西欧的主要居民，并建立了导致查理大帝出现的王朝。

历史背景

在整个 7 世纪的后几十年，穆斯林军队横扫南地中海沿岸，并在使他们所征服的敌人改变信仰的过程中，把他们吸收到他们的军队中。在北非，一些最热心的改信者是摩尔人（被汉尼拔时代的迦太基人所称的努米底亚人），即现在摩洛哥的柏柏尔人。710 年，该地区的穆斯林统治者穆萨·伊本·努萨伊尔（Musa ibn Nusair）决定攻过直布罗陀海峡，袭击西班牙。然而，他没有船，于是去求助拜占廷的一位官员朱利安，朱利安借给他 4 只船。朱利安这样做，是因为他对在西班牙统治的西哥特人的王罗德里克的怨恨。有了可载 400 人的四只船，穆萨发动了一次袭击。这次袭击的战利品十分丰厚。

711 年，穆萨把塔里克·伊本·齐雅德（Tarik ibn Ziyad）指挥的 7000 人摆渡过了海峡。尽管原来只打算做一次较大的袭击，但塔里克战胜了罗德里克，使伊比利亚半岛向穆斯林军队敞开了大门。一年内，穆萨回到指挥岗位，控制了西班牙。在 717 ~ 718 年，穆萨被哈里发召回中东，他的继承者休尔（Hurr）进一步向西班牙内地推进，通过比利牛斯山进入了阿克坎泰纳省（Acquitaine）。接下来几年，穆斯林力量衰退，在整个南部、中部、甚至北部的高卢（法国）流动。

休尔来的正是时候，因为内部不和使高卢的居民发生了分裂。主要居民法兰克人在衰落中。714 年丕平二世去世，法兰克人的王位在丕平的嫡系孙子和非嫡系儿子之间发生了争执。阿克坎泰纳的欧多（Eudo）看到了脱离法兰克统治的机会，宣布了他的独立，引起丕平的非嫡系儿子并在 719 年最终成功登上王位的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的愤怒。击败欧多后，查理转向了莱茵河，以保护他的东北翼。他发动了对撒克逊人、日耳曼人和施瓦比亚人的战争，直到 725 年穆斯林人在南部高卢的成功，才

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当查理停下他在德意志的战事时，欧多担心起他的未来。因为他的南边是好战的穆斯林人，北边和东边是敌对的查理。欧多与一个叫奥斯曼·本·阿比·尼泽（Othman ben abi Neza）的穆斯林叛徒结了盟，此人控制着北部比利牛斯山的一个地区。他们的结盟激怒了西班牙的穆斯林统治者阿卜杜拉·拉赫曼（Abd er - Rahman），他在731年进攻了奥斯曼。击败奥斯曼后，阿卜杜拉·拉赫曼决定深入高卢，传播穆斯林的影响。他在波尔多击败了欧多，继续向北边的图尔（Tours）进军。

欧多逃到巴黎，在那里会见了查理，请求他的帮助。查理同意了，条件是：欧多要发誓效忠，绝不再试图脱离法兰克的统治。有了这种允诺，查理尽可能多地集结了军队，向图尔进军。

战 况

查理集结的军队可能有30000人，其中一部分是他在打高卢和德意志时所指挥的职业士兵，另一部分是几乎没有什么武器和军事技能的民兵。法兰克人是勇敢的战士，他们已被装备成重甲步兵，身穿盔甲，主要武器是刀剑和战斧。法兰克军队依靠骑兵到什么程度是有争论的，因为步兵一直在欧洲战场上占主导地位，骑兵只是这时才变得常见起来。步兵和骑兵的力量是他们战斗信心的所在，而他们的弱点是几乎完全没有纪律。另外，查理也缺乏维持任何一种供应线的资源，因此他的军队生活在陆地附近的海上。

他所前往面对的军队主要由摩尔人组成。他们骑马上阵，靠着勇敢和宗教狂热来弥补他们没穿盔甲和没有弓箭的不足。他们的武器是单刃短弯刀和长矛，标准的战法 is 发动大规模的骑兵冲锋，靠人数和勇敢战胜任何敌人。这是使他们驰骋几千英里打败很多敌人的法宝。他们的弱点是只会进攻，没有经过训练，甚至没有防卫概念。像法兰克人一样，他们也在陆地附近的海上生活。

732年8月初，这两支军队在相互接近。阿卜杜拉·拉赫曼的军队成功地洗劫了许多城镇和教堂，但受到被他们掠夺物品的拖累。两军在图尔以南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相遇，这个地方在图尔和普瓦捷之间。法兰克人的到达使阿卜杜拉·拉赫曼感到吃惊。关于双方兵力的确切人数

是有很大争论的。一些现代作家认为，穆斯林军队的人数在 20000 ~ 80000 之间，而法兰克军队的人数，有的说比这个数字大，有的说比这个数字小。阿卜杜拉·拉赫曼面临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要打仗，他必须放弃他的掠夺物，而他知道他的人会对抗此命令。对他来说幸运的是，查理没有发动攻击，而只与他保持对峙，并观察了穆斯林队伍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阿卜杜拉·拉赫曼利用这段时间派一些人带着掠夺物去了南边，等打败法兰克人后再到那里取回来。与此同时，查理在等待他的民兵的到来，他主要用这些民兵为他的士兵提供补给品，几乎不用他们真正打仗。

经过 7 天的等待、观察和双方肯定都有的侦察，阿卜杜拉·拉赫曼觉得他的掠夺品已经安全无虞，可以集中兵力打仗了。开战的确切日期不详，虽然有些资料来源（Perrett, *The Battle Book*）说是在 10 月 10 日。查理知道穆斯林人打仗的特点，他只让他的军队还击。当穆斯林军队集合起来发起冲锋时，他组织他的人进入一个主要是由他的法兰克追随者组成的防卫圈，而由臣服法兰克的各部落的军队给予增援。有关战斗的详细情况没有留下记载，但后来的报道提到穆斯林骑兵没有突破法兰克的防卫圈，当他们接近时，法兰克人的标枪和挥舞的战斧使他们的人和马受到了严重的伤亡。知道别无他法，穆斯林人就连续进攻这个防卫圈，连续遭到失败。关于法兰克人的这个坚固的防卫圈，伊西多勒斯·帕森西斯（Isidorus Pacensis）写道：“北边的人毫无表情地站着，像一堵墙；他们像一条冻在一起的冰带，不会被融化，尽管他们在用剑刺杀那些阿拉伯人。奥斯特拉西亚人（来自德意志边境的法兰克人）身材魁梧，出手无情，在激战中勇敢拼杀。”正是这种力量的展示为查理赢得了“战锤”（或“铁槌”）的绰号。欧多与查理一起作战，迂回攻击了穆斯林的侧翼；而穆斯林人却在为他们的掠夺物感到着急和担心。格里西（Creasy）援引一份穆斯林资料（*Fifteen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orld*, p. 166）写道：“但许多穆斯林人却在担忧存在他们帐篷里的掠夺物的安全，突然队伍里传出一声敌人劫营了的喊叫，随之几队穆斯林骑兵离去，保护他们的帐篷。”显然，一些骑兵的离去对留下的人产生了坏影响，穆斯林人的努力失败了。

白天结束时，穆斯林撤向普瓦捷。查理收拢他的人，没有追击，因为他认为第二天会继续战斗。然而，穆斯林人在夜里得知阿卜杜拉·拉赫曼已战死，于是，他们逃走了。第二天早晨，法兰克人发现穆斯林营房空无一人，他们心满意足地回收了敌人丢弃的掠夺物。双方的伤亡人数没有留下记录。

战 果

阿卜杜拉·拉赫曼军队的残留部分向西班牙撤退，但他们不是冒险越过比利牛斯山去寻找容易得到的财富的最后一批人。不过，他们是最后一次的重要入侵。直到 759 年，南部边境和地中海沿岸一带仍有小股穆斯林势力存在，但穆斯林人大体上在西班牙定居下来，没有去更远的地方。虽然查理·马特的战术的有效性确实是一个因素，但却是伊斯兰教的内部争斗限制了他们的继续扩张。当派系斗争在阿拉伯半岛出现时，其影响遍布整个穆斯林帝国。这不仅分裂了作战的军队，而且也使西班牙的穆斯林占领者脱离了中东的任何宗教的领导层。因此，维持巩固似乎比扩张更好。

如果当时穆斯林人在图尔附近的战役中取胜，那么很难想象西欧有什么人能组织起来抵抗他们。另一方面，阿卜杜拉·拉赫曼的军队是相当有限的，而战后不久扩大的派系分裂本来完全可以像法兰克人所做的那样有效地停止他的远征。有一点是肯定的，查理·马特的胜利保证了法兰克人控制高卢长达一个多世纪。后来两个世纪，执政的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年轻软弱，把他们的大部分统治权让给了占据王室管家或大宰相位置的人。作为从国王到贵族的代表，这些管家能做的只是协调公共活动，而不是指挥公共活动。然而到丕平二世时期，管家的作用实际上已与国王的作用没什么区别，君主只是在名义上进行统治。其实，查理那时是管家，还不是国王。他于 741 年死去，他的儿子们都想得到王位，于是国土在他们之间进行了分割。同一时期，贵族们开始对他们的土地行使世袭权，而不是在国王高兴时，他们才可得到他们的地位。这是封建时代的开始，从此主宰欧洲社会几个世纪。为了控制这些贵族，查理·马特还对服兵役给予土地报偿，但要得到那土地，他必须从最大的地主天主教会那里得到。这使他冒犯了罗马，但类似的做法在查理孙子的地区实际上使法兰克的军事力量和教堂的教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他的孙子也叫查理，史称“大帝”或“查理大帝”。在他的统治下，法兰克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达到了顶峰。

欧洲军队在这次战役以后发生了改变。重骑兵的概念是在 8 世纪形成

的。马镫的引进使人稳坐马背成为可能，而这一点对穿着盔甲、使用重标枪的骑兵是至关重要的。作为既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又是封建制度的基础的战争机器，穿盔甲的骑兵的时代正在诞生。尽管步兵仍然是赢得欧洲战争的关键，但从这时起直到 15 世纪，它一直是与骑兵并肩或从属于骑兵作战的。

因此，法兰克势力在西欧的确立塑造了欧洲大陆的社会和命运，而图尔战役见证了这种力量。

金文荣 译

帕维亚战役

773 ~ 774 年

参战方

法兰克人：人数不详

指挥官人：查理

伦巴第：人数不详

指挥官：狄赛德里斯

重要性

伦巴第君主国的失败和随后的毁灭，使罗马摆脱了对教皇安全的最持久的威胁，为神圣罗马帝国奠定了基础。

历史背景

法兰克王国和罗马教皇之间的关系开始于 756 年。既以“矮子”又以“巨人”而闻名的丕平三世，对教皇司提反二世的“把罗马从伦巴第人的蹂躏下解救出来”的呼吁作出了反应；当时伦巴第人统治着意大利半岛北

部。这一反应是基于友好，而友好是由于司提反 751 年支持丕平废黜了墨洛温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并在 754 年把王位给予了丕平。这开始了在法兰克土地上政治和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丕平和他的继承人想拥有罗马世袭贵族（*patricius Romanus*）的头衔，故要保护天主教不受宗教和世俗的威胁。因此，丕平在 755 年驱兵进入意大利，夺取帕维亚城（Pavia），并阻止了伦巴第国王爱斯特尔夫的侵略行动。然而，他刚一回到法兰西，爱斯特尔夫又威胁罗马。丕平在 756 年回来，再次打败了爱斯特尔夫，据说，爱斯特尔夫答应罗马教皇占有意大利半岛很大的一部分。此后不久，爱斯特尔夫去世，狄赛德里斯（*Desiderius*）继位，他答应尊重罗马教皇的权威和财产。但他没有那样做。

768 年，丕平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卡洛曼二世和查理分了他的土地。这两人似乎相处很好。尽管伦巴第人继续骚扰后来的罗马教皇，但有一段时间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关系友好。查理在他母亲的力劝下，770 年与他的妻子离婚，以便与伦巴第国王的女儿狄赛德里特结婚。一年后不知什么原因，查理将狄赛德里特退给了她的父亲；推测可能是她不生育。这并不影响查理对狄赛德里斯的爱。771 年，卡洛曼去世，查理成了法兰克人的唯一国王。然而，卡洛曼的妻子去了伦巴第，寻求伦巴第宫廷的保护。狄赛德里斯开始推举卡洛曼的儿子为法兰克的合法君主。

与此同时，查理与罗马的关系紧张起来，因为教皇司提反三世批评了他与狄赛德里特结婚。当查理不理睬这一批评时，司提反与狄赛德里斯越来越接近，允许被任命的伦巴第人执掌罗马政府的重要位置和迫害任何反对派。772 年，司提反死去，他的继承人哈德良一世立刻清洗了这些蛮横的伦巴第人。这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狄赛德里斯在送信要求罗马教皇接见的同时，派军队大举入侵罗马教皇的领土，直到离罗马仅仅几天行军路程的奥特里库勒城（*Otriculum*）陷落。哈德良召集他所能召集的军队，并派人去查理那里请求帮助。

哈德良的使者乘船去了马赛，因为狄赛德里斯让他的部队封锁了所有到法兰西的陆上路线。这个使者最后到了查理那里，他正在梅斯正北摩泽尔的蒂永维尔召开御前会议。于是，使者向他递交了这样的信：“他们将从陆地和海上攻击我们，占领罗马城，把我们监禁……因此，我们恳请陛下赶紧帮助我们，以免我们被消灭。”这封短信内有一张人名单，列出了所有可能与狄赛德里斯结盟的人，其中许多人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威胁着查理的权威。查理派代表去罗马和伦巴第，提出了一个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也让他的军队做好准备。当他确知狄赛德里斯的入侵以及伦巴第国王拒绝他为换回他从教皇所得到城市而支付的大量金钱时，查理的军队动员

起来，并在 773 年初夏踏上征程。

战 况

查理军队的人数不清楚，不仅是这次战役，实际上他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是这种情况。虽然有些资料说他只有几千名骑兵，但另一些资料则提出他能投入战场 100000 名骑兵和步兵。不管人数多少，他把他的军队分成两半，经阿尔卑斯去意大利。他的叔叔伯纳德领着一半的军队走圣贝尔纳山口，而他带领了另一半走靠着大西边的西尼斯山的多拉苏萨（Dora Susa）。他们不费劲地翻过最高点，然后开始沿着蜿蜒的峡谷走向开阔地带。途中，他们遇到了一个被狄赛德里斯的军队守卫的要塞，堵住了他们的去路。查理攻不破这个要塞，开始进行无结果的谈判，而他的人在抱怨。他最后允许一个小队去侦察一条可能替代的路。他们发现了一条路，这可能是由于运气，或者（据传说）是得到一个叛逃、并因此得到许多钱的伦巴第歌手的帮助。无论怎么找到的，当一队骑兵在伦巴第人的侧翼出现时，守军惊慌失措，逃向米兰西南有城墙围着的帕维亚城。也可能是，他们听说伯纳德从东边逼近而使他们逃离。查理的人洗劫了伦巴第人丢弃在营房中的财富，并发泄了攻而不克的愤怒，随后向帕维亚进军，773 年 9 月开始围攻该城。

查理以足够多的人围城 10 个月这一事实意味着他有相当多的兵力，特别是因为他能离开包围战去罗马过复活节。虽然他们没有摧毁城墙的围攻设备，但他们在收获季节有资源继续维持包围。由于对围攻无准备，守军在城里没有做好储备。不仅狄赛德里斯被包围在里面，他的儿子阿德尔奇斯也逃跑躲藏在维罗纳坚固的城墙后面，照看卡洛曼的妻子和孩子们。查理把大部分军队留在帕维亚，领着一个小队人马去了维罗纳，敌人不战而降。阿德尔奇斯逃往君士坦丁堡，同时，查理的一位姻亲姐妹进入他的保护，没有留下历史记载。整个 773 年的后几个月到下一年的前几个月，查理都在帕维亚周围建立他的政权。与此同时，狄赛德里斯在其他城市的下属没做任何努力去解救他，他显然也没有想突围。

“这时是围攻的第 10 个月，疾病，可能还有饥饿使守军很困难，而从来不受人们欢迎的君主狄赛德里斯也听到他的同胞在各个方面的匮乏。终于在 774 年 6 月的某个星期二，这个城市向他的征服者打开了城门。”查理接受了伦巴第贵族的效忠敬意，自立为法兰克和伦巴第的国王。狄赛德里

查理曼来到帕维亚前

尽管不知道查理曼入侵意大利的人数，但他的传记作家之一对他的军队逼近帕维亚城时——狄塞德里斯已撤退到那里固守——作了有声有色的描述。这段文字是由诺特克写的，他是一个9世纪末为查理曼曾孙、人称胖子查理的结巴。诺特克所写的故事涉及一个叫奥特克的人，他本来是为伦巴第国王服务的，后来转而为查理曼服务。当法兰克军队的前锋出现时，奥特克和狄塞德里斯在一个瞭望塔里。

一看见甚至比大流士或尤利乌斯·恺撒的车跑得还快的行李车进入视野，狄塞德里斯对奥特克说：“查理在这支大军当中吗？”“不在，还不在此。”奥特克回答说。当狄塞德里斯察觉到这支军队本身是由查理曼的辽阔帝国各个属国的军队组成时，他尖锐地对奥特克说：“现在查理正骄傲地走在他的军队当中。”“不在，还不在此。”奥特克回答说。随后，狄塞德里斯慌了，说：“如果有更多的士兵与他一起参加战斗，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当他来到时，”奥特克说，“你将看到他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对我们来说会发生什么。”当他们在一起说话时，查理的卫队出现了，像过去一样毫不疲倦。狄塞德里斯看到他们惊呆了。“这次真是查理了。”他说。“不在，还不在此。”奥

特克又说。此后，一些主教出现了，还有一些修道院院长和查理曼个人教堂的牧师，以及他们的随从。狄塞德里斯看见他们，很想去死，并开始憎恨日光。他结结巴巴、带着哭腔说：“面对如此可怕的敌人，我们倒下吧，我们藏在地下吧。”奥特克也很恐惧，因为在和平的日子，他对旷世无比的查理曼的战略和军事装备接触甚多，熟悉它们的一切。“当你看到战场被铁色谷穗覆盖时，”他说，“当你看见波河和提契诺河决口，以闪烁着灰蒙蒙微光的巨浪漫过你的城墙时，那时你就可确信查理曼到了。”他还没讲完，来自西边的大风和来自正北的风开始一起吹起，一时间浓云笼罩，把明亮的白天变成了可怕的黑夜。当这位皇帝骑马从他的武器的闪光中走来时，仿佛到了另一天，对围攻军队来说，天比任何黑夜更黑。

铁人查理曼出现了，他头戴铁盔，戴着铁手套，全身披着铁甲，依稀可见他的柏拉图式的肩。他的左手握一根铁矛，高高举向天空，右手握着尚未出鞘的剑……他的盾牌全是铁的，他的马闪着铁色的光，他的气概像铁一般。那些在他面前骑着马的人，那些在两旁簇拥着他的人，那些穿着同样盔甲、拿着武器跟在他后面的人，就像想象的那样，犹如他的复制品。铁，铺

天盖地。这铁的战线遮蔽了阳光……所以，当早预见到这种情况的奥特克看了一眼所有这一切——也就是我这个没有牙、说话结结巴巴的人所试图描述的，不像我现在这

样，而是慢慢地，用迷宫似的措辞时，对狄塞德里斯说：“这就是查理曼，你已经找寻他很长时间了。”当他这样说时，狄塞德里斯迷迷糊糊地倒在了地上。

斯和他的家人被送往法兰西东北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他被邀请进入了一个修道院；据大多数记载说，他完全皈依了宗教。

战 果

随着狄赛德里斯离开伦巴第王位，意大利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权力转移。哈德良和查理配合默契地分享了这样一个非同一般的安排：哈德良想掌握意大利的政治权力，没有查理的军队，他不能遂愿；查理是一个基督教骑士，他想做上帝的工作，但不想受任何实际的监督。这些目标乍看起来似乎是冲突的，但这两人显然对他们各自权力的界限达成了一种谅解。在查理 774 年复活节访问罗马期间，两人平等相待，但哈德良却能强迫查理认可教皇占有丕平给予教皇司提反二世的大量的意大利土地（实际上是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作为伦巴第人的国王，查理控制了那块土地的很大部分，但仍有许多土地被一些独立贵族的军队或拜占廷帝国的军队——来自贝利萨留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所征服地区的残留部队——所占领。因此，这不是查理所要给予的土地的全部，哈德良是否期望他为罗马征服其余部分，是个从来没有答案的问题。由于查理将他的大部分力量用在阿尔卑斯以北对付那里的敌人，他显然不同于哈德良手下的执行者，手头从来没有认真的计划。尽管如此，他仍然得到罗马教皇的允许，孜孜不倦地为传播基督教和扩展他的领土而战。

教皇哈德良在 795 年去世，利奥三世（Leo III）继位。利奥不受罗马居民的欢迎，他们指控他犯有各种罪行。在 799 年一次暗杀未遂之后，利奥逃离意大利去了亚琛，查理在那里建立了他的首都。利奥要求查理让他重当教皇。查理用一个武装卫队送他回罗马，接着他自己也在公元 800 年 12 月到了罗马。他要求利奥当众宣誓他没做什么错事，才能再次确认他为教皇。利奥的回应改变了欧洲几个世纪。在圣诞节，查理去圣彼得大教堂

做弥撒。他在祭坛前跪下祈祷，当他抬起头时，利奥给他戴上一顶皇冠，并重复说了下面的话三次：“万岁查理，当代的奥古斯都，上帝给你加冕为罗马人的伟大的、带来和平的皇帝。”

对查理和利奥在这次加冕礼上的动机一直有广泛的猜测。查理似乎渴望拥有相当于古代恺撒那样的位置，但他同时代的传记作家艾因哈德认为，如果当时查理知道利奥要做什么，他那天就不会去教堂。这里，人们只能推测，尽管查理想做后来的罗马帝国的皇帝，但他也要靠他自己的力量。利奥，通过举行这个加冕礼，把自己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尽管利奥对此刻的查理大帝（法语是查理曼大帝，德语是卡尔大帝）表示效忠，但加冕仪式是由基督教的领袖主持的。这样，谁的位置更高，是皇帝还是让他当皇帝的人？利奥可能因查理让他当众发誓感到受辱，所以一直想说，只有罗马教皇能立皇帝，而不管这个教皇靠的是哪个皇帝的世俗力量。他们两人都终生相得益彰。“加冕礼起了一千年的作用。它通过使世俗权力来自教会的授予加强了教皇和主教的地位……它通过使查理大帝成为上帝的一位真正代理人强化了他对贵族和其他不满的斗争；它大大推进了王权神授理论。”杜兰特这样写道。

加冕礼的影响远在法兰克王国之外。拜占廷帝国正在开始感到伊斯兰对它边境的压力，而查理曼的加冕礼，使这个东方帝国的皇帝发现古老的罗马帝国是一个来自新方向的威胁。查理曼的加冕礼是在君士坦丁堡发生政治剧变时举行的。那时，伊林娜在废黜她儿子的皇位后，正在试图作为女皇实行统治，到她被迫交出权力并在802年被尼斯福鲁斯一世取代时，重建的西罗马帝国实际上已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君士坦丁堡的下一个皇帝迈克尔一世通过称查理曼为“兄弟”，即地位平等，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情况也进一步使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疏远，因为每个皇帝都坚持他自己的信仰。

查理曼在帕维亚的胜利，使他成了意大利的主要军事力量，因而与罗马教皇平起平坐，这一切都把他推向建立一个其作用是捍卫信仰的王朝的位置。“加冕礼确立了神圣罗马帝国——在事实上，尽管不是在理论上。”当这个王朝在10世纪衰败时，这个政治实体在962年在奥托一世统治下正式成为现实。

金文荣 译

莱希菲尔德战役

955 年 8 月 9 日

参战方

日耳曼人：约 10000 人

指挥官：萨克森的奥托

马扎尔人：约 50000 人

指挥官：莱尔

重要性

马扎尔的失败结束了他们九十多年来对西欧的掠夺，并使其残留部分定居下来，为匈牙利成为一个国家奠定了基础。

历史背景

除了起源中东的传说以外，事实上马扎尔人似乎具有芬兰人 - 乌加里特人的血统，还可追踪到土耳其人 - 鞑靼人的成分。他们长期在中亚过着一种游牧式的生活，后来向西移民，过了乌拉尔山、伏尔加河、顿河、第聂伯河，最后过了多瑙河。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得不连续战败其他的游牧部落，如保加利亚人、哈扎尔人和佩特切尼格人（Petchenegs）。最后是佩特切尼格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压力，把马扎尔人赶进了欧洲。当他们进入东欧时，遇到了拜占廷帝国的力量，雇佣他们当雇佣兵，向他们宣传基督教；同样，日耳曼的国王们也雇佣他们去帮助打斯拉夫人。

到 9 世纪，马扎尔人在阿尔帕德领导下进入中欧。有大约 150000 人进入匈牙利平原，打败了斯拉夫人和阿兰人，定居在那里，并以此作为进一步袭击日耳曼和意大利的基地。马扎尔人成了这个区域的永久居民。899 年，阿尔帕德领导的马扎尔士兵成功地进入意大利，远至米兰和帕维亚，最后靠收受足够的贿赂生活。马扎尔人的作战风格很像匈奴人，他们主要

使用轻骑兵和射手，避免与敌人肉搏，把敌人折磨得筋疲力尽，再找机会打败他们。与有亲缘关系的匈奴人不同的是，他们使用的弓比草原人使用的标准弯弓直一些。他们还使用一种稍弯的剑，这是他们从阿兰人那里学来的，打仗时装上一个钉头槌。这时在西欧发展起来的重骑兵起初对付马扎尔人并不成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人采纳了一些东方人的战术，开始取得较多的胜利。

有一段时间，马扎尔人与日耳曼的一些公国结了盟，接受他们的贿赂，时而不理会一个公国，或攻击另一个公国。然而到907年，马扎尔人在德国的影响下迫使对抗的贵族进行了合作。巴伐利亚的卢伊特波尔德与萨尔茨堡的大主教迪特马尔结了盟。他们的努力证明是无用的，因为马扎尔人在普雷斯堡打败了他们。920年，马扎尔人袭击了法国的香槟区域，再次进入意大利北部，远及比利牛斯山区。马扎尔人制造的恐怖，像海盗从北边制造的一样多，但日耳曼贵族们很快开始战胜他们。933年，萨克森国王福勒家族的亨利在梅泽堡打败了马扎尔人，使马扎尔人伤亡了36000人。他和他的继承人开始巩固边疆，减少了马扎尔人袭击的频率，同时，巴伐利亚人也开始袭击马扎尔人地区。

亨利的萨克森王位继承人是奥托（Otto），为他的第二个妻子所生。奥托统治之初，花了很多时间镇压暴乱，同时也对付棘手的马扎尔人。迟至954年，奥托仍没有挫败傲慢的诸侯，而马扎尔人则在组织一场对西欧的重大攻势。

925年，马扎尔人与普罗旺斯的雨果（Hugh）结成了联盟。他们在与对手意大利统治者以及穆斯林的科尔多瓦王国的战争中进行了合作；科尔多瓦王国威胁要越过比利牛斯山进行扩张。954年，马扎尔人说服了雨果，允许他们自由通过他的在法兰西西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他们用50000~100000人的兵力，横扫了巴伐利亚和法兰西中部，远及东南的阿基坦地区。这一攻击强化了奥托对日耳曼贵族团结在他的旗帜下共同对敌的呼吁。在镇压了弗兰科尼亚的康拉德的造反以后，奥托在954年的夏末把一支军队投入战场，但没有找到马扎尔人与之交战。

战 况

955年，马扎尔人再次闯入日耳曼南部。他们的领导班子由两人组成：马扎尔人的文职领导人称为“哈卡”（harka），当时是巴尔西苏；军事司令的位置称为“杰勒”（gyula），当时是莱尔（Lél）。他们的目的似乎是要打败日耳曼各个公国的国王，为马扎尔人想要维持的新扩张的边疆提供充

分的保护，这些新边疆在他们从现在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到奥地利的已经占有的疆域的周围。他们对其疆域周围的一个大的缓冲地带进行了破坏，以阻止入侵，并显然想要使这个缓冲地带保持原状，确信没有邻国强大到足以制止他们袭击西欧。他们以一种非常的方式开始了他们的军事行动。他们没有用轻骑兵进行扫荡，而是逼近奥格斯堡城，准备实施围攻。围攻在 8 月 8 日开始，但是一天后撤销了，因为有奥托军队逼近的消息。马扎尔人转移到了莱希河（the Lech River）附近扎了营。

奥托的军队是由巴伐利亚、萨克森、弗兰科尼亚、士瓦本（Swabia）和波希米亚的兵力组成。

他们在马扎尔人营地上游一点扎了营，奥托命令他的士兵在战前之夜斋戒，为自己祈祷和涤罪。如果知道他们的 10000 人面对的是一支 5 倍于自己的军队，可能足以使他们大多数人紧张得无论如何也吃不下东西。第二天早晨，他们做了弥撒，随后上马向马扎尔军队冲去。日耳曼的军队主要是重骑兵，他们希望用其占优势的重装备和密集队形压倒数量占优势但轻装的敌人。福勒家族的亨利在他 30 年前的胜利中恰恰是实现了这一点，而奥托希望重复他父亲的胜利。

奥托让他的军队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按公国分开以纵队活动。领先的三支部队是巴伐利亚人，跟着的是由以前造反的康拉德领导的弗兰科尼亚人。奥托指挥中间的撒克逊人，跟着的是两支士瓦比部队，波希米亚的骑兵殿后。当他们在莱希河东侧骑马行进时，没能注意到一队马扎尔骑兵在河的西侧向相反方向行进。这差点就造成他们的毁灭。马扎尔人的轻骑兵渡过了河，掉转方向攻击殿后护卫全军行李车的波希米亚人。这突然的攻击驱散了波希米亚人，而在他们前面的两支士瓦比部队也迅速逃跑了。

夹在两个大部队之间的奥托的军队本应被打垮，但却没有，因为在他前面的马扎尔军队的侧翼与主体没配合好。相反，他们还得到了马扎尔军队的帮忙，因为马扎尔人为了抢夺行李车而停止了他们的进攻。在整个历史上，这一类的错误使军队失去了无数的胜利，然而人们似乎很少从中得到教训。奥托命令康拉德指挥的弗兰科尼亚人离开大队去后面，他们在那里迅速逼近下了马的抢劫者并压倒了他们。大多数马扎尔人带着他们能带的东西逃跑了，留下了他们开始攻击时抓到的俘虏。

这时，后面没有了威胁，奥托把他的部队从纵队变成了横队，对付马扎尔人的主力部队。他的骑兵依次开始他们的冲锋，一排排密集的重骑兵冲向过来的马扎尔军队。当这两支军队碰到一起时，据说奥托喊道：“我知道他们在数量上超过我们，但是在武器和勇气上都不及我们。我们还知道，他们根本没有上帝的帮助，这对我们是最大的鼓舞。”这听起来更像

一篇战前讲话，但传说的特点就是这样。当这两支军队冲向对方时，马扎尔人射出了一波箭，而奥托的骑兵及时举起了他们的盾牌，大多数箭偏离了。在马扎尔人要射另一波箭前，日耳曼人已到了他们跟前。

正如奥托希望的，他的稳定的横队使他的重骑兵占压倒优势，而轻装披甲的马扎尔人开始后退。莱尔命令部分骑兵假撤退，希望引诱日耳曼人追击，以便突破他们的横队，但是他们的纪律使马扎尔人的诡计没起作用。当马扎尔人开始避开日耳曼人的猛攻时，他们除了莱希河已无处可逃，许多人被淹死。其他人逃到当地的村庄，但村庄里的居民或者制服了他们，或者在日耳曼军队到达围捕地区时，向他们指出他们藏避的地方。奥托的军队围捕马扎尔人的残留部队两天。许多人被处死，而其余的去掉耳朵或鼻子后放回家。

战 果

从马扎尔军队开始对日耳曼人殿后护卫部队的攻击到最后溃退共用了10个小时。加上后来对溃散士兵的围捕，实际上歼灭了这支马扎尔人部队，但另有一支更大的部队仍在东面保卫他们的家园。奥托决心抵御入侵，但他已不必这样做了，因为这一惨重的失败改变了马扎尔人的态度。看到一支强大而团结的日耳曼与之对峙，马扎尔人认识到他们袭击的时代结束了。与以前的匈奴人和以后的蒙古人不同，他们没有回到他们东方的老家。在莱希费尔德战役之后掌权的领导人是伟大的马扎尔领袖阿尔帕德的后代，他们建立了后来成为匈牙利（源自马扎尔语 Onogur，意为10支箭，一个古老的部落联盟）王国的国家。这一群人原来是万物有灵者，不久变成了基督教徒，这把他们带进了欧洲民族的共同体。

在10世纪70年代，在海扎公爵的领导下，他们在匈牙利的家园定居下来，走向一种较稳定和文明的生活。基督教取代了他们的亚洲的万物有灵和图腾的信仰，马扎尔人开始表现出对其他文化的容忍和接受。国王史蒂芬（997~1038年）保卫了他的祖国免遭神圣罗马帝国的接管，并从罗马教皇那里得到了支配国家教堂的权力。史蒂芬主持了一些修道院和大教堂的建设，并因他的努力和榜样，受到后世的推崇。马扎尔语成了并仍然是匈牙利的官方语言；但对莱希费尔德战役来说，它可能是西欧很多人的语言。尽管他们对西方实行过恐怖主义，但在16世纪，当奥斯曼土耳其人攻打维也纳，把穆斯林信仰扩大到欧洲时，是匈牙利人保卫了西欧。

奥托因他的胜利得到了普遍的承认，拜占廷给予他皇帝的称号，962年教皇约翰十二世给予他同样的称号。奥托同年访问了罗马，他像查理曼

在大约两个世纪前所做的那样，再次确认了罗马教皇的世俗权力。然而，在奥托统治下，教皇应该只是拥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衔的日耳曼国王的附庸。尽管神圣罗马帝国的地理实体在随后的几世纪中变来变去，但皇帝的地位一直持续到 1806 年。奥托控制教皇的意图是认真的，因为在 963 年，他废黜了约翰十二世，用更顺从的利奥八世取代了他。在 965 年利奥死后，接班的是另一个奥托指定的人，约翰十三世；他是在进入意大利粉碎罗马反对派的一次军事行动后继位的。皇帝和教皇之间的联系是脆弱的，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他们的权力轮换着一个在另一个之上，但日耳曼各公国和意大利各公国之间的联系证明是欧洲的首要权力结构，直到 16 世纪西班牙崛起为止。尽管在 1871 年前日耳曼没能在任何单独一个领导人之下统一起来，但奥地利作为一个国家从斗争中诞生了，从此，神圣罗马帝国将受到威胁。

金文荣 译

黑斯廷斯战役

1066 年 10 月 14 日

参战方

诺曼底人：2000 名骑兵，5000 名步兵

指挥官：诺曼底的威廉公爵

英国人：2000 名侍卫兵，5500 名民兵

指挥官：哈罗德·戈德温森国王

重要性

威廉的胜利将一个外国统治者置于英国的王位上，并将欧洲社会而不是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带到这孤立的岛上。这是最后一次对英国的成功侵略。

历史背景

当忏悔者爱德华国王在 1066 年 1 月死去时，他的继任人选出现了争议。贤人会议，即英格兰贵族和宗教领袖执政委员会，提名哈罗德·戈德温森（Harold Godwinsson）为下一任国王，因为他是贵族中最强大的一个，而他的姐姐是爱德华的妻子；此外，爱德华在临终时也显然要提名哈罗德为他的继承人。对这一提名的挑战几乎立刻从英格兰海峡对面而来。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声称，爱德华在几年前就已提名他为继承人。爱德华在他登上英国王位之前，在诺曼底度过了 30 年，并深受那段长期居留的影响，把诺曼底社会的许多方面引入了英格兰。几年前（日期不详）哈罗德待在法国北部时，同意支持威廉对王位的要求，但这对贤人会议没产生影响，哈罗德准备拥护他们的决定。而威廉则准备入侵英格兰以武力强化他的主张。给这场继任事端火上加油的是，哈罗德的兄弟托斯蒂格（Tostig）也发表了声明，并得到了挪威国王哈拉尔·哈德拉达（Harald Hardrada）的支持。

因为诺曼底入侵英格兰的唯一的理由是来自诺曼底人的观点，所以如果真有人有理的话，也不可能确切地知道谁有理。不过，威廉通过诽谤哈罗德对罗马的忠诚，说服了教皇亚历山大二世相信了他的理由。可是，哈罗德的忠诚从来都是全心全意的，所以谁都不知道为什么教皇不争求哈罗德的意見就接受了威廉的理由。而教皇赞同入侵导致了来自法国北部的贵族的极为强烈的回应，因而加入了威廉的事业。整个 1066 年的春季和夏季，威廉组织了他的入侵部队。

然而，哈罗德保卫王位的第一仗是与托斯蒂格打的，1066 年 5 月，托斯蒂格和他的海盗联盟袭击了怀特岛。次月，他沿着英格兰东部海岸的中段登陆，但被麦西亚的埃德温打败，逃向苏格兰。在那里，托斯蒂格欢迎了哈德拉达带来的军队，并且一起在 9 月 18 日在英格兰北部登陆，在富尔富德门（Gate Fulford）打败了当地的军队。在北方的这一攻击对哈罗德国王和他的军队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哈罗德军队的主力是侍卫军，穿着锁子甲、手持长柄战斧、由海盗改编而成的训练有素的重步兵。他们是很好的战士，但他们的后援部队却是民兵（fyrd）。所有打仗年龄的男性构成了民兵的一部分，他们每年要为国王服一定天数的兵役，而侍卫军是长期服役的战士。尽管如此，不能轻视



诺曼底骑兵攻击一个由撒克逊步兵防守的小山。细节来自贝叶挂毯。法国，贝叶，玛丽·德·拉·特皮西里（伊里奇·莱辛/艺术资料库，纽约）

这些民兵，因为 200 年来，他们一直在保卫英格兰免遭海盗袭击，他们知道如何打仗。当哈罗德得知威廉在诺曼底集结入侵军队，而托斯蒂格袭击了英格兰南部海岸处的怀特岛时，他召集来了这些民兵。他让他们在英格兰南部备战，等待威廉的到达，而当得知托斯蒂格和哈德拉达 9 月 18 日的攻击时，他不得不向北进军去对付他们。这是他 9 月 25 日在斯坦福桥（约克城东北 9 英里）下的命令，仅用了 5 天，行军 200 英里到达了战场。仗打得极其残酷，哈罗德伤亡了 1000 名侍卫兵，相当于他可能动用的全部兵力的 1/3（民兵的伤亡人数不详）。托斯蒂格和哈拉尔·哈德拉达都在这场战斗中阵亡，而哈德拉达的儿子发誓再也不进攻英格兰。这一仗结束了斯堪的纳维亚对英格兰独立的威胁，但哈罗德军队的战士和民兵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10 月 1 日，哈罗德得知威廉的军队登陆。

诺曼底军队因等待有利的风向而拖延了很长时间，最后沿英格兰的南海岸到达。尽管威廉原打算在怀特岛登陆并在那里建立一个基地，但诺曼底人的航海能力差，不能逆风前进，因此，威廉的人向东偏了很多，在佩文西附近登陆。在抢劫乡村几天后，威廉把他的军队指向黑斯廷斯（Has-

tings)。路上，他差点儿撞上新从约克开来的哈罗德的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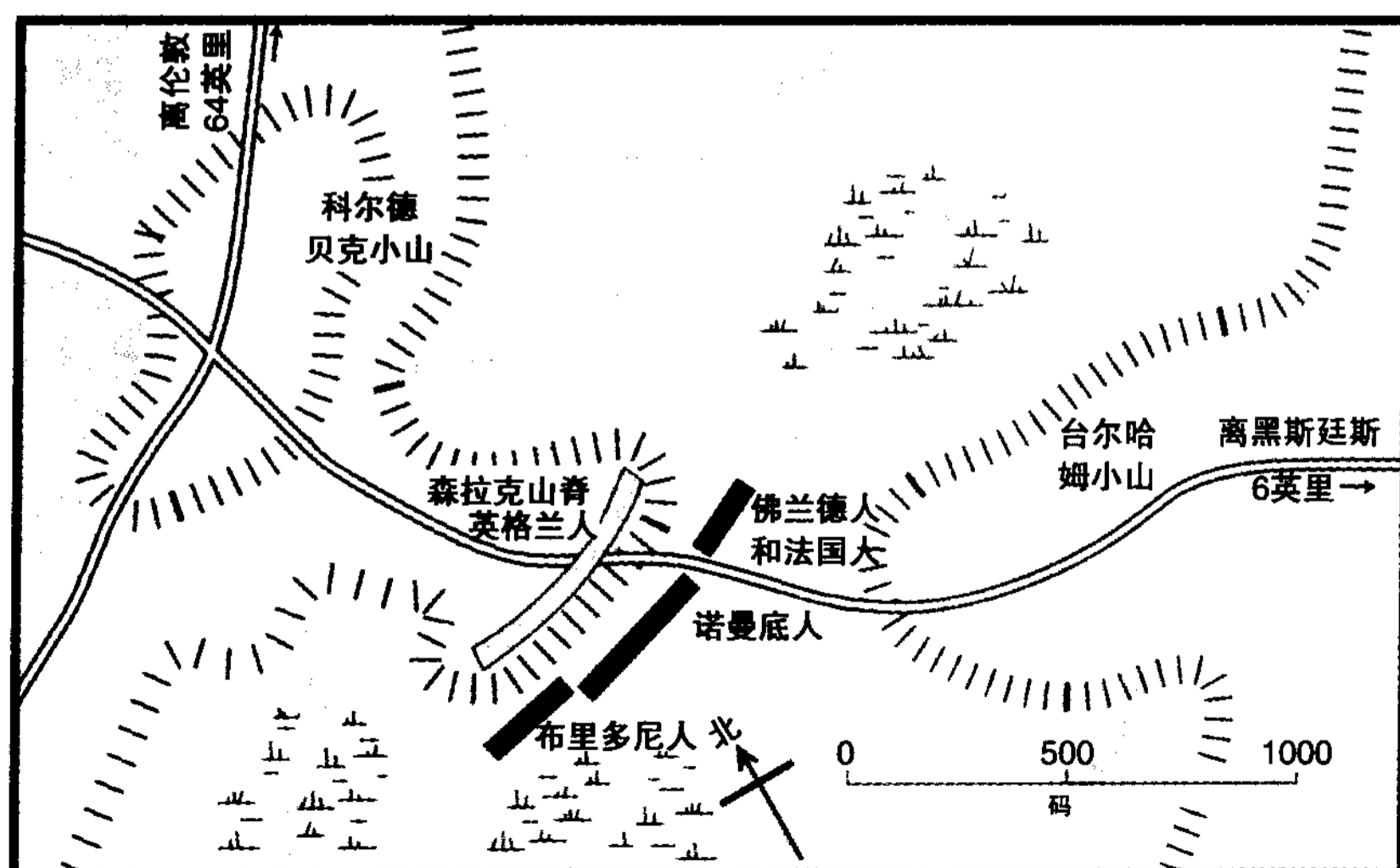
战 况

哈罗德的军队又进行了一次强行军回到伦敦，在那里他用了几天的时间休整他的队伍，并集结更多的军队。在10月13日晚上，哈罗德的人占领了森拉克山冈，眺望威廉的军队。

许多民兵或者向北行军在斯坦福桥战斗，或者留在南边与威廉的诺曼底人打仗。

不管怎样，当他们一年的服役期满时，许多人回了家。因此，哈罗德没有他所希望的那么多人，而且，他的人也已筋疲力尽。不过他们确实有偷袭的本领，因为他们比威廉想象的快得多地、魔术般地出现在诺曼底军队面前。然而，那一天天色已晚，他们没有打仗，双方扎营等到天亮。

哈罗德沿着森拉克山顶将他的人编成一个强有力的队形，一字排开，两翼有点向回弯。哈罗德知道诺曼底的实力是骑兵，他几乎不能占据一个比这更好的位置。他的战士习惯于近战，而他们的几乎不能穿透的防线，很容易挫败任何把骑兵派到山顶与他们对战的企图；马匹无论怎样强壮，当它们到达相当陡峭的山顶时，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哈罗德的军队最多只有大约2000名侍卫兵，再加上5000多名民兵，尽管某些资料（Fuller,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p. 373 ~ 374）说民兵不超过



2000 ~ 3000 人。保持他们的防线不出纪律上的漏洞是哈罗德最困难的任务。

诺曼底军队包括约 2000 名骑兵，他们主要是贵族出身的，或至少在经济上是相当富裕的，戴着金属头盔，穿着锁子甲。诺曼底人作战的主要关键之一是最近引进的马镫，它能让骑士坐在他的马上对敌人使用重长矛。威廉的目的是使英格兰军队进入开阔地带，这样骑兵就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而哈罗德的目的是待在那个山顶使骑兵发挥不了作用。威廉军队的其他部分可能有 3000 ~ 5000 人，是由步兵组成，类似于英格兰的步兵，虽然这些步兵更喜欢用的武器是箭而不是斧。他们也投掷标枪（如英格兰人一样），也有弓箭手给予支持。黑斯廷斯战役是既使用弩也使用传统的弓和箭的第一次战斗。

这次战役在上午早些时候开始，诺曼底军队在距离 200 码以内时射箭。他们所射出的箭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向上的角度使箭和弩在英格兰军队上方成弧线飞过或掉到他们的盾牌上。当这样做被证明无效时，步兵受命上山。但步兵和骑兵都没有对英格兰防线有多大影响。然而，当他们撤退时，没有多少纪律的民兵开始追击，这削弱了哈罗德军队的实际上像堡垒一样的防线。追击，加上威廉阵亡的谣言，使诺曼底军队泄了气。威廉的出现（他不戴头盔以使所有的人都能看出是他）恢复了他的军队的勇气。那些追击撤退的诺曼底军队下山的民兵发现他们自己孤立了，很快被敌人消灭。英格兰战线收紧了，反击了威廉骑兵的又一次攻击。

对哈罗德忠实的侍卫军的进攻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处于绝望之中的威廉试图使用欺诈的诡计。他吩咐他的人假装惊慌撤退。这次对更多的英格兰民兵的诱惑真是太大了。也许他们认为紧跟撤退的诺曼底军队较早前发起的冲锋可以彻底打败他们；也许他们只是对受到的所有这些攻击感到厌倦了，现在就要给以打击。不管什么原因，哈罗德无法使他们原地不动，他的军队中的许多人开始追击诺曼底军队下山，这使他们进入了威廉想要他们进入的开阔地带，现在他的骑兵能发挥作用了。他们回过头来向英格兰军队发起冲锋，英格兰军队抵挡不住，像上一次追击的人一样被砍倒在地。不过，哈罗德仍然在山顶与他的最好的战士在一起。

威廉又一次使用射手，因为英格兰没有自己的射手，所以诺曼底兵受不到回击。英格兰战士像乌龟一样蜷缩在盾牌后，但是偶然的一支箭射中了哈罗德的眼睛，射死了他。这摧毁了英格兰人的士气，剩下的民兵逃跑了，留下的只是筋疲力尽的侍卫军。威廉把他的所有部队投入战斗，英格兰军队除了撤退别无选择。黄昏时，诺曼底人控制了山顶。

战 果

威廉的军队占领了黑斯廷斯，继而攻下多佛，然后进军伦敦。因为许多战士反对哈罗德，所以一路上没有重要的部队阻拦他们。威廉占领伦敦时，面对的是不友善的居民，但是他很快做得更不友善，使这些人恨他。威廉强迫贤人会议任命他为国王，然后他到处跑证明他控制着王位。他从诺曼底运来更多的军队和补给，开始征服英格兰，让当地贵族宣誓效忠于他，或者让诺曼底贵族取代他们。整个英格兰到处是诺曼底人的碉堡，这些碉堡既作为供诺曼底贵族居住的防地，也作为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被征服者的基地。自从罗马帝国时代以来，英格兰还没有被这么彻底地打败和征服过。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不受诺曼底统治的日子也不很长了，在几十年中，所有这些国家都被占领了。所有这一切给了威廉一个“征服者”的绰号，在历史上他以这一绰号而著称。

诺曼底的征服彻底改变了英格兰的性质。英格兰自罗马帝国五个多世纪前灭亡以来，早期被撒克逊人统治，与欧洲的其他地区相比，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步。从1066年，这种状况改变了。8世纪查理曼时代以来，一直在法国发展的封建制度成了英格兰社会及其政治的基础，尽管稍有改变。这次侵略前，有一个多世纪英格兰是一个贵族式的松散联邦；此后，它成了一个真正的王国。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将沿着一个方向前进，能从单独一个观点注意国内的需要和国际关系。威廉所实现的统一加强了那一概念，因为大不列颠岛曾被多种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北欧人占领过，通常他们是相互对立的。

威廉立自己为王，然后实施他自己牌子的封建制度。在传统的封建制度中，贵族宣誓效忠国王，下属依次宣誓效忠贵族，因此有产生不一致或冲突效忠的可能。在英格兰，只有国王能作为对服务和忠诚的回报而奖励土地，所以国王仍然是国家政治的根本力量和中心。由一个人控制的权力使统治方向集中了，但也为将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当作为绝对君主的约翰国王试图独断专行时，他发现他面对一群持敌对态度的贵族，他们强迫他签署了大宪章。因此，英国宪法系统的未来在威廉君主政治时期建立了它的基础。尽管威廉强迫推行了一种诺曼底人的法律结构，但他也有所改变，使之适应以前撒克逊人占领时留下的当地法律，两者共同为英国宪法系统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诺曼底人入侵的短期后果是破坏——威廉在强制执行他的意志

时破坏了大量的乡村，那么从长远看，英格兰的国家诞生了，各种各样的后果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也随之产生了。

金文荣 译

曼齐刻尔特战役

1071 年

参战方

拜占廷：约 40000 人

指挥官：第欧根尼·罗曼努斯四世

土耳其：约 40000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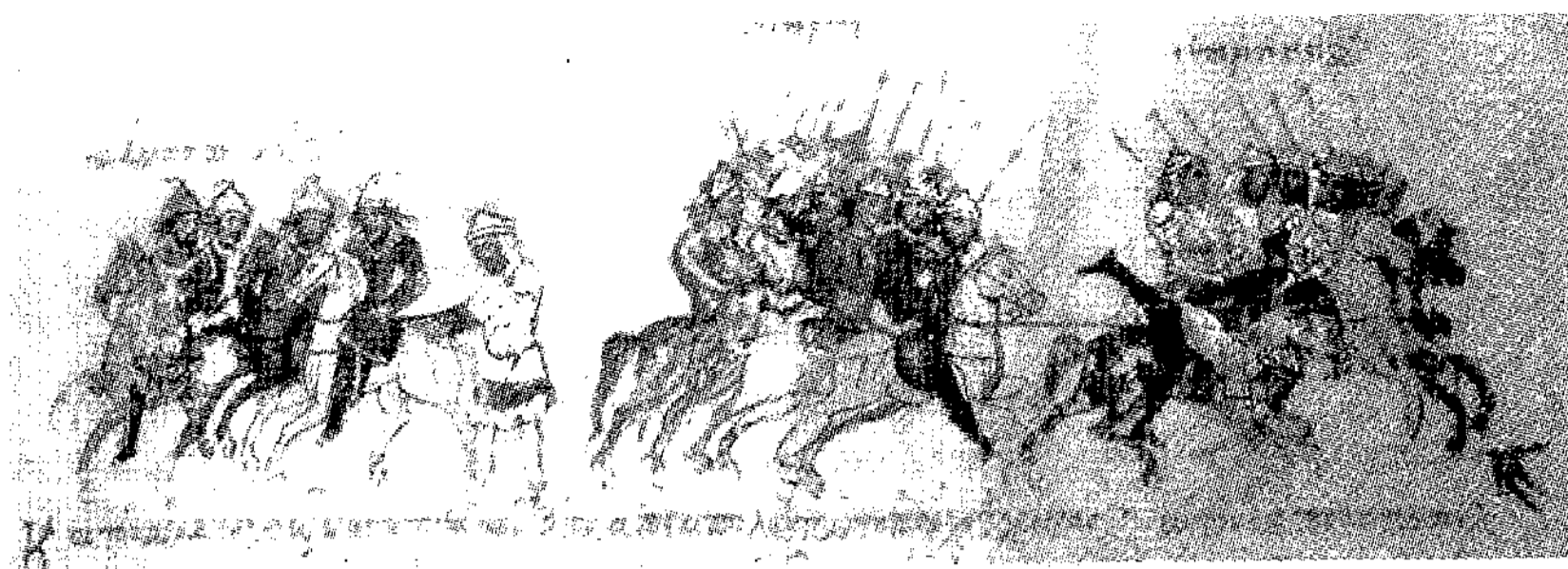
指挥官：艾勒卜·艾尔斯兰

重要性

拜占廷的失败大大地限制了拜占廷人的权力范围，这是通过不许他们控制安纳托利亚——补充战士的主要基地——而实现的。自此以后，穆斯林人控制了该地区。拜占廷帝国被限制在君士坦丁堡周围的地区，拜占廷人再也不是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

历史背景

到 11 世纪中期，拜占廷帝国虽然算是一支力量，但它已完全过了它的鼎盛时期。一系列的软弱和短期执政的皇帝和女皇浪费了这个帝国的财富，同时忽视边疆和国防。尽管按公认标准训练和打仗的拜占廷军队可能是那个时代的组织得最好的军队，但它的领导不固定，新兵的质量明显下降。6 世纪的《战略手册》（*Strategicon*）和 10 世纪初的《战术手册》



拜占廷骑兵与塞尔柱骑兵之间的战斗。据 Scylitzes, eleventh century. Biblioteca Nacional Madrid, Spain (沃纳·福曼/艺术资料库, 纽约)

(*Tactica*) 是一种可用的和正在使用的军事哲学思想的基础, 但是安纳托利亚的强健的农民——拜占廷的皇帝一直靠他们作为其战士的来源——已不再是拜占廷军队的核心。国外征来的兵和雇佣军组成这支军队的主体。尽管其中一些是出色的战士, 如瓦兰吉亚人的卫士, 但除了金钱, 几乎没有人与帝国有任何关系。只是因为缺少有组织对手, 才使拜占廷军队一直是那个时代的主要力量, 而军队组成的脆弱性意味着它不能真正顶得住严重的挑战, 或接受拙劣的指挥。

这个帝国的东南边界受穆斯林军队的威胁已有两个世纪。在那个方向拜占廷已丢失了大量的国土, 但到曼齐刻尔特 (Manzikert) 战役时, 它仍控制着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南部。当不能打退穆斯林的威胁时, 拜占廷却在欧洲与各种人打仗, 他们大多数是在西罗马帝国垮台时或垮台后来到的东南欧的。塞尔维亚人、马扎尔人、佩特切尼格人 (Petchenegs) 和库曼人等不断地使这个帝国的欧洲边界移动。这些人人数太少或太没有组织, 除了骚扰蚕食, 并不能做些什么。尽管君士坦丁堡政府需要对付他们, 但明智地使用贿赂、外交或武力威胁足以使那条战线保持平静, 从而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穆斯林人身上。

拜占廷帝国的远东地带, 是亚美尼亚区域, 起着某种对抗穆斯林人的缓冲地带的作用。这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 其地理位置有来自亚洲和北部埃及的贸易优势。这也是一个居住着相当独立并难以征服的人群的富裕的地区。它的财富和资源使它对几代经过此地的袭击者和可能的征服者具有吸引力, 而且它的地理位置正好挡在塞尔柱土耳其人崛起的路线上。塞尔柱土耳其人来自中亚大草原, 似乎是一系列不知疲倦的游牧骑兵中的又一支力量。使他们与众不同是, 他们改信了伊斯兰教的逊尼派, 不再抢劫和游荡, 而是定居并建立了一个政府。到 1040 年, 他们控制了波

斯，占领了巴格达。这就使他们陷入了与埃及法蒂玛王朝的对抗。法蒂玛王朝信仰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其领土包括黎凡特和阿拉伯半岛的西海岸。他们对逊尼派的控制使他们能进入赚钱的贸易。所以，由于财富、权力和宗教的原因，塞尔柱人和法蒂玛人似乎必然要发生冲突。然而，法蒂玛和君士坦丁堡的联盟保证了在任何冲突中拜占廷的持续的利益。而且，拜占廷希望得到亚美尼亚的财富也使它阻碍了塞尔柱人可能有的领土要求。

1065 年，艾勒卜·艾尔斯兰（Alp Arslan）成了塞尔柱土耳其人的领导人。艾尔斯兰既是一个好的将军，又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在他的统治下，塞尔柱人兴旺了。他接替了图弗里尔，后者已把巴格达、摩苏尔和迪尔贝克（Diarbekir）纳入塞尔柱的统治中。艾尔斯兰扩大了塞尔柱的疆域，对格鲁吉亚开战，并包围亚美尼亚首都——阿尼（Ani）。经过 1064 年的包围战，他夺取了这个城市，使之成了废墟，就像他打算对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要做的那样。通过使可耕地变成不毛之地，他有了大草原人非常喜爱的草地，以饲养他们的马。这样，艾尔斯兰就使他自己和他的人民进入了拜占廷政府的视线。1068 年，这个政府是在第欧根尼·罗曼努斯四世（Romanus IV Diogenes）的统治之下。尽管罗曼努斯是一个将军，在巴尔干打过一些胜仗，但军队不愿意跟随他，而有影响力的瓦兰吉人的卫士因他偏袒本土出生的士兵也不信任他。

罗曼努斯的野心在亚美尼亚。他迅速集结拜占廷军队，向刚刚抢劫了弗里吉亚中西部地区的塞尔柱人发起进攻。罗曼努斯在塞巴斯蒂亚（现在的锡瓦斯）袭击了他们，把他们赶出了这一地区，夺取了他们的所有战利品，并释放了他们的所有俘虏。然后，他向南挺进，目标是阿勒颇，袭击了那里，通过亚历山大勒塔回到安纳托利亚。

1069 年，罗曼努斯重新开始他对塞尔柱土耳其人的战争，把他们赶出了卡帕多细亚西部，但他在凡湖附近的基拉特（Khilat）战败后被迫撤退。几个月后，他在赫拉克利亚（基比斯特拉）与艾尔斯兰交战并打败了他，但这位塞尔柱的领导者突破埋伏逃到了阿勒颇。1070 年，罗曼努斯不得不对付西部的诺曼底人，所以他把他东部的军队交给了他的侄子曼努埃尔·康尼努斯。曼努埃尔败于艾勒卜·艾尔斯兰的姐夫——阿里西吉，并成了俘虏，但他与捉到他的阿里西吉进行了密谋，后者企图从艾勒卜·艾尔斯兰手中夺取权力。曼努埃尔说服了阿里西吉去君士坦丁堡与罗曼努斯谈判。阿里西吉最后是通过加入联盟实现谈判的。当艾勒卜·艾尔斯兰要求引渡阿里西吉遭到拒绝时，他又一次走向了战争。

战 况

艾尔斯兰带领他在凡湖以北的军队到曼齐刻尔特，围攻并夺取了这个地方。然后他进军埃德萨（Edssa），但没能夺取该城后，回到了波斯。在他之后，罗曼努斯很快进入战场。1071年初，罗曼努斯集结了他的军队，但是准确的人数不详。同时代的穆斯林资料来源引用的数字是200000~400000人之间，肯定是太高了。据富勒的报道，人数是“可观”的，可能比塞尔柱投入战场的人数多，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到交战时双方人数可能大致相等。这支军队的问题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是它的纪律和忠诚，而这支军队这两方面都缺乏。罗曼努斯难于要求一些日耳曼雇佣军的忠诚，不得不与普遍存在的抢劫做斗争，尽管命令禁止，许多部队仍然在干。而且，更危险的是他的妻子欧多西亚女皇和他的儿子迈克尔七世共谋反对他。罗曼努斯军队的重要官员们与她们联盟，而这注定了他最后的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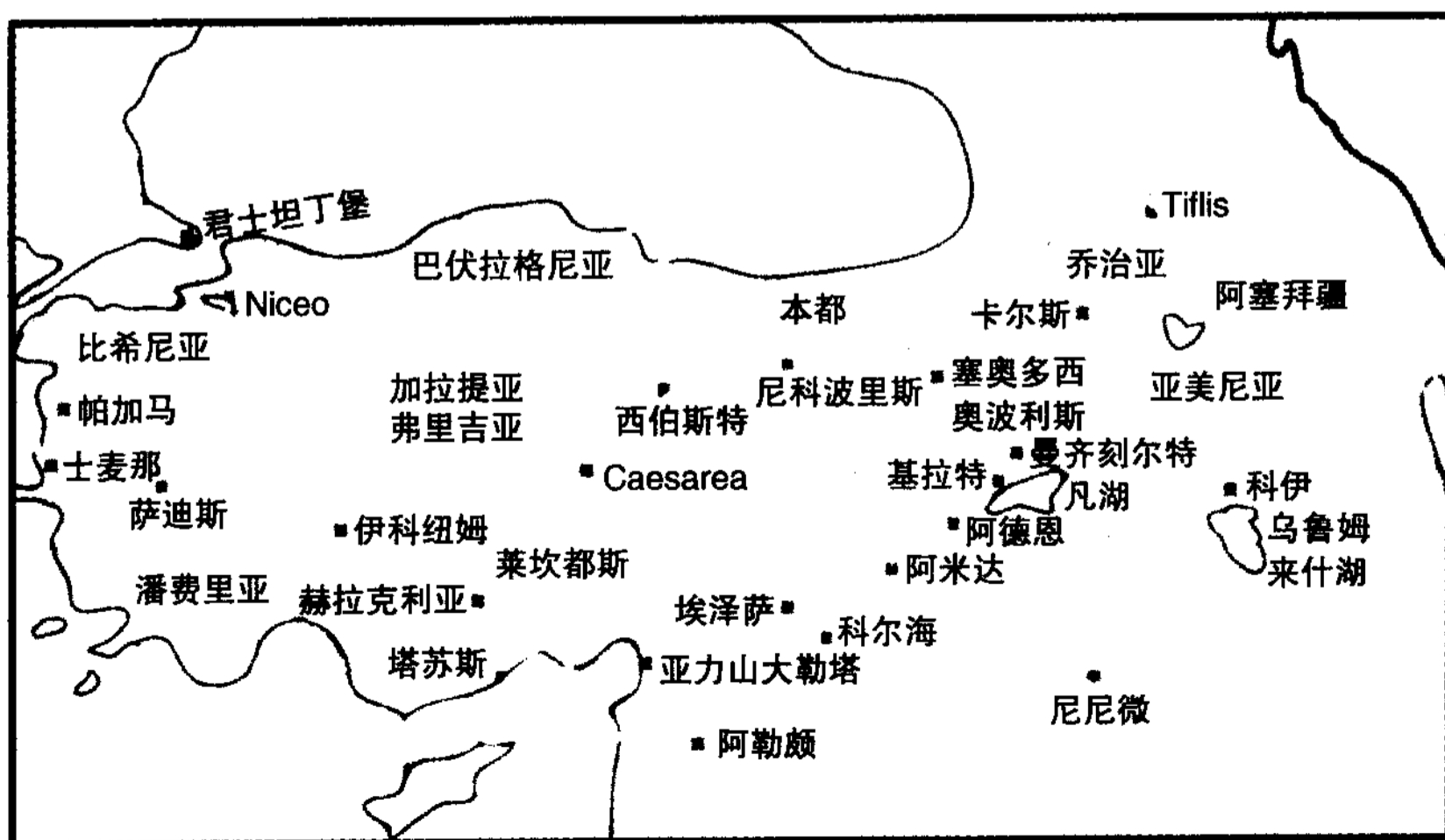
罗曼努斯在塞奥多西奥波利斯（埃尔祖鲁姆）暂停下来完成他的计划。他确信艾勒卜·艾尔斯兰那时在波斯，因此罗曼努斯决定夺回曼齐刻尔特，并夺取其南约30英里的基拉特城，以建立对波斯发动攻击的基地。他带领部队去攻曼齐刻尔特，而把夺取基拉特的任务分配给了在鲁塞尔·德·巴尤尔指挥下的法兰克人雇佣军。由于守卫这两个城市的部队人数不多，这个计划本来可以取得成功。然而，罗曼努斯不知道艾勒卜·艾尔斯兰不在波斯而是在叙利亚，他正在那里为打法蒂玛人做准备。当艾尔斯兰听说拜占廷进军时，他集结了就近的军队进军摩苏尔。在那里，他增加了另外14000人，然后向东北到科伊（Khoi），他在那里又得到来自阿塞拜疆的增援。于是，他带着40000人向西进军凡湖，然后沿着南岸行进，从南边接近基拉特。

罗曼努斯迅速夺取了曼齐刻尔特，然后由于派兵增援巴尤尔，并派一支12000人的征集粮草部队去乔治亚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巴尤尔指挥多少人不清楚，但是在1071年8月16日，当不知道艾尔斯兰会从什么地方出现时，巴尤尔撤退了。不过他没有朝驻在曼齐刻尔特的军队和罗曼努斯的军队撤退，而是向西北离开这两支军队。他几乎肯定卷入了与女皇欧多西亚的阴谋，因为这是一种拙劣的做法。而且，他也没有把他的行动送信给罗曼努斯。基拉特迅速落入塞尔柱人手里，艾尔斯兰随之朝曼齐刻尔特推进。同时，罗曼努斯开向基拉特，并未意识到他将撞上他的敌人。

当罗曼努斯的前卫队撞上塞尔柱的主体部队时，他立刻送信要巴尤尔来支援——实际上送也白送。尽管如此，罗曼努斯并不缺乏信心。他的信心来自经过几个世纪检验的战术，凭着这种战术，戴盔甲的重装拜占廷部队经常打败敏捷的轻装诺曼底军队。因此，当艾尔斯兰提出和平条款时，罗曼努斯立刻拒绝了。他要求艾尔斯兰投降并保证土耳其人永远不再入侵他的帝国。双方没有达成协议，都为战斗做了准备。

拜占廷与土耳其轻骑兵作战的标准战术是用他们的重步兵和骑兵维持稳定的战线，然后把敌人赶到他们的长处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战斗一开始时，土耳其的远距离放箭战术发挥了理想的作用，射伤了拜占廷的马，并在钦察人和佩特切尼格人雇佣军中引起了足以使他们放弃战场的恐惧。当罗曼努斯的骑兵因为敌人的箭不断受损时，他命令推进他的战线。这个经过训练的战法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塞尔柱人撤过了他们的营地。然而，这个优势并没能保持住，因为土耳其人有很多开阔地带供他们撤退，他们几乎撤退到那一天结束。

当夜幕降临时，罗曼努斯发现自己处在进退两难的窘境。将部队向前推进，却获得不了任何战果，而畅通无阻地回到他自己的营地，天又太晚了。几乎别无选择，他命令后撤他的战线，而塞尔柱人迅速调转方向，紧逼正在撤退的敌军步兵。当敌军接近时，罗曼努斯命令他的军队转过头去迎战，但只有离敌人最近的士兵听到了他的命令。其余军队继续撤退，不知是否是不知命令还是（更可能）不听命令。继续撤退的军队是由安德罗尼卡·杜卡斯指挥的，而他的贵族父亲是罗曼努斯最痛恨的敌人之一。他们到了拜占廷的营地，把罗曼努斯留在了后面。罗曼努斯只有很少的军



队，不能抵挡。塞尔柱人迅速包围了拜占廷人，并歼灭了他们。罗曼努斯的战士奋力战斗，但已没有了机会。到天全黑时，艾勒卜·艾尔斯兰取得了胜利。

战 果

罗曼努斯是很少的生还者之一，他被作为俘虏带到艾尔斯兰那里。苏丹很礼貌地对待他，并且订立了一个条约。据此条约，罗曼努斯将回到君士坦丁堡，筹集要付50年以上的赎金。这是一笔只是部分偿还的债。被监禁时，罗曼努斯失去了他的王位，恺撒·约翰·杜卡斯——安德罗尼卡的父亲得到了王位。女皇因为她的所有阴谋，感觉她自己是在一个尼姑庵，而杜卡斯作为一个总督在她的儿子迈克尔七世之上统治。罗曼努斯集结了一些忠诚的部队向杜卡斯挑战，但是在多西亚（Doceia）又遭到了失败。被安德罗尼卡俘虏的罗曼努斯眼伤很重，不久因伤而死。然而，在他死前，他收集了他的第一笔赎金，并且把赎金送到了艾勒卜·艾尔斯兰那里。

爱德华·吉本就曼齐刻尔特战役有如下著述：“拜占廷作家痛惜一个无价珍珠的丢失：在这不幸的日子里，他们忘记提及罗马帝国的亚洲省份不可挽回地丢失了。”从此以后，土耳其统治了小亚细亚地区及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塞尔柱人很快被奥斯曼人所取代，但是是塞尔柱人的胜利和他们的毁坏计划不可挽回地改变了安纳托利亚的面貌。1072年，艾勒卜·艾尔斯兰的军队又一次发动攻势，但不久他被他的儿子——马利克·沙赫——暗杀。马利克完成了他父亲开始的事业，这就是毁坏安纳托利亚的每一个城市、村镇和农场，并处死他们每一个人。无数拜占廷公民被杀，或作为奴隶被卖，此后，小亚细亚地区变成荒芜的土地达几代人之久。土耳其完成了似乎是大草原游牧人的传统目标：为饲养他们的马拥有尽可能多的草地。自然上，该地区再也和从前不一样了。

政治上，拜占廷帝国没有灭亡，但是它保留的领土的很大部分却失去了。安纳托利亚的农民养活了大量的拜占廷军队的冷漠的战士，但他们将再也养不了了。拜占廷帝国已经极度依靠外国军队，现在是完全依靠了。这意味——像在西罗马帝国后期一样——力量来自军队的忠诚，而不是管理能力或幻想。拜占廷的继任线几乎根本不是一条线，因为主要的哲学观念是：如果一个皇帝被推翻，他就失去了上帝的宠爱，因此就不应该再统治。这意味着“强权是正确的”，从而导致一系列短期的统治者，在任何

管辖地区，都不能保持连续性。由于诺曼底人夺走了在地中海的领土，拜占廷帝国日益衰弱。结果，衰弱的帝国不能保护自己不受已经掠夺它的欧洲领土的游牧部落的连续不断的欺侮。在曼齐刻尔特战役以后的不到 1/4 世纪的时间里，君士坦丁堡向西方要求援助。其结果是第一次宗教战争。

金文荣 译

耶路撒冷战役

1099 年 6 月 9 日 ~ 7 月 18 日

参战方

十字军：1250 名骑兵，10000 名步兵

指挥官：戈弗雷·德·布永公爵

穆斯林：约 20000 人

指挥官：埃米尔·伊夫蒂哈

重要性

十字军的胜利，标志着欧洲人企图在圣地建立它的统治的高峰。十字军也开始恢复教皇对欧洲政治事务中的强有力影响。

历史背景

11 世纪后期存在两大斗争：一个涉及欧洲的罗马天主教，一个涉及拜占廷帝国。在欧洲，教皇正试图击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就谁将是欧洲政治上和宗教上的最高统治的挑战。尽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这个教会的官方保护者，但他有时却担任独裁者的角色，企图指定教皇以及罗马天主教统治集团中的较低级官员。因此，教皇在寻找某些可以增加他在欧洲贵族眼中威信的东西。在拜占廷帝国方面，塞尔柱土耳其人已逐渐巩固了他们在

整个中东的势力，在 1071 年曼齐刻尔特战役中的大胜，削弱了拜占廷的力量。那次战役把几乎整个小亚细亚地区控制在土耳其人手中，位于君士坦丁堡的首都似乎注定成了一个目标。

对西方的教皇和东方的皇帝来说，这两个问题正好相互呼应。拜占廷皇帝亚历克塞·康尼努斯精明地嘲弄了他的反对派，同时重新充实了国库。这样，他可以给欧洲军队钱，如果他们要求援助的话。他向教皇乌尔班二世投诉说，穆斯林教徒正在禁止基督教徒去巴勒斯坦的圣地。的确，去圣地的道路被关闭了，但这主要是由于各穆斯林派别之间缺少合作，而不是故意的。尽管如此，这是一个乌尔班可望借以团结他的欧洲教徒的宗教焦点。抓住这个焦点，可提高他的地位，传播基督教，使东正教感激罗马，使不和的贵族离开欧洲，把他们的好战本性集中到异教徒身上，而不是相互争斗。以前的教皇就下达过对西班牙穆斯林开战的宗教法令，因此，圣战的概念在西方是熟悉的。

对圣战的反应比乌尔班和亚历克塞所希望的都要大。整个欧洲的所有人出于不同的原因都集中到这件事上来。一些人确实希望传播信仰；一些人希望教会答应宽恕他们的罪；还有些人仅仅是想冒险，或想可能会得到战利品或土地。父亲去世而没有继承到什么的年轻人，视此为他们靠自己可能永远也不会达到的发达的机会。不幸的是，没有人真正认识到其中的困难。几万个穷人随宗教狂隐士彼得加入了这场人民宗教战争。他们在通过东欧进入小亚细亚的路上设法搜集粮草，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精良的武器极少，因而受到了土耳其人的屠杀。一种更坏的命运落到德意志十字军的头上。他们杀害了在家乡发现的犹太人之后，经由匈牙利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但因为他们被匈牙利军队打散，所以从来没能通过这个国家。这两件事都无法鼓起拜占廷的信心，而当十字军真的组织起来开始进军时，他们则更加害怕。当亚历克塞担心十字军发现他的首都太富，不洗劫过不去时，他强迫每支通过的十字军部队对他宣誓效忠，以获准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得到远征的补给。在经过一些暴力以后，他得以从这些难以驾驭的十字军手中挽救了他的城市，最后，十字军通过了，进入了小亚细亚。

在到达圣地之前，十字军必须夺取在尼西亚和安条克的土耳其要塞。经过长达一个月的围攻，尼西亚在 1097 年 6 月 19 日失守。到 10 月，在多里拉尤姆（Dorylaeum，现在的埃斯基谢希尔）、印克尼乌姆（Inconium，现在的科尼亚）和赫拉克利亚（现在的埃雷利）的战斗把十字军战士带到了地中海东北角的安条克要塞。直到 1098 年 6 月初，两个救援部队被打退后，这个城市才失守。十字军几乎立刻发现自己被包围，但是 6 月下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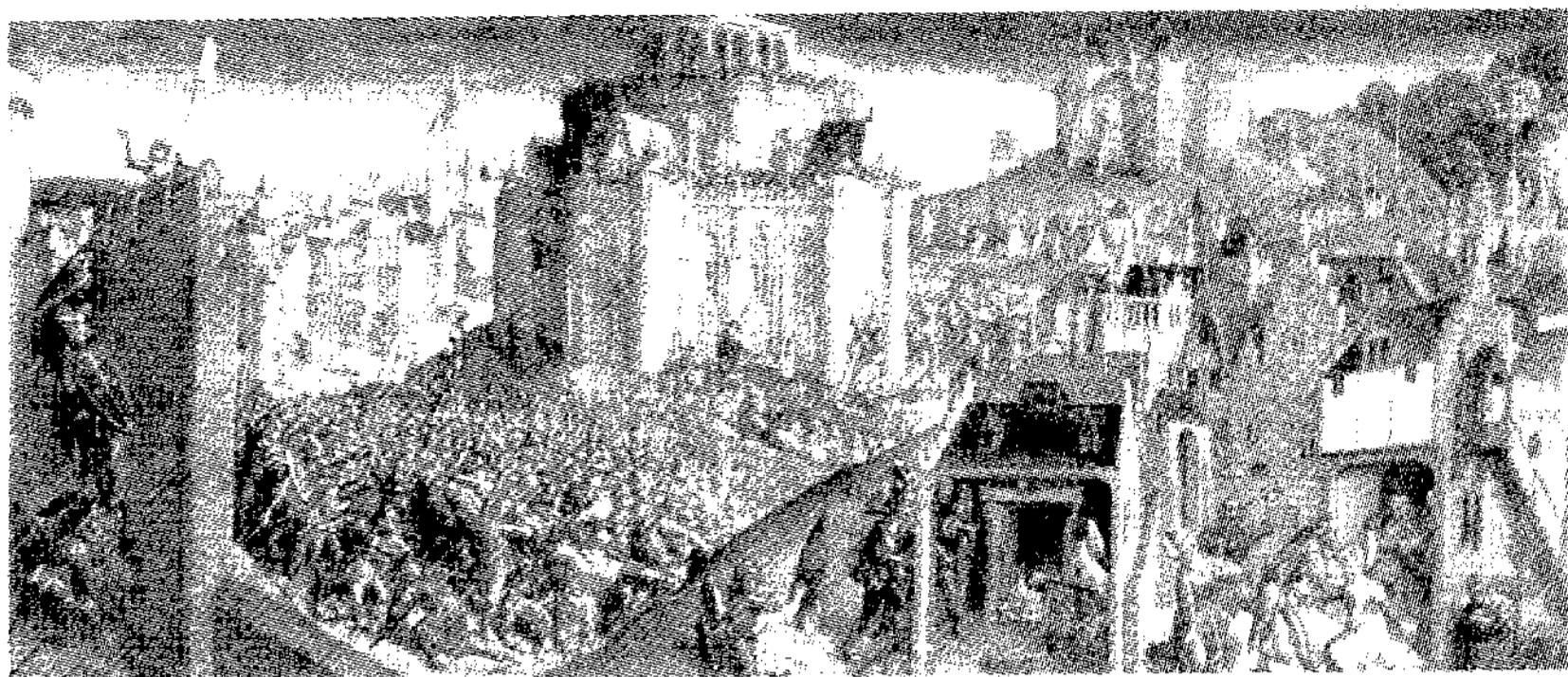
一次大胆的突围赶走了进攻的穆斯林军队。然后，胜利者就下一步做什么争论了 6 个月。主将之一塔兰托的保和曼德（Bohemund）公爵，留守安条克，建立了他自己的公国。其余的向耶路撒冷进军，于 1099 年 1 月出发。一支来自比萨的舰队载着这些军队的补给随他们一起航行，直到到达艾尔苏夫镇。在那里，十字军登陆，转向耶路撒冷进军。

战 况

到这时，大约有 12000 名十字军士兵，由洛林的戈弗雷·德·布永（Godfrey de Bouillon）公爵指挥，并由图卢兹的雷蒙德（Raymond）伯爵和西西里国王坦克雷德（Tancred）协助。保卫耶路撒冷的军队可能有 20000 人，由埃米尔·伊夫蒂哈（Emir Iftikhar）领导。耶路撒冷在塞尔柱土耳其人控制区外，属开罗的哈里发的控制区。那里的穆斯林是法蒂玛派，这一派是先知的女儿——从穆罕默德传下来的真正统治谱系——的追随者。因此，他们在种族上是阿拉伯人，而不是土耳其人，这与十字军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对他们来说，一个异教徒似乎更像另一个异教徒。

围攻在 1099 年 6 月 9 日开始。十字军人数太少，不能完全包围该城，所以夺取该城的唯一方法是猛攻，而不是使城内人饥饿。确实，围攻者比守城者遭受了更严重的缺水。穆斯林人在十字军到达之前，已在城外的水塘和井里下了毒，而 6 月的骄阳又无情地晒在他们身上。6 月 12 日，他们发动了第一攻击，损失惨重。要攻破或越过这些城墙，必须使用新手段，但几乎没有木材可得到。然而，6 月 17 日 6 艘运送必要材料的船到了。这 6 艘船在新近废弃的雅法港口靠了码头。热那亚的工匠帮助十字军建造了射石机（抛石机），一种有一个长臂、一端有一个弹弓、另一端有一个平衡重物的武器。除了攻城用的塔台和梯子外，围攻者还希望破坏或爬上城墙。

7 月 13 ~ 14 日夜里，第二次攻城也进展甚微。但 7 月 15 日，一个塔台终于靠到城墙上，放下跳板，一座进城的桥建成了。穆斯林的防卫几乎立刻崩溃，一些人撤向阿克萨（El Aqsa）清真寺，但是西西里人坦克雷德追上了他们。他答应宽恕他们，而当十字军控制了这座城市时，几乎不讲一点儿宽恕。尽管坦克雷德试图保护阿克萨清真寺里的那些人，但绝大多数入侵者有一种杀人的狂热，全城居民几乎被杀光。一本编年史说，在这个清真寺里，血有膝盖那么深。亚基里斯（Agiles）的雷蒙德报道：“到处可见令人震惊的情景。许多撒拉逊人被砍头……另一些人中箭，或被迫从



征服耶路撒冷。15世纪的绘画。据 voor Schone Kunsten 博物馆收藏，比利时（Scala/艺术资料库，纽约）

塔台上跳下；还有一些人被严刑拷打数天，然后放在火中烧。街道上可见一堆堆的人头和手脚。有一个人在人和马的尸体中间骑着马到处走来走去。”

犹太居民的遭遇也不比这好。欧洲基督教徒长期以来把基督被杀归咎于犹太人，所以似乎没有理由宽恕他们。他们大多数被烧死在该城的主犹太教堂中。后来，“胜利者结队到这个有圣墓的教堂，他们相信在这个圣墓中曾经有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在那里，他们相互拥抱，喜悦而放松地哭泣，感谢仁慈的上帝给了他们胜利”。

战 果

狂乱过去后，戈弗雷·德·布永被任命管理耶路撒冷和保卫圣墓；他拒绝被任命为耶路撒冷王。十字军几乎没有时间享受他们的胜利，因为50000名救兵正在从埃及来的路上。尽管戈弗雷仅仅能召集10000名骑兵和步兵迎战，但十字军1099年8月12日在阿斯克伦（Askelon）相当容易地赢得了胜利。埃及人打仗不同于土耳其人，土耳其人的大草原骑兵用坐在马背上的弓箭手驱赶敌人，而埃及人用较传统的战法，依靠速度和狂热，用疯狂的猛攻制服他们的敌人。面对欧洲步兵和重骑兵的训练，穆斯林军队就像在岩石上撞碎的波浪；最后占领穆斯林营地的十字军的进攻把穆斯林军队的许多人赶到了海里。

阿斯克伦一仗之后，第一次宗教战争结束了。大多数参与者回到了欧洲，但那些在包围战胜利后提出要求的人留了下来。十字军建立了一些公

有限战争

就封建制度的性质来说，尽管领主可以有一些对他宣誓效忠的诸侯，就像国王有一些宣誓效忠他的领主一样，但把国王之间、领主之间或诸侯之间的战争控制在最低限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归根到底，封建制度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危机时要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可用。“每个贵族都要求有权对不按封建关系服从他的任何人进行私人战争，而每个国王可在任何时间自由地对另一个统治者的土地进行体面的抢夺。当国王或贵族进行战争时，他的所有诸侯和第 7 代以内的亲戚都要向他保证追随 40 天。”尽管有这一切，但受损失的多半不是士兵。贵族太宝贵不能杀，因为可从俘虏身上收取赎金，只有为了复仇才杀人。因此，不得不忍受许多军队多次通过的乡村承受了死亡和破坏的冲击。在战争时期，掠夺经常是人们可以得到的唯一回报。家用牲畜经常被屠杀或盗

窃，给农民留下了比平常更为繁重的劳动。为了使教区居民的数字不要下降得太大，罗马天主教会试图保护普通居民不受战争的蹂躏。在 989~1050 年间，教皇和教会理事会颁布了一项“上帝和平令”（Pax Dei），对任何对平民进行战争的人给予了逐出教会的威胁。1027 年以后的法兰西教堂呼吁制定一份上帝停战协议（Treuga Dei）。据此协议，在收获期间（8 月 15 日至 11 月 11 日）、圣日或在每个星期的某几天不能有战斗发生。通常，这意味着从星期三晚上至星期一早上之间没有战争。在上帝停战协议的最终形式中，限制每年战争不超过 80 天。

真是够奇怪的，这的确相当有效。随着国际战争的增加，私人战争减少了。需要在战斗中证明自己的骑士们在欧洲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于是迅速加入了第一次宗教战争出征者的行列。

国：保和曼德统治安条克，鲍德温·德·布永（Baldwin de Bouillon）统治埃德萨伯国（在安条克东北约 100 英里），图卢兹的雷蒙德统治特里波利。所有这些公国都应服从耶路撒冷的权力。戈弗雷在耶路撒冷失守一年后死去，他的兄弟鲍德温接替了他，并僭取了耶路撒冷王的称号。他的统治只有在他下属的同意下才可以实施，而这些下属实际上在他们的“管区”是独立行使权力的。鲍德温还放弃了对大部分通往热那亚和皮斯安斯（Pisans）的港口的控制，作为对来自欧洲的稳定供应的回报。由于强制推行欧洲式的封建制度，大多数当地居民，包括基督教徒，渴望穆斯林统治回来。

这些孤立的封地能存在大约 50 年，只是因为穆斯林人自己太无组织，

不能对他们发动有效的进攻。即使在穆斯林人能发动有效攻击时，欧洲人仍是难以对付的敌人。在12世纪前半叶，一种献身于为教堂服务和保护朝拜者参观神殿的僧侣军事宗教团建立了。1119年，8个骑士跟随雨果·德·帕阳斯（Hugh de Payens）在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庙附近地区建立了一个宗教团，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圣殿骑士团（the Knights Templars）。下一年，耶路撒冷一家1048年成立的慈善收养院的人员自己建立了圣·约翰收养院骑士团（the Knights Hospitalers）。尽管这两个宗教团相互轻视，但他们都在做同样的工作：保护朝圣者。后来他们开始对穆斯林作战。

所有这一切，封建制度、攻击、迫害，都激发了穆斯林（最后）给予的反击。1144年，摩苏尔的王子赞吉反攻并夺回了埃德萨城。在他被暗杀后，更好战的努尔埃德·丁（Nured - Din）继续对欧洲基督教作战。于是，引起了第二次宗教战争，接下来的两个世纪是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有更多的人参与，有数不清的军队和战争。

在欧洲，中东基督教据点的建立不仅仅有宗教影响。拥有欧洲最强海军的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开始与他们以前的敌人进行长期贸易。引诱许多年轻贵族参加十字军的东方财富基本上是一些欧洲人想要但必须付出昂贵价格的奢侈品。中国的丝绸以及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香料在欧洲的贵族中成了抢手货。忘记宗教；有钱真好，这样就不必跟你的贸易伙伴讨价还价。意大利半岛的城邦成了财富的中心。当宗教热情消失，贸易可以和平进行时，意大利崛起成了世界强国。与东方贸易赚的钱以及从穆斯林那里获得的知识，挽救了在欧洲长期被遗忘的科学著作和文学著作，为文艺复兴奠定了力量基础。而文艺复兴对罗马天主教信仰的理性主义挑战做了准备，则是这些宗教战争的讽刺性的结果。

金文荣 译

海廷战役

1187年7月4日

参战方

穆斯林：18000 ~ 20000人

指挥官：萨拉丁

十字军：1200 名骑士，18000 名步兵

指挥官：耶路撒冷王盖伊

重要性

萨拉丁的胜利结束了欧洲人对圣地的统治。

历史背景

在 11 世纪末，第一次宗教战争为欧洲的基督教赢得了地中海东部的海岸地带。从北方的安条克到南方的加沙，圣地在欧洲人的管辖之下，但未必在它的控制之下。强加给该区域的封建制度甚至也使基督教居民疏远了，而对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迫害则触怒了其余的居民。十字军生活在敌人所居住的土地上，能维持他们地位的唯一方法是密切合作。然而，那时在欧洲贵族之间的对抗完全移到了中东，欧洲人之间的斗争，像基督教与穆斯林间的冲突一样普遍。

对欧洲人来说幸运的是，穆斯林人也一样是不和的。自从塞尔柱土耳其人的苏丹马利克·沙 1092 年死去以来，王位的争夺以及伊斯兰教内的竞争派别，使对十字军的任何严重挑战未能形成。然而在 1127 年，随着摩苏尔的伊马德·伊德·丁·赞吉（Imad ed - Din Zangi）登上权位，这种情况改变了。他开始把穆斯林人重新团结在他的旗帜下。在征服叙利亚以后，他瞄准了最北部的十字军控制的城市——埃德萨。他在 1144 年圣诞节那天夺取了该城。两年以后，赞吉被暗杀，但他的儿子努尔·伊德·丁（Nur ed - Din）继续了他父亲的事业。

埃德萨的沦陷也唤醒了在欧洲的另一支十字军，它是在克莱尔沃的伯纳德催促下组织的。这第二次宗教战争是由德意志皇帝康拉德三世和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领导的。他们两个人领导的军队在小亚细亚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但 1147 年终于到达了十字军的土地，在欧洲称为“乌特雷默”（Outremer）。这两支欧洲军队在那里与耶路撒冷王鲍德温三世的军队会合。这是一次短暂的宗教战争。1148 年，围攻大马士革的计划因地方部队接受贿赂、解除包围而失败了。这使欧洲人很反感，以至他们都回了家。努尔·伊德·丁受到鼓舞，加紧了对十字军堡垒的攻击。1149 年，他打败了安条克的雷蒙德，并在第二年巩固了他对埃德萨的控制。1154 年，夺取了大马士革后，努尔·伊德·丁亲自坐镇在这个通往中东的重镇。

在控制乌特雷默的北翼时，努尔·伊德·丁已盯上了南翼埃及。1163年，他派了他的一个将军阿萨德·乌德·丁·希尔库（Asad ud - Din Shirkuh）到埃及。他假装去帮助一位在镇压一场暴乱时被罢免的埃及大臣沙瓦尔·伊本·穆希尔（Shawar ibn Mujir），但是埃及人很快明白希尔库的目的是为他的主人夺取整个埃及。政治是不择伙伴的，那位大臣就向耶路撒冷王马尔里克一世请求帮助。1167年，埃及和十字军的联军在开罗附近打败了努尔·伊德·丁，十字军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基地，为的是继续与控制着亚历山大的穆斯林作战。亚历山大的守城部队是在一位很有前途的领导人萨拉赫·丁·优素福·伊本·阿尤布（Salah - ai - Din Yusuf ibn - Ayyub，以“萨拉丁”著称）的指挥下。

萨拉丁是努尔·伊德·丁的一名普通军官，但是眼光远大。尽管他最初对军事生活不感兴趣，但他却成了中世纪时期最具军事头脑的人物之一。他还有一种敏锐的政治判断力。1171年，他推翻了统治埃及的法蒂玛王朝，把这个国家置于巴格达的哈里发（一个逊尼派）的精神领导下。同时，他也成了埃及的真正的主宰者。萨拉丁用了三年的时间巩固他的权力，然后在1174年努尔·伊德·丁去世，留下一个11岁的继承人时，他开始扩大他的权力。同年，耶路撒冷王阿尔马里克也死了，也留下一个11岁的继承人。谁将成为这两个年幼统治者的摄政王的争论在塞尔柱人和十字军营地里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以至萨拉丁得以实现他对权力的要求。他进军大马士革，1174年1月占领该城，下一个目标是阿勒颇，这将使他控制整个叙利亚。

1175年，他回埃及的交通线受到威胁使他离开了他的目标，但是第二年十字军受到了最终证明是致命的打击。拜占廷皇帝曼努埃尔一直在恢复对小亚细亚的控制，但1176年却被小亚细亚中部鲁姆的塞尔柱苏丹基利奇·艾尔斯兰（Jilij Arslan）二世击败。在密列奥塞法隆（Myriocephalum）的失败是第二次曼齐刻尔特战役，这彻底粉碎了拜占廷从君士坦丁堡向南、向东扩张的梦想。这还意味着欧洲人在附近已没有供应的来源。这样，十字军比以前更孤立了。在与萨拉丁断断续续交战之后，1180年签订了停战协议。

在整个11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争夺继承耶路撒冷王位的斗争主宰着十字军的兴趣。斗争是如此复杂，以至只有长篇的电视连续剧才能描述它。到1187年，出现了两大派别。盖伊·吕济尼昂（Guy de Lusignan）成了耶路撒冷王，大多数武士对他宣誓效忠。他唯一的重要对手是沙蒂永（Chatillon）的雷纳尔德（Reynald），他是圣地到大马士革路上的克拉克城堡的领主。由于对穆斯林的商队和红海沿岸的穆斯林城镇的袭击，雷纳尔德激起了萨拉丁的愤怒。当盖伊不打算因雷纳尔德践踏停战协议而惩罚他

时，萨拉丁宣布圣战，发动了入侵。

战 况

尽管盖伊·吕济尼昂是耶路撒冷王，在乌特雷默表面上是欧洲的最高领导人，但他的部属是相当独立的。安条克的保和曼德和特里波利的雷蒙德不支持雷纳尔德的胡作非为，与萨拉丁再度签订了停战协议。雷蒙德认为盖伊不能胜任领导职务，便与萨拉丁密谋驱逐他。盖伊的顾问听说这个阴谋后，说服盖伊集结十字军部队进攻雷蒙德，当时他在他妻子的位于加利利海西侧的提必略的城堡中。在萨拉丁部队的一些人和盖伊派到雷蒙德的一个代表团之间发生小冲突后，雷蒙德感到在良心上不能与穆斯林一起反对另一些基督教徒。1187年5月，雷蒙德留下他的妻子负责守卫提必略的城堡，去与盖伊和解。当他在海港城市阿卡与盖伊会晤时，萨拉丁的约20000人的军队围攻提必略的消息传来了。

尽管他的妻子处在危险之中，雷蒙德建议不要立即救援。他知道城堡内的供应状况，主张在对萨拉丁发动进攻前，最好是让他的军队在乡下挨饿。除此以外，夏天炎热的高峰正在来临。盖伊的好战的顾问们主张立即行动；尊严也要求这样。盖伊命令集合乌特雷默的所有士兵，为此堡垒和城堡也撤了防。在6月下旬，1200名骑兵和18000名步兵开往提必略。7月2日，他们在塞福里亚（Sephoria）扎了营，那里大约处于从阿卡至提必略的半路上。雷蒙德再一次与盖伊见面，让他小心，并声明他愿意为基督教事业的利益牺牲他的家庭。好战的顾问们又一次占了上风。

在7月3日的早上，军队开始向东行进，与其说寻找敌军一战，不如说是为了找水。雷蒙德告诉盖伊，向东走仅有一个泉，而且没有



在1097年第一次宗教战争期间，十字军战士在多里拉欧姆（Dorylaeum）与土耳其人的战斗（Archive Photos）

任何东西可做粮草。他们进入了图兰山的丘陵地区。当萨拉丁得知这样进军时，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他的穿着盔甲的重装敌人将在途中烤干他们自己。他立即派轻骑兵扰乱十字军。当担任后卫的圣殿骑士和十字军骑士团成员受到攻击时，十字军大队人马在一片干旱荒芜的土地当中停了下来。这时，雷蒙德对他的军队和他的整个事业的命运发出了哀叹：“唉，唉，主啊！这一仗完了；我们是死人了；国将不国了！”

十字军在海廷镇（Hattin）附近露营，上方是两个称为合恩（Horn）的高土墩。落日几乎没有使他们感到轻松，因军队所带的水早已喝完了，而整整一夜，穆斯林人不断向营地射箭。更严重的是，穆斯林人在营地迎风处的灌木丛放了火，十字军和他们的马匹不得不整夜受熏。第二天早晨，萨拉丁继续折磨这些基督教徒。他不靠近他们，而是运来新箭，不断放箭。十字军重骑兵发动冲锋企图灭火，但这样做使他们脱离了步兵的支持，步兵越来越恐慌，退到土墩坡上。

盖伊竭尽全力地控制他的人员。他举起圣十字架（the True Cross），激发士兵们的士气。他们不断向山下穆斯林部队发动攻击，虽没能突破穆斯林的围攻，但却使萨拉丁暂停了下来，因为他知道基督教狂热的潜力。

当盖伊的营地正在被摧毁时，雷蒙德组织了最后一次冲锋。他尽可能多地集结骑兵冲向萨拉丁侄子塔吉·丁·欧玛尔指挥的敌军，欧玛尔认为英勇莫过于谨慎，他在他的阵地中放开一个缺口，让十字军冲出去。这些十字军是唯一逃出的部队。步兵被包围了，而且没有人数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渴得要死，他们除了投降和死以外，别无选择。

战 果

这次战役的确切伤亡数字没有记录。但可以肯定，当十字军从山坡发动攻击时，给轻装的穆斯林军队造成了一些严重伤亡。这是徒劳无用的。十字军的军队实际上被歼灭了。只有雷蒙德的突破使一些人免于死或被俘虏。萨拉丁既仁慈又公正。他几乎把盖伊当作客人，而对雷纳尔德，经过一次激烈的对质后处死了他。圣殿骑士和十字军骑士团成员，因他们对穆斯林人的侵略政策也被处死了。

几天以后，提必略投降了。像圣地中每一个其他城堡一样，提必略此时实际上没有设防，因参加这次战役的十字军就是由这些守卫军组成。圣十字架，或十字军相信是基督受难真正的刑具，落入了穆斯林的手中。这

尝试，再尝试

十字军在海廷的失败绝不是一个反常的偶然事件。只有第一次宗教战争才真正成功地获得了对圣地的控制。圣地在萨拉丁胜利后永远失去了，重新建立欧洲人统治的不断尝试都悲惨地失败了。这里是有关记录：

- 人民宗教战争（1096年4~10月，人民十字军）：人民宗教战争是一次追随神秘的领导人隐士彼得的失败的群众运动。那些在路上没有饿死的人，在他们的一次，而且是唯一的一次，与安那托利亚的穆斯林的遭遇中，被轻易地打败和杀戮。
- 第一次宗教战争（1096~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第一次宗教战争建立了欧洲人在埃德萨伯国、安条克公国、特里波利地区和耶路撒冷王国的统治。欧洲人的统治持续到1187年萨拉丁的胜利。
- 第二次宗教战争（1147~1149年，第二次十字军）：埃德萨伯国的攻克引起了欧洲人的反应，他们要重新获得在十字军占领区最北端丢失的土地。欧洲人和以圣地为基地的十字军战士的纠纷意味着这次宗教战争的结束。
- 第三次宗教战争（1189~1192年，第三次十字军）：第三次宗教战争要求在萨拉丁胜利后收回耶路撒冷。日耳曼王腓特烈·巴巴罗萨、法兰西王路易·腓力、英格兰王理查德一世参加了。巴巴罗萨死在半路上了。路易和理查德之间的争论破坏了合作的机会。路易退出了这场宗教战争，打道回府。理查德在获得了一些小胜利而夺取耶路撒冷失败后，与萨拉丁签订了协议，也打道回府。
- 第四次宗教战争（1202~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与威尼斯人就运输成本的争论终于酿成雇佣十字军去重新征服输给威尼斯的亚得里亚海对面的土地。卷入在君士坦丁堡的一系列争夺的企图，导致了这个城市被十字军洗劫。这次宗教战争从未就圣地问题与穆斯林人打仗。
- 第五次宗教战争（1218~1221年，第五次十字军）：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号召打一场对埃及的宗教战争。这场战争是由耶路撒冷王约翰领导的，军队组成主要是来自北欧的人。十字军包围埃及城市达米埃塔一年半后夺取了这个城市，但在他们拒绝合理的和平提议后，在阿什芒运河（Ashnioun）决定性的一战中被击败。

- 第六次宗教战争 (1228 ~ 1229 年, 第六次十字军): 第六次宗教战争是少数成功的战役之一, 尽管 (或是因为) 在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没有发生战斗。相反, 南意大利王腓特烈二世通过谈判拥有了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拿撒勒。唯一的战斗发生在腓特烈的军队和教皇格列高利的军队之间, 教皇格列高利因腓特烈延误了这次宗教战争的开始曾把他逐出教会。腓特烈夺回了他的土地并与教皇和解。
- 第七次宗教战争 (1248 ~ 1254 年, 第七次十字军): 穆斯林再度占领耶路撒冷导致法兰西王路易九世试图将它再夺回。他决定从南部开始, 所以他首先入侵埃及。他夺取了达米埃塔, 但没能夺取开罗。他的饥饿的残兵败将是用 800000 块金子赎回的。
- 阿拉贡人宗教战争 (1269 年, 阿拉贡人十字军): 西班牙的阿拉贡王詹姆斯在教皇的压力下勉强地发动了这次战役。暴风雨阻碍了詹姆斯, 他企图在小亚细亚登陆, 但失败了。
- 第八次宗教战争 (1270 年, 第八次十字军): 当路易九世的赎金完全付清后, 他觉得重新开始他的宗教战争是正当的。他不是直接去圣地, 而是起航去突尼斯。这是因为一个错误的消息: 突尼斯的统治者对改信基督教感兴趣。当证明这消息是错误的时候, 路易已布下了包围圈。流行病使入侵军的大部分死了, 包括路易。他的兄弟在同意纳贡后离去。
- 塞浦路斯彼得一世宗教战争 (1365 ~ 1369 年, 塞浦路斯彼得一世十字军): 这次宗教战争包括骚扰穆斯林地中海海岸地区以及占领和洗劫亚历山大, 以彼得的暗杀而结束。
- 尼科波利斯宗教战争 (1396 年, 尼科波利斯十字军): 罗马教皇卜尼法斯九世号召打一场反对穆斯林在巴尔干进行扩张的战争。对此作出响应的法兰西骑士是这支军队的主体, 但他们被保加利亚尼科波利斯的土耳其人彻底打败了。
- 最后一次宗教战争 (1443 ~ 1444 年, 最后的十字军): 波兰王拉迪斯拉斯组织了一群匈牙利人、波兰人、波斯尼亚人、瓦拉几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他们计划把在穆拉德二世领导下的穆斯林驱除出巴尔干。一支威尼斯舰队将把十字军战士从瓦尔纳渡运到君士坦丁堡, 然后阻止来自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穆斯林的增援。这支舰队失败了, 穆拉德的军队在瓦尔纳粉碎了十字军。

对信仰基督教的欧洲是最大的打击。实际上，这标志着一次中东权力的移交。尽管在海廷灾难以后，又发动了一些宗教战争，但没有一次真正威胁到伊斯兰教对该地区的控制。加上拜占廷在密列奥塞法隆的失败，海廷战役意味着东正教和天主教将都不能控制对他们的信仰来说是神圣的圣地。耶路撒冷，最神圣的城市，不到 3 个月落到了萨拉丁的手里。与第一次宗教战争时由军队夺取该城不同的是，萨拉丁要了很少的罚款（每人 10 片金子），并立刻着手恢复这个城市的市场，以便居民支付罚款。当最穷的居民不能凑齐这笔钱时，萨拉丁的兄弟请求把他们中的 1000 人做奴隶；答应了这一请求，但立刻恢复了这些奴隶的自由。可悲的是，这样做并未导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一种积极关系。

后来的十字军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逐渐地变得世俗了。欧洲军队，特别是诺曼底军队，花了更多的时间打拜占廷，而不是打穆斯林。在第一次宗教战争中本可能建立的合作基础，在海廷战役后被粉碎了。第四次宗教战争实际上是作为威尼斯操作的一项商业促进事业而结束的。这次战争夺取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而不是埃及；埃及本该是它最初的目标。

然而，海廷战役对欧洲也有一些积极的方面。有一段时间，统一在教会旗帜下的观念占了优势。法兰西，这个发生过一系列公国和侯国斗争的地区，开始统一成一个单一的国家，尽管这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内外派别的争斗才能到来。圣殿骑士和十字军骑士团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衰落，但条顿骑士团（the Teutonic Knights，另一个由教士组成的军事骑士团）代之起来与教会在东欧的敌人打仗，并在此过程中为波兰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奠定了基础。罗马天主教虽然对十字军的影响日渐减弱，但却开始享有一种很少享有的权力。对它来说不幸的是，这一权力腐败了。出卖特权和什一税的勒索使它背离了灵性，进入了俗务，人们，如马丁·路德，以后将以此作为宗教改革的理由。

也许在所有后果中最重要的是继之而起的冒险精神。到遥远的地方去旅行把这种思想带到了新的前沿，也把新商品带到了欧洲。对财富的渴望和“大胆地去以前没有人去过的地方”的需要激励了文艺复兴前沿的智力探究，也激励了西到美洲的身体力行的旅行。

金文荣 译

第二次塔劳里战役

1192 年

参战方

穆斯林阿富汗人：120000 人，主要是骑兵

指挥官：谷尔的莫哈马德

拉杰普特人：人数不详

指挥官：布里特瓦拉加，德里的埃米尔

重要性

尽管几个世纪以前伊斯兰教已经被引进印度，
但却是在这场战斗以后，穆斯林才统治了
印度，特别是印度的北部，直到 1857 年
莫卧儿王朝的垮台。

历史背景

伊斯兰教第一次进入印度是在先知穆罕默德建立这种信仰后不久。访问印度的伊斯兰教的最初践行者是商人，他们沿着阿拉伯海湾北部边界的航行把他们带到印度已有几年。直到穆罕默德的第二个继承人哈里发奥马尔的统治时代，所发动的一次军事远征（637 年）才不仅传播了这种信仰，而且也抢劫了印度的财富，商人们很长时间都在谈论这件事。接下来的几十年，仅仅是进行抢劫，而无意征服或殖民。然而在 712 年，查尔达因（Chaldaean）的地方长官赫贾吉派他的 17 岁的表兄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Mohammed ibn Kasim）在印度建立一个穆斯林据点。他入侵了毗邻印度河口的信德省。打了几个漂亮仗以后，他成功地征服了该地区，但那里在经济上和前景上都不好。不过，这些殖民者没有得到家里的任何重要支持，而派送他们的人也忘记了他们。几个世纪以后，一些穆斯林家族仍然控制着信德的政府，但是他们已经印度化。1185 年，莫哈马德战胜了马哈

茂德的最后的子孙，从而使他控制了旁遮普——一个印度西北通过开伯尔山口毗邻阿富汗的地区。这个地区包括称为印度斯坦的最西部，平行于喜马拉雅山，从阿富汗向东延伸到孟加拉湾。马哈茂德的继承人那时主要靠在当地招募的印度人建立军队，但莫哈马德决心只雇佣土耳其人和阿富汗人，他相信这些坚定的穆斯林信徒能对印度人进行圣战。那时印度部落中最强大的是住在拉杰布达纳的拉杰普特人。拉杰布达纳是一个山区，在旁遮普的南边。拉杰普特人已经建立了像西欧那样的封建制度，因此，他们是忠诚而有纪律的战士。他们也不喜欢穆斯林。他们的王布里特瓦拉加（Prithvaraja）是一位能干的指挥员，他使莫哈马德征服印度任何一点土地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战 况

在 1190 ~ 1191 年的冬季，莫哈马德怀着尽可能多地征服次大陆的北部地区的目的回到了印度。他迅速夺取了要塞城镇珀丁达，并建立了一支由 1200 名骑兵组成的守卫部队，由他的最好的将军之一凯兹·子牙·丁（Qazi Ziya - ud - din）指挥。由于珀丁达在拉杰布达纳地区，布里特瓦拉加立即作出反应是毫不奇怪的。双方战斗的地点在巴尼伯德（Panipat）附近，印度历史上有许多战斗在此发生。这个特别的战场有不同名称：塔拉茵，纳拉茵和塔劳里（Taraori），第三个名称使用较为广泛（尽管在最近的资料中塔拉茵似乎使用最多）。莫哈马德的部队从来没有面对过如此训练有素的敌人，在 1191 年（没有记载具体日期）拉杰普特人占了上风。虽然参战人数也没有留下记录，但所有资料都说拉杰普特人在数量上超过穆斯林军队。莫哈马德使用标准的大草原战术，让他的骑兵冲向敌人中心，用点着火的箭攻击敌军，但拉杰普特人不但顶住了攻击，而且用他们自己的侧翼包围行动不断迫使穆斯林部队多次撤退。莫哈马德认为他需要采取勇敢的个人行动来挽救这场战斗，于是他带头冲锋，遇到了布里特瓦拉加的兄弟德里的副王戈文德·拉伊。莫哈马德迎战“并用他的长矛扎碎了他（戈文德·拉伊）的牙齿”，但是在戈文德·拉伊将死时，用他的标枪刺透了莫哈马德的手臂。莫哈马德伤得很重，掉下马来，并大量流血。他的一个战士救了他，这个战士和他的指挥官骑在一匹马上逃跑了。

莫哈马德重新集合他的正在撤退的军队，他被放在一个担架上，和军队一起退到谷尔。拉杰普特人没有追击，而是包围了珀丁达。他们用了 13 个月，最后重新夺回了该镇。回到加兹尼，莫哈马德迅速养好了伤，开始

计划他的下一个行动，为他的失败报仇。下一年，他回到了战场。一个资料来源说，他带领了一支 12000 人的队伍，这个数字似乎太少了。其他资料来源说，军队的人数是 120000 名阿富汗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这可能比较接近实际的人数。

再战发生在同一战场上，同样也没有准确的日期记录。这次莫哈马德很小心，不允许他的部队与拉杰普特人接近。他把他的军队分成 5 个分队。他派其中的 4 个去攻击拉杰普特人的侧翼，如有可能，攻击他们的后面。在拉杰普特人逼近他们时，他们假装恐慌撤退。战斗了近一天，没能突破拉杰普特人的阵线。这以后，莫哈马德开始撤退他的全部军队，又一次假装惊慌，这次拉杰普特人上了当。他留给他自己指挥的第五分队的 12000 名骑兵这时仍然精神饱满，他们一下子攻入疲劳的拉杰普特人当中。拉杰普特人这时是队列不整的，因为他们本想是粉碎他们认为是被击败的敌人。这一攻击打破了拉杰普特人的追击，并使他们逃跑；穆斯林军队的其他分队掉转马头横冲直撞拉杰普特人。看到他的军队在瓦解，布里特瓦拉加丢下他的大象，上马赶紧逃跑，但穆斯林冲锋的势头使追击者迅速追向了他，追了几英里后抓到了他，然后把地处死了。他的大部分下属也在这次战斗中战死。

战 果

“这个胜利的结果是阿杰梅尔、汉西和锡尔素提的合并，残酷的屠杀，以及庙宇、神像……的大破坏。”这些是短期的影响，但莫哈马德的仗还没有打完。接下来的几年，他的军队向东征服，主要是在库塔伯·丁（Kutab - ad - din）的指挥下。这个人本是一个奴隶，莫哈马德把他作为德里的苏丹置于王位上。莫哈马德自己定期从阿富汗回来领导他的军队，而库塔伯·丁主要负责把穆斯林势力扩展到整个印度北部。当库塔伯·丁把他的注意力转到德里以西和西南的平定地区时，另一位将军穆罕默德·巴赫蒂亚（Mohammad Bakhtiyar）带领穆斯林军队直取孟加拉（1202 年），完成了对印度斯坦的征服。1193 年，他的军队占领了印度的佛教中心比哈尔省。穆斯林人紧接着杀戮或驱散佛教徒，幸存者逃到了尼泊尔或西藏。因此，佛教作为一个广泛践行的信仰在印度终结了，而在中亚和中国得到了大发展。

加兹尼的马哈茂德在这两个侵略印度的人中更出名，因为他用他的赃物建立了非常出色的首都并且（与他的继承人一起）成为艺术的资助团

体。然而，谷尔的莫哈马德是在印度确实建立了伊斯兰教统治的人。尽管（正如提及的）为保护这一统治而打许多仗是必要的，但在布里特瓦拉加失败后，没有能抵挡得住穆斯林的重要军队。拉杰普特人名义上在穆斯林的控制下，但从来没有改信他们的信仰，并保留他们的尚武文化，这是后来的穆斯林统治者的永久的苦恼。

莫哈马德对征服印度仍不满足，这个阿富汗的土耳其人要求得太多，不能放弃在波斯和中东建立势力的梦想。然而，他的努力失败了，他在 1203 年，侵略花刺子模（Khwarizm，现代的希瓦）期间遭到惨败。那次打破了他的阿富汗氏族的力量，留下了没有主人的库塔伯·丁。在 1206 年，他宣布了一个新政府，并且建立了历史上称为德里的奴隶王朝的政权，直到 1290 年（他们被蒙古侵略推翻）为止。接着建立了蒙古王朝，这个王朝统治直到 1857 年，被英国正式废黜。这样，有八个世纪，印度是一个宗教分裂的国家，它在穆斯林政府的统治下，而官僚和大多数主要土地主（进贡或纳税）仍然是印度教徒。在英国统治期间，分歧从整体上被抑制，但这两种信仰很少和睦相处。1948 年，印度独立，长期的敌视迫使成立了穆斯林 - 巴基斯坦国，从此它与主要是印度教的印度单独存在。

金文荣 译

布汶战役

1214 年 7 月 26 日

参战方

法兰西人：11000 名骑兵，25000 名步兵

指挥官：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

德意志人：11000 名骑兵，60000 名步兵

指挥官：皇帝奥托四世

重要性

腓力的胜利实际上建立了法兰西这个

国家，而奥托的失败导致了神圣的罗马帝国的削弱和德意志的持续纠纷。英国国王约翰无力集中对这场战役的支持，导致通过大宪章削弱了他的地位。

历史背景

布汶战役的背景是复杂的，涉及英格兰国王约翰、法兰西岛国王腓力二世、神圣罗马帝国奥托四世和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宗教的和王室的野心。

到12世纪晚期，神圣罗马帝国（覆盖中欧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失去了罗马教皇的许多宠爱，许多德意志王子的野心使皇帝的地位被削弱了。那时，霍亨斯陶芬家族执掌王位，但在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在第二次宗教战争中死了以后，他的继承人难以维持秩序。他的儿子亨利五世统治平庸，继之在1197年发生了奥托四世和亨利的儿子、四岁的亨利六世之间的继承斗争。亨利五世娶了西西里的诺曼国王的女儿，亨利六世是在这个岛上出生并长大。亨利五世一死，教皇英诺森三世对这位皇帝的最后的意愿和遗嘱作出了反应，要这个年轻的继承人听他的话。亨利六世是在监督不严的环境下长大的，几乎没有直接的支持，但他自己却成长成为一个聪明的年轻人。

罗马教皇三世想使教皇的权力成为欧洲主宰。他通过威胁要把君主或他的全体人民逐出教会来把他的意志强加在一些国王头上，他还利用从事金融业的伦巴第人和欧洲的银行家，征收税收和控制教堂的奖金来积累了巨大的财富。1209年，英诺森敕令奥托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得到了德意志人民的一般性而不是完全的支持。奥托有英格兰国王约翰的支持，约翰想要一个大陆的盟友，以帮助他实现在西欧的野心。

约翰国王是英格兰亨利二世的儿子和奥托的叔叔，他是一位不得人心的君主。他增加税收太频繁，以至人民不支持通常是失败的战争。他继承了他父亲在大陆上的大量财产，这些财产是他父亲通过娶阿克魁泰恩（Acquitaine）的埃莉诺为妻和军事征服得到的。这个所谓的安茹帝国是由今天法国的西半部组成。拙劣的领导和自尊自大使约翰不受贵族的喜爱，而他打算让他的一个朋友当坎特伯雷的大主教，使他被逐出了教会。然而，这几乎一点儿也没有抑制他的野心。他密谋通过发动对巴黎执政的卡佩家族的、势力不断增长的腓力二世的战争来接管现在法国的全部。

腓力是在一个关键时刻即位的。他的祖先已设法控制了法兰西岛巴黎

周边的地区，同时在其他家族没有幸存的男性继承人时通过封建关系或迅速采取行动获得了邻近的土地。1066 年，征服英格兰的诺曼底的威廉是卡佩王朝的一个诸侯，理论上，他和他的子孙应当服从法兰西王的命令。

1199 年，这些彼此不相关的线索开始凑到一起。约翰（暂时受教皇的恩宠）与格洛斯特伊沙贝尔离婚，与昂古莱姆的伊沙贝拉结婚，而伊沙贝拉曾与吕济尼昂的伯爵订过婚。这使英格兰和法兰西的贵族都不安，大陆的贵族请求腓力予以纠正。腓力吩咐他的“诸侯”英格兰国王约翰在巴黎出面解释。他拒绝了。作为回应，腓力诉诸了武力，在 1204 年，夺取了英格兰控制下的诺曼底，接下来的两年，夺取了布列塔尼、安茹、缅因、都兰和普瓦图。他在他的新土地上实行了强有力的管理，获得了大多数贵族的支持。毫不奇怪，这些征服行动使约翰国王不高兴。

1212 年，奥托对南意大利的两西西里王国（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宣战，以扩大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和领土，并除掉他的可能的对手亨利六世；这时的亨利六世已是一个聪明机智的年轻人。这一侵略行动使奥托的德意志力量构成了全面包围罗马的威胁，因此，教皇英诺森以把奥托逐出教会和立亨利为新皇帝作出反应。腓力担心奥托的野心，支持教皇的任命。腓力也与教皇经常有麻烦，但他们为共同的目的合作了一段时间。约翰希望重新得到他在大陆丢失的土地，并维持他的国家与佛兰德的羊毛贸易，于是与他的侄子奥托结盟。然而，约翰发现，他的本来就不满的贵族不愿跟随一个被逐出教会的人与教皇打仗，因此他被迫通过发誓整个英格兰效忠教皇来解决他与英诺森的分歧。

战 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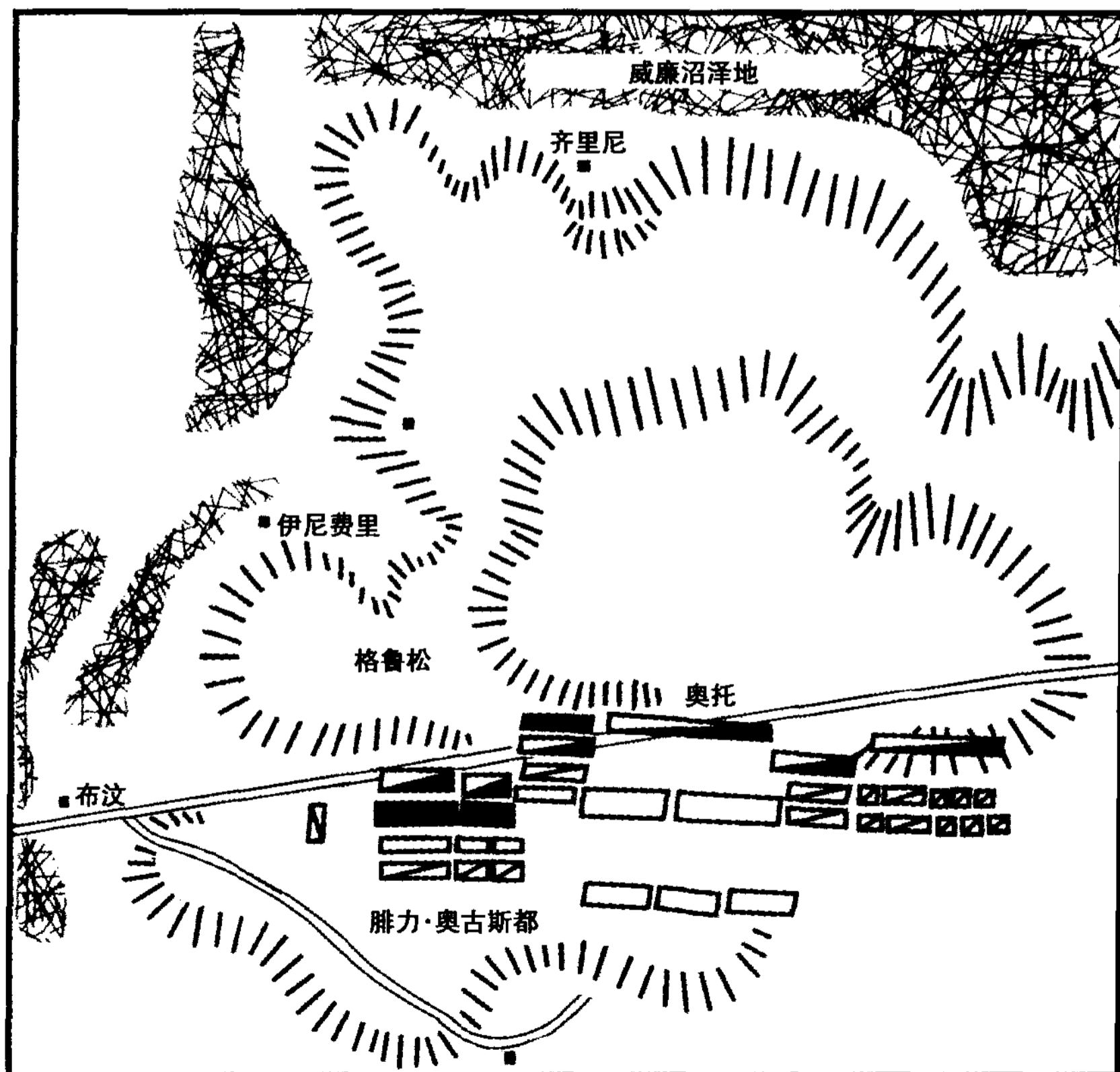
这样一来，约翰根本没有构成威胁。他去了阿克魁泰恩，但是不能唤起对他的战争的支持。腓力派他的儿子路易监视那个地区，而他带领他的大部分军队去对付德意志的威胁。奥托与佛兰德和布洛涅的伯爵们以及荷兰的王子们搞了联合。腓力希望获得对佛兰德及其有利可图的羊毛贸易的控制，反对它与约翰联合。于是，腓力的战争对手是一个强大的贵族集团，他们加在一起把 6000 名骑兵和 18000 名步兵投入了战场。

腓力自己的军队约有 7000 名骑兵和 15000 名步兵。他进军佛兰德以避免入侵他自己的土地。在里尔镇和图尔奈镇之间有一座位于布汶（Bouvines）的桥，双方军队在那里相遇。腓力听到在他自己的军队里流传着互相矛盾的谣言，他订了一餐饭招待他的所有贵族成员。腓力把这餐饭比作

最后的晚餐，问是否有谁要背叛他。所有的贵族成员站在他面前吃着饭，以下面的话保证他们的忠诚：“我们不会有其他的国王，除了你！现在大胆地冲向你的敌人，我们准备与你同死（Masson, *Medieval France*. p. 74）。”

双方军队相互对峙了数小时，然后腓力开始向桥撤退，以回应奥托军队试图把自己置于横断腓力回巴黎的交通线位置上的移动。看见法兰西人的退却，奥托急忙向前推进，而没有等待附近佛兰德人和德意志人的增援。撤退是个计策，是想把帝国军队引到平坦地带，在那里腓力训练有素的骑兵可以发挥作用。

战斗（1214年7月27日）是以来自苏瓦松的一些步兵攻击帝国军队的右翼开始的，佛兰德人的骑兵驻扎在右翼。他们最初轻视与这些进攻的普通士兵打仗，但是“法国人死到临头”的呐喊激起了他们起而迎战。法兰西王室骑兵冲过去支援苏瓦松的步兵，跟着发生了混战。腓力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带领他的大部分骑兵攻击帝国军队的中心部位，而帝国骑兵在侧翼作战。中心部位的战斗打得很激烈，腓力时时都处在直接的危险



中，但德国人后退了。奥托也出现在战斗中，当胜败未定时，他放弃了战场。因为他的撤退，军队开始瓦解。只有帝国军队右翼坚持了一段时间。勃艮第的雷诺伯爵在那里领导了一支坚毅的英格兰军队，他把他的长矛兵组织成两个同心圆，他和他的骑兵可以冲出同心圆交战，然后退回圆内。最后他在圆外被打垮，抵抗结束了。

法兰西人的伤亡相对轻些，帝国军队的伤亡要重得多。在骑兵之间的大量战斗拘泥于阵形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时代，布汶战役是一个例外。有 170 名骑兵与不知道人数的步兵一起丧生，还有 140 名骑兵和 1000 名步兵被俘。两位指挥官腓力和奥托都投入激烈的战斗且身临险境，这在中世纪的战争中是常见的。

战 果

对于神圣罗马帝国来说，变更坐王位的人是正常的。奥托失败后被废黜了，代替他的是英诺森提名的亨利六世。然而，这对教皇来说是一个空头胜利。在西西里出生并长大的亨利不喜欢德意志的寒冷气候，只在那里过了 4 年。他没有靠罗马教皇的支持统治这个帝国，而是任命了一些本地的贵族监管中欧的各个方面，他自己则回到了地中海。缺乏直接管理导致了有野心的德国王子之间的激烈斗争，而这实际上也保证了他们之中没有谁能对另一个人行使权力。如果问这时有什么能掌握在一个能干和有远见的领导者手中，那就是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变成了许多小国，它们在 19 世纪后期俾斯麦政权之前，几乎没有统一过。尽管神圣罗马帝国仍然是一个政治实体，但它几乎没有实际权力。

腓力是这个战役的大赢家。这个战役前无论存在什么纠纷，在这个战役结束后都不复存在了。腓力回到巴黎的一周庆祝活动有助于主持庆祝活动的牧师给他奥古斯都的称号，法国历史学家自此一直这么称呼他。由于东方和西方的威胁都没有了，腓力获得了对更多土地的控制，接管了亚眠、杜埃、里尔和圣康坦这几个镇，给了他一条在莱茵河的国界。再加上他以前从约翰那里得到的土地，在他统治期间，他直接控制的领土扩大了 3 倍。这就建立了一个以前一直是一些相对独立地区的国家。“布汶战役的胜利标志着人们可以用、也的确可以用一个名称谈论法兰西的时代的开始 (Masson, *Medieval France*. p. 77)。”腓力的管理，以雇佣当地的知识分子处理他的事物为基础，增加了国王的财富和控制。他通过任命法官而不是牧师增大了法院的权力；他通过给予商人阶层广泛的优惠鼓励来扩大贸

易。随着君主权力的增加，贵族的权力减弱了。

在英格兰，约翰不能重获对大陆的控制，以及他与贵族的持续敌对，因而得到了相反的结果。“贵族们不满他为灾难性的战争征收过度的税，不满他违背惯例和法律，不满他为得到英诺森的宽恕和支持，以英格兰做交易。使问题激化的是，约翰要求他们交兵役豁免税（scutage）——不服兵役而付的钱。”在亨利一世时代，贵族们获得一些明确的权利，面对约翰不断的要钱，他们回以了他们自己的要求。1215年，他们强迫约翰签署了大宪章，这成了以后英格兰法律的基础。从那时起，英格兰国王再也不会再有绝对的统治权。议会统治可追溯到那个时代，尽管真正实现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布汶战役，法兰西有了一种一直持续到1789年法国革命的绝对君主制的基础；英格兰有类似的君主制，但君主的权力受到了限制；而德意志有6个多世纪不是一个国家或者说没有君主。

金文荣 译

艾茵贾卢特战役

1260年9月3日

参战方

马穆鲁克：120000人

指挥官：拜巴尔斯

蒙古人：20000~30000人

指挥官：怯的不花

重要性

马穆鲁克的胜利结束了蒙古人统治中东的威胁。

历史背景

到1219年，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已经把他们的势力扩大到远至里

海。在那里，花刺子模的沙阿因拒绝交出他的两个与两个蒙古商人之死有关的地方官之一而得罪了这位大可汗。这引起了一次入侵和花刺子模的毁灭，并导致蒙古人闯进中东。4 支蒙古军队参与了惩罚行动：成吉思汗带领的一支军队烧毁了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巴尔赫；他的儿子术赤（Juchi）在詹德（Jand）打败了沙阿的军队，据说在这次胜利中，杀死了 160000 人；另一个儿子察合台（Jagatai）夺取并洗劫了奥特拉尔；再一个儿子拖雷（Tule）带领了 70000 人踏遍了呼罗珊，所到之处均遭抢劫。所有四支军队所向披靡，夺取并洗劫了默弗、内沙布尔、拉伊和赫拉特。

成吉思汗回了蒙古，但是大草原的骑手留了下来。在成吉思汗死后，他的继承人窝阔台（Ogatai）派了 300000 人去扑灭由札刺勒丁（Jalal ud - Din）发起的暴乱，札刺勒丁在波斯北部的迪亚巴克尔（Diarbekr）被打败。接着，蒙古人继续抢劫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1234 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Hulagu）带领一支军队进入伊朗，打败在阿拉姆特（Alamut）的穆斯林暗杀团伙，然后挥师巴格达*。旭烈兀是个佛教徒，但他第一个妻子是基督教徒，而他继承了他祖父宗教宽容的政策。因此，他攻打巴格达的目的是占领，而不是宗教迫害。

旭烈兀借助金帐汗国（基地在现在俄罗斯的蒙古王朝）军队的帮助夺取了巴格达。哈里发穆斯台绥木·比拉赫（Al - Mustasim Billah）拒绝效忠旭烈兀，但是他没有注意他的将军们的警告，即加固该城破败的城墙和增加军事防卫。哈里发想依靠他的宗教权威引来足够的防卫军队，但是他的声望早已失去号召力，他不得不在蒙古人和马穆鲁克人之间作出选择。马穆鲁克人是奴隶兵，他们已在埃及掌权，但哈里发一直看不起他们。他注意到他的城防问题已太晚了。1258 年，蒙古军队突破城墙，继而用了八天时间洗劫了巴格达。巴格达损失了它数万居民的大部分，还有图书馆、清真寺和国库。从此，它再也不能作为伊斯兰的智力首都了。

巴格达的毁灭具有旭烈兀从未想到的宗教意义。一方面，他的基督教的妻子催他与基地在叙利亚的十字军结盟。另一方面，他的亲戚、金帐汗国的首领别儿哥汗（Birkai）**已经改信伊斯兰教，拒绝帮助他，而且他实际上已为同在一个穆斯林联盟中的埃及的马穆鲁克人提供了帮助。旭烈兀借助在巴勒斯坦的十字军的帮助，1260 年 1 月 25 日拿下了阿勒颇，3 月 2 日夺得了大马士革。“在伊斯兰教的古老中心地带，只有埃及和阿拉伯半岛未遭入侵，而路似乎已为蒙古人敞开，他们稳固地立足于大马

* 史书将之称为报达——编注

** 一译贝儿克，拔都之弟——编注

士革，继续他们不可抵抗的进攻（Hol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ol. , p. 212)。”在改变中东命运的消息传来时，旭烈兀正在盯着耶路撒冷。大可汗蒙哥（Manku）去世，旭烈兀应该回蒙古。尽管他的妻子、将军和十字军战士劝他不要走，但旭烈兀还是回去了。他留下了一支在怯的不花（Kit-Boga）领导下的军队。

在埃及，新的苏丹科图兹（Kotuz）和他的出色将军拜巴尔斯（Baybars）自他们处死了旭烈兀的使者以来一直在为战争做准备。旭烈兀的使者带给他们的话是：“这是统治大地的人的话。拆毁你的城墙，服从他。如果你这样做，将给你和平。如果你不这样做，要发生将要发生的事。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只有天知道（Lamb, *The March of Barbarians*, p. 244)。”他们利用旭烈兀退走的有利条件，进军叙利亚。不是所有的十字军都与蒙古人结了盟，科图兹能从港口城市阿卡的法兰克军队那里得到安全通道和补给。在那里，当马穆鲁克人得知怯的不花进军加利利时，于是他们向东南进军以在中途阻止蒙古人。

战 况

旭烈兀带着大部分军队回了蒙古，把一支最小的后卫部队留给了怯的不花。不同资料来源说这支军队在一至三个蒙古骑兵标准分队图曼（Touman）之间，总共 10000 ~ 30000 人。马穆鲁克将军拜巴尔斯不仅集结了埃及的马穆鲁克战士，而且还有上埃及的半野蛮的哈沃拉赫（Hawwarah）部落的贝都因人，以及逃亡的土库曼人和阿拉伯人。从埃及出发的马穆鲁克军队总共是 120000 人。在参战人数相等的战役中，蒙古人肯定会占优势，但科图兹希望他的人数优势将战胜大草原骑兵的众所周知的威力。

1260 年 9 月 3 日，双方军队在埃斯德赖隆平原的艾茵贾卢特（Ain Jalut, 巨人之泉）相遇。标准蒙古军队的配置是有 40% 的重骑兵，他们披甲，用标枪作为主要武器。其余的是轻骑兵，主要使用复合弓，尽管也带标枪。他们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的战争思想是进攻。几十年的成功使怯的不花不打算对此加以改变。尽管人数大约是 4 比 1 少于对方，但他还是让他的轻骑兵向前冲，并命令他的重骑兵攻击马穆鲁克人的左翼。建立蒙古帝国的不可思议的武功得到了尽力发挥，马穆鲁克人很快全面撤退。然而，拜巴尔斯是有准备的。

拜巴尔斯在创立马穆鲁克统治制度的奴隶战士中是多少有代表性的人

物，他是土生的钦察突厥人（Kipchack Turk）。年轻时，他被蒙古人抓获过，后来又被抓获，被卖给一个埃及的马穆鲁克人埃米尔。这样，他融会了两种军事思想，需要时，都能运用。在艾茵贾卢特，他使用了蒙古人的战术，用撤退引诱攻击者。所有资料来源都说马穆鲁克的撤退不是计策，

马穆鲁克人

《可兰经》上说，奴隶唯一的合法来源是奴隶和战俘的孩子。生活在早期伊斯兰教下的大多数奴隶是战俘的孩子。由于奴隶被用于一切可能的目的，埃及统治者把他们用作战士或古拉姆（ghulam）或许就不奇怪了。埃及的法蒂玛王朝（909 ~ 1171 年）和阿尤布王朝（1171 ~ 1250 年）建立了奴隶战士的军队，如在其他奴隶地区所出现的情况一样，那些最有才能的人的权力和影响提高了，尽管他们是奴隶。由于可信赖的宦官作为王室顾问可上升到掌握政治权力的位置，所以奴隶战士也可上升到指挥哈里发和大臣所领导的军队的位置。

马穆鲁克人在他们的穆斯林主人领导下骁勇善战，而在 13 世纪中期，他们为他们自己获得了权力。阿尤布王朝最后的苏丹萨利赫（al - Salih）1249 年去世，但他的妻子沙贾尔·杜尔（Shajar - al - Durr）对他的死保了一段时间的密，以他的名义下达命令。当她这么做被发现时，开罗的穆斯林领袖没有赶走她，而是给她配了马穆鲁克人将军艾拜克（Aybak）。尽管他们结了婚，但她继续统治，并在一个儿子出生前让人暗杀了艾拜克。

艾拜克的女佣们 1257 年杀了沙贾尔·杜尔，幸存下来的儿子成为马穆鲁克王朝的首领。该王朝持续了 265 年，不时出现出色的领袖，艺术也出现了复兴的景象。

1381 年后，另一个统治家族伯吉家族（the Burjis）从马穆鲁克人后裔中崛起执政。伯吉王朝尽管又持续了 136 年，但几乎是不断的宫廷阴谋和暗杀动摇了这个王朝。在此期间，苏丹们奢侈无度，开罗成了地中海地区最富有的城市，但继承权的不稳定意味着它的灭亡。1517 年，奥斯曼帝国的谢里姆一世击败了马穆鲁克人的军队，从此以后，埃及变成了一个被土耳其总督统治的附庸国。尽管如此，马穆鲁克人在政府中仍有一些势力，在土耳其人的高级官员下任职，仍然占据军队的指挥位置。1789 年，当拿破仑·波拿巴到来企图征服埃及时，一支马穆鲁克军队与之交战。法国人在金字塔一役被击败，在他们撤退后，马穆鲁克人试图重新获得最高统治权。1085 年土耳其人击败了他们，1811 年又一次击败了他们，永远粉碎了马穆鲁克人的势力。

而是在蒙古人进攻的压力下的真撤退，但拜巴尔斯显然是预见到了这一点。他把他自己和马穆鲁克的一支大军队布置在毗邻一个埃及军队被赶入的山谷的丘陵地带。他把他的人从那里推向蒙古人的侧翼和后部。埃及军队的人数太多了，蒙古人无法把他们击退。结果，蒙古军队全部被杀死或被俘，而埃及军队的损失尽管没有记录，可能是中等。

战 果

怯的不花在科图兹之前被抓获。他对马穆鲁克人对他的轻蔑表现得很冷静，他说像他这点军队对蒙古大可汗不算什么，报仇的一天会到来，埃及会得到毁灭的报应。他的这番话是基于蒙古几十年的成功，但他又错了。旭烈兀在回蒙古首都哈拉和林选举新大可汗的路上得知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已被推举为大可汗。同时，怯的不花失败的消息传到他那儿。他转回头去为他的下属的死亡报仇，但是他再没能做到。与上面提及的金帐汗国的敌对促使他首先关注那个方向，因为有一支满怀敌意的军队在他背后，他不能再入侵中东。

拜巴尔斯不久暗杀了科图兹，因为他没有为艾茵贾卢特战役的胜利好好报答他。拜巴尔斯在军队里和群众中都是受欢迎的人物，所以他的行动几乎没有引起什么议论。拜巴尔斯知道怯的不花的失败确实对蒙古帝国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挫折，所以他决定采取积极措施为旭烈兀几乎肯定的返回做准备。他进军叙利亚，疏散了居民，同时采取一种精心设计的焦土政策，不给侵略军必要的粮草和补给。他还说服十字军保持中立，不要追随他们的某些伙伴与凯特·博加结盟的错误路线。结果表明，这些行动是不必要的。

忽必烈当选大可汗不是没有人反对。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就反对这一决定。旭烈兀支持忽必烈，而这是使金帐汗国可汗别儿哥找拜尔巴斯结盟的一个因素。拜尔巴斯的反应迅速而辞藻华丽，他奉承别儿哥，说服他相信旭烈兀的目的是破坏他们的伊斯兰教。1262年，当旭烈兀准备好他的军队为怯的不花报仇时，他得到金帐汗国的一支部队从高加索向南开来的消息，因而被迫停止了进军。他转过来在捷烈克河迎击别儿哥军队。两军打得几乎筋疲力尽，谁也不能占上风。旭烈兀撤退到波斯，希望重新与十字军结盟。但他在1264年去世，这一想法也就不了了之。他的儿子阿八哈1281年进军埃及，但在叙利亚与拜巴尔斯的继承人卡拉温遭遇，在霍姆斯

一役被其打败。蒙古军队撤退到幼发拉底河对面，建立了伊儿汗王朝*。

蒙古侵略中东的时间是相对短的，实际战争打了大约 40 年。因为蒙古人和十字军从来没有进行他们本可以进行的充分配合，结果证明穆斯林是该地区的决定性力量。怯的不花在巨人之泉的失败，尽管这一仗本身较小，但却是穆斯林在法兰西图尔一役失败的中东版。正像基督教的欧洲在那里阻止了伊斯兰军队一样，埃及也驱逐了那些本可结束他们对中东的控制、把他们赶回阿拉伯沙漠和撒哈拉沙漠的蒙古军队。蒙古军队破坏了大部分伊斯兰的文学和科学著作，尽管伊儿汗人在他们短命的王朝确实曾努力地恢复文明气氛。

在艾茵贾卢特战役后，马穆鲁克王朝得到了承认，因而使伊斯兰教得到了新生。那个时代的观察家不会没注意到的是，马穆鲁克人自己原来就是大草原人，他们所展示的军事威力鼓励了穆斯林教徒继续向东北传播他们的信仰。建立了波斯伊儿汗王朝的蒙古人后来改信了伊斯兰教，确立了这种信仰在与亚洲接壤地区的强有力存在。

金文荣 译

襄 阳 战 役

1268 ~ 1273 年

参战方

蒙古：60000 人，加辅助军队

指挥官：刘整

宋朝：人数不详

指挥官：吕文焕

重要性

蒙古人的胜利突破了南宋的主要
防线，导致了元朝的建立。

* 即伊利汗国——编注

历史背景

中国的宋朝在唐朝后，始于960年。有一段时间，宋朝控制的国土从现在东北的南部地区到越南的北部边界，他们的势力从中国海向西延伸1000英里。1127年，他们把北部领土输给了女真蒙古人，并在长江口地区的杭州建立了新首都，把他们的权力集中在富饶的中国南部。南宋王朝后来被认为是中国的一个黄金时代，不断扩展的贸易路线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来自安南的新型稻米导致了农业的改良。文化上，他们恢复了对儒家学说的兴趣；这一学说相对于佛教和道教一直在逐渐失去流行；接着产生了一种新的官僚政治形式，科举考试成了获得文官职位的基础，这一做法几乎被维持到20世纪。

不幸的是，宋朝没有得到保佑，它没有一支足够强大的、像以前王朝军队那样有进攻性的军队，甚或没有一支强大的足以防卫性地击退12世纪初女真人或一个世纪后威胁到他们安全的成吉思汗所领导的蒙古人的军队。成吉思汗在他的军队1215年攻克北京时被认为是北方的统治者。然后，他向西夏人开战，并在1227年征服了他们。他在这年去世，他的儿子窝阔台继续征讨北部的叛乱地区。在最后征服女真人的过程中，窝阔台的侄子拖雷*得到了穿过宋朝领土的安全通道，以完成一次最终导致女真灭亡的大包围行动。作为对这一合作的回报，宋朝要求归还他们在北方失去的土地。当蒙古人拒绝时，宋朝强行占领了河南地区，开始了与蒙古人持续35年的战争。

对宋朝的大多数仗是由窝阔台的侄子蒙哥（Mangu）和忽必烈指挥的。在1250年代，他们俩都赢得了对宋朝的胜利，但是因内部政治问题，入侵暂停了下来。蒙哥继承窝阔台成了大可汗，但统治时间不长。他1260年的死引起了内战。一派让忽必烈当大可汗，另一派支持他兄弟阿里布哥。到最终没人反对忽必烈执政时，这两派已打了4年。随着忽必烈地位的巩固，他回到了对南宋的战争。尽管忽必烈希望迅速而轻易地征服对方，但宋朝的一些据点和将军使他的希望落空了。

忽必烈派去负责入侵的人是宋朝降将刘整。这是聪明的一步，因为刘整不仅熟知蒙古人要攻克的主要目标城市的情况，而且他还有水战的经验。这是蒙古人不懂的一个方面，也是宋朝军队的主要力量之一。有了这

* 此处原书有误，拖雷应为窝阔台之弟——编注

样一个人，加上蒙古人陆地兵力的人数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构成了一个有力的组合。忽必烈集中力量要拿下的要塞是在汉水边的襄阳。这个城市，与河对面几乎同样坚固的樊城，控制着通往长江流域的主要道路。蒙古人必须控制长江流域，才能到达宋朝的首都杭州。襄阳是蒙古人攻打过的最难攻克的要塞之一。

战 况

在蒙古人内战期间，宋朝已经开始为对付入侵做准备。襄阳的要塞是为蒙古人的到来准备的。这个城市的指挥官吕文焕有可供防守的坚固要塞，有能坚持数年的补给，还可通过一系列桥与汉水对面的襄樊相联系。所有这一切都使他的城市坚不可摧。

忽必烈派了 60000 名有经验的士兵，由刘整指挥，在 1268 年 3 月开始包围襄阳。蒙古人已经靠大量骑兵建立了他们的亚洲帝国，但骑兵对围攻城市是根本没有用的。然而，自从成吉思汗的时代以来，蒙古人很快采用了被他们所征服的人民的战术，所以他们以前已经围攻过一些城市。他们围绕襄阳迅速建立了 10 英里长的防御线，但还必须建立一支船队以阻止水上救援该城。蒙古人开始在襄阳下游的白河口和鹿门山两镇设防，以骚扰从水上来的救援舰队。然而，该城继续得到襄樊的援助，所以在 10 月忽必烈命令另一支军队，由阿术指挥，包围襄阳。他们的到来在襄阳城内引起了恐慌，宋朝军队打算在 12 月 6 日突围。结果是一场大灾难，从此，守军再也没有离开过该城。

即使包围了襄樊，围攻战仍然不顺利。“尽管蒙古军队不断得到新兵的补充，尽管忽必烈自己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这个战事上，但对宋朝这个据点的围攻依然进展甚微。有几次他的将军们不得不改变他们的阵地，在一个地方扩大他们的战线，而在另一个地方缩短他们的战线（Boulger, *The History of China*, vol. 1, p. 335）。”时间在拖延，双方似乎都不愿意让步。1269 年 2 月，忽必烈派了一个使者去围攻战场，以便向他汇报战争的进展，并提出改进的建议。这导致另派了 20000 人去加固下游的防御工事。1269 年 8 月，宋朝打算再增援 3000 艘船，但这一打算多半被阻止了。1270 年 4 月，刘整和阿术又要求再派 70000 人和 5000 艘船；忽必烈于是派了一批新的增援部队参加围攻。

宋朝增援部队所取得的唯一一次小胜利是在 1272 年 9 月。有两支船队，一支是补给品船队，一支战船队，沿着汉水一条支流向下游行进。在

战船队牵制住蒙古船队时，补给船队和其上的3000人，摆脱战斗，进入了襄阳。他们带来一些必要的补给品，包括盐，然后试图冲出包围回去。显然，他们中的一个人投降了蒙古人，向他们报告了突围的消息，这3000人驶入了一个陷阱，遭到歼灭。这次事件以后，襄阳周围的战线又收紧了一些。

这次战役的决定性变化完全来自中国外部。由于没有进展，忽必烈越来越感到灰心。他采纳他的一个军事顾问阿里海牙（Arigh Khaya）的建议，送信给他的侄子、统治着波斯的阿八哈汗（Abakha）。1272年晚些时候，两个波斯工程师伊斯梅尔*和阿拉尔丁**到达了。这两个人精通围攻机械的制造和使用。在调查了这里的情况以后，两人主持制造了投石机和弩炮。1273年3月，投石机被用于攻打襄樊，几天内造成的破坏，足以允许攻破该城。“战斗逐街逐屋激烈进行；当不再有任何继续抵抗的可能时，官员们宁愿自杀，也不投降，他们手下的人也竞相效仿。诚然，蒙古人夺取了襄樊，但他们的胜利只是夺取了一个满布废墟和灰烬的城市。”襄樊失守，吕文焕认识到他的城市无法承受类似的攻击。经过一些初步轰击，蒙古人提出了一些宽大的条件，吕文焕接受了，也接受了在忽必烈军队中供职的提议。

战 果

尽管襄阳的失守没有使宋朝灭亡，但它掀起了蒙古人对宋朝的战云。宋朝皇帝和他的朝廷不断拒绝蒙古的使者，对他们的防卫充满信心。由于汉水直通长江，蒙古军队通往杭州的道路一路畅通。宰相贾似道去战场接管了对宋朝军队的指挥，不顾一切地企图挽救他的名誉、地位和皇帝。这时，他不是像早先那样对围攻的蒙古人进行大举讨伐，与城里的突围相配合，内外夹攻，而是不得不面对一支庞大的、由一位新指挥官统一指挥的侵略军。忽必烈采纳了他的一个重要顾问的建议，把他的全部南方军队交给一位将军伯颜指挥。伯颜是成吉思汗最天才的下属速不台（Subotai）的孙子，显然继承了他前辈的所有军事才干。他带领蒙古人在波斯和中东打过仗，深得忽必烈的信任。

伯颜带领一支人数不断增多的军队顺流而下。他以蒙古人的传统方式

* 一译亦思马因——编注

** 一译阿老瓦丁——编注

要求他所遇到的每个城镇投降：投降者宽大，抵抗者死。许多宋朝的指挥官对朝廷失去了信心，选择了前者。

宋朝皇帝度宗在 1274 年 8 月死去，由一个 4 岁的儿子继位。因此，权力掌握在谢太后（度宗的妻子）手里。但是她几乎没有运用权力的能力。伯颜在 1275 年 3 月中旬打败了贾似道的 130000 人的军队，去掉了到杭州的最后一个障碍。那时，有更多的城市不战而降，宋朝政府实际上已无力抵抗。谢太后试图谈判，但在以前多次拒绝谈判后，而又在伯颜势不可当之际，除了无条件投降外，蒙古人不会接受任何其他条件。由于蒙古军队就在杭州的大门口，她最后在 1276 年 1 月下旬让了步。

南方忠于宋朝的人，在有才能的将军张世杰的领导下，继续为不断更换的皇帝献身了几年，打仗是不可避免的。蒙古人加紧占领中国南部，攻击宋朝的残余抵抗力量。1279 年 4 月 3 日，广州沿海的一场大海战最终敲响了宋朝灭亡的丧钟，当时，张世杰放弃了他的被打败的船队，带着在他军中的最后一个自立为宋朝皇帝的人跳进了大海。

不过，忽必烈早在襄阳包围战进行当中就宣布了宋朝的灭亡；1271 年，他宣布了元朝的建立。尽管元朝存在的时间相对较短，但忽必烈的政府不无正面的成就。他认识到中国的管理优于蒙古的传统管理，让他的人民适应他所征服的人民的的管理。宋朝所建立的有效的文官制度原封未动，宋朝所使用的贸易线路也重新开放了。忽必烈王朝所做的使得中国的文化和官僚体制流转不断，成为一个比它从前还大的统一帝国。忽必烈在 1294 年死后，他的继承人统治得不好，发生了内部争斗。由此引起的不满激起了造反，以致到 1368 年，把蒙古人向西赶过了长城，建立了明王朝。然而，忽必烈留给中国的扩大的疆域（大部分）仍然是今天的中国。

金文荣 译

伯多湾战役

1274 年 11 月和 1281 年 6~8 月

参战方

日本：人数不详

指挥官：北条时宗

蒙古：第一次入侵 50000 人；
第二次入侵，约 140000 人
指挥官：忽必烈，战场指挥官：不详

重要性

蒙古舰队的毁灭保证了日本的独立，但在日本军政府中产生了权力斗争，导致了军人统治该帝国。

历史背景

1259 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立自己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当他正把蒙古人的统治强加给整个中国之时，只有中国南部处于崩溃中的宋朝仍然未被征服。由于蒙古人已经控制朝鲜，忽必烈把日本这个岛国视为他的下一个目标。1268 年，他派外交使节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承认他对日本的宗主权。在提出这个要求时忽必烈就清楚，不接受的话，就是战争。

那时日本的领导权掌握在 18 岁的北条时宗（Hojo Tokimune）手中，他是以皇帝的名义实行统治的军事部门幕府（Bakufu）的领袖。忽必烈的威胁性要求根本没有被当真对待。日本在朝鲜的情报来源和来自宋朝港口的船长使幕府确信了蒙古人的侵略本性。幕府不想立即激怒这位大可汗，决定对此要求不予回答，把蒙古人入侵前的这段时间用于为保卫国家做准备。

在首都镰仓，北条命令他的西部地区的诸侯动员他们的家臣，准备迎击入侵。那些在西海岸有土地的地主已让他们的军队沿海滩警戒，他们将被来自内地封地的周期性轮换的军队所替代。从驱逐蒙古使节到忽必烈的人侵是五年的时间，使日本武士一直处在备战状态是北条的一个重大成就。不过，他也得到了日本宗教领袖的帮助，特别是一个名叫日莲的佛家僧人。他强烈批评北条追随佛教禅宗僧人佛子（Bukkō）的教义；佛子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流亡者。日莲主张日本要统一在一个信仰下，即统一在他的莲花经下，不然，神将惩罚这个国家。宗教派别间的这种竞争使人民把注意力集中到外国侵略的威胁上。

1274 年，忽必烈开始在朝鲜港口集结船只，可能有 900 艘，能运送

40000 名士兵，主要是蒙古人，但也有辅助的朝鲜人。很难确定这是否是真的要入侵，还是仅仅是一种火力侦察。第一个行动足以肯定地证明是要入侵：舰队驶向大约在朝鲜南部海岸和日本九州岛西海岸中间的对马岛。蒙古军队在对马岛登陆，迅速清除了驻扎在那里的少量守军，然后向离九州仅仅有 12 海里的小岛壹岐岛前进。那里的守军更少，甚至没有做什么抵抗。

战 况

1274 年 11 月 18 日，舰队在九州的伯多湾（Hakata Bay）外出现，第二天蒙古人上了岸。他们迅速夺取了伯多镇，并很快与当地日本守军打了起来。日本守军没有等待已经派出的增援部队就杀向蒙古人，但绝望地发现在人数和力量上都无法匹敌。日本人的标准战法是个人格斗，持剑武士的勇气和技巧在格斗中可得以发挥。蒙古人坚持他们的大草原传统，骑马作战，在杀人敌军前先射出一波一波的箭。蒙古人还使用了一种有点像弹弓的武器，弹出金属球，一碰到物体就爆炸。尽管它们可能更像爆竹，而不像炸弹，但产生的声音和引起的燃烧肯定使日本人惊慌，也造成一些伤亡。甚至入侵的步兵也不以日本的方式战斗，他们持矛以密集的队形推进，使日本人的攻击无从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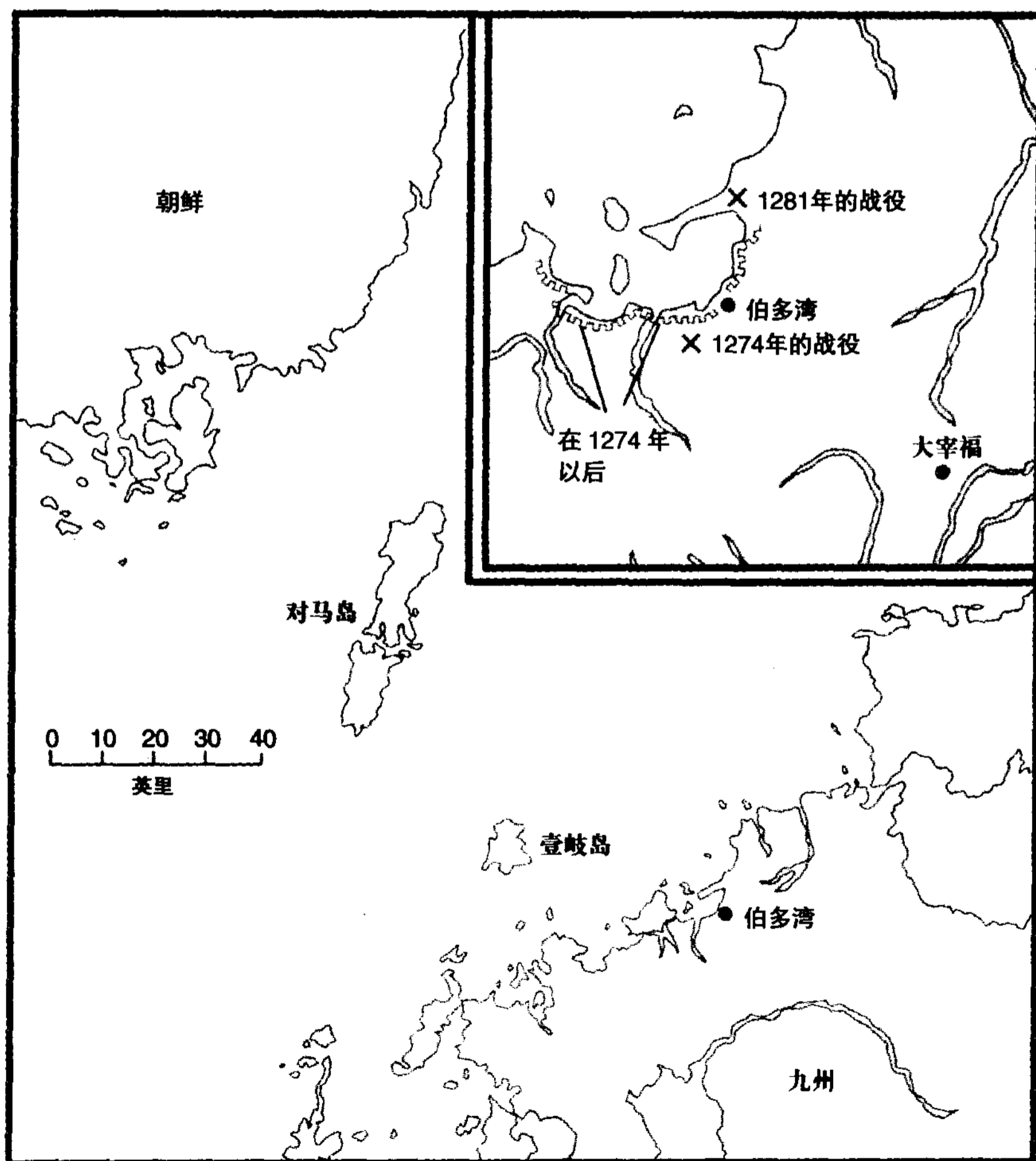
日本军队没有胜利，但他们造成了蒙古人的严重伤亡。虽然伤亡人数不清楚，但在日本军队放弃战场撤进几英里外的大幸福（Dazaifu）的工事和要塞时，蒙古人没有追击。蒙古人在战斗中射出了大量的箭，由于不熟悉地形和预期守军会得到增援，加之大量伤亡，蒙古人没有留在已经占领的阵地，而是回到船上过夜，重整队伍。这证明是一个重大错误，因为那一夜刮起大风，造成许多船只沉没，入侵军队有大约 1/3 的人丧生。蒙古人缺少海战经验当然可以为他们待在敌方水域的船上做辩护，但也可以设想是朝鲜船长也极力主张这样做的。结果，剩余的船回到了朝鲜。

幕府在分析他们在这次反入侵的战绩时认为，是上天而不是军队挽救了他们的国家。北条正确预见到忽必烈不会轻易接受这次失败，会派另一支军队来，所以他命令加倍修整国家防务。尽管日本的最大岛南部的本州全岛和九州的西海岸是可能的目标，但伯多湾似乎仍是敌人最可能登陆的地点。这样，北条下令沿着整个海岸线建一道墙。为了激励民众，北条还下令对在与蒙古人打仗中表现好的，无论是不是在为封建领主服役，都会得到政府的奖励。正像不到一个世纪前为了激励欧洲人参加十字军而允诺

给予奖赏和升迁一样，日本人民也响应了他的号召。

与此同时，忽必烈确实很生气他的入侵军队的失败，但他正在忙于粉碎南宋的最后残余，所以不得不推迟他的报复。他立刻派更多的使节到日本，提出与第一次一样的要求。北条不是不予回答就把他们打发走，而是开始将他们斩首。这样一直继续到1279年，忽必烈最后停止了派使节。

在日本，幕府决定不仅要沿海岸线加强防卫，而且开始组建他们自己的海军。这样，他们将需要他们所能争取的一切援助，因为，当忽必烈再次将注意力转向日本时，供他支配的不仅有朝鲜的海军，而且有新近被打败的宋朝的船只和水手。于是，忽必烈开始集结两支入侵舰队和军队。在朝鲜，又一次集中了大约900艘船，有17000名船员，可运送10000名朝鲜士兵以及15000名蒙古人和中国人。这支军队可能叫东路军。南路军是



在长江以南组织的，据说有 100000 人，要用 3500 艘船运送。这两支军队将在对马岛会合，然后向九州航行。

东路军在 1281 年 5 月 22 日从朝鲜出发，6 月 9 日在对马岛上岸。虽然日本守军自上次进攻以来已经增加，但这些后来的守军仍是寡不敌众，最后被歼灭。6 月 14 日，类似的命运也降临到壹岐岛。蒙古军朝伯多湾航行，6 月 21 日到达那里。南路军还没有完全组织好，因此大大落后于预定计划。东路军没有等他们，开始入侵。第一舰队从伯多湾旁经过，朝本州主岛航行，但这仅仅是要转移视线，日本人没有上当。

蒙古人的主力进入伯多湾，在滋贺半岛登陆，而该半岛从北边挡住伯多湾的半个出口。沿海岸线修的墙没有延长这么远，所以蒙古军队占据了一个能包围日本守军的阵地。日本武士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以一波波的攻击——第二次世界大战敢死队冲锋的先声——堵住了蒙古人这条进军线路。这起了作用，蒙古军队无法突破他们的滩头阵地。由于修了墙，滩头可供蒙古军队利用的空间有限，使他们不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而日本人却得以发动一些攻势。夜里，日本派自上次入侵以来一直在建的小船进入入侵舰队当中。每只小船只有几个武士，在黑暗中靠着朝鲜的大船慢慢移动。寂静中，武士可跃上大船，尽其可能地杀死正在睡觉的蒙古人，然后回到他们的小船逃走。这种骚扰策略很有效，以致蒙古人把他们的海军撤到了对马岛，在那里等待南路军的到来。但这时，憋闷的营房和夏天的炎热引起了流行病，有大约 3000 人因此而死亡。7 月 16 日，望见了南路军的第一支船队；到 8 月 12 日，这两支舰队完全会合，开始入侵。

面对占压倒优势的敌人，日本人做了人们在异常紧急时刻都会做的：祈祷他们的神解救他们。据说一个祈祷的民族能创造奇迹，1281 年 8 月 15 日，奇迹果然出现了。据日本的记载，天边出现一小片云，随后变成了暴风骤雨。这场袭击对马海峡的暴风雨持续了两天，摧毁了蒙古联合海军的大部分。蒙古人的资料没有给出数字，但当时的日本记载说，只有不到 200 艘船幸免沉没，或被吹上岸；军队有 80% 的人或被淹死，或被日军在海滩上杀死。

战 果

忽必烈开始为第三次入侵制定计划，但在 1284 年放弃了，因为那时他开始东南亚遇到问题。这次战争似乎对蒙古帝国没造成什么损害。蒙古军队中的中国人部分承担了主要损失，12000 名中国人成了日本人的奴隶。

蒙古人失去了他们一部分人和船，但其他损失很少。蒙古人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因为日本这时有了东方唯一不向他们进贡的国家的声望。

令人奇怪的是，日本的胜利为北条统治集团带来的不是好处而是害处。在蒙古人第一次入侵时，政府祈求上天帮助。整个帝国到处都在祈祷、礼拜和在庙里烧香。僧人得到了日本战胜蒙古的信誉，甚至说是他们唤来了那场挽救国家的大风暴。许多僧人因他们在这次战役中出了力，因而期待并得到了极大的奖赏。这在士兵中引起了不满，他们为胜利打得那么艰苦，而他们得到的回报相对来说却非常少。打败蒙古人没有给胜利

“神风”敢死队

对13世纪救星的回忆使注定会拯救日本不受外国侵略的“神风”在大约7个世纪后再生。

从伯多湾战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已发展成一个由军队和它的价值观统治的社会。对于1941~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以海战为主，伴有空中支援，日本需要有但却没有船只和飞机数量上的优势。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厄运，而日本武士也绝不比他们在面临即将到来的失败时更轻易采取极端行动。“战士不投降”这一实际上与生俱来的信条，即宁可为国家和帝国而死也不投降或接受失败，差不多肯定要使日本人迟早会采取不顾一切的措施。

在澳大利亚东北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的第一次进攻性地面战斗中，美国海军面对了后来称之为的“banzai（万岁）冲锋”。这里的banzai（词意是“一万年”）是对皇帝的欢呼，不仅是祝他长寿，而且是战士为他而死的承诺。

美国海军所目睹的后来逐渐成了常事，1944年开始被日本飞行员所模仿。日本飞行员第一次有记录的故意自杀性攻击是那年5月发生在新几内亚海岸附近。日本内阁首相东条已经下过筹组特种攻击部队的命令。然而，首先强烈要求自杀性攻击的是低级军官，他们感到面对美国在舰只和飞机上的优势，有使用特别措施来对付日本陆军和海军面临越来越令人绝望的困境的个人需要。

1944年夏天，东京帝国大学航空研究系开始设计一种称为“樱花”（ohka）的火箭推进的飞机，在它的前端装有一个炸弹弹头。受训练驾驶这种飞机的飞行员被称为“雷神”。“樱花”飞机没有大量生产（仅仅生产了几百架），因此绝大多数空中敢死攻击用的是常规飞机，既有轰炸机，也有战斗机。这种攻击在1944年10月美军登陆菲律宾战役中首次出现。

自愿承担敢死使命的飞行员通

常有大量时间去考虑他们的决定，因为几乎没有人是根据自愿立刻被派去的。在有些情况下，飞行员在他被派出前要等数周甚至数月时间。执行这种使命的飞行员戴一条白色的头巾（hachimaki），头巾的中心绘有升起的太阳。许多飞行员还围一条礼仪性腰带（senninbari），称为“千针带”。在这条腰带上，1000名日本女子每人缝一针，以表示对飞行员的广泛支持。出发时，飞行员被招待喝一杯水或米酒。执行这种使命的飞行员也有活着回来的。虽然有些资料说这些飞行员是因机械故障而回来的，就会受到他们同胞的疏远，但另一些资料说，如果没有发现目标，飞行员应当回到基地。

1945年1月，日本陆军和海军的司令官向天皇提交了一份计划，要求所有武装力量进行自杀性攻击，天皇不同意。到2月，以前的大量志愿者快要用完，开始招募“神风”飞行员。在1945年2~3月间的硫黄岛战役中，只有几次

“神风”攻击，但到4月美国军队在冲绳登陆时，这种特种攻击部队的全部力量被领略了。在冲绳战役中，15艘舰艇沉没，59艘被毁，美军总伤亡48000多人。最后的“神风”攻击发生在8月13日，仅在天皇宣布日本投降前2天，分别有2525名日本海军飞行员和1388名陆军飞行员死于这种攻击。

除了最有名的自杀部队空军“神风”敢死队外，还有一些小潜艇准备好对美国舰队做有去无回的攻击。这些潜艇被称为“天堂开路人”（kaiten），希望用它们能改变日本军队的命运。据报道，有些战士，为了使敌人坦克失去战斗力，抱着炸药包跳上坦克与之同归于尽。一些鼓励日本平民在美军到来时承担自杀角色的计划也在实施。有上百万人被选入这种所谓的“特种攻击部队”（Ichioku Tokko）。所以，许多人认为，只有1945年8月的两枚原子弹的爆炸才足以解除许多日本人准备承担的那种职责。

者带来财富，因为侵略军没有留下土地作为战利品在幕府——主要是大地主军事领导人——中进行瓜分。这降低了他们的声望。因为幕府对蒙古人不信任，有20年的时间，他们没有放松过对再次入侵的警惕。这给日本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进而挫伤了继续期待奖赏的武士们的士气。所有这一切最终导致了北条家族的垮台。

蒙古人不能在日本建立一个外来政权意味着这个岛国能继续与外部影响隔绝。当欧洲人在16世纪开始到来时，日本社会稳定所感受的威胁使政府拒绝几乎所有外国访问者和贸易。直到19世纪中期，日本才向外部世界开放。当时，科莫德里·马修·佩里指挥的一支美国舰队强迫日本接受了

一名美国大使。西方的其他大使跟着而来，日本人认识到他们与世界其他地区有着极大的技术差距，于是开始接受国外贸易。多个世纪的隔绝和业已形成的文化保守，使日本人怀疑外国的道路，对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的动机怀有戒心。

对日本来说，摧毁蒙古军队的报仇飓风后来被称之为“神风”（kamikaze）。这个传说流传演变了几个世纪，在20世纪40年代复活了。日本飞行员希望出现“神风”来挽救他们的帝国，他们在1944年10月美军登陆菲律宾期间使用了自杀性战法，并继续这样做一直到约一年后的最后投降。

金文荣 译

布尔萨战役

1317 ~ 1326 年

参战方

东罗马帝国：人数不详

指挥官：不详

土耳其：人数不详

指挥官：奥斯曼一世，后来是奥克汉

重要性

占领布尔萨使奥斯曼一世和他的继承人成为小亚细亚的主要力量，奥斯曼帝国开始。

历史背景

被称为土耳其人的那些人并不起源于今天的土耳其，而是起源于中亚

的土耳其斯坦。公元 6 世纪中期，他们自己组成了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此后不久，分裂成东西两派。东部的土耳其部落与中国人、特别是唐朝交往密切，有时得到中国人的援助，有时又被中国人打败。西部的土耳其部落以征服者闻名，因为他们占领了从奥克苏斯河到地中海的土地。

他们首次进入西方历史是因为他们与把伊斯兰教传到波斯、传向中亚的阿拉伯人的接触。游牧的土耳其人接触到波斯和东罗马帝国的文明，开始渐渐改信西方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但不仅仅是伊斯兰教。不久，土耳其战士在穆斯林军队服役，或者是作为志愿兵，或者是作为奴隶战士，即奥斯曼帝国奴隶兵或近卫军的先驱。他们很快成了伊斯兰教徒，或边防兵，由穆斯林政府雇佣保卫东北边境。此时，西部土耳其人也分裂了，结果，东部土耳其人成为伽色尼人，西部土耳其人成为塞尔柱人。

大多数土耳其人信奉较正统的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他们传播这种信仰并实践之。伽色尼人的基地在加兹纳城外（Ghazan，现在阿富汗喀布尔西南约 90 英里），10 世纪和 11 世纪，他们的势力和宗教向东进入印度。他们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把伊斯兰教引进印度，虽然他们强制改信的做法经常使人们害怕他们，而不是欢迎他们。但他们不是被印度人的抵抗所击败，而是被塞尔柱人击败。

以第一位主要领导人的名字塞尔柱（Seljuk 或 Selchuk）得名的西部土耳其部落，也为穆斯林政府服务。他们在亚洲边境地带的地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部落，不久，穆斯林人让给他们的土地已不够这么多游牧人的需要。人数的增多使他们的军事力量随之增大，对草地的需要也越来越多。随着穆斯林白益王朝的衰落和伽色尼人瞄准印度，塞尔柱人发现征服波斯以西的土地相对简单。他们在 1040 年打败了伽色尼人，然后在 1055 年占领了巴格达。他们没有洗劫这个城市，而是把它从不太正统的什叶派手中交回到逊尼派手中。塞尔柱领导人与哈里发的姐姐结婚，以及他因此而上升到苏丹的位置，使塞尔柱人成了中东的首要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

充满宗教热情的塞尔柱人征服了亚美尼亚、黎凡特（Levant），并进入小亚细亚；马利克·沙赫——最成功的塞尔柱军事领导人，在 1071 年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战胜了东罗马帝国的军队。尽管塞尔柱人想重建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但他们没有采取强迫改信的做法，而伽色尼人在印度是这样做的。虽然他们有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臣民，但他们没有迫害他们；塞尔柱人奉行了穆罕默德的宗教宽容的教导。他们在小亚细亚一站住脚，就选择了科尼亚（Konia）作为他们的首都。科尼亚是一个自开始有历史记载时的赫梯人以来就有人居住的地方，当时已是一个文化和学

术的中心。逊尼派塞尔柱人的正统性使欧洲人感到害怕，他们拒绝了和平的相互影响，支持好战的基督教徒，发动了宗教战争。虽然宗教战争没有导致欧洲人在中东的长期存在，塞尔柱人仍然掌权，但他们灭亡的方式最后注定要以与使他们掌权的方式一样：13世纪的蒙古人来自中亚的入侵。蒙古人占领小亚细亚，最终使东罗马帝国的力量削弱到不能战胜塞尔柱人，即奥斯曼帝国。

战 况

奥斯曼帝国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个时间和地点的问题。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蒙古人的势力衰落了，东罗马帝国也是这样。在小亚细亚及其周围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生活在小亚细亚的人基本上仍然是一种大草原社会，对定居的生活方式和军事侵略感到不自在。这样一些因素合在一起使塞尔柱人不用去建立扩张性的统治；政治领导人说服人民定居和纳税的尝试导致了暴乱。土耳其人跟随着强有力的领导人，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而对一个要维持他的连续性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来说，他需要去征服，以使他的人民住下来，并提供运转资金。

奥斯曼一世成了小亚细亚吸引武士的主要诸侯。他的土地，是塞尔柱人因为他1290年为他们服务而奖给他的，基地在索尔古特镇（Sorgut），大概是汉尼拔作为一个区域要塞建立的。这个镇位于君士坦丁堡东南，紧靠马尔马拉海。这意味着奥斯曼的土地与东罗马帝国的边境毗邻。这个位置是武士聚集在他麾下的主要原因。基督教战士比土耳其战士更光荣，待遇更高。奥斯曼对东罗马帝国的战争，有时仅仅是抢劫，有时也有领土要求，而这两点都引起了君士坦丁堡的注意。在所有小亚细亚的诸侯中，奥斯曼被认为是最大的威胁。

奥斯曼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到3个主要目标上：尼西亚（现在的伊兹尼克）、尼科美底亚（现在的伊兹米特）和布尔萨（现在的布尔萨）。他首先在1301年包围了尼西亚。这个行动引起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安德罗尼卡二世对他的注意。东罗马帝国派出了一支2000人的军队去解围，但奥斯曼设下伏兵，在巴法恩消灭了他们。当地居民离开乡村，逃到尼科美底亚。这位皇帝雇佣了一些阿兰人雇佣军来对付奥斯曼，但他们也被击败（1302年和1304年）。然而，奥斯曼既不能攻克尼西亚，也不能攻克尼科美底亚，所以他又回到了以抢劫为目的。

布尔萨从前曾是像尼西亚和尼科美底亚一样的重镇，但在3世纪哥特

人入侵后，只有尼西亚和尼科美底亚回到东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就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帝国和尼西亚仍是地区首府之前，布尔萨的城墙被修复了。重建的城墙非常坚固，以致奥斯曼 1317 年开始包围时，它坚持了九年多。有关布尔萨包围战的细节，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载。包围战是长期的，这就是能告诉人们的全部，除了有些记载说可能是断断续续而非连续的以外。当 1326 年 4 月 6 日布尔萨失守时，奥斯曼快要死了，所以他从来没有见到城的里面。他的儿子奥克汉成了这个以奥斯曼王朝著称的王朝的第二位领导人。他一占领布尔萨，就把它定为新建的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凡是包围战中被破坏的，都迅速得到了修复，重现了昔日的典雅，成了“一个大城市，拥有精美的商店和宽阔的街道，体现了土耳其国王的伟大（Muller, *The Loom of History*, p. 301）”。

战 果

尽管奥斯曼是这个统治世系之父，但却是奥克汉真正建立了奥斯曼政权。他在击退东罗马帝国的援军后，1331 年成功地占领了尼西亚，然后在 1337 年占领了尼科美底亚。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武士来为奥斯曼事业而战。尽管偶尔也有和平时期（奥克汉与东罗马帝国公主结婚），但大部分时间穆斯林的奥斯曼与基督教的东罗马帝国是不和的。奥克汉的儿子苏雷曼带领军队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征服了色雷斯，帝国的首都也从布尔萨迁到了阿德里安堡。1453 年，另一位奥斯曼的后裔穆罕默德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把它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直到 1919 年这个帝国灭亡。

奥斯曼人在塞尔柱人失败的地方之所以获得了成功，是因为他们能战胜他们的游牧传统。“奥斯曼人的惊人成就打破了体现早期游牧帝国特点的诞生、短暂存在，然后灭亡的周期（McCarthy, *The Ottoman Turk*, p. 36）”。这主要是出于前 9 位奥斯曼苏丹的奇才，他们一起结成了一条长达二百年的统治链。通过继续对东罗马帝国，然后是对东南欧的基督教徒，最后是对波斯什叶派的战争，土耳其人得以利用他们人民的好战本性。然而，通过采用基督教、欧洲的顾问、军事进步和技术，他们也渐渐引进了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苏丹从首都进行统治，而各个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实行自治，但共同的文化、宗教和经济生活又把他们连在了一起。奥斯曼对东罗马帝国的战争生活以及他的领导智慧和能力的遗产，使布尔萨城一度成了帝国的首都，后来当首都迁往更大、更好的权力中心后，它仍

然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奥克汉的继承人通过建造清真寺和陵墓——奥斯曼最早的圣殿——美化并圣化了这个城市，它是最早的奥斯曼神殿（Muller, *The Loom of History*, p. 301）。”

金文荣 译

克雷西战役

1346年8月26日

参战方

英国：约 11000 人，包括 3900 名重骑兵

指挥官：国王爱德华三世

法国：约 60000 人，包括 12000 ~ 20000 名骑兵

指挥官：国王腓力六世

重要性

英国军队的胜利标志着他们已成为一支国际著名的军队，并开始使作为军队主要力量的骑兵陷入长期的衰落。

历史背景

1327 年，当法国国王查理四世去世而没有一个男性继承人时，卡佩王朝的统治谱系结束了。尽管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是较直接的后裔，但他首先把王位让给了法国贵族最喜爱的腓力·瓦卢瓦。作为腓力六世，他对爱德华表示敬意，以保证阿克基泰纳（Acquitaine）领地继续为英国所有来作为回报。阿克基泰纳在比利牛斯山以北，13 世纪当阿克基泰纳的埃莉诺与英国国王亨利二世结婚时，该土地成了英国领土。然而到 1340 年，爱德华改变了主意，决定要回法国的王位。此时，英国和法国开始打仗，这一战

争史称百年战争（实际上是一场从 1337 ~ 1453 年的断断续续的战争）。战争的原因是英裔法国人对以佛兰德为中心的羊毛贸易的竞争，以及法国人支持苏格兰的反英暴乱。

英国人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是 1340 年的斯勒伊斯海战。在这次战役中，爱德华的大约 150 艘船上的长弓手歼灭了一支 190 艘船上的法国军队。这一仗并没有给英国带来战略优势，但却证实了长弓对付装甲部队的价值。不幸的是，法国人没有领会到这点。因此，在后来几年爱德华调兵到法国时，他握有法国人没有察觉的战术优势。

就金钱方面说，爱德华的统治比法国穷得多，但他的军队的品质大大优于法国军队。前几个世纪，主宰英国的封建制度要求王国的所有男性成年人为他们的领主服役，而领主又要为国王服役。这可产生大量军队，但很少有军队受到很好的训练或动员。另一方面，爱德华引进了服役合同制度。据此，他的贵族们可以招募精通所用武器的人，并付给他们报酬。这样，英国军队成了职业军人，他们基于使用武器的才能而不是民众的自愿招募的。在对苏格兰人的战争中，爱德华的军队巩固了它的职业性，并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他调到法国的军队是由有经验的老兵组成，而他们面对的是法国贵族骑士的混合军队，充其量也就是半训练的农民。

爱德华的军队以阿克基泰纳为基地，1346 年春，他们面对着一支入侵的法国军队。为解除对他在艾吉永被包围的军队的压力，爱德华集结军队威胁法国北部。他的大约 15000 人在 1346 年 7 月 13 日到达诺曼底海岸。由于诺曼底对战争没有准备，所以爱德华的军队得到了大量战利品。爱德华发动了一次“谢瓦奇攻势”（chevauchee），有点像焦土政策似的进攻。他的意图是抢劫乡村里所有贵重的东西，通过强奸、拷打和杀人散布恐怖，以此在人民中造成惧怕心理。这极其成功，他的所有人都捞足了，极尽邪恶之能事。在他们开往巴黎的路上，一派恐怖，但没有进攻这座城市。这时，腓力正在城外集结他自己的军队，所以爱德华向北撤去，一边撤，一边放火和破坏。腓力在索姆河口附近的阿布维尔差点赶上他，但英国人设法在海水涨进索姆河前找到了一个可以涉水过河的地方，把法国人远远地留在了对面。

战 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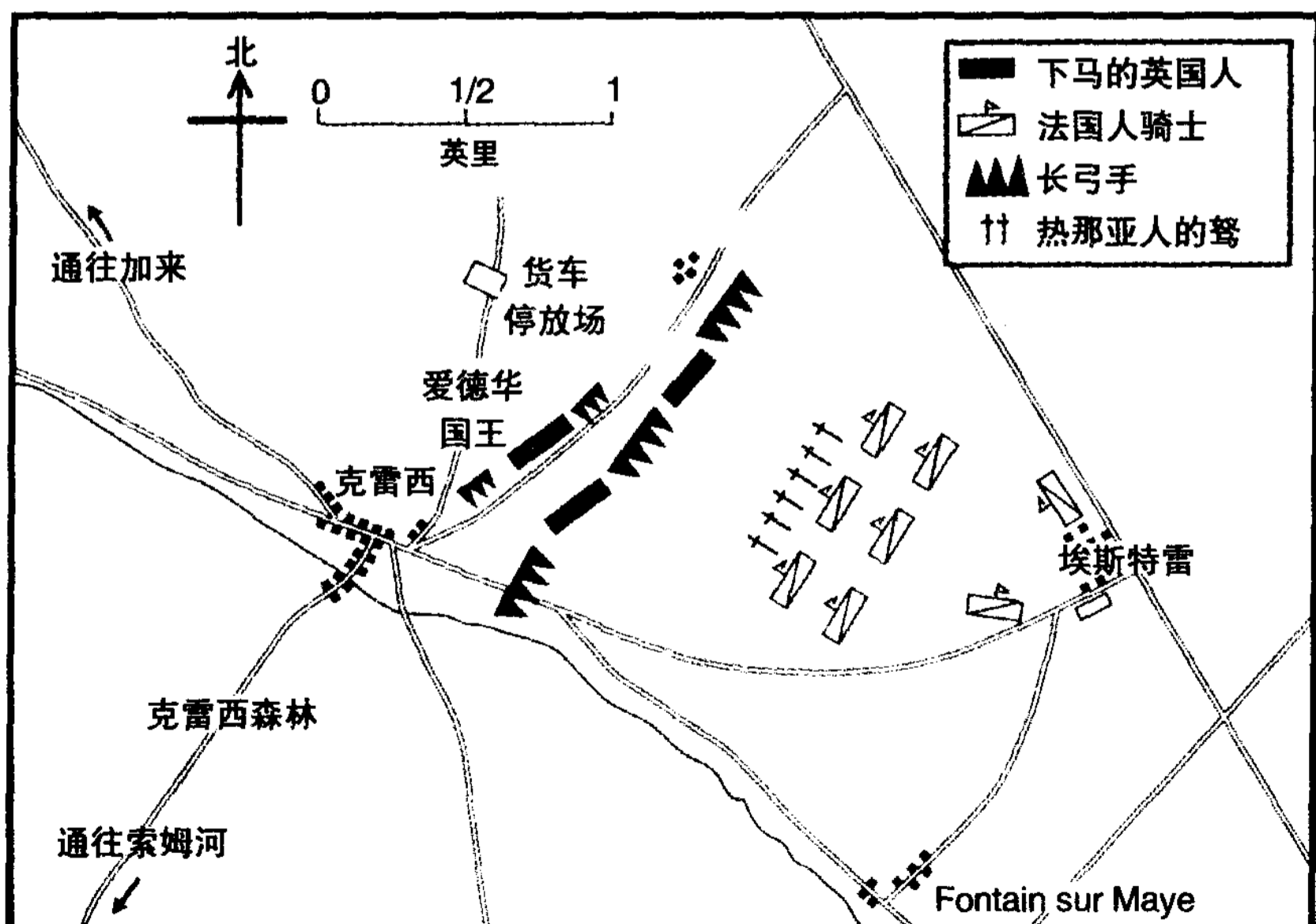
爱德华的军队宿营在克雷西 - 庞蒂乌（Crécy - en - Ponthieu），他们刚刚死里逃生之后，在那里得到了休息，并从当地人家和商店补充了食品和酒的储备。爱德华还把他的人部署在一个很好的防卫阵地上：他北边的左翼在一条叫迈伊（Maie）的小河边，右翼靠着广阔的克雷西森林。进攻的

唯一通路是向下过一个斜坡进入英国阵地的前沿，而那里为英国的长弓手提供了一片可发动火攻的开阔地。

爱德华的军队到这时已减少到大约有 11000 名骑士、2000 名重骑兵、500 名轻骑兵，7000 名英国和威尔士的长弓手、1500 名持长刀的散兵。他这样做了部署：4000 人在右翼，由 16 岁的爱德华王子（人称黑王子）指挥；800 名重骑兵在中心，2000 名弓箭手在中心的两侧；持刀的散兵殿后；左翼是另外 500 名重骑兵，1200 名弓箭手在他们的两边；爱德华本人指挥其余 700 名重骑兵、2000 名弓箭手和剩下的散兵。做好部署后，爱德华漫步阵中，说了一些似乎很起作用的鼓励话，然后让他们吃个酒足饭饱。他自己在一个磨房观察战场。1346 年 8 月 26 日星期六中午，爱德华得到了法国人逼近的消息。

法国军队与其说是一支军队，不如说像个蜂群，几乎没有纪律和配合。腓力派部队前面的几个骑士去侦察，带回了英国阵地的消息。他们建议腓力把他的人拉到英国军队面前待一夜，第二天早上发动攻击。腓力同意了，但他的许多贵族不同意。这些贵族和他们的随从接近克雷西时，一心想尽快地包围英军，因为他们既希望得到荣誉，也想抓住最高级别的英国俘虏。级别等于财富，在那个时代，赎战俘是件有利可图的事。而且，贵族们认为他们自己比国王的诸侯们有更多的支持者，因此不愿服从命令。

到达战场的第一支法军是由几乎是瞎子的波希米亚王约翰指挥的，尽管他有视力困难，但仍然是一位令人害怕的军人。他由腓力的兄弟阿朗松



伯爵查理陪同着。英国营地响起了小号声，随着法军在他们前面展开，英军回到了他们的阵地。大约在下午 4 点，他们开始部署，而在接下来的两小时，法国军队继续赶来。热那亚的 6000 ~ 8000 名石弓手到了最前面，他们是法军中唯一的职业军人。他们后面是装甲骑兵，正奔向阵地。法国军队没有利用夜间时间去侦察战场，也没有休息以解除一天行军的疲劳，而是加紧部署，这意味着当天就要战斗。下午 6 点，突然一阵暴雨袭来，但在淋湿战场几分钟后就停了。紧接着太阳出现在晴朗的天空，但已在英军的背面慢慢下落。法国士兵目睹了那天落日的余晖。

热那亚人向英军逼近，发射一阵方簇箭后，战斗开始了。由于距离太远，这些射出的箭没有产生效果，但这个距离正好在长弓的射程内。英军发射了第一波长弓箭，热那亚人的队伍出现了一些大缺口。一分钟射 5 支箭，与一分钟射出的箭不超过 2 支的石弓相比，英国弓手的杀伤力是惊人的。在射出几波箭后，幸存的石弓手中断发射逃走了。法国的骑士们预期遇到的无非是些普通士兵，心喜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法国重骑兵横冲直撞穿过热那亚人，首先扑向英国军队。在法国骑兵能接近他们的敌人之前很远处，英军的箭就穿透了他们的盔甲，杀死了他们的马。几十个骑士落马，其余的退了回去。英军长弓手的部署使他们能向法军的骑士和马群射出有力的交叉火力，而下了马的重骑兵却没有受伤的。

勇敢的法国贵族重整队伍再一次冲锋，但又一次被杀退。这天的傍晚，法军发动了 12 ~ 15 次骑兵冲锋。一些冲锋的确设法突破了冰雹般落下的箭，与他们的英国敌人短兵相接；有时战斗也打得很激烈。然而，骑兵无法接近弓手，因为他们安全地躲在一排尖木桩后面。都是贵族，而英国贵族下马与他们的新兵一起用标枪、剑和战斧拼杀，使法国人的伤亡比他们自己的多得多。在英军右翼，仅仅 16 岁的爱德华王子所指挥的军队，参加了那天一些最艰苦的战斗。当他被迫求援时，据说他的父王回答说：“让这孩子去赢得他的马刺。”他真的赢得了。

战 果

夜幕最终使战斗结束。爱德华命令他的人在他们的阵地过夜，但没能阻止许多标枪手出队，杀死受伤的法国贵族，抢劫他们身上的珠宝。这激怒了爱德华和他的贵族们，因为这意味着没有几个法国人被俘以换取赎金。第二天早上，法军的后卫部队追上了它的主力，试图袭击英军，但很快被击退。因腓力撤退，爱德华和他的人离开他们的阵地，清查战场。大约有 1500 名法国骑兵被杀或被俘，另有 10000 名步兵阵亡。英国的伤亡不



Dieu. Qui eust peu pieu
 die partie des condicions du
 Roy nre maistre et partie des
 siennes on en eust bien fait
 vng prince parfait. Car
 sans nulle doute le Roy en
 sens le passoit de trop et la
 fin la monstre par ses oeuvres

Le Roy parle par Incident
 des guerres qui furent en
 Angleterre ou mesme temps

E me suis oublie
 en parlant de ces
 matieres precedentes
 de parler du Roy
 Edward d'Angleterre. Car ces
 trois seigneurs ont vescu dug
 temps grands. Cest assauoir
 nre Roy et led Duc de bour
 gogne et led Roy Edward.
 Je ne vous garde point l'ordre
 de faire qui sont les hystoires
 ny nomme les amies ny
 proprement le temps que

在克雷西战役中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来自 Memoires de Phillipe de Commines 回忆录，法国，南特，Musée Dobrée (Giraudon/艺术资料库，纽约)

到 100 人，其中多是不听命令的标枪手，他们试图在战斗未完全结束前得到他们的报酬。

英国在克雷西战役的胜利对百年战争没产生多少长期影响。它的确让爱德华未受阻挡地撤退到加来，开始包围该城。包围了一年，最后占领了这座海滨城市，接下来的两个世纪，该城一直在英国人手中。虽然从战略上讲，这个战役可能只有一时的价值，但有两个重要的结果。

第一，英国军队被公认为是一支有点名气的军队。至少自征服者威廉的时代和黑斯廷斯战役以来，法国人主宰着欧洲战争，因为他们有最大数量的贵族，而骑兵是中世纪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英国军队没有和任何名声显赫的军队打过仗。大陆军人认为战胜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但正是那些战争为爱德华在克雷西的取胜奠定了基础。服役合同的思想意味着引进这样的军人：他们用他们的武器训练，为挣钱而打仗，而不管在战斗过程中是否得到什么战利品。长弓手按规定必须每个周末练习他们的武器这一事实意味着，爱德华和他的贵族们有大量可以动用的人才，所以他们能与最好的射手签约，而不是像法国领主那样，有什么人用什么人。当地征兵还意味着军队有较强的凝聚力，而英国贵族愿意与他的军队一起训练和打仗则意味着，他们可建立比法国军队强得多的士气。从 1346 年起，英国军队成了不可轻视的力量。

阿让库尔战役

英国人和他们的长弓继续大量屠杀法国贵族，而法国人继续把他们的骑兵派到战场。克雷西战役标志着装甲骑兵衰败的开始，而阿让库尔战役标志着它的奄奄一息。百年战争自 1337 年以来一直断断续续地打，由于发生黑死病，15 世纪中期停了很长时间。英国人在确立其在法国的主宰地位上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功，但国王亨利五世决定再做尝试。英国贵族之间就此发生了争吵，而亨利断定一场战争将结束国内的争吵。在进行了几次设计

得好像英国是受害一方的谈判以后，亨利于 1415 年发动了他的入侵。

他带领 10000 ~ 11000 人在法国登陆，但作战几个月后，他的军队至少减少了 3000 人。尽管他最终能占领要塞城市阿夫勒尔，但该地区的沼泽使阿米巴痢疾在他的军队中蔓延起来。当时如果该城再坚持一或两周，亨利可能会放弃围攻。然而，他刚一驻守这个新占领的城市，就让他其余军队在整个早秋的雨季进军诺曼底。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军队很快追了上来，1415 年

10月下旬两军在阿让库尔村（Agincourt）附近相遇。法国军队大约40000人在他们豪华的大帐篷里举行晚会，度过战前之夜，而亨利的筋疲力尽并有许多人生病的军队在雨中宿营。10月24日早晨，英国不到6000人的军队在一片泥泞的田野前一字排开，对面是法国数千名贵族骑兵，他们大多数是一流的装备。看到法国军队不会进攻，亨利命令他的军队向前推进。他们在离法国军队200码处停住，开始把削尖的树桩插到地里，角度朝向法军，法国军队没有骚扰他们。部署完毕，亨利命令他的射手放箭，射手奉命放出了箭。当一米长的箭从天空落下，穿过法军装甲骑兵的装甲时，法军重整队伍，发起了冲锋。下了几天雨，加上箭雨，再加大量人马的践踏，使战场无法立足。骑兵败下阵来，贵族骑士们决定徒步接近。

法国贵族们穿着很重的盔甲，走一步陷一步，所以前进很慢，而且每前进一步都有可能被长弓射杀。当他们最后与英军短兵相接时，他们的勇气和数量几乎已不占优势，但亨利的骑士却斗志正酣。法军在狭窄战场的泥泞中挣扎，人越聚越多。距离太近，英国射手不能放箭，于是加入徒步搏斗，用短剑插入骑士的面具或护身甲的缝隙把他们杀死。据说当时尸体堆得有一人高。这天结束时，雨、泥、箭，加上人数占优势的英国军队的拼命，注定了法军的厄运。对许多战俘执行死刑使英国失去了大量的赎金，但对可能的反攻不得不有所准备，而且如果敌人的后备力量像所预期的那样从后面发动攻击的话，大量的战俘也无法看管。法国贵族死亡7000~10000人，这意味着骑士制度的灭亡。从此，欧洲军队的主要支柱再也不是骑士了。

这次战役的第二个重要结果是：骑兵最重要的日子屈指可数了。饲养一匹承载披甲战士的马是那么贵，只有贵族供得起。法国的大量贵族意味着，这部装披甲的战斗机器能战胜大多数大大小小的敌人。不富裕的对手既养不起马，也披不起甲，因此不能与之一争高下。然而，长弓的引进改变了这一切。长弓在200码以外就可以穿透装甲，这意味着重骑兵无异于一个大靶子。法国人要接受这一现实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因为亨利五世的军队在1415年阿让库尔战役中重复了克雷西战役的战术和结局。而现在，一个拥有发射武器的普通士兵有能力战胜一个贵族。这件事本身使公众对封建制度的性质有了一种新的看法，当黑色火药在16世纪出现时，装甲骑兵则成了一种贵族和将军都供不起的古董。

金文荣 译

奥尔良战役

1428 年 10 月 12 日 ~ 1429 年 5 月 7 日

参战方

法国人守军：2400 名士兵，3000 名民兵

指挥官：让·迪努瓦，隆格维尔伯爵

救援部队：4000 名战士

指挥：阿朗松公爵和贞德

英国人：5000 名战士

指挥官：索尔兹伯里伯爵任职到死，

后是施鲁斯伯里伯爵

重要性

贞德的领导鼓舞了气馁的法兰西民族；

英国人的推进停止了，法国人开始

获得百年战争的优势。

历史背景

百年战争期间，优势是在参战双方来回移动的。爱德华三世在斯勒伊斯和克雷西的胜利给了英国早期的优势，但在 14 世纪中期，淋巴腺鼠疫的传播使战争停了下来，使任何一方都失去了优势。在黑死病蹂躏法国和英国的那些年，发生了一些重大的社会变化。由于农民或者死于疟疾，或者从农村逃到城市，封建领主目睹他们的收入迅速下降。另一方面，城市开始享有兴旺的经济。害怕死亡促使许多市民购买奢侈品，以享受他们人间的最后日子，因此商人和工匠变富了。随着城市财富的增加，庄园财富的下降，国王开始为他的皇室项目（包括战争）寻求城市居民的财政支持。这样，士兵成了有报酬的雇员，而不是封建主的抵押品，贵族的财富进一步减少了。

从社会的观点看，更重要的是，这种原因不明的流行病意味着许多人转向教堂寻求答案和安慰。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信奉宗教，教堂的力量也增大了。一些人视这种瘟疫为上帝的惩罚，而另一些人则谴责传统的替罪羊犹太人。在法国，是谴责英国人。无论是什么原因，人们都相信解救必须来自上帝。

瘟疫流行时，战争的位置退后了，英国的收益也消融了。由于亏空，优势转到了法国。当亨利五世 1413 年登上英国王位时，他对爱德华所占据的法国王位提出了要求。他在 1415 年阿让库尔战役胜利后，从查理六世的继承人手中夺取了王位，并作为英国和法国的国王统治了几年。他在 1422 年的过早死去，使法国王位的继任争议再次开始。英国人指定亨利的未成年的儿子为合法的国王，而法国人支持查理六世的儿子查理七世为国王。查理七世确实有要求王位的正当血统，但不幸的是，他没有其他东西。在正式要求王位时，他没有为真正统治做任何事，因为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软弱人物。因此，当查理犹豫不定时，英国亨利六世的摄政者贝德福德公爵，开始重新建立英国在法国的统治。贝德福德通过与强大的勃艮第公国结盟而得到帮助，把卢瓦尔河以北的全部法国置于英国的统治之下。一切似乎都按英国人的路子走，几十年的战争、瘟疫以及拙劣的领导，所有这一切合起来都对法国不利。法国人民只能祈祷出现解救他们国家的奇迹。

这种形势使冉·达克 (Jeanne d'Arc) 登上了舞台。她生在法国东部洛林省的一个普通的富裕家庭，10 岁前，过着相当正常的生活。13 岁时，她开始听见一种声音，她确信这声音来自圣徒玛格丽特和卡瑟琳 (法国以前的女王) 以及天使长迈克尔。17 岁时，这声音告诉她，她被选去帮助法国的解放，并迫使无用的查理七世真正控制法国。

战 况

冉得到的天国命令恰好对应贝德福德最新一次对法国的进攻。贝德福德已控制几乎整个法国北部，他想进一步征服阿马尼亚克，卢瓦尔河以南的土地。第一个目标是卢瓦尔河边的要塞城市之一奥尔良 (Orléans)。索尔兹伯里伯爵 (Salisbury) 指挥的英国军队于 1428 年 10 月 12 日到达奥尔良，开始尽他们的可能包围该城。他们只有 5000 人左右，第一个目标是夺取横跨卢瓦尔河的设防桥。他们在 10 月 24 日夺取了该桥，但是索尔兹伯里在攻桥中阵亡。临时接任他的是萨福克伯爵，但在 12 月他被约翰·塔尔布特，亦即施鲁斯伯里伯爵 (Shrewsbury) 所取代。英国人保持对该城的



冉·达克。来自 Antoine Dufour 的 “Vie des femmes celebres”。军标，法国，大约在 1505 年。Musee Dobree，法国，南特（Giraudon/艺术资料库，纽约）

连续炮击，但炮弹是由石制的，所以对厚石头墙没有造成多大伤害。围攻部队的人数意味着牢牢包围该城是不可能的，所以英国军队建了一些小堡垒，以保护他们对桥的控制和他们的营地。在围城期间，法军通过突然袭击设法弄到一些补给，但到 1329 年的春天，被围法军的状况变得绝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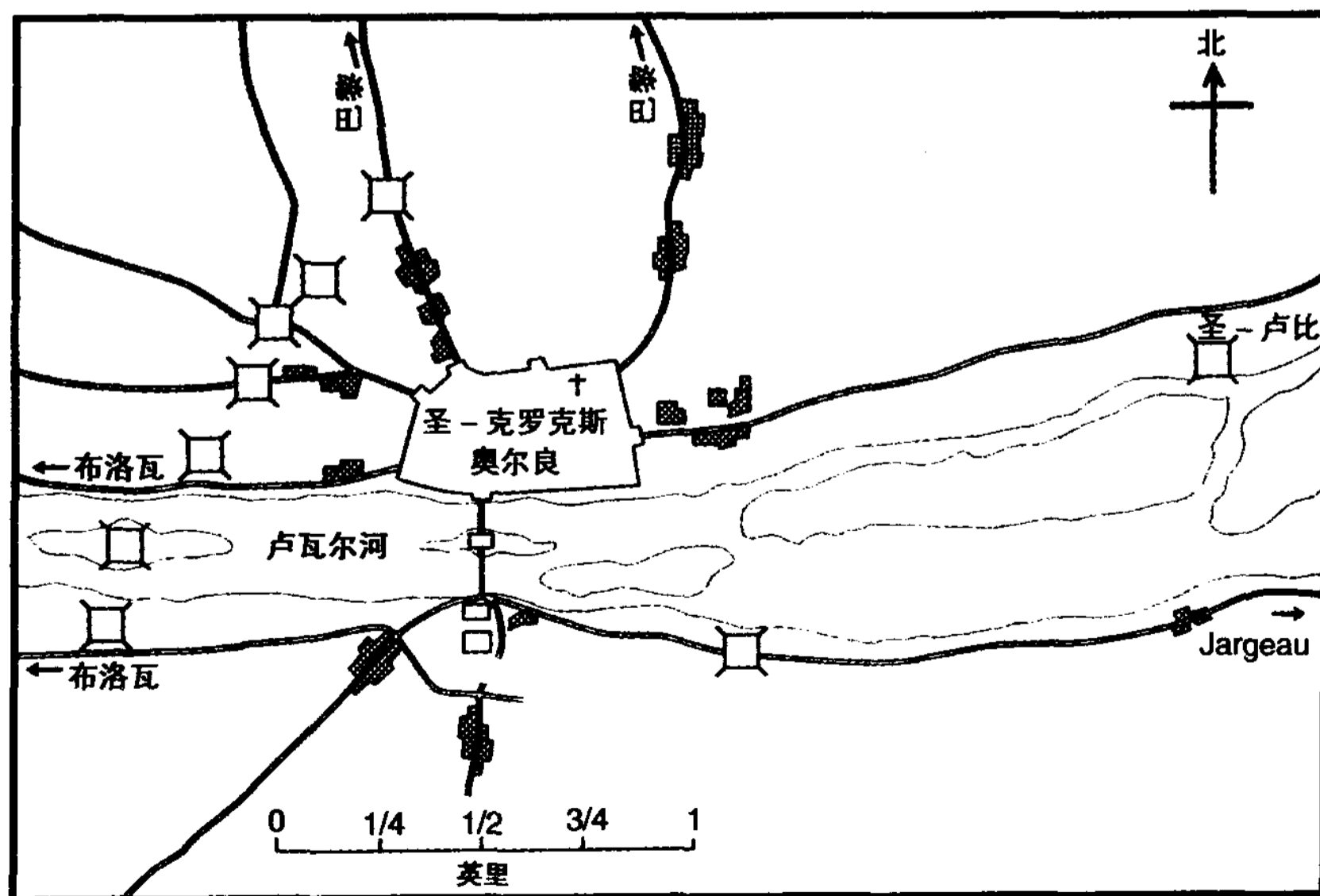
正是奥尔良是冉·达克应当解救的。通过一位战士，也是她的叔叔，她设法跟一个护卫队去了希农。在那里，她受到教堂和军事人员一个月的严格盘问，最后终于见到了查理。查理为什么同意一个十几岁的姑娘指挥军队是一个从来没有答案的问题，但他爱找占卜者问吉凶的癖好可能影响了处理这个能听到未知世界声音的人的决定。冉·达克被任命与阿朗松伯爵（Alençon）一起指挥一支 4000 人的军队。当他们接近奥尔良时，冉给英军送去一封信，要求他们撤军；毫不奇怪，对方没有理睬她。这时，那个声音告诉她从北边进入该城，于是她不得不面对其他害怕直接向英军挑战而有异议的军官。她说服了他们把她和军队摆渡到卢瓦尔河北岸，奥尔良城和英军在圣卢比的营地之间。她让她的军队向北走，等了一夜，然后在 1429 年 4 月 29 日回过头来向奥尔良城行进，穿过那个声音命令她使用的大门。至此，她全在执行那个声音给她的命令，几乎没有遭到敌人的阻拦。

几天里几乎什么也没有发生，因为奥尔良城内的守军不想攻击英国人。冉·达克让他们确信有上帝的领导和保护；她在听说英国增援部队逼近时，举行了庆祝，命令敌人到达时通报她，否则她将砍掉奥尔良守军指挥官隆格维尔伯爵的脑袋。短暂的休战之后，5 月 1 日，她从睡眠中跳起，

宣布是进攻的时候了。她迅速穿上盔甲，跨上白马，策马出城。她发现一支法国军队正在攻击圣卢（St. Loup）的堡垒，进展不利。她猛冲过去，法军士气大增，堡垒攻下了。法军死亡2人，而守堡垒的所有英军全部被杀。她带领全军队感谢上帝，忏悔各自的恶，接着驱逐了全部随军的妓女。第二天，耶稣升天节，她不准出战，但宣布英军将在五天内败亡。她再次呼吁英军撤退，遭到猥亵的喊叫，因此除了准备战斗，别无选择。

5月5日，冉·达克带领军队从城南门突围，这个门通向英军第一天包围时夺取的那个桥的南端。她避开桥，让她的军队涉过浅滩，到卢瓦尔河中的一个岛上，然后用一个船桥到达南岸。法军迅速占领了圣让-勒勃朗（St. Jean Le Blanc）的一个堡垒，然后向桥附近莱萨古斯丁（Les Augustins）的一个更大的堡垒行进。争夺这个堡垒的战斗打得艰难，双方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冉·达克带领发起一次冲锋，把一支突围英军打回了堡垒，最后落入法军的手中。5月6日，法军进攻莱斯图尔勒斯（Les Tournelles），桥南端的一些堡垒。战斗中，冉中了一支箭，被送出战场。伤不重，只伤及皮肉，到下午晚些时候，她又回到战场。祷告10分钟后，她带领她的筋疲力尽的军队截击英军的另一次突围，英军很快又撤回了那些堡垒。

5月7日，一个法国骑士举着冉的旗帜，向莱斯图尔勒斯奔去。冉·达克试图阻止他，但法国战士看见她的旗帜，跟着向前冲去。他们拿着云梯，在冉带领下爬上那些堡垒。400~500名英国守军企图逃跑，但由于正



在燃烧的桥——他们逃跑的唯一的——塌了，他们全部丧了命。第二天，英军放弃了包围，而法军在屠杀或俘虏了留在河南边的所有英国士兵后，重新进入了奥尔良。当英军破坏了他们的营地，5月9日离去时，许多法国战士想攻击撤退的英军，遭到了冉·达克的禁止。这天是星期天，只准打自卫战。星期一，他们攻击了英军，缴获了一些大炮和补给。

战 果

当查理听说奥尔良解放时，他拿去了全部功劳，在他的公文中一点儿也没提到冉。然而，法国人民知道是谁真正打赢了这场战斗，因此，法军人数增加了。冉·达克指挥了对驻扎在那个地区全部城镇的英国守军的攻击，解放了一些城镇。6月18日，她率领法军突击了施鲁斯伯里新得到的1000名雇佣兵增援的军队。敌人被打垮了，她的6000人造成了敌人4000人的伤亡。次日，法军在帕泰战役中奇袭了英国伏兵，又一次取胜；施鲁斯伯里被抓获。“超越奥尔良战役和帕泰战役的局部战果的是，英国的作战系统能让它这样的小国家把法国带到崩溃边沿的答案最后被找到了。很显然，答案在于精神力量的解放。”

冉·达克的军队与查理的军队会合，她力促他去兰斯接受法国国王的加冕。她带领军队护送他，从勃艮第的守军手中不战而夺取了特鲁瓦城。尽管兰斯也在勃艮第的控制下，而法军没有围攻设备，但冉是无畏的。她告诉她的战士“勇敢前进，无所畏惧”，结果，兰斯也不战而降。1429年7月16日，查理按时加冕为王。

冉·达克领导了对也由勃艮第的军队控制的巴黎的进攻，尽管她没听到那个声音指示她这样做。她在战斗中腿部受伤，而查理却命令法军撤退。在查理的军队解体后，只有冉个人身边的几百人在1430年与她一起战斗，他们的人数太少，不能完成她收到的天国的指令。她成为勃艮第的战俘，而查理拒绝将她赎回。她被出卖给了英国人，并作为一个巫婆受到审判。审判是个骗局，1431年5月30日，她被用火刑处死。尽管她身边堆积着木板，控方找不到一个证人指控她。

冉·达克在法国之外以她的英语称呼贞德（Joan of Arc）更出名。有关她短暂的一生和事业虽然完全有案可查，但仍有许多地方是神秘的。是什么造成她听见的声音和伴随着声音的亮光？为什么只有她能听见和看见？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天国的解释是唯一有关的解释。法国人人都知道她能听到一种声音，在任何异端都缺乏宗教宽容的时代，她使内行和外行

都同样确信她真是神圣的。刚从黑死病恐惧走出来、决心追随上帝意志的人们视她为神的使者。在人们心目中，她身穿白珐琅盔甲，骑白马，拿一面蓝白两色旗，旗上画着两个天使，写着“圣母玛丽亚”。对于相信只有奇迹才能救法国的人民来说，贞德就是这奇迹。没有什么能解释为什么顽固的老兵不仅跟随她去战斗，而且毫无怨言地接受她不谩骂、不嫖妓的要求。

是上帝的代理人吗？

无论冉·达克听到声音的原因如何，她的活动记录的确表明，如果她不是受神的启示，她就是非常幸运的。

她说服她的叔叔，一个战士，带她，“仅仅是一个女孩”，去见当地守军指挥官。她说服了这位守军指挥官为她提供一支军事护送队，护送她去见法国王子查理。她和这支军事护送队，通过敌人的占领区，马不停蹄地走了11天。在牧师盘问她一个月，找不到理由怀疑她的经历后，准许她见查理。查理与他的一个朝臣换了衣服，藏在宫廷的人群中，然而冉走进房间，直接走到他面前，叫他国王。5分钟的私人谈话，她说服了他为她提供一支军队。

当她出发去奥尔良时，她给在费珀伊斯（Ferbois）的圣凯瑟琳教堂的人送去一封信，要他们在靠近圣坛的石地板下往下挖，他们将在那里发现一把剑。他们挖了。她从来没有到过费珀伊斯，而这个镇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在他们的教堂下有这样一件遗物。冉·达克几乎不吃什么，但她穿一身盔甲，轻松自如，

有时一穿几天。尽管她仅仅是个17岁的女孩，没有军事经历，但老兵们都跟随她，并听从她的命令。

当她的军队需要过英军阵地溯流而上过卢瓦尔河时，风向和水的流向都对他们不利。她说了一句话，风改变了方向，并增加了力量，推着她的小船队驶向上游。她不听其他官员的建议，按照她得到上天的指令从北门进入奥尔良；英军原已阻挡了这条路，但当她到达时，他们却去了别的地方。她打了第一仗后，她为一个受伤的英国人哭泣，而当这个人死去时，她握着他的手。她预言她的敌人在5天内将停止围攻，而结果正是这样。

冉·达克从来不拿武器，只拿她的旗帜，但她活过了许多场战斗。仅仅是她的出现和人品就足以迫使两个城市不战而降。审问她时，有600多名证人让他们的证言记录在案，但没有一个人作出反对她的证言。42名检察官中有39名请求法院宽大。尽管她被推上王位的国王所抛弃，但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反对他的话，也从未公开表现出一点点绝望。

贞德的战略改变了这场战争的命运。她开始扭转法军在整个冲突中所使用的战术——正面攻击有准备的英军的战术。在她坚持这样做时，法军就赢。如前面提到的，更重要的是，像战场上军队的伤亡一样，是士气的变化注定了英军的失败。在奥尔良战役和帕泰战役以后，英军在法国的运气开始变坏。战争本身拖延了二十多年，但在奥尔良战役后，法国的命运似乎得到了保证。鉴于查理领导乏力，令人惊奇的是，法军的战斗精神在贞德死后竟然保存下来了。不过，英国军队与勃艮第军队之间的暗斗也像奥尔良少女贞德一样有助于法国。法国几乎没有人怀疑 1920 年罗马天主教会对她圣化的明智。

既然英格兰占优势，并在法国确立了它的长期控制，那么事件的进程为什么改变了？可能像 1066 年的诺曼底入侵一样。英国在法国北部开始统治的管理部门主要是由法国官僚组成。英国君主对法国顾问和官员的接受在英国产生的影响可能比英国人在法国产生的影响大，这可能影响了英国及其领土上的整个民主进程。

金文荣 译

君士坦丁堡战役

1453 年 2 ~ 5 月

参战方

土耳其人：90000 人

指挥官：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拜占廷人：不到 10000 人

指挥官：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帕莱奥洛古斯

重要性

这场战役使拜占廷帝国最后灭亡，欧洲向伊斯兰教的传播开放。它还标志着奥斯曼土耳其人成了穆斯林的主要派别，直到 20 世纪。

历史背景

当君士坦丁大帝在 323 年把君士坦丁堡确定为他的首都时，他占据了这座前拜占廷的城市，而这座城市已控制分开欧亚的海峡几个世纪。马尔马拉海的东北面和西南面分别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两个连接地中海和黑海的狭长通道。除非你打算绕黑海一周，不然从欧洲去小亚细亚的唯一道路是穿过这两个海峡之一。因此，拜占廷/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都是极为重要的战略重地，不仅对陆上贸易和海上贸易，而且也对陆战和海战。

随着罗马的衰落和君士坦丁堡的崛起，君士坦丁堡成了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廷帝国的中心。它不仅是地中海和中东大部分地区的政治首府，也是希腊东正教的中心，东正教是与罗马教皇争夺基督教在各地精神领导权的对手。归根到底，是宗教分歧而不是政治分歧决定了君士坦丁堡的命运。

在 7 世纪，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由于巧合，穆罕默德登上阿拉伯舞台时，正好中东的两大势力波斯和拜占廷帝国已打得筋疲力尽。因此，穆罕默德得以在传播其信仰的同时获得大量的土地，而波斯和拜占廷帝国都失去了大量国土，还失去了许多人；这些人改信了伊斯兰教，他们发现伊斯兰教不像极端保守的东正教那样受压抑。

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相互斗争了七百年，时而伊斯兰教占优势，时而东正教占优势。然而到 15 世纪，拜占廷帝国已缩小到几乎一无所有：只有君士坦丁堡和爱琴海的几个岛屿。伊斯兰教对君士坦丁堡的早期威胁导致了 12 世纪的宗教战争，但那些战争也导致了天主教与东正教的进一步疏远。1452 年，当穆拉德二世的儿子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决心必须拥有君士坦丁堡时，欧洲人对求援的反应几乎都是消极的。英国和法国正在逐渐使他们耗费巨大的百年战争停下来。德意志和西班牙的王子和国王含蓄地答应帮助，但什么也没做。只有意大利作出了积极的反应，热那亚和威尼斯不想看到君士坦丁堡落入阿拉伯商人手中，而罗马答应帮助，条件是东正教服从教皇的意志。为解救他的城市，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帕莱奥洛古斯（Palaeologus）愿意签订任何条约，所以他同意了罗马的要求，而得到的只是给他的薄弱的防卫力量增加 200 名弓箭手。君士坦丁的决定在许多拜占廷人中并不受欢迎，他们认为宁愿受土耳其人的统治，也不愿受罗马的统治。

1452 年春天，穆罕默德二世派了 1000 名泥瓦匠到博斯普鲁斯海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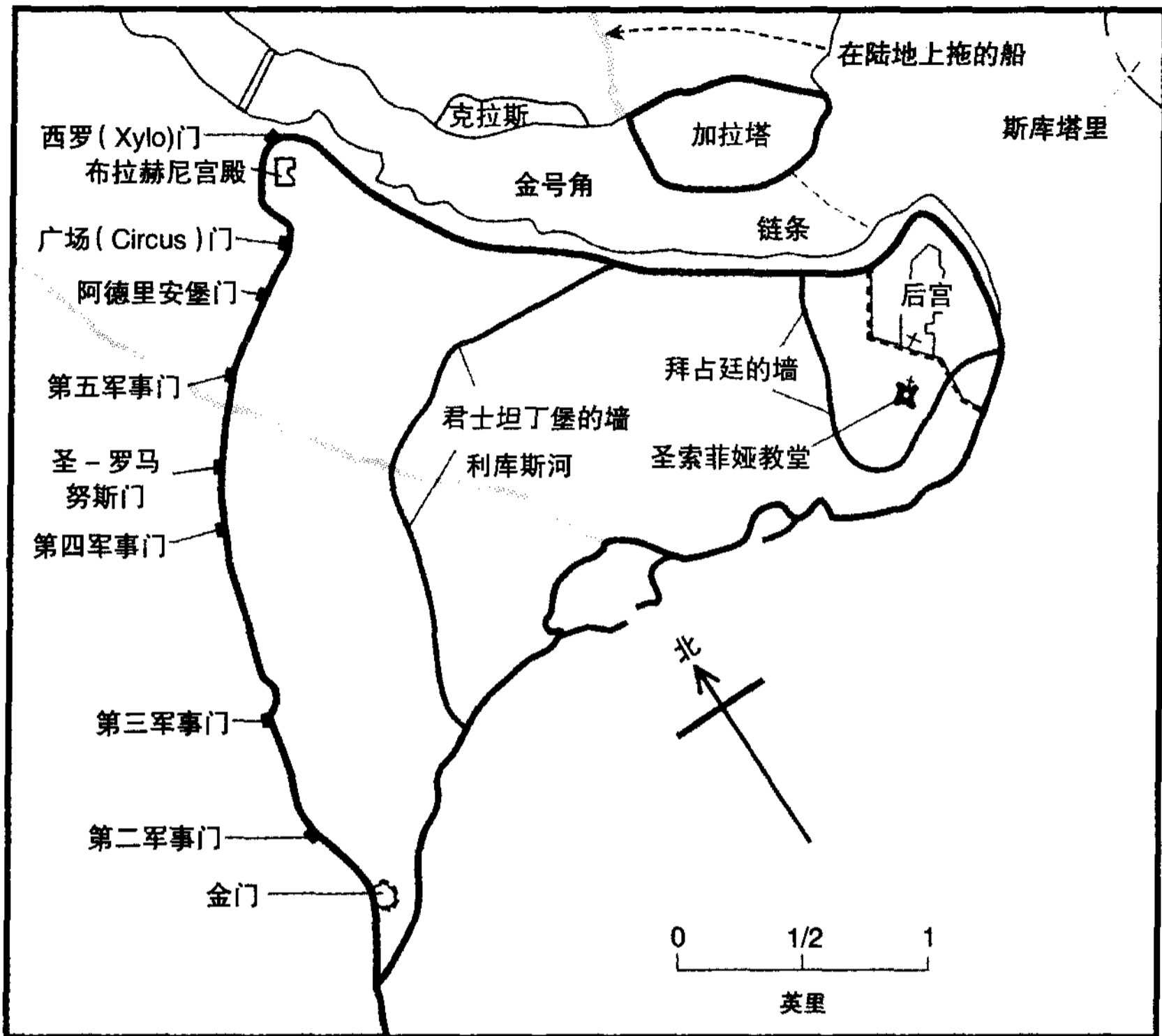
开始建造一个堡垒，想用这个堡垒掩护他的人渡过海峡。君士坦丁只能提抗议，因为他只有 5000 名本国士兵和 2000 名外国士兵算做他的人。然而，他确实也有些优势，因为尽管君士坦丁堡的城墙现在缺乏修缮，但它面向陆地的一侧有三层城墙，历史上抵挡过 20 次围攻。而且，到 1453 年 1 月，他还有勇士乔凡尼·朱斯蒂尼亚尼（Giovanni Giustiniani）带领的意大利士兵——700 名骑兵和弓箭手——为他服役。乔凡尼以其在守卫有城墙的城市方面的才干闻名欧洲。不幸的是，穆罕默德二世也有一些欧洲支持。这是以一位叫乌尔班的匈牙利大炮制造者的名义进行的，此人为穆罕默德军队提供了 70 门大炮，包括“巴西利卡”炮。这种炮长 27 英尺，可发射重达 600 磅的石弹。虽然它一天只能发射 7 次，但确实能给它所击中的任何目标造成很大的破坏，包括城墙。

君士坦丁堡的其余部分，即面海一侧，由单层城墙环抱。由于穆罕默德二世选择将他的人向北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所以向南可自由通向地中海。在北部称为金角（Golden Horn）的主要港口，拜占廷人用成排的水栅封锁了入口，水栅后面还部署了 26 艘战船。这样，救援的路是畅通的，如果真需要救援，援兵可招之即到。

战 况

1435 年 4 月 6 日，穆罕默德二世来到君士坦丁堡城墙前。他带领 70000 人的正规部队和 20000 人的非正规部队；这些人称为巴什波祖克人，他们只为城被攻破时他们可得到的战利品而打仗。主要部队是禁卫军。他们是奴隶战士，年轻时从基督教家庭被抓获，在为苏丹服务的军事氛围中长大。他们披重甲，武功高强，在君士坦丁堡是他们开始首次使用个人武器。穆罕默德二世的第一个行动是包围君士坦丁堡以外、金角对面的佩拉镇。开始时，包围只是象征性的，后来产生了严重后果。于是，他把他的军队部署在城西面，准备进行包围。城北端由单层城墙保护，靠近皇宫。在称为布拉赫尼（Blachernae）的一个地方，君士坦丁部署了他的军队的最大部分。

4 月 18 日，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先炮击 12 天，大大削弱守军，然后再发动攻击。城墙的小缺口容易防守，拜占廷军队杀死了 200 名进攻者，其余的则被赶走，自己没受损失。4 月 20 日，海堤上的瞭望哨看见 4 只从南边来的船：3 只热那亚船，是从罗马运来的人和补给，1 只拜占廷船，是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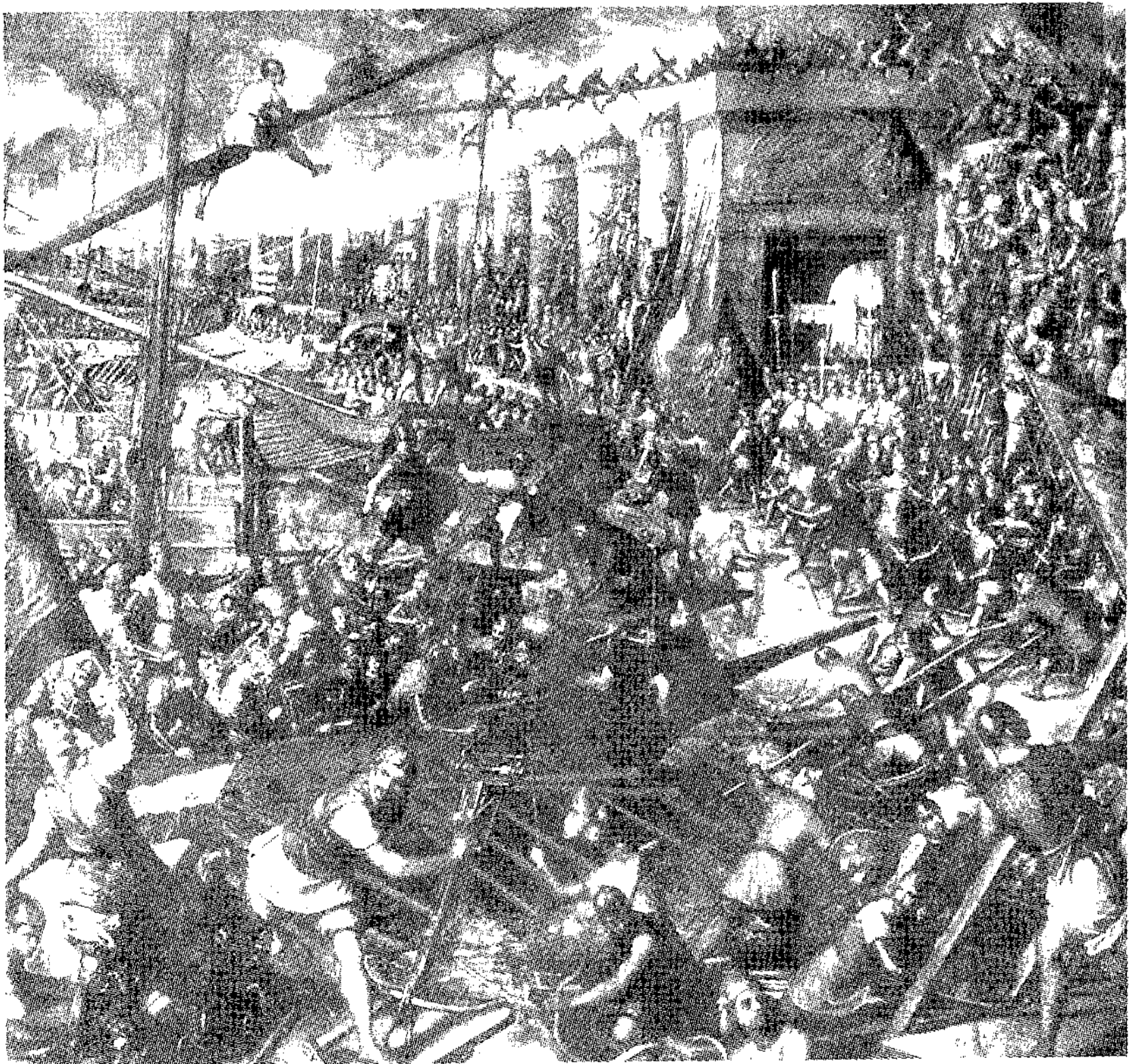
西西里运来的谷物。在与穆斯林船队进行了一场艰苦战斗后，他们设法冲了过去，打开水栅，进入金角。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必须控制这个港口，但是他不能通过那些水栅。因此，他命令把船弄到陆地上拖着通过佩拉镇到港口。这是不朽的军事壮举，4月22日，30艘土耳其船已在金角。拜占廷的反击被苏丹的一个间谍告密，只击毁了一只土耳其船。尽管土耳其取得了这一成就，但船在金角对围攻并没起多少作用。

穆罕默德二世继续对城墙进行炮轰，到5月6日，在圣-罗马努斯门（St. Romanus）——利库斯河从这里流入君士坦丁堡——打开了另一个缺口。这时，朱斯蒂尼亚尼不是设法在炮火下修复城墙，而是在缺口后面建了一道新城墙。当土耳其军队5月7日进攻时，他们的25000人在战斗3小时后被击退。5月12日，城墙在布拉赫尼又被打开一个缺口，但仅仅是君士坦丁和皇帝警卫队的迅速救援就制止了敌人的涌入。此后，穆罕默德二世试图在城墙下面掘地道，但是君士坦丁安排了他的参谋约翰内斯·格兰特（Johannes Grant）去对付。格兰特设法找到每个企图掘地道的地点，或者破坏地道，或者用炸药、水、希腊火消灭地道里的进攻者。最后，14

个地道没有一个能破坏君士坦丁堡的城墙。

下一步，穆罕默德二世决定爬城墙。他让人建造一个围攻塔台，滚到城墙最北边出口卡里瑟（Charisius）门前。炮火击毁了城墙的一个堡垒，而围攻塔台能为正在填城墙前护城河的土耳其人提供炮火掩护。绝望中的君士坦丁堡号召志愿者围攻塔台，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拜占廷人奇袭了土耳其卫兵，把希腊火罐掷向木制的围攻塔台，同时夜里重建了城墙和城墙上被破坏的堡垒。第二天早晨，穆罕默德二世只能看见他的进攻设备烧焦的残骸在新建成的堡垒前冒烟。

在双方的营地，官员们对围攻争论着。守城者已筋疲力尽，补给也用完了。在穆罕默德营地，一些派别主张在传闻的救援船队到达前结束围攻。相反，穆罕默德二世支持那些建议继续围攻的人，所以他决定在放弃



1453 年土耳其人第一次攻击君士坦丁堡。Jacopo Palma 油画，据 Palazzo Ducale，威尼斯，意大利（埃里奇·莱辛/艺术资料库，纽约）

围攻前再试一次。从利库斯河进城的一段城墙已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他提出在这一段发动他的最后一次进攻。土耳其营地里的一个间谍向君士坦丁报告了这个计划，但他的人数越来越少的军队能顶住再一次战斗吗？这次进攻在5月29日凌晨2点开始，巴什波祖克人扑向拜占廷守军。拜占廷人用箭和火器屠杀了他们两个小时，但他们越来越累。第一波攻击刚被击退，穆罕默德二世不等守军歇口气，就发动了第二波进攻。即使发起进攻的是训练和装备都较好的正规部队，但狭窄的城墙缺口也使他们几乎无处可掩护，守军又击退了这次进攻。

又打了两个小时之后，拜占廷军队已仅能勉强支持，但他们现在不得不面对由苏丹禁卫军发起的第三波进攻。君士坦丁的军队靠勇敢又打退了他们。然而进攻还在继续，一小队土耳其士兵发现了一小扇开着的门，在门关上前冲进去了几个人。当他们夺取了在布拉赫尼附近的一个堡垒，举起了苏丹的旗帜时，北翼被攻破的谣言迅速传开。与此同时，乔凡尼·朱斯蒂尼亚尼受了重伤。他的离开使其军队的士气严重受损，加上来自北边的传言，守军开始后退。穆罕默德二世立刻利用了他的优势。新上来的禁卫军的又一次进攻穿过了城墙间的间隙，夺取了阿德里安堡门，进攻军队开始从这个门涌进。

东欧保护西欧

如果伊斯兰要入侵西欧的话，穆罕默德二世有最好的机会。在君士坦丁堡失守之后，他能把他的势力扩展到巴尔干，但他一遇到贝尔格莱德附近的由约翰·匈雅提(John Hunyadi)指挥的匈牙利守军就不能取得重大进展了。后来的奥斯曼领导人可以越过这个障碍，把目标指向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维也纳。西欧各国几乎在不断相互残杀，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之类现代国家还不存在，当时它们都是由许多个争吵的公国和小王国组成。如果接下来的一百年有一个奥斯曼

的苏丹能夺取维也纳，那么欧洲的主要军事力量就会被除掉。在奥斯曼人夺取君士坦丁堡后一个世纪，他们最伟大的统帅苏莱曼大苏丹1529年、1543年和1566年三次夺取维也纳没有成功。维也纳从奥斯曼1683年的最后一次进攻中得救，不是被西欧国家——一些国家当时确实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所救，而是被波兰指挥官扬·索比斯基(Jan Sobieski)所救。东欧人使西欧人免受伊斯兰的统治，一如他们13世纪抵抗游牧的蒙古人一样。

战 果

君士坦丁十一世带领他最后剩余的军队冲入土耳其军队厮杀，为他的城市和帝国而牺牲。几乎他的所有守军以及大部分居民与他在一起，因为土耳其人在继续他们的暴行，抢劫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对抢劫几乎不加限制，只把最好的建筑留给了自己，禁止破坏。他喜欢圣索菲娅教堂，在一个星期时间里，这个教堂都在举行穆斯林仪式。一支去救援君士坦丁的威尼斯船队的 30 艘船看见君士坦丁堡上空飘着土耳其旗帜，掉转了船头返航。

抢劫最后平息下来，未被杀死的大部分人成了奴隶，可能有 50000 人。抵抗过形形色色反对者的东正教的精神堡垒在作为君士坦丁大帝的城市 1100 多年后陷落了。对穆罕默德二世来说，这仅仅是扩大其领土的又一步，因为在他统治的其余 28 年，继续征服了希腊和巴尔干的大部分地区。

西欧给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廷帝国的幸存者的支持很少，对坚守了许多世纪的君士坦丁堡的失守感到震惊。在罗马，天主教会到现在不会有东正教教徒改信天主教感到失望，因为东正教教徒很快全成了穆斯林教徒。然而东正教倒是幸存下来了，因为穆罕默德二世准许一位叫乔治·斯科雷里乌斯的主教作圣索菲娅教堂的主教。因此，东正教仍然是一个能存在的宗教，但远离了天主教的影响范围。就此而论，东正教的幸存使那些不喜欢罗马教皇统治的人感到振奋。后来 60 年，马丁·路德领导了对罗马天主教的大抗议运动，启动了天主教的改革。

贸易中心热那亚和威尼斯一想到不得不对付难缠的、现在完全控制了来自中东的所有产品的阿拉伯商人就发抖。东欧的主要城市开始担心逼近它们大门的土耳其军队，在接下来的 450 年，特别是奥地利与奥斯曼帝国进行了持续的斗争。奥斯曼土耳其人慢慢地自立为中东穆斯林的头号强国，这时他们牢牢保持着这个地位，并在他们的顶峰时期，控制着像过去拜占廷一样大的地区：巴尔干半岛、中东及北非的大部分。他们还控制了地中海东部海域，直到 1517 年基督教的海军在科林斯湾战役得胜。

尽管如此，这一切对西欧并不都是负面的。东南欧特别是希腊的难民的大量流入给意大利带来了学者，促进了巴尔干半岛的文艺复兴。意大利商人对穆斯林人作为东方香料和丝绸商人所索要的过高价格感到震惊，很快开始寻找其他途径得到这些货物。后来 30 年，葡萄牙的船只去寻找去印度和中国的路考察了非洲海岸。此后不久，热那亚船长克里斯托弗·哥伦

布说服西班牙君主政体为他开辟东方贸易的新航线的梦想提供了资金。欧洲人探险时代的到来肯定由于君士坦丁堡的失守而大大提前了。

金文荣 译

格拉纳达战役

1491 年 6 ~ 12 月

参战方

卡斯蒂利亚人：人数不详

指挥官：国王斐迪南

摩尔人：人数不详

指挥官：国王穆罕默德十一世

(阿布·阿卜杜拉，博比蒂尔)

重要性

斐迪南的成功围攻结束了摩尔人对西班牙的统治，也结束了已经持续了约七百年的冲突。

历史背景

伊比利亚半岛一直是冲突的发生地点，也是武士的来源地。伊比利亚雇佣军组成了迦太基军队的主体，而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3世纪后期）后打败迦太基并占领这个半岛以后，也依靠那里的人。罗马文化统治着后来叫做西班牙的地方直到公元4世纪。那时，罗马人被入侵的汪达尔人打败，而汪达尔人没有留在那里而去了北非。后来，西哥特人在他们从斯堪的纳维亚出来在欧洲长期漫游之后接收了这个地区。那些野蛮的入侵把更多武士的血注入了当地人中。然而，岁月流逝，甚至武士的社会

也开始削弱，西哥特人深为 8 世纪初的伊斯兰势力所苦恼。

传播他们信仰的穆斯林军队在 7 世纪后期从阿拉伯半岛向西推进，征服了从叙利亚到摩洛哥的一切。711 年，穆斯林军队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西班牙，很快征服了这个半岛。他们本可用这个半岛作为进一步扩张的基地，但在 732 年的图尔战役中，他们大败于查理曼大帝的祖先查理·马特指挥下的法兰克军队的手里。那次战役决定了比利牛斯山是西进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欧洲的边界，但这两个宗教再也不能互不干涉了。穆斯林人在西班牙定居下来：来自阿拉伯的军队定居在现代的安达卢西亚和阿拉贡的肥沃的东部地区，叙利亚军队占据了格拉纳达（Granada）的南部地区，北非的柏柏尔人分得了中部丘陵地区，雇佣兵取得了剩下的土地。

在比斯开湾沿岸大北边，几个基督教要塞拒不合作，仍然是独立的。岁月流逝，双方进入了一个脆弱的和平时期。8 世纪在科尔多瓦所建立的哈里发制度于 10 世纪垮台以后，穆斯林地区之间出现了很大纠纷，以至不能团结起来对付基督教。除了原教旨主义者，如北非的穆瓦希德人和穆拉比人偶尔宣布圣战外，穆斯林人，或在西班牙所称的摩尔人，已变得不那么好战。11 世纪末发动的宗教战争所引起的激情在那里的基督教徒中产生了反面作用。诚然，天主教号召对圣地的穆斯林人发动战争的一些动力的确是来自基督教军队在西班牙所取得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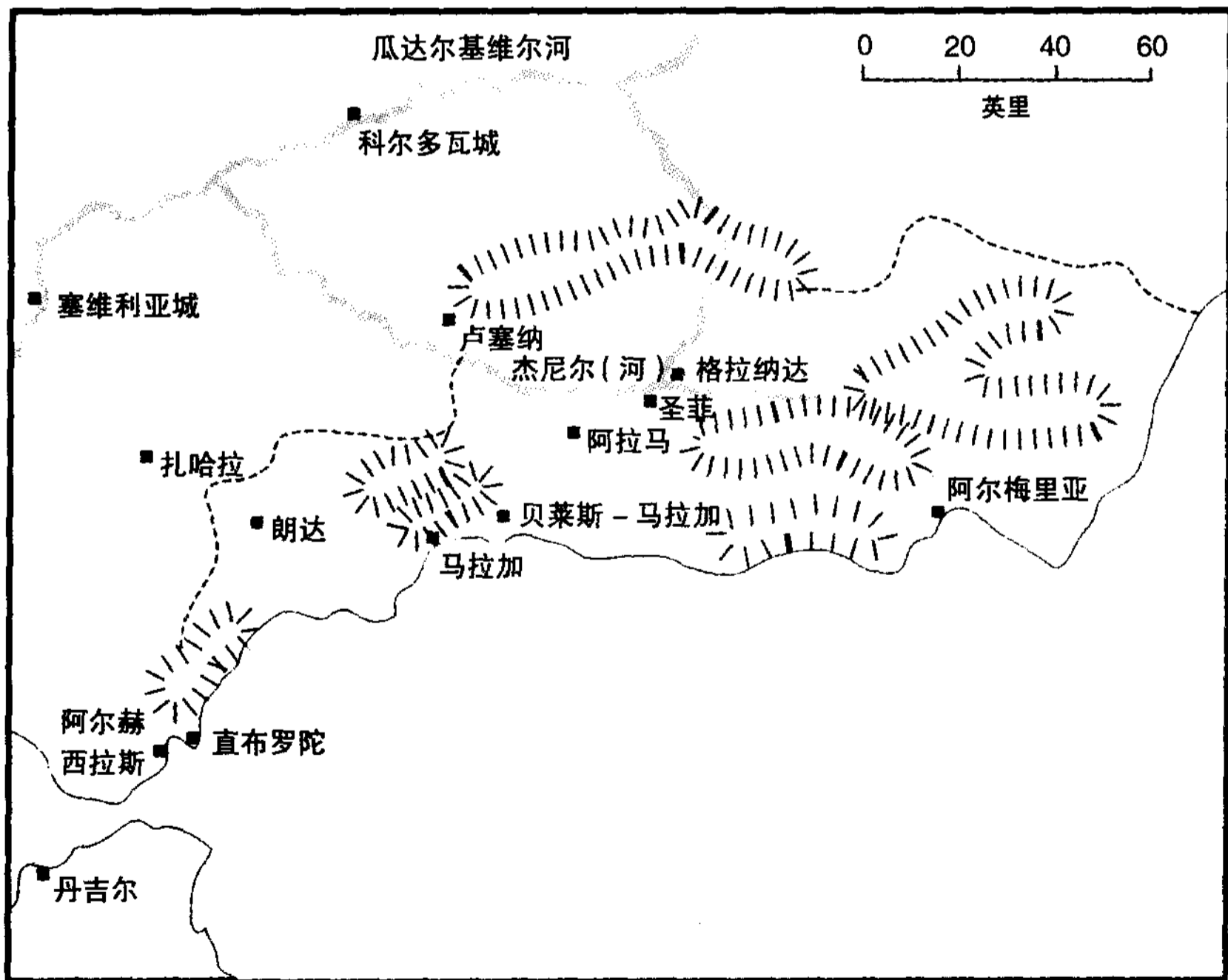
基督教徒在诸如史称厄勒熙德（El Cid，该词来自阿拉伯的 Al Sayyid，意思是首领）的罗德里格·维瓦和卡斯蒂利亚王阿方索八世的领导下采取了攻势。这些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或他们的信仰，开始征服一个个摩尔人地区，直到 1400 年年末，只有格拉纳达的南部地区仍在穆斯林手里。格拉纳达城是格拉纳达地区的首府，它是斐迪南二世要征服的目标；斐迪南二世是新近由阿拉贡、卡斯蒂利亚和莱昂三地统一起来的基督教地区的王。他和他的妻子卡斯蒂利亚的伊萨贝拉同心协力，决心把西班牙统一成一个完全的天主教国家。这个运动用了“复地运动”（Reconquista）的名称。1491 年夏，斐迪南和伊萨贝拉的军队向著名的艾勒汉卜拉宫的所在地格拉纳达进军，开始包围这个穆斯林的最后堡垒。

另一方面，穆斯林人的王是穆罕默德十一世，他原名为阿布·阿卜杜拉，但对西班牙人来说，以博比蒂尔这个名字著称。他的父亲阿布·哈桑已经答应斐迪南的要求，为维持和平每年纳贡，但在 1478 年违背了诺言。斐迪南忙于对葡萄牙的战争，在 1481 年以前无法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件事上来。因此，阿布·哈桑有 3 年的时间招集军队，在北非寻找盟友，已为战争做好了准备。他打响了第一枪，12 月底攻击并洗劫了扎哈拉镇（Zahara）。斐迪南的主要指挥官是加的斯的侯爵，以夺取格拉纳达城附近的阿拉

马要塞给以回击。他据守这个要塞，阻止了阿布·哈桑的夺回企图，摩尔人撤退到格拉纳达。在那里，阿布·哈桑被他的儿子博比蒂尔废黜，他带着一些支持者退休去了马拉加。这使得摩尔人中出现了两个派别，但他们都担心基督教的扩张。

博比蒂尔的军队是由他的岳父、90岁的老军人易卜拉欣·阿里·阿塔指挥。整个1482年，他给予斐迪南他所能做的一切打击，直到在塞拉德鲁特战役中战死。此后，博比蒂尔落入了斐迪南的手中。根据他答应纳贡和留下包括他的儿子做人质的约定条件，博比蒂尔被释放了。这导致了两年的休战，但也在摩尔人中增加了对他的反对。阿布·哈桑不想听从他儿子的领导，继续他的对基督教的战争，但因为生病，他的兄弟以扎格尔（al-Zagd）著称的穆罕默德·伊本萨德接替了他。扎格尔召集来信徒，继续斗争，斐迪南对此的反应是实行“塔拉斯（talas）战”，一种旨在不给扎格尔任何资源的进攻性焦土政策。到1485年，基督教徒已把格拉纳达地区分割成两半。博比蒂尔被派去从他的叔叔扎格尔那儿重新夺回首府格拉纳达，但这两个人却联合了起来。

斐迪南攻击了他在劳克萨（Loxa）的往日盟国，跟着打了一场大仗，而后是围攻。当劳克萨在猛烈的炮击后最后失守时，博比蒂尔又一次成了



斐迪南的战俘。然而，对扎格格的战争在继续，同时博比蒂尔在格拉纳达城重建了他的权力。1489年，斐迪南已有能力占领摩尔人剩余的大部分要塞和迫使扎格格投降；这导致博比蒂尔要求谈判，以达成基督教和摩尔人的长期和解。因某种原因，博比蒂尔1490年夏天突然停止谈判，继续发起攻势，这引起斐迪南对其首府格拉纳达城的围攻。

格拉纳达城建在两个山丘上，一个山丘顶部为艾勒汉卜拉宫所占据，另一个顶部是阿尔卡扎巴堡垒。中间是一个小山谷，达勒河（Darro）从中流过。城区建在山丘间，有城墙围绕，是那个时代的典型样式，据传说全城有一千个塔。斐迪南的部队包围了这座城，同时在附近的阿提库村（Atqa）建立了他的司令部。

战 况

在相对被动地围攻了一段时间后，1491年7月，双方军队先相互辱骂，接着摆开了交战阵势。在对西班牙人的一次出击中间，一个摩尔战士向国王斐迪南的帐篷投掷了标枪。那夜，一些西班牙士兵偷偷进了城，把一张印着“万福玛丽亚”的祷告贴在一个清真寺的门上。第二天，那个投标枪的叫耶菲的摩尔人骑马来到西班牙队伍前面，马尾上系着“万福玛丽亚”的祷告。这件事的最后一幕发生在女王伊萨贝拉视察前线期间，她被加的斯的侯爵罗德里戈·庞西·德里昂指挥的大队骑兵和重步兵护送着来到城附近的一个地方。作为回应，摩尔人开了城门，摆开了阵势，但伊萨贝拉禁止她的部队出战，因为她只想观察一下这座城，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死亡。然而，当耶菲亵渎“万福玛丽亚”的祷告时，斐迪南同意了他的一个战士单独出战耶菲的请求。

这两个披甲的骑士先在马上搏斗，然后在地上搏斗，打得难分难解，直到西班牙骑士获胜。在两人搏斗时，双方军队遵守骑士制度的规则，都没有介入，但那个摩尔骑士一死，摩尔人发起了进攻。面临摩尔人的突袭，侯爵已无法恪守女王不出战的要求，于是出动了他的军队。西班牙炮兵从堡垒里开炮，他们的骑兵粉碎了摩尔人的进攻，摩尔人开始向城墙背后撤退，留下了2000人的伤亡。

紧跟着这次胜利，西班牙人遇到了一场灾难。那夜，女王伊萨贝拉帐篷里的一枝蜡烛引燃了一些窗帘，结果，一场大火烧毁了西班牙营地的大部分。第二天早晨，为向摩尔人证明他并没有真正受损失，斐迪南在城墙前检阅他的军队。博比蒂尔作出了反应，派军队出城投入战斗。接着打了

许多小仗，直到最后西班牙人占了上风，摩尔人又退到城内。后来3个月，摩尔人俯视着基督教的营地，挨着饿，而这期间，基督教的营地已被建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小镇，后来称为圣菲。

战 果

9月，博比蒂尔要求谈判，随后得到对方一张要求清单，即“治外法权条款”（the Capitulations）。这些条款写得极其公平：对居民没有惩罚；保证礼拜的自由；当地选举的文职官员和伊斯兰文化也受到保护；不想留在基督教统治国家的居民可自由移民到北非，斐迪南的政府将为此支付旅费。这一和解在1491年11月25日达成，但没有确定两个月后生效的具体日期。当反对投降的一小群人开始煽动抵抗时，博比蒂尔要求把移交日期提前。这样，斐迪南在1492年1月1日从博比蒂尔的手中接收了进城的钥匙。

占领了格拉纳达城，复地运动在经过几乎八百年的斗争后完成了。西班牙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既是对西班牙自身而言，也是对世界而言。斐迪南早先的把西班牙的各个王国统一在一个君主下的理想开启了创建一个国家的过程。当这在1492年后成为一个事实时，民族主义精神就在西班牙升起。遗憾的是，这意味着一种不容忍非西班牙事物的精神，斐迪南对博比蒂尔和摩尔人许下的诺言很快被遗忘了。侵略性的天主教——西班牙以此而闻名——开始动真的了，摩尔人和犹太人都遭到了迫害、流放和死亡。这种排斥非基督教徒的做法可能巩固了西班牙的文化，也团结了西班牙的人。

西班牙的新民族主义得天时和地利。它位于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有利用这两个海域的贸易机会之便。它的邻国葡萄牙，通过探寻绕过非洲的海上航线，近来一直在找替代通过阿拉伯和土耳其与远东进行陆地贸易的新路线。恰逢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呼吁派船寻找去远东的西向航线，西班牙的诸王几乎立刻有机会建立他们自己的另一条航线。绕过穆斯林商人所涉及的潜在利益是一个驱动因素，但宗教也是一个驱动。欧洲长期以来一直流传着远东基督教王国的传闻。如果能使他们与欧洲基督教合作，那么双方对中东的夹击肯定能打垮伊斯兰教，收回基督教的圣地。扩大财富和宗教考虑的结合对斐迪南和伊萨贝拉来说太有诱惑力了，由不得他们拒绝。一个与摩尔人斗争不止的分裂的西班牙绝不可能进行这样一项事业，而一个统一的西班牙接受了这一挑战，并取得了成功，建立了一个为西班牙

牙和欧洲带来巨大财富和力量的世界帝国。

这个帝国，虽然给了西班牙不可思议的好处，但导致了西半球本地文明的破坏。那些征服者——与伊斯兰教进行了几个世纪斗争的西班牙武士阶层——发现，他们在格拉纳达失守之后在西班牙已几乎无事可做。斐迪南没有让他们在西班牙闲荡，而是让他们中的许多人把才干用到新世界，结果，武士和国王都富了，同时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主要是由于欧洲人的疾病。真不能设想，如果这时在伊比利亚的某个穆斯林政府要冒险，而斐迪南对付不了，情况会如何。实际上却是，基督教和欧洲人的价值观在美洲扎下了根。一个进行类似远征的穆斯林的西班牙在向新世界传播他们的信仰时肯定会像西班牙天主教徒一样好斗。那时穆斯林文化在世界那个部分的影响肯定将极大地改变整个世界。

金文荣 译

特诺奇蒂特兰战役

1521 年 5 月 26 日 ~ 8 月 13 日

参战方

西班牙/联盟军：86 名骑兵，118 名石弓手

和火绳枪兵，700 多名步兵，

加上 50000 名特拉斯卡拉联盟军

指挥官：埃尔南·科尔特斯

阿兹特克人：人数不详

指挥官：考乌特莫克

重要性

占领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意味着这个

帝国的灭亡，西班牙在此后 300 年

成了中美洲的统治力量。

历史背景

中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由托尔特克人统治，直到他们在1200年左右神秘地消失为止。接下来的权力真空正好碰上从北边来的游牧部落的到达。其中一个游牧部落后来称为阿兹特克人，或来自阿兹特兰——北边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地区——的人。他们漂流进入墨西哥中部谷地，服从任何暂时称霸的势力。阿兹特克人最终在特斯科科湖（Texcoco）西侧定居下来，开始使自己适应用混合的泥沙建造“漂浮花园”的传统习俗。14世纪中期，他们在这里建立了特诺奇蒂特兰城（Tenochtitlán）。另一个城特拉特洛尔科则是由阿兹特克人的另一派建的。这两个城各有各的保护势力：特诺奇蒂特兰是在库尔乌克恩人（Culhuacan）的保护下，而特拉特洛尔科是在特帕尼克人（Tepanecs）的保护下。

整个14世纪后期，特帕尼克人逐渐统治这片谷地，并且越过山区向西扩展，占据一个大约20000平方英里的地区。这一扩张行动是由特帕尼克人的王蒂佐琐莫克完成的。但是，在他1423年死后，他所统治的各式各样的城邦开始叛乱。有三股力量结成一个三方联盟，取代了特帕尼克人的势力。三方之一是特诺奇蒂特兰的阿兹特克人。尽管偶有争论，这三方一起工作得相当好，统治墨西哥中部长达90年之久。从1431~1465年，他们巩固了对前特帕尼克人区域的控制，然后开始了一个扩张时期。阿兹特克人逐渐成了三方政治的主导方，但这三个部落却共同把他们的帝国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并且向南远至现在的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之间的边界。只是另两个部落仍然不合作，阿兹特克人沿着有争议的边界驻了军，偶尔与特拉萨尔特人（Tlaxaltecs）和特拉斯克恩人（Tarascans）打打仗，但阿兹特克人从来没使他们屈服。

阿兹特克人之所以领导这次扩张有一些原因。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正在扩大他们的贸易路线，同时也在被征服的人民中建立一个更大的税收基地。他们打仗还出于宗教原因。阿兹特克人特别崇拜太阳神——维奇洛波奇特利。他们的宗教教导说：历史是循环往复的，历史随着太阳的毁灭而终结。要使这神健康和发光，他需要有祭品吃，因此阿兹特克人为献祭而去征服。俯瞰特诺奇蒂特兰城的那些金字塔是一些大祭坛，在那里每日有战俘被处死。在特别的庆祝日，有数千人会当牺牲品。这种献祭的需要驱使阿兹特克人去征服，但并没有造就忠诚的臣民。

他们的帝国刚一得到巩固，便开始对特诺奇蒂特兰城进行扩建和美化。城里人口约有 20 万，可能占阿兹特克人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臣服这个帝国的总人口可能高达 600 万。当蒙提祖马二世（Moctezuma II）在 1502 年执政时，阿兹特克帝国已步入正轨，这个首都的大多数奢侈建筑和装饰都归功于他。特诺奇蒂特兰的姐妹城市特拉特洛尔科是 1475 年为他们所控制的，现已成为商业中心，有中美洲最大的市场；每逢集日，约有 60000 人之多来这里。

对献祭牺牲的不断需求在所有臣服人民中产生了怨恨，因此，当西班牙人到来时，他们轻易得到了支持他们攻击阿兹特克帝国的盟友。1519 年，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带领 550 人和 16 匹马在墨西哥海岸登陆。他已听说有一个叫阿兹特克的强大部落，他们统治着一个富饶的大帝国，位于古巴——他在加勒比海的基地——以西很远的一块陆地上。在现在的韦拉克鲁斯的位置登陆时，科尔特斯得知臣服于阿兹特克的部落害怕并怨恨他们的统治者。他们把科尔特斯视为可能的救星，便与这些新来的陌生人联了盟。

在中美洲人民当中，有一种对大白神魁扎尔科亚特尔的信仰。这位大



科尔特斯与蒙提祖马的会晤（国会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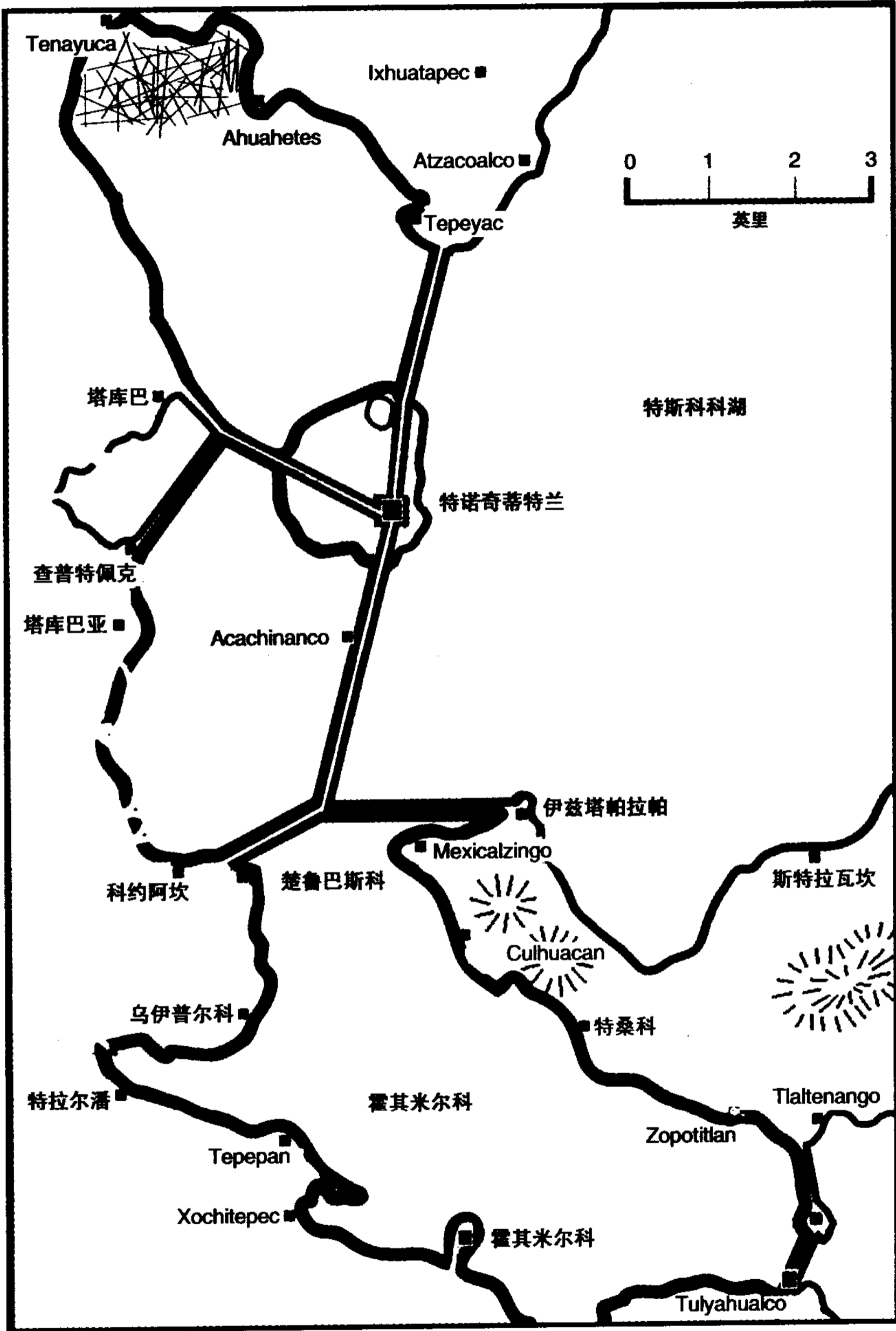
白神过去来过这里，并答应回来。科尔特斯能利用这种信仰，因为他的马、铁甲和武器对阿兹特克人和他们的臣民来说都是另一世界的东西。

1519年8月，科尔特斯开始进入内陆，凭着声誉或力量得到了盟友。他遇到的主要对抗者是特拉斯卡拉人。整个9月，西班牙人和特拉斯卡拉人打了几仗，西班牙的火力和骑兵使科尔特斯在开阔地带屠杀了大量土著人。特拉斯卡拉人最后在这个月中旬向他投降，当地人立刻明白，西班牙人对推翻阿兹特克可能非常重要。特拉斯卡拉人告诫科尔特斯，蒙提祖马请他走的通过乔卢拉宗教中心的路肯定有伏兵。当蒙提祖马听说科尔特斯避开了他的伏击时，这位阿兹特克的皇帝确信，只有神能预知他的计划。从此以后，蒙提祖马似乎放弃了对西班牙人的主动攻击的态度。11月8日，科尔特斯和他的人在欢呼声中进入特诺奇蒂特兰，他们对该城所拥有的财富感到震惊。

战 况

在与蒙提祖马讨论几星期后，科尔特斯得知，海岸附近的一名阿兹特克官员攻击并杀死了韦拉克鲁斯附近的一些西班牙人。科尔特斯以此为借口扣押了蒙提祖马，开始通过他进行统治。阿兹特克人不知道还有其他统治者，尽管看到蒙提祖马的明显投降行为，但他们也不会追随他们自己人中的想当皇帝的人。然而，当科尔特斯开始解除阿兹特克人的宗教，引进基督教时，他把他的好运推得太远了。这个决定在人民中引起了极大的不安。后来，使事情更糟的是，科尔特斯得知一支由他的主要对手、总督委拉斯开兹从古巴派来的西班牙探险队到达了韦拉克鲁斯的外海。科尔特斯与探险队队长纳瓦埃斯进行了几个星期的远距离谈判。通过小心地渗透可获得大量财富的消息，科尔特斯策反了纳瓦埃斯的许多人。1520年春天的某天，科尔特斯带领他的大约250人与纳瓦埃斯打了起来；短暂的战斗完全按科尔特斯的路子进行，他很快就把派来抓他的人收编了。

当科尔特斯离开特诺奇蒂特兰时，留下阿尔瓦拉多来指挥。阿尔瓦拉多开始与特诺奇蒂特兰的阿兹特克人战斗，结果发现他自己寡不敌众，被包围在一个宫殿里。科尔特斯带领一支近1100人的军队返回了特诺奇蒂特兰。他还没有恢复秩序，他的所有努力就开始崩溃。蒙提祖马无论如何都拒绝与他合作，并设法促成释放他的兄弟奎特拉瓦克，宣称如果科尔特斯以此表明他的诚意，人民就会放下他们的武器。然而，获释的奎特拉瓦克



很快被该城的军事首领们推举为皇帝，取代了蒙提祖马。接近6月底时，对科尔特斯的阵地发动了攻击。大量标枪和箭给西班牙队伍造成了严重破坏。西班牙的大炮和火绳枪的火力在阿兹特克方面打开了几个大缺口，但是对方使用人海战术，突破了宫墙，紧逼西班牙人。特诺奇蒂特兰城内运河交错，使调遣军队几乎不可能，因为阿兹特克人控制了所有的桥。科尔特斯指挥突围，但是总是被击退。“与摩尔人打过仗的人后来说，他们从未遇到如此凶猛和坚决的敌人，意大利战争的退伍军人说，即使是法国国王的炮兵也比这些印第安人容易对付（Innes, *The Conquistadors*, p. 164）。”很快，西班牙人不是战死，就是受伤。科尔特斯把蒙提祖马放在一个房顶上要他向他的人民讲话，说服他们停止战斗，以便西班牙人撤出城。经过一些讨论，更好战的阿兹特克人占了优势，箭和石头很快飞来。蒙提祖马几处受伤，3天后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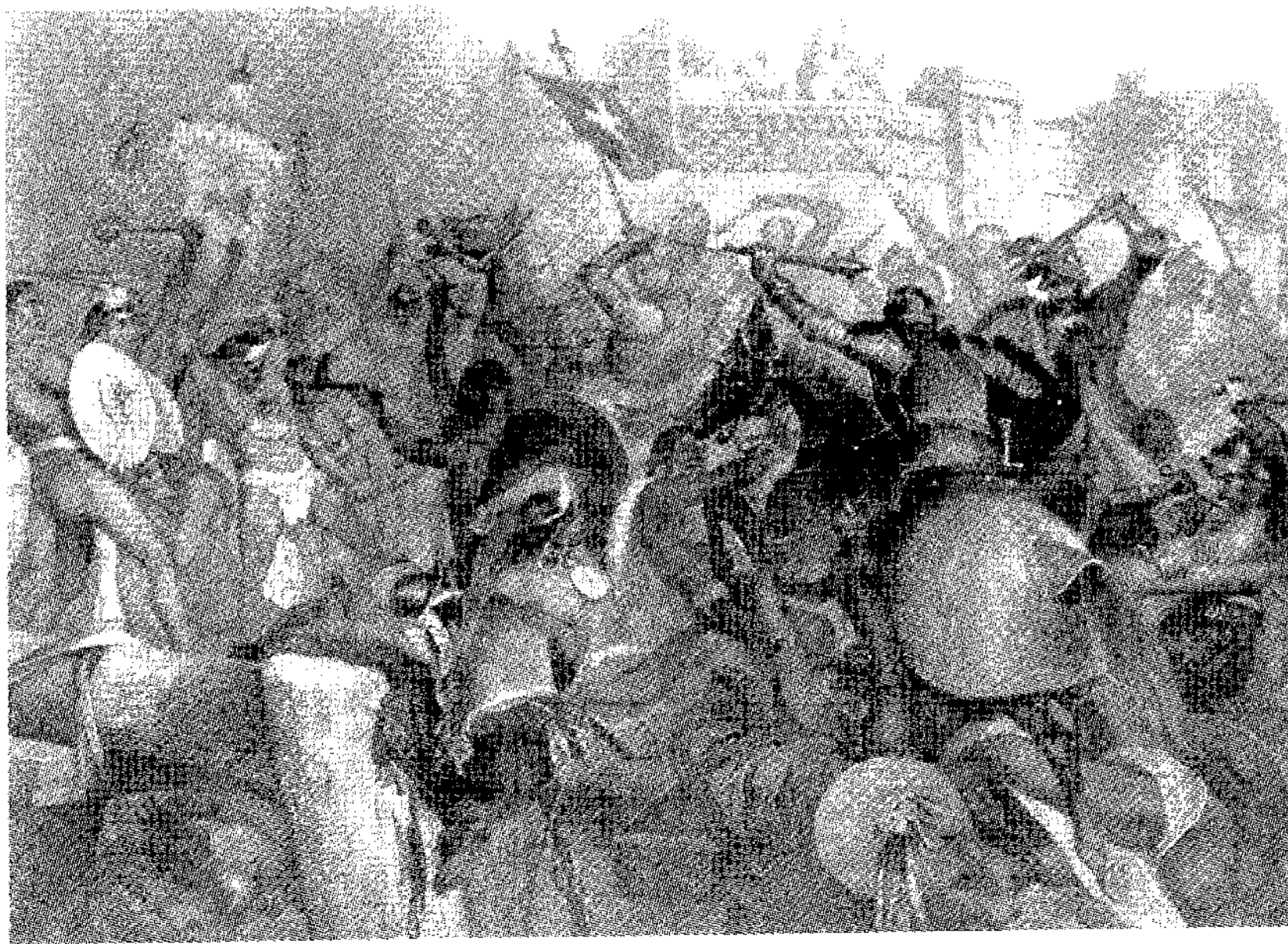
科尔特斯让人建造了一些大木塔，希望他的石弓手有足够的高度控制街道，但是阿兹特克人仍然是人数太多。即使得到宫墙内几千名特拉斯卡拉人的支援，科尔特斯仍然严重缺人。在宫殿附近金字塔庙的战斗中，他取得了一次艰难的小胜利，但是他活命的唯一希望是逃跑。他打了两天巷战到了通往塔库巴（Tacuba）的堤道，然后必须攻取阿兹特克人因拆掉堤道上的8座桥而留下的缺口。西班牙人攻取每个缺口，把因拆桥而毁坏的堤道填平，然后一路走，一路战斗到下一个缺口，进展很慢。科尔特斯认识到，如果释放阿兹特克人的高级祭司，使者答应停战，他就可以得到停战；事实上，阿兹特克人需要他举行立奎特拉瓦克做皇帝的必要仪式。攻击再次开始，西班牙人被迫退回他们的宫殿。科尔特斯紧急搭了一座便桥，命令他的150人和几百名特拉斯卡拉人把桥横放在堤道的第一个缺口处，然后一边保卫桥，一边让他的大部分幸存下来的士兵通过。然后，他们可以放下武器，搭桥渡过第二个缺口。整个撤离是在6月30日到7月1日的夜里进行的，西班牙人称之为“悲哀的一夜”（Noche Triste）。他们设法带着几乎所有的大炮逃出了宫殿，但他们的贪婪也使他们带走了他们所能带的金子，而这肯定减慢了他们逃跑的速度。最后，西班牙人成功地逃跑了，但所有的大炮和大多数金子丢掉了，还损失了大约600人和68匹马中的2/3。科尔特斯的盟友特拉斯卡拉人大概损失了2000人。他们在塔库巴停了一下，第二天夜里继续向北逃去。在撤向特拉斯卡拉途中，不断受到袭击。

如果阿兹特克人对西班牙人继续进行“打了就跑”的攻击，科尔特斯的军队肯定会被消灭光。可是，奎特拉瓦克决心一战，只是在城里与西班

牙人打，他不知道西班牙的骑兵在开阔地带能做什么，但他明白难对付。7月7日在奥图巴镇（Otumba），双方打了一仗。科尔特斯仅有 22 匹马，但是他们凭着盔甲和长矛，仍然是难以对付的。通过攻击穿着明显的指挥官，西班牙人得以抓获阿兹特克人的领导人；尽管如此，仗还是打了一整天。参战的阿兹特克人的确切数字没有记录，但一定有成千上万人。西班牙人的训练打败了他们。战后，撤退的西班牙人当天到达了特拉斯卡拉的边界，阿兹特克人也撤回了。

科尔特斯派人去韦拉克鲁斯取所有可以得到的火药和大炮。接下来的几个月，他重建了他的军队，并借助特拉斯卡拉人的支持，维持了周围的和平，争取了盟友。在这段时间，科尔特斯得到了一位他从来没有想到的恩人的帮助。这位恩人是一个随纳瓦埃斯探险的非洲奴隶，他因感染天花死在森波拉镇（Zempoala）。这种疾病从他身上传遍了整个墨西哥，严重地削弱了科尔特斯的敌人。细菌在特诺奇蒂特兰迅猛蔓延，奎特拉瓦克因之死亡，蒙提祖马的一个女婿考乌特莫克（Cuauhtemoc）继承了王位。

科尔特斯明智地利用了他的机会，派船去牙买加购买了军火和马匹。他还开始建造 13 艘小船（纵横帆双桅船）以便在特诺奇蒂特兰所在的湖



夺取墨西哥城。1521 年的与阿兹特克人的白刃战。版画，1870 年，载“Two Americas”（国会图书馆）

上作战。到1520年的圣诞节，他已做好了进军的准备。到1521年4月，他的军队夺取了特斯科科湖沿岸一个又一个的城镇。他们沿湖打了一周以后，科尔特斯派人请来了他的盟友，以便进行他的最后攻击。到此时，他指挥着86名骑兵、118名石弓手和火绳枪手，还有700多名装备有剑和长矛的步兵。另外50000名特拉斯卡拉人做他军队的后援。科尔特斯把他的军队分为三队，两个沿湖逆时针进军，占领特诺奇蒂特兰以西的塔库巴和科约阿坎（Coyacán），第三队夺取特诺奇蒂特兰东南的伊兹塔帕拉帕（Iztapalapa）。这将使他们控制通往特诺奇蒂特兰的堤道的陆地端。科尔特斯亲自指挥他造的13艘纵横帆双桅船，在湖上对付驾独木舟的阿兹特克战士。

进攻因特拉斯卡拉人的一个首领决定叛变而出师不利。经其他特拉斯卡拉人的同意，这个首领为其临阵脱逃而立即被处死。后来，科尔特斯的两个指挥官发生争吵，拒绝相互合作。科尔特斯使用他的所有外交技巧，缓和了其下属间的冲突。5月26日，他的前两队人马进入阵地，破坏了引水进城的渠道。5月31日，一群阿兹特克人的独木舟攻击了科尔特斯的小船队。凌晨时分，他们划船躲开了攻击者，但是当黎明吹起和煦的微风时，科尔特斯掉转头发起了进攻。他小船上的大炮造成了惊人的破坏；到这天结束时，他控制了特斯科科湖。对特诺奇蒂特兰城的进攻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堤道的缺口太大，无法搭桥。对阿兹特克人来说不幸的是，一个缺口宽得足以让西班牙船通过，结果对守卫者建立了交差火力，迫使他们撤退。于是，一些石弓手得以进城，攻击了一个庙宇，但很快被人数占压倒多数的阿兹特克人逼回。

战斗进行了10个星期。西班牙人每天都看见他们的同伴成为阿兹特克人的俘虏，成为城中心金字塔顶部的战神的祭品。这坚定了阿兹特克人的决心，而城内缺乏淡水也让他们付出了代价。纵横帆双桅船使阿兹特克人的独木舟不能发挥作用，同时西班牙人也设法修复了被破坏的堤道。阿兹特克人不时地伏击使西班牙人在洼地里待了几个星期。阿兹特克人还把做祭品的战俘的肢体扔向进攻者，企图打击他们的士气。在雨季，阿兹特克人还开始了围攻，这使西班牙人士气低落，虽然他们取得了缓慢的进展。有一些阿兹特克人溜出城，把砍下来的几个西班牙人和他们的马的头带到邻镇，企图取得支持，但特拉斯卡拉人的一次讨伐性远征给西班牙事业带来了更多的盟军。最后，西班牙人填上了堤道的缺口，移动到离城更近的地方。阿兹特克人绝望中发动了越来越大的攻击，特拉斯卡拉人击退了他们，但损失巨大。入侵者进了城，战斗一个街道一个街道地进行。最后在

8月13日，科尔特斯对保卫特诺奇蒂特兰的幸存者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最后的15000名守军战死，少数幸存者乘独木舟逃跑。西班牙人和他们的盟军占领了阿兹特克人的首都，但城里只有腐烂的尸体。

战 果

虽然阿兹特克人在很多方面比欧洲人占优势，但要击败入侵者，他们缺乏必要的武器，缺乏对外来疾病的抵抗力。虽然他们创造了出色的艺术作品，开发了意义广泛的象形文字写作系统，但他们的科学知识太有限。即使没有西班牙人的到来，中美洲的部落长期接受阿兹特克人的军事统治和宗教习惯也是成问题的。

科尔特斯和追随他的西班牙人彻底摧毁了阿兹特克人的社会。疾病肆虐，当地人口估计死了90%。然而，西班牙人打算把这个国家变成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不是使自己适应它。这个计划的首批目标之一是禁止阿兹特克人的宗教活动，因为以人做祭品和吃人肉是忠诚的天主教徒不能接受的。由于新的统治权完全在西班牙人手中，新西班牙的任何人如果要发展自己，学习西班牙语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阿兹特克人的宗教和语言实际上已不存在了。阿兹特克人的文化，如他们的艺术品中所反映的，也消失了。据说，阿兹特克人是技艺高超的金匠，但他们的大部分金银艺术品被融化成了金条，为的是便于作为战利品分配给战士，也便于装到把新世界的财富运往西班牙的船上。

西班牙的查理国王承认科尔特斯为他所征服的土地的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这块土地后来被称为新西班牙。从中美洲抢劫的大量财富，加上在南美洲得到的财富，使西班牙成了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有了金融基础，笃信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开始在欧洲把钱花在推行教会意志的军事力量上，卷入了那时的新教运动。西班牙主宰欧洲达一个世纪，但从1588年西班牙舰队在加莱被英国人打败以后，它开始衰落，到19世纪末，已从一个国际领先者变成一个落伍者。

金文荣 译

巴尼伯德战役

1526年4月21日

参战方

莫卧儿人：约 10000 名阿富汗人，5000 名盟军

指挥官：巴伯尔

印度斯坦：约 40000 人，1000（或 100）只大象

指挥官：苏丹，易卜拉欣·洛迪

重要性

巴伯尔的胜利在印度建立了莫卧儿王朝，

这个王朝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英国

殖民势力取而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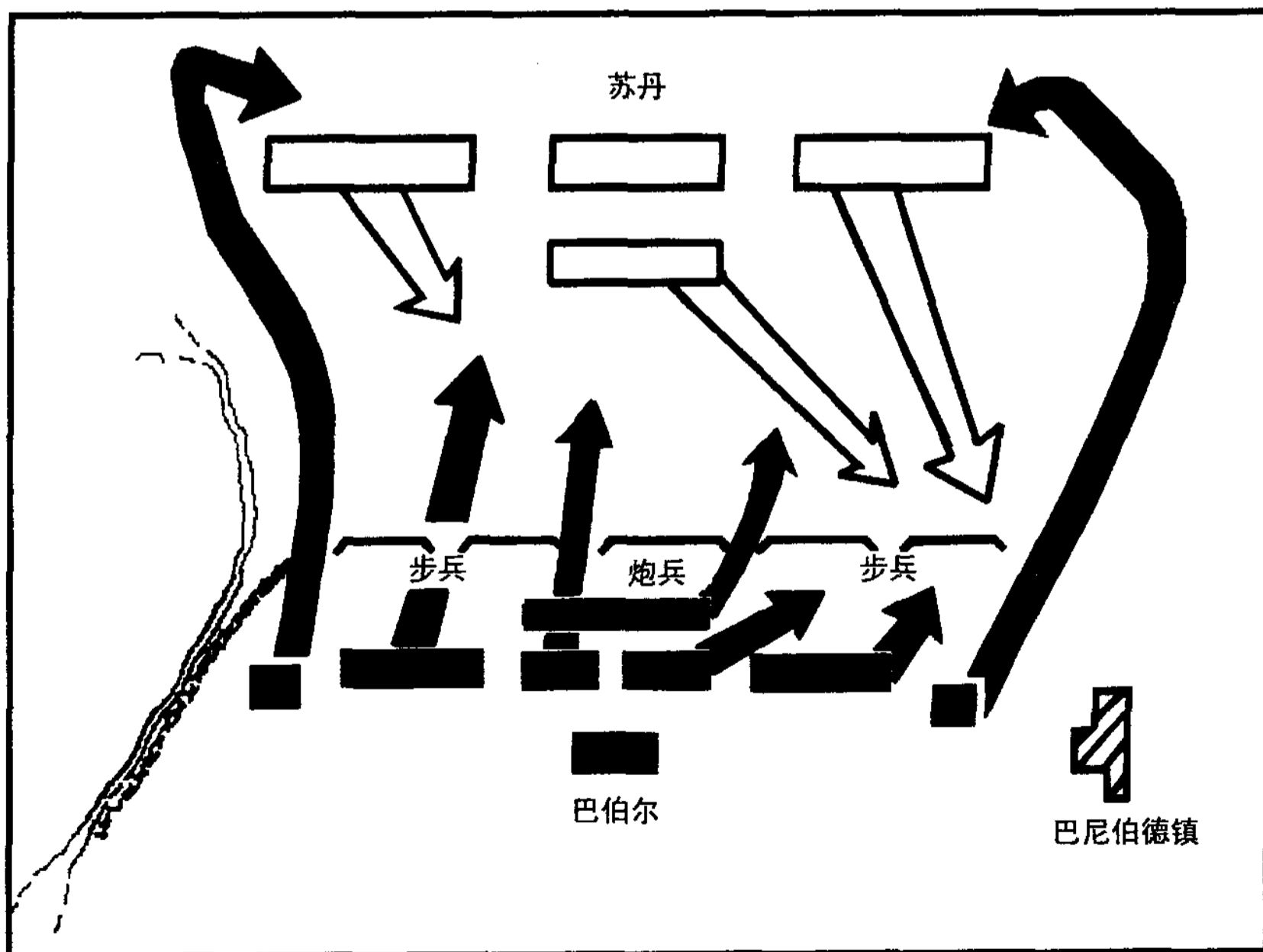
历史背景

巴伯尔（Babur）16 世纪 20 年代入侵印度北部的根源在于他的祖先大汗帖木儿（Timur the Lame），史称帖木儿汗（Tamurlane）。帖木儿在他的破坏性生涯中毁坏了他能毁坏的所有土地，从黑海到印度。他在 1398 年洗劫了印度。他几乎没有为建立一个帝国留下什么，因为他的行动集中在抢夺，而不是长期的征服。因此，他的继承人们向他提出的任何土地要求都是非常空洞的。帖木儿死后一个世纪，巴伯尔试图从帖木儿虚构的首都撒马尔罕行使他的统治权。巴伯尔的父亲是土耳其人，他的母亲是蒙古人；他的人民后来被称为莫卧儿人（Moghul），这个词是“蒙古人”的阿拉伯语。巴伯尔两次设法夺取王位都没有成功，这是因为他受到他北面强大的乌兹别克的压力。1512 年，他在第三次试图夺取撒马尔罕的权力后，只好安于定都喀布尔——现在的阿富汗。他的野心不是要一个较小的山区王国，所以他一直盯着东南方，目标是印度，以满足他的权力欲。

1519 年，巴伯尔对印度西北地区进行了第一次袭击，那里叫旁遮普，

与阿富汗相邻，但这次袭击只不过是一次抢劫。不过，它确实进一步刺激了巴伯尔的欲望。1524年，由于统治家族在德里的王位问题上的争吵，他重温帖木儿征服印度的梦想得到了一些当地的支持。苏丹易卜拉欣·洛迪（Ibrahim Lodi）是印度北部的统治者，那里叫印度斯坦。这块地方西起开伯尔山口，东到恒河三角洲，喜马拉雅山脉是它的北部边界，印度中部的德干高原山脉是其南部边界。易卜拉欣受到他的一些亲戚的挑战，但与巴伯尔联系的第一个人是易卜拉欣的叔叔阿拉姆·汗·阿拉丁（Alam Khan Ala-al-din）。他到喀布尔寻求军事援助，以夺取王位。此后不久，阿拉姆·汗的侄子旁遮普的地方长官道拉特·汗（Daulat Khan）也为同样目的去喀布尔要求援助。1524年，巴伯尔带领军队进入了旁遮普，表面上是援助这两个求援者的某一个，实际上只是看看会发生什么。他的军队占领了旁遮普的首府拉合尔，巴伯尔在那里部署了守军。然后，他回到喀布尔过冬，同时征召更多的军队，把注意力转向了与乌兹别克接壤的北部边界的争端。

冬天，道拉特·汗和他的侄子加兹·汗（Ghazi Khan）组建了一支自己的军队，驱逐了莫卧儿人。由于这对阿拉姆·汗的野心造成了威胁，于是他又去喀布尔与巴伯尔进行了新交易：铲除道拉特和加兹的威胁，把德里的易卜拉欣拉下马。作为对巴伯尔支持的回报，他答应巴伯尔统治旁遮



普。然而，阿拉姆一回到拉合尔，却与道拉特和加兹讨论起结盟问题，尽管他们中的哪一个会接任易卜拉欣的德里王位还不清楚。当巴伯尔在1525年11月开始他的最后一次远征时，他得知了阿拉姆耍两面派，但搞不清楚这是否是稳住道拉特的诡计。因此，巴伯尔把他的军队开进旁遮普肯定有危险，但确信只有两个危险的来源：一个是德里的易卜拉欣，一个是新的威胁，即旁遮普以南拉杰布达纳的诸侯们。他们是印度教徒，看到了废黜德里的穆斯林王，并击退来自阿富汗的穆斯林入侵的机会。

阿拉姆与道拉特的谈判不是诡计。他分派道拉特和加兹去保卫旁遮普的边境，同时试图夺取德里。他夺取德里的尝试失败了，于是撤到他在山区的老家。在那里，他逃脱了巴伯尔的进攻，重新加入到加兹一方。同时，加兹和道拉特也在巴伯尔的进攻面前撤退了，害怕一试他的锋芒。1526年1月初，巴伯尔与他在拉合尔的守军会合。巴伯尔听说：道拉特正在集结一支40000人的军队，他腰间系了两把剑，表明要血战到底。可是，情况正相反，道拉特的军队不战而散，道拉特本人则请求巴伯尔的宽恕。加兹逃到山里，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阿拉姆也请求巴伯尔的宽恕，巴伯尔宽恕了他。巴伯尔明白，保护当地领导人和从前的敌手会缓和他与当地诸侯的关系。旁遮普得到了保证，他把他的军队指向了德里。

战 况

巴伯尔在进军德里以北大约90英里的巴尼伯德镇（Panipat）之前一直留在喜马拉雅山山脚。他以这个镇作为右翼的基地，建立了一个防御阵地，这个阵地令人想起安那托利亚战役中土耳其的战术。巴伯尔在乡下搜集到约700辆大车，用牛皮绳把它们绑在一起排成一排。在大车后面，他安排了装备火绳枪的部队。这排大车隔一段留出一个间隙，以便骑兵由这些间隙发起冲锋；还有一些间隙安置了炮兵；在巴伯尔事业的早期战斗中，他一看到炮兵的作用就使用了。由于这排大车阵线的间隙很多，阵地的前沿是不稳固的。可能是他有意这样做，以使他的阵地显得不稳固，从而使其更能吸引敌人的进攻。在最左边，他砍倒了树木，把它们沿一条沟谷堆放，以保护他的侧翼不受包围。这样，尽管他们人数比不过敌人，但他们拥有敌人没有的火药武器。与当地一些诸侯结盟，巴伯尔的军队可能有大约8000~10000名莫卧儿人和5000名当地人。

苏丹易卜拉欣不急于接近巴伯尔的军队。他的军队从容地从德里开向巴尼伯德镇，在1526年4月12日到达。巴伯尔得到的情报说，他的敌人

有 100000 人，并有 1000 头大象。那个数字可能还包括随营人员，所以战斗人员可能总计只有 30000 ~ 40000 人。巴伯尔企图挑起敌人对他的准备好的阵地发动进攻，但易卜拉欣没有这样做。轻骑兵的袭击和放箭不能动摇易卜拉欣，巴伯尔开始着急。他的人背井离乡，习惯山区生活，不习惯这里的平地生活，感到很不舒服。打仗拖的时间越长，阿富汗人越不安。巴伯尔的人数太小，不能发动进攻，而撤进山区，就不得不放弃原来的防御阵地。

在沉寂了几乎一周以后，巴伯尔大胆了些。4 月 19 日夜，他命令一些莫卧儿人和辅助的盟军，总共约有 5000 人，发起了攻击。由于夜间迷路，无法协同作战，这次进攻打得很不好。4 月 20 日，当太阳升起时，进攻队伍乱七八糟，完全暴露在易卜拉欣的军队前。易卜拉欣担心这是主攻，命令他的军队散开。这一举动迫使进攻方撤退，仅受了一点骚扰。巴伯尔军队的拙劣表现明显鼓舞了易卜拉欣。4 月 21 日黎明，巴伯尔得到报告，敌人正在通过开阔地。巴伯尔做了部署。他计划利用他的中路火力，把易卜拉欣的军队控制在适当位置。火绳枪和大炮，尽管能起到很大的破坏作用，但开火速度慢，不能保持火力，而巴伯尔也希望这样会引来一次正面进攻。

虽然据说易卜拉欣的军队有 1000 头大象，但它们在战斗中没有起到作用；也许是大炮的声音足以使它们精神失常。易卜拉欣的军队是以传统的亚洲队形部署的：三个分队与位于中路的先头部队并排。易卜拉欣不想绕过巴尼伯德镇，而是想把他的攻击矛头指向连着该镇的莫卧儿人的右翼。为了实现攻击莫卧儿人右翼的企图，易卜拉欣开始把原来的队形变成斜列队形。这打破了他们正常的并排行军的队列，把战士们限制在比他们习惯空间要小的空间内，进而使前沿部队在与敌人接触前犹豫不决，不能肯定是攻击大车阵的端部，还是等待后面的人跟上来排好队形。这时，巴伯尔发起了进攻。他的队形跟易卜拉欣的队形差不多，只有微小的差别。巴伯尔的中路分为左右两半，他还有几支用来打围攻的小骑兵分队团，并掌握着一支骑兵预备队。所有这些都安排在他的大车阵后面。当易卜拉欣的进攻在右翼前犹豫不决时，巴伯尔派出他的右翼的中路部队去支援，然后命令他的打围攻的部队包围敌人的侧翼，攻击他们的后部，这是他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打法。

易卜拉欣的左翼向前推进，挤进了犹豫不决的前沿部队，结果造成拥挤，使部队动弹不得，以至成了莫卧儿人所有火力——火器和箭——的一个大目标。觉察到进攻者越来越恐惧，巴伯尔命令他的左翼的中路部队通过大车阵的间隙向前推进。易卜拉欣的军队受到来自三方的压力，除了站

着等死几乎无所作为。到中午，他们为了冲出人群逃跑做了所能做的一切，结果留下了 15000 ~ 20000 具尸体，包括易卜拉欣本人。

战 果

巴伯尔派他的骑兵追击逃跑的敌人，抓住了几个诸侯。这时，易卜拉欣的所有象兵骑着大象向巴伯尔快速冲来，他们誓言效死，让他们的动物出力。巴伯尔派他的儿子胡马雍王子带领一支轻装骑兵去阿格拉夺取了易卜拉欣的国库，并在他到达前守住那里。巴伯尔向德里进军，4月27日登上王位，并宣告一个新的莫卧儿王朝诞生。巴伯尔在德里待到下个星期五，以便听到群众祈祷——对在位君主的通常颂词——时提到他的名字。他后来在阿格拉与他的儿子会合。他到达后，胡马雍把阿格拉以南 50 英里瓜廖尔的诸侯一家人介绍给他父亲。在这家人的父亲与易卜拉欣并肩战斗时，他们的家一直在阿格拉的要塞中为他提供避难所。胡马雍周到地招待了他们，而作为回报他们给了他一颗大钻石。许多人认为这是有名的科-依-诺尔钻石，现在是英国王冠珠宝的一部分。

巴伯尔得胜之师的许多人急于回阿富汗的家，以逃避印度即将到来的炎热夏季。巴伯尔向他们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说服他们留下来；巴伯尔确实再也没回喀布尔。他的新邻居准备好向这个新王朝的权威挑战，1527年3月，拉杰普塔纳的军队企图侵占易卜拉欣的土地。3月16日，在卡努亚（khanua），巴伯尔带领不到 20000 人击败了拉纳·桑加指挥的一支五倍于他的拉杰普特人的军队。巴伯尔的西南边界有了保障，他转向了东边更远的地方，到 1529 年，远至孟加拉的土地也被他征服了。后来，他回到阿格拉，从那里指挥他的部下占领了一些新地区，并镇压了几起当地的起义。他还着手改善阿格拉的环境，建了一些公园、喷泉和新建筑，对老的要塞和公共建筑进行了修缮。

1530 年 12 月 26 日，巴伯尔去世。他把他的整个成年期生活让人写成了一部有关他的活动的编年史；他常常谈到他大量饮酒和吸食马茹德——一种使人产生幻觉的药（可能是印度大麻）。在他的这部实录中，他提到他一阵阵咳嗽和吐血，所以战时和平时的艰苦生活似乎都有损他的健康。他只活了 45 岁。

胡马雍接替了巴伯尔，有一段时间似乎是一个能干的领导人。他把他的疆域扩大了一点儿，但谢尔汗指挥的东部印度军队向他挑战，并击败了他。这样一来，仿佛莫卧儿王朝只经历两代就要结束了，但胡马雍的儿子

发生在巴尼伯德的其他战役

在巴伯尔在巴尼伯德赢得声誉和王位以前，他的祖先帖木儿 1399 年在同一战场也赢得过一次胜利。他粉碎了他的对手德里的苏丹，然后夺取了未设防的首都，进行了 10 天的掠夺。这个胜利是巴伯尔 125 年后要求王位的根源。

巴伯尔在巴尼伯德的胜利奠定了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基础后 30 年，他的孙子阿克巴巩固了这个帝国。阿克巴在打 1556 年 11 月 5 日一仗时仅有 14 岁，但他得到了一位叫贝拉姆的能干顾问的辅佐。在这一仗中，河姆，这位在 1545 年谢尔汗突然死后得到德里王位的将军，带领 100000 人与 20000 名阿克巴人作战。尽管战役初期似乎河姆要赢，当他的眼睛中箭时，他的军队崩溃了。阿克巴把许多败兵收编进他自己的军队，按照谢尔汗和河姆所采用的编制进行了组织。有了这支职业军队，阿克巴把莫卧儿帝国的影响扩大到占印度 2/3 的整个北部。他的睿智领导和强烈的求知欲，使他成了一位传奇人物。不幸的是，他的儿子没有这些品质，并在 1605 年毒死了他的父亲。

巴尼伯德的最后一次战役发生在 1761 年。到那时，一度强盛的莫卧儿帝国只是个名义上的王国。政府中最后一个莫卧儿人奥朗则布在 1707 年死去。此后，王位由一系列的软弱人物占据。在 18 世纪

50 年代，旁遮普被阿富汗领导人阿赫默德·沙赫征服，但在他通过开伯尔山口回家后，这个地区被马拉塔人占领。马拉塔人过去曾是一群流寇，但到 1760 年，他们已自我改造成一支有纪律、用欧洲大炮很好地装备起来的军队。他们高举印度教对穆斯林阿富汗人宗教战争的旗帜，双方军队 1761 年在巴尼伯德进行了会战。马拉塔人有 70000 名步兵和 15000 名骑兵，由萨达谢·比奥指挥。阿富汗军队有 40000 名步兵和 53000 名骑兵，由阿赫默德·沙赫指挥。

双方都挖了壕沟掩护自己，对峙了两个月。最后，在萨达谢·比奥感到饥饿的压力下，且在其和平试探没有收到任何可感觉的回应时，他命令发起进攻。印度教徒因武器好而在开始阶段占了优势，罗希拉人——与阿富汗结盟的印度人——开始屈服。就在一切似乎要丧失时，阿赫默德·沙赫命令集中骑兵兵力，对马拉塔人发起进攻，但到这筋疲力尽的一天结束时，战局改变了。马拉塔军队败了下来，印度的这支唯一重要的军队最终被打垮了。阿赫默德·沙赫的军队，尽管胜利了，但遭到了严重削弱，也不能继续打下去了。因此，莫卧儿国王沙·阿拉姆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谈判，达成了一个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他交出对印度斯坦大部分

地区的行政控制权，作为回报，他得到了一笔养老金。1757年，英国人在普拉西击败了他们唯一的欧洲对手法国，取得了当地势力和外国

势力都不能向其挑战的地位。因此，巴尼伯德是莫卧儿王朝兴起和灭亡的舞台。

阿克巴挽回了家族的名声。1556年11月，他在巴尼伯德击败了接任谢尔汗的河姆将军，同时巩固了王朝的统治。阿克巴是整个印度历史上最好的国王之一，他战功卓著，治国有方。通过他的努力，印度次大陆北部的2/3统一起来了，并管理得很好。他的孙子沙·贾汗进一步丰富了印度的历史和文化，泰姬陵即为他所建。最后一位能干的莫卧儿领导人是奥朗则布，但随着18世纪中期英国开始对印度大感兴趣，他的统治遭到了厄运。

金文荣 译

维也纳战役

1529年9月27日~10月14日

参战方

奥地利：16000人，72门大炮

指挥官：斐迪南大公

奥斯曼：约250000人

指挥官：苏丹苏莱曼

重要性

土耳其人在维也纳的失败是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扩张的高峰，也是奥斯曼势力长期衰落的开始。

历史背景

16 世纪 20 年代的欧洲为一个潜在的外部侵略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正像公元 7 世纪拜占廷与波斯的敌对所造成的衰弱局面为冲出阿拉伯的穆斯林打开大门一样。然而，比衰弱更糟的是，欧洲的政治对抗使这块大陆易受攻击。政治上，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为今天法德边界的一片土地以及对意大利北部的控制发生了争吵和战争。法国有一支以炮兵和重骑兵为基础、打过一些胜仗的强大军队。查理，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头领，不仅统治着神圣罗马帝国（包括奥地利和一些与之交界的国家），还统治着西班牙。他的军事力量的基础是“特塞奥”（tercio）：一种由小队士兵支撑的枪兵方阵，每个士兵装备有火绳枪，一种用火绳点火的滑膛枪。对付这种队形，骑兵无能为力，当 1525 年两军在意大利北部帕维亚交战时，法国成了失败者。斐迪南不仅被击败，而且成了战俘。在囚禁期间和之后，他策划了报仇雪恨，并仔细考虑了可能的盟友。

尽管查理取得了这次军事胜利，但罗马教皇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却使他很烦恼。从法律上说，罗马帝国应该是罗马天主教的保护者，但自从公元 800 年查理曼大皇帝主政以来，双方究竟谁高谁低一直是个难题。克雷芒因查理对意大利的严厉控制而怨恨他，因为克雷芒在就任教皇以前，叫吉利奥·德·梅迪契，是一个天生富有的强势人物。这样，克雷芒对查理的态度，使查理在处理新教改革的兴起和马丁·路德在德国的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时，不仅意味着缺乏政治支持，而且意味着缺乏宗教支持。因此，查理要忙于对付他在罗马、法国和中欧的对手。

君士坦丁堡的苏丹苏莱曼（Suleiman）并没有迟钝得看不到这一点。他是奥斯曼帝国的第九任苏丹，一长串能干、智慧、大胆和有利的宗教统治者的继承人。他继承了一个帝国，这个帝国东到波斯边界、西到摩洛哥，还包括巴尔干的大部分地区。他还继承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以它自己的方式，像查理或弗朗西斯在战场上所表现的一样令人难忘。奥斯曼军队的骄傲在于两个兵种：重骑兵和炮兵。自从第二任苏丹阿拉丁的时代以来，奥斯曼政府同意以基督教家庭男孩的形式实物支付赋税。这些男孩成了奴隶，作为穆斯林教徒加以培养，并从青年时代起作为战士加以训练。他们发展成一个称为禁卫军的可怕团体，完全献身于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苏丹，为了这两者，准备去任何地方与任何敌人打仗。奥斯曼土耳其

人还从西欧学到了铸造大炮的工艺，而且远远地超过了他们的老师。奥斯曼人制造了他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炮，并用这些炮在1453年夺取了一千多年从未被征服过的君士坦丁堡。重型攻城炮是土耳其人的特制品，由于有这种武器，许多城市成了奥斯曼的财产，就像许多军队在禁卫军的才干和锐气面前失败一样。

尽管苏莱曼是一位思想开放、引人注目的政治统治者，欧洲人把他视为可以与之做生意的人，但他也是全伊斯兰的哈里发，因为不久前他取得了埃及，废黜了最后一位精神领袖。因此，苏莱曼囿于他信仰的教义，自然要传播伊斯兰教，转化不信者，或强迫他们缴纳贡品。为此，他进行了对波斯的战争，他也希望把他的政治和宗教统治权扩大到欧洲。另外，想复仇的国王弗朗西斯也与他有联系，鼓励他入侵，以便威胁查理的东部前线，从而削弱他的法国边境。

苏莱曼进入欧洲的冒险始于1526年夏天，当时他占领了布达，把匈牙利置于他的支配下，并把特兰西瓦尼亚的地方长官约翰·扎波里亚推上匈牙利王位，作为他的属王。然而，奥地利大公和波西米亚王斐迪南（Ferdinand）也想要这个王位。1528年，当苏莱曼在波斯打仗时，匈牙利发生了暴乱。一些暴乱派别声称要为斐迪南的事业而战斗。波斯问题刚一解决，至少是暂时解决，苏莱曼就准备进攻斐迪南的家乡城市维也纳，并把奥地利和神圣罗马帝国并入他的奥斯曼帝国。

战 况

1529年4月10日，苏莱曼带领他的军队出了君士坦丁堡。当斐迪南听到这一消息，他在波西米亚召集了一个会议，以集结军队。对他的要求，大部分人没有反应。奥地利、波西米亚和神圣罗马帝国做了很多承诺，但实际上几乎没有军队到达。查理忙于处理意大利的麻烦，不得不注意弗朗西斯和克雷芒的动向。同时，维也纳的有250年历史的城墙，不超过5英尺厚，有许多地方急需修缮。由于没有时间，不能用石匠来修，所以大部分材料使用的是城外拆房的土和碎石，因为那里的房子要拆除，以便在城墙前开辟一个战场。维也纳的负责官员是奥地利的巴拉丁伯爵菲利普，有两个有才华的人辅佐他：格拉夫·尼古拉·祖·萨尔姆·雷佛斯契特和威廉·冯·罗热道夫。格拉夫·尼古拉监督城墙的修缮，他尽可能多地囤积了粮食和军火，也尽可能多地从城内驱逐了妇女和儿童，以减轻补给负担。在封城期间，他检查了炮兵和72门大小和口径有很大差别的大

炮的安放情况。围攻开始时，守军是22000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苏莱曼把由他的属王约翰·扎波里亚指挥的增援部队和数不清的随营人员集中在他的进军路线上，而进军路线是插在守军之间的，1529年9月26日，站在维也纳前的奥斯曼军队可能有350000人之多，虽然包括大约80000名土耳其士兵和6000名匈牙利人。

奥斯曼军队的推进令人惊叹。许多禁卫军乘船溯多瑙河而上，与苏莱曼一起在布达停了5天，夺回该城，屠杀了守军。这个消息以及大约20000名洗劫者在行军路上把乡村洗劫一空的行动激励了维也纳的守军尽力守城。9月23日，第一支土耳其军队进入了维也纳的视野，与维也纳骑兵有小冲突。到9月27日，维也纳城被包围，苏莱曼派了一个代表团要求守军投降。这个代表团是由4名被抓获的骑兵组成，穿着华贵的土耳其服装。他们传达了这位苏丹的话：立即投降将结束攻城，只委派几个官员，他将在9月29日早上在那里用早餐。抵抗，城市将被彻底破坏，人们再也不会看到它的一点痕迹。格拉夫·尼古拉，实际上的指挥官，送回了这些衣着华贵的土耳其囚犯；虽然他们根本没有带回答复，其实这就是足够的答复。

维也纳的命运实际上既不在于城墙，也不在于进攻的军队，而在于气候。1529年的夏天，天气最潮湿，凡东南欧的人都能记得，这使得对维也纳城前大量军队至关重要的补给车辆大大落在了后面。对奥斯曼军队来说更坏的是，重型攻城炮在泥泞的路上不能移动，而苏莱曼带在身边的炮是300门小炮，即使对那些旧城墙来说，也缺乏必要的破坏力。

苏莱曼的唯一选择是在城墙挖地道。这要从自己的战壕挖一条地道通向敌人的城墙下，然后在地道里填上炸药进行爆炸，而爆塌的地道会使一段城墙坍塌。这一行动立即开始了，但守城部队很幸运，他们从一个开小差的人那里得知了地道的位置。他们迅速采取了对策：或者在土耳其人正在挖的地道下挖自己的地道，使敌人的地道坍塌；或者在同一水平上挖地道，打防守一方容易取胜的地道战。然而，不是所有的地道都能被发现，有些地道起了作用。由此造成了城墙出现缺口，有的大得能让几匹马并排通过，不能再用来防守。于是，守军在城墙后面挖沟，建了木栏，阻挡和击退进攻者。城墙缺口由在西欧打过胜仗的顽强的枪兵把守，禁卫军的剑在这些狭窄的地方几乎没有作用。10月12日，在一个缺口打了一场大仗，禁卫军死了12000名。

10月12日夜里，苏莱曼召开了一个作战会议。供应补给的车队还没有到达，乡村也几乎不能补给足以支撑他的军队的粮食。维也纳城出乎意料的坚固。冬天就要到来。守军在已经出现的城墙缺口打赢了所有的遭遇

战，而进攻部队的死亡人数在14000~20000人之间，主要是禁卫军和贵族骑兵。禁卫军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抱怨他们在遭受损失。在几乎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样做正是他们的职责，甚至是他们的全部生活。苏莱曼为再一次发动进攻额外给了他们许多金钱。10月14日，又有一个地道爆炸，但坍塌的城墙向外倒，形成了一个土石堆，使进攻者不能直接冲进这个缺口。在禁卫军的猛攻面前，枪兵又一次顶住了，并再次击退了进攻者。

那一夜，奥斯曼军队回到他们的帐篷，这些帐篷散布在维也纳城外的一望之地上。他们在大堆的篝火里烧毁了他们不能带走的一切，然后，把他们的战俘也扔进了篝火。第二天早晨，他们冒雪离去了。

战 果

相对少的人使西欧免遭奥斯曼的入侵。然而，乍一看似乎一切几乎没有变化。约翰·扎波里亚仍以苏莱曼的名义在布达进行统治，匈牙利仍是奥斯曼领土的一部分。尽管苏莱曼3年后又回来完成他已经开始的事业，但在贡斯镇（Guns，现在奥地利的克塞格）的英勇抵抗以及查理五世所领导的欧洲军队的重大部署再次让他回了家。波斯的又一次暴乱转移了苏莱曼的注意力，所以他与斐迪南和解，把他的军队转向东方。1541年，他回到欧洲，从斐迪南手中夺回了匈牙利，但他没有走得更远。

苏莱曼统治奥斯曼帝国时是它的鼎盛期，不仅在力量，也在领土上。在他以后，一代又一代有才能的苏丹长期统治的局面结束了。他的儿子谢里姆（人称酒鬼）没有他父亲的才能。从谢里姆的统治时代起，奥斯曼帝国开始了长期的衰败，直到19世纪被世界认为是“欧洲的病人”。如果苏莱曼当时夺取了维也纳，他将能在那里过冬，继而在下一个季节入侵德国。法国的任何合作行动都会钳制神圣罗马帝国。这有助于斐迪南的短期目的，但他肯定高估了他对苏丹的影响。伊斯兰完全可以战胜分裂的敌人。

奥斯曼军队的鼎盛期也过去了。维也纳战役标志禁卫军灭亡的开始，因为他们的无敌形象已被打破。他们能被打败，不仅他们的敌人知道了这一点，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们为最后一次进攻而额外得到的金钱是他们锐气不再的证明。“禁卫军自己使自己失去了昔日的强大。他们利用他们的权力改善他们个人的生活，而牺牲了国家。”“禁卫军成了苏丹的蛮横卫士，他们可以安排苏丹，也可撤掉苏丹，而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即使宿命论也一定承认维也纳战役使他们开始长期下滑。”过去是奥斯曼扩张工具的精锐力量现在成了内部不稳定的因素。

维也纳（1683年）

尽管第一次围攻维也纳标志着奥斯曼势力的长期下滑，但这并不意味着后来的苏丹没有繁荣昌盛的雄心。奥斯曼1663年在圣戈特哈尔德修道院的一次进攻对颓势有所扭转。胜利后签订的“瓦斯瓦尔协议”（the Treaty of Vasvar），达成了20年的休战，同时把特兰西瓦尼亚割让给了奥斯曼。

这次胜利的策划者是名声显赫的首相阿赫默德·基伯里里。他在18世纪70年代中期还领导土耳其多次击败了波兰和俄国。他的后继者是苏丹指定的卡拉·穆斯塔法（Kara Mustapha）。此人完全没有才能，但却是苏丹拉帮结伙、寻花猎艳的好友。他极其贪婪、腐败和残忍。在瓦斯瓦尔协议失效时，是他说服苏丹穆罕默德批准了对维也纳的又一次进攻，尽管除了穆斯塔法，没有人特别愿意打仗。

穆罕默德集结了150000~200000人，并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了一个壮观的开战仪式，但气候的变坏给了帝国中的迷信者某种预兆。像1529年的那次远征一样，这次也几乎没有带去攻城炮，尽管奥斯曼当时的武器比守军的好。维也纳

城内的守军不到15000人，而且像前一次围攻时一样，城墙同样需要修缮。维也纳的得救在于穆斯塔法。

穆斯塔法推断维也纳抵抗不过他的军队，但这个城市的陷落方式将关系到他的财富。如果这个城市在攻击后被洗劫，军队将分配战利品。然而，如果它是通过饥饿或谈判而陷落，穆斯塔法将是主要的受益人。因此，他不加紧围攻。这使得增援部队得以集结和驰救。一支由奥地利人、德国人和波兰人组成的混合部队，在波兰领导人扬·索比斯基的指挥下在围攻的第七周1683年9月12日到达。穆斯塔法的三对一的优势并没有给他带来好处，因为欧洲人从周围山上迅雷般地冲了下来。经过一整天的战斗，土耳其人四散逃跑了。有一段时间，穆斯塔法还能使苏丹相信这次失败不是他的错误。但是，当真相大白时，穆斯塔法被处以绞刑。此后，奥斯曼帝国再也没有真正地采取过攻势，而是把土地割让给这个或那个邻国，勉强维持了两个半世纪。

苏莱曼之后领导质量的下降，与以前一代代奥斯曼统治者的成功形成了鲜明对照。到16世纪中期，帝国太大，君士坦丁堡的过度集权已不能有效地管理。尽管帝国的国界多半是军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在一个作战季节可以到达的，但这对帝国统治的性质来说仍是太大了。因为那时的主要敌

人是神圣罗马帝国和波斯，所以要维持政权必须有两支完整的军队，而建立这两支军队，意味着花费的增加和质量的相应下降，特别是在禁卫军堕落的情况下。因此，奥斯曼帝国不能再扩大它的边界。征服地和战利品历来是对帝国经济的重大贡献。在接下去的一个世纪，土耳其人开始经历失业上升和盗贼蜂起的时期，而政府越来越弱，对此也无能为力。对奥斯曼帝国来说不幸的是，维也纳战役标志着命运的改变：正当一个有远见的强势统治者对帝国的维持或扩张至关重要的时候，人才库却干枯了。

金文荣 译

卡哈马卡战役

1532年11月16日

参战方

西班牙人：约100名步兵，67名骑兵

指挥官：弗朗西斯科·皮萨罗

印加人：约6000名武士

指挥官：阿塔瓦尔帕

重要性

印加军队的大量被杀和他们的国王被抓获，确立了西班牙在南美最富饶的地区——秘鲁的权力。

历史背景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是一个征服者，是基督教徒与摩尔人战争期间在西班牙所出现的武士阶层的一员。1492年基督教徒掌权以后，西班牙很幸运，几乎立即资助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从欧洲

人的观点看) 他发现美洲使西班牙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皮萨罗是跟随瓦斯科·纳尼兹·巴尔伯亚 16 世纪 20 年代到巴拿马探险的一名战士, 但发现他自己几乎没有探险经验。他听到南边有一片很富饶的土地的传言, 也像所有征服者一样, 为埃尔南·科尔特斯在墨西哥的成功故事所激励, 与其他 3 个人结伴去了南美洲西海岸。这 3 个同伴是迪戈·阿尔马格罗、费尔南德·卢克(巴拿马的牧师) 和佩德里亚·达维拉(巴拿马的行政长官)。那时他们都是五十几岁, 如果他们要发财, 需要赶快做点什么。皮萨罗主要管打仗; 阿尔马格罗管供应; 卢克管外交。他们与一位有经验的船长巴托洛米·鲁伊斯签了一个合同, 沿着海岸航行, 去发现他们可能发现的东西。

在 1524 ~ 1528 年间, 他们为寻找财富饱受艰苦, 包括疾病和饥饿。鲁伊斯获得了最大的成功, 得知一个内陆帝国有传说中的金库。阿尔马格罗对巴拿马北部更感兴趣, 所以对补给皮萨罗人和物犹豫不决, 于是皮萨罗回到西班牙去征集支持者。他只找到几个人, 但他的四个兄弟跟着他来了。1531 年 12 月他们带着 180 人和 30 匹马回到巴拿马, 然后向巴拿马以南航行。1532 年春, 他们在现在秘鲁海岸的通贝斯镇登陆, 埃尔南德·德索托指挥的 100 人和 50 匹马加入了进来。像科尔特斯在墨西哥建立韦拉克鲁斯居民点一样, 皮萨罗建立了圣米格尔居民点作为他的基地。他的东边是令人生畏的安第斯山脉和传说中的印加帝国。

印加人统治着一个辽阔的帝国, 从现在的厄瓜多尔大约到智利圣地亚哥的位置, 连绵大约 2700 英里。这个帝国的首都在库斯科。政府的首脑叫印加——古埃及法老的一种美洲称呼: 既是国王又是上帝。像墨西哥的蒙提祖马一样, 他也用军队统治不同的部落, 但印加对他的社会的统治要有力得多, 强迫所有被征服的部落使用印加语, 即盖丘亚语, 把被打败的军队编进他的军队。还像蒙提祖马一样, 他也是人民宗教生活的领袖, 崇拜太阳是其宗教的核心。最强有力的印加是胡威纳·卡帕克, 他征服了现在厄瓜多尔的基多人, 监督建造了为方便贸易和军队活动而设计的道路网。他 1527 年去世, 两个儿子接任。他的合法继承人, 即接过“库斯科, 老库斯科之子”这一传统的王名的人, 是瓦斯卡尔(Huascar), 他从首都城市进行统治。瓦斯卡尔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阿塔瓦尔帕(Atahualpa), 他是他父亲的一个情妇、被打败的基多国王的女儿所生。胡威纳死于基多。显然是他的宠儿和军队领导人的宠儿的阿塔瓦尔帕当时在他身边。然而, 瓦斯卡尔是合法继承人, 在他父亲去世时, 他在库斯科的行政中心, 所以他自然得到了王位。不知这两个人是否想共同统治这个分裂的王国, 但他们之间很快爆发了战争是毫不奇怪的。阿塔瓦尔帕占了上风, 1532 年春,

他的将军们击败了瓦斯卡尔，并把其监禁在库斯科的神庙里。在库斯科战役期间，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卡城（Cajamarca）以北大约 600 英里指挥着预备队。

唯一的记载是西班牙人留下的，他们给阿塔瓦尔帕画了一张可憎的画像。他可能杀了他父亲的所有其他儿子，几乎有 200 个，除了瓦斯卡尔。他让他活下来是因某种原因。后来，据说阿塔瓦尔帕杀了瓦斯卡尔全家，所以再也没有了王位觊觎者。到底真的发生了什么并无定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阿塔瓦尔帕取得王位时，皮萨罗的人正在北边大约 250 英里处登陆，建立圣米格尔镇。这个消息传到在卡哈马卡的阿塔瓦尔帕那里，他显然决定待在那里，而不是回到首都。

皮萨罗的军队在 1532 年 9 月离开圣米格尔。登上安第斯山到达卡哈马卡是缓慢而困难的。尽管那里接近赤道，山里仍然很冷，而且雨季已经开始。皮萨罗沿途接待了两个来自阿塔瓦尔帕的代表团，他们都带来了礼物，并表示欢迎。由于有些礼物是由金子做成的，西班牙人的热情高了起来。11 月 15 日，皮萨罗的人通过一个山口，从那里可以俯视卡哈马卡镇。他们进入这个镇那天，发现它已被放弃。

战 况

这个镇和它外面的数千顶印加武士露营的帐篷都给了西班牙人深刻的印象。镇的中心是一个三角形的广场，可能是政府建筑物的大厅围在广场四周。一个石头的堡垒俯视着广场，所有的公私建筑物都很大，由大块的石头建成。在镇北，有另一堡垒在山脚下，也是三角形的，似乎是在岩石中凿成的。阿塔瓦尔帕把这样一个要塞让给带有枪炮的人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他对他正在面对的事情没有主意。

在镇里待了几个小时后，没有发现来自印加营地的活动迹象后，皮萨罗派德索托带领 20 个骑马的人向阿塔瓦尔帕喊话。皮萨罗登上堡垒顶，对茫茫一片印加营地一览无遗，并在德索托后，派出了他的兄弟埃尔南德和另外 20 名骑兵。西班牙人骑马进入帐篷城没有受到阻挡，来到一个大帐篷前，阿塔瓦尔帕正在那里等候他们。阿塔瓦尔帕对这些外来骑马人（在西半球完全不知道马）早有警戒。尽管这可能加强了这些白人是（阿兹特克人所相信的）某位神的使者的想法，但阿塔瓦尔帕对西班牙人和他们的动物的到来没有表现出不安。德索托和埃尔南德向阿塔瓦尔帕提出了到卡哈马卡访问皮萨罗的邀请。得到的回答是：今天是禁食日，明天就去拜访；

这个答复不是来自印加，而是来自他的一个副官。阿塔瓦尔帕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的神圣当之无愧，不会向任何人让步，而这些西班牙人，向其他人一样，是下等人。尽管如此，40 名装甲的骑手一定给他很深的印象。

那夜，西班牙人为阿塔瓦尔帕的访问做好了准备。皮萨罗清楚地知道科尔特斯是怎样通过夺取莫克特祖马夺取墨西哥政权的，他也打算这么做。西班牙人中气氛很紧张，因为他们被数千名武士所包围，身处在一个没有任何外援的地方。作为指挥官，皮萨罗尽力使他的人镇静，为明天的事做准备。第二天早晨，皮萨罗在广场周围的大厅里布置好他的人，等候阿塔瓦尔帕的到来。他们等了一上午，最后看到印加营地一片忙碌。造成耽搁的原因只能猜测，虽然可能是开一个作战会议。因为阿塔瓦尔帕的最好将领仍在库斯科，负责他兄弟的监禁，所以只能猜测阿塔瓦尔帕可能得到的建议的性质。

印加人以正规的队列行进，大约 6000 人，印加本人坐在轿子上。武士们部署在两边，队伍连绵 4 英里。当阿塔瓦尔帕接近卡哈马卡镇时，镇内没有任何活动迹象。大约离城有半英里，队伍停住了。阿塔瓦尔帕派了一个使者去见皮萨罗，说他将在次日访问，而不是在 11 月 16 日这天的晚些时候。皮萨罗的人一整天都藏着，他们的神经紧张得都快崩溃了，皮萨罗不想再等待一夜，增加他们的紧张。他给了阿塔瓦尔帕一个回信，说已准备好食品和娱乐活动等待他们。不过，这个回信可能还说了些挑衅的话，使这位神王不得不对皮萨罗的压力作出反应。信的确切内容已不得而知，不管说了什么，阿塔瓦尔帕的队伍傍晚继续向卡哈马卡行进。

尽管阿塔瓦尔帕通知西班牙人他将武装进入他们的营地，就像他们进入他的营地一样，但这样的事显然没有发生。在当时当地的社会，战前双方指挥官不带武器会见是正常的，阿塔瓦尔帕只不过在按外交礼节做。队伍进入广场，分成了两个纵队，以便印加的轿子能走在中间。这时仍然没有发生什么，直到一个天主教牧师巴尔韦德神父到来。在通过从圣米格尔就一直陪同西班牙人的那位翻译进行谈话时，这位多米尼加男修士开始告诉印加有关基督的事。阿塔瓦尔帕默默地听了一会儿，但当他听明白西班牙人在向他的神性挑战，要求他把权力让给外来的上帝和遥远的查理五世国王时，他变得越来越不舒服。阿塔瓦尔帕从巴尔韦德手里拿过圣经，弄断书扣看里边，然后厌恶地将它扔在地上。在为夺取他的王位而动武后，阿塔瓦尔帕不想按照一个外国国王某个仆人的话就放弃王位。

巴尔韦德神父拾起圣经逃走了。皮萨罗一得知广场上发生的事，立刻给他的兄弟埃尔南德发出了信号，埃尔南德随即把信号传给了掌管两个小炮的佩德罗·康蒂亚，它们是皮萨罗吩咐安放在附近的堡垒上的。当第一

枚炮弹在拥挤的印加武士当中爆炸时，三队骑兵从紧靠广场的大厅中冲出。尽管据说有些印加武士在他们的衣服下藏有弹弓或标枪，因此不是真正的无武装，但他们完全无法抵挡欧洲重骑兵的冲锋。长矛和剑实际上杀死了广场上的所有武士，只有少数人设法逃跑了。因此，卡哈马卡战役根本不是什么战役，而是大屠杀。

皮萨罗向阿塔瓦尔帕的轿子杀开了一条血路，他必须让印加活着。皮萨罗实际上是整个混战中唯一受伤的西班牙人，一把来自他自己人的剑在激战中击中了他。本地人没有一个活下来。不管是什么原因，镇外的数千名武士没有设法营救他们的领导人，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战后。

战 果

第二天，当阿塔瓦尔帕的军队或者待在营地，或者自行散去（那些住在当地、最近被征服的人）时，印加在策划他的救援。看到西班牙人对金子的重视，他答应装满一个17英尺宽、22英尺长、像他身高一样大约7英尺高的房间。第二个较小的房间将两次装满白银。他问这是否够他的赎金？皮萨罗同意了这种安排。阿塔瓦尔帕派人在全国收集了金子2600多立方英尺。皮萨罗和他的追随者很快看到了他们劳动的成果被送来。阿塔瓦尔帕也许真像在他的计划中那样狡猾，只是皮萨罗先他一步，他派德索托去了库斯科。瓦斯卡尔在那里坐牢，当他听到西班牙人胜利时，带话说他愿意与他们合作。他还说他知道他父亲的财富的一个秘密仓库，而他的兄弟阿塔瓦尔帕只会为几片金子抢劫神殿和庙宇。当阿塔瓦尔帕的承诺接近完成时，皮萨罗告诉他瓦斯卡尔答应给双倍的赎金。阿塔瓦尔帕在监禁中允许有随从人员，于是秘密送信给他的在库斯科的将军，杀死了瓦斯卡尔。

皮萨罗对此很不高兴，不得不迅速决定如何处置他的俘虏。尽管他已经答应阿塔瓦尔帕用一房间的金子换他的自由，但当阿塔瓦尔帕完成他的承诺时，皮萨罗对他的囚犯提出了谋杀瓦斯卡尔的指控。毫不奇怪，阿塔瓦尔帕被证明有罪。当他作为异教徒被判火刑时，最后一刻接受了外来宗教，结果以绞刑被处死。

皮萨罗指定阿塔瓦尔帕的一个兄弟托帕尔卡（显然皮萨罗没有把他们都处死）为新的印加。当他们到库斯科安排托帕尔卡就职时，他死了。在皮萨罗向库斯科前进时，瓦斯卡尔的一个幸存下来的兄弟露面了。他是曼

克印加（Manco Inca），表示忠于皮萨罗，作为回报，得到了王位。后来，他策划反对西班牙人，1536 年 4 月发起暴动。在库斯科外的萨克萨豁曼（Sacsahuaman）要塞打了一仗，但费尔南德·皮萨罗领导的军队经过一周的战斗击败了他们。另外，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也不得不从他新建立的首都利马击退一次围攻，但利马周围很平坦，他的骑兵很快击败了当地的武士。

皮萨罗在其新征服土地上实施统治的唯一威胁来自他从前的伙伴迪戈·阿尔马格罗。在谁应控制多少土地的问题上，他与皮萨罗发生了争论。国王查理五世批准皮萨罗为圣地亚哥河以南一片 270 里格土地上的总督。阿尔马格罗得到了这片土地以南的一片 200 里格的土地。不过，库斯科归谁？是争论的焦点。1538 年 4 月 6 日，这两个人为争夺对印加社会中心的控制权而开战。皮萨罗获得胜利，把他以前的伙伴送进了监狱，为此，他在西班牙受到了强烈的批评。1541 年 1 月 26 日，阿尔马格罗的一些追随者暗杀了皮萨罗。此后不久，西班牙指派了一位总督，建立了一种帝国的管理体制。无论哪一个西班牙人统治，印加人民仍然是受外来人的支配。就像在墨西哥所发生的一样，当他们的财富被运往西班牙时，他们看到他们的文化被剥夺，在征服者的威力面前，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宗教，都灭亡了。

金文荣 译

勒班陀战役

1571 年 10 月 7 日

参战方

同盟军：西班牙、威尼斯和罗马教皇
的 316 艘船；30000 名士兵和 50000 名海军人员

指挥官：奥地利的多恩·胡安

土耳其人：245 艘划桨战船

指挥官：阿里帕夏

重要性

土耳其的失败使其向地中海的扩张停止，因此维护了西方的统治，增长了西方能够打败以前不可阻挡的土耳其的信心。

历史背景

从15世纪后期起，西班牙成了欧洲的统治力量。其美洲殖民地所积累的财富是它的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西班牙的查理一世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者的这一事实，意味着西班牙控制着西欧的大部分，包括荷兰、奥地利，还有对意大利半岛一些土地的要求。查理把罗马天主教的信仰视为把所有这一切连在一起的黏合剂，但他也有他的竞争对手。天主教的法国不希望看到查理进一步被授权成为罗马天主教的监护人，而教皇克雷芒七世则害怕任何有足够政治权力的人向他的权威挑战。再者，法国还在要求与西班牙有争议的意大利土地。因此，教皇克雷芒企图把查理的竞争对手纳入科尼亚克宗教联盟向查理挑战，但这一企图在1527年5月查理军队占领并洗劫了罗马后被挫败了。查理在收买了他的主要海军竞争对手热纳亚后，也得到了对西地中海的控制权。1530年，查理迫使教皇克雷芒承认他既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是意大利的王。

所有这些内斗对土耳其人来说都是好事，他们这段时间正在巩固他们在中东的势力。在16世纪的前20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把他们的权力从伊朗扩大到埃及，此后，他们向西指向了正在争斗的欧洲人。苏莱曼一世（被称为大帝）把他的军队开进巴尔干，1521年占领了贝尔格莱德，1526年在莫哈奇击败了匈牙利人，1529年进攻了维也纳。尽管他没能占领维也纳，但他还是使土耳其人控制了东南欧。1522年，他还领导了对罗得岛的占领，此后，土耳其军队把圣约翰的骑兵从克利特岛驱逐到马耳他。因此，到1530年，奥斯曼帝国在海上和陆地都对欧洲构成了威胁。

1535年，通过攻击土耳其的南地中海沿岸盟国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查理检验了穆斯林土耳其的扩张力量。整个16世纪30~40年代的分散的海战维持了势力的平衡。1556年，查理让出了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王位，把西班牙王位给了他的儿子腓力二世，而神圣罗马帝国王位给了他的兄弟斐迪南，因而使一切权力都掌握在他的家族手中。在腓力的统治下，西班牙控制着荷兰、法国边境省弗朗什孔泰、地中海中的撒丁岛和西西里

岛，以及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他要把整个欧洲纳入他的统治的勃勃雄心碰上了北欧，特别是荷兰人的民族主义和宗教的顽固性。到 16 世纪中期，宗教改革运动如火如荼，新教成了罗马天主教和其监护人腓力的竞争力量。为了维持政治统治以及粉碎可恨的新教力量，腓力把美洲的大部分财富投入到反对他的宗教和政治敌人的战争中，这种战争努力开始不断地从西班牙取钱送到欧洲的其他部分。

然而，当腓力把精力集中在荷兰时，他对他的后方没有设防，结果发现自己受到国内穆斯林的袭击。尽管摩尔人对这个国家的控制结束于 1492 年，但许多摩尔人仍然留在伊比利亚。1499 年以后，给了他们两种选择：流放或改信基督教。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但仅仅是做样子；他们后来被称为摩里斯科人。这些人从腓力在北欧的宗教和政治麻烦中看到了促进穆斯林土耳其事业的机会。他们开始与北非帕帕利海岸的海盗国以及土耳其的代理人勾结。为了鼓励土耳其走得更远，法国政府开始给土耳其对西方的计划以秘密的支持。这么做本来只是为了伤害腓力，但法国整个 20 世纪在中东的影响大部分也开始于这时。1568 年，腓力派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奥地利的多恩·胡安（Don Juan）去镇压摩里斯科人。他的成功把西班牙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土耳其。

土耳其人准备打仗，因为苏莱曼的儿子谢里姆（在位时间 1566 ~ 1574 年）有许多好战的顾问。尽管土耳其人与威尼斯的意大利政府有联盟关系，但谢里姆垂涎威尼斯所拥有的塞浦路斯岛。谢里姆听说威尼斯的一场大火破坏了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和它的舰队的大部分——实际上没这回事——于是在 1570 年 4 月派了一个代表去威尼斯，要求把塞浦路斯割让给奥斯曼土耳其。威尼斯请求欧洲其他国家援助，但发现几乎没有支持者。威尼斯是一个共和国，欧洲的君主国不喜欢它；所有的基督教徒因威尼斯与土耳其达成一些协议而看不起它；各支海军力量因威尼斯舰队及其在中东的利益垄断也恨它。只有罗马教皇庇护五世给予了响应；他不能允许一个穆斯林国家向一个基督教国家发号施令，他希望通过协调出一种联合的努力，有可能使 13 世纪以来欧洲所失去的宗教战争的热情复活起来。庇护说服了起初犹豫的腓力，不仅从他的地中海领土补给舰队补给品，而且也为威尼斯海军提供战士。庇护召开了一个会议，为的是组织一个多国防卫联盟，经过几个月的争吵，最后在 1571 年 5 月达成了一致。

战 况

威尼斯尽管处于绝望的困境中，但仍不愿西班牙人控制神圣同盟的军

队。腓力要求把刚打败摩里斯科人的、奥地利的多恩·胡安放在指挥岗位。多恩·胡安最终被接受，只是在达成这样一个妥协之后：没有各联盟舰队指挥官的一致同意，他不得采取行动。然而，对这个同盟幸运的是，这位26岁的指挥官能得到他的所有下属的尊敬和忠诚。这之所以幸运，是因为神圣同盟的各国政府都有它们自己要办的事。威尼斯想利用同盟军保卫塞浦路斯不受土耳其人业已进行的攻击。腓力想利用它击败帕帕利海盗，以便他能控制西地中海。教皇庇护想让整个地中海地区全在欧洲人的控制之下，同时正确地看到，这将把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土和非洲领土分开，削弱土耳其对欧洲的任何进一步攻势。归根到底，庇护和多恩·胡安所表现的人格力量是胜利的关键。

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是集合地点。多恩·胡安在那里拥有对300多艘船的指挥权，其中一半以上在西班牙人的指挥下。威尼斯人提供了大部分剩下的船只，虽然腓力已不得不为威尼斯人提供士兵。可是，这并不能使腓力喜欢威尼斯人。教皇提供了12艘划桨战船和6艘护卫舰。这支舰队总共有208艘划桨战船、6艘三桅炮船和100多艘大帆船、护卫舰和纵横帆双桅船。那时的划桨战船是以帆和桨为动力，看上去与古希腊或罗马的船没什么两样，主要用于运载战士。大帆船、护卫舰和纵横帆双桅船都是以帆为动力，主要用于运载大炮，而不是士兵。三桅炮船是上述两种类型船的混合型。土耳其的舰队几乎全由划桨战船组成。那时海战的标准战法与陆战没有什么差别。在战斗中，船相互接近，船上的士兵为控制他们自己的和敌人的船的行动而战斗。因此，缴获船只比击毁船只要经常得多。多恩·胡安，作为一位将军，在指挥中并不感到生疏，因为船主要是用于运输，以类似于陆地战场上的队形被调遣和指挥。

当神圣同盟的军队集结时，土耳其人在忙于攻打塞浦路斯。自从1571年5月以来，法马古斯塔这个主要要塞城市已被包围，一直坚守到8月1日，因缺少火药而被迫投降。该城的威尼斯指挥官被折磨而死，他的下属官员遭到屠杀。这既给了土耳其舰队行动的自由，也使神圣同盟的人在听到消息后动员起来。土耳其人用了以后的几周洗劫了这个希腊岛屿，然后集结在科林斯湾希腊的勒班陀（Lepanto，现在的纳夫帕克陀）。欧洲人在科孚岛停泊了一些时间，然后（听到法马古斯塔失守的消息）向东航行寻找土耳其人。阿里帕夏（Ali Pasha）率领的土耳其舰队听说他们逼近，于是在乌卢奇·阿里领导下的一些阿尔及利亚船的增援下，向西驶向帕特雷湾。1571年10月7日黎明，双方舰队已在可以相互看见的距离内。

多恩·胡安把奥古斯提洛·巴尔巴里格指挥下的威尼斯军队安排在左翼，命令他们尽可能接近斯克罗菲亚海角（Cape Scrophia）的浅滩。多

恩·胡安指挥中路，著名的热那亚舰队司令乔凡尼·安德烈亚·多里亚指挥右翼的热那亚和教皇的混合船队。多恩·胡安还组成了一支由圣克鲁斯侯爵指挥的预备队。他把前方 4 艘装备很好的三桅帆炮船作为散兵线，利用他们的火力优势打击土耳其人。阿里帕夏仿照多恩·胡安的队形，让马哈迈特·西罗科对付在斯科罗菲亚海角的威尼斯军队，他自己指挥中路，而让土耳其左翼、乌卢奇·阿里指挥下的阿尔及利亚舰队对付安德烈亚·多里亚。

在双方舰队列队时，多恩·胡安上了一艘小的快船，巡视他的舰队，大声喊着鼓励的话，接受船员的欢呼。与此同时，阿里帕夏却在告诉那些划着他的划桨战船、被抓获的基督教奴隶，胜利将意味着他们的自由。随着两支舰队的相互靠近，三桅炮船首开杀戒，他们的远程大炮大大胜过土耳其人的任何武器。这使得阿里帕夏中路的船不能前进，而侧翼部队在向前划，因而土耳其的战线发生了断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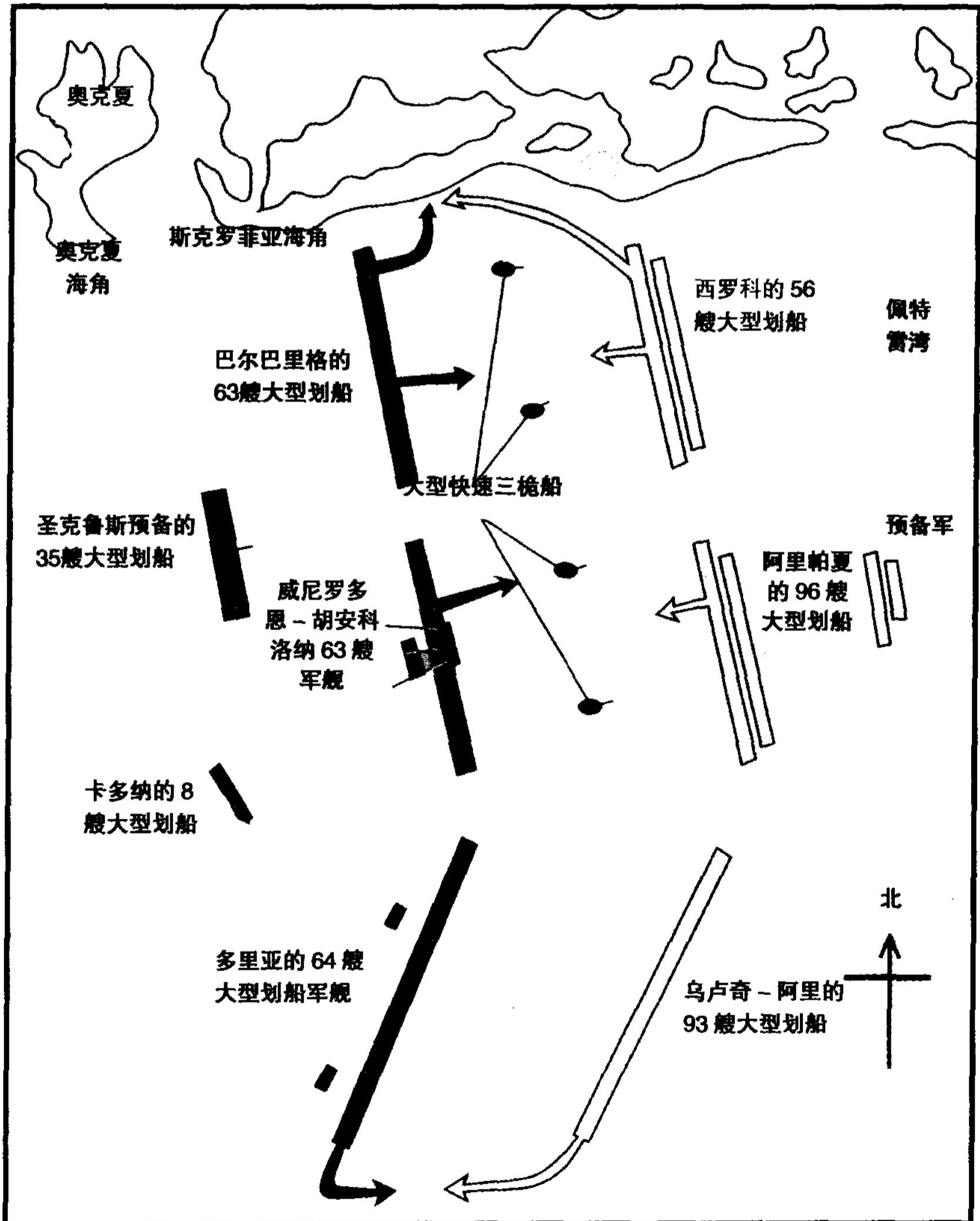
马哈迈特·西罗科比他的对手巴尔巴里格熟悉水情。他让船离岸更近，从而得以包围威尼斯军队。巴尔巴里格战死，他的旗舰两次失而复得。只是在从西罗科的正在下沉的船上把他抓到时，才制止了土耳其军队在浅水区的进攻。与此同时，左翼的乌卢奇·阿里企图包围南翼的安德烈亚·多里亚。于是通过使热那亚的船只转弯来对付这一企图，这时在热那亚的船只与中路多恩·胡安部队之间出现了一个缺口。乌卢奇·阿里迅速让他的划桨战船转弯冲向缺口，但圣克鲁斯领导的预备队及时赶到，把他们赶了回去。

在中路，多恩·胡安的船比阿里帕夏的船占优势，因为他有更多、更好的大炮用于长距离攻击。在近距离上，他的士兵所使用的欧洲火绳枪的优势火力使土耳其人手足无措，等到船能接近时，已损失了許多人。后来，西班牙军队的人数和勇猛都占了上风。主要战斗发生在阿里帕夏的船上。在西班牙人登上并占领这只土耳其旗舰之前，发起了 3 次突击。阿里帕夏陷入了绝境，他承诺用巨额赎金换他的生命，但西班牙战士砍了他的头。阿里帕夏的头被挂在一支长矛上，这种展示瓦解了土耳其人的士气，而在他们的指挥官死后，战斗迅速结束。乌卢奇·阿里带着他的船在勒班陀要塞火力的掩护下逃走，但他边打边撤给追赶他的欧洲人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失。

战 果

经过 4 小时的战斗，双方都付出了的很大代价。伤亡人数有不同说法。

奥利弗·沃纳 (Oliver Warner, *Great Sea Battles*, p. 23) 说, 多恩·胡安的神圣同盟军队大约死 8000 人, 伤 16000 人; 土耳其军队大约死 25000 人, 约有 15000 名在他们划桨战船上的奴隶得到解放。富勒说, 神圣同盟军队总共伤亡 15000 人; 而土耳其军队有 30000 人战死, 落水人数不清, 8000 人被俘。至于船, 欧洲人有 12 艘划桨战船沉没, 1 艘被俘; 土耳其人有 113 艘划桨战船沉没, 117 艘被俘。此外, 被俘土耳其船上还有大量财富。



勒班陀战役的胜利标志着穆斯林的海军力量和野心的结束。尽管这一仗没有彻底粉碎他们的海军力量，但为这次战役所集结的军队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比得上的。土耳其人在东地中海仍然发挥某种权威，帕帕利海盗在整个 19 世纪也很活跃，但穆斯林人再也不能为海上控制权向欧洲人挑战。乌卢奇·阿里指挥一支重整的土耳其海军，但他两次拒绝参加其他联盟的舰队。尽管地中海没有立刻变成欧洲的一个湖，但这一天不久就会到来。

比军事胜利更重要的是，勒班陀战役是一次士气的胜利。几十年来，奥斯曼土耳其人一直在恐吓欧洲，苏莱曼大帝的胜利引起基督教欧洲的严重关切。勒班陀战役的失败进一步例证了谢里姆领导下的奥斯曼力量的迅速衰落，而基督教徒则为异教徒的这种后退而欣喜。这次战役使奥斯曼力量的神秘性大大失去光彩，而基督教欧洲则精神振奋。

然而，本来可能产生的政治潜力却从未出现。神圣同盟是短命的，勒班陀战役是它唯一闪光的时刻。此后不久，教皇庇护五世去世，政治家图谋重申他们自己的主张。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继续扮演捣乱的角色，进一步煽动荷兰的新教暴乱，促使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 1573 年 3 月秘密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在公布这项协议时，神圣同盟瓦解了。看来，政治敌手几乎肯定仍然太强，以致通过神圣同盟不能实现真正的长期统一。教皇庇护死后，没有一个政治领导人有接替他的人格魅力，而西班牙的腓力，肯定想（当然是按他的条件）领导这样一个统一的欧洲，也被迫又一次地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不是穆斯林，而是新教徒，又成了他的对手，结果，新教徒最终证明了他的失败。由于英国 1588 年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及血腥的“三十年战争”（1618 ~ 1648 年），从而使他们脱离了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

从海战的观点看，勒班陀战役标志着一个转折点。自从公元前以来，划桨战船一直控制着海洋，但它的时代迅速衰落。这次战役中出现的帆船是未来的潮流。在长距离航运中，它比划桨战船速度更快（虽然在短距离要慢），可以运载更多的大炮，也更适宜海上航行。作为陆战的延伸，陆军在公海进行的海战在勒班陀是最后的一次大战。正如 15 年后在英国皇家海军和西班牙无敌舰队之间所打的那一仗所表明的，大炮和帆代替了剑和划桨手。

金文荣 译

西班牙无敌舰队

1588年7月29日

参战方

西班牙：130艘船

指挥官：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

英国：197艘船

指挥官：埃芬汉的霍华德勋爵

重要性

西班牙的失败标志着西班牙帝国衰败的开始，
使英国成为世界上卓越的海军力量，并使
英国开始殖民北美。

历史背景

1558年，当女皇伊丽莎白一世登上英国王位时，她统治着一个混乱而羸弱的国家，国内有许多不满的派别，国外几乎没有朋友。倒是有一个朋友，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腓力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腓力因与伊丽莎白的姐姐玛丽结婚，近来与英王有了关系。玛丽去世后，腓力向她活着的妹妹求婚，以维持他在这样一个有一些新教徒（他恨他们）和一支正在成长的海军（他觊觎它）的国家的影晌。伊丽莎白拒绝了他的求婚，但起初他们两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腓力甚至答应帮助她收回加来——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最后一块领土。可是，不久，这两个国家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伊丽莎白对她的国家雄心勃勃，她从她父亲亨利八世——一个倾向新教的人——继承了王位。当她宣布这个国家的宗教不是天主教，而是英国国教时，使狂热的天主教徒腓力感到不安。更让人不安的是英国对西班牙

财富的查抄。伊丽莎白甚至在没能力考虑以公开战争向西班牙海军挑战的意见时，就已秘密命令武装民船袭击西班牙的船队和殖民地。他们这样做，与著名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马丁·费罗比歇和约翰·霍金斯骚扰西班牙在非洲与新世界间的奴隶贸易、袭击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和南美的港口、抢劫开往西班牙或从西班牙开往低地国家——他们为反对那里的新教运动提供资金——的财宝船一起，起了很大作用。真是够恶劣的，伊丽莎白在挖腓力的钱袋；她把从她的武装民船得到的大部分钱用来支持欧洲的那些新教暴乱。因此，腓力在荷兰的军队正受到用他自己的钱支持的武装力量的反抗。

腓力开始时不想直接向伊丽莎白挑战，尽管他的一些顾问建议他这么做。整个 16 世纪 70 年代，西班牙与英国的关系时好时坏，这往往与欧洲大陆上各个统治家族的政治命运的变化有关。这两个国家有时也相互攻击。1571 年，腓力支持了罗多尔菲暗杀伊丽莎白、让她的表妹苏格兰的玛丽女皇登上王位的阴谋。伊丽莎白则给袭击西班牙船队的荷兰武装民船提供了避难所。西班牙和英国的关系在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中时断时复。

16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弗朗西斯·德雷克环航地球，沿途袭击西班牙殖民地，抢劫西班牙船队。他这么做，使腓力对葡萄牙王位提出了要求，这只是通过把葡萄牙的东部帝国纳入他的统治增加了他的巨大财富。伊丽莎白给了腓力的争夺葡萄牙的对手唐·安东尼奥庇护，并准许他向英国船长发放特许证；有了此证，他们可以在他的权力范围内袭击西班牙船队。伊丽莎白与法国的卡特琳·德梅迪西谈判，但法国人 1582 年向特赛拉岛 (Terceira) 附近的腓力海军挑战的企图以法国人的灾难而告终，从而增加了腓力对西班牙舰队力量的信心（这也再次强化了西班牙自 1571 年在勒班陀战役战胜土耳其以来一直具有的自信）。由于在这次失败的尝试中英国支持了法国，腓力的顾问再次催促进攻英国，但他又一次犹豫了。他的心理在这两个事件以后发生了改变。1584 年，在他又一次企图暗杀伊丽莎白后，英国和西班牙又断绝了关系。伊丽莎白也制定了一种对西班牙船队及其加勒比海财产逐步加强攻击的战略，德雷克和费罗比歇很乐意执行此战略。第二年，在荷兰军队领导人奥兰治的威廉死后，她命令莱斯特伯爵领导的 5000 名士兵去支持荷兰军队。这两个直接军事行动是多年阴谋和宗教挑战的最高峰，必须给予回应。随后，伊丽莎白在 1587 年 2 月命令处死她的天主教对手玛丽。几周后，腓力命令“西班牙无敌舰队” (the Spanish Armada) 集结。

战 况

组建无敌舰队的原始计划是由西班牙最熟练的船长、勒班陀战役和特赛拉岛战役的老兵圣克鲁斯侯爵提出的。他要求用 510 艘船和 94000 多人组成一支入侵舰队。腓力把这支舰队的规模大大缩小到 130 艘船，其主要目的是保护英吉利海峡和提供额外军队，以支持帕尔马伯爵。帕尔马一直在进行对腓力的敌人荷兰新教徒的战争，他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的重要军事指挥官。凭着娴熟指挥无敌舰队的圣克鲁斯和领导入侵军队的帕尔马，英国几乎没有可能挡住他们的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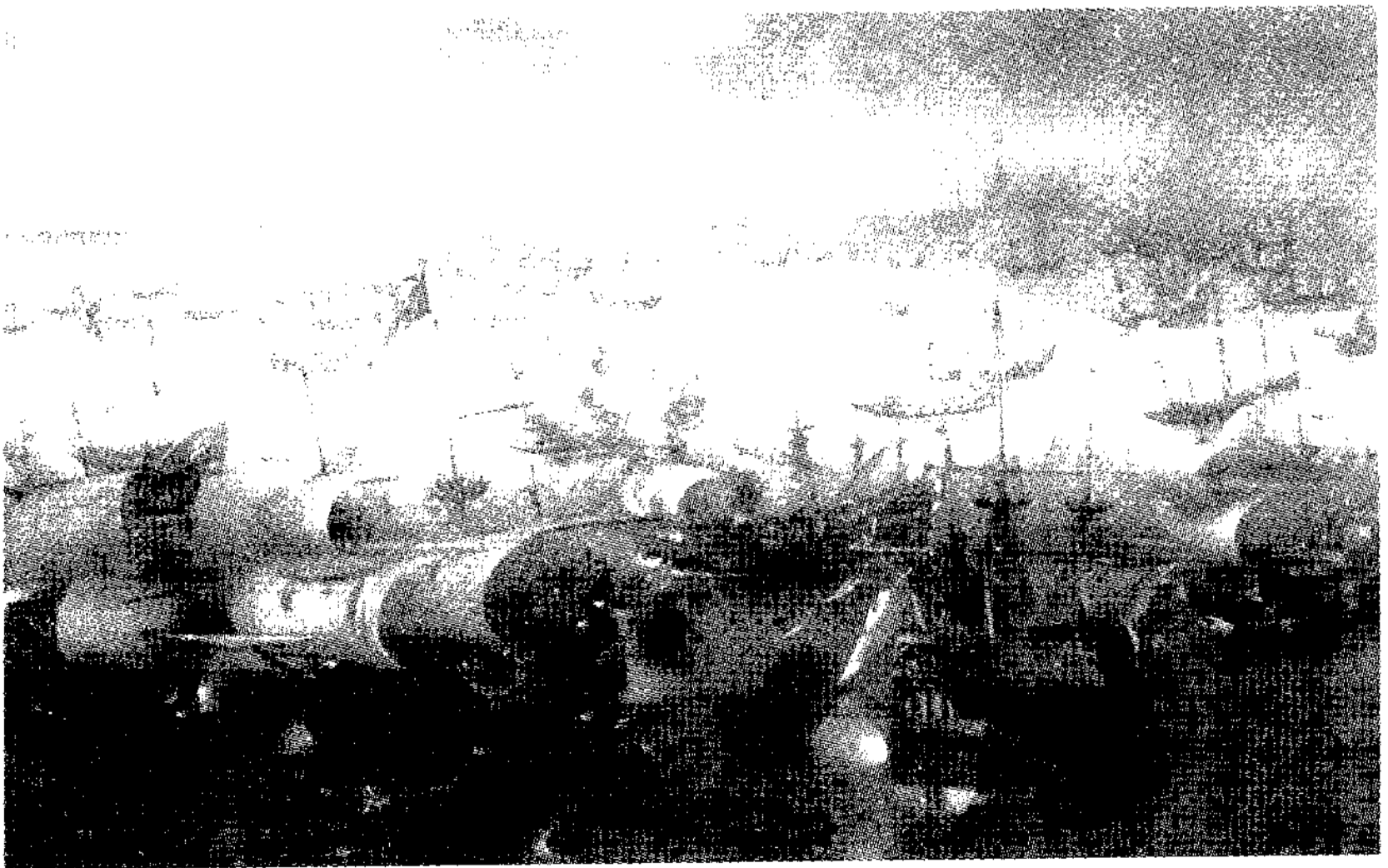
甚至在无敌舰队开始组建以前，德雷克已首开战端。1587 年 4 月，在犹豫不决的伊丽莎白能阻止他以前，他带领 23 艘船奔袭了西班牙。伊丽莎白对战争很小心，对自己的能力没把握，也不愿意花太多的钱。到德雷克到达西班牙加的斯港口附近时，他已击毁了许多西班牙船只，并抢劫了足以用于推进到里斯本的补给。5 月 10 日，他把恐怖投向停泊在卡斯卡伊斯湾（Cascaes）的船只，造成了 24 艘船的损失。他继续向圣文森特角前进，攻击了那里的葡萄牙基地，并摧毁了西班牙储存的大量桶形板；这些桶形板对为即将到来的西班牙入侵储存必要的补给品是至关重要的。只是因为需要增援，使他没能待在那里造成更大的破坏。在回英国之前，他袭击了亚速尔群岛，俘获了圣菲利普号船；这只船满载财宝和（从长期的观点看更值钱的）有关西班牙/葡萄牙与印度贸易的内部活动的情报。这些情报后来成了未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基础。

尽管有这些挫折，无敌舰队仍然在随后几个月里组建完成，而伊丽莎白也仍然对与西班牙打仗下不了决心。帕尔马提出和平谈判，伊丽莎白给予了响应，但这些谈判大概只是就双方所关心的问题做做样子给人看。这时，英国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盟友，小而强悍的荷兰舰队，它封锁了弗兰德斯，最终完全打破了帕尔马与无敌舰队协调作战的计划。

在 1588 年年初，双方选定了各自的指挥官。圣克鲁斯组建并指挥无敌舰队，但他在春天突然死去。于是，这个舰队的指挥落到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Medina-Sidonia）头上，他是一位高级贵族，有足够的权威以国王名义发布命令。不幸的是，他从来没有到过海上，而且没有军事经验，但腓力任命了能干的船长多恩·迪格·德瓦尔迪兹为副指挥官。在无敌舰队与帕尔马会合时，这位将军将成为这次远征的指挥官。伊丽莎白也选了一位贵族为指挥官：埃芬汉的霍华德勋爵（Lord Howard）。与梅迪纳西多尼亚

不同，他是个水手，尽管不是当时最有才干的。不过，他有德雷克、弗罗比歇和霍金斯的辅佐，而且霍华德很聪明，懂得什么时候征求他们的建议和照他们的建议行事。他支持他的下属对无敌舰队发动先发制人攻击的请求，但伊丽莎白不同意。圣克鲁斯的死和一场暴风雨驱散了无敌舰队的谣传使她相信入侵会被推迟，但对她的船长们来说，这使得早动手更加至关重要。当得到无敌舰队从里斯本出发的确切消息时，她只是同意霍华德的船在英国沿海巡逻。她有最好的船长听她的指挥，但她不会采纳他们的建议。

无敌舰队 5 月 20 日离开里斯本，但在遭到一场风暴之后，进入了拉科鲁尼亚。储存在那里的用未干木材新制的桶里的补给品已经变质，许多船和船员也没有做好战斗准备。他们在得到新的补给后，于 7 月 12 日继续航行，7 月 19 日绕过布列塔尼，进入英吉利海峡。就是在这天，英国军队确定了无敌舰队的位置，据说，英国舰队的船长们在上船出战前刚打完保龄球。在 7 月 20~21 日的月光下，两支舰队对视着相互接近。英国舰队占有有利的风向，另外船也较敏捷，船员也较优秀。结果，英国人以决定性的优势结束了第一次冲突。他们较小的炮的较大射程使他们可以进行比西班牙人所认为的更大距离的射击。西班牙人的力量在于短射程的重炮，但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们的人。西班牙人采取传统但有些过时的“靠近然后登船”的战术，但速度更快、也更机动的英国船不允许他们这样做。梅迪纳



“西班牙舰队与英格兰海军舰队之间的海战。” Hendrik Vroom 约画于 1600 年。据 Landesmuseum Ferdinandeum，因斯布鲁克，奥地利（Erish Lessing/艺术博物馆，纽约）

西多尼亚写道：“敌人的船是那么快和灵活，以至对它们毫无办法。”西班牙那天的重大损失是圣萨尔瓦多号，它载着舰队的军需官和他的金子。

英国人没有继续保持他们的早期优势。当西班牙人向东逃跑时，领导追击的德雷克因忙于夺取和占有一艘西班牙船而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这在英国舰队里引起很大的混乱，严重耽误了可能及早进行的致命打击。双方舰队都向东航行，西班牙人的目的地是去怀特岛建立一个作战基地。英国舰队追击和袭击西班牙舰队，无敌舰队进行了不可能得手的远距离还击，无端消耗了他们的军火。由于英国人成功的追击和袭击，梅迪纳西多尼亚决定绕过怀特岛驶向加来，预期在那里会较容易与帕尔马会合。在英国人看来，逃向法国海岸的无敌舰队在迅速崩溃中，犹如被驱赶的羊群。梅迪纳西多尼亚7月27日到达加来，船也在那里锚地抛锚。

霍华德勋爵得到西摩和温特指挥的船从泰晤士河的增援，他知道自己可能是处在最好的位置。7月28日，星期天，他在他的旗舰皇家阿尔克号上召开了一个作战会议。指挥官们决定不在等候他们征作战船用的小鱼船，腾空了他们自己的8艘船，让盛行风把它们吹向抛锚的西班牙舰队。尽管西班牙人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并派出警戒船阻止这种行动，但英国人在7月29日清晨还是把他们的船点着了火。西班牙舰队慌忙切断缆绳，躲避火焰，开始陷入混乱。虽然没有船受到这些火船的直接伤害，但有冲撞发生。刚一看见火，无敌舰队便不成队形地沿海岸溃散了。

这意味着无敌舰队的灭亡以及整个入侵的失败。因为他们已经在海峡的袭击战中用去了大部分军火，梅迪纳西多尼亚认识到他已不能与英国人战斗。他也不能在他在布鲁日的基地附近与帕尔马会合，因为荷兰的封锁船已经使这位将军陷入困境。除了下令绕过苏格兰北部撤回回国，梅迪纳西多尼亚已别无选择。

战 果

梅迪纳西多尼亚在这次远航中唯一希望有所补救的可能是在苏格兰登陆与可能起来反对伊丽莎白的天主教徒联合。可是，他却命令他的船回国。他们带的补给品不能维持这么长的航程，但不管怎么样，命令下了。食品的缺乏和他们在北大西洋北部所遭遇的严峻气候共同造成了无敌舰队人员的减少。海峡冲突中的损失，加来外海的船只相撞，和在苏格兰、爱尔兰和康沃尔附近的暴风雨所造成的沉船，所有这一切使这支拥有130艘船的舰队，到9月慢吞吞地回到加的斯时，已减少了一半。梅迪纳西多尼

亚写信给他的国王说：“我们遭到的麻烦和不幸无法向阁下描述，比以前任何一次航海中所遇到的都严重。”相反，英国人根本没有损失任何船。

这次战役以后许多事情改变了。其中之一是，它标志着海战进入了一个新纪元。近战、撞船和登船，所有这些西班牙人希望在这次战役中使用的战术，都已经过时。大炮的时代到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重炮数量实际上比英国人多，但因为它们射程短，实际作用无法与英国的炮相比。英国人使用的炮，炮弹较轻、较小，破坏性不那么大，但射程较远。仅仅几十年的时间，更好的炮和造船设计的改进就使打仗的人成了海洋的主人。为了撞船而使战船集中起来横排成一线的早期队形也因无敌舰队的战败而改变。向船尾看齐的队形，可以使用舷炮进行射击，这种观念也在这次海峡之战中出现了，尽管对于这种队形是偶然使用的还是有意使用的仍存有争论。

更重要的是无敌舰队失败的政治影响。西班牙帝国自从 1492 年以来一直在崛起，现在到达了顶峰。从此以后，它开始了长期缓慢的衰败。荷兰人获得了他们的独立，新教运动也随着西班牙军事力量在欧洲的削弱而发展。尽管“三十年战争”（1618 ~ 1648 年）最终确立了新教在欧洲的主宰地位，但西班牙和腓力二世为粉碎他们而拥有的执著精神和财政能力在 1588 年以后已疲软。自从大约一个世纪前哥伦布启动了西班牙在西半球的发展以来，它一直从未停歇，而现在停止了向北的扩张。尽管西班牙后来又维持了对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控制，但它向北美的扩张由于转为守势也结束了。英国，它的海军现在已有能力以更大的实力进入世界，它的大崛起从此开始。一些有开拓殖民地计划的英国探险家现在有了这样做的更大自由，北美成了他们的目标。因此，北美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结构主要是英国式的，而中美和南美则不断拉丁化了。此外，这个战役也使英国有了进入印度和与之贸易的能力，大英帝国的基础就在那里。1588 年标志着世界稳定力量的改变，从西班牙和地中海的势力开始变为英国和北欧的势力。

无敌舰队如果完成了与帕尔马会合和入侵的使命，肯定会改变未来。即使他们没能征服英国，但英国当时肯定没有西班牙军队的军事力量或能力，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发展也将大大推迟。如果西班牙征服了英国，他们的势力会扩展到整个欧洲，天主教也会保持它自 4 世纪君士坦丁以来一直享有的杰出地位。它肯定会进一步向北美扩张，而这对西班牙势力及其未来的影响几乎会是无限的。

金文荣 译

关原战役

1600年10月21日

参战方

东军：75000人

指挥官：德川家康

西军：120000人

指挥官：石田三成

重要性

德川的胜利确立了他成了幕府将军，即军事领袖，也是日本的实际独裁者。他的王朝一直统治日本，直到1867年明治维新。

历史背景

在日本历史的平安时期（794~1192年），天皇从新建的首都京都城进行统治。12世纪末，天皇权力受到武士阶层崛起的挑战。有一个多世纪，天皇们依靠武士阶层打仗并维持地方秩序，但两个强大的武士派别间的斗争导致了12世纪80年代的战争。1185年的坛之浦战役（the Battle of Danoura）以源赖派（the Minamoto）的胜利而结束，该派领导人看到了向天皇挑战夺取最高权力的机会。为了阻止这一行动，天皇任命源赖朝（Minamoto-no-Yoritomi）统帅整个帝国军队，具有自主决定军队调动的权力，因而出现了幕府将军的职位。虽然幕府将军形式上臣服天皇，但对军队的控制使幕府将军掌握着皇位背后的实权。

源赖在镰仓镇建立了一个代理政府，该镇的名字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就叫幕府将军府。整个16世纪中期，天皇和幕府将军各自的权力是互相消长的。在幕府将军和天皇的下面，有一个由称为大名的封建主构成的贵族阶层。像欧洲的骑士一样，这些人是（至少理论上）服从天皇意志的领

地的军事领主。1467 年两个封建主之间发生的应仁之乱 (the War of Onin) 导致了日本一个世纪之久的内战，只是因为日本最早的军事领导人之一织田信长的崛起，这场内战才告结束。1568 年，他支持足利义昭当幕府将军。足利义昭是足利家族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占据这一职位的最后子孙之一。这个家族在这段时间已经变弱，而织田信长抓住了这个成为幕府将军的幕后势力的机会，因为作为一个平民，他不能占据这个位置。有足利义昭在位，织田信长用接下来的 15 年时间，加强了对他的傀儡的控制，并积聚了土地和财富。这导致了对幕府将军的压制，以致足利义昭开始反抗，失败后，于 1573 年被流放。织田信长死于 1582 年，是在那年一个刺客攻击他时自杀的。

织田信长的主要下属丰臣秀吉继任了他的位置，此人是一位比织田信长更有才华的军事领导人。丰臣的野心超越了幕府将军的范围；他想领导一个扩张的日本，走出本国的岛屿，登上大陆。他首先必须统一日本，在 1590 年战胜对手北条派 (the Hoyo) 时，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个胜利使他控制了强大的小田原要塞；该要塞在孤立的江户镇附近。他把江户作为日本的新首都，在那里发展起来的城市后来重新命名为东京。1592 年，他派出 160000 名士兵去征服朝鲜，但朝鲜海军的一次胜利使他失去了维持通讯的能力，因而取消了这次入侵。1596 年的第二次尝试获得了一些成功，但在 1598 年丰臣死后停了下来。他的死又引起了一场继承斗争。

德川家康 (Tokugawa Ieyasu) 是丰臣的主要将领和最有可能的继承人。然而，丰臣留下了一个 5 岁的儿子，在他父亲死前，他得到他父亲所有下属的效忠誓言。德川被任命为他的摄政，但他志在幕府将军，因为他是曾经执政的源赖派的后裔。在幕府内部，德川有他的对手，主要的一个是出身低微但野心勃勃的官僚石田三成 (Ishida Mitsunari)。石田与两个最强大的封建主岛津氏和毛利氏密谋对付德川。德川似乎很看不起石田，特别是在这位新贵 1599 年企图暗杀他以后。德川释放了他，这也许是因为他觉得他非常了解他的敌人，以致他能预知那些集合在他周围的人的行动。“你越了解魔鬼……”

石田的盟友曾设法控制幕府将军的继承人丰臣秀吉，但德川把他的母亲软禁了。全国的封建主分成两派，一派支持丰臣的儿子，另一派支持更强大的德川。1600 年，德川去北方平定一场暴乱，石田看到他的机会到了。如果他能控制坚固的大阪要塞和传统的首都京都，他就能向德川的势力挑战。他知道德川会攻打他，提早做了防范。从江户去京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沿海岸，另一条是走内陆。这两条路在京都以北的交叉点附近有两个要塞。石田的盟友织田秀信 (织田信长的孙子) 控制着内陆这

条路上的岐阜，德川的盟友控制着沿海岸这条路的清洲。对德川来说幸运的是，因为他的一个盟友控制着大阪到京都半路上的伏见要塞，使得德川能在石田把他的大量军队布置在岐阜之前到达那里；石田不能让一支敌军留在他的背后，所以在他向前部署他的军队以前，必须占领这个要塞。伏见要塞坚守了10天，这使德川在石田到达以前到达并夺取了岐阜。石田的军队开到岐阜，发现它已经失守，然后向南撤退。

战 况

德川以江户为基地，指挥后来叫做东军的军队，石田的军队叫做西军。尽管石田能把许多封建主召集到那位继承人的事业上来，但某些封建主的忠诚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不相信石田的平民背景。德川用了前几个月的时间秘密地开导这些封建主，他指望在战争到来时其中一些人能改变立场。德川带领30000人，连同他的下属带领的40000人及他在江户的儿子带领的35000人，在他的直接指挥下，有顺序地跟随他的主力部队向关原（Sekigahara）进发；关原是位于沿海岸的路与内陆的路的交叉点的一个镇。他还秘密地得到了火绳枪（一种用火绳引发的武器）。虽然日本武士传统上服膺有枪兵和弓箭手助战的面对面用剑进行单打独斗，但织田在四分之一世纪前他当幕府将军时就成功地引进了火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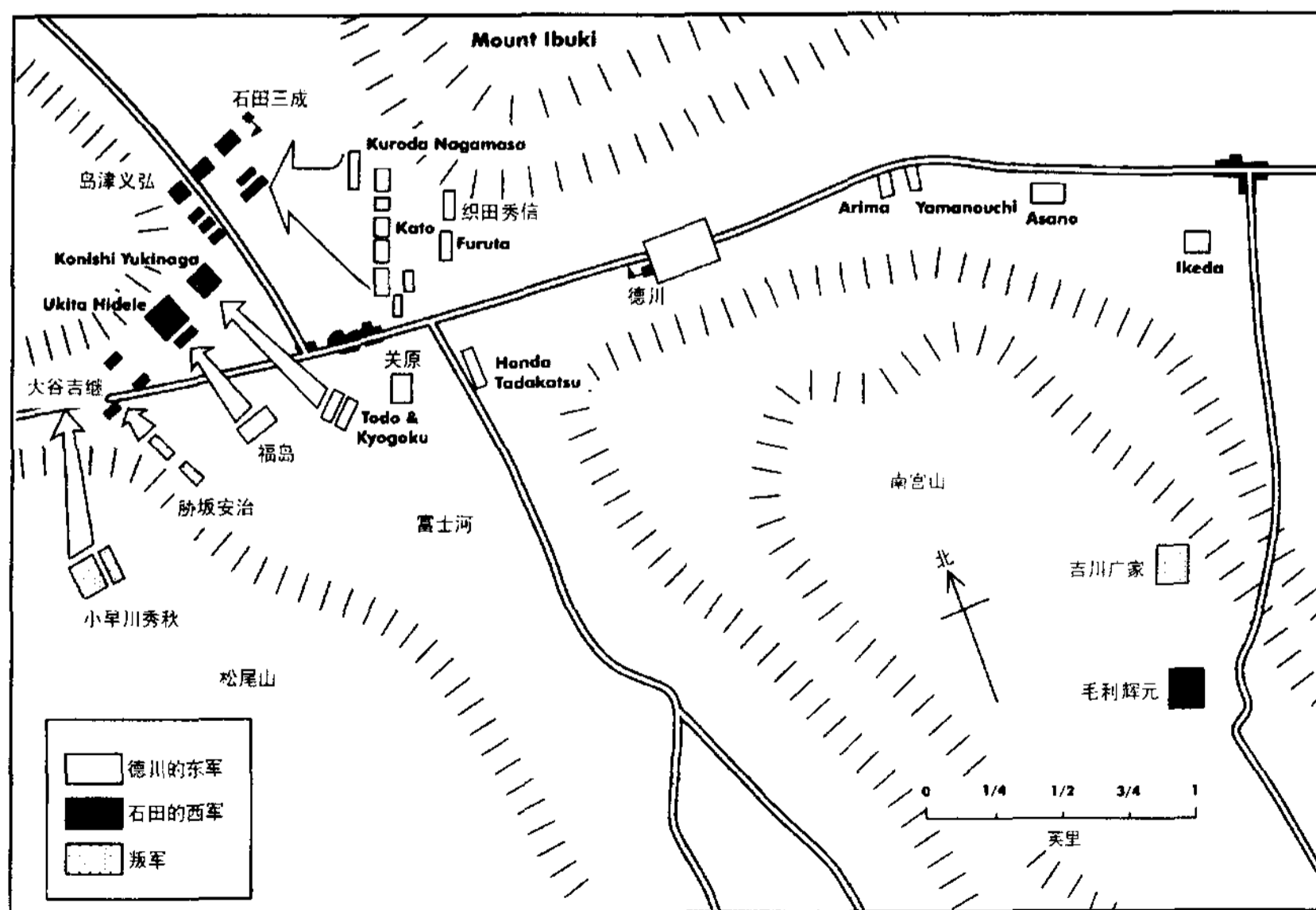
1600年10月20日，德川得知石田计划把他的军队部署在关原的一个防御阵地上。后来，石田在暴雨中从岐阜撤军，而尾随的德川军队从稍微缓和下来的气候中得到了好处。石田把他的部队部署为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上，阵地两侧是两条小溪，对岸是高地。在他的右翼，一个与之结盟的封建主小早川秀秋（Kobayakawa Hideaki）据守着富士河远处第三高地松尾山（Matsuo）上的一个阵地。尽管部署得很好，但经过一天行军，士兵们疲劳了，而且他们的军火也被打湿了。

德川的先头部队在大雾中行军，10月21日黎明误入到石田军队里面。双方都非常吃惊，以至各自撤退，而没有动手，随后双方都对对方的出现保持警戒。石田坐镇他的阵地，而德川则把他的盟友的军队面向前线一字展开，他自己的军队殿后。大约8点，刮起的风吹散了雾。对方阵地一目了然，于是双方都进行紧急磋商，下达最后的命令。德川的军队首先动手。福島正則（Fukushima Masanori）带领先头部队，控制德川的左翼，沿富士河向北冲向西军右翼的中心。前一天的雨使地面很湿，所以那里的战斗很快变成了拳击比赛。随着战斗这样开始，德川命令从他的右翼攻击西

军的左翼，而他的中路支持福岛的进攻。这使石田的中路没有受到攻击，石田迅速调动这个由岛津义弘（Shimazu Yoshihiro）指挥的中路，支援他的正在崩溃的右翼。岛津拒绝前去。在那时的社会，封建主是很难驾驭的，他们有独立的思想，在战斗中只服从他们尊敬的指挥官，而石田不是。

在石田的右翼，福岛的进攻连同支援部队正在占领阵地，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把自己的侧翼暴露给富士河对面由大谷吉继指挥的一支部队。大谷的军队旁边是部署在松尾山顶上的小早川秀秋军队。这两支军队都处在攻击德川暴露了的左翼的位置，大谷采取了行动。他的人稳住了战线，并击退了福岛的第二次进攻。随着形势的变化，石田命令小早川秀秋的部队从他所在的山顶上冲下来，包围东军。可是，他按兵不动。见此情况，德川感觉到一个可能的盟友在形成。他命令对小早川秀秋军队开了几枪，看看他们会怎么样。小早川秀秋认识到做决定的时候到了，决心与德川共命运。他的人确实冲下了山，但冲向了大谷的军队。不幸的是，大谷的火绳枪有足够多的干火药，给了进攻者严重的打击。结果，这 1600 名叛军的冲锋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反而把自己暴露给胁坂安治所指挥的另一翼的另一支小部队面前。这时，如果这支小部队做决定性的一攻，本来能支撑住大谷，使这个侧翼转危为安，但他们也决定叛逃到德川军队那里去。

最后由于人数悬殊，大谷除了撤退，别无选择。于是石田的右翼敞开了，福岛和变节的小早川秀秋包了过来。由于石田的右翼已被摧毁，而他



的中路也被击退，他决定逃跑。随着东军恢复他们的攻势，中路难以驾驭的岛津最后判断时机已成熟，命令他的人投入战斗。大概他一直在等待石田逃跑，以便他得到胜利的荣誉，但为时已晚。到他行动的时候，他的人数已太少，不能对战斗结果有任何真正的影响。

石田逃跑时唯一希望得到的援助是来自他部署在南宫山（Nangu）南边的两支军队。毛利辉元，此人从一开始就阻止了德川，他的阵地是在吉川广家指挥的西军的第二支军队附近。因为他们在山背面，远离战斗，所以直到石田南逃到达后才知道战斗早在进行。与石田在山顶会合后，本来可以把一支像样的军队部署在一个很坚固的防卫阵地上，但吉川在此时也决定改变立场，包围了毛利。石田再也没有支持者，而他的军队在他之后也瓦解了。

战 果

石田的西军死了大约 40000 人，使德川在全日本有了最强大的军队。虽然这个战役是他最后胜利的关键，但最后的胜利并不是在关原取得的。这个战役仅仅是确立丰臣秀赖在幕府中地位的斗争的一个转折点。丰臣秀赖仍然拥有相信世袭的封建主的支持，德川又用了十五年时间才把他们除去。1603 年德川被任命为幕府将军，天皇也把首都从京都迁到了江户。然而，直到 1615 年，他从那时还是少年的丰臣秀赖手中夺取了大阪要塞，他才得以实行无争议的统治。他的继承人控制德川幕府一直持续到 1867 年。

接下来的两个半世纪，日本维持了有意识的封闭状态。它再也没有远征朝鲜，外人进入日本的任何企图都受到阻止。只有港口城市长崎对来自中国的贸易开放，同时准许一年一来的荷兰贸易使团驻平户（Hirado）港。除了在 1637 ~ 1638 年间的一次基督教农民的起义，日本一直是相对安定的。大名仍然以其封建主的地位雇用武士做家臣。然而，长期的安定意味着武士的武功不再需要，作为一个阶层的日本武士沦为一个颇像欧洲赤贫贵族的群体；他们有社会地位，但没有收入。日本武士随着时间流逝被迫从靠武功生活转向靠贸易生活，或去种地，或在消磨完他们作为浪人——没有领导、经常成为非法的斗士——的一生后死去。

1854 年，在马修·佩里带领一些美国船进入东京海湾时，日本向西方开放。人们看到他们的精心封锁是以他们的数不清的进步为代价的，幕府

《叶隐》

大约在关原战役的时候，一系列武士格言被收集在题为《叶隐》(Hagakure) 的书中。这些短的格言描述了武士的品格，对他们应该怎样生活给予了建议。武士哲学最基本的东西被称为武士道。武士道的基本概念可概括为这样一句成语：“武士之道乃死。”这句话集中体现了武士阶层的性质，因为一个武士所选择的生活不仅是战斗，而且死往往是这种选择的结果。因此，一个武士应该时刻准备赴死。这与听起来不同，并非宿命论。事实上，与基督教精神并行不悖：因为人绝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死，所以人应该始终以一种积极而合意的生

活方式生活。因此，好好生活的目的是过好每一时刻，就好像这是你最后的时刻。

“除了现时刻的这一单一目的外，再无其他。一个人的整个一生是一个时刻接着另一个时刻。如果你彻底明白了现时刻，就没有其他的事要做，也没有什么要追求。活着只是对现时刻这一单一目的是真实的。人人都让现时刻溜走，然后寻找它，好像认为它在别的什么地方。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事实。要深刻理解这一点，必须不断积累经验。一个人一旦逐渐达到这种理解，他从此就是一个不同的人。”

在后来所称的明治维新中被推翻了。然而，天皇保留了他的地位，继之而来是一场把日本带进现代世界的大规模的运动。尽管如此，武士传统从未消亡。当日本开始把它的势力扩展到它的边境以外，19世纪90年代侵入中国，然后朝鲜，然后在1904~1905年侵入中国东北时，这种传统又复活了。新武士继承老武士的传统创造了一个新的武士阶层，最后在1931年夺取了政权，使日本着手于追求国际名声，招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终失败。1854年后日本所实现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工业复兴，在1954年后又出现了，这又一次使日本突显于世界。武士，正如他们在德川幕府时代所做的，又转向了贸易。古代武士所写和所学的教科书激励现代商业领导人在工业舞台而不是在传统的战场上再一次赢得胜利。

金文荣 译

布赖滕费尔德战役

1631 年 9 月 17 日

参战方

瑞典人/撒克逊人：45000 人

指挥官：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

神圣罗马帝国：36000 人

指挥官：蒂利的伯爵约翰·切尔克里斯

重要性

布赖滕费尔德战役标志着瑞典成为欧洲舞台上的主要力量。古斯塔夫斯的军事创新成了此后欧洲军队的标准。

历史背景

1555 年，《奥格斯堡和约》（the Peace of Augsburg）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其领土包括现在的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瑞士和捷克共和国。执政的哈布斯堡王朝分为两个分支，一个在奥地利，另一个在西班牙，每一个分支有它自己的责任和领土。奥格斯堡和约是缓和在中欧，特别是在德意志各公国，蔓延的宗教和政治世仇的一种努力。宣言说，每个诸侯都有权为他的地区决定什么是它的官方宗教。这样，天主教和路德教地区是官方承认的；然而，日益发展的加尔文教派没有得到承认。奥格斯堡和约起了几十年作用，但到 17 世纪初，宗教的联盟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新教和天主教区的冲突已不可避免。

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北部，巴拉丁——莱茵河一带的一个公国——的加尔文教的统治者弗雷德里克五世组织了新教联盟。在南部，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连伯爵组织了天主教联盟反对新教联盟。1618 年，他们在波希米亚发生了第一次冲突。（波希米亚以南的）施蒂里亚的斐迪南 1617 年成了波

西米亚国王，他决心把他的严格的天主教主张强加给这个公国。波希米亚人宽容他们国家的各种宗教观点，不希望让斐迪南把他的意志强加给他们，所以他们完全抛弃了这位在布拉格城的帝国统治者。他们组建了军队，并把王位给了弗雷德里克五世。弗雷德里克五世接受了王位，引发了新教联盟和天主教联盟的冲突。

这次战争是短暂的。1620 年，天主教徒在杰出的将军巴隆·冯·蒂利的领导下打败了弗雷德里克的军队。于是，斐迪南继续把天主教主张强加给波希米亚人，接着发生了广泛的屠杀和破坏，使这个公国的经济走向崩溃。斐迪南的支持者取代了掌权的贵族，得到了大量的财产。在接下来的十年的迫害中，新教的宗教活动在波希米亚消失了，而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重申了他们的权威。

新教的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相互猜疑，以至路德派实际上支持波希米亚的哈布斯堡王朝。虽然天主教西班牙的势力威胁着德意志北部的新教地区，但这些地区却不能在它们内部取得联合对敌的一致意见。丹麦国王给了新教支持，但他的动机更多的是出于想要德意志北部的土地，而不是出于宗教的认同；西班牙人在捷克冒险家巴隆·阿尔布雷希·冯·沃伦斯坦指挥下于 1625 年击败了丹麦的军队。沃伦斯坦领导的是一支 125000 人的训练有素的军队，但他有高于为哈布斯堡王朝服务的个人抱负。他计划用他的军队击败哈布斯堡的敌人，然后在中欧为他自己创建一个王国。哈布斯堡王朝逐渐对此有了怀疑，到 17 世纪 20 年代后期，天主教军队内部开始发生争吵，几乎像新教的争吵一样厉害，这导致沃伦斯坦在 1630 年被解除了指挥的职务。尽管如此，由于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优势和势头在他们一边，天主教联盟仍要求斐迪南收复天主教在德国北部失去的全部土地。这意味着重开战端。失去土地和信仰最后促使路德派教徒起而战斗。

这时，一个新教维护者站了出来，他就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古斯塔夫斯明智地开发他的国家的自然资源——铜和木材，以建立起强大的经济，同时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基于普遍征兵的职业军队。他的军队，装备有轻得足以在战场上进行调动的第一流大炮和改进了的火枪，定期发薪水，穿统一的制服，有严格的军纪。从 1611 年到整个 1629 年，古斯塔夫斯的军队战胜了波兰、丹麦和俄国，使瑞典成了波罗的海的控制力量。他想保护的正是这种控制权，使之不受天主教的侵犯。

1631 年 5 月 20 日，马格德堡城在经过 7 个月围攻后陷落，该城在易北河边，大约在莱比锡东北 60 英里。围攻的帝国军队，当时是由蒂利（Tilly）伯爵指挥的，主要由雇佣军组成，紧跟着他们洗劫了这座城。大

火烧光了全城。30000名居民中有25000人葬身火海。

战 况

马格德堡城的居民一直在等待古斯塔夫斯军队的到来，但由于萨克森的选侯约翰·乔治的干扰，落了空。此人既害怕蒂利的天主教军队，也害怕古斯塔夫斯的瑞典军队，拿不定主意支持谁。因此，他不让古斯塔夫斯通过萨克森援救马格德堡城。然而，听说了马格德堡城的命运和蒂利军队正向他的方向进军的消息，这位选侯在1631年9月11日与古斯塔夫斯结了盟。古斯塔夫斯没有浪费时间，把他们两人的军队合在一起，向莱比锡挺进，而蒂利的军队正在迫使莱比锡投降。古斯塔夫斯的瑞典/萨克森联军大约有45000人，而他更倚重的瑞典军队约有13000人。

蒂利的人听到古斯塔夫斯进军后，为了对付来自北边的威胁，他们不得不停止他们刚刚开始向莱比锡享有的抢劫。蒂利认为待在城里可能更明智，因为冬天就要到来，古斯塔夫斯会不得不在城墙外受过冬之苦，同时帝国军队可安全留在城里。然而，蒂利的骑兵指挥官巴本海姆伯爵强烈主张进攻，不愿意防守，竟然带领他的骑兵出城，侦察瑞典军队的行踪。9月16日晚，他派了一个信使去莱比锡的蒂利那里，告之他的骑兵已与瑞典军队交战，需要援助。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因为古斯塔夫斯在他的记录里没有提到任何战斗，而蒂利派了他的人前去营救。到9月17日9点钟，古斯塔夫斯踏上了布赖滕费尔德镇（Breitenfeld）正南从杜比恩通往莱比锡的路，发现蒂利的36000人的军队列队在他的前面：炮兵在山脚；步兵排成方阵，每个方阵有2000名长矛兵；骑兵在两翼；全军延伸有两英里多长。

古斯塔夫斯把他的军队编成了一种不同的队形。瑞典军队没有使用西班牙设计的标准“特尔西奥”（Tercio），一种由长矛兵组成的方阵，有火绳兵和火枪手在角上做掩护，而是以较小、较灵活的军事单位——其中，长矛兵掩护火枪手——投入战斗。古斯塔夫斯把约翰·乔治和他率领的撒克逊人安排在左翼，把他自己的人编成平行的队列：两排骑兵在两翼，两排有骑兵支持的步兵在中路。他的目的是利用他的较灵活的队形在庞大的帝国方阵周围和之间穿插，而他的较轻、较灵活的大炮则可利用敌军方阵中人员拥挤的弱点。

古斯塔夫斯无需等待战斗。当他部署军队时，帝国军队的大炮已开始向他的军队开炮。然而，因为他的中队形，大部分炮火从他的队伍之间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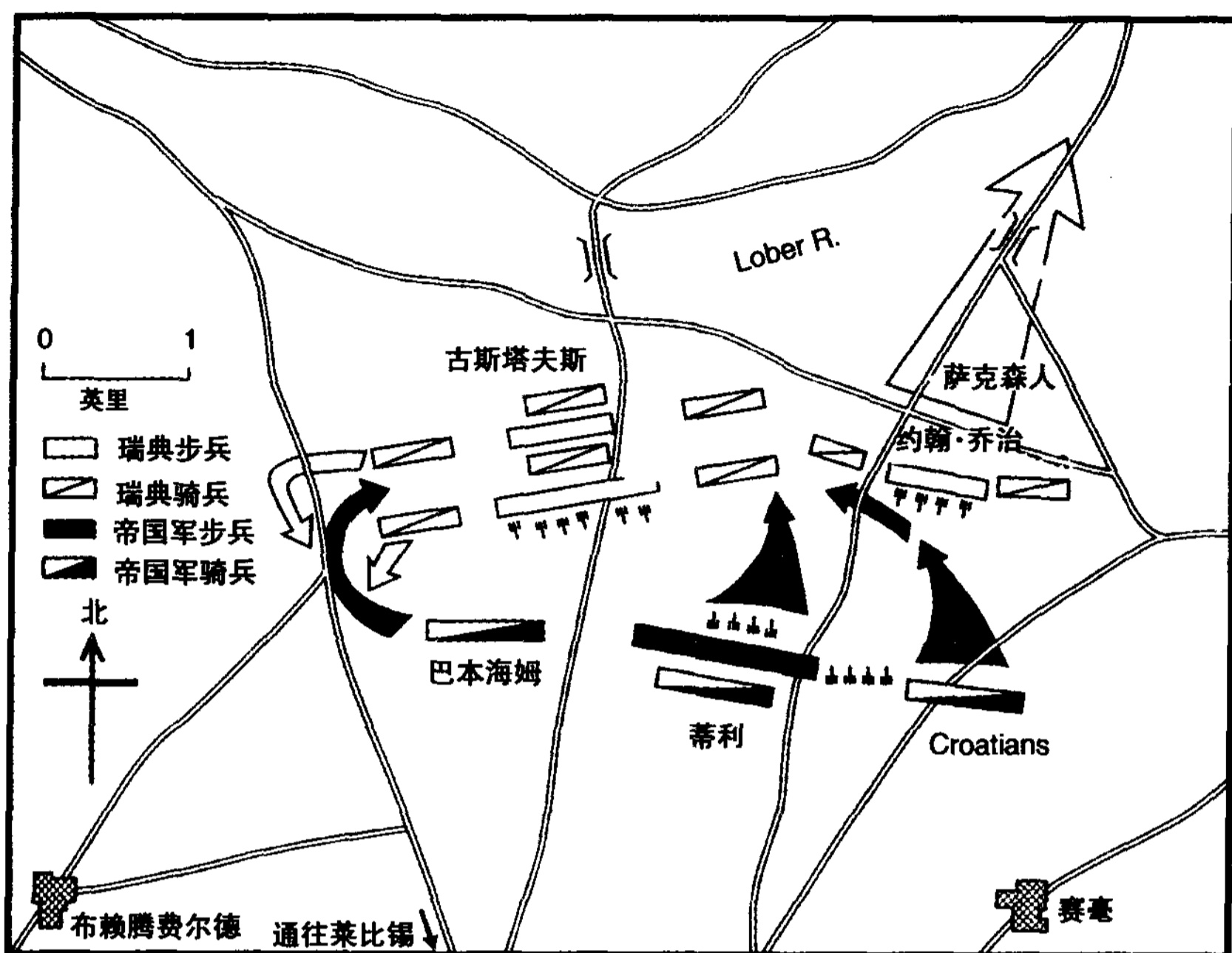
过，没有造成多少损失。相反，瑞典大炮的回击给帝国军队的长矛兵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尽管他们的炮较小。在横排 10 人、纵列 12 人的方阵里，帝国士兵拿着 30 英尺长的矛，无法躲避炮火。炮火一直打到中午，这时，任性的巴本海姆没有接到命令就带着他的骑兵从帝国军队的左翼向前冲了出去，企图绕过瑞典的右翼。尽管蒂利对他下属的鲁莽感到失望，但他接着也命令他的方阵向撒克逊人推进。他的推测是正确的，撒克逊人是古斯塔夫斯军队最薄弱的部分。

约翰·乔治的军队几乎没有展开抵抗，枪一响许多人就转身逃跑了。这位选侯自己骑马跑了 15 英里，他的一些骑兵只是为了抢劫他们的盟军的供应车才停了下来。到下午过了一半时，蒂利的军队似乎绕过了瑞典军左翼，并包围他们，但古斯塔夫斯还没有被打败。他得以对付巴本海姆的骑兵，是因为巴本海姆没有使用骑兵的冲击力去打乱瑞典军的队形。相反，他命令他的一排骑兵使用半旋转骑术，接近敌人，用他们的转轮点火枪射击敌人，然后转到后面去装子弹，同时让下一排骑兵向敌人开枪。由于枪的射程太短，不起作用，古斯塔夫斯的火枪手得以利用他们武器的较长射程，杀死了许多帝国骑兵，而这些骑兵是很容易打的目标。为了进一步配合这场厮杀，瑞典军的轻炮掉转方向，对帝国骑兵发射了霰弹。这种炮火的作用是破坏各个作战单位之间的联系，瑞典骑兵随后持马刀反击，达到了这个目的。这样，当蒂利的步兵在绕过古斯塔夫斯的左翼时，巴本海姆对右翼的攻击却在失败。

这时，没有了骑兵的威胁，古斯塔夫斯把他的小作战单位和轻炮对准了敌人，距离近了，方阵成了比以前更容易打击的目标。在用炮火牵制他的敌人的同时，古斯塔夫斯带领他的骑兵包围了帝国军队的左翼。蒂利军队的大炮是笨重的，它们是在战斗开始时安放的，直到战斗结束没有移动过。蒂利安在山脚下的大炮和那天早晨向萨克森军队开火的大炮，现在正好指向蒂利军队所在的地方，撒克逊人逃跑前就在那里。因此，瑞典人缴获了这些重炮，用它们轰击方阵中的敌人。由于炮火来自两个方向，密集的长矛兵方阵被粉碎了。

战 果

下午 4 点，古斯塔夫斯还面临巨大的压力，但到下午 6 点，他胜利了。他伤亡了大约 3000 人，主要是在早晨连续炮击时。撒克逊人几乎无损失，因为他们在战斗之初不战而逃。蒂利受了重伤，逃向莱比锡，留下了 7000



具尸体和 6000 名俘虏，以及他的大炮。他在莱比锡过夜，然后放弃了该城。古斯塔夫斯所抓到的俘虏主要是雇佣军，他们很高兴改变立场，加入了得胜的军队。古斯塔夫斯的胜利还吸引了另外一些新教诸侯的支持，他们在创立一个极其需要统一的政治阵线上给予了帮助。布赖滕费尔德战役和古斯塔夫斯 1632 年 11 月 16 日在吕岑的胜利，打击了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支持的天主教势力的基础。哈布斯堡王朝再也没有恢复活力，后来，法国作为一个主要参战国的加入把战争西移了。然而，到那时，德意志的各个公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以至要在肉体上、物质上和心理上完全恢复，必须几十年，如果不是几个世纪的话。

布赖滕费尔德战役确认了古斯塔夫斯作为“北方的雄狮”的地位，但更重要的是，它预示了他的作战和组织的样式的引进，而这两者都是他对荷兰拿骚的莫里斯将军的新理论的活用。大多数欧洲军队用以作战的方阵是希腊和马其顿方阵（phalanx）——一种推挤前面敌人的刺猬状方形队形——在当时的版本。部署在角上的火枪手在那里只是驱赶散兵。通过引进较小的作战单位——旅（当时引进的一个术语），和更多的依靠火器，古斯塔夫斯把这种方阵几乎变成了大靶子。他对大炮的发展——不仅使它较轻，而且能批量生产——使军队的这一兵种在战斗中变得更加重要，而在此之前，大炮主要用于围攻。这样，可移动的火器结束了并在“三十年

战争”后取代了密集的编队。

古斯塔夫斯还把职业化引进战争。尽管将领过去就是专职的，但直到那时，大量的士兵或者是雇佣军，以战利品为报酬，没有忠诚可言，或者是离开城镇和田地的人，他们由于绝望而被迫服役或入武，也为战利品而打仗。不过，瑞典人还受到民族主义——围绕在一个有能力的君主周围而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民族——的驱动。古斯塔夫斯还引进了定期薪水、制服、标准单位、军纪、军规、定期训练这样一些现代军队的要素。布赖滕费尔德战役和“三十年战争”实际上标志着现代的开始，不仅在军事事务上，而且也在宗教和政治舞台上。

由于用火器武装大量的士兵和获得性能完善的新型大炮都是很费钱的事，所以只有国家的政府才能支付得起。因此，国家开始建立军队，战争成了政治意志的延伸，而不再是道德或宗教的运动。从此以后，你看到了常备军和职业士兵的出现。

金文荣 译

山海关战役

1644 年 5 月 28 日

参战方

中国满族：大概 50000 满人，40000 汉人，

可能还有 70000 ~ 80000 名地方武装

指挥官：多尔衮（满人）和吴三桂（汉人）

起义军：至少 50000 人，也许达 100000 人

指挥官：李自成

重要性

起义军的失败使得满族占领了北京，

并开始以新的王朝清朝执政，

取代了明朝。

历史背景

满人是12世纪建立金朝的女真蒙古人的后裔。在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灭亡以后，满人臣服于后来的（1368年建立的）明朝。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有伟大文化和军事成功的时期，但是帝国的本性，使后来的皇帝用更多的时间去享用他们的财富和权力，而不理国家的政务。到17世纪初，国内起义频繁。直到1582年，满人仍然是忠诚的，那年两个为明政府服务的满族官员觉昌安（Giocangga）和他的儿子塔克世（Taksi）在一场内乱中死去。塔克世的儿子是努尔哈赤，他决心为他的父亲和祖父报仇，同时决心要使他的人民成为中国的未来统治者。

努尔哈赤认识到当时满族和明朝的力量相差太悬殊，不能取胜，所以他仍然当忠诚的臣仆，同时慢慢通过联姻和军事征伐加强他的影响力。从1599年开始，努尔哈赤发动了对满族内部竞争对手的战争，通过征服和外交手段成功地把几乎所有派别都纳入了他的阵营。到1609年，他的势力已大到明政府允许他搞地方自治。努尔哈赤建立了一种“旗”的系统，各旗既是军事组织，又是一种政府结构的雏形。

1616年，努尔哈赤宣布建立一个新的金朝，用的是12世纪存在的女真（Jurchen）蒙古人王朝的名称。1618年，他开始发动对明朝领土的进攻。1625年在今天沈阳建立了他的新首都。他最后败在明朝将领袁崇焕手中，袁崇焕拥有在明朝朝廷里的耶稣会士提供的大炮。几个月以后努尔哈赤去世，那时是1626年，遗嘱让他的第8个儿子皇太极作为他的继承人。皇太极继续了他父亲的征服梦，在朝鲜取得胜利后，从西对北京发动一场战线很宽的迂回战。1631年，他攻到了明朝首都，后带着大量战利品回到盛京。他重新命名他的王朝为清朝，意思是纯洁，以避免与四个世纪前的金朝相提并论。1642年，虽然皇太极夺取了通往长城东端山海关的一个战略要道，但他当时并不很想与另一边的明朝大军打仗。相反，他把他的注意力转向通过巩固他远至阿穆尔河的统治来保护他的北翼。

对付满人好像还不够糟糕，明朝同时也不得不与一些有战斗力的农民起义作战。其中最成功的起义是李自成领导的。他驱逐了明朝军队，在1640年控制了北京正南和西南的河南省和陕西省。到1644年，他觉得自己已强大到足以进军首都。当李的军队逼近北京时，明朝的崇祯皇帝召回两支前方军队保卫这个城市。其中最大的一支军队在山海关，由吴三桂指挥。有些记载说，吴没有去保卫他的皇帝，另一些记载则说，他去了但未

及时赶到。不管怎样，李和他的起义军在 1644 年 4 月 25 日轻易地夺取了北京。就在这个城市失守之前，皇帝自杀了。吴在去首都的路上听到了皇帝的命运，曾考虑过投降，一是因为李有此要求，二是李抓了他的父亲做人质。不过，他返回了山海关。李在抢劫首都后，也跟了去。

1643 年，皇太极去世，享年 51 岁，满族失去了他们自己的领袖。他五岁的儿子是继承人，登了基，但皇太极的兄弟摄政王多尔衮掌握着实权。多尔衮曾考虑与起义军的一些人接触，以得到某种内部支持，但吴三桂先与他接触了。夹在两个敌人之间，吴作出决定，宁愿与满人往来，也不理睬李，所以，他请求满人支持他打败李的起义军，并重新夺回首都。多尔衮很高兴帮助他。

战 况

李在北京的最初日子是积聚了他所能找到的金银财宝，并把金子熔化成便于运输的金锭。他喜欢他家乡的城市西安胜于北京，准备撤退到那里，但他首先不得不对付吴三桂的军队。5 月 18 日，李带领他的军队，至少有 50000 人，出了北京向东，5 月 22 日到达永平（Yungping）镇。后来对那里战斗的描述有不同说法。布尔格的《中国史》（Boulger, *The History of China*, 1989）说，李在永平镇外把他的 60000 人的军队部署成一个大的新月形队形，以新月的两端迂回包围吴的大约 20000 人的军队。吴送信给多尔衮要求援助，但满人来得很慢。李的军队包围了吴的军队，开始围歼他们，但被满族骑兵的突袭所打断。起义军彻底瓦解，留下了大约 30000 具尸体。

更可信的说法可能是帕森斯的《明朝后期的农民起义》（Peasant, *Rebell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1970）一书。其中说，李过了永平镇，几乎到了山海关（这两个镇靠得很近，用哪个镇的名字命名这次战役可能都合理）。5 月 25 日，吴送信请求援助，多尔衮次日到达，在山海关北三英里处扎营。在那里，他们与起义军的一个小分队发生了冲突，并取得了胜利。第二天，多尔衮的军队开进了山海关，他和吴开始为这个战役做计划。显然，在 5 月 26 日前，李并不知道满人已到达这个地区，并与吴结了盟，虽然直到这个战役开始，他也许仍不知道此事。李的大部分军队部署成一条线，从永平镇向西南延伸到海岸。李在一个可以望到军队的小山上。5 月 28 日早晨，刮起了沙尘暴，掩护了多尔衮与吴的联军的部署。多尔衮带来大约 50000 人，加上吴的 40000 人，所以当战斗开始时，他们占

有人数上的优势，而且在训练和经验上也比起义军强。此外，吴还有可能征集到另外的70000~80000名当地人，强迫他们服役，但即使征集了，此书也没有提到他们在战斗中起了什么作用。

吴的军队部署在多尔袞的军队的右翼，可能是攻击起义军侧翼的关键力量。尽管李是一位有才干的军事领袖，并直接指挥他的军队，但吴三桂和多尔袞的联军对他的军队来说实在是人数太多了。只知道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其他细节史无记载。李的军队在后退中有点混乱，尾随的追击可能更具决定性，但只追击了12英里。因此，李得以在永平镇重新集合他的一些人，然后退守北京。无论是从防守北京的兵力方面看，还是从补给方面看，他都没有为北京遭受围攻做准备。可是，他却在6月3日匆忙通过必要的仪式宣布自己为皇帝，然后处死了吴的父亲。当吴三桂的军队逼近北京时，吴三桂看到他父亲的头挂在城墙上。6月4日清晨，李带着他的军队出城西去，在城中留下了许多正在燃烧的建筑。

战 果

吴三桂妄图建立自己作为明朝代表的权力。然而，多尔袞的军队太强，无法向他挑战，吴很快发现自己在为满人服务。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追击起义军的任务。这用了他一年多的时间，1645年夏天，他抓获并处死了李。虽然多尔袞只是摄政王，但满人的统治是他开始建立的。首先，他通过给死了的崇祯皇帝和皇后举行国葬，尽其所能地减少汉人的恐惧。他宣布他和他的军队进入中国并占领北京，实际上仅仅是为了从起义军手中拯救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然而，几个月后，清朝朝廷从盛京迁到了北京。这个新建立的中国王朝的第一位皇帝是皇太极的儿子顺治，虽然多尔袞继续管理军队和政府事务。

1644年对北京的占领虽然标志着明朝的正式结束和清朝的开始，但事情远没有这样快。自杀的明朝崇祯皇帝留下了后嗣。他的一个儿子在南京宣布自己是下一个明朝皇帝，但他不是领袖。1645年春，清军在扬州打败了明朝可能投入战场的最后的军队，紧接着占领了南京。这是明朝维持权力的最后一次机会，因为在扬州战役后，有一系列皇位觊觎者宣布他们为皇帝，但没有人能集聚足够的追随者向清朝的势力挑战。在1648~1651年间，桂王看起来像是个能恢复明朝的人，但他只能延缓清军的进攻。

满人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到多尔袞，都非常聪明，他们认识到明朝的官僚体制是相当有效的，不应改动。的确，汉人有许多让满人羡慕的东

西。所以，像 14 世纪忽必烈接管中国一样，满人也让他们自己去适应他们的新国家。被任命的满族官员不是取代明朝的官员，而是与他们一起工作，监督而不干扰。像忽必烈的蒙古人一样，满人也想把他们自己确立为中国内部的统治阶级，而不是外来的统治者。

清朝的皇帝并不比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统治家族的皇帝差，也不比他们好；他们有好的，也有差的。这个王朝的主要特点是，它在实行统治时不得不对付大量西方人的到来。葡萄牙和荷兰商人已经开始与明朝做生意，但仍然是在中国市场和社会的外围。然而，到 19 世纪初，大致是中国任何一个王朝统治大约两个世纪走到最高峰开始衰败的时候，中国人不得不对付英国人。传统中国的排外心理复活了，以回应英国商人和外交人员的蛮横方式，英国人作出了军事反应，中国人对此无法给予友好的回敬。整个 19 世纪的后半期，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日本都把他们的经济、军事和外交意志强加给了中国，清朝对此只能是更加保守和倒退，从而导致这个王朝在 1911 年灭亡了。

金文荣 译

内兹比战役

1645 年 6 月 14 日

参战方

国会军：6500 名骑兵，7000 名步兵

指挥官：费尔法克斯勋爵

国王军：4000 名骑兵，3500 名步兵

指挥官：鲁珀特王子

重要性

英国国王势力和国会势力的对抗最终以国会的暂时取胜而结束，从而确立了民主政治作为英国政府的基础，并影响到英国的

殖民地，特别是在美洲。

历史背景

甚至从玫瑰战争（1455 ~ 1485 年）以来，英国政府就一直很稳定。国王的统治，即使不是绝对的，也肯定几乎没有什么限制。这可能是因为他通过关税和皇家控制的财产的产出得到了满意的收入。有这样的收入，加上收税极少，所以继任的国王不需要召集国会。只要这些国王用常识来统治，花费不要超过他们的收入，人民就高兴。几乎有两个世纪的时间，都是这种情况，但 17 世纪初，王室的野心开始使王室的银行账目膨胀，因此需要国会提供额外的钱。

英国国会作为一个机构这时感到需要在政府中起更积极的作用，因为国王和他的顾问们在国际上变得越来越积极，用于染指大陆的钱开始上升。这些花费，加上欧洲人从美洲人那里得到财富造成通货膨胀这一事实，意味着国王用以前给他的钱维持他自己的支出越来越困难。对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和他的儿子查理一世来说不幸的是，他们最信任的下属白金汉公爵给他们出了坏主意。在 1624 ~ 1628 年间，白金汉领导了对西班牙和荷兰的失败的进攻。为了支付这种失败所花的钱，詹姆斯和后来的查理被迫召集国会开会。一次又一次开会，国会变得越来越不合作，也越来越想得到它自己的权力。

1629 年 1 月，国会最终在约翰·皮姆领导下集合起来，而此人事实上在每项政府事务上都向国王查理提出了挑战。在这个管理机构与查理的两个主要下属斯特拉福德伯爵和大主教劳德直接对立的同时，法律上和经济上的斗争也接踵而至。斯特拉福德在爱尔兰组建了一支需要生活费用的常备军；劳德发动了一场狂热的运动，企图强制推行严厉得多的英国国教会的正统性，因而激怒了笃信加尔文教的苏格兰人。必须为军队和与反对查理的苏格兰人打仗花钱这件事，给了国会对付国王的手段。1640 年，国会控告了劳德。1641 年，国会迫使国王处死了斯特拉福德。此后，国会继续通过了一系列扩大它的权力的法律。约翰·皮姆，当时他是众议院的一位领袖，指控王后犯有叛国罪，而查理对皮姆回以类似的控告。由于没能把皮姆送进监狱，加上国会得到伦敦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查理北逃，在诺丁汉立足，呼吁公众支持他反对越来越革命的国会。

这一皇室与立法机关的对抗引起了英国内战。查理集结了许多贵族支持他的事业，他们主要是英国北部和威尔士的贵族，而英国东南部（特别

是伦敦) 则支持国会。查理通过支持他的贵族组建了一支训练得相当好的军队, 而这些贵族利用了当时正在欧洲大陆进行的“三十年战争”中打仗的雇佣军。自从斯特拉福德死后, 已没有常备军。查理特别受到国会控制的海军的牵制, 使他得不到来自大陆的通讯和补给。而国会, 因为内部争吵, 尽管有较好的资金支持, 起初并没能取得很大的胜利。

冲突之初, 保王党的事业有来自荷兰的有才华和派头十足的鲁珀特王子 (Rupert) 的帮助。他是查理的侄子, 尽管他只有 23 岁, 但从 14 岁起就是一名战士, 能指挥贵族保王党人, 即使不能完全控制他们。这些保王党人能胜任突袭, 但缺乏战斗训练。在国会党方面, 突出的领导人物是奥利弗·克伦威尔 (Oliver Cromwell), 他为圆颅党人 (国会党人当时的称谓) 组织并训练了一支骑兵, 以“铁甲军”著称。这两个人是这场战争中所出现的最伟大的天才。

战 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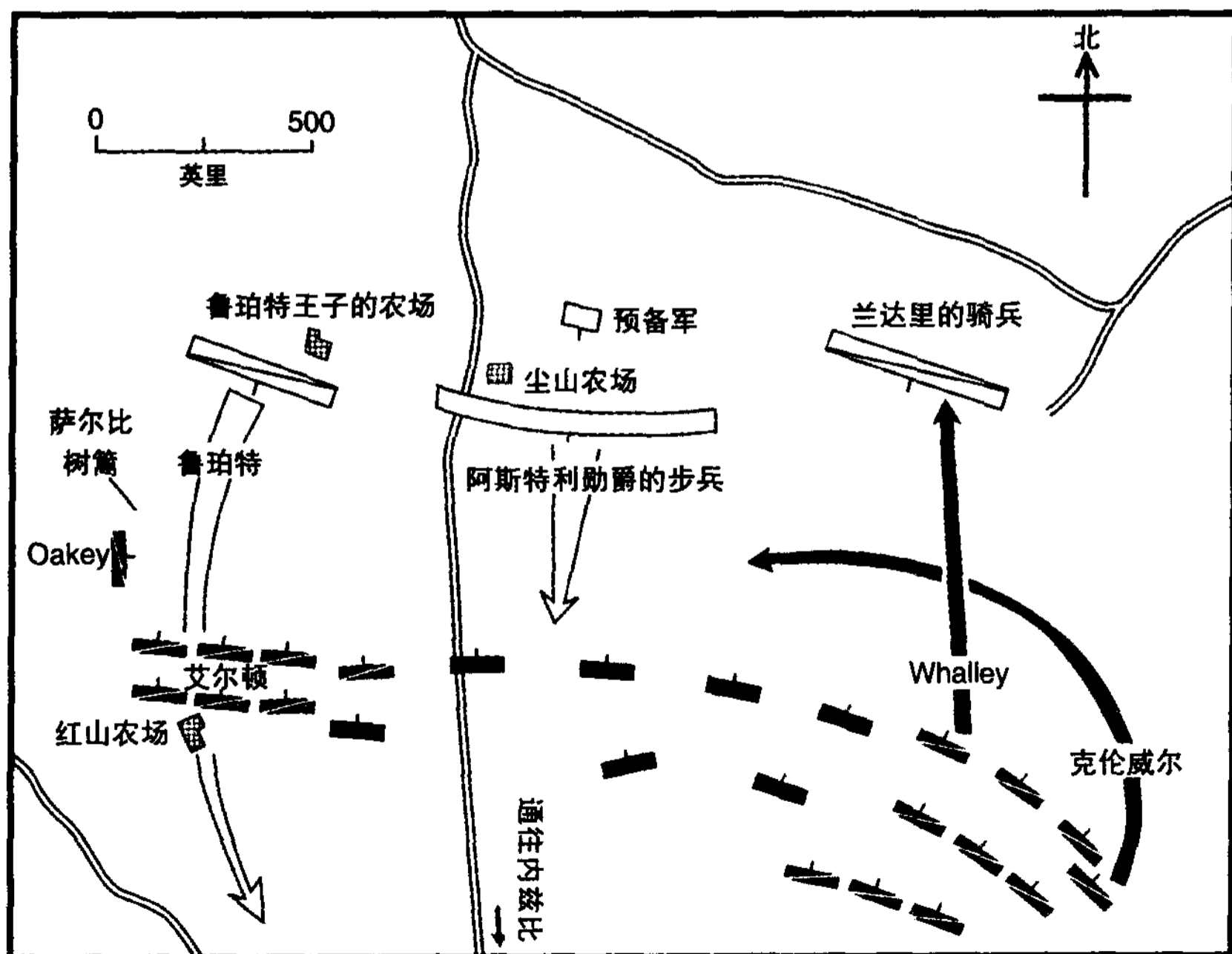
1643 年夏末, 皮姆与苏格兰人再度结成长期联盟。因他们的支持, 苏格兰人要求并得到了长老会的传教自由; 这等于取消了英国国教在苏格兰的权力。听到这一消息, 查理的一位苏格兰支持者蒙特罗斯侯爵前去向查理报警, 并答应集结亲保王党的军队。查理拒绝了, 他不想在苏格兰也引起内战, 原因只在于 1644 年 1 月苏格兰军队向南进军时, 他发现他自己在两个敌人之间。这导致了圆颅党 7 月初在马斯顿摩尔的胜利, 使国会派牢牢地控制了北方, 而查理向南方撤退。他坐镇牛津, 他的军队整个夏天在康沃尔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年底, 当查理拒绝了国会的和平和建立一个新政府的提议时, 短暂的休战结束了。因为过多的争论, 导致国会从来不会利用它的胜利。最后, 在 1645 年 4 月, 国会禁止它的任何成员 (除了克伦威尔) 指挥军队。这种权力的分割大大有利于圆颅党人, 他们得以集中力量召集一支他们自己的常备军。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为“新型军”, 他们所穿的红外衣从此成了英国军队的传统, 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末。尽管这支军队主要是由被迫穿军服的人组成, 但克伦威尔和他的上级费尔法克斯勋爵 (Fairfax) 在灌输性训练方面创造了奇迹。到 1645 年春, 他们已经准备好用这支军队去对付在牛津的保王党人。

查理下属们的争吵, 令他担心。他通过派鲁珀特王子和乔治·戈林勋爵去相反的方向把他们分开了: 前者去北方收复约克郡, 后者去了西边。这种分兵是个错误, 因为他的军队已经比国会的军队小。尽管如此, 鲁珀

特还是迅速夺取了莱斯特，重创了圆颅党的事业。然而，此后不久，查理得知圆颅党包围了牛津，他竟不顾鲁珀特的反对，命令他的军队回到南方。听到鲁珀特的到来，费尔法克斯勋爵撤销了对这个城市的包围，向北进军，迎战将要到来的保王党人。这两支军队在内兹比镇（Naseby）附近遭遇，此镇在牛津以北大约 50 英里，莱斯特东南偏南 20 英里。6 月 14 日早晨，鲁珀特的军队在镇北的山上列队。当他骑马向南观察圆颅党人的动静时，发现他们撤向了内兹比。他感到这是撤退，于是命令他的军队向南，下山追击。事实上，圆颅党人并不是撤退，仅仅是把军队重新部署到他们自己的山脚，他们本来已在山的背面列队。

整个上午，两支军队都在运动找自己的位置。在北面，查理把他的人部署成连续的三排，步兵在中间，骑兵在两翼。他的步兵是火枪手和长矛兵的混合体。正式指挥保王党军队的鲁珀特，在战斗打响前放弃了他的职位，这显然发生在与迪格比勋爵争论后。迪格比是个谄媚的人，总是扮演牺牲鲁珀特满足查理虚荣的角色。因此，鲁珀特离开了指挥整个战役的位置，只指挥保王军的右翼。这大大损害了后来战斗中的协调。

费尔法克斯的部署是米尔山顶上保王军的镜像，但骑兵人数以 13500 对 7500 超过他们。费尔法克斯把他的训练最差的人放在他的三排的前排，老兵和军官在第二排。这可以鼓励前排人，如果前排被突破，仍可稳住阵



脚。克伦威尔的铁甲军在右翼，而亨利·艾尔顿（Henry Ireton）领导的另一支骑兵在左翼。战场西边界是一道长而密的灌木树篱，费尔法克斯把 1000 名重骑兵部署在树篱后面。

上午 10 点，战斗开始，保王军以排炮轰击，步兵开始向敌军推进，但长得很高的草使他们难以保持队形。圆颅党左翼艾尔顿的骑兵开始向鲁珀特的军队接近，而圆颅党的步兵留在米尔山背后没动，直到保王军步兵进入射程，他们才向前出击他们的敌人。鲁珀特命令他的骑兵冲锋，把担任掩护的火枪手留在了后面。他们与艾尔顿的军队进行肉搏，经过一场混战，保王军骑兵的第一排撤退了。考虑到这些骑兵退出战斗，艾尔顿没有追击他们，而是把目标转向攻击步兵的侧翼。这时，鲁珀特派出他的第二排骑兵，冲进艾尔顿暴露的侧翼，圆颅党骑兵逃离了战场。

与此同时，保王军步兵在逼退“新型军”的前排。在艾尔顿对他们侧翼的流产攻击引起不同步时，保王军步兵继续向前推进，而圆颅党步兵的先头部队后退了。费尔法克斯把他的稳定部队放在第二排的部署这时得到了回报，因为在他催促下，他们向前挫败了涌来的保王军。这时，鲁珀特本应该攻击他们的侧翼，正如艾尔顿所打算的，但保王军骑兵的本性表现了出来：他们撇开当下的战斗去追击艾尔顿的军队，然后攻击敌军的行李营，以得到他们可能得到的战利品。行李营的勇敢抵抗挫败了他们的企图，但鲁珀特不能维持纪律使他失去了他的这一侧。

在国会军的右翼，克伦威尔的军队在与迎面而来的、马尔马杜克·兰达里爵士指挥的骑兵交战。经过一场激烈的混战，兰达里的骑兵撤退了。克伦威尔派他的前排牢牢固守，不让保王军来打扰，同时带领他的第二排进入保王军步兵的侧翼和后边。查理国王迅速采取行动本可挽救那一天，如果他动用他的预备部队的话；他的确命令他们这样做，并亲自带领他们进入战斗，但一个过分小心的下属这时向他发出警告，这样问他：“你是要死吗？”，这使查理停了一下，因此贻误了预备部队投入战斗的时间。他们没有攻击克伦威尔暴露的侧翼，而是散乱地站在四周，看着步兵被包围。费尔法克斯带着他的第三排发起了最后冲锋，这牵制住了前面的保王军步兵，并从西边包围了他们，同时，克伦威尔的骑兵正从东边猛攻他们。这时，即使鲁珀特回到他的国王身边，也不能重整这支预备军，查理逃离了战场。

战 果

到中午战斗结束。查理的军队瓦解了，至少有 1000 人死亡，5000 人

被俘，他的全部大炮和行李也被缴获了。当新型军摧毁了抵抗他们的步兵，转过来对付这位国王和他的预备骑兵时，他们的训练使这些保王军如此震惊，以至不战而逃，“铁甲军”追了他们14英里，几乎到了莱斯特的城门。圆颅党人伤亡不到1000人。

查理逃往威尔士试图集结另一支军队，但已几乎无济于事。新型军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继续削弱保王党在全国的据点。到最后一个据点投降时（1647年3月威尔士的哈勒赫要塞），查理已落在国会手里两个月。由于人民认为有必要有个国王作为政府的头，国会宽恕了查理，并打算让他成为一个实际上的傀儡。当他继续策划反对他们并在1649年开始一场新的内战时，国会已经不耐烦。他们在那年的1月处死了他。然而，这并没有确保国会控制这个国家，因为新型军变得政治化，以至他们成了英国的真正主宰。当国会证明不能单独对国家进行有效统治时，克伦威尔在1653年用军队解散了国会，并作为领主的保护者亲自掌权。他实际上实行了专制统治，直到他1658年死去。在此后的权力斗争中，军队的新指挥官乔治·蒙克得胜。他在1660年主持恢复了查理二世的君主政体。

克伦威尔在内兹比战役的胜利和他接着掌握权力既证明了，也反驳了对国王的需要。一个失去控制的国会需要约束，而当克伦威尔把它解散时，他约束了它，这表明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执行者。然而，国会军除掉一个不受欢迎的国王则表明，有一个更能回应人民需要的机构是至关重要的。克伦威尔拒绝接受国王的头衔，这个决定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国王未必就是能被用来执政的唯一形式。内兹比战役和克伦威尔限制了将来的国王权力。1660年在敦刻尔克附近的另一个战役最终将确立国会在英国政府系统中的优势。

美洲以另一种方式从英国国会和国王的斗争中受益。当查理一世的大主教劳德在17世纪30年代晚期开始迫害北方教派时，一些苏格兰人逃到了北美，使北部殖民地人口大增。类似地，上层阶层在克伦威尔统治时期也大批离去，扩大了中部殖民地，特别是维吉尼亚。因此，北美的人口，反映着既反对国王又反对国会的态度，为美国革命提供了某些思想基础；无论是英国内战，还是美国革命，都导致了绝对君主政体的观念在世界的崩溃。

金文荣 译

沙丘战役

1658 年 6 月 14 日

参战方

英法联军：6000 名步兵，9000 名骑兵

指挥官：亨利·德拉图·多韦涅，德蒂雷纳子爵

西班牙：6000~7000 名步兵，8000 名骑兵

指挥官：奥地利的唐·胡安和路易·德波旁·孔代

重要性

英法联军的胜利迫使西班牙到年底接受议和，使查理二世个人打算重登英国王位的最后希望破灭，从而确立了英国国会的最终优势。

历史背景

1649 年 1 月，斯图亚特天主教会丧失了对大不列颠君主制的控制。同月，国王查理一世被奥利弗·克伦威尔率领的国会军处死。1645 年内兹比战役以来，奥利弗·克伦威尔一直在扩充自己的军事及政治实力。即位的查理二世在他父亲死后想让保皇党或保王党与议会支持者或议会派继续打下去。遗憾的是，他的军队在 1651 年 9 月 3 日的伍斯特战役中败于克伦威尔，查理被迫逃往法国。克伦威尔俨然成了英格兰的国王（尽管他从未取得这个头衔），而查理在欧洲大陆寻求支持者帮助他重登王位。他最终花了很大力量讨好西班牙人，当时西班牙人控制着西属尼德兰（现在的比利时和法兰德斯）。从 1588 年基督徒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海军击败西班牙舰队以来，西班牙与英格兰一直是敌对的。

西班牙为查理提供了安全庇护，于是他竭尽全力组建忠于他的军队，同时鼓励留在英格兰的保皇党人为他回去做好准备。克伦威尔一直牢牢地控制着权力，而且他的情报机构也不断向他报告查理的举动。通过粉碎在

英格兰的保皇党集团，克伦威尔得以使查理留在欧洲大陆，而查理深信要成功地实施入侵，他必须在英格兰有一个支持者的强大基础，以占领一个使他能率军入境的港口。这样，一些偷渡英吉利海峡和重登王位的计划就不得不再次推迟。

正当查理在密谋时，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敌意在不断增强。两国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一直是对立面，而且战后冲突仍然不断。国王路易十四野心勃勃，总在寻找机会吞并邻国扩张法国的边界，包括西属尼德兰。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结束“三十年战争”过后的几个月中，法国国会和国王之间的一次短暂内战有使西班牙军队进入法国的危险。双方签订协议后，冲突中的两个主要人物总理马萨林和路易·德波旁·孔代（Louis de Bourbon Condé）将军仍在争论。当1650年春爆发第二次内战时，孔代离开法国，加入西班牙军队。

1652年夏第二次内战结束时，法-西战争仍在继续。孔代，一位杰出的将军，奉命迎战同样出色的德蒂雷纳（de Turenne）子爵。整个1657年，他们一直沿着法国与荷兰之间的边境作战，谁也没有占上风。同年，基于“我的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的观点，法国与其以前长期的对手英格兰结成联盟——英格兰那时也正和西班牙交战。路易十四和马萨林正在寻找更多的部队，而克伦威尔正在寻机登上欧洲大陆，他可能要开始一场反天主教的讨伐战。

1657年秋，英法联军攻占了马迪克（Mardyck）的弗兰德城，而后打算攻占敦刻尔克。这时敦刻尔克在西班牙控制之下，而克伦威尔与法国结盟的条款说，敦刻尔克（在英吉利海峡岸边）将成为英国的领土。德蒂雷纳率军开赴敦刻尔克，1658年5月开始围攻该城。威廉·洛克哈特指挥的3000名英军不久加入了围攻。英国军舰随后赶到，使围攻部队增加到21000人（攻击城内3000名守军）。西属尼德兰的总督奥地利人唐·胡安（Don Juan）集结力量与孔代一起反围攻。西班牙军队的5000名骑兵和8000名步兵得到查理的一支2000人的增援部队的支持，指挥官是查理的儿子詹姆斯，即约克公爵。

战 况

1658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西班牙军队从伊普尔开赴敦刻尔克。6月13日，唐·胡安和孔代在敦刻尔克东北的海滩上扎营。得知他们到来，德蒂雷纳决定先下手，因此留下一支守军在敦刻尔克，带领6000名步兵和

9000 名骑兵，扑向西班牙的阵地。西班牙军是垂直于海岸线部署的，大部分军队在离海滩不远的沙丘间。左翼（向南）沿一条通往敦刻尔克的道路驻扎，一条运河刚好在其南面，两者都与海岸平行。一支西班牙军队居右，英国保皇军居中右，孔代率领的一支由德国人、瓦龙人（Walloons）和法国人组成的军队居左，有两支骑兵部队殿后。还有 30 支骑兵分队在路上。他们行进很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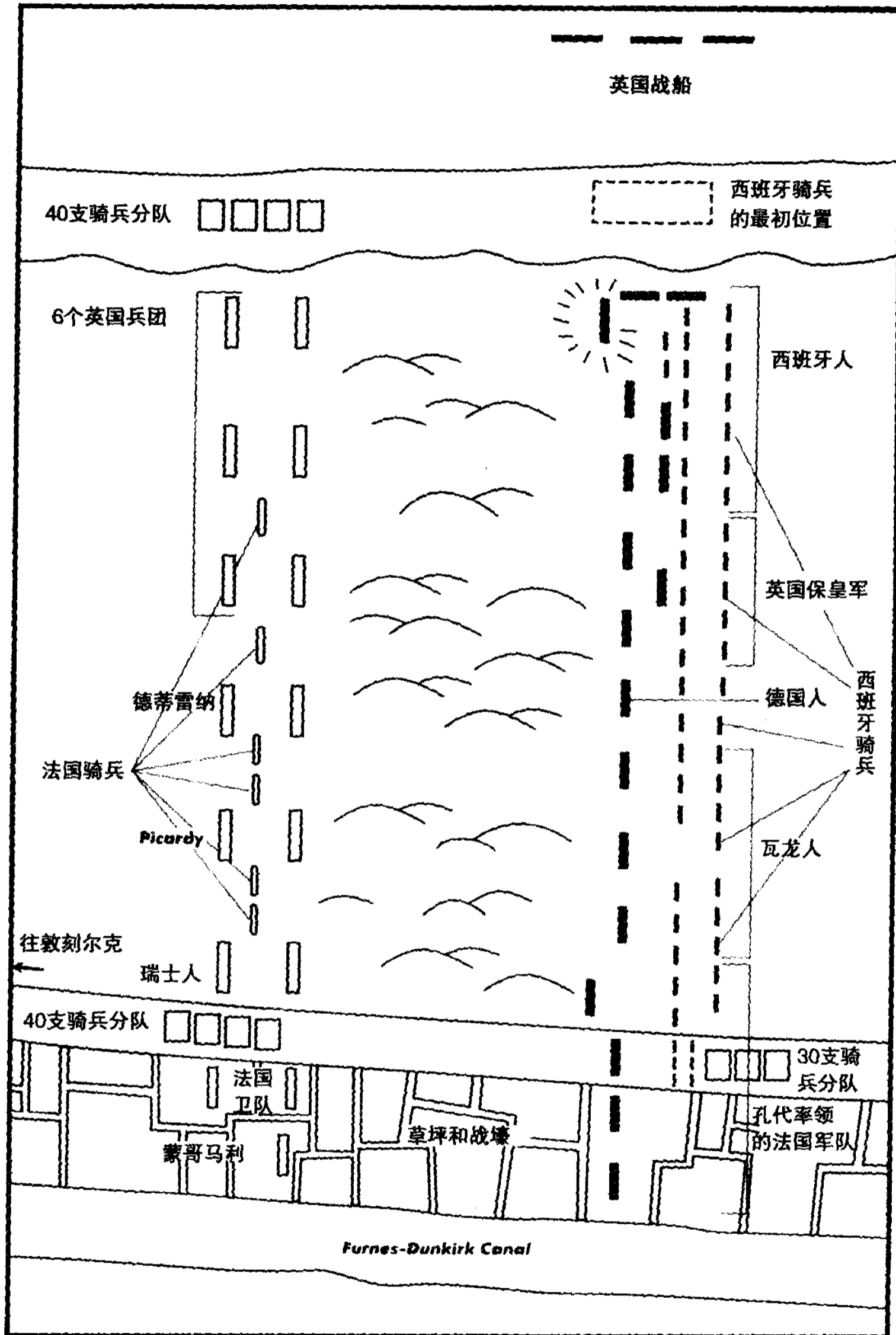
德蒂雷纳把 6000 名步兵平行西班牙军部署，从海岸一直延伸到运河，而把 40 支精骑兵分队分为两队部署在两侧。左翼的骑兵实际上是在水边的浅滩上。最初，西班牙也有一支骑兵在那里驻扎，但英国军舰到达近海，有受到炮击的威胁，所以唐·胡安把所有骑兵集中到南翼。德蒂雷纳也从围攻部队中抽出一些炮兵跟到南翼。

西班牙的阵地右端是一个大沙丘，高约 150 英尺。有一队西班牙老兵部署在那里，还有一些查理的步兵援助。这个地形使唐·胡安认为他的阵地非常坚固，易守难攻。他的整个阵地比对方阵地高，后面平坦，可部署西班牙骑兵。

上午 8 点左右，英法联军到达西班牙军对面。德蒂雷纳的计划是在离西班牙军 600 码时停止前进，观察对方阵地后，再对他的作战计划做最后调整。他并不指望他左侧英军的积极性。看到他们是在西班牙人坚固阵地的对面，克伦威尔的国会军拒绝了暂停的命令，继续向西班牙军射程之内前进。当几个西班牙人向他们开枪造成一些伤亡时，英军又决定不等命令自行其是。一些法军滑膛枪手被派到前面为攻击大沙丘提供火力支援，但英军不打算等其他军队的配合便开始战斗。沙丘正面很陡，因此英军不得不向上爬，尽管火力很猛，但他们坚决向前推进。沙丘顶上的西班牙军组成一个长矛兵的防御方阵，四个角的滑膛枪手提供支援。英军同他们进行了肉搏战，冲破了西班牙人的方阵，把剩余的人赶到沙丘的背面。约克公爵率领骑兵攻击英军，但英军阵地当时在沙丘上，居高临下，约克公爵的冲锋被击退。骑兵和重整的西班牙步兵从侧翼发动第二次冲锋，接着是一阵混战。这时法国骑兵沿海滩赶到，使战局转为有利于英军。

当西班牙军右翼的战斗在进行之时，其余的英军已逼近西班牙军，全线战斗开始了。孔代指挥剩下的西班牙军坚守，但中路的德国人和瓦龙人开始退却。当右翼崩溃时，中路也跟着溃败；孔代的部队也被迫撤退。

保皇军打得很好，就像右翼的西班牙军一样，但围攻右翼的英军的攻势使英法联军拥有不可战胜的优势。“在他的急报中，德蒂雷纳对英军猛攻沙丘的魄力做了公正的评论，‘他们就像野兽一样往上冲’。一名西班牙军官说。‘英国人在这支军队中有无人能及的声望。’德拉蒙德上校写道，



‘英军由于其非凡的勇气而受到普遍的称赞’。福孔贝勋爵从法国宫廷返回时这样报道（Firth, *The last years of the Protectorate, 1656 ~ 1658*, p. 199)。”到中午，战斗结束，这正是德蒂雷纳所希望的。他想要在清晨开战，利用海水退潮可使他的骑兵在海滩上作战。这样，那些没有对手的骑兵就能从侧翼插上支援英军，包围西班牙军。正是这样一支军队，使战线拉长的西班牙骑兵无法集中起来抵抗。完成追击后，伤亡数字是令人难忘的。唐·胡安和孔代有 1000 人战死，5000 人被俘。英法联军损失 400 人，主要是英军。

战 果

沙丘战役后的几天，西班牙守军放弃了敦刻尔克城。根据克伦威尔与法国的协议，敦刻尔克归属英国。一段时间，西班牙和法国仍在交战，但西班牙最后要求谈判。1659 年 11 月，双方签署了《比利牛斯和约》（the Peace of the Pyreness）。该条约把西班牙人统治的大部分佛兰德地区让与路易十四，这损害了西班牙人作为一个欧洲强国长期确立的地位。后来路易与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女儿玛丽亚·特里萨结婚，从那一刻起，西班牙，即使不是法国的一个附庸，也肯定是一个穷亲戚。

直到这时，查理二世一直在依靠西班牙帮助他重登英国的王位；沙丘战役后，以武力重登王位已不可能。然而克伦威尔于 1658 年死去，即战后几个星期，查理就得到了机会。克伦威尔之子理查德试图继任他父亲的职位，但遭失败。次年 5 月，因争论英军规模问题被克伦威尔在 1653 年中止的国会会议重新召开。理查德·克伦威尔发现他既不能控制军队，也不能控制国会，便辞了职。在镇压保皇党暴动期间，国会与（由查理·弗利特伍德将军和约翰·兰伯特将军指挥的）英军之间的权力之争就开始了。这导致 1659 年 10 月军队结束了国会的短暂任期。

国会成员求助在苏格兰指挥英军的乔治·蒙克将军营救他们。蒙克曾是查理一世的支持者，并为此在克伦威尔执政时期坐过牢，但后来成为国会派，并完全投身于克伦威尔的事业。可是他心里似乎仍有一个君主，他妻子无疑也是这样。蒙克觉得，恢复英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唯一途径是一位国王，于是他 1660 年 1 月率军离开苏格兰，5 个星期后攻占了伦敦。兰伯特试图阻击他，但他的军队补给和军饷极其匮乏，大批士兵开小差，导致国会重新召开。

尽管一些国会成员不信任蒙克，但其他人支持重建君主制。蒙克与查

理二世联络，而此时查理二世正感到某种来自他以前西班牙盟友的威胁。最终，在一些皇家顾问和蒙克将军的敦促下，查理发表了“布雷达声明”（the Declaration of Breda）。该声明涉及三个主要问题：如何对待处死查理一世的那些人；如何对待军队（特别是军饷）；如何对待与查理宗教观对立的英国民众的宗教观。声明中说，应当对弑君者大赦（少数人除外），军队应当得到全部欠饷，在英格兰应当有“宗教信仰自由”。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应服从国会的意志。这是关键。查理重登英国王位的唯一途径在于，国会是否是政府的一个常设的和受到尊重的部分。查理一世下台前，甚至在克伦威尔执政期间，国会都听命于行政首脑。从1660年起，国会成为君主立宪制中有权力的伙伴。任何英国君主再也不能搞独裁统治，国会的至高权力对北美英国殖民地以及对以后的美国都有重大影响。斯图亚特的军队留在英格兰不到30年，由于查理的兄弟詹姆斯二世在天主教方面太蛮横，1688年，在荷兰的奥兰治皇室威廉和玛丽的支持下，他被废黜了。这一年，人民将一名不公正的国王赶下台，在北美殖民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宇烽 译

布莱尼姆战役

1704年8月13日

参战方

同盟国：52000人（其中英国10000人）

指挥官：马尔伯勒公爵和萨伏伊的欧根王子

法国/巴伐利亚：56000人

指挥官：陆军元帅卡米勒·德·塔拉德伯爵

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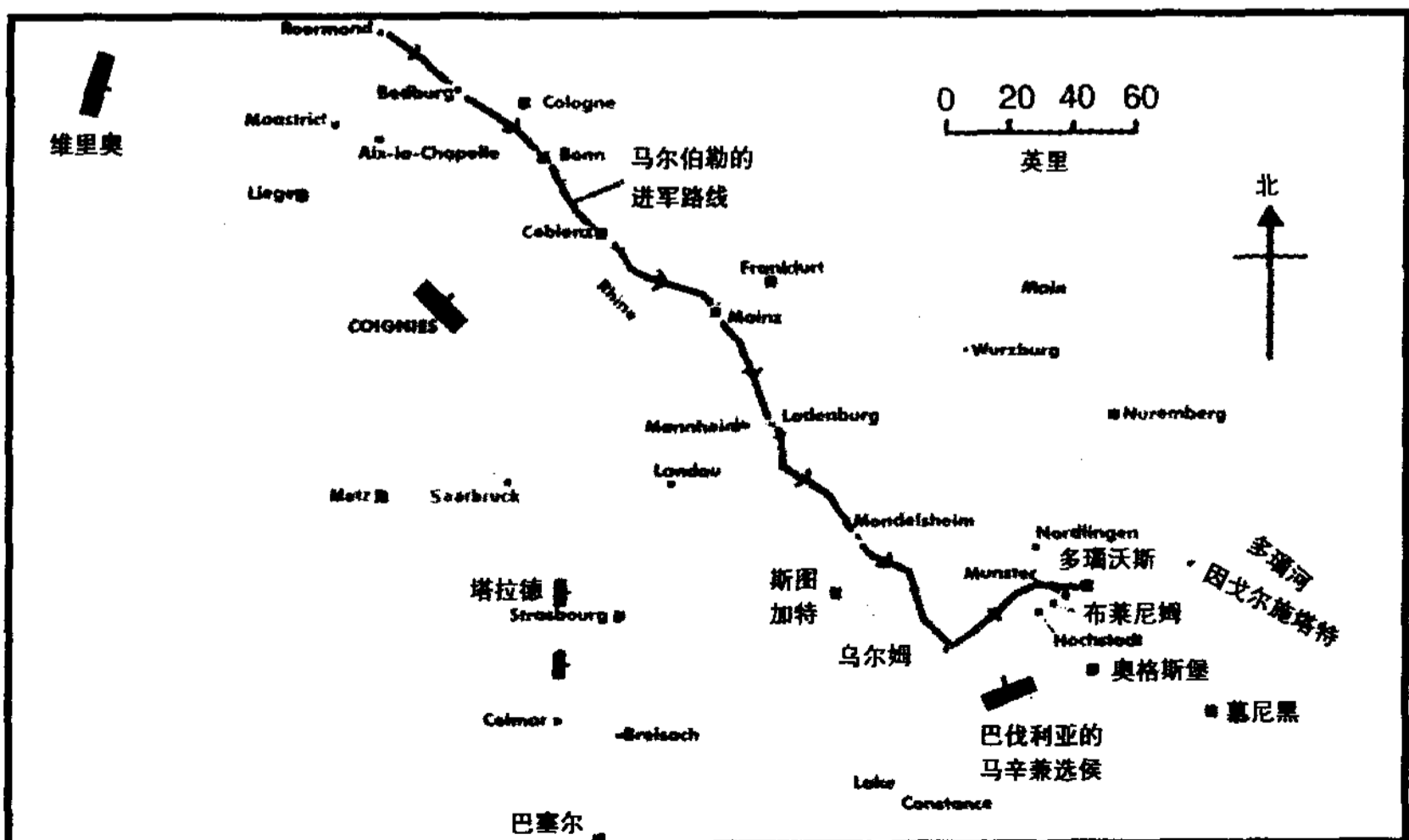
马尔伯勒的胜利打破了法国天下无敌的神话，
法国和国王路易十四开始衰落。

历史背景

17世纪后几十年中，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是欧洲政治和军事事物中的主要人物。他创建了当时组织和装备精良的军队，并以远见卓识运用这支军队，入侵意大利、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联合行省（荷兰）和德意志诸公国，逐渐地扩大法国的边界。凭着眼光、勇气和良将，路易时代的法国是西欧的羡慕对象和祸根。

路易对自己和他的国家野心过大，一直盯着任何一个能扩大其权力的机会。1700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西班牙皇室的查理二世逝世，无嗣。由于没有直接继承人，发生了王位的争夺。查理去世前，曾指定在安茹的一个远亲腓力作为他的继任者。大多数欧洲国家不能接受这种选择的原因在于，腓力是波旁皇室路易十四之孙。一个波旁皇室的人登上西班牙王位是法国力量过于膨胀的一个不祥之兆；接着，一个看起来关系更近的王位要求者出现了。维也纳的神圣罗马帝国利奥波德一世提出让他的次子查理继承王位。神圣罗马帝国已被西班牙皇室统治一个多世纪，而这个家族的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分支可能在查理身上再次联合起来。利奥波德渴望让他儿子登上王位，而且不必长期等待其他欧洲国家自愿提供援助。

同盟国的首领是英格兰的威廉三世。由于“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的结果，威廉三世1688年登上英国王位；这次革命推翻了信奉天主教的国王查理二世，支持信新教的君主。荷兰联合行省的国王，奥



兰治的威廉，与查理二世的亲戚关系更近，足以被请来继承王位，所以他也被提名了。作为荷兰的国王，威廉长期抵抗法国的侵略。当安茹的腓力1701年被加冕成为西班牙国王时，威廉就出任反对路易的联盟“大同盟”的组织者。不幸的是，威廉于1702年3月去世，但他女儿安妮很快就继承了父亲的事业。由于她与丹麦王子乔治结婚，丹麦不久加入了这个联盟，像普鲁士、葡萄牙及萨瓦（意大利北部）所做的一样。

路易知道，让他的孙子继承王位，战争必定会随之发生；与其等待，不如赶快行动。由于西班牙控制着沿法国边界的一些荷兰土地，路易借口把这些土地及其守军转让给腓力当局，派军队去占领了。因这些土地以前属西班牙皇室所有，利奥波德的反应（甚至在大联盟组成之前）是派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进驻大部分处于西班牙控制之下的意大利半岛。利奥波德这次行动的指挥官是萨伏伊的极有才干的欧根（Eugene），他很快使西班牙军队退回到曼图亚。

同时，路易也在对英国进行挑衅。作为天主教教徒和威廉取而代之的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一名支持者，路易声明他支持苏格兰的信天主教的国王詹姆斯三世为合法的英国国王。由于詹姆斯的斯图亚特王朝在17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确实一直统治着英国，所以这对于苏格兰和法国来说都不是什么惊人的举动。路易还对英国发动经济战，破坏英国的航运业，入侵英国的殖民地。英国的反应是调军队到欧洲大陆，而更重要的是派出了其最好的军事领导人马尔伯勒（Marlborough）伯爵（后为公爵），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马尔伯勒不仅是一位精于军事策略的能手，而且是一流的外交家。他必须具备这两种才能，因为他一方面要努力使互相争吵的参加者团结起来，建立一支联合部队，另一方面还要使各君主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

1702年6月，马尔伯勒率12000名英国士兵抵达，加上盟军，共50000人，侵入了荷兰。他的大部分兵力是荷兰人，荷兰政治领导人一直反对使其士兵处于危险境地，但他不顾这些，在战斗中尽量使用他们的力量。1702~1703年，马尔伯勒一方面对法军作战，一方面与在莱茵河沿线战斗的不服从指挥的盟军进行协调，因为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经常坚持各自为战，而不是集中兵力于一处，在一个人的统一指挥之下。当他的荷兰盟军不配合时，马尔伯勒常发现自己的军队在荷兰受到法国天才指挥官维里奥元帅（Marshal Villeroi）的袭击。1704年夏，马尔伯勒留了60000人在荷兰，向巴伐利亚进发，在那里与萨伏伊的欧根的兵力会合。他们共同策划攻打陆军元帅塔拉德（Tallard）伯爵指挥的法国-巴伐利亚联军。巴伐利亚人刚刚与法国结盟，他们的最低希望是以帝国的卷入为代

价得到一些领土，而最大希望是巴伐利亚的选侯马克西米利安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战 况

马尔伯勒从荷兰向多瑙河进军是一大军事杰作。由于实行严格的行军纪律，在 5 周 250 英里的行军中，他的士兵和马匹保持了充沛的精力，这在当时是空前的。他还时不时打一下法军前线的潜在目标，使沿途的法军不能靠近他们。法国将军维里奥曾跟踪过一段时间，后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以莱茵河上游为基地的陆军元帅塔拉德。他被派到拦截马尔伯勒可能向阿尔萨斯省发动攻击的位置上。同时，马克西米利安驻守在维也纳附近。法国原来的计划是要马克西米利安与塔拉德的军队会合，攻占维也纳，使马克西米利安就任王位；如果马尔伯勒已去那里取而代之，马克西米利安就留在奥地利。

马尔伯勒沿途得到德国各领地的增援，而后派其扩充了的军队从陆路向多瑙河前进，这使塔拉德大吃一惊，因为他这时处于法国人和这位选侯之间。根据这个消息，塔拉德急忙穿过黑林山去追赶。7 月 2 日，马尔伯勒到达多瑙沃斯的多瑙河岸边，使马克西米利安的军队退回奥格斯堡要塞。马尔伯勒动手破坏乡村，希望吸引马克西米利安出来。而这位选侯不愿开战，派他的兵马向多瑙河南部前进，以便于 8 月初在乌尔姆与塔拉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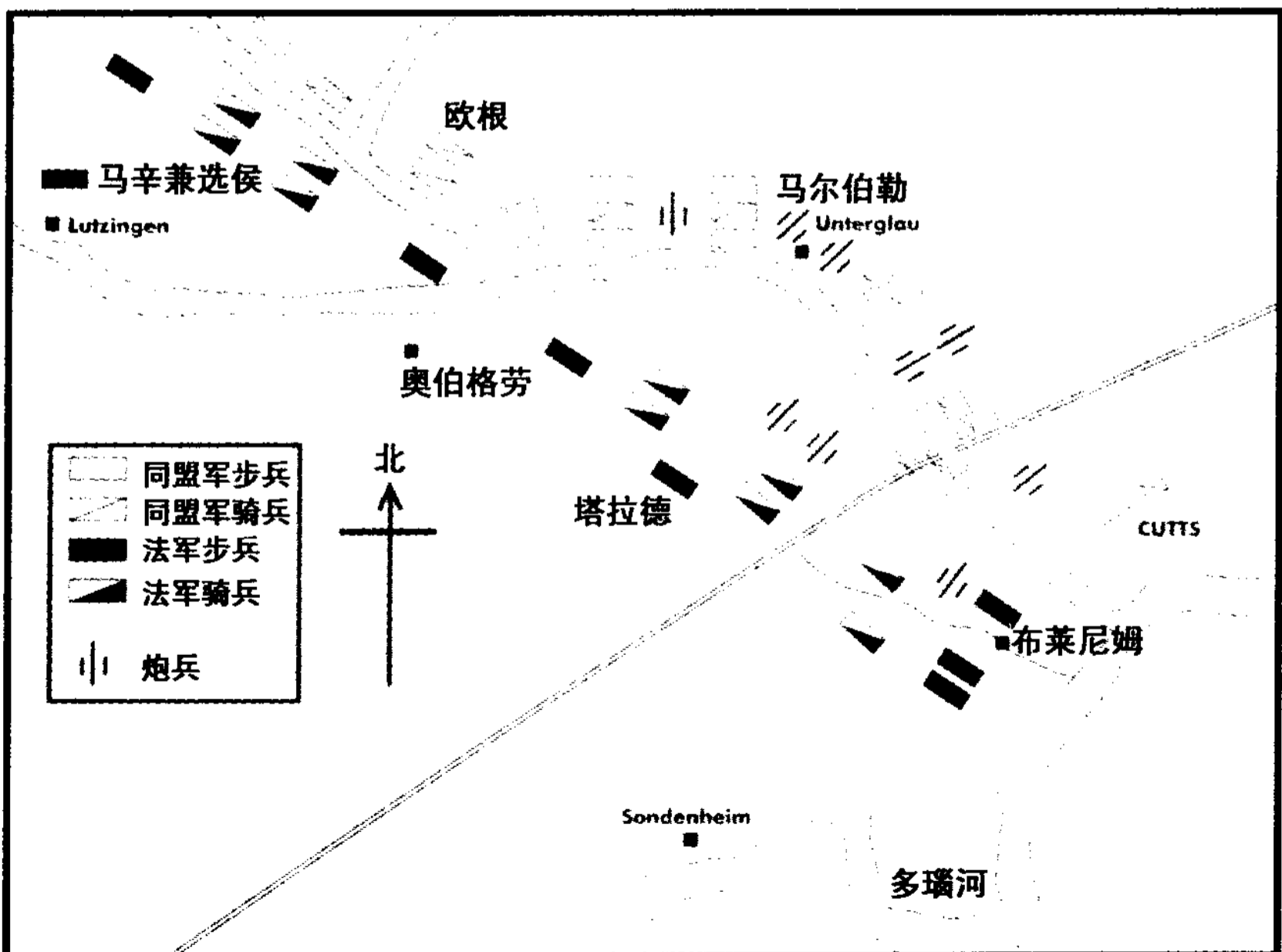


布莱尼姆战役，细节来自 Louis Laguerre 的油画（Corbis-Bettmann）

会合。马尔伯勒于8月12日与欧根会合，而后开始战斗。

马尔伯勒带领近52000人和60门大炮沿多瑙河左岸西上迎击敌军。塔拉德和马克西米利安8月10日向北插到多瑙河左岸，集结在河边的一个小镇布莱尼姆（Blenheim）。塔拉德有56000人和90门大炮，他确信马尔伯勒不会愚蠢到要发起进攻。因而当1704年8月13日晨雾升起，多路盟军向他开来时，他大吃一惊。由于地面凹凸不平，难以通过，欧根未能及时赶到战场，因而给了塔拉德时间部署他的兵力。他把大部分士兵放在两翼，右翼由布莱尼姆镇和多瑙河支撑，左翼控制奥伯格劳镇（Oberglau）。为使防线更易于防守，法军控制了可以俯瞰内贝尔河的分水岭；内贝尔河（the Nebel）是在布莱尼姆注入多瑙河的一条小河。塔拉德把骑兵集中在中央，希望在盟军部队穿过内贝尔河边的沼泽地时击溃他们。

战斗在午后不久开始，马尔伯勒派骑兵攻击布莱尼姆，派欧根攻击奥伯格劳。他希望通过这两次攻击牵制法军两翼，利用他们不能互相联系的空子。他做到了这一点，在布莱尼姆的指挥官召集了大量后备力量支援该镇的防御。两次攻击都没有取得很大进展，但使两翼的守军动弹不得。塔拉德忙于击退这些进攻，无法对马尔伯勒向内贝尔河对岸的推进作出反应。他在那里布置了互相增援的步兵和炮兵，还派出了许多骑兵。由于他的中路突前暴露，这使他很容易受到攻击。塔拉德派骑兵出击，但欧根及



时以骑兵增援，减轻了压力，并击退了法军的进攻。到下午 3 点，马尔伯勒的军队已将法军两翼困在他们所在的城镇中，中路的一支联合部队已过河，准备好抗击塔拉德的骑兵。

战斗间歇了一小时，下午 4 点重新开始。盟军不断向前推进，法军骑兵的冲锋无法攻破炮兵支援的步兵。塔拉德要求后备队增援未受到重视，因为他们早些时候已被调到两翼。法军骑兵仅仅暂时阻止盟军的推进，而当马尔伯勒调用他的骑兵时，法军的马匹已经消耗殆尽，无法作出有效的反击。步兵装上刺刀的猛攻，最终摧毁了法军的中路；塔拉德随其士兵的溃散而被俘。看到中路的惨败，那位选侯尽最大努力从奥伯格劳撤了出来，而在布莱尼姆的法军被遗弃。经谈判，他们投降了。

战 果

当 8 月 13 日太阳升起时，马尔伯勒获得了英国最具决定意义的一场胜利。尽管损失大约 12000 人，但摧毁了塔拉德的大军：打死打伤法国和巴伐利亚 20000 人，俘虏 14000 人，缴获 60 门大炮。这是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遭到的第一次大败。几十年来一直在欧洲政治中发号施令的波旁王朝最终开始付出代价。马尔伯勒在战场上的胆识圆满地结束了一场巧妙的战争，阻止了法国与巴伐利亚的野心。

战后，马克西米利安已不再具有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王位的地位。实际上，年底前马尔伯勒的部队攻占了乌尔姆、朗道（Landau）和因戈尔施塔特，迫使马克西米利安发誓效忠皇帝。希望法 - 巴的胜利能推翻帝制，使其获得自由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发现他们没有了希望。奥地利因而重申其权力机构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这场战争中以后的胜利使奥地利在意大利半岛取得了近一个世纪的统治地位。

马尔伯勒在布莱尼姆战役之后的地位不断上升，并在以后五年中声望进一步提高。他击败了路易最好的将领：1706 年 5 月在拉米伊打败维里奥，使荷兰脱离法国的统治；1708 年在奥德纳德（Oudenarde）打败路易斯·约瑟夫·旺多姆元帅，将法国驱逐出荷兰；1709 年在马尔普拉凯的一仗虽然未分胜负，但加强了同盟军在法 - 比边界的实力，进一步损害了法军已经低落的声望。

谈判终于在 1711 年开始，持续了两年，直到 1713 年 4 月 11 日签订《乌得勒支条约》（the Treaty of Utrecht）。至此，路易十四承认英国的信新教的君主政体，割让了在北美的一些法国领土。然而，这场战争的原因仍

然只是部分地得到解决。安茹的腓力仍然当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但路易发誓，即使波旁家族拥有两个王位，法国和西班牙也不会联合；没有一个国王能有两个王位。路易不仅放弃了对西属荷兰的领土要求，还放弃了在意大利的土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不想对法国让步，但由于大同盟的破裂，他不可能单独打败法国，即使他有这个企图。这个大画面中，西班牙是大输家，而英国是大赢家。战后，英国通过商船和海军控制了国际贸易和海洋权。富勒指出，从这时起，英国军队未来的关键在于英国的金融系统，国际贸易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系统（Fuller,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vol. 2, p. 155）。作为欧洲冒险活动煽动者的路易的政权走到了尽头。在他 1715 年死去时，他的继承者没有他的才干，甚或没有能力守住他的遗产。直到 18 世纪末拿破仑崛起掌权，法国才重新振作起来。布莱尼姆打垮了路易；其后的每一场胜利都是对布莱尼姆打垮路易这个事实的证明。绝对的君主制绝不是一样的。

赵宇烽 译

波尔塔瓦战役

1709 年 6 月 28 日

参战方

俄国：44000 人，100 门大炮

指挥官：沙皇彼得大帝

瑞典：17000 人，4 门大炮

指挥官：国王查理十二世

重要性

瑞典的失败标志着它的衰落和俄国

最终成为欧洲一支重要力量。

历史背景

瑞典从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强国发展成欧洲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得益于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的治国能力和军事才能。他于 1632 年在“三十年战争”的吕岑战役中死去，由查理十世继任。查理更上一层楼，到 1655 年已使瑞典的面积和力量都达到了最大。第一次北方战争期间，查理打败了波兰和丹麦，但战争结束了，他也在 1660 年去世了。和平持续了 40 年，直到查理十二世统治时期，波兰开始表现出它不安于外国控制的传统。1700 年，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Augustus II）组织了包括波兰、丹麦和俄国的北方联盟（the Northern Union）。俄国是该联盟最热心的支持者，这并非因为它希望波兰解放，而是因为沙皇彼得一世希望他的国家取代瑞典成为波罗的海的统治力量。

查理十二世 1700 年登上瑞典王位时只有 18 岁，但他并不缺乏军事才能。他入侵丹麦，发动了所谓的第二次北方战争或称北方大战。他认为丹麦是敌方的薄弱环节。由于哥本哈根受到威胁，丹麦人很快决定停止抵抗，于 1700 年 8 月 28 日签订了《特拉瓦戴尔和约》（the Treaty of Travendal）。虽然丹麦人承诺采取守势和不援助它以前的盟友，但他们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一事实令查理担忧，因为这支海军在他面对波兰和俄国时是对他交通线的一个潜在威胁。

查理迅速挥师向东，派 8000 人在利沃尼亚登陆，欲解救被包围的城市里加，但当他得知进攻的俄军是守军的 4 倍时，又改向纳尔瓦进军。俄国人一直没有发现查理的接近，直到他在 11 月 20 日向他们发起迅雷不及掩耳的猛攻。俄国人遭到惨败，死伤和被俘 10000 人，另有 30000 人逃跑，扔掉了所有的大炮和补给品。查理接着进军波兰，一场 4 年的对国王奥古斯塔斯的战争最后以瑞典的胜利告终，1706 年 9 月 24 日签订了《阿尔特兰施泰特条约》（the Treaty of Altranstadt）。波兰保证保持安定，接受瑞典的傀儡斯坦尼斯瓦夫·莱什奇斯基代替奥古斯特国王。查理利用冬天重整军队和补充军需，以备来年对俄作战。

当查理进攻丹麦和波兰时，沙皇彼得利用这段时间重整了在纳尔瓦惨败的军队。他在涅瓦河口的圣彼得堡建设首都的同时，也在波罗的海建立了海军。由于没有派兵支援盟国，彼得有时间大大加强了军事力量。他必须这样做，查理 1708 年 1 月 1 日离开波兰，下一个入侵目标就是莫斯科。按照通常情况，俄国人通过逐渐撤回和焦土政策能减缓侵略军的进军

速度。在彼得达到了使查理及其军队失去补给这个预想目标时，这位瑞典国王带着他的军队向南行进，与其新盟友哥萨克将官伊凡·马泽帕会合。这个行动意味着查理希望保持的补给线变得脆弱了。彼得利用了这一点，于1708年10月9日在Lesnaia进攻瑞典将军卡尔·莱文汉普特（Carl Lewenhaupt）的军队。莱文汉普特要派11000人去增援查理，但在Lesnaia战败后，只有6000人去增援，没有大炮和军需品。

战 况

1708~1709年冬季，彼得的军队与瑞典-哥萨克联军之间的摩擦不断。在此期间，查理的40000名兵力由于战斗和严寒几乎伤亡一半。1709年春，查理决定向莫斯科推进，而不是休整其军队。沃尔斯克拉河上的波尔塔瓦镇（Poltava）在进军路线上。5月2日查理包围了波尔塔瓦。彼得派骑兵指挥官缅什科夫（Menshikov）去牵制瑞典人，观察他们的动向，同时他镇压了第聂伯河沿岸的一起哥萨克叛乱，还说服了土耳其政府不要插手此事。土耳其人不仅置身事外，至少暂时是这样，而且禁止克里米亚的哥萨克支援瑞典人。由于没了后顾之忧，彼得向波尔塔瓦进军，6月初抵达。他的营地建在沃尔斯克拉河西岸，在波尔塔瓦以北几英里。

波尔塔瓦的俄国守军坚守的时间比查理预期的长得多，而这位瑞典国王的食品和弹药供应越来越少。雪上加霜的是，6月17日查理脚受伤，他不能以正常的精力指挥战斗。当时有40000名俄国人在周围，他应当放弃包围，退回波兰，但他却决定去与彼得一战。当彼得闻知查理负伤时，也认为开战的时机已到。他把他的新营地建在离波尔塔瓦很近的地方。那是一个建有防御工事的方形营地，东侧靠沃尔斯克拉河，南侧靠一片沼泽林地，中间有一条小河流过。那片沼泽林地和小河将俄军营地与波尔塔瓦隔开。彼得确信这个新营地会激怒查理发动进攻，他是正确的。

1709年6月28日3时查理的军队开始行动。他们必须从波尔塔瓦西行，然后向北进入上述沼泽林地和更西面一片沼泽地之间的空地。彼得早就在沼泽林地和沼泽地之间建了6个防守阵地以牵制进攻，后来又在垂直于这六个阵地的方向建了4个防守阵地，构成了一个T字形。这4个防御阵地在沼泽林地与沼泽地之间，横向的六个阵地对着前来的瑞典人。这样，瑞典人不得不兵分两路。查理已留下5600人殿后，一方面包围波尔塔瓦，一方面守卫他的基地，而他只带着12500人去进攻。虽然查理的军队是在夜幕下行动，但彼得还是知道了，很快在那6个防守阵地后面布下了

一道步兵和骑兵的混合防线。

这些防守阵地迫使查理兵分两路，一路向东，一路向西；他躺在担架上随左翼向西。按他的计划，是突破对方的防御，使后边的俄国人参战，他确信这些人经不住打；他还记得他们在纳尔瓦的拙劣表现，以为还会是老样子。这个计划的问题在于，他拒绝与他的部下共同作战，他就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一样，事必躬亲，喜欢在前线根据得到的情报作出反应。因为他躺在担架上，到不了前线，而又不让他的主要部下伦斯乔德（Rehnskjöd）将军自主行事。过度集权的指挥注定了瑞典人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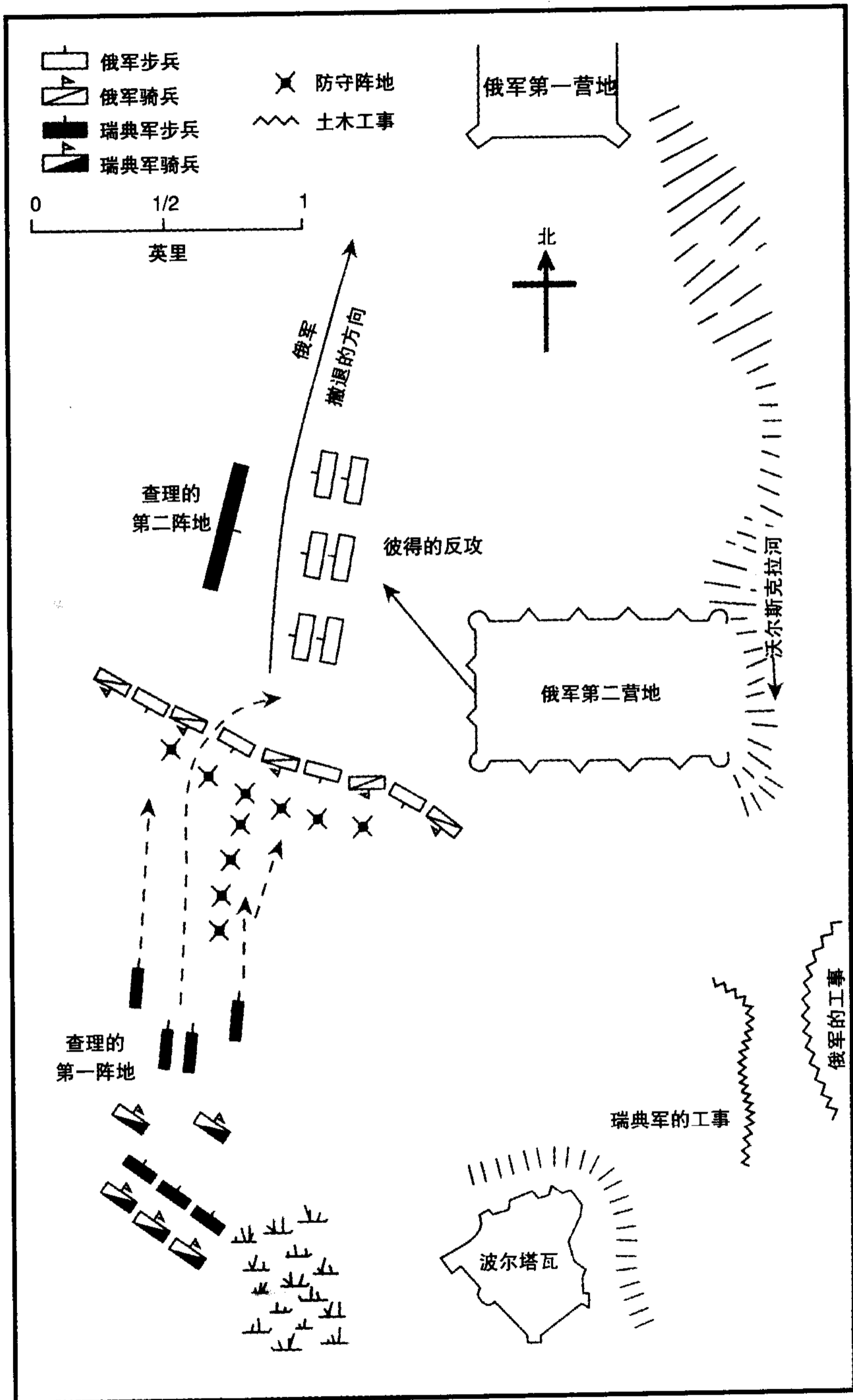
在左翼，瑞典人很快突破了敌人的防御阵地，把这一翼的俄军赶了回去。然而在右翼，罗斯将军下令攻击俄国人的防御阵地。这不仅会放慢进攻速度，还会遭到很大伤亡。当时是上午的晚些时候，查理准备进攻彼得的兵营，但他身边只有一半部队，因为罗斯将军已陷入困境，很快被包围成了俘虏。中路进攻部队正设法突破敌方防线，赶走他们前面的俄国部队，好占据一个向右迂迴猛攻俄军营地的位置。然而莱文汉普特率领的部队却因接到后撤与查理会合的命令而失掉了机会，给了彼得调动队伍的时间。谁给莱文汉普特发出这个命令在当时有激烈争论，查理和伦斯乔德都矢口否认下过这个命令，但由于战况的转变，相互矛盾的胜败消息纷至沓来，这个命令在此前几个小时几乎任何时间都可能发出。

当查理在对方防御阵地后面的平地上重新部署他的军队时，彼得则率 40000 人带着 100 门大炮从营地出发。查理绝对不应攻击这支占优势的军队，至少也要等到留在波尔塔瓦附近的炮兵调上来再发动进攻，但他对俄国军队的藐视压倒了理智。4000 名步兵和骑兵冲过那片开阔的平地进入俄军的火力圈，几百人倒下了。彼得骑着马穿梭于自己的防线，高声鼓励着，发着命令。查理无法这样做，因而他的士气不振的军队没有机会攻破俄军的防线。到中午，查理不得不离开战场。

战 果

查理留下了 3000 具尸体和 2800 名俘虏，包括伦斯乔德将军和 4 名其他将领。查理把留在波尔塔瓦附近的部队集结起来，向东向南退去。在沃尔斯科拉河与第聂伯河会合处，他发现所有船只均遭破坏，但他造了足以让 1000 人逃生的木筏。其余的人于 6 月 30 日被俘。查理逃走，寻求俄国的宿敌土耳其给予避难，土耳其答应给他庇护。

彼得在波尔塔瓦取得重大胜利，但又几乎全部失去。他不是去巩固他



的胜利，而是坚持对波兰开战，同时要求土耳其交出查理。土耳其非但没交出查理，反而派出 20 万军队到俄国前线。1711 年春，彼得对土耳其宣战，不久就发现自己指挥的是一支 38000 人的饥饿之旅，普鲁特河沿岸地区已遭土耳其人破坏，土耳其的兵力是他的 4 倍。8 月 11 日，土耳其人发起攻击被打退。但土军指挥官穆罕默德首相开始与彼得谈判，很快就有条件地放走了他和他的军队。几天的围攻本可使彼得的军队屈服，但他却还在继续战斗。

俄土之间在一个战场上继续作战，俄国和瑞典的战争在另一个战场进行，而留在土耳其的查理在与他的盟国商议。俄土于 1713 年签订了《阿德里安堡条约》(the Treaty of Adrianople)，而到 1721 年，俄国与瑞典也签订了《尼斯泰兹条约》(the Treaty of Nysted)；查理十二世在 3 年前的战争中阵亡。21 年后，大北方战争结束了，作为一支重要力量进入这场战争的瑞典，以一个破碎的国家退出了这场战争。

另一方面，俄国代替瑞典成为波罗的海地区的主要力量。根据《尼斯泰兹条约》，俄国得到了利沃尼亚、爱沙尼亚和波罗的海的印格尔曼兰(Ingermanland)以及芬兰卡累利阿的领土。长期羡慕欧洲进步的彼得现在可以接触到西方可能提供的东西。他引进各个领域的专家，要把俄国带入现代世界，让技术顾问和西方知识分子住在圣彼得堡来实现他的梦想。这给俄国带来了它的贵族阶级欣赏的西方文明的外表，大量的俄国农民仍然贫穷、无知和受着剥削。彼得的战争和建设项目使数万人死亡；死亡人数之多相当于他统治时期俄国死亡人数的 20%。许多人死于战争，彼得估计这方面的死亡人数相当于欧洲任何一国的陆军或海军的兵力。他死时，俄国海军拥有 58 艘战船，陆军正规部队多于 200000 人，后备部队多于 100000 人。

虽然俄国开始像欧洲国家一样行事，但其亚洲传统却不能一下子甩掉。彼得不得不予以扭转，以建立他希望的帝国。唯一办法是吸取欧洲政府的管理技术和思想，这可提供他所需要的必要的法定税收权。然而，西方的管理采用东方的无情方式推行，结果使俄国人更加死气沉沉，因为他对任何反对他的行动的人进行镇压。虽然他引进许多西方的社会改革，但极少是适合于广大群众的。人们依然要不断地干活和纳税，完全像他们过去一样。这些举措加上彼得所开发的土地和矿产资源，把俄国一夜之间作为一个要认真对待的国家带入了欧洲。虽然俄国的实力后来有盛有衰，但它毕竟已登上世界舞台。“对欧洲的一个新威胁已经出现；亚洲也在动，但这一次那里的蒙古族群是用西方的全副甲冑武装起来的 (Fuller,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vol. 2, p. 186)”。

如果彼得在波尔塔瓦失败，瑞典是否能使俄国屈从于它的意志，肯定是个问题。如果土耳其人不让彼得过普鲁特河，土耳其就可能像俄国一样成为东方强国脱颖而出，因为这两国之间的战争绝不可避免，俄国军事力量肯定是对土耳其人觊觎东欧的束缚。

赵宇烽 译

卡洛登战役

1746年4月16日

参战方

英格兰：约 9000 人

指挥官：威廉·奥古斯塔斯，坎伯兰公爵

苏格兰：约 5000 人

指挥官：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王子

重要性

苏格兰的失败结束了苏格兰信奉天主教的王室取得大不列颠王位的企图，再次证实了英-法的对立，这种对立因 10 年后的“七年战争”而进一步加剧。

历史背景

卡洛登（Culloden）战役的历史要回溯到两个世纪前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时期。因为与教皇就亨利要求取消一项任命的争论，这位英国国王声明他自己是英格兰天主教的领袖。这场争论持续到他去世，由他的幼子爱德华六世继位。爱德华的继承者是他年长一半的坚定信奉天主教的姐姐玛丽。玛丽重申教皇在英格兰的权力，并和西班牙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腓力二世结婚，以表明她对这种信仰的支持。她在 5 年后死去，没有孩子，她

的妹妹伊丽莎白登上了王位。像她父亲一样，伊丽莎白不仅重新实行了她父亲的反天主教政策，而且完全取缔了天主教教会，自称英格兰国教的领袖。这使她与欧洲大陆信奉天主教的君主们发生不和，即使他们在权力政治的游戏中占优势，但她和他们仍打了个平手。

然而伊丽莎白死时也没有孩子，与英国王室血缘最近的继承人是她的斯图亚特王室的堂兄弟——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他于 1603 年登上英国王位。虽然他不是天主教徒，但他制定了更多的宗教仪式，并在英国国教中设立了一个主教职位。他的儿子查理一世对英格兰议会和不断增加的清教徒运动很蛮横，以至英格兰在 1642 年陷入内战。支持英格兰议会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力量终于废黜并处决了查理，因此英格兰一度没有国王。护国公政体垮台后，查理二世从法国流亡回来，按照君权远小于议会的条件登上了王位。当他儿子詹姆斯坚持走他的天主教路线时，也引起了反叛，导致英格兰政府在 1688 年将王位给予来自荷兰的新教徒威廉和玛丽。

他们的继承人安妮女王去世，无子女，这时英国政府把目光转向汉诺威王室，将王位给了也是新教徒的乔治一世。由于驱逐詹姆斯后抵制信奉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族，结果外国的王族统治了大不列颠，1707 年后的大不列颠法定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组成。斯图亚特王族作为法国信奉天主教君主的客人住在那里，他们对王位的要求在法律上有了更多的根据。18 世纪 40 年代，斯图亚特王族的最新一位继承人查理·爱德华王子（Prince Charles Edward），在法国的支持下，决定试试运气，使他的王族重登他们认为是他们的王位。正如在这段概述中可以看到，宗教和政治总是互相交织的。法国支持查理·爱德华王子，称之为“漂亮的查理王子”（Bonnie Prince Charlie），表面上因为他是天主教徒，但主要原因在于，如果他掌权，在政治上会支持法国。

1745 年，不列颠在欧洲大陆作战。这场奥地利继承权之战（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始于 1740 年，欧洲的主要国家分了派；英格兰和法国彼此对立，正像它们至少从 14 ~ 15 世纪的“百年战争”以来就一直对立一样。1745 年 5 月，不列颠及其盟军在佛兰德地区的丰特鲁瓦打了一场大败仗。这个挫折，加上不列颠内阁会议中的争吵，似乎给了查理一个信号，伸张他的要求的时机已经成熟。法国政府及查理自己的一些顾问警告他要提防苏格兰的入侵，但他无视他们的意见。结果失去了法国的公开支持。

查理王子几乎独自一人于 1745 年 8 月 3 日到达苏格兰海岸外的赫布里底群岛。当时苏格兰也是按政治和宗教分派的；苏格兰高地反英格兰的天主教集团（詹姆斯党）起来支持查理，但长老会新教徒和那些对英格兰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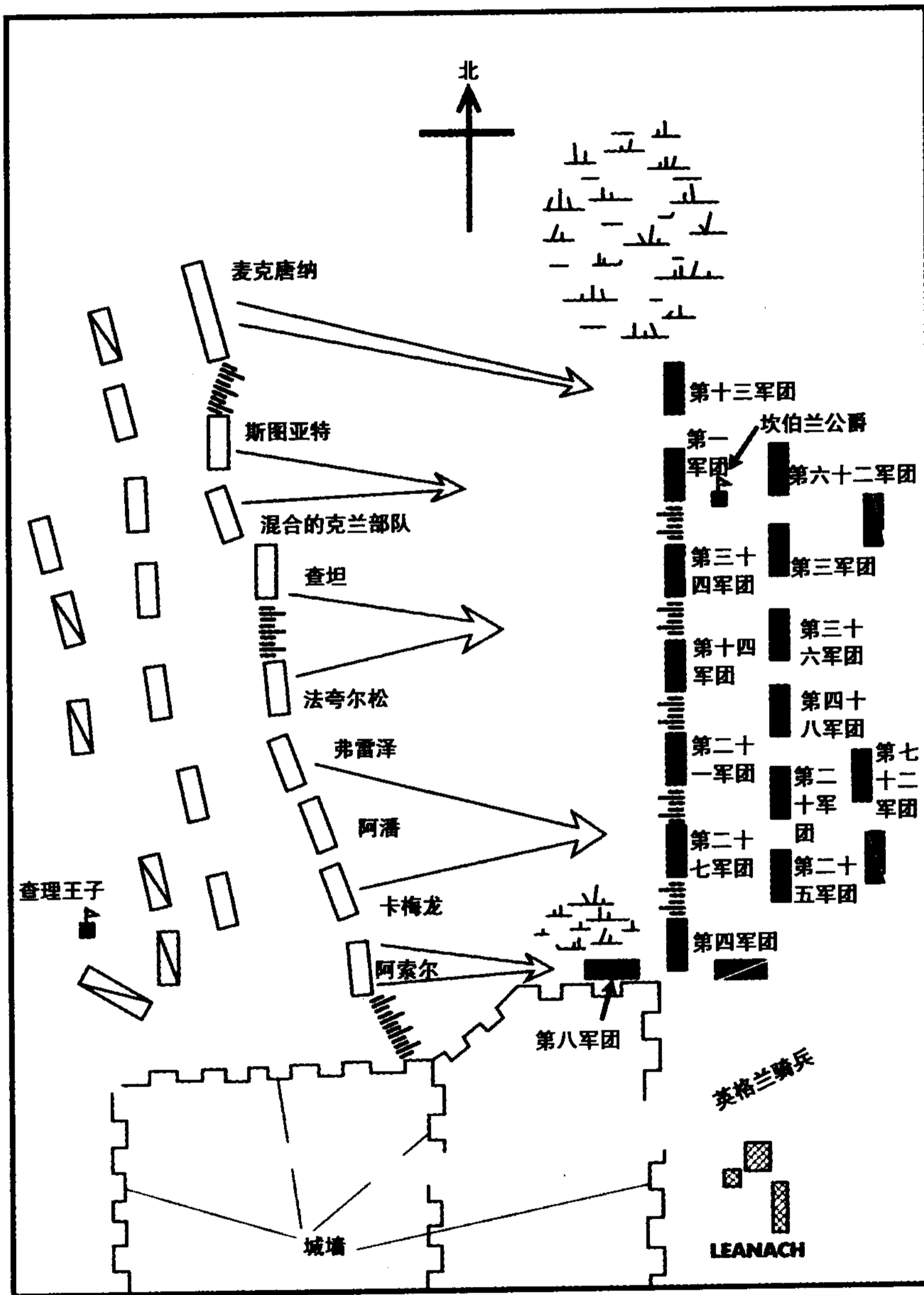
怀敌意的人则持消极态度。这种消极态度足以使查理建立一支约 2000 人的军队，他用这支军队于 9 月中旬攻占了爱丁堡。一支 3000 人的英国军队在约翰·科普男爵率领下前来镇压这次叛乱，但在普雷斯顿潘斯受挫。查理没有在苏格兰过冬和巩固他的力量，而是决定乘胜追击，入侵英格兰。他获得了更多宗派的支持，向南进发，事实上没有遇到英格兰的抵抗。他的兵力当时约有 5000 人，11 月攻占卡莱尔和曼彻斯特，12 月 4 日攻占德比，距伦敦大约 120 英里。

英国政府反应迟缓，当他们把部分军队投入战场时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他们认为查理不会直取伦敦，而是去威尔士，利用那里反英力量的支持。直到查理到达德比，他们才认识到错误。那时，如果查理立即向伦敦进军，首都就可能属于他的。但他误信了坎伯兰公爵威廉·奥古斯塔斯 (William Augustus) 发给他的错误情报，说有 30000 名英军向他开来。以他的 5000 名兵力不可能与这样一支力量对抗，查理遂决定返回。虽然英格兰的许多天主教徒也暗中给他支持，但不足以帮助他维持军需。在苏格兰过冬似乎是个好主意。

战 况

当苏格兰人到达前线时，查理决定围攻斯特灵城。他的军队包围该城两个月，在彭里斯 (1745 年 12 月 18 日) 和福尔柯克 (1746 年 1 月 17 日) 击退了两支英军的解围尝试。苏格兰人 2 月再次踏上返乡的路程，尽管缺乏补给品和弹药。他们有时要对付路上的英格兰支持者，4 月初扎营在因弗内斯附近，在那里听说坎伯兰距奈恩 15 英里。虽然部分军队正向返乡的方向前进，但查理王子决定攻打坎伯兰，他这样做，或是希望有意外的收获，或仅仅是想不要再损失更多的人。1746 年 4 月 16 日，两军在卡洛登的高原沼泽地附近遭遇。

查理军队中有大约 5000 名苏格兰高地人，编成两条战线。第一线右翼是克兰·阿索尔，左翼是麦克唐纳，二者之间穿插一些其他军队，共约 3800 人。第二线在其后 100 码，包括一些苏格兰低地部族人和少数法国部队，人数近 1200 人。少数骑兵也在那里。苏格兰人有 13 门轻型大炮，但几乎没有火药和炮弹。坎伯兰公爵指挥着大约 9000 名各种背景的人：英格兰人、亲英的苏格兰人 (约 4000 人) 和一些德国雇佣兵。英军由 15 个正规步兵团、一些苏格兰国民军、850 名龙骑兵和 13 门大炮的炮队组成。那天双方都有苏格兰人的这一事实说明，部族的对立在某些情况下是部族内



部的对立，因为有些人与查理王子站在一起想反对他们的首领。

两支军队在快到中午时部署完毕，互相对峙着。刚过12点30分，叛军发射了他们所有的炮弹，但毫无效果。英格兰的还击要厉害得多，不久（有些资料说一小时）就造成了苏格兰人的伤亡。由于缺乏弹药，苏格兰人只能使用手中的刺刀。受到对方持续炮击之后，他们也只能用手中的刀枪了。中路和右翼没有接到命令就向前猛冲，冲入密集的炮火，造成惨重伤亡和部队的瓦解，但是猛攻也迫使英格兰左翼的第一线后退。可是第二线很稳固，他们的齐射压住了苏格兰人的势头。“苏格兰高地人……继续猛攻，虽然他们由于第一次冲锋的成功秩序大乱，部分人失去了武器，但他们依然猛攻第二线的森皮尔团。这个团很沉着，列成三排，第一排士兵呈跪式，第三排呈直立式。直到第一线士兵逃向两翼、通过了第二线的间隔地带，他们才开火。到这时，苏格兰高地人已近在咫尺，森皮尔团的子弹非常准确地倾泻出来，苏格兰高地人死伤无数，其余的人被迫后退（Scott, *A History of Scotland*, vol. 3, p. 194）。”

看到军队伤亡巨大，查理犹豫不决了。他的一个部下要求率领其余的人决一死战，他没有答应。其他顾问建议他保存力量，他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在剩余的队伍中，许多人队形整齐地撤向因弗内斯；另一些人队形散乱，逃回高地故乡。这场战役，查理的军队有1000人战死，另有1000人被俘。那些战俘很快就被处决了，因为坎伯兰公爵下了格杀勿论的命令。

战 果

经过连续10个月不断的胜利，简称“1745年事件”的夺取王位的企图失败了。战后几天，坎伯兰的人杀了所有能追捕到的幸存者，据许多记载，还杀了所有看似可疑的人，或被怀疑帮助逃跑的人。后来5个月，坎伯兰追查了所有反叛踪迹，在苏格兰种下了一种长期的敌对情绪。漂亮的查理王子有足够的支持度过了那段时间，当英军最终回国时，他逃回了法国。

查理谋取王位在苏格兰高地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长期厌恶他们的英国政府认为，是在苏格兰消灭这种潜在闹事者的时候了。于是开始了被称作“清除”的行动。苏格兰这块土地被授予英国贵族，他们着手清除那里的人口，饲养绵羊。留下的苏格兰高地人实际上沦为奴隶，同时有数万人被驱逐出境。大多数人去了美洲，在30年后的一场革命中，他们在那里为他们的国家出了力。而留在故乡的人，他们的文化几乎破坏殆尽。苏格

兰高地独立和军事威力的任何表现都被视为非法。讲盖尔语、穿格子花呢衣或演奏风笛被定为死罪。英语学校建立起来，英语成为官方语言。

然而，曾支持英格兰的苏格兰人部族处境要稍好些。其中一些人加入不列颠军队，他们在对拿破仑的战争中立了战功。虽然某些人是作为临时部队正式招募的，但 1815 年拿破仑战败后，他们成了长期部队，在世界各地为英格兰作战。很久以后，对苏格兰短裙和风笛的禁令才被解除，而在不列颠军队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此禁令才在战斗中最终被停止使用。

宏观上看，卡洛登之战在最终消除对汉诺威王族占有英国王位的威胁方面是有重要意义的，汉诺威王族的后裔、今天的温莎王室仍在统治英国。如果斯图亚特王族能够恢复王位，情况可能大不一样。当 1755 年英法殖民者之间的“七年战争”爆发时，是传统的英、法对抗在新大陆的演出。如果查理·爱德华成为国王，那场战争几乎可以肯定有不同的结局。不仅有可能对英、法在美洲的领土要求达成一项协议，而且普鲁士将不得不在没有英国资助的情况下作战，使弗雷德里克大帝（Fraderik the Great）的军队参战。结果几乎肯定是在欧洲达成一种有利于法国的力量平衡。虽然美国独立战争无论如何总会发生，但迫使英国对其殖民地征税的经济因素会显著推迟出现，美国革命也会推迟，这肯定会对法国大革命以及对产生各种政治和哲学流派有潜在的影响，当然，也会对拿破仑崛起、掌权的能力产生疑问。因此，英国在卡洛登的胜利对于可能使“七年战争”向另一方向发展尤为重要。

赵宇烽 译

普拉西战役

1757 年 6 月 23 日

参战方

英国：1000 名欧洲人，2100 名印度人，

100 名炮手和 8 门大炮

指挥官：罗伯特·克莱夫

印度/法国：15000 名骑兵，35000 名步兵，

10000 名民兵和 53 门大炮
指挥官：苏拉吉·乌德杜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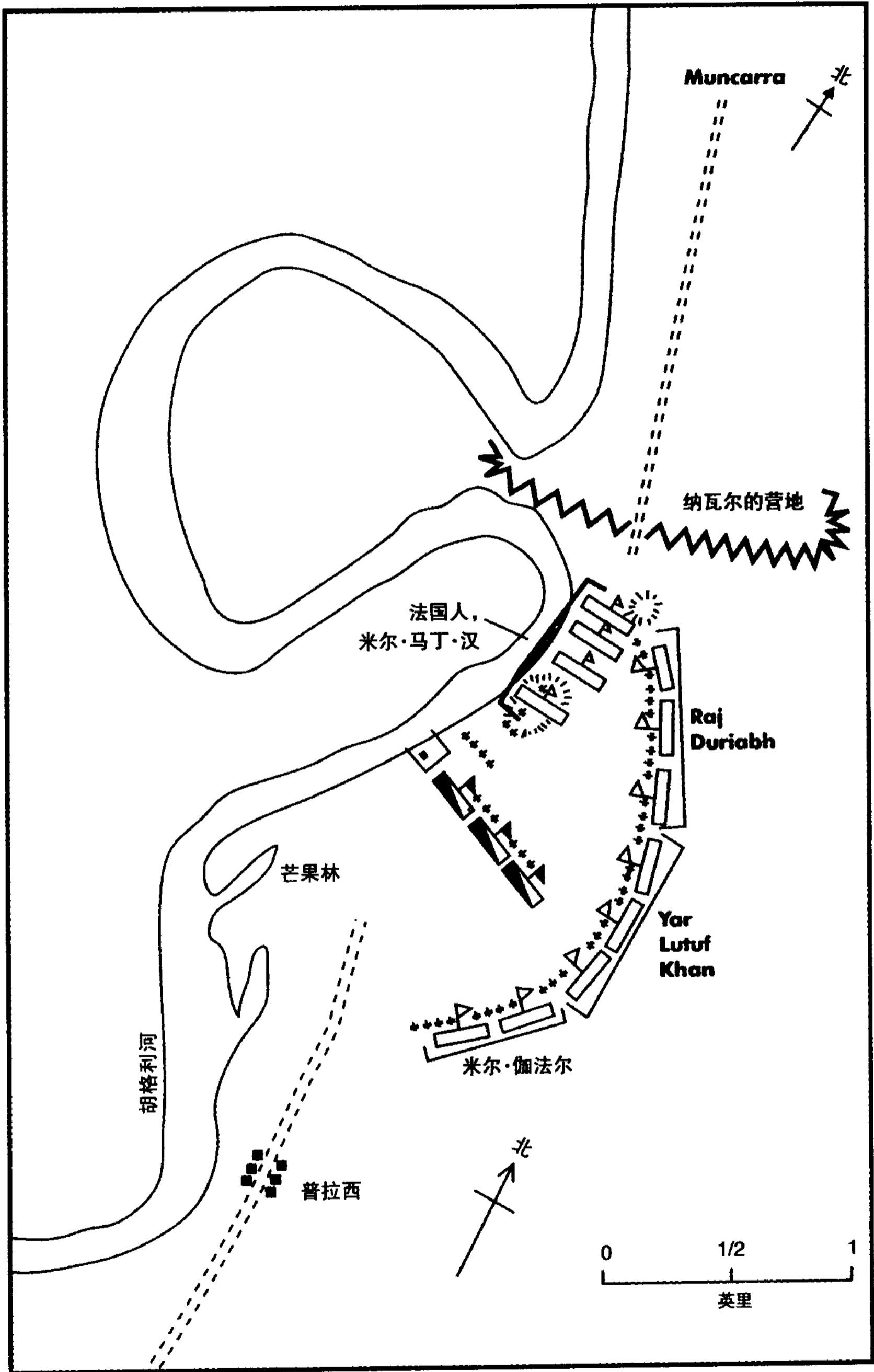
重要性

克莱夫的胜利确保了英国在孟加拉的统治，
导致英国对印度的全面统治。

历史背景

18 世纪是印度一个动荡的时期。在国内，由于几代国王的软弱和贵族的强大，莫卧儿帝国在瓦解。虽然在德里的这个首都一般还认为是首都，但地方诸侯（行政长官）各据一方，无视德里政府，或按他们自己的意愿与之合作。法国和英国是在这个统治不稳定时期到来的。有名的东印度公司通过称之为代理商行的贸易中心来代表英国的贸易利益，它们设在东北海岸的加尔各答、东南海岸的马德拉斯和西北海岸的孟买。法国仅仅在马德拉斯沿海本地治里以外的地方经营法国的东印度公司。这两个欧洲强国着手与地方诸侯谈判，起初是为了贸易合同，而且也希望与任何一个可能从莫卧儿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政府一起获得影响。毫不奇怪，由于英国和法国在欧洲是竞争对手，他们在印度也支持对立的地方诸侯。

印度的统治者对欧洲人的感情多少有点儿矛盾。他们看到来源于贸易的收入，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欧洲人所提供的军事力量能维持印度地方力量的平衡。同时，许多地方诸侯看不起欧洲人，把他们看作下等人，而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欧洲人也同样地看待他们。对欧洲人的这种厌恶特别表现在苏拉吉·乌德杜拉（Suraj-ud Daula）的态度上，他统治着孟加拉、比哈尔和印度东北角的奥里萨。他看不起英国人，想让他们离开加尔各答这个孟加拉的港口城市，不仅是因为他害怕英国人对于孟加拉的野心，还因为他相信英国人在保卫这个城市的威廉堡中储存了大量财产。1756 年，苏拉吉·乌德杜拉的 50000 人的军队攻击加尔各答，守军仅有 515 名，其中一半是欧洲人。经过短暂的抵抗之后，英国政府的官员丢下 170 名士兵逃跑了。其中 146 名士兵被关押在一个大约 18 平方英尺的房间里，只有一个窗户通风。第二天，从这个被称为“加尔各答黑洞”的地方出来的只有 23 名幸存者。



当马德拉斯的英国代理商行得知这种暴行时，派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迅速前往加尔各答。1744年，克莱夫18岁时曾作为一名东印度公司职员到过印度。1751年（原书疑有误——编注）在本地治里附近与法国发生冲突期间，克莱夫说服他的长官对阿尔果特（Arcot）这个地区首府发动进攻。虽然克莱夫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有军事经验，但却被任命指挥这场战斗。他率领几百人占领了这座城市，并顶住了法国人率领的印度军队50天的围攻。这一仗以及他的其他英勇行为使他在英国得到了奖赏和提升。当他1756年重返印度时，已是英国正规军中的一名中校。而被派往印度的几支正规部队是与东印度公司掌管的私家部队合作的。由于在阿尔果特所赢得的赞誉，克莱夫似乎是为东印度公司夺回孟加拉的一个当然人选。

加尔各答位于胡格利河上，这条河注入印度洋，在离入海口约200英里处与恒河分开向正南流。福尔他（Fulta）位于胡格利河口，从加尔各答逃出的英国官员就躲在那里。克莱夫的900名欧洲士兵和1500名印度兵营救了他们，而后于1757年1月2日重新占领了加尔各答。在2月的一场非决定性战斗之后，克莱夫和苏拉吉·乌德杜拉订立了一个和平条约，条约允许东印度公司重新回到加尔各答，并赔偿它前一年所受的损失。克莱夫认为这个条约不会维持很长时间。

克莱夫得知在苏拉吉·乌德杜拉宫廷中有密谋，决定进行调查。他提出和苏拉吉·乌德杜拉的叔叔米尔·伽法尔（Mir Jaffar）合作罢免苏拉吉·乌德杜拉。苏拉吉·乌德杜拉一直与在印度的法国人保持联络，要求英国人和法国人不要互相争吵，而“七年战争”刚在欧洲爆发，两国再次发生争执。所以克莱夫想要消除可能的法国势力，也想除掉应对“黑洞”事件负责的人。当克莱夫正与米尔·伽法尔密商时，英国人攻占了距苏拉吉·乌德杜拉的首府穆尔希达巴德几英里的一个法国居留地。这次进攻，再加上英国要求的特许权——克莱夫知道不可能给予——激怒了苏拉吉·乌德杜拉，他调来了另一支部队再次前往加尔各答。

战 况

冲向加尔各答的军队有60000人之多，包括由法国炮手操作的53门大炮。虽然威廉堡是一个理想的防御阵地，但克莱夫还是宁愿主动进攻。问题是他仅有3000名步兵，其中1/3是欧洲人，只有8门轻炮，2门榴弹炮。面对1:20的劣势而进攻似乎很莽撞，甚至大家都知道克莱夫的信心也动摇

了。但米尔·伽法尔秘密传来消息向他保证，当战斗开始时，他先带领小分队撤出战斗，然后加入英国一方。克莱夫指望他的援助，准备一战。6月22日夜，他扎营在佩拉西城〔用英语叫普拉西（Plassey）更有名〕正北胡格利河边的一个芒果林里。

次日晨，法国人首先向英国人猛烈开炮，但几乎没有效果，因为克莱夫已把他的部队部署在芒果林边缘一个小山丘背面。印度军队呈一个几乎包围英军的大半圆形展开，中间是由苏拉吉·乌德杜拉手下最有才干的将军米尔·马丁·汉（Mir Mudin Khan）指挥。克莱夫的大炮能使暴露在外的印度军队蒙受较大损失，上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炮战中度过。中午开始下起季风雨，立刻浸湿了法国人的黑色火药。米尔·马丁·汉认为，英军的火药也会被浸湿，于是下令进攻。可是，克莱夫记得一位前英国指挥官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话：“相信上帝，但要保持你的火药干燥。”他早把火药遮盖好，对进攻有所准备。冲过开阔地的印度步兵纷纷死于英军炮火之下，包括米尔·马丁·汉。印度军队大乱，退了回去。

英国人很幸运，米尔·伽法尔遵守诺言，没让 45000 人参战。看到伽法尔背信弃义又听说米尔·马丁·汉阵亡，苏拉吉·乌德杜拉带着他的 2000 人的卫队逃往他的首府。他下令其他部队撤退，但很多人没有接到命令，继续战斗。克莱夫向剩余的印度部队开了最后一次炮后，命令他的部队前进。他们肃清了印度军队，击溃了法国炮兵。到下午 5 时，战争以克莱夫的胜利而告终。

战 果

罗伯特·克莱夫以 23 人战死，49 人受伤的代价取得了一次大胜利。苏拉吉·乌德杜拉损失主力 1000 人，而考虑到米尔·伽法尔没让 3/4 的兵力投入战斗，这个百分比还是很高的：死伤大约 1/15。更重要的是，苏拉吉·乌德杜拉丧失勇气和逃跑改变了战局，但如果米尔·伽法尔不遵守他与克莱夫达成的协议，那么英国人完全可能被对方占绝对优势的兵力所消灭。苏拉吉·乌德杜拉后来被捕，几天后被处死，米尔·伽法尔代替他成了那里的诸侯。

并非克莱夫相信伽法尔，而是克莱夫知道伽法尔明白他当权的唯一途径是英国的帮助；此外，他也明白这是他保住权力的唯一办法。因为伽法尔没有如约与英军一起战斗，而只是避而远之，所以曾一度担心克莱夫不

会让他当那里的诸侯。而当克莱夫信守诺言时，伽法尔送给他 160000 英镑作为礼物；与克莱夫共事的其他军官也得到一大笔钱。虽然这是一笔巨款，但这样的礼物在当时并没什么不正常，许多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回英国都带着惊人的财富。克莱夫也有回报。作为（伦敦政府任命的）孟加拉的总督，他镇压了多次反对米尔·伽法尔统治的起义，还保护他免遭相邻诸侯的攻击。克莱夫 1760 年最终离开印度，时年 35 岁。

当然，这场战争的更重要的结果在东印度公司方面，并扩大到大不列颠。首先巩固了他们在孟加拉的地位，确保了他们对加尔各答港的控制，有利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继续从事有利可图的贸易。米尔·伽法尔给了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周围土地上包收地税的权利。这意味着东印度公司成了地主，可以向当地人收租和（更重要的）收税。这样，已经主宰孟加拉经济的东印度公司也开始行使政治权力，并直接对当地居民行使这种权力。使行使这种权力变得引人注意的不是英国人收税，而是他们公平收税，这在印度是前所未闻的。这种不同的态度，使孟加拉人开始把英国人看作公平的主人和现成的保护者。在孟加拉创造的这种稳定环境，为代理行省周围地区乃至全印度实行类似的英国管理打下了基础。虽然也经常有专横和傲慢，但仍然比当地诸侯对待许多印度人要好。

不列颠的胜利还使英国成为在印度起支配作用的欧洲国家。虽然不列颠在此后几年中继续与法国打仗，但法国在“七年战争”中失败，加上他们不能在印度战胜英国，意味着他们在以后的 20 年从对印度的殖民地化企图全面撤退。再加上荷兰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衰落，消除了东印度公司的所有竞争。于是，英国人的权力、金钱和文明渗透到印度很多地方。在英国军队中印度兵发生叛乱后的 1857 年，东印度公司迫于英国政府压力而解散，同时英国成立了一个正式的殖民政府。到那时，不列颠已把印度视为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直到 1948 年印度独立。1757 年以后从印度外流的财富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就像 16 世纪美洲人的财富之于西班牙一样。普拉西战役后的 200 年中，英国利用印度获得了商业财富，获得了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地位，还获得了战时的兵力；所有这些方面印度都承担了，而大英帝国受了益。

赵宇烽 译

魁北克战役

1759 年 9 月 13 日

参战方

英国：4441 人

指挥官：詹姆斯·沃尔夫少将

法国：4500 人

指挥官：侯爵路易斯·约瑟夫·德蒙卡尔姆少将

重要性

英国的胜利迫使法国从加拿大撤军，
从而确保了英国在北美的优势。

历史背景

1588 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失败之后，英国开始在北美认真推行一种殖民化政策。与西班牙人来到美洲这个新世界主要为了征服和财富不同，英国人初来北美是为了逃避国内的各种问题，主要是贫困和宗教迫害。北美东海岸的英国殖民地发展很慢，但其力量仍足以使其大部分潜在对手转向别的地方。在寻找殖民地方面，法国人稍后于英国人，他们到了北美剩下的空白区加拿大。法国人在那里能利用的唯一资源是裘皮。西班牙人或英国人对美洲印第安人居民的态度充其量不过是傲慢，而法国人则把印第安人看作是补给源。毕竟只有印第安人更懂得设陷阱捕动物和制作毛皮，所以法国人来到加拿大的人数比西班牙人和英国人要少得多，法国人通过寻求友谊，而不是土地，通过适应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强迫印第安人去适应欧洲人的习惯，与印第安人建立起了牢固的关系。

法国人逐渐找到了进入加拿大的道路，他们建立贸易站点和要塞，而不是殖民地。当然，他们也为他们的国王索取土地，但他们没有以此妨碍与印第安人的和睦关系。16 世纪中叶，法国探险者德拉萨勒先生（Sieur

de La Salle) 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漂向墨西哥湾。到达这个三角洲后, 他不仅要求拥有他漂流过的这条河流, 而且还要求拥有其流域的所有土地。他并不知道这片土地有多大, 而那是从阿巴拉契亚山脉至落基山脉的一切。这与西班牙和英国两国的利益要求发生了抵触, 但因为这3个国家都没有居民住在这个地区, 实际上还不是问题, 直到1752年。

到18世纪中叶, 英国殖民者已经开始迁往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大西洋之间的地区, 并且开始对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做试探性考察。他们不久便发现法国人在一些重要的地点建造要塞的证据。1752年, 弗吉尼亚州副总督丁威迪派出一支部队在阿勒格尼河和莫农加希拉河交汇处的俄亥俄修建一个要塞。这个地方正是拉萨勒所要求的土地的东北界线。不久, 他们受到一支由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组成的混合部队的突袭而被迫撤退。法国人继续修建要塞, 并在修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重新夺回现在称之为迪尤肯堡这个要塞的殖民企图证明是徒劳的。应著名的殖民者本杰明·弗兰克林的请求(他曾提出一项联盟计划, 建立一个监督殖民地的防卫和其他共同关心事务的管理机构), 伦敦政府派出了军队。这项计划从来没有贯彻过, 但对英国殖民地的威胁激起了军事反应。

爱德华·布雷多克将军(Edward Braddock)领导的第一次远征是一次巨大失败, 鼓舞了法国人和他们的印第安同盟者在边境更加活跃。这与法国和英国在欧洲的紧张关系是一脉相承的。欧洲的冲突蔓延到北美并不是新出现的, 但这一次证明对法国人的雄心却是致命的打击。布雷多克1755年7月的失败标志着被称为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的战事在北美开始, 而欧洲方面, “七年战争”次年爆发。

法国一度在北美保持着优势, 但随着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在伦敦执政, 形势发生了变化。皮特与许多官员不同, 他们只不过把美洲殖民地看作一个用来收容英国不良分子的垃圾场, 而皮特认识到殖民地进出口的经济价值, 再者, 他也不打算不做斗争就把土地丢给对手法国。皮特派出更多军队到北美, 同时通过援助普鲁士在欧洲打了许多仗。皇家海军能够截断法国的增援, 但要牢牢控制加拿大, 关键地点是魁北克城。

战 况

皮特计划通过伊利湖、安大略湖、尚普兰湖和逆圣劳伦斯河而上分四路进攻加拿大。虽然法国人在尚普兰湖边的泰孔德罗加堡取得过重大胜利, 但他们失去了布雷顿角岛(Cape Breton Island)上路易斯博格港

(Louisbourg) 这个关键港口——圣劳伦斯湾的门户。进攻圣劳伦斯就将从这里开始。詹姆斯·沃尔夫 (James Wolfe) 少将指挥大约 9000 名英国士兵 (有少数美国突击队员)。他是一位年轻军官,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小有名气, 在沿法国海岸指挥过几次成功的偷袭。魁北克 (Quebec) 有两个人对抗他: 一位是军事指挥官路易斯·约瑟夫 (Louis Joseph) 少将, 即德·蒙卡尔姆侯爵; 另一位是总督兼总司令, 即沃德勒伊 (Vaudreuil) 侯爵。蒙卡尔姆指挥法国军队, 而沃德勒伊掌管加拿大的民兵和殖民军。他们共指挥约 12000 人。沃德勒伊是总指挥, 没有军事经验。蒙卡尔姆在法国和加拿大被公认是一位杰出的将军; 他们两人公开互相藐视。这就意味着在英国人逼近时法国部队之间没有或几乎没有合作。

魁北克城位于圣劳伦斯河北岸、由这条河及其小得多的支流圣查尔斯河共同形成的一个岬角上。它的位置很高, 可俯瞰河流会合处和下游沿岸 (在东北方向) 设防的高点。此外, 这两条河的汇聚处是通向大西洋的很长一段河口湾的起点, 但逆流向上几乎不能航行。这样, 唯一能够到达此城的道路是从西面沿北岸穿过亚伯拉罕平原, 但英国军队这样部署, 要从那里发起进攻似乎是不可能的。布置在南岸的大炮能够射到该城, 而蒙卡尔姆和沃德勒伊都认为各自的部队太少, 无法分兵去守大炮阵地。另外, 冬季将近, 河水结冰会迫使英国舰队和陆军撤退。每件事情似乎都很有



魁北克战役中阵亡的沃尔夫将军, 1729 年的版画 (国会图书馆)

利，但有一个问题，他们错误地认为，英国船只无法从魁北克逆流通过圣劳伦斯河。

第一批英国军队于1759年6月中旬到达，而沃尔夫月底到达。他迅速占领了南岸和下游的奥尔良岛作为他的主要基地。英国大炮开始向城里吊射，对于守军，轰炸引起的混乱比造成的破坏更大。6月28日夜，法国派出一批点着火的船顺流漂向英国船队，但作用不大。沃尔夫渐渐看清法国军队的防御后，反复考虑了种种计划。7月底，他下令攻占下游一个法军据点，希望以此能引出法军重新夺回这个据点，但缺少配合和天公不作美妨碍了这次行动。整个8月份，沃尔夫不断派美国突击队去毁坏当地的农舍和农作物，希望借此打击法军的士气，但这样做除了让美国人报复一下法国人之外，也没起什么作用，因为与法国结盟的印第安部落多年来也是用类似方式对待美国人的。

英国8月份行动的一个积极方面是，皇家海军发现船只可以通过魁北克力量薄弱的岸防炮台和原以为不能通过的狭窄水道。当沃尔夫征求部下的行动建议时，就一项从高处绕过魁北克到达亚伯拉罕平原的计划达成了共识，他在9月1日同意了这项计划。如果没有意外，这将使英军能够进入魁北克至蒙特利尔交通线的两侧。沿岸的峭壁，甚至比魁北克还高的地方，都对入侵者构成挑战；这种情况，再加上下游的骚扰性进攻，使蒙卡尔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下游方向。

攻击前的一个星期，英国人停止不动，这迷惑了法国守军。9月12~13日夜间，河岸危险地段的法国巡逻队得知一补给船队正从上游的蒙特利尔开来。不过，他们没有听说这个船队取消航行，所以当英国船队开始在河上往返时，法国人并没有过分吃惊。一位讲法语的英国官员使法国巡逻队放松了戒备，直到最后英军通过窄水道快要到达峭壁顶部时。下游的轰炸牵制了法国人的注意力。到凌晨，当蒙卡尔姆得知英军已成功登陆时，英军已列好阵势，面对魁北克破烂不堪的城墙。

如果蒙卡尔姆等待下游的防御部队来增援城中的守军，他会有相当把握挡住向魁北克行进的4400名英国正规军。可是，他却率领人数大概相等的部队出了城，而他们当中只有大约半数是正规军，其余的都是民兵。第一批上战场的法军士兵是加拿大的民兵和一些印第安人，他们去充当散兵，打冷枪，骚扰敌人。沃尔夫命令部队卧倒躲避。当蒙卡尔姆在上午九、十点钟命令部队列队时，沃尔夫命令部队继续前进。民兵的火力太分散，没有任何威胁，而英军继续匍匐着，并不还击。当法军前进时，开始出现混乱。民兵首先开火，当他们跪下来重装子弹时，就成了敌人的低靶。正规军一齐开枪，重装子弹后再继续前进。由于用两种不同方式战

斗，这支混合军队还没进入英军射程就已发现自己溃不成军了。英军在法军距离 60 码远时站起来一齐射击。接着，另一排士兵又站起来一齐射击，始终保持稳定的火力。当法军距离 40 码时，英军向前 10 步，一齐射击，打散了法军。法军垮了。整个战斗不到半个小时。

双方打得很惨烈。沃尔夫被狙击手击中，第一枪打在水腕上，之后一枪打在腹部，第三枪打在胸部。他当场阵亡。过了一会儿，蒙卡尔姆也被击中，可能是被英国人拉到峭壁上的两门大炮的葡萄弹打中的。他被送进城中，第二天上午早些时候死去。虽然一直在下游峭壁防御的部队不久开始到达魁北克，但他们没停留。9 月 15 日蒙卡尔姆死后不久，沃德勒伊总督放弃了该城。9 月 18 日，新任指挥官乔治·汤森率领英军进城，接受了魁北克投降。

战 果

英国占领魁北克城等于得到了加拿大。因为魁北克城控制着圣劳伦斯，所以也控制着进入加拿大的唯一通道。由于英国皇家海军的出现，法国从战争一开始就没能真正得到增援，现在也无法去支援少数残存于加拿大的部队。尽管在蒙特利尔要塞的法国指挥官第二年春天进军魁北克，打败了出城与他对阵的汤森的部队，但英国加固了城墙，使他们足以坚守到援军到来。蒙特利尔 1760 年被英国军队攻克，北美的战争结束了。

战争在欧洲又持续了 3 年，直到 1763 年签署《巴黎条约》才最终结束。条约迫使法国交出密西西比河以东和大湖北部的全部土地，虽然他们在纽芬兰的海面有捕鱼权，这种权利保留至今。他们把剩下的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权益让给了西班牙，作为将来联合反抗不列颠的回报；这一点在美国革命期间落实了，丧失加拿大终结了法国企图建立一个西半球帝国的机会。由于企图在墨西哥建立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失败，他们在 1763 ~ 1766 年短时间地后退了，除拥有一些加勒比岛之外，法国在西半球的强势于 1763 年结束了。

英国在 1763 年以后对北美东半部的控制是稳固的，尽管他们对美利坚殖民地的治理明显不同于加拿大。虽然几乎没有美利坚部队在魁北克作战，但在其余的大部分战争里却是美利坚民兵和英国正规军联合作战。这种共同的军事努力，加上英国政府出资保卫美利坚殖民地，建立起一种长达 15 年、开始时很和谐的关系，直到 1775 年反叛才终止。美利坚人认为他们在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中所做的努力是重要的，胜利属于每一个人。

“所以有一句反话说：就作为英国人感到光荣的殖民者而言，一种大力弘扬的观念是与独立自主、捍卫自己的权力的更大决心联系起来的。”有150年，由于伦敦的忽视，给了殖民者太多的自由观念，以至于他们不能接受战争刚一结束国会就开始提出的要求。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加上税收方面的严重分歧以及管理程序开始起作用，这一切似乎都注定美利坚殖民地会反抗。魁北克的战斗使不列颠得到了加拿大，而这也引起了一系列最终失去美利坚的事件。

赵宇烽 译

特伦顿战役

1776年12月26日

参战方

美军：约2500名步兵
指挥官：乔治·华盛顿
雇佣兵：约1500名步兵
指挥官：约翰·罗尔

重要性

华盛顿的胜利激发了殖民地人民重新燃起热情，没有这种热情，美国革命不可能继续下去。

历史背景

美国革命的殖民军事力量有一个相当成功的开始。1775年5月10日对位于尚普兰湖孤立无援的泰孔德罗加堡的一次突袭，为一支没有重武器的军队缴获了大约100件重武器。1776年3月，美军指挥官乔治·华盛顿

将军用这些武器迫使英军撤出了他们在波士顿的主要基地。随着那次撤退，英国在美国殖民地的绝大部分军队撤走了，英国对革命的直接威胁消除了，也丧失了人员和物资进出的口岸。如果英国人要继续镇压起义，重建控制权，就必须有一个港口。另一个最好的地方是纽约，在某种程度上，它比波士顿更优越，因为它的位置更靠近殖民地海岸线的中心。而且它对哈得逊河这个革命事业的重要命脉构成了威胁；因为美利坚的人员和物资通过这条河可以在费城（大陆会议的场所）和马萨诸塞的主要革命酝酿中心之间自由流动。华盛顿知道纽约是英国最可能反扑的地点，所以他一夺取波士顿就派兵去了纽约。

在此期间，政治事件迅速发展。华盛顿在战场上的胜利鼓舞了国内亲革命的各党派。于是，战争爆发了，直接原因是殖民地人民试图迫使取消英国议会 1774 年春为回应“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而通过的强制法令。到 1776 年春，显然英国政府没打算取消那些法令，问题悬而未决，结果成了战争的诱因。1776 年 1 月，托马斯·佩因（Thomas Paine）发表了《常识》（*Common Sense*），一本批判君主政体、支持建立共和政府的小册子。《常识》非常受欢迎，其坦率的风格及内容使许多殖民者相信需要一场彻底的变革。所以，如果君主政体不合理，如果那些强制法令不再是战争的理由，如果战事顺利，那么为什么不独立采取行动呢？尽管这一直是革命运动中许多人的目标，但在 1776 年春末它已变得更受欢迎。于是，大陆会议于 7 月 2 日投票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两天后，通过了托马斯·杰斐逊的《独立宣言》。

同日，1776 年 7 月 4 日，英国武力反攻。华盛顿已在纽约地区部署了军队，派了一些人在大陆，另一些人在斯塔滕岛和长岛，以期使英国不会轻易得到作战的据点。当 10000 名英军抵达（很快增援到 30000 人）时，华盛顿发现自己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于是他把驻军从斯塔滕岛撤到长岛，把阵地让给了英国的威廉·豪将军。7 月和 8 月两个月，威廉·豪修建他的据点时，华盛顿也在长岛构筑了防御工事。8 月末，豪登上长岛，击败了华盛顿的军队，但他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使美军逃脱了一次侧翼攻击。华盛顿设法将他的军队通过长岛海峡运往大陆，但豪尾随其后，9 月中旬在哈勒姆高地再次击败美军。10 月末在纽约以北的怀特平原的失败是华盛顿第三次连续受挫，但他逃出纽约，经过新泽西去了宾夕法尼亚。豪没有追击，而是把军队留在纽约周围从康涅狄格到新泽西南面的一个大半圆形范围内过冬。

华盛顿在占领波士顿之后所拥有的很高声誉现在受到了损害。每次失败后，他的军队都由于伤亡、被俘和逃兵而减少。部队中几乎没有职业军



1776年12月26日特伦顿战役中黑森人指挥官拉尔（Col. Rall）投降（档案照片）

人，因为美军一直是以民兵为基础的，他们缺少正规的训练以及充足的补给，因此，11月与华盛顿在一起的人已很少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寒冬的到来，没有开小差的那些人结束了他们的短期兵役，留下来的大部分人的服役期也只到第二年初。美军没有战绩，而英国人现在又占有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指望会有所必需的数千人在1777年春再应征入伍呢？这年冬天的严寒预示着来年革命的形势。

豪的军队主要是英国人，但作为当时的正常现象，他的军队也有大量的德国雇佣兵，约占1/3。这些雇佣兵通称黑森人（Hessians，来自德国黑森州），通常被英国人雇来补充他们的队伍。由于英国社会在征兵观念上的退缩以及军队条件的恶劣，从不列颠群岛招募足够的军队在大多数战争中已证明是不可能的，因此，战时普遍雇用外国人。尽管这些雇佣兵不像现代雇佣军那样凶残，但他们的名声仍然很不好。英国正规军的军官看不起雇佣兵，但政府又能怎么办呢？

豪下令各部队占领城镇过冬。1774年，议会颁布了驻军法令，规定军队有权征用任何人的房屋。所以，军队能够轻易地赶走住户占用他们的住房或要他们给士兵提供膳食。在英国，军队入驻私人住房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殖民地允许和鼓励这种做法，其原因之一就是那个强制法令，这个法令包括驻军法令，殖民地人民称之为“无可容忍法令”。一个人的权力这样被侵犯是相当恶劣的，而被迫为雇佣军（他们以掠夺闻名）提供膳食则

是一种污辱。1776~1777年冬，新泽西的特伦顿（Trenton）是黑森人驻军的城镇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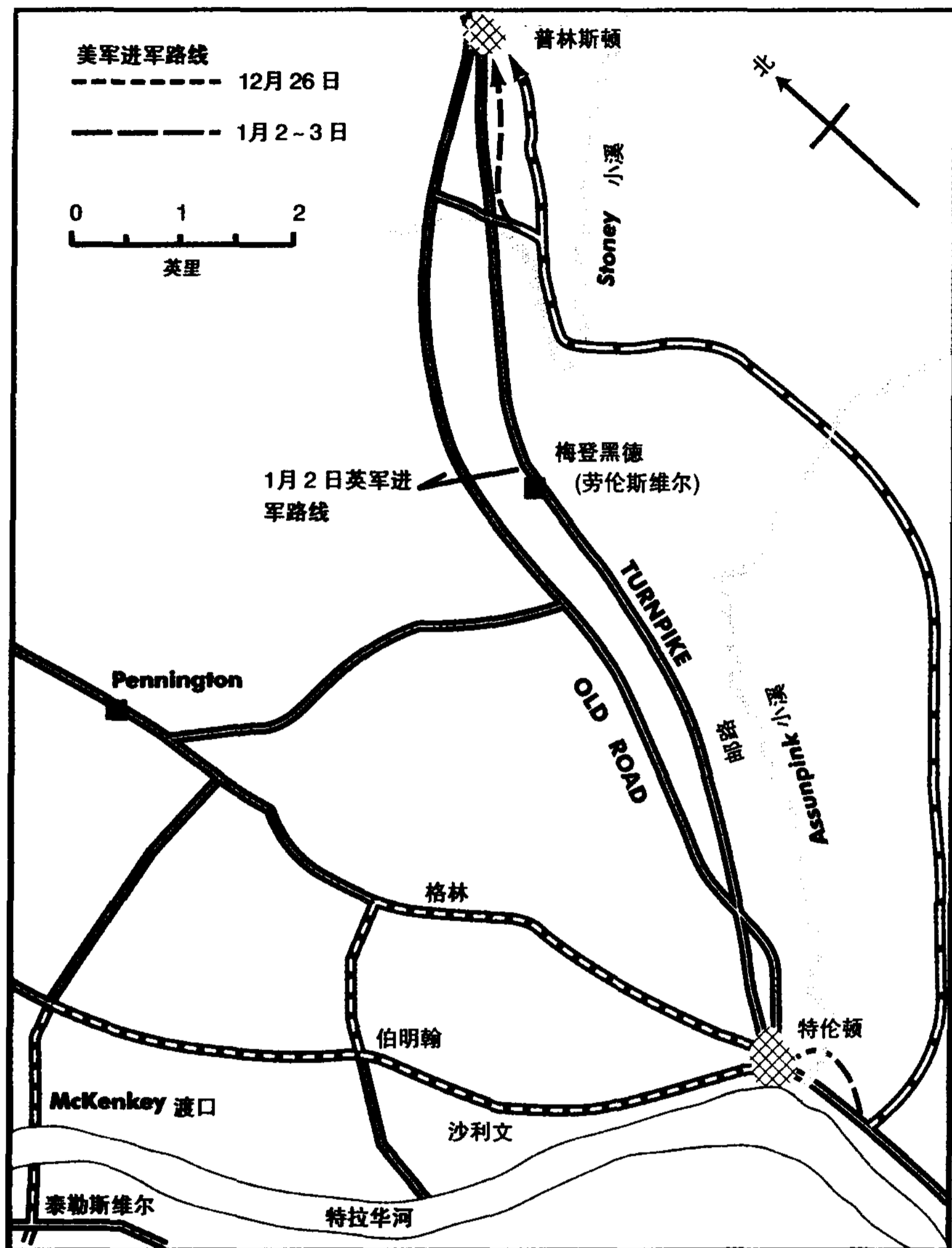
战 况

华盛顿认识到，除非他用手中所剩无几的兵力取得一次快速的、戏剧性的胜利，否则春天征召足够兵力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尽管他从8月以来可能没有实践他的雄才大略，但此时他展示出了适应能力和想象力。当时的军事常规是这样的，天气一冷，战斗便结束，直到春天气候适宜的时候。因此，隆冬发起攻击是完全出人意料的。华盛顿选定圣诞节的次日发动攻击。他知道德国人会隆重庆祝这个节日，到12月26日，他们就会尝到两天庆祝会的苦果了。拂晓向可能已醉入梦乡的敌人发动攻击是进行突袭并获得成功的最佳时机。

华盛顿要求的增援延迟了一段时间后从奥尔巴尼到达。费城守军指挥官伊斯雷尔·帕特南在当地招募了一些民兵，在新泽西莫里斯敦又招募了一些人。华盛顿能够集结大约6000人。他决定派约翰·卡德瓦拉德（John Cadwalader）率1800人佯攻特伦顿以南的博登敦，以扰乱驻扎在那里的黑森人。卡德瓦拉德未能使他的进攻与华盛顿的进攻协调起来，而是很快赶走了黑森人，占领了博登敦。

在严寒和下着冻雨的圣诞夜，华盛顿聚集起大约2400人。他们渡过漂满冰块的特拉华河，在新泽西方面集中。尽管在描绘这次行动的著名油画中总司令站在船上注视着对岸是虚构的，但画中的天气和河流的状况确实是真实的。然而，在华盛顿的士兵列队时，一个仍忠于国王的当地农场主发现了他们。这个农场主马上跑到特伦顿去报告驻军，说美军即将开始攻击。约翰·罗尔少校（Johann Rall）司令部的卫兵拦住了这个农民。他的上司那天早上（据某人说）在玩扑克牌或下棋，不让打扰。或者是因为罗尔太专注于游戏，或者是他嫌把英语译成德语太麻烦，因而使一封报告他华盛顿接近的消息的信也被忽视了，美军的进攻依然是出乎意料的。

华盛顿的军队拂晓时开始进攻，战斗持续时间不到15分钟。黑森人建的防御工事很少，防守力量也不够，华盛顿很容易取得了胜利。这次突袭太圆满了，德国人对一场即将发生的重要战斗太没准备了。革命军以伤4人的代价杀死对方22人，伤94人，俘虏950人，击溃400人。博登敦已被不受欢迎的客人劫掠一空，华盛顿的军队则经过特拉华返回了。他与刚从波士顿城抵达的卡德瓦拉德的军队合兵一处，重新占领了特伦顿，但面



对正在开来的查尔斯·康华里勋爵 (Lord Charles Cornwallis) 率领的英军，他们又一次撤退了。康华里1月2日在特伦顿追上美军。他当天晚上没有发动攻击，而是安下营寨准备次日早晨战斗。英军整夜都在远处监视着华盛顿营地的灯火，但1月3日晨，却大惊失措地发现美军营地是空的。华盛顿已带着他的人夜里绕过英军，拂晓袭击了普林斯顿附近的另一支英军。在华盛顿亲自上阵使一些沮丧的民兵振奋起来后，他们很快分散开来。美军又相当顺利地取得了另一场胜利。有了两场胜利，华盛顿前往莫

里斯敦的过冬营地，而康华里撤回到新泽西的新不伦斯瑞克，以保卫他 70000 英镑的军费。

战 果

特伦顿的胜利虽然肯定不像萨拉托加或约克敦的胜利那样意义重大，但却是那些战役必要的准备。1776 年秋末，革命军陷入绝境，这意味着革命事业也一样。那时整个革命军的军事经验与民兵（即平民士兵）的性质有密切关系。尽管有些美利坚人因在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中（以及更早的几场同欧洲冲突蔓延到西半球的战争中）与英军并肩作战有了一些欧式战争经验，但 150 年来他们主要是和印第安人作战。与美洲土著部落的战争一般时间很短，参战人数通常也不多。尽管服兵役是民众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征兵，而是人们作为公民必须做的短期的和临时的工作。兵役的临时性意味着没有正规军队存在；因此，实际上没有职业军人。

这项义务随着革命的爆发变得更加无力。大陆会议不是选举产生的（战争开始时），无法像政府一样起作用，只希望人民能合作。这样，当群众的热情在早期行动后迅速冷却时，就无法强迫他们服役。革命热情衰退时，华盛顿和其他将领必须通过胜利来维持士气和兵力。当然也有人献身于这项事业并坚持到底，但许多殖民者是农民，要照顾家庭，而且家庭往往是第一位的。而无论冬季发生什么情况，一些人本应于 1777 年春入伍，但为了召到足够多的人，大多数新兵需要胜利的诱惑，以证明暂时放弃家庭和可能丧命是值得的。

这就是为什么华盛顿不仅需要胜利，而且把特伦顿作为他进攻目标的原因。黑森人非常卑鄙，击败他们，可以证明革命是为了保卫公民的幸福。英国军官约翰·鲍沃特在第二年春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大骂黑森人，还写了他们为什么被说成是魔鬼的。“政府被他们派出的一半民团给骗了，另一半大部分是新兵，其中有经验的老兵极少，舆论说他们由英国出钱供养，而他们的亲王骗去了这些钱的一半，他们对此非常不满，为了弥补，他们转而去抢劫。正是他们一心抢劫，使他们在特伦顿成为革命军的牺牲品……（革命军）在费城和其他地方进行了多次演讲，向人们解释他们必须对付的是多么可鄙的敌人。通过这些和其他巧妙的方法，他们在人民中占了上风，从而集结起一支相当可观的军队……”

此外，黑森人是职业军人，他们以战争为生，战胜他们有助于恢复 8

月以来连续3次失败给华盛顿的名誉带来的损失。为了他的地位，华盛顿必须胜利，这是获得兵源的必要条件。因此，黑森人也是一个好的靶子。在普林斯顿再一次战胜英军实在是锦上添花。

倘若新泽西的那个农场主能够把华盛顿迫近的消息告诉罗尔少校又会怎样呢？即使醉酒拖延了行动，醒了的黑森人几乎肯定能击败美军。第四次失败很可能会给美国革命带来毁灭。尽管豪证明自己不是个伟大的将军，但与人数很少的革命军打仗，他难道就不能恢复英国的控制吗？这种控制或许不会长久，因为双方的敌对已经多年，但1777年的军事解决办法本应使美利坚的解放事业推迟很长时间。如果英国政府明白像他们最终对待加拿大那样对待美利坚殖民地，大英帝国乃至世界的走向可能完全两样。

赵宇烽 译

萨拉托加战役

1777年9月~10月17日

参战方

英国：约7200人加大炮

指挥官：约翰·伯戈因将军

美国：约5000名常备军，12000名民兵

指挥官：霍雷肖·盖茨将军

重要性

美国人的胜利使其继续保持了对它极其重要的哈得逊河流域的控制，并使法国最终承认了美利坚合众国，签署了一个共同防御条约。法国源源不断的补给事实上保证了美国的独立。

历史背景

上一年冬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取得重大胜利后，1777 年春，乔治·华盛顿又开始组建革命军。每年春季，部队都要增补人员，这对一支主要由民兵组成的军队是必要的，因为许多士兵的短期兵役届满，要回家与家人一起过冬。华盛顿留在费城地区，等待将军威廉·豪爵士离开纽约城。

豪在过冬营地制定出一个计划：要把他的 30000 人中的 2/3 调往费城。他认为，占领这个作为大陆会议会址、因而也是叛乱大本营的城市，革命军就会瓦解。然而豪不是直接派兵前往这个城市，而是决定从海上穿过切萨皮克湾到达巴尔的摩地区，然后从西边走陆路到达费城。这是不必要的迂回，更糟的是耗费了时间，因为集结必要的船只执行这项任务是十分艰巨的。皇家海军不喜欢陆军，也不愿与之合作，而且英国人没有协调军事行动的战区指挥官。豪用了整个春季和大半个夏季试图说服一些路过的海军将军帮助他，但直到他的兄弟、海军上将理查德·豪（Richard Howe）到来，他才侥幸得到了帮助。

同时，在加拿大正在制定另一个计划。约翰·伯戈因将军（John Burgoyne）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利坚殖民地的战略态势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东北部有煽动革命的人，在战事爆发前的这些年里，他们一直是最令人头痛的。把这些人于纽约以东和以南的人、补给品及政治领导分开，会有效地分而胜之。因此，伯戈因的计划是通过控制哈得逊河获得对纽约的控制，来实现这种分割。他建议率领一支部队向南离开加拿大，沿尚普兰湖到奥尔巴尼，而纽约的军队大致在从加拿大到纽约城的中途。他的入侵可使英国控制纽约北部地区。同时，他还想派一支小部队沿圣劳伦斯河到安大略湖，然后继续向东沿莫霍克河而下。这支由巴里·圣·莱杰（Barry St. Leger）指挥的大约有 1000 人的部队将在奥尔巴尼与伯戈因会合，从而取得对纽约中心的控制。这次行动的第三项是从南方进兵。伯戈因的计划要求豪派部队沿哈得逊河而上去奥尔巴尼，由此可获得对纽约南部的控制。这样，英国人的控制可以从加拿大向南延伸到大西洋，因此这些殖民地将被分割开。

伯戈因和豪二人都向伦敦提交了他们的计划，均获通过。当 1777 年春豪被告知他须去支援伯戈因的行动时，豪回答说愿意一攻下费城就去支援伯戈因。他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成就这项功绩，而且会有足够的时间派

兵北上。

伯戈因的部队包括炮兵几乎有 8000 人，其中约一半是德国雇佣兵。他还在纽约的印第安人部落中大量地招募新兵，因为他知道他们与殖民者之间 150 年的冲突意味着双方毫无感情。这个征兵决定证明是一个错误，因为印第安人不是值得信赖的伙伴；在战斗中不能依靠他们，他们有长期攻击平民百姓的经历。殖民者与印第安人之间长期为敌使得北部地区忠于英国的纽约人不大可能去帮助伯戈因的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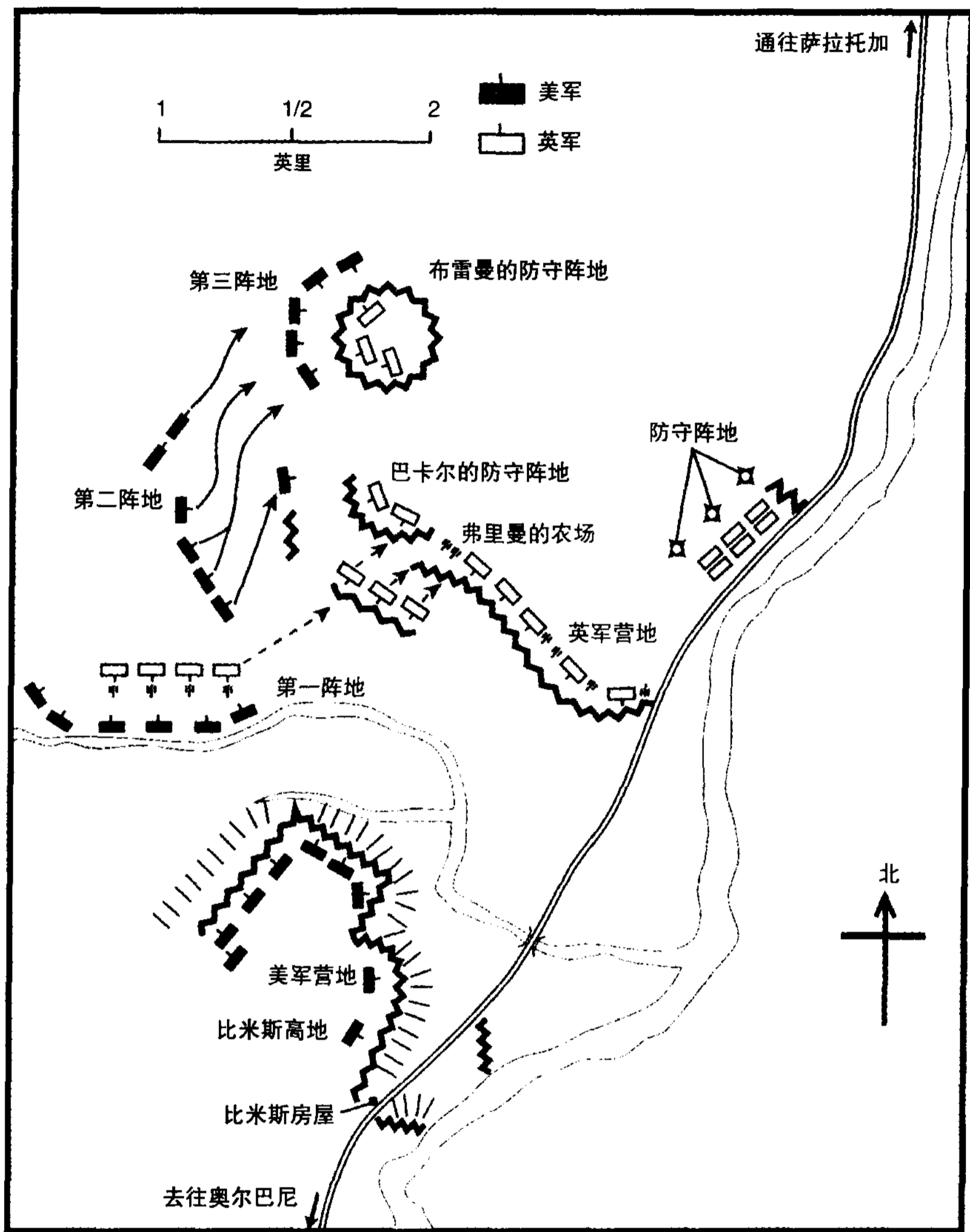
伯戈因 6 月底晚些时候向南进军，在尚普兰湖西岸与印第安新兵相遇。他们轻易占领了位于克朗波因特最北端的反叛者驻地，在该湖南端的泰孔德罗加堡只稍多地遇到了一些麻烦。至此，伯戈因已能通过水路完成部队的大部分调动，但从这里他必须走陆路去奥尔巴尼。该地区几乎无路可走，而且反叛者砍倒了沿途的树木，以拖延他们的前进。然而到 9 月初，伯戈因已接近奥尔巴尼以北约 12 英里的萨拉托加（Saratoga）这个小镇。

战 况

伯戈因及其部队由于轻易地走了这么远而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但不久几乎一切都开始崩溃。圣·莱杰的部队进入了纽约，8 月中旬围攻莫霍克河源头附近的斯坦威克斯堡（Fort Stanwix）。在奥里斯卡尼，圣·莱杰手下的印第安士兵使敌人的援军遭到重创，但有大部队前来的消息击垮了他们的士气。于是，印第安士兵逃离了圣·莱杰的部队。由于革命军的一位较好的指挥官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率领的一支 1000 人的部队逼近，圣·莱杰放弃了军需品（和这场战役），撤往加拿大。

伯戈因的第二个问题出现在他阵地的正东方，即本宁顿附近的佛蒙特。听说那里有一个大型军需品储藏处，他派了一支由德国人组成的部队去占领它，但遭到猛烈的阻击而失败。他们退避到一支增援部队中，在随后的混乱中，又受到本宁顿乘胜追击的叛军攻击。德国人的失败不仅使伯戈因的部队丧失了信心，还激发了当地对革命的支持，成千的民兵蜂拥到萨拉托加，参加霍雷肖·盖茨（Horatio Gates）的部队。盖茨是华盛顿从弗吉尼亚派来担任指挥的，拥有大约 5000 名美国士兵，他很欢迎大批志愿者加入他的队伍。

德国人一直在乡村寻找补给品，他们的专横做法伤害了许多村民，这就像印第安人的暴行对激发当地人支持革命起了重要作用一样。印第安人



违背伯戈因的命令，骚扰平民百姓。一个最有名的事件涉及一个叫简·麦克雷的妇女。虽然她保证自己忠于伯戈因的部队，但当她被印第安人剥去头皮时，纽约人愤怒之极。火上浇油的是，伯戈因没有惩罚这些凶手。一个参谋为此辩解说，如果他吊死他们，其余印第安人就会开小差，而且可能率领他们的部落反抗英国。难道伯戈因想同时与叛军和印第安人作战吗？伯戈因的决定导致更多的志愿者参加革命。

伯戈因的主力部队在萨拉托加附近的弗里曼的农场被一支狙击部队发

现。盖茨已在相邻的比米斯高地设防，控制了英军通往奥尔巴尼的道路。伯戈因决定掘壕自卫，等待来自纽约城的部队到达，豪最终命令纽约城的部队由亨利·克林顿（Henry Clinton）指挥北上。伯戈因从9月等到10月，这时阿诺德从斯坦威克斯堡抵达，更多的民兵加入盖茨的部队。10月7日，由于冬季临近，还不见援兵，伯戈因决定再次尝试冲过美军防线去奥尔巴尼。叛军占据高地上有利地势，但他们大部分的成功都是阿诺德指挥有方的结果。阿诺德和盖茨不和，盖茨命令他不参战，而阿诺德不从，他是反叛势力的心脏和灵魂。在战斗的高潮，伯戈因最好的部下之一西蒙·弗雷泽为狙击手所杀，而叛军占优势的人数是关键。伯戈因撤到一个防御阵地，但他的失败是注定的。

战 果

伯戈因的主要计划失败了。他无法维持通往加拿大的补给线，因为敌对的百姓和本杰明·林肯领导的一支军队绕过英国人，进攻泰孔德罗加，封锁了他的退路。圣·莱杰撤回了，但即使他到达，人数也太少，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克林顿从南面很小心地逼近，在西点附近遇到顽强抵抗时返回了。虽然英国的一支小分队到达了距奥尔巴尼不到50英里的金斯顿，但那时已到10月，而纽约城的防御形势看起来要比杀向奥尔巴尼的好得多。10月17日，由于补给不足，伯戈因率军向盖茨投降。

萨拉托加附近的战斗证明是这场战争的转折点。首先，那些遭遇战使一支重要的英国军队脱离战争。其次，这些遭遇战挫败了英国人分割殖民地的计划。那是英国在此次战争期间所做的最好计划，但在伯戈因失败后，这个计划就少见推行了。华盛顿最大的担心是丢失哈得逊河，但除了1781年克林顿和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密谋企图偷袭西点要塞之外，对这条航道没有更严重的威胁。纽约州大部分地区仍然很安全，而克林顿似乎很愿意留在纽约城的防御工事里。

欧洲的反应是一个很重要的战果。有一段时间，美国代表本杰明·弗兰克林一直在游说法国政府承认美利坚合众国，并签署一个联盟条约。法国拒绝了，因为法国在18世纪对英国的前几场战争都没有成功。法国不想在没有取胜的把握时再与英国开战。当时，美国的反叛者只不过是幸存下来了，而萨拉托加的胜利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不仅战胜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且打败了约翰·伯戈因。法国人曾经与他作过战，知道他是英国在

北美最好的将军。如果这些反叛者打败了他，在一场欧洲式战斗中打败他，那么法国肯定也有机会。巴黎政府同意利用这个机会。1778年2月，法国与新建国的美国签署了同盟条约。3月，法国对英国宣战时，条约被公开。1779年西班牙对英国宣战，一年后荷兰也对英国宣战。美国最需要的是战争物资的补给源。这个新建国家中的13个州实际上没有工业，所以要得到重武器必须通过贸易或缴获。从欧洲贷款也意味着大陆会议可以开始向士兵和供应商支付钱款。法国军队的到来为准备在约克敦作最后一战的华盛顿部队补充了兵力。对那次战斗来说，更重要的是法国海军帮助了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美国人没有自己的海军。美国需要的一切都是欧洲提供的。革命进行到这一步主要靠的是勇气和运气，而现在拥有这些物资意味着占了上风。同样重要的是，欧洲各国对英宣战也迫使英国要兼顾两个方面。英国再不可能只集中力量镇压叛乱，还不得不注意背后的动向。这意味着要准备军队和指挥官，以防战争在家门口打起来。于是，对北美洲的增援大大地削减，而美国军队在人数和质量上都提高了。

在美国，萨拉托加战役与前一年华盛顿在特伦敦的胜利对招募新兵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大陆会议可能期望把军队再次投入战场。对士气的鼓舞是极其重要的，而华盛顿在1777年冬天未能像他在1776年那样鼓舞起士气，当豪的部队最终于1777年9月晚些时候到达费城时，华盛顿没能阻止他们占领这个城市。大陆会议已逃到马里兰，所以豪俘虏他们、夺取其“大本营”的梦想证明是短暂的。华盛顿的剩余部队撤到费城以外几英里远，在福吉谷（Valley Forge）过冬。在战时的恶劣天气里，他的士兵因挨饿受冻而开小差。是盖茨，而不是华盛顿，鼓励在春季继续征兵。

更多的士兵，更多的物资，强大的朋友——这一切都证明是美国人获得胜利和独立的因素。英国人如果在纽约取得胜利，分割了殖民地，或许会挫败美国革命。虽然这也许并不意味着永久的胜利（因为英-美的敌意很深），但英国人对北美的控制将持续更长时间，而且还可以抢在革命领导者之前安排美国人参与伦敦殖民事务的管理。如果美国仍然留在大英帝国中几年，即使不是几十年，也将产生不可想象的后果。

赵宇烽 译

约克敦战役

1781年9月~10月17日

参战方

英国：约6000名英军和黑森雇佣军

指挥官：勋爵康华里将军

美国和法国：约8800名美军，7000名法军

指挥官：乔治·华盛顿将军

重要性

美国的胜利使英国民众认识到要更换政府，
进而导致和平谈判，美国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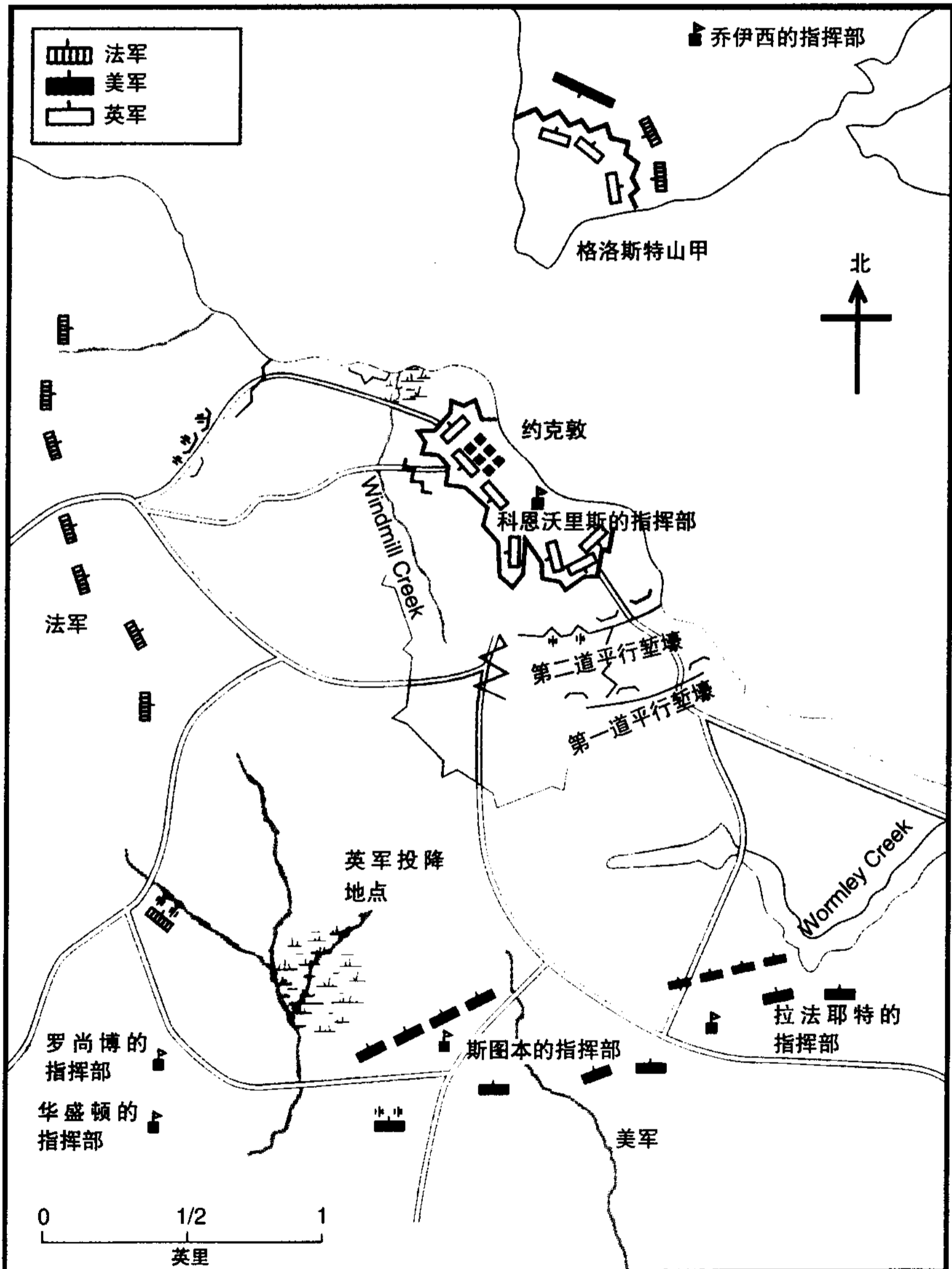
历史背景

1777年秋，美国在萨拉托加胜利后，法国最终承认了新成立的美国，此后不久，西班牙和荷兰也相继承认美国。这种承认以及由此结成的同盟，给了美军必要的物质资源，可与华盛顿这样的领袖所展示的道义相媲美。1778年夏，威廉·豪将军指挥的英军受命撤回纽约城之后，华盛顿的军队重新占领了费城。豪被解职，很快由其下属亨利·克林顿将军接任。

克林顿到这时并没有表现出他会主动对美作战的征兆。相反，他大部分时间修筑纽约城的防御工事，以抵御他确信华盛顿将要发动的攻击。于是，在起义军重新占领费城之后的两年，战事一直相当的低调。1780年夏，克林顿试图勾结不忠的美国将军本尼迪科特·阿诺德夺取美国在哈得逊河西点的主要要塞。这次图谋失败了，克林顿又把时间用在了改进防御上。同时，华盛顿把时间花在试图改进大陆军队的装备上，用从欧洲运来的物资装备军队，并开始与德·罗尚博伯爵（Comte de Rochambeau）率领的法军制定作战计划。

当华盛顿把精力集中在北方各州（罗得岛和康涅狄格）的组织事务上

时，克林顿决定重新集中注意力于英军的作战计划上。到这时，英国人击败革命军的任何图谋都是非常失败的。他们未能在伯戈因 1777 年发动的萨拉托加战役中通过控制哈得逊河来分割殖民地，他们也未能通过与阿诺德的接触达到相同的目的。豪试图通过占领费城来粉碎起义也证明是徒劳的。自从英军 1776 年夏末占领纽约以来，英国的战争努力大都是无目的的。因此，克林顿决定转移战场，从革命热情最高的北方转战到亲英分子



比例高得多的南方各州。通过占领这些州，他可以从南方包围革命军，把北方的大陆军孤立起来。

为实施这项新的战略，克林顿于1780年夏派查尔斯·康华里勋爵前往南卡罗莱纳州。他命令利用忠于英国的人占领卡罗莱纳和弗吉尼亚。据认为，亲英分子应能提供人员和补给，使这件事变得比较简单。而且南方各州几乎没有革命军队，所以预期战事会极少。这项计划从开始就错了。在查尔斯顿附近登陆不太困难，康华里能迫使本杰明·林肯将军领导的革命军放弃查尔斯顿。然而，当占领查尔斯顿时，城内发生了大火，尽管最终没有确定谁应对此负责，可这仍是一个不祥的开端。

接着，康华里拒绝服从克林顿最大限度利用当地支持的指令，反而经常断然拒绝南卡罗莱纳人参加或帮助他的军队。康华里开始把朋友变成了敌人，就像伯戈因在纽约北部的所作所为一样，当时他雇佣印第安人和黑森人来反对当地居民。当康华里正要驻扎下来时，当地革命军开始了行动。弗朗西斯·马里奥这样的指挥官手下的小股民兵在骚扰英军的警戒部队和补给列车。他们引起了康华里及其部下的强烈反应；这些骚扰行动也起到离间地方支持的作用。

撤离查尔斯顿，康华里确信他能轻易占领卡罗莱纳。大陆会议派霍雷肖·盖茨指挥革命军，但他很快在南卡罗莱纳州的卡姆登打了一场大败仗。华盛顿以纳撒尼尔·格林（Nathaniel Greene）取代了盖茨，格林的灵巧非常适合对付康华里所必须进行的游击战。

1780~1781年的整个冬天，双方只偶尔发生交火和小冲突，没有决定性的战事发生。康华里失去了地方的支持，不得不驻扎在乡村，而他的傲慢态度以及用黑森人来征用物资都使人们不喜欢他。当他真要呼吁忠于英国的人参加他的军队时，响应的人比他预期的要少。另一方面，格林想方设法支付物资款，尽管他所有的物资都有大陆会议出具的未定价格的借据。这比英国人的处理方法好。随着补给品越来越难以得到，英军军心涣散了；康华里撤到北卡罗莱纳的维尔明顿，以补充给养和寻求援军。

1781年春，康华里从维尔明顿进入弗吉尼亚。叛徒本尼迪科特·阿诺德指挥的英军在那里已活动了几个月，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康华里在那里活动了几个月，也没取得什么具体成果，于是向沿海地区进军。这时，他接到克林顿的命令建立一个皇家海军基地，以运送更多的士兵和补给品，于是开始在约克敦（Yorktown），即约克河与詹姆斯河所夹的一个半岛上建造一些设施。

同时，华盛顿已说服不情愿的罗尚博帮助他进攻纽约。按华盛顿的计划，在法-美军队突破克林顿防线时，法国加勒比海舰队拦截纽约港的皇

家海军。罗尚博告诉海军上将德·格拉塞 (de Grasse)，他不喜欢这个计划，而宁愿在南方作战。德·格塞上将同意罗尚博的意见，告诉华盛顿说，法国舰队向北不会越过切萨皮克湾。这个意见，加上他自己所有的关于英国防御阵地的情报，使华盛顿决定接受罗尚博在弗吉尼亚打一仗的建议。

这时华盛顿得到了在其他情况下似乎会被认为是一场严重灾难的帮助。他给他的朋友弗吉尼亚的驻军指挥官德·拉法耶特 (de Lafayette) 侯爵送去了一封写有进攻纽约城的详细计划的信。而这封信被英国人截获了，克林顿为此开始做防御准备。于是，华盛顿开始散布假消息，要使克林顿更加确信他们即将发动进攻。当法国军队在纽约附近佯动，掩护华盛顿进入新泽西的通道时，克林顿为绝不会到来的进攻鼓足了精神。等克林顿意识到不会有攻击时，华盛顿和罗尚博都已顺利地行进在去弗吉尼亚的路上了。

战 况

当格林和拉法耶特手下的美国军队密切注意着康华里时，德·格拉塞侯爵指挥的法国舰队正从加勒比海向北航行。这支舰队 8 月晚些时候到达切萨皮克港。克林顿在纽约得到了这个消息，但认为是谣言而未予考虑。而当这个消息得到证实时，托马斯·格雷夫斯 (Thomas Graves) 海军上将指挥英国舰队立刻向切萨皮克进发。在那里，他发现编队排列着 24 艘法国军舰，数量上超过了他的 19 艘。9 月 5 日，双方开战，德·格拉塞使自己处在阻截英军进入海湾的位置上。几个小时的炮击后，英军损伤惨重。虽然他们在附近又逗留了 3 天，但当格雷夫斯驶往纽约修理受损的军舰时，他实际上已给康华里的部队签署了死亡证书。

在华盛顿和罗尚博到来与拉法耶特的军队会合时，他们合在一起的人数几乎有 16000 人，比康华里的军队多两倍。他们开始挖战壕，战壕缓慢而稳步地向英军的防御阵地周围的堡垒推进。美国人有优势的兵力和大炮，能狠狠地教训英军，而英军几乎无还手之力。持续不断的压力使英国人无法承受。康华里企图过约克河逃走，但天气恶劣使其没能成功。10 月 15 日夜，英军两座堡垒遭到攻击。法军经短暂而激烈的战斗攻占了较大的一个堡垒；美军用 10 分钟攻占了较小的一个堡垒，几乎没有什么伤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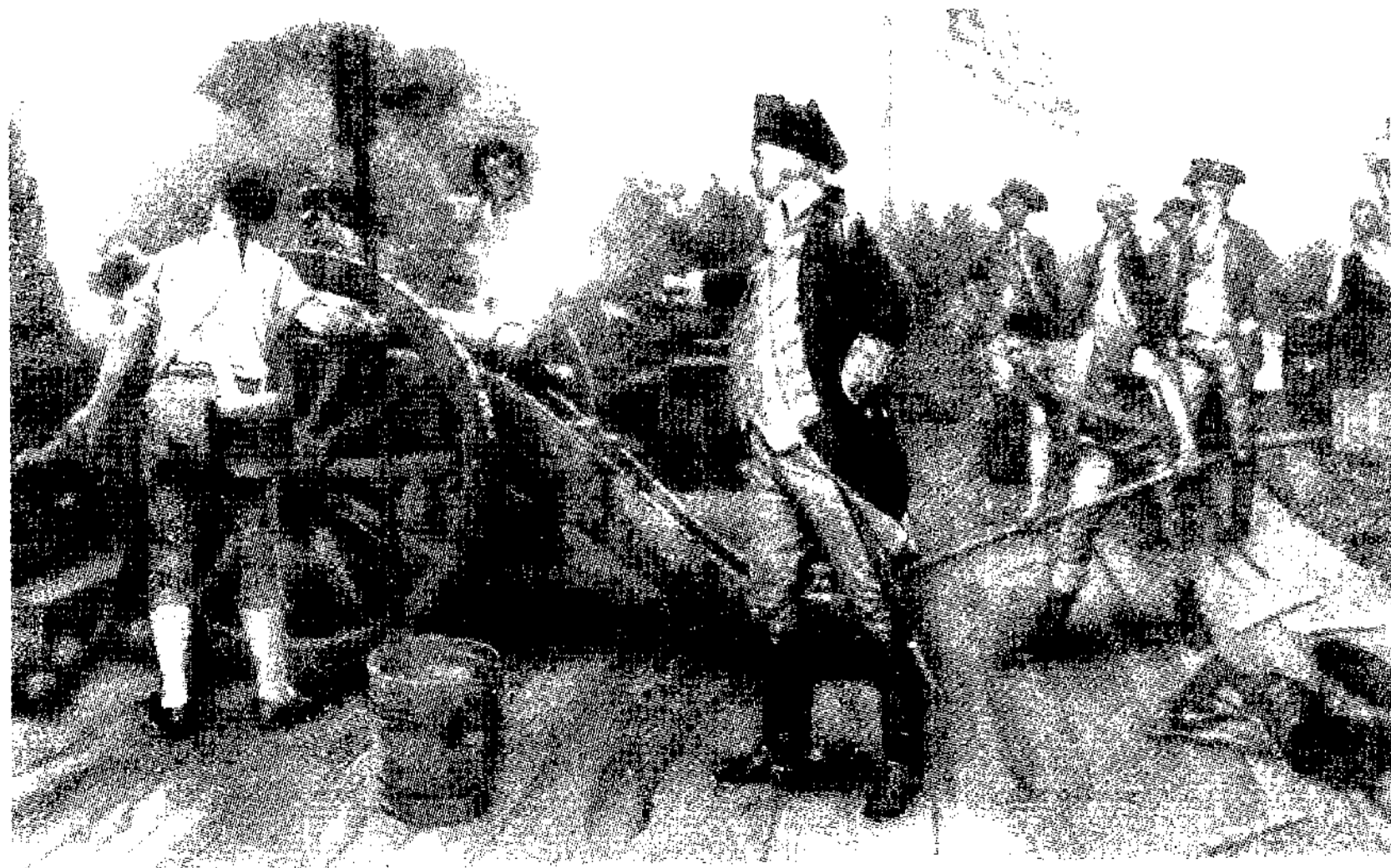
康华里下令对革命军的新阵地发动袭击，但攻击力太小，也太迟了。10 月 17 日，他请求告知投降条件。但他一直在坚守阵地，设想着克林顿

正从纽约派来援军。格雷夫斯想突破法国军舰的阻截只是一厢情愿，但他已准备第二次开战了。他最终从纽约港起航正是10月17日。

战 果

任何得救的希望都没有了，经受不住炮轰，冬季临近，部队无法维持下去，康华里别无选择，只能投降。他提出，如果不再在美国动武，应当对他及其士兵实行假释，但华盛顿要求投降者作为战俘。10月19日，康华里的副司令查尔斯·奥哈拉准将骑着马带领6000人投降。对于投降的士兵来说，从约克敦到华盛顿总部的行军无疑是他们所走过的最长的路，因为被殖民地人击败是奇耻大辱。奥哈拉最初想向罗尚博投降，但这种避开美国人、有利于欧洲伙伴的企图失败了。当他把他的短剑交给华盛顿时，他再次被拒绝。作为副司令，他必须向华盛顿的副司令本杰明·林肯投降。

康华里和克林顿后来为这场灾难一直互相指责。克林顿大败，军事生涯毁灭了。康华里在英国被视为英雄，不久后在印度以杰出的表现挽回了自己的名誉。到这时，英国民众对于战争已感到厌倦。当约克敦的消息传到伦敦时，政府也对战争感到厌倦。1782年春，新当选的领导层试图讲



1781年10月，乔治·华盛顿将军在弗吉尼亚打响了约克敦围攻战的第一炮（档案照片）

和，谈判于 9 月在巴黎开始举行，持续一年，直到 1783 年《巴黎条约》(the Treaty of Paris) 签署。在这个条约中，伦敦政府承认美国独立，确定美国的边界为从大西洋到密西西比河，从大湖区到佛罗里达北界。作为对西班牙人（特别是他们新奥尔良总督伯纳德·高夫斯）支持革命的回报，西班牙得到了佛罗里达，这个地方是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七年战争”结束时在 1763 年的《巴黎条约》中划归英国的。

约克敦的失败结束了英国在美国的存在，尽管他们仍拥有加拿大殖民地。他们在《巴黎条约》中试图索要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所有土地，而这会严重限制美国几十年的扩展。然而，两国之间的敌视并没有结束，因为英国放弃在大湖地区的一些要塞是很迟缓的，而对这个新兴的国家在公海上给予尊重甚至更迟缓。1805~1812 年间限制贸易的做法导致美英之间第二场战争，此后，二者关系才有了相当的缓解。如果康华里在华盛顿军队 9 月末到达前逃出约克敦半岛，他会使战争推迟一段时间结束，而战争的长短及其直接给英国经济和精神所带来的负担不久后也会带来几乎类似的战争结局。然而，没有康华里的失败，美国在伦敦的谈判地位会低得多，而加进条约中的条件可能会长期地大大限制美国未来的发展。

不能过分强调法国在约克敦战役中的作用，战争的结果也可以感到这一点。国王路易十六为美国花费的巨资耗尽了法国国库。结果，经济日益恶化，加上许多法国士兵在美国所接受的自由思想，导致了 1789 年的法国革命。路易成功地打击了宿敌英国，但为此付出了他的王位和生命。

赵宇烽 译

瓦尔米战役

1792 年 9 月 20 日

参战方

法国：36000 人，36 门大炮

指挥官：查理·弗朗索瓦·迪穆里埃将军

奥普联军：30000~34000 人，54 门大炮

指挥官：布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费迪南德

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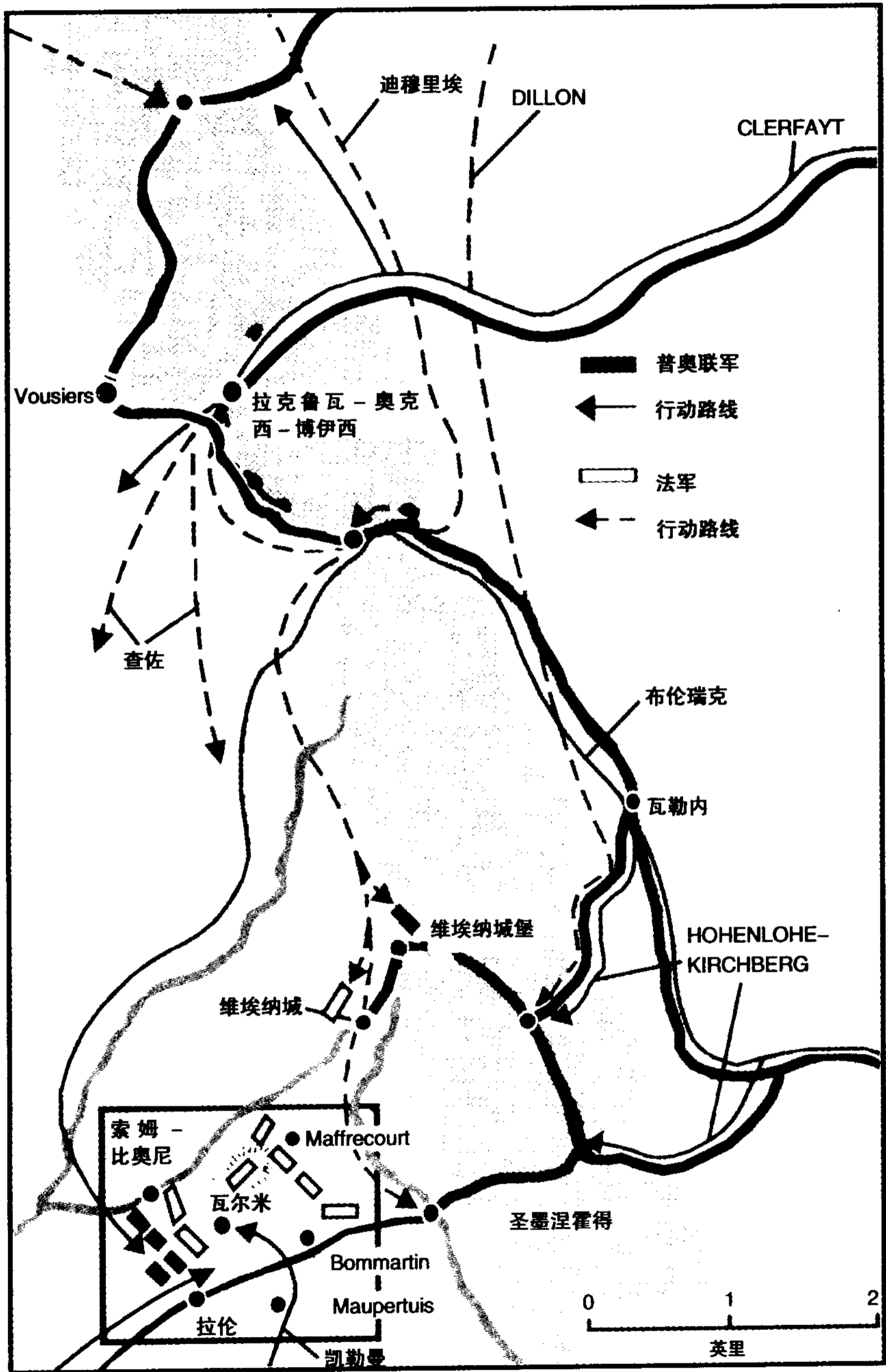
普鲁士人撤出这场战斗拯救了法国，巩固了法国革命政府的权力。这是共同防御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历史背景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猛攻巴士底狱，只释放了一少部分犯人，但标志着法国革命的开始。不久之后“人权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发表，要求制定宪法，不要绝对的君主制。1791年6月，国王路易十六企图逃出法国，纠集拥护他事业的专制的军队，但遭失败。这次失败使许多贵族确信，他们要么远离公共生活，要么逃亡国外，而在移民当中约有6000名军官。路易一度作为立宪君主复位，勉强与一个新的立法议会一起执政。

欧洲的其他君主担心地观察着法国的局势，害怕从美国殖民地赶走英国势力并把其思想散播到法国的革命进一步蔓延到他们的国家。1791年8月，普鲁士的威廉二世答应法国移民的请求，与奥地利的利奥波德二世联合，意欲压倒革命。他们得到俄国、瑞典和西班牙在财政和道义上的支持。1792年2月，一个军事同盟宣告成立，得到了意大利北部的萨伏伊王国的支持，像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一样，它的军队开始在各自的与法国毗邻的边境集结。作为回应，法国议会于4月对奥地利宣战。

因为有许多贵族官员背叛，长期在法国军队中服役的军士得到了提升。普通人得到提升和公开征兵吸引了许多革命者去参军，因而使这时的部队比法国1789年以前投入战场的部队大得多。议会要求1791年的新兵穿军装，接受新军官团的某些训练，但在宣战后参军的那些志愿者的热情高于他们的才干。1792年整个夏季，法军对奥属尼德兰（现在的比利时）发动攻击，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功。通常最微弱的抵抗都会使他们逃跑，奥地利-普鲁士联盟也认为入侵法国会非常容易。被选为入侵指挥官的是普鲁士陆军元帅布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费迪南德（Karl Wilhelm Ferdinand）。1787年，他曾指挥普鲁士入侵荷兰，获得了几乎是兵不血刃的胜利，这主要是由于战争的规则非常形式化，使他能够猜出对手的意图从而挫败他们。



这位公爵和欧洲其他军官未能意识到的是，法国人已经改变了规则。从1791年起，士兵不再是征召的，而是一些有理想的志愿者。任何一个能利用这种热情的领导者都能带领一支坚持为一个目标而战斗，或比那时所允许的线形战术更主动与敌人进行肉搏的军队。正如在荷兰战役中所显示的，热情经常被压力所压倒，但当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真的穿过边境进入法国向革命理想发起挑战时，法国部队作出了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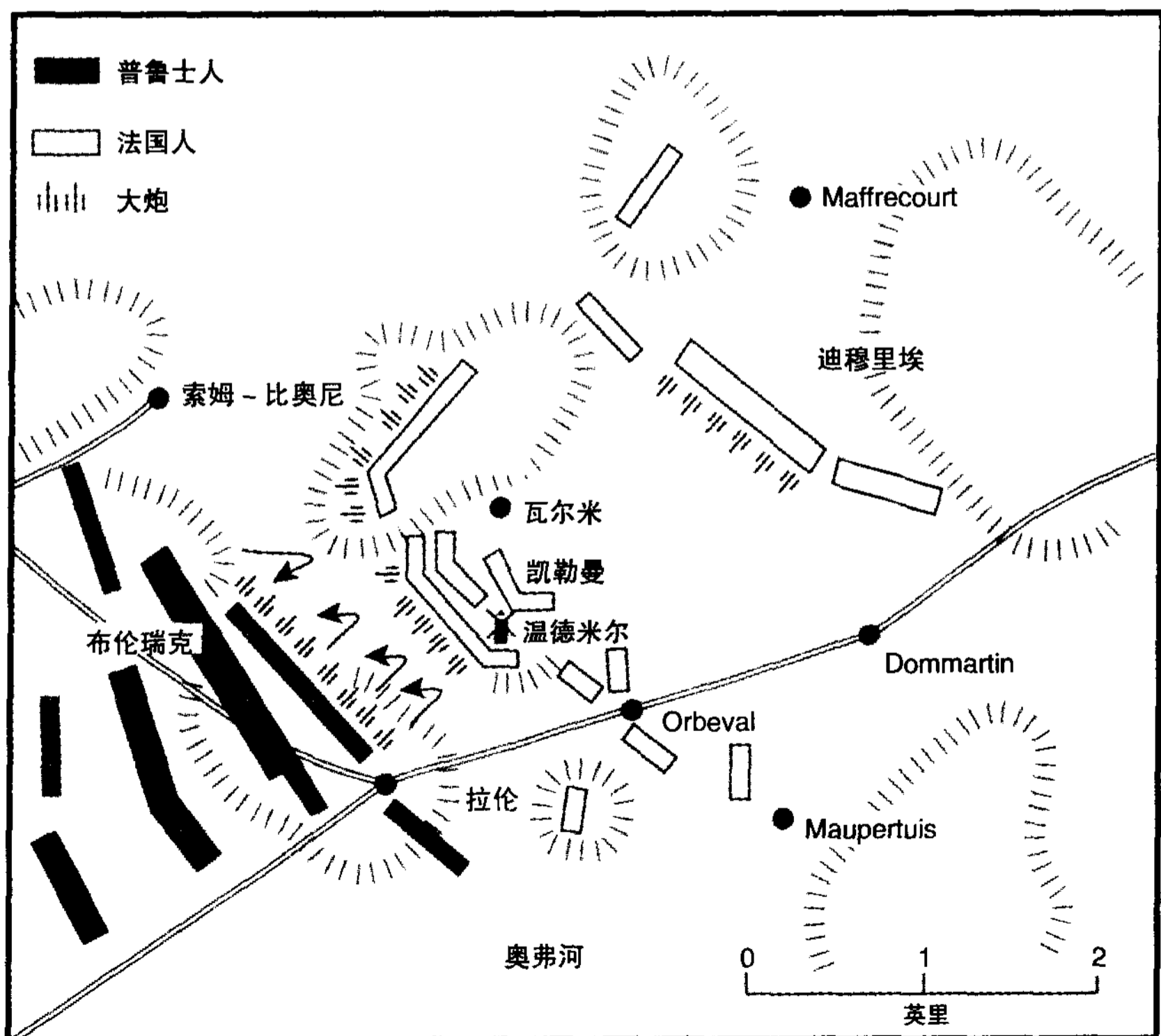
入侵是按计划沿着三条平行路线发动的。布伦瑞克指挥中路，国王为其殿后，从科布伦茨（Coblenz）进入洛林省；他的部队共有42000名普鲁士人，5000名黑森人和8000名法国移民。北面是一支15000人的奥地利军队，将从奥属尼德兰出发，南面是另一支14000人的奥地利部队，从施派尔城（Speyer）出发。虽然这三支部队沿一条相当宽阔的战线行军，但他们将在法国的两支主力部队之间进入法国，一支是查理·弗朗索瓦·迪穆里埃（Charles Francois Dumouriez）将军指挥的北部军队，另一支是弗朗索瓦·克里斯托夫·凯勒曼（Francois - Christophe Kellerman）将军指挥的中部军队。入侵者在计划上的主要问题是他们进展得极慢。那时的后勤是每件东西都必须随军走，行李车以及厨师、办事员和随军人员全部跟在后面。1792年8月，普鲁士军队一天只行进6英里，但他们还是在8月23日抵达在隆维的法国要塞，并迫使法军在数小时内投降。一个星期后，位于凡尔登的大要塞也投降了，通往巴黎的道路似乎畅通了。

战 况

天气原因和普鲁士军队的状况都有助于法国人。能靠比侵略军少的补给生存，还能动用当地食品来源，所以法军很快就会反攻。虽然迪穆里埃最初优先选择进攻奥属尼德兰，以吸引那个方向的奥地利-普鲁士军队，但两个大要塞的陷落使他相信应寻求在法国进行对抗。他向南行进到阿戈讷森林，迎面而来的敌军必须经过这里。他可以置身在这个森林和普鲁士军队之间，接着撤入森林，守卫通过森林的五条路。阿戈讷森林是南北延伸的，是一个起伏不平的沼泽森林，通过它的小路有利于防守。不幸的是，其中一条路防守薄弱：穿过拉克鲁瓦-奥克西-博伊西（La Croix aux bois）的路，亦即第二条通过森林北端的路。当普鲁士军队沿着这条路前进时，迪穆里埃被迫放弃了他位于格朗普雷交通要道上的坚固阵地，向南撤退到埃纳河（Aisne）和奥弗河（Auve）交汇处的圣墨涅霍得城（Ste. Menehoud）。

迪穆里埃留下部队封锁了通往阿戈讷的两条朝南的小路，同时请求支援。伯尔农维尔（Beurnonville）侯爵9月19日从沙隆抵达，凯勒曼将军率领中路部队的18000人也到了。这使法军人数增加到58000人。他们占领了一片开阔地，东临埃纳河，南临奥弗河，北面是比奥尼河（Bionne）。瓦尔米城（Valmy）在这片开阔地中央，城西、南和北三面环山。9月19日晚，凯勒曼和迪穆里埃就各自的部署发生争论，凯勒曼打算次日晨把他的部队重新部署在奥弗河南岸的丹皮埃里村（Dampierre）和沃伊里门特村（Voilement）。但黎明时，布伦瑞克的部队向南出索姆-比奥尼（Somme-Bionne）城包围了法军，并切断了通往沙隆的道路。于是，凯勒曼不得不把部队面向西放在瓦尔米城外的小山上。设在一个叫拉伦（La Lune）的小旅馆旁的前沿阵地坚守了很长时间，拖延了布伦瑞克部队的行动，从而给予凯勒曼时间去部署他的部队。这个额外的时间，加上浓雾，掩护了他蒙蔽布伦瑞克的行动；也掩盖了他下令步兵、骑兵和炮兵从同一个地方进入阵地时引起相当大的混乱，虽然是暂时的。拉伦的战斗使布伦瑞克知道了法军的位置，并在西面的小山上占据一个平行于他们的阵地。

中午时，雾散了，双方部队对峙着。因为雨天，布伦瑞克的部队比随



他进入法国的部队要少得多；痢疾在普鲁士军队中蔓延。另外，布伦瑞克这时已不能使他的全部三路人马联合起来，因此他投入战场的力量只在30000~34000人之间。他在前线面对的是凯勒曼指挥的36000名法军，而另一支由迪穆里埃领导的18000名法军部署在去后方的一个沼泽对面。虽然法军部署得很好，但普鲁士军队相信战斗开始后就会改变。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下令以猛烈的炮火打击对方，54门大炮开火了。凯勒曼的36门大炮也开火还击。

瓦尔米战役很大程度上是炮战，而炮战是法军一直擅长的。在18世纪70年代，他们已采用了一种新改进的大炮，这种大炮比当时大多数野战炮更准确，射程更远，革命到来时，炮手大都没有逃走。因此，他们是法军中的精英，拥有欧洲最好的大炮。两军相距大约2500码，正是加农炮的最大射程。这就意味着炮弹打到对方阵地上时会失去冲量，再加上潮湿的土地会吸收大部分的冲击力，也就是说双方都不会受到什么损伤。

布伦瑞克及其部下看到法军没有被打散和逃跑都很吃惊。法国兵已入伍几个月，也有了一些战斗经验，已不是夏初时慌忙征召的样子。法国人坚守着阵地，普鲁士军认识到，要赢得这场战斗，他们必须冒着炮火穿过一英里半的开阔地，然后才能真正与法军面对面。这样做危险太大，但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仍命令前进。一排普鲁士士兵开始前进，但只走了200步，布伦瑞克下令停止前进。与此同时，凯勒曼将军骑着马在队伍中高呼口号以助军威。士兵们随着高呼“祖国万岁！”这时炮击在持续，下午2点，普鲁士人一颗炮弹偶然击中了法军的弹药库。这次爆炸要是在几个月之前会使法军惊慌失措，但布伦瑞克觉得机会来了。他再次命令士兵前进，而当法军仍在坚守着阵地时，他知道他无法打败他们；于是又把部队撤了回来。到下午4点，他明白要发动一场危险的进攻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从战场上撤退了。

战 果

在随后的10天里，布伦瑞克与迪穆里埃的谈判毫无结果，然后普鲁士指挥官率军撤回国内。由于天气和战败的原因，他们垂头丧气；即使他们得胜了，也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向巴黎推进。进军巴黎是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的愿望，而布伦瑞克一直反对在瓦尔米结束最后的行动。他宁愿让普鲁士人对东面平行于阿戈讷森林的一系列城市加以控制，在那里过冬，然后在第二年春天重新开始进攻。如果他是单独指挥，事情就会这样，但普鲁士国王坚决要去营救他的君主伙伴，布伦瑞克别无选择，只能

服从。

瓦尔米的战斗从时间长短和伤亡人数上来说是一场较小的战斗；战斗只持续了几个小时，双方都只损失了几百人。这样的结果实际上使这场战争成为同类战争的最后一次。自从“三十年战争”1648年结束以来，欧洲战争主要依靠策略，只有种种迹象看来都表明会取胜时，才会发动战争。这就是布伦瑞克以前在荷兰兵不血刃取得胜利而大受赞扬的原因。

然而，在军事、政治和社会方面，瓦尔米战役标志着作战方式的一种显著变化。当法国志愿者面对一支职业军队而坚守阵地时，真正国民军的时代到来了。凯勒曼部队中老兵的人数大大超过迪穆里埃的部队，但没有一个人逃跑的这个事实意味着，法国能够并将把以前从未想过的大量部队投入战场。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在“三十年战争”中曾引入为君主而战的常备军思想，这与过去两个世纪流行的雇佣军思想完全不同。当时，都是职业化长期服役的小股部队之间的战斗。在瓦尔米之后，不仅部队而且整个国家都参与了战争。士兵不是为金钱或是为国王，而是为国家而战；从这时起，国家成了各个爱国者的国家。民族主义在欧洲出现了，没有任何事情可与之相提并论。

在军事上，这意味着政府可以在全国征兵，而军队也不再是小股部队而是大群体了。当法国通过征服引进民族主义，并发现那些被征服的人民反抗他们所产生的同样的民族主义高涨起来时，十多万人的军队很快就成为常事了。战斗本身开始变化，更灵活的大炮上了战场，标准的横排攻击在许多情况下让位于纵列的攻击，而纵列的攻击力能把一排一排的敌人打出缺口。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更多的伤亡，而为国家牺牲成了大众媒体中普遍谈论的主题。

在政治上，瓦尔米战斗巩固了新的革命政府。在瓦尔米开战的那天，立法议会被国民大会所取代，国民大会第二天宣布法国为一个共和国，几个月后处死了路易十六。这正式结束了君主制，君主制在一段时间一直失势，但却导致这个国家二十多年战争不断，那些战争带来了拿破仑·波拿巴执政，在其他的欧洲国家于1814年和1815年成功地联合起来反对他之前，他把法国带入了全盛时期。德国作家沃尔夫冈·冯戈斯在瓦尔米战役期间是一名观察员。战后，他对他的同事评论说：“从此时此地起，世界历史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你可以说你见证了它的诞生。”（Lynn, “Valmy” p. 97）

赵伯炜 译

里沃利战役

1797年1月14日

参战方

法国：23000人

指挥官：拿破仑·波拿巴将军

奥地利：28000人

指挥官：巴伦·约瑟夫·阿尔文特兹将军

重要性

里沃利战役是法国在意大利与奥地利打的第一场战争中的关键一战，也是拿破仑打的第一仗，他在这一次仗中显示了才华，确定了其战争天才的地位，也使法军占领了意大利北部。

历史背景

1793年1月处死路易十六、他的妻子及其数千名支持者后，欧洲的君主感到十分不安。看到美国人1783年成功地摆脱了皇权统治，大部分欧洲的君主担心法国大革命离自己家不远了。由于害怕他们自己的国民可能受到美国和法国行动的鼓励，欧洲君主的一个联盟决定入侵法国，恢复君主制，在革命思想广泛传播之前打掉革命的念头。然而他们失败了。由于大规模的征兵政策以及战场上使用的新策略，法国面对入侵保持了领土完整。到1796年，只有英国和奥地利仍然在与法国作战。由于法国前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防御上，督政府，即法国执政团，决定改变战术，采取攻势。他们派拿破仑·波拿巴——新法国军队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意大利北部指挥对奥地利军队作战。

尽管这是拿破仑第一次作总指挥，但他没有表现出一点犹豫。他在尼斯加入在意大利的法国军队，以其洞察力和活力给年龄较大的部下留下了深刻印象，重振了士气。他一开始就利用了当时敌人虽多，但分散在意大利

利北部最西边的地区皮德蒙特这一形势。在为 1796 年 4 月 15 日的行动做准备时，他被迫提前出发，因为巴伦·约翰·博里奥将军（Baron Johann Beaulieu）率领的奥地利人 4 月 10 日已在热那亚西北的阿兰圣地亚（Alessandria）向法军发动攻击。第二支奥地利军队正从西面靠近，而一支来自皮德蒙特王国的军队驻扎在更西边的塞瓦（Ceva）。拿破仑首先攻击了第二支部队，4 月 12 日击退了来自蒙特诺特镇由德·阿根特奥率领的 20000 人。随后拿破仑转向西，在塞瓦向皮德蒙特军发起攻击，把他们赶出阵地，穿过蒙达维镇逃向都灵。皮特蒙德的国王被迫求和，而拿破仑的军队由此得到了经验和信心，并缴获了武器。萨沃依和尼斯两省也被割让给了法国。

随着后方的安全，拿破仑就可以单独对付奥地利人了。他们已撤到波河以北的阵地。博里奥将军放弃了阿兰圣地亚，将他的人安排在一个坚固阵地上，控制着在瓦伦萨会合的主要河流。拿破仑向那里佯攻，在皮亚琴察以东 50 英里越过他的军队，从而威胁到奥地利的补给线。博里奥向东北撤退，但因为拿破仑紧追不舍，未能在洛迪建立另一个防御阵地。5 月 10 日，博里奥在洛迪再次败在拿破仑手中，又向阿迪杰河后撤了 100 英里。为 5 月 15 日占领米兰，拿破仑没有追击奥地利军。在米兰，他获悉督政府即将给他派一名联合指挥官，但他在法国公众中不断提高的声望以及他源源不断运回巴黎的战利品改变了这个意向。

博里奥自己驻扎在曼图亚要塞，拿破仑很快赶到，布下了包围圈。整个 1796 年夏秋两季，拿破仑设法击退了奥地利的多次反扑，因为他的中心位置使他可以利用内线击退奥地利不协调的攻击。9 月 8 日在巴萨诺的一场战斗中，奥地利陆军元帅达格博特·冯·乌尔姆斯（Dagobert Von Würmser）战败，残余部队夺路进入曼图亚，城内守军增至 23000 人，使已经严重匮乏的补给品更为紧张。到年底，拿破仑占领阿迪杰河谷，但部队战线拉得很长，从里沃利（Ravoli）即加尔达湖东岸中部，沿河通过维罗纳和龙科，直到莱尼亚诺。他已为法国占领了意大利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但奥地利人拒不认输。他们决定派一支部队突破法军为曼图亚解围，然后与一支派自教皇辖地的军队会合，这支军队刚刚拒绝与法国合作。如果奥地利、曼图亚和教皇辖地的军队合在一起，拿破仑的兵力将大大处于劣势。他不得不再次利用他所处的中心位置来防止这种联合事态。

战 况

奥地利军在陆军约瑟夫·阿尔文特兹（Josef Alvinczy）将军指挥下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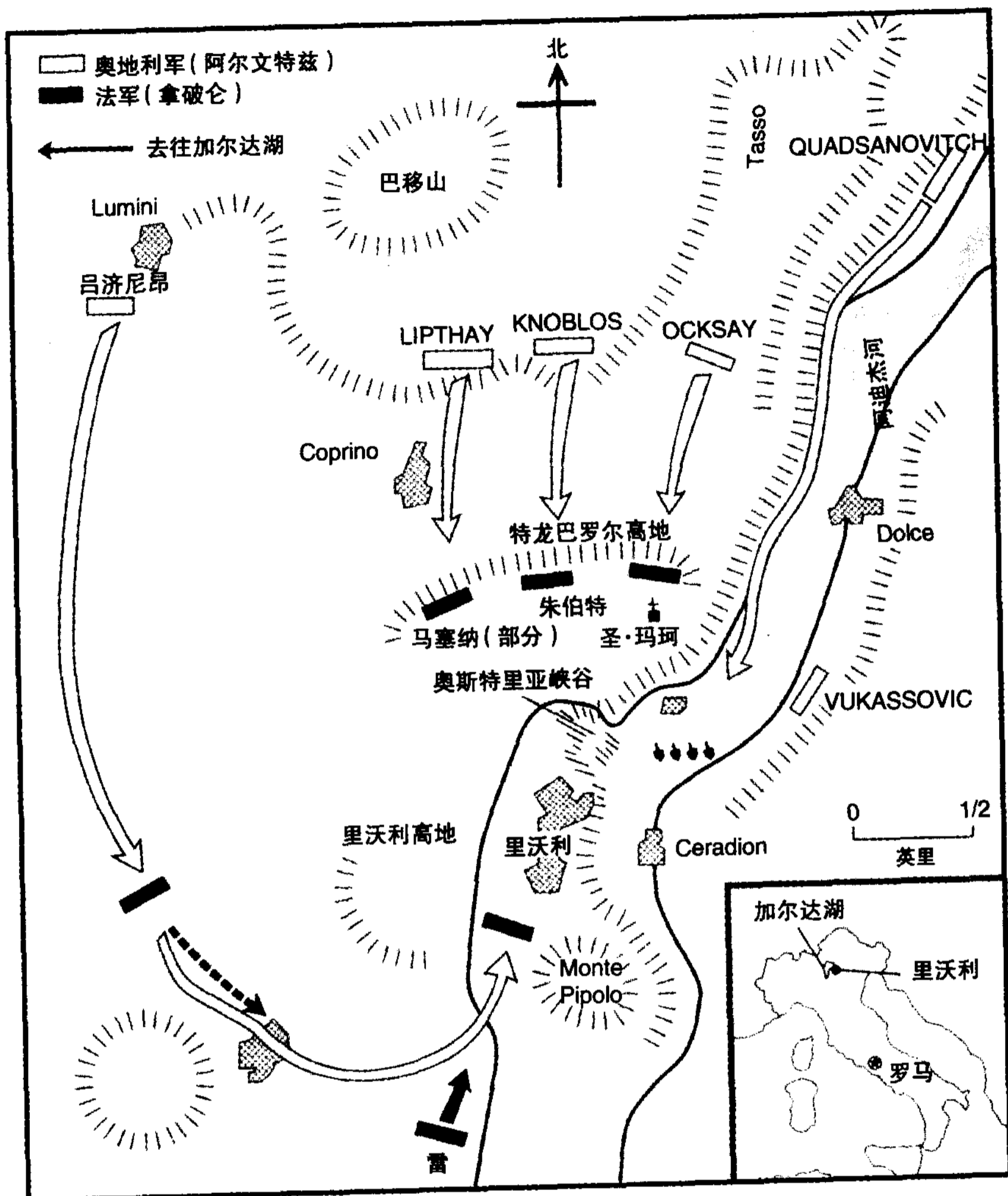
开了蒂罗尔。他计划兵分两路：一路将绕过威尼斯平原向在莱尼亚诺的法军南翼前进，第二路将南下阿迪杰，试图从北面包围法军。如果拿破仑调动他的后备军对第一路作出反应，那么从北面攻打法军会容易得多。如果拿破仑不这么做，那么从南面攻击可以打过莱尼亚诺，或给曼图亚解围，或与教皇军联合北上。阿尔文特兹将军指挥北面的进攻，而约翰·普罗维拉（Johann Provera）少将指挥南面的攻击。

普罗维拉把他的部队也兵分两路，于1797年1月9~10日进攻维罗纳和莱尼亚诺。拿破仑无法确定普罗维拉的进攻是否是主攻，但他考虑到当时是1月，越过威尼斯平原发动攻势比从山城蒂罗尔进攻更有意义。1月12日，拿破仑得知，他在拉科罗纳、由巴泰勒米·朱伯特（Barthélémy Joubert）少将指挥的北翼受到攻击。拿破仑等着似乎要成为主攻方向的那一翼的消息，1月13日，朱伯特告诉拿破仑说，他面前是奥地利大部队，他正在撤退。1月13日凌晨，朱伯特在维罗纳西北15里的小城里沃利停了下来，拿破仑集结部队驰援朱伯特。

拿破仑留下4个师共约24000人掩护他的战线南端，而他北上阿迪杰向里沃利行进。他于1月13~14日的午夜到达，遇到朱伯特率领撤退的10000人，虽然他事前没有接到撤退命令。拿破仑派他们穿过里沃利小城回到其西北侧的高地上；越过特龙巴罗尔高地（the Trombalore Heights）上的一块高原就可看到奥地利军的营火。拿破仑命令部队占领圣·玛珂（San Marco）的教堂，以观察战场的情况，同时占领与流经里沃利的阿迪杰河并排的一条深谷，即奥斯特利亚峡谷（Osteria Gorge）。那里的一支奥军能包围高地上的法军阵地。拿破仑推断奥地利企图形成双重包围，即大部队越过那块高地发动攻击，而小部队南下峡谷，迂回到他西面的左翼。为了预防这种事态发生，他命令他的军队首先发起攻击，1月14日拂晓，进攻开始。

这次攻击暂时打乱了奥军的计划，但兵力占优势的奥军击退了法军，迫使他们放弃了圣·玛珂。然而，在奥军攻占圣·玛珂之前，法军占领了山顶教堂，并为对付多次攻击做好了准备。奥军主力攻击圣·玛珂，并对沿高地布防的朱伯特的军队施加压力。阿迪杰河对岸的奥军大炮轰击法军，以使其放弃奥斯特利亚峡谷，而奥军需要圣·玛珂来守住他们左翼的中心地区，并支持峡谷外发动的攻击。对法国来说更糟糕的是，弗朗索瓦·约瑟夫将军和德·吕济尼昂（de Lusignan）侯爵带领的奥军从侧翼成功地向西运动，击退了拿破仑的封锁部队，并威胁到法军的后队。这个行动会截断法军与北上援军的联系。

拿破仑动用了他的后备军，安德烈·马塞纳（André Masséna）骑兵旅



的一部分，去进攻吕济尼昂。接着，他减少了朱伯特把守里沃利上方高地的兵力，调动士兵和大炮面向奥地利峡谷的谷口。当奥地利军队出现在谷口时，他们遭到了猛烈的葡萄弹的阻击。一支仅仅26人的法国骑兵队勇敢地突袭，冲得奥军一片惊慌，解除了对法国右翼的威胁。拿破仑感到时机来到，命令朱伯特的士兵冲出阵地，杀向平原，而奥军在那里的进攻一无所获，又疲惫不堪。奥军在法国骑兵突袭下败下阵来，四散奔逃。

同时，马塞纳不仅遇到了吕济尼昂指挥的奥军侧翼攻击，而且动弹不得。当奥军正面向北，朝着里沃利和马塞纳的军队前进时，巴隆·路易斯·雷准将率领的法国援军抵达战场，从背后攻击了奥军；吕济尼昂的

4000名奥军几乎一半被俘。

战 果

1月14日上午11点，拿破仑险些被一支比他人数量多得多的部队包围。到下午4点，奥军全部逃走。普罗维拉在莱尼亚诺渡过阿迪杰河的消息使拿破仑不再继续追击，因为他现在必须对付对法国延伸战线的第二个威胁。拿破仑把朱伯特留在里沃利负责，并命令他在他与马塞纳一起南下去支援在莱尼亚诺的查里·皮埃尔·奥热罗（Charles Pierre Augereau）准将时追击奥军。朱伯特的追击最终是成功的；当他于1月15日下午3点左右下令停止追击时，阿尔文特兹28000人的军队有一半战死、被俘或溃散。

在莱尼亚诺附近，奥地利的普罗维拉将军在一天晚上渡过阿迪杰河之后突破了法军防线，但他不能在1月14日进攻曼图亚城。不过，他的确与城中的陆军元帅乌尔姆斯进行了接触，要他冲出这个被围的城市与普罗维拉的援军会合。他们不知道，拿破仑的军队从里沃利迅速返回插在这两支军队之间，所以两支军队没能会合在一起。乌尔姆斯的军队不得不撤回城中，而普罗维拉发现他在拿破仑和奥热罗两军之间；奥热罗是从莱尼亚诺追击普罗维拉而来的。普罗维拉带着他的7000人马投降。得知这个消息以及在里沃利的处境，乌尔姆斯放弃了被困的要塞。他们已经只能供应补给的一半，并且只够支持几天，奥军至少在两个月内不可能发动新的进攻。1797年2月2日，乌尔姆斯打开城门向拿破仑投降。

在意大利北部的一连串失败之后，奥军形势很不利。拿破仑没有给他们喘息之机，准备春季向维也纳发动进攻。法军在奥军进攻之前发动了攻击，3月把奥军赶出了蒂罗林（Tyrolean）山区，并于4月18日占领了在的里雅斯特的重要军火库。奥地利政府最终认识到他们的困境，开始与法国谈判，最终于1797年10月17日签署了《坎波福尔米奥和约》（the Peace of Campo Formio）。拿破仑的胜利不仅是法国对一个欧洲主要强国的胜利，而且使法国控制了意大利北部。拿破仑不与奥地利作战时，则在重组意大利北部各省的政治结构，他将米兰、博洛尼亚和摩德纳合并成新的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Cisalpine Republic），并得到了和平条约的承认。这是第一次把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带给了意大利，标志着这种思想第一次传到法国以外，进入欧洲其他地区。这是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给意大利各省的民族感情披上的第一件民主的外衣。然而，意大利受教育的人比法国少，因而对拿破仑所带来的观念接受较慢。另外，他们对于法国人没有给罗马

教皇以适当的尊重也感到不舒服，但他们很快就开始接受法国的管理，并通过学习这种管理，按照这种管理工作，最终能从这种管理中获益。

对于欧洲更重要的是，里沃利一仗代表拿破仑指挥第一场战役的顶点。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一个低微的人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人。在里沃利打仗时，他才 28 岁，却表现出欧洲当时几乎无人能及的天才，或自 50 年前弗雷德里克大帝以来少有的天才。拿破仑对中心位置的熟练利用，插入被分隔的敌军中间逐个击败他们的能力，成了他作战的特征。其后几年，他引进了其他创新打法，但他对大形势的观察以及他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对这种形势作出反应的能力，使他在后来 20 年挫败了他的对手。利用人数不断增加和经验更丰富的军队，他把法国从革命阶段带入了帝国时期。同时，他在每一个占领国都引进了革命的原理，也就撒下了他自己毁灭的种子。通过激发民族主义，他使得人民去为自由而不是为占领献身。

拿破仑在这场战役中期，即洛迪胜利之后，说：“我相信我是一个超人，我的志向就是完成伟大的事业，这至今在我的思想中还仅是一个美梦。”他证明了他在意大利及以后在整个西欧的优势。一位法国作战部的观察员在这次战役后写给督政府的信中承认：“这里的人都把他看成是一个天才，他有效地……我在平静地写这封信，没有利益驱使我，只是让你们知道事实。波拿巴将被后人推入伟人之列。”通过在里沃利击败奥地利，拿破仑进入了伟人的行列。

赵宇烽 译

阿布基尔海湾战役 (尼罗河之战)

1798 年 8 月 1 日

参战方

英国：14 艘战舰的舰队

指挥官：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

法国：13 艘战舰的舰队，4 艘护卫舰

指挥官：海军上将弗朗索斯·保罗·布吕埃

重要性

英国摧毁拿破仑的舰队使拿破仑在埃及的部队束手无策，无情地扼杀了拿破仑建立法国对红海统治的企图。此外，英国人保住了对马耳他的控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耳他一直是英国控制之下的一个战略港口和补给基地。

历史背景

到 1798 年，拿破仑·波拿巴是那时最成功的法国将军，为他的国家赢得了大片的意大利土地。因此，他被法国执政团体“督政府”选定执行一项向东的冒险使命就不足为奇了。自从 1757 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普拉西战胜一位法国支持的印度王子以来，法国在次大陆迅速衰落。1796 年，法国被逐出其最后仅存的贸易站本地治里，这看起来好像是英国要保持在印度的最高地位。但是，如果拿破仑能够占领埃及，法国人就能控制东部的地中海和红海，给他们一个能返回印度的起点和一个由此骚扰印度洋上英国船只的基地。这就是拿破仑在 1798 年的秘密使命。

只有政府中最高层人物知道这个计划，拿破仑在法国南部可供发起这次远征的港口监督船只集结。英国人得知有些事情正在进行，但不能确定拿破仑的目标是什么：马耳他、两西西里王国、土耳其，还是埃及？或许他会向西航行，威胁英国加勒比领地、爱尔兰或英国本土？伦敦政府命令监视法国海军在西班牙加的斯海岸外活动的船只，在法国舰队离港时开赴土伦和马赛盯住它。厄尔·圣·文森特正指挥舰队离开加的斯，他派最有前途的年轻指挥官海军少将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去执行这项任务。纳尔逊早已自认为是一个敢冒看似愚蠢的风险、但却可从中得到丰厚回报的人。圣·文森特很赏识这一点，他派纳尔逊带领四艘船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前往土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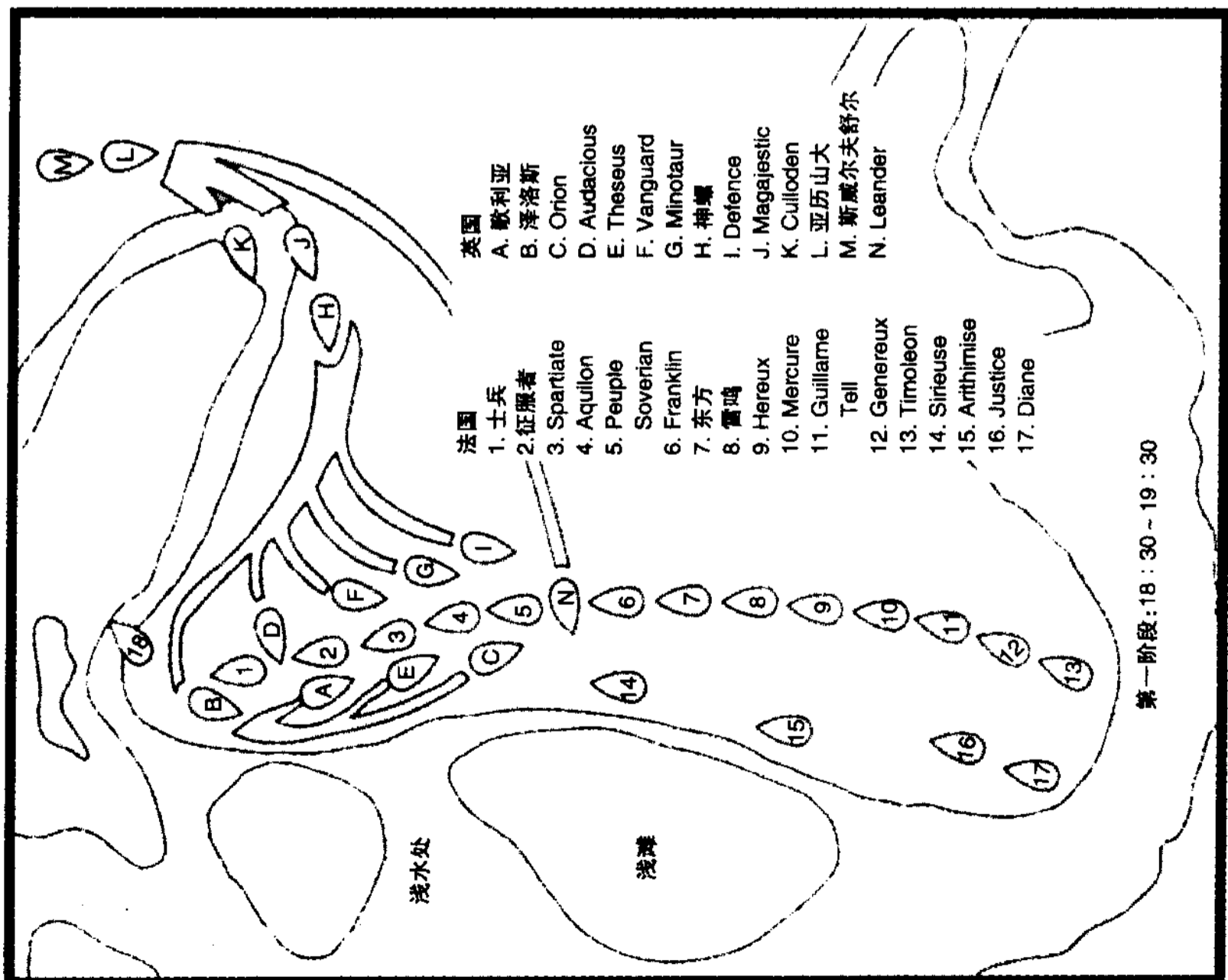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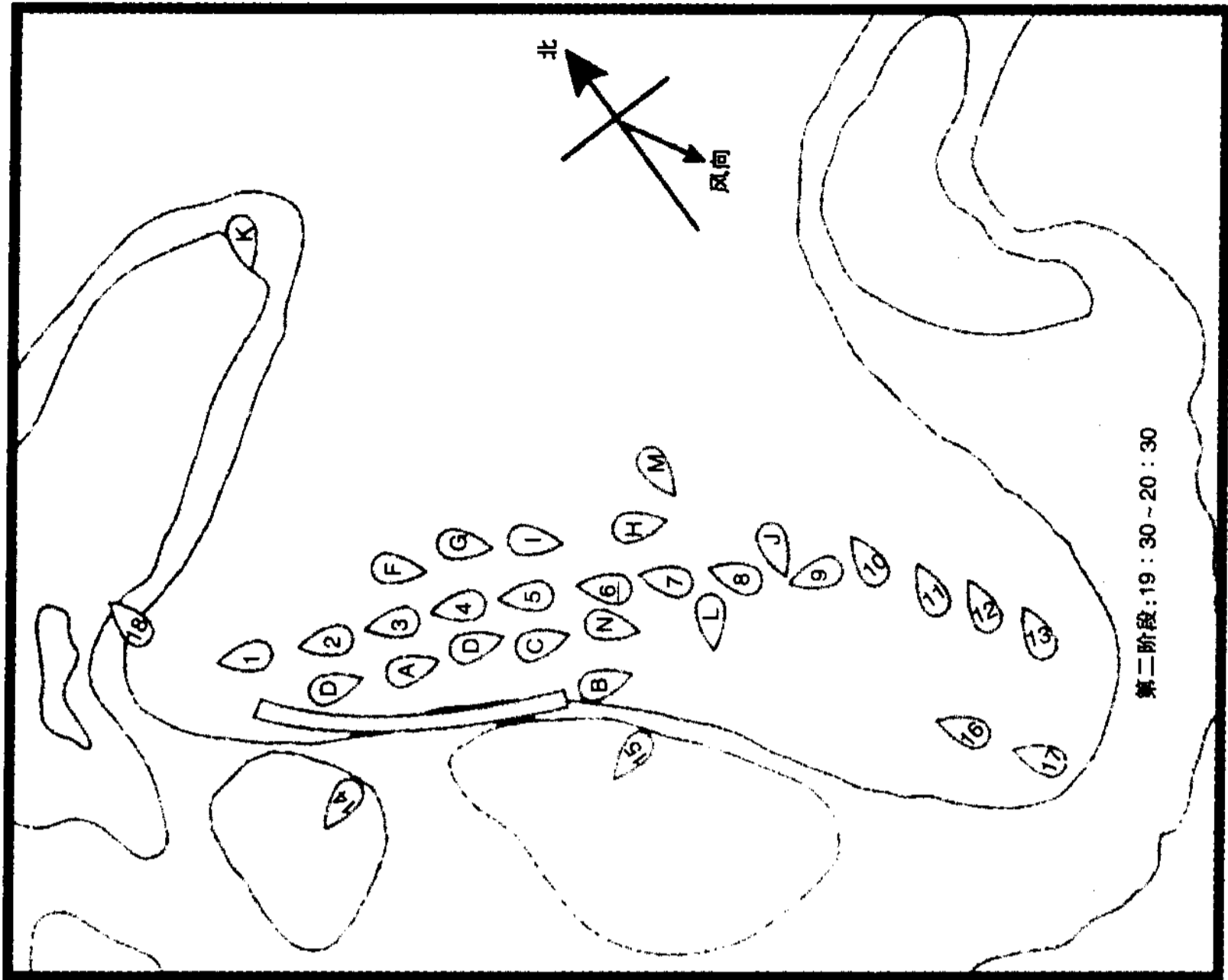
纳尔逊在他的旗舰“先锋”号上，当它靠近法国南部海岸时遇上风暴，他的船只严重受损。更糟的是，法国人已设法溜过了他。他用了宝贵的几天修好船，然后被编入圣·文森特曾答应给他的一支新近从大西洋到

来的特遣舰队。而新近到达的英国舰队在途中并没有发现法国舰队，这意味着法国舰队肯定已经向东驶去，纳尔逊立刻进行追踪。他首先驶向那不勒斯，希望在这个意大利最繁忙的港口收集到一些情报，但得到的消息太晚了，拿破仑的军队已在马耳他登陆，并从圣·约翰慈善会——一个已经过了其鼎盛期的军事骑士团——手中夺得该岛。拿破仑在掠夺了那里的大批财产之后留下了他自己的驻军，而后上船离去。纳尔逊与其将领们商议，一致同意驶往埃及。他们6月28日到达亚历山大港附近的海面，没有发现任何法国人活动的迹象。他们不知道仅在3天前的夜里他们与法国舰队在黑暗中擦肩而过。

纳尔逊立即向北驶往土耳其，而他在海平面上即将消失时，法国舰队驶进了亚历山大港。拿破仑让30000人迅速从400艘船上岸，命令其护卫舰或驶往法国控制的科孚岛，或停留在埃及水域以备纳尔逊返回。海军上将弗朗索瓦·保罗·布吕埃（François - Paul Brueys）选择了后一种方案，并将其13艘船的舰队和4艘护卫舰停泊在距亚历山大约15英里的阿布基尔海湾（Arboukir Bay）。这个海湾，水域宽阔，水不深，布吕埃将船停泊在一个几乎是完美无缺的防御地点。他尽量大胆地把船在水深30英尺的情况下靠近海岸，从东南沿岸浅水域到西北阿布基尔岛以外的水域一线排开。布吕埃的这些船首尾相接，可以用一排14门侧弦炮（即停泊在这排船和海岸之间的护卫舰）对付任何驶近的船队。他确信他阵地的坚固，同时派人在岸上挖井，以再储备日渐减少的饮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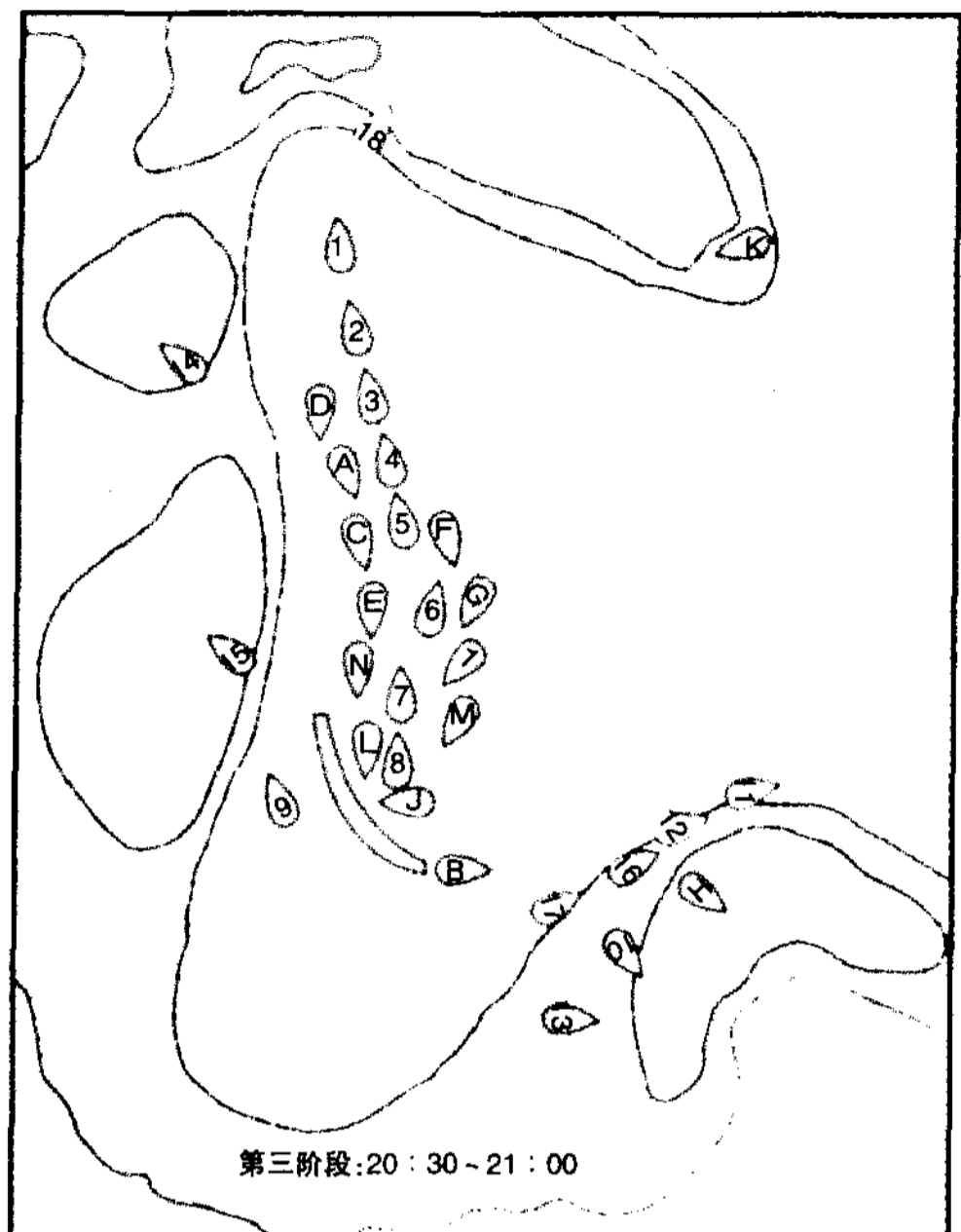
战 况

纳尔逊沿土耳其南海岸航行，一无所获，直到偶然截获一条法国商船才使他得知敌军的位置。他转向南行，8月1日晨到达亚历山大港。港口似乎空空如也，他派出2艘船去侦察，同时继续向东航行寻找法军。这使他的14艘战舰减少了两艘，但他急于找到敌军与之交战。几周以来，他一直在给手下的舰长作简要指示，告诉他们他认为可能发现法军的每一个可能的队形，所以所有可能的计划都已到位，每位舰长都清楚纳尔逊的意图，并具有充分的信心。纳尔逊是一个从不躲避战斗的人，他的舰队以纵列队形迎着西北风前进。当他看到法国舰队一字排开停泊在岸边时，决定利用法军舰只固定不动的状态逐个进攻它们。这样，当其他法军舰只在射程之外，头背着战场时，他就能把他的舰队以优势的舰数调入阵地。他命令他的舰船攻击法国战线正面和中央的船只，把最东南端的法国船留在以



后收拾。英国人在18时28分投入战斗，再过半个小时天就要黑了。

英国船只相继绕过浅滩直驶向敌阵，他们要尽可能地向前靠近、抛锚，然后近距离与法军交战。这可以利用英国炮手的高超才能，因为他们装弹和开炮的速度比法军炮手快两倍，而且打得更准。前两艘英国战船“歌利亚”号（Goliath）和“泽洛斯”号（Zealous）很快使布吕埃明白他的估计错了。他的船相隔大约150码停泊，而法军的领头船并未像布吕埃料想的一样靠近浅滩。这



样，英国船就可以绕过法军领头船“士兵”号（Guerrier）的船头，来到它靠近岸边的一侧。这时，布吕埃的第二个弱点暴露了。因为法国远征军是非常秘密迅速组建的，所以他不得不带着极少的人启程。另外，还有许多海员和打井队一起上了岸不能返回，而纳尔逊的到来和进攻又太快了。所以，只有面向海一侧的大炮向敌船开火，以至“歌利亚”号和“泽洛斯”号得以摧毁“士兵”号和编队中第二艘船“征服者”号（Conquerant），而未遭任何还击。

面向海一侧的法军炮手向逼近的英国船开火，但一次只能看到一只英国船，因为英国船是纵式行进的。一旦一艘船驶入交叉火力范围，它就已近得足可抛锚，开始在只有100码的射程内使用先进的大炮。由于集中火力打击法舰编队前半部的船只，纳尔逊能把他的13艘战舰部署在6艘法国战舰的侧面。到夜幕降临时，燃烧着的法国军舰火光通明，亮得几乎像白昼一样。只有浓烟遮蔽了目标。

在一小时之内，前6艘法国军舰或被击沉，或投降，而英国军舰则继续攻击中间的法国军舰。英国舰只编队中最后一艘军舰“神螺”号（Bellerophon）刚刚加入战斗，驶向法军旗舰、装有120炮的“东方”号（L'Orient）。布吕埃的船员开始行动。“神螺”号几乎立刻遭到重创，失去了一些桅杆，不得不撤退。不过，它对“东方”号也发射了一些重炮。布

吕埃的运气一直不佳。前几个星期停泊在阿布基尔海湾时，布吕埃下令把船重新刷漆，许多油漆桶和稀料都随便地堆在甲板上。英军的炮火引燃了这些东西，法军旗舰很快就着了火。当“神螺”号慢腾腾离开时，布吕埃才派人灭火，而当其余的英国军舰驶入射程时，他们才刚开始控制住火势。

纳尔逊派出侦察亚历山大港的2艘军舰这时到达了，“亚历山大”号和“斯威夫特舒尔”号（Swiftsure）冲向着火的“东方”号。“亚历山大”号从“东方”号和“雷鸣”号（Tonnant）中间的缝隙驶过，开始从未设防的向陆一侧猛攻这艘旗舰，同时，“斯威夫特舒尔”号停在面向海一侧，也炮击这艘旗舰。又有2艘英国军舰很快到位，参加战斗。“东方”号的炮火重创了“斯威夫特舒尔”号，但这艘旗舰上火在蔓延，它的命运已注定。布吕埃被大炮炸断左腿而亡。21点15分，“东方”号的海员开始弃船。21点30分，大火烧到弹药库，军舰爆炸了，50英里外都能听到它的爆炸声。带火的碎片飞起引燃了邻近的船只，爆炸声震耳欲聋，突然间所有船上的大炮都寂静下来了。

战 果

在英国人得以到达法舰编队末端之前，后防指挥官海军少将皮埃尔·维尔纳夫（Pierre Villeneuve）命令把剩余的4艘船留做逃生之用。2艘编队舰和2艘护卫舰逃跑了。它们留下了海军史上最大的不幸之一，2艘护卫舰和11艘编队舰被击沉或被俘。法国有5000多人战死、受伤、淹死或成为战俘。英国人的损失相对较轻：没有船被击沉，218人战死，678人受伤，包括前额受了重伤的纳尔逊。幸存下来的战船一些被编入皇家海军舰队，其中2艘跟随纳尔逊1805年参加了特拉法尔加最大的、也是他指挥的最后一次战斗。

法国舰队的损失注定了法国远征埃及及其在印度重整旗鼓梦想的破灭。虽然最初拿破仑的部队毫不费力地战胜了埃及军队，并在开罗站住了脚，但军队太少，不能长久维持。拿破仑命令他的部队要尊重伊斯兰教和所有当地习俗，同时开始改革埃及的行政管理，提供了在农业、科学等方面的先进思想。他还带来了法国考古学家，研究埃及历史，发现了罗塞塔石（Rosetta stone）——破译古代象形文字的关键。由于他的新管理试图使人摆脱偏见，对埃及人来说过于隔膜，而且对土耳其政府（对地中海东部实行宗主权）又威胁太大，两者都无法接受。拿破仑最后不得不丢下他的

人，偷偷回到法国。

阿布基尔海湾战役把纳尔逊造就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海军指挥官，一个海上的拿破仑。他被伦敦政府授予贵族身份，但他很不满意，因为这比他所期望的地位低，挣钱还少。东印度公司给他一万英镑作为“拯救”印度的报酬，减轻了他几分失望。

虽然法国的失败解除了对印度的威胁，但对于英国海军战略更重要的是获得马耳他。英国并没有在乎其在地中海行动所受到的严重威胁，派兵登上了马耳他，于 1800 年从法国人手中夺得了该岛。这给了他们对整个地中海的实际控制权，尽管大不列颠本身并不与那片水域相邻。不过，通过控制位于地中海中部的马耳他和西端的直布罗陀，他们几乎能控制任何人进入该水域。希望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国际市场，甚或西欧港口的东地中海和亚德里亚海的国家不得不经英国的许可。英国行使这种控制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正是直布罗陀海峡的天然磐石和马耳他要塞的人工堡垒使英国成了（地中海的）霸主。”

赵伯炜 译

特拉法尔加战役

1805 年 10 月 21 日

参战方

英国：27 艘战舰的舰队

指挥官：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伯爵

法国：33 艘战舰的舰队

指挥官：海军上将 P. C. J. B. S. 维尔纳夫

重要性

英国的胜利使其成为进入下个世纪的主要海军强国，并终止了拿破仑入侵英国的任何可能。

历史背景

拿破仑 1798 年在埃及的冒险失败以后，设法体面地逢凶化吉。他推翻了法国政府的五人执政团，即督政府，建立一个三人执政府，自己任第一执政官。1800 年 6 月，他在马伦戈击败奥地利，从而瓦解了一些国家为反对他而组成的联盟，即第二联盟（英国、奥地利和俄国）。随后，他转向他的最大敌人英国。拿破仑知道，要想对英国打一场成功的战争，他必须既有同盟军，又有战舰。为此，他试图组织一个自己的联盟，但皇家海军在 1802 年 4 月的哥本哈根战役的胜利破坏了这个联盟。不过，拿破仑仍希望通过谈判或征服来控制欧洲的港口。他想，这可以使他有聚集多国战舰的基地，同时可使英国商船不得靠近欧洲大陆。再者，海军向埃及炫耀武力可吸引大部分英国皇家海军到那里，这样就可给拿破仑的小型战舰快速穿过英吉利海峡的机会。他开始调集军队。

1802 年与英国签署的《亚眠条约》（The Treaty of Amiens）使拿破仑有时间去组织军队。这个条约只是停火而不是和平，双方都没有严格遵守



霍雷肖·纳尔逊伯爵之死戏剧版画（科比斯-贝特曼）

其条款。拿破仑计划对埃及虚晃一枪，而真实意图是控制欧洲沿海的港口。法国占领了荷兰，得到了荷兰的战舰，并与西班牙结盟。这使拿破仑控制了从荷兰北海沿岸直到法意边界的每一个港口。他从而获得了许多船，但将它们集中起来却是个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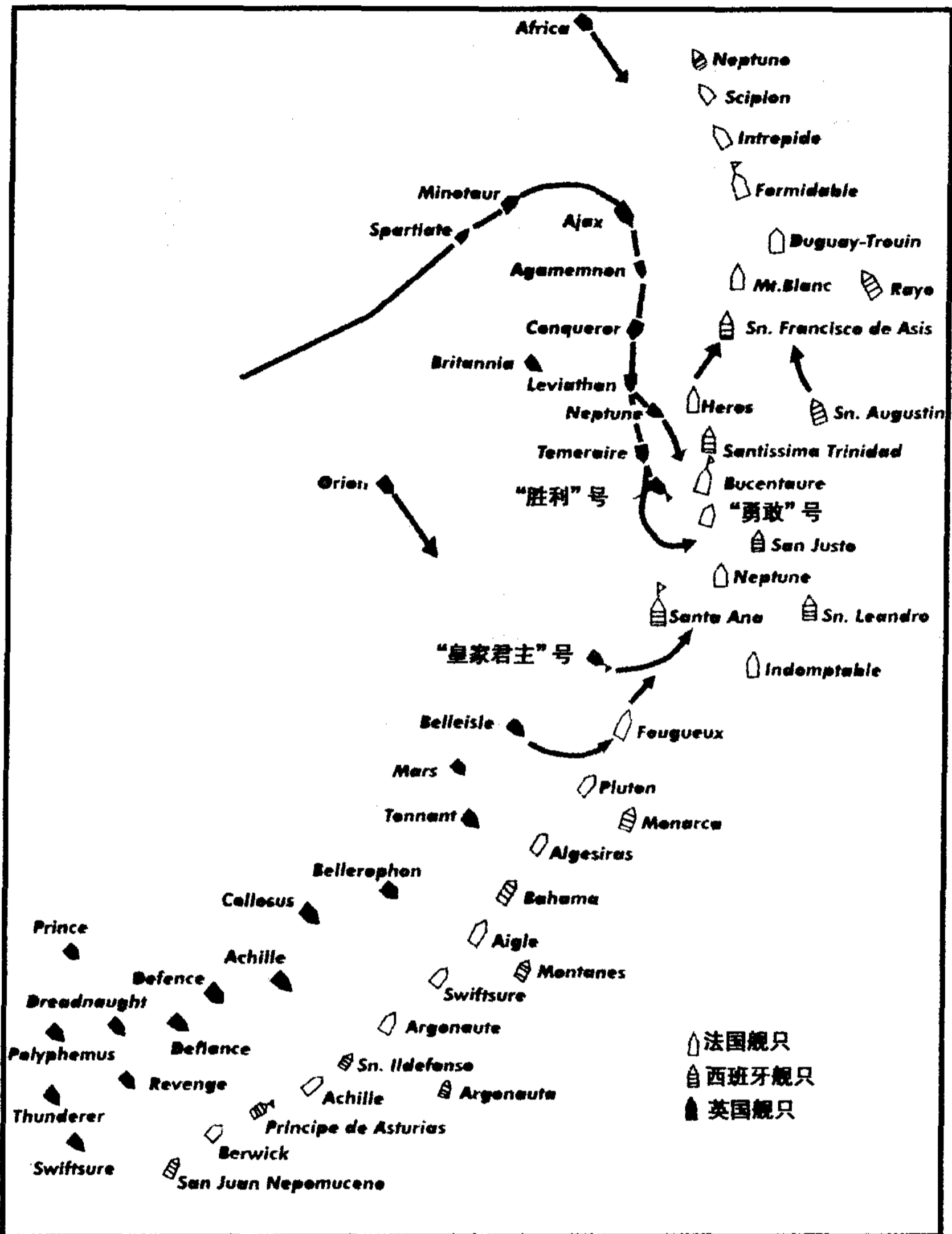
英国人对拿破仑获得欧洲港口的回应是封锁它们。法国地中海的港口被指挥官、哥本哈根战役的胜利者纳尔逊伯爵率领的一支海军分舰队所封锁。纳尔逊不久前曾指挥过驻法国布洛涅港（Boulougne）附近的一支分舰队，当时拿破仑正在那里组建他的入侵舰队。袭击法国这支组建中的舰队使英国人惨遭失败，纳尔逊为了报仇，非常渴望与法国舰队一战。其他四位海军上将指挥分舰队封锁其余港口，但纳尔逊被视为当时最优秀的海军指挥官。

一段时间几乎没发生什么事。尽管《亚眠条约》于 1803 年 5 月终止，但整个 1804 年春季没有发生任何有影响的战争。拿破仑继续在该海岸为入侵集聚部队，而英国作为回应也把军队扩充到超过 500000 人，几乎为全国人口的 1/20。拿破仑终于在 1805 年开始行动，他命令海军上将 P. C. J. B. S. 维尔纳夫（P. C. J. B. S. Villeneuve）从法国南部的土伦港出发，前往西印度群岛的法国岛屿，在那里与将逃出布雷斯特封锁线的海军准将奥诺勒·冈托姆的部队会合，一起骚扰英国在加勒比的领地两个月，然后返航欧洲。他们要强大得足以突破任何封锁线，从而使法国船队放开发展，成为一支巨大的、不可阻挡的舰队。这样，穿越英吉利海峡的入侵计划将可得到保障，同时也有希望在战斗中战胜皇家海军。

暂时离开土伦的纳尔逊得知维尔纳夫已逃跑，猜想埃及是他的目的地。纳尔逊航行到亚历山大，但没有发现法国人，然后又向西印度群岛航行。在那里，他收到一份错误的情报，使他对特立尼达发动了一次毫无价值的突袭。纳尔逊和维尔纳夫在夏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大西洋游弋，双方都无法确认对方的位置和行踪。纳尔逊 8 月返回英国，9 月 14 日又回到他在海上的旗舰“胜利”号（Victory）上。有消息说，维尔纳夫已获得增援，驶向西西班牙的加的斯港。9 月 28 日，纳尔逊集合起他所指挥的英国舰队的大部分舰只。他一方面把几只军舰部署在加的斯港内侦察法国 - 西班牙舰队，另一方面把主力舰队留在视线以内。

战 况

纳尔逊用了几周时间等待维尔纳夫的行动，并对其手下的军官讲解了



他的战术。纳尔逊这次采用了一种新的海战方法，放弃了传统的平行敌舰列阵、对敌猛攻的方式。他计划把舰队分成三个纵列，使它们可从垂直敌舰的方向接近敌舰。他认为这样能够突破法 - 西舰队的编队，把它们分割成一些不能互相支援的小块。然后，每艘英国军舰就可靠近最近的一只敌舰，与之展开一对一的战斗。纳尔逊依靠的是其军舰优良的机动性、军官的高素质以及炮手的纪律和准确的射击。由于法 - 西舰队没有自己的队形，他确信敌舰的军官不能适应单舰作战的方式。

维尔纳夫 10 月 19 日试图溜出加的斯港，他实际上并不寻求一战，而是想找机会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返回土伦。10 月 19 ~ 20 日，他都在纳尔逊的追击下南逃，而没有时间把舰队排成向后作战的队形。10 月 21 日晨，纳尔逊的军舰成功地超过了维尔纳夫的舰队，并在直布罗陀海峡浮现前清楚地现身海面。这时，在纳尔逊身后刮起了强劲的西北风，他看到维尔纳夫调转了方向，试图返回加的斯，而不再去直布罗陀。

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海岬外，纳尔逊命令他的舰队由三路变为两路。他回到船舱，在他的日志中记下一句祷告话。当他再次返回甲板时，他命令用旗语发出这样一句话：“英国期望各人恪尽职守（England expects that every man will do his duty）。”并不是所有的英国战舰都看到了这句话，有的可能看到了但没有留意，以为可能是一个重复的命令，他们早已铭记于心。纳尔逊在“胜利”号上指挥左路，副指挥库思伯特·科林伍德（Cuthbert Collingwood）指挥右路。

战斗大约在 10 月 21 日中午开始。科林伍德的“皇家君主”号首先出战，他的右路很快将法 - 西舰队拦腰切断。到 1 点钟，“胜利”号参战。纳尔逊的计划是成功的；领头的法国军舰无法掉转援助后面的船只，而勇猛的英国舰长则对混乱的、但有数量优势的敌舰发起强攻。法 - 西舰队很快大乱。法国的“勇敢”号（Redoubtable）与英国的“胜利”号交火，获得了那天的一个重大的战果：“勇敢”号上的狙击手开枪击中了纳尔逊。子弹射入肩部，打中脊骨。纳尔逊的脸上被盖上一块布抬走，所以船员们不知伤者是谁。他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中痛苦异常，而外科医生束手无策。他等着英军胜利的消息，下午 3 点左右，才有了胜利的消息。航行日志这样写着：“部分战斗一直持续到 4 点 30 分，在向可敬的子爵和总司令纳尔逊报告胜利时，他因伤而亡。”

战 果

虽然 18 艘法 - 西军舰已降旗投降，但一度有利于英国人的风暴却把胜利者吹散，风暴成了胜利者。仅有 4 艘船是战利品。英国没有损失战舰，有 24 人战死，100 人受伤。“胜利”号首航到直布罗陀，纳尔逊的遗体保存在一个装满白兰地的酒桶里。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游览时，你会听到一则故事，海员喝了那个桶中的酒，从那时起，掺水的烈酒在皇家海军中就被称为“纳尔逊的血”。

这场战争乍看似乎没有真正积极的效果，因为拿破仑的部队不久之后在乌尔姆（Ülm）战胜奥地利，在奥斯特利茨战胜奥地利和俄国，获得了辉煌的战果。然而，这场在特拉法尔加海岬外的战争有许多长期的影响。首先当然是纳尔逊的死。他不仅左右着皇家海军，而且左右着当时的海战。他死得英勇，但即使他还活着也不会再取得1805年10月21日的战绩。实际上，英国直到一个多世纪后的1916年日德兰群岛海战，都没有再打过一场真正的海战。

第二个影响是，因为在对拿破仑的战争期间没有更重要的海战发生，所以英国继续封锁，成功地把拿破仑的军舰堵在各个港口。只有1811年在亚德里亚海的利萨（Lissa）与一支法国-威尼斯舰队有过一次小摩擦，打破了这个被封锁的港口的寂静。拿破仑没有一支强有力的海军，无法真正对英国产生威胁，更无法骚扰英国在世界各地的领地。他所能做的只是设法保住他的大陆封锁行动，而这个封锁行动则试图抵制英国在欧洲有利可图的贸易。英国的持续封锁的确在北美产生了一种负效应。由于需要海员做船务，英国人开始强制服役，逼迫外国（通常是美国）的海员加入皇家海军。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劫持，违反了国际法，再加上英国议会法令对公平贸易所实行的限制，激怒了美国人，使他们最终在1812年走向战争。

这场战争在欧洲更重要的是，战后英国的制海权使其可把军队运往欧洲大陆。1809年在葡萄牙和西班牙首开其例，启动了后来称之为“西班牙溃疡”的行动，大大消耗了法国的军事力量，给英国军队以宝贵的经验，最终导致拿破仑于1815年在比利时滑铁卢的失败。在每支大陆军事力量都至少被拿破仑打败一次之后，英国是作为最终使拿破仑衰落的联盟精神领袖出现的。可以这样说，英国在滑铁卢的胜利始于十年前的特拉法尔加。

在经过上个世纪与法国和德国的海上竞争后，英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拥有海上优势。这使大英帝国在整个19世纪得到了扩张，但也引起了德国的妒忌，两国的海军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展开了竞赛，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的海军优势在特拉法尔加得到了证明，这使英国在19世纪初法国的入侵中得到了拯救，就像它在1940年德国的入侵中得到拯救一样。

赵伯炜 译

耶拿/奥尔施泰特战役

1806 年 10 月 14 日

参战方

法国：耶拿：46000 ~ 54000 人

指挥官：拿破仑·波拿巴

奥尔施塔特：26000 人

指挥官：路易·达沃特元帅

普鲁士：耶拿：55000 人

指挥官：腓特烈·霍恩洛厄亲王

奥尔施塔特：50000 人

指挥官：卡尔·威尔姆，布伦瑞克公爵

重要性

普鲁士的惨败导致普鲁士军队的彻底改革。最重要的是建立了总参谋部体系，使普鲁士军队在欧洲居优势地位。

历史背景

1805 年，拿破仑处于权力与智慧的巅峰。虽然那年他未能实施他所拟定的入侵英国的计划，但却把为此而搁置在一旁的军队用到了最显示其天才的两场战役中：乌尔姆战役和奥斯特立兹战役。奥地利的麦克将军在乌尔姆突然被包围（1805 年 10 月 20 日），使他除了在开战前投降外别无选择；在奥斯特立兹（1805 年 12 月 2 日），拿破仑的军队打垮了俄奥联军。就在那时，俄、奥之间的联盟解除了，但普鲁士对被要求加入该联盟的犹豫不决，无疑造成了在奥斯特立兹的结果。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战前的几个月中犹豫不定，对他加入奥地利和俄国

一边后，奥地利是否能与其达成单独的和平协议没把握。如果他与法国一起，拿破仑答应与他结盟并把汉诺威划归普鲁士，但普鲁士的主战派强烈反对普鲁士服从拿破仑。腓特烈·威廉的犹豫，注定了奥地利和俄国在奥斯特立兹的命运。

战后不久，因为腓特烈·威廉渴望得到汉诺威，普鲁士接受了拿破仑的提议。遗憾的是，英国也渴望得到德意志的这个州，因为登上英国王位的汉诺威王室以前一直统治这个地方。1806年前几个月，英国与拿破仑就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土地问题进行了谈判，拿破仑提议将汉诺威归还英国。此外，拿破仑还强迫普鲁士同意割让克里夫公国（the Duchy of Cleves）和与大陆封锁行动合作；所谓大陆封锁行动是这位法国皇帝对英实行的经济战，其中要求所有欧洲国家停止与英国的贸易。可能失去汉诺威以及对英贸易收入的明显损失唤醒了腓特烈·威廉，他终于转向支持普鲁士宫廷中的主战派。包括结盟的萨克森的20000名士兵在内，普鲁士可投入的军队超过了200000人。

这种转变影响了俄国，俄国也在与拿破仑就承认在意大利的领土调整进行谈判。拟议的协议中将通过拿破仑设立的地方政府确立他在意大利的统治，给俄国在巴尔干的行动自由，并从德意志领土撤走法国军队。看到普鲁士渐渐敌对起来，沙皇亚历山大受到鼓舞，拒绝了拟议的法国条约，转而开始与腓特烈·威廉谈判，但所有来自俄国的潜在援助都太遥远了。

由于腓特烈大帝的组织能力和声望，普鲁士军队在欧洲长期享有极高的地位。又因其天才及其对从父亲腓特烈一世那里继承下来的军队的组织，他在18世纪中叶使普鲁士成了一个受尊重的强国。在奥地利的“继承权战争”（1747~1750年）及“七年战争”（1757~1763年）中，腓特烈大帝始终比他的任何对手都显示出更高的技巧与胆识，他用铁的纪律来约束军队，使他们实际上自动按照他的意志行动。这样一个体系的唯一问题就是它需要依靠一个极有天才的领导者，但是，在腓特烈死后，没有一个君王有他的远见及能力。军队还是这支军队，但它的统帅却不同了。尽管如此，荣誉还保持着，拿破仑还从未与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打过仗。然而，拿破仑知道，普鲁士军队的领导人，从国王到高级军官，仍然按照腓特烈大帝时代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而拿破仑的军队已经改变了所有的规则。考虑到敌军极端保守，拿破仑10月7日拒绝了腓特烈·威廉要他撤离德国领土的最后通牒。他只用了一周时间就证明了普鲁士军已不再是原来的普鲁士军。

战 况

拿破仑一直在为某个时间打这一仗做着准备。当他于 1806 年 9 月 18 日得知普鲁士军队已在 5 天前开进萨克森时，他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他的军队在梅茵河上的班贝格和拜罗伊特附近集中，10 月 8 日，分三路穿过图林根森林（Thuringian Forest）向北推进。他的目标是杰拉城，他认为普鲁士军会在那里将 3 支部队合在一起。在从班贝格到杰拉的途中有一座耶拿镇（Jena），位于魏玛以东约 20 英里。普鲁士王子腓特烈·霍恩洛厄（Frederick Hohenlohe）把他的军队带到那里，而布伦瑞克公爵和国王本人率领的另外两支军队 10 月 13 日与霍恩洛厄在耶拿正北会合。他们决定撤向普鲁士西部边境易北河，霍恩洛厄则在耶拿和卡佩伦多弗（Capellendorf）之间部署军队殿后，以掩护军队通过北去 12 英里的奥尔施泰特镇（Auerstädt）的撤退。

拿破仑从战俘处得知敌军的位置，决定分兵两路。他率一支部队沿萨勒河北上向耶拿推进，另一支部队由路易·达沃特（Louis Davout）元帅率领，沿耶拿以西一条向北的路向易北河推进。这样，如果普鲁士军队继续撤退，拿破仑可组建一支在达沃特领导下的阻击部队，而如果普鲁士军进行抵抗，可用它作为一支侧翼部队。拿破仑 10 月 13 日下午从南面接近耶拿，得知大部分普鲁士军已在耶拿正西的一个高地上扎营。他计划在 10 月 14 日部署军队，于次日开战。

10 月 14 日凌晨，拿破仑视察了各部队，鼓励他们一番。那天清晨大雾，普鲁士军队中的撒克逊人听到“皇帝万岁！”的喊声。这种喊声不仅使撒克逊人烦恼，而且使普鲁士的指挥官霍恩洛厄烦恼，他本以为他附近的法军与一支前卫部队或侦察部队差不多。看来，双方指挥官都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实力。拿破仑认为他面临的是普鲁士大部队而不是后卫部队，霍恩洛厄很晚才发现他面对着法军大部队。

在晨雾中，法军接到了 6 点行动的命令。3 小时之内，就攻占了他们要占领的村庄，拿破仑命令部队停止前进，重新集结。陶恩泽将军指挥的普鲁士先头部队在战斗中损失惨重，但他们重新集合到霍恩洛厄的后方充当了一支后备军。当霍恩洛厄带领更多的军队遭遇法军时，双方指挥官开始重新部署兵力。然而，由于拿破仑手下一名元帅内伊的急躁，战斗开始得比预计的时间要早得多。

因为内伊担心战斗结束得太快会使他和他的士兵们无法获得他们那份

荣誉，所以他催着他的军队进攻维尔泽内里根村（Vierzehnheiligen）中的普鲁士军队。拿破仑不得不派人支援这个过早开始的进攻，但增援的法军占领这个村庄后，立即遭遇在城外开阔地列阵的普鲁士军队的前锋。法军撤回了村庄的掩体中，开始向没有掩护的普鲁士军射击。腓特烈一世时代的纪律一直影响着普鲁士军；这实际上也是那天普鲁士失败的主要原因。在猛烈的炮火下，普鲁士军坚守阵地两小时，伤亡惨重。在战争进行时，拿破仑下令向普鲁士军两翼进攻。午后不久，他下令总攻，伤亡惨重的普鲁士军被迫全线溃退。

霍恩洛厄下令向西北撤退，但撤退的军队很快失去了战斗力。挽救全线溃败的普鲁士军的唯一希望是让魏玛来的援军来打防御战。然而他们到得太迟了，而且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支得胜的、士气旺盛的法军，大约几分钟内这些援军就被撕成了碎片。到下午4点，法军的追击全面展开，只有撒克逊人的军队作了顽强抵抗，他们坚守阵地直至战死。

拿破仑很快获悉被他击败的敌人不是普鲁士军的主力，主力已向北去与在奥尔施泰特的达武元帅交战了。达武本应该担负对霍恩洛厄的侧翼进攻，但他发现他的26000人面对着普鲁士的50000多人。战斗大约也是6点在雾中开始，两军在哈森豪森村（Hassenhausen）对峙着。达武有时间在雾散之前部署他的先头师，很快就击退了普鲁士骑兵的四次冲锋。当更多的普鲁士军加入战斗时，指挥官布伦瑞克公爵阵亡了。普鲁士军一度没有了指挥官，因为腓特烈·威廉没有军事知识和经验，而且完全被事态吓呆了，不能任命一个替代者。后来普鲁士骑兵冲锋也未能冲散法国的步兵方阵，于是普鲁士军向哈森豪森西南大约3英里的奥尔施泰特方向撤退。法军侧翼向前推进得太远，不能用侧翼炮火攻击撤退的普鲁士军。普鲁士国王不愿派他的后备骑兵去阻击逼近的法军，午后不久便下令撤向霍恩洛厄的军队，而他并不知道这时霍恩洛厄的军队也在溃逃。当两支撤退部队会合后得知彼此的命运时，溃散得更惨。腓特烈·威廉和他的王后逃往柏林。

战 果

自负的普鲁士军在几个小时内几乎全军覆没。法军打死打伤普鲁士军近25000人，抓获同样多的俘虏。其余大部分人溃散了。法军还缴获了普鲁士军所有的大炮，约200门。为这次巨大胜利，法军在耶拿损失约4000人，在奥尔施泰特损失7000人。法军为消灭普鲁士军的残余搜索了村庄，

而拿破仑率一半人马进军柏林，10月27日未遇任何抵抗就占领了柏林。拿破仑向腓特烈·威廉提出了条件，威廉拒绝了，因为他收到沙皇亚历山大的照会。如果普鲁士君王好歹坚持顶住，他可派140000援军。俄国的任何承诺都是无用的，因为法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普鲁士的所有要塞，俘虏人数多达100000人。尽管如此，腓特烈·威廉（驻扎在东普鲁士）仍组织起他所能组织的军队加入了俄军。他们合兵一处于1807年2月在埃劳（Eylau）与拿破仑军打了一仗，未分胜负，使他们看到未来成功的一线希望，但1807年6月中旬拿破仑在弗里德兰的决定性胜利使这点希望破灭了。之后，在《蒂尔西特条约》（the Treaty of Tilsit）中，俄国许诺与法国结盟，普鲁士受到了惩罚。

弗里德兰战役之后，拿破仑羞辱了普鲁士人，不仅夺取了他们所有的军事补给，而且夺去了他们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土。易北河以东的所有土地全被割让了；在与普鲁士的这场战役前，拿破仑已把大多数德意志公国纳入了莱茵同盟，并把西普鲁士的土地赏给了它们。东部的大片领土进入了新成立的华沙公国。波兰人对使他们获得领土并给予承认很感激，但对成为法国的附属感到愤怒。

耶拿/奥尔施泰特战役是拿破仑所取得的最彻底的胜利之一；只一次战斗，就消灭了全部敌人。不过，这并非他所希望的政治上的胜利。他认为，普鲁士战败，英国人会看到他们的地位已没有希望，从而最终与他达成协议。可是英国人没有这样做，于是拿破仑颁布了柏林法令，对欧洲贸易加以封锁，甚至比大陆封锁行动封锁得更紧。这个法令宣布没收所有英国在欧洲的财产，禁止中立国与英国贸易。伦敦以根据枢密院建议发布的君主命令作出回应，禁止中立国与法国或其任何领地进行贸易。于是，全面的经济战开始了，与两个交战国从事贸易的主要中立国是美国。由于贸易限制带来的关系紧张以及欧洲对英国的封锁，最终导致了1812年的战争。

普鲁士受到的耻辱产生了长期的积极影响。战前少数高级官员就警告要注意落后的普鲁士军队的内在问题，但他们的意见无人理睬。主要意见是出于格哈得·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少将。《蒂尔西特条约》签订后，腓特烈·威廉任命他为军事整编委员会主任。在另外四位有远见的军官协助下，沙恩霍斯特开始彻底整顿普鲁士军队。考虑到未来的国王和指挥官或许不具备足够的军事才能，沙恩霍斯特及其同事产生了设立总参谋部的想法。未来的军官应根据其才能及所受教育来提升，而不是由上级根据其出身或社会地位来任命。这可以使最好的军官占据指挥和顾问的位置，从而能给他们的上级包括国王提出最好的建议，或为上级

下达的错误命令减轻损失。

沙恩霍斯特 1813 年去世，他的位置由更富于进取精神的奥古斯特·冯·格奈泽瑙（August von Gneisenau）接替。当拿破仑 1815 年在滑铁卢最终大败后，格奈泽瑙立刻着手落实沙恩霍斯特的总参谋部的思想。总参谋部要负责制定计划，协调各军事分支机构，并对运行准备状态加以监督。高等军事教育机构的建立也给有才能的军官得到位置和提升的希望。军事演习思想的创立把普鲁士军推向战备的顶点，而设立军事史机构则意味着避免犯过去的错误。其中的观察员要去访问过去和现在的战场，以考察过去的战争是如何胜利的，以及现在的军队是如何作战的。普鲁士的总参谋部创立了 19 世纪军事组织的典范，其目的是使优点制度化。普鲁士 1864 年对丹麦、1866 年对奥地利以及 1870 年对法国迅速而决定性的胜利向世界各国显示了这样一个机构的价值，到 20 世纪初，任何自称军事强国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总参谋部。这样看来，耶拿是火，它烧毁了腓特烈大帝的军队，而 19 世纪普鲁士/德国军队这只凤凰则从灰烬中涅槃。

赵宇烽 译

先知城（蒂珀卡努）战役

1811 年 11 月 7 日

参战方

美国印第安纳民兵：910 名官兵

指挥官：威廉·亨利·哈里森

美洲印第安人：大约 450 人

指挥官：劳雷瓦西卡（预言家）

重要性

先知城是最后一块抵抗白人试图统一

美洲印第安部落的土地。

历史背景

在北美幸存的第一个英国定居点是1607年在詹姆斯敦建立的，就是现在弗吉尼亚州的海岸。几个较早想建立殖民地的人失败了，主要由于殖民者们缺乏远见，没有足够的补给在美洲度过严冬。据说西班牙人从15世纪末一直在中美洲掠夺巨额财富，而英国人希望在北美洲也能找到同样的财富。很显然，为迅速获得财富运回英国，他们忽略了所需的足够食物。詹姆斯敦的幸存，主要是因为当地的印第安部落同情这些定居者，因而帮助他们适应他们的新家。然而，好心没得到好报，在兴建詹姆斯敦城的15年内，英国人与印第安人一直在打仗。殖民者与印第安人类似关系的例子遍及大西洋沿岸。

英国殖民者来到北美洲的目的与那些到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西班牙人不同。当然英国人也是探寻财富，但大多数定居者都渴望离开英国去这个新世界。他们来到这里并不是像西班牙人那样要征服或改变当地居民，而是远离英国贫困的经济状况开始新的生活。在北美洲，殖民者为了生活所能干的大概只有耕作。耕种当然需要土地，而土地却是定居的印第安部落的领地。如果殖民者人数少，印第安人似乎很高兴帮助他们，但是当更多的英国殖民者来到这里，土地的需求增多时，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定居者一开始不愿意看到印第安人可能改信基督教，代之以尽可能冷淡的方式对待他们。双方居民之间的冲突迅速恶化为种族大屠杀。战争每每是以战败者被杀而结束，几乎没有俘虏。例如，在西马萨诸塞菲利普王战争（1675~1676年）结束时，米塔科（Metacomet，英国人称之为菲利普王）被斩首，他的头被挂在普利茅斯的一根杆子上示众达25年。哪一方先剥取敌人的头皮是一个争论问题，但双方最终都这样做。因为不同的印第安部落也在对抗，他们很少联合起来对付英国人，因此，较好的殖民组织比杀更多的印第安人或迫使他们西迁，然后接管他们的土地，有更好的效果。这是前两个世纪英国殖民的经历：白人通过人数优势和互相协作逼迫印第安人西迁。白人的态度和行为使双方居民互不喜欢。

印第安部落偶尔进行真正的抵抗，例如在法国与印第安人对英战争（1755~1760年）期间以及在战后的庞蒂亚克起义中，他们与法国在加拿大的定居者合作对抗英国人。不过，这些都是短命的，英国殖民者继续稳

步向西推进。英国政府在18世纪60~70年代所强加的法令以及后来的美国革命虽然使西进放缓一些，但在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之后，压力又重新开始。

这时，来自俄亥俄的一位肖尼人特库姆塞（Tecumseh）正在成长，正是他后来对白人的扩张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他于1768年生于俄亥俄中部，父母是亚拉巴马斯科吉人。特库姆塞7岁时他的父亲被白人杀害。特库姆塞被一位名叫布莱克菲什（Blackfish）的副首领领养，与布莱克菲什的两个被捉来的白人养子斯蒂芬·拉德尔和理查德·斯帕克斯一起长大。特库姆塞从受过英国教育的莫霍克族首领约瑟夫·布兰特那里学习演讲，逐渐成为当时最好的演讲者之一。他还从他妹妹特库姆皮斯那里学会了宽容和有节制的行为举止。尽管目睹了许多印第安人死于白人手中，他本人也在一些场合与白人作过战，但他以善待俘虏而闻名。

特库姆塞从他的白人兄弟和与他在18世纪90年代结婚的一位有一半白人血统的女孩那里学习了一些英语。当他爱上一个白人女孩时，他学了更多英语，可以阅读莎士比亚著作和《圣经》。当这位白人女孩说除非他放弃印第安人传统否则拒绝他的求婚时，他选择了后者。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他的学识和口才使他在印第安人和白人中间成了一位著名而受尊重的人物。他以才智成名，常常被请去解决印第安人与白人定居者之间的纠纷。

1804年，特库姆塞的兄弟劳雷瓦西卡（Laulewasika）陷入昏睡状态（可能是酒醉引起的）。他梦见到了阴间，劝他戒酒，向西北地区（俄亥俄河与大湖之间）的印第安人传教。他讲道要回到白人到来之前的生活方式，那时的印第安人比较协作，抵制白人的产品（尤其是酒）。在最伟大的肖尼人预言家珀那盖什格去世时，劳雷瓦西卡代替了他，成了一个有名的预言家。他建立了一个宗教中心，即著名的先知城，位于印第安纳的蒂帕卡努河（Tippecanoe）和沃巴什河的交汇处，这吸引了印第安人从几百英里外来听他的预言。

与此同时，特库姆塞在乡村旅行，试图把大湖到墨西哥湾的各印第安部落组成一个可以抵抗白人扩张的同盟。他很好地利用他的演讲技巧和非凡的记忆力，详细讲述了白人撕毁条约的经过。1802~1811年之间，他和一个由34名武士组成的小团体一起旅行，这些武士在跳庆祝舞时的风度和才能给他访问的那些部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都携带着涂成红色的战棍，所以这个组织后来被称为红棍同盟（the Red Stick Confederacy）。虽然他在联合田纳西的部落方面没有什么成就，这些部落已与白人建立了

经济关系，但他成功地说服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的克里克联盟加入了进来。当他对这些部落演讲时，他告诉他们要做好与白人打仗的准备，时机成熟时，他就跺脚。这会引起大地的震动，成为各部落团结起来战斗的信号。

战 况

特库姆塞从密西西比河下游到佛蒙特这样广阔的区域游历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个区域各处的白人都在危险之中。而他拒绝与白人缔结条约的著名行动也使他很危险。特库姆塞游说各部落结盟，加上他弟弟的宗教活动，使得生活在边界一带的白人感到紧张。如果他们这两个行动能把各部落在政治、军事和社会方面联合起来，那么印第安人就能第一次投入一支白人在短时期内很难在人数上与之匹敌的军队。印第安人土地上的白人定居者、最后的当地行政长官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对先知城采取了某些措施。哈里森于 1808 年、1810 年和 1811 年三次与特库姆塞会谈。在所有这几次会谈中，特库姆塞要求白人不要再制定掠夺印第安人土地的条约。

哈里森对定居者请求的回答是在 1811 年 9 月早些时候组建了一支民兵，而特库姆塞正在亚拉巴马与那里的部落会谈。哈里森收到了陆军大臣威廉·尤斯蒂斯（William Eustis）发动进攻的许可，但詹姆斯·麦迪逊总统（那时不在华盛顿）没有接到通知。民兵部队向沃巴什河上游前进，在现在的特雷霍特修建了哈里森堡（Fort Harrison）。哈里森的民兵部队 11 月 6 日晚到达了先知城的对面。特库姆塞早就告诉劳雷瓦西卡当他不在时不要进行任何战斗，劳雷瓦西卡派一个代表团去哈里森那里建议举行会谈。两人将于第二天早晨参加会谈，但这位预言家却命令在 4 点 15 分进攻哈里森的营地。劳雷瓦西卡告诉他的武士们他已做了某种能使白人的枪弹打不透他们的宗教仪式，所以他们士气高昂地发起了进攻。

印第安人以突袭攻占了民兵营地，而哈里森迅速组建起了一条有效的防线。迅速的反击加上滑膛枪确实杀死了进攻者，使印第安人的进攻发生动摇。当那位预言家得知这种情况时，催促他们继续进攻，而他自己却逃走了。所有这一切瓦解了印第安人的士气，他们撤退了。黎明时，哈里森命令他的人马进攻先知城，后来烧毁了它。哈里森向华盛顿发回了取得重大胜利的报告，而他也在几小时的战斗当中撤走了。

战 果

当四天后特库姆塞回到浓烟滚滚被烧毁的先知城时，他看到他建立一个统一的印第安国家的梦想已被大火焚毁。印第安人没有取得大胜打破了他的神秘性，红棍联盟瓦解了。特库姆塞联络哈里森要求安排与麦迪逊总统会见，但在如何会面上意见分歧使此事没有成功。特库姆塞不再认他的弟弟，带着仍愿跟随他的武士去了加拿大。在加拿大，他与英国和加拿大军队并肩作战，抗击了发动1812年战争的美国人的入侵。在取得一些胜利之后，他于1813年在泰晤士河战役中战死。那场战役是抗击威廉·亨利·哈里森率领的美国军队的。

与英国人建立联系是这次冲突的关键结果之一。伦敦政府不想公开支持印第安人反对白人，担心会引起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由于当时拿破仑战争正在紧张进行，伦敦不想同时进行两场战争。另一方面，当地的英国人在给红棍联盟提供武器，而当哈里森的人在先知城发现这些武器时，更加剧了已经恶化的英美关系。对海上自由的多年限制激起了美国人对英国的愤怒。当发现英国人向印第安人提供武器的时候，美国人认为这是对两个世纪以来支持打击印第安人的所有美国白人的侮辱。1812年6月美国对英国宣战。

不过，更重要的是这场战役对美国印第安居民的影响。战败和失去土地的200年最终把他们带到了统一的时刻，但这却在一夜间土崩瓦解。白人对他们两个世纪的人数优势和组织优势，到这时已是一支不可抗拒的力量。印第安部落再也没有形成大的同盟；只有苏族晒延人（Sioux - Cheyenne）1876年在小比格霍恩河打败了乔治·卡斯特的一支小部队，这在联合印第安人抗击白人方面是一次重要的尝试，但到那时，已经太晚了。如果特库姆塞能使红棍联盟保持一体，那么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就会发生重大的战事。甚至这对他来说可能也太晚了——或许还不晚，1811年12月中旬，一次地震震撼了加拿大南部大湖地区，远到密苏里的新马德里都能感到，造成密西西比河河水暂时回流。后来在1812年1月23日、1月27日和2月13日相继发生3次地震。想到特库姆塞以跺脚为号使全部部落起义的召唤，或许他确实有能力组织一次成功的抵抗运动。

赵伯炜 译

博罗季诺战役

1812 年 9 月 7 日

参战方

俄国：120000 人

指挥官：亲王米哈伊尔·戈利尼切夫·库图佐夫将军

法国：120000 人

指挥官：拿破仑·波拿巴

重要性

拿破仑自 1798 年以来一连串的胜利在博罗季诺战役之后结束了。由于未能打垮俄军，他也未能打败俄国，他的命运开始衰败。

历史背景

到 1807 年，拿破仑皇帝已战胜过欧洲大陆每一个主要国家至少一次。他的权力范围从西班牙伸展到波兰，只有大不列颠尚未触及。俄国到那时也没有被征服，但沙皇亚历山大已于 1807 年签署了《蒂尔西特条约》(the Treaty of Tilsit)，与他结了盟，尽管是勉强的。按照条约的条款，这位俄国君主要把他的国家纳入拿破仑的大陆封锁行动，而这个封锁行动是法国计划在经济上打击不列颠的唯一途径，通过拒绝英国商人进入欧洲市场，拿破仑希望在经济上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有如美国革命前美国殖民者对英国所做的那样。虽然法国商品更贵，但俄国人也要购买法国商品以代替英国商品。

对百姓的经济压力并不是俄国与拿破仑打交道带来的唯一问题。拿破仑控制华沙公国也使俄国政府大为烦恼。俄国人和波兰人是宿敌，而在波兰驻扎一支法国军队可轻易地打击俄国。为达到进一步扰乱俄国的目的，

拿破仑正向达达尼尔海峡作出威胁的姿态，这个位于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海峡一直是俄国人想得到的目标。这样，俄国受到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困扰，到1812年，沙皇的顾问力劝他摆脱法国的束缚。拿破仑得知此事后向亚历山大发出了警告。他要亚历山大扣留一支前往圣彼得堡途中的英国商船护卫队，否则……亚历山大没有这样做，这成了拿破仑发动入侵的借口。当了解到其他欧洲国家会听从俄国的领导时，拿破仑必须惩罚沙皇以给其他国家一个警告。

拿破仑的入侵军队人数很多，有460000人直接入侵，还有200000人掩护回波兰的交通线；不过，他们中约有半数都不是法国人，所以可能不可靠。俄国人不是无助的，亚历山大一直在与瑞典（其伯纳多特王储曾是拿破仑的一位前元帅）、波兰（它的人民有与任何一个使他们摆脱当前占领者的人合作的传统）、普鲁士、土耳其和英国会谈，有这些国家的军事顾问到俄国军队。尽管这次拿破仑所集结的军队是历来最庞大的，但他最亲信的顾问却反对入侵。14年的胜利使他无视他们的劝告。拿破仑相信入侵将是比较轻而易举的，因为他确信俄国农民会接受法国革命的原理，反对沙皇的独裁统治。他还相信，他会在国外过得很好，就像他在以前的每一次战争中一样，按一定距离建立补给仓库就可弥补可能出现的物资匮乏。

法国军队于1812年6月24日从波兰出发渡过了尼曼河（Nieman River）。拿破仑的有优秀传统的情报部队工作得非常出色，使他能在两支相距很远的俄国军队之间行军。然而，从一开始天气就是一个问题。异常的暑热使得人困马乏，骑兵也患上了一种流行性胆病。拿破仑的兄弟杰罗姆由于没能切断一支敌军而被解除了指挥权，由更可靠的路易·达沃特元帅接替。达沃特迅速击败一支由巴格拉基昂将军（Bagration）率领的俄国军队，并把他与巴克莱·德·托利将军（Barclay de Tolly）领导的另一支部队分隔开。巴格拉基昂渡过第聂伯河向东退却，摧毁了沿途的一切。一边退却，一边放火，这项焦土政策不仅被俄国军队成功地实施了，而且还有那些显然不接受法国革命原理的平民参与。这意味着法军设立的仓库要比原计划还多，要留下驻军把守仓库，从而使入侵兵力减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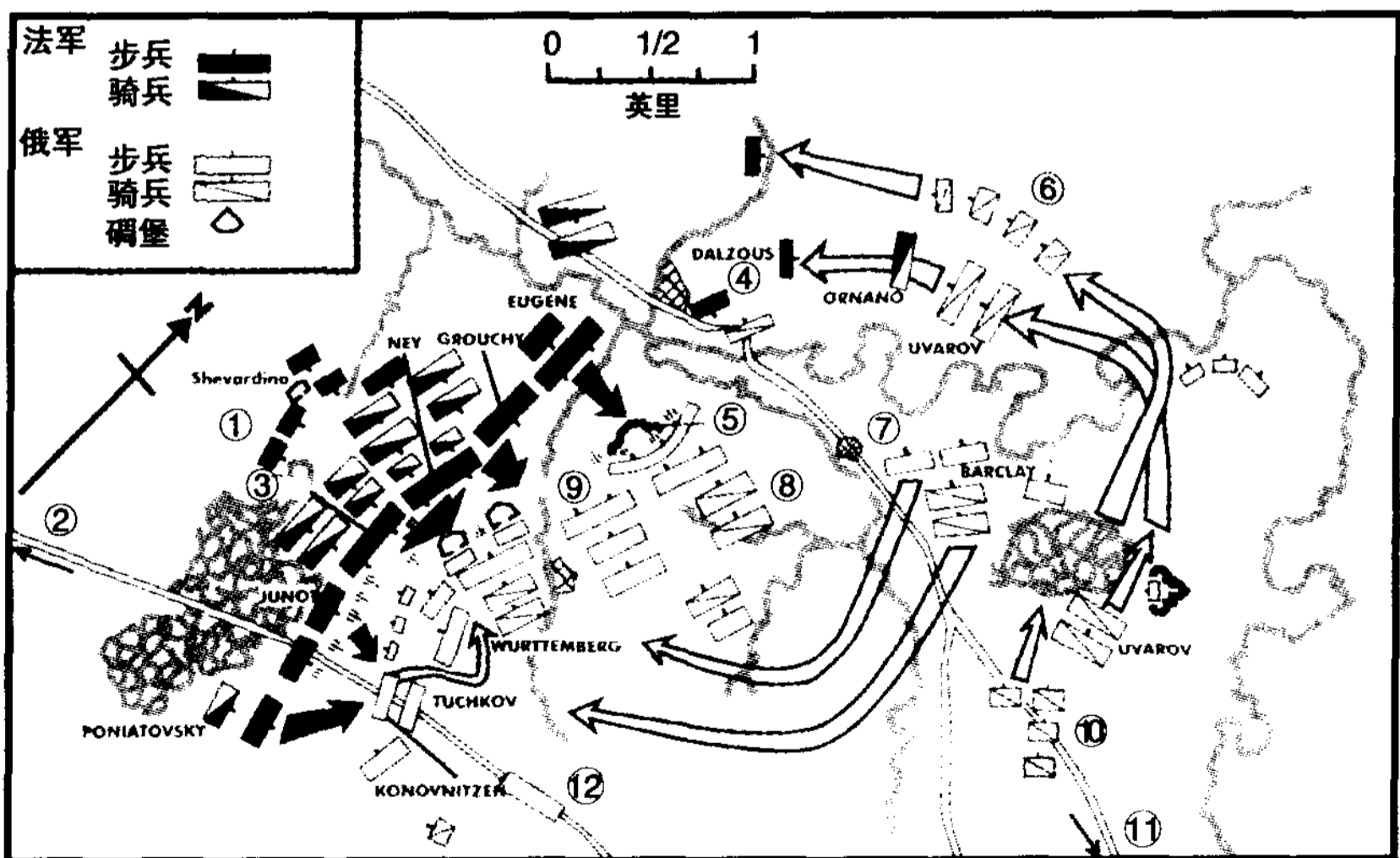
托利受命使用焦土战术，但由于撤退得太快而没有给入侵者足够的打击，不久受到了批评。实际上，托利在有效地拖住法军方面做得很成功，虽然8月17日在斯莫棱斯克受挫，但在该城被包围和摧毁之前救出了他的军队。然而，他被亲王戈利尼切夫·库图佐夫（Golinishcev Kutusov）将军接替了，此人是拿破仑1805年在奥斯特利茨大捷的失败者之一。他并没有轻视拿破仑，但来自政府和公众的压力要求一战，他在莫斯科以西约70英

里的博罗季诺 (Borodino) 这个俄罗斯小镇附近勉强同意了这一个要求。

战 况

库图佐夫选择的地点非常适合防御；它大约有 8 平方英里，比那个时代的传统战场小一些。博罗季诺前面的这个平原处于从斯莫棱斯克通往莫斯科的新老两条道路之间，地形有些起伏，许多河岸很陡的小溪穿流其间。偶尔有村庄和树林阻碍军队的前进。库图佐夫把他的右翼部队部署在博罗季诺镇附近的卡拉特沙河 (Kalatsha River) 一带，在镇东南修建了一个大碉堡阵，把其余部队向南部署在一条通往乌季察镇 (Utitsa) 的路上，这条路的一边是大森林。战线的中心在谢苗诺夫斯科耶镇，前面修了一些小碉堡，因此这是一个很好的防御地点，横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迅速撤退。库图佐夫指挥一支约有 120000 人的部队，其中有 17000 名正规骑兵和 7000 名哥萨克骑兵。俄国人的战线从头至尾有 5 英里长。

1812 年 9 月 5 日早晨，拿破仑到达，当时在斯希瓦季诺镇 (Schivardi-



- | | | |
|----------|-------|--------|
| ①拿破仑 | ⑤大碉堡阵 | ⑨巴格拉基昂 |
| ②通往斯莫棱斯克 | ⑥哥萨克人 | ⑩哥萨克人 |
| ③达沃特 | ⑦高尔基 | ⑪通往莫斯科 |
| ④博罗季诺 | ⑧库图佐夫 | ⑫莫斯科民团 |

no) 的俄军前沿阵地发生了激战。俄国军队在傍晚时退回主战线，向主力部队频频报告法军已经到来。此时拿破仑军队大约有 135000 人，但已人困马乏，还有许多人生病。拿破仑自己的膀胱疾病也复发了，这可以解释他那天为什么没有像以往一样出现在前线。9 月 6 日，他观察了一天战场，决定先占领博罗季诺镇，然后对那个大碉堡阵进行正面攻击。他最信赖的骑兵司令达沃特建议用 40000 名骑兵横扫俄军的左翼，但拿破仑不同意：这会用去太多的人，骑兵也不宜做这样的进攻。作出这个决定后，拿破仑仍一夜不安，他不仅担心另一支俄军可能撤退，还担心他的部队在西班牙萨拉曼卡重大失利的消息和他自身的身体状况。

6 点，法军以猛烈的炮火打响战斗。拿破仑希望以此打散守军，为骑兵发起冲锋开路，并可迫使俄军步兵转入防御阵地，使他们轻易成为随骑兵一起前进的轻炮兵的目标。而在摧毁敌人阵地后，可使步兵占领这些阵地，并使后备骑兵部队驱赶混作一团的敌军。这只是计划，而俄军表现得异常顽强。尽管法国军队在一个小时内就占领了两翼的城镇，但俄军并未泄气。俄军的那个碉堡阵证明是无懈可击的，法军从卡拉特沙河北岸的博罗季诺调动人马，过河支援这次进攻。法军的调动使库图佐夫相信他的右翼部队不会被打乱，所以迅速把右翼部队调到左翼乌季察附近投入战斗。

法军全线推进，但速度很慢，代价很大。俄军顽强地守着战线中心的小碉堡，从右翼到达左翼的俄军迫使法军暂时从乌季察撤退。在白天的几个时间段里，在任何一个时间把后备军队投入战斗都可能获胜，但奇怪的是拿破仑拒绝投入他过去致死敌人时所依赖的核心力量老近卫队。正是这一点，大概断送了他所期望的重大胜利。到正午时，俄军在缓慢地后撤，而库图佐夫派出哥萨克骑兵和另外 5000 名骑兵前往博罗季诺，这时只有少数人守在那里。这一行动阻止了法军的进攻，而法军在夺回这个小镇后，对那个碉堡阵的猛攻重新开始了。由于前线步兵进攻的压力，使俄军没有注意到侧翼骑兵的进攻，等到发现时已为时太晚，法军骑兵已抄到碉堡阵后面，杀死了全部守军。

拿破仑动用了他的后备骑兵，希望碉堡阵失守会削弱俄军的士气，而俄军骑兵的一次强攻掩护了俄军有秩序地撤退。这时，拿破仑控制了俄军守了一整天的防线，敌军从他前面撤退，但当俄军在后方一条山脊线停下来，准备再战斗时，拿破仑大惊。夕阳西下，拿破仑决定坚持原计划不变。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我打得最糟糕的一场战斗就是在到莫斯科前的那一次。法军已显示自己应该胜利，而俄军也显示自己应该不可征服 (Markham, *Napoleon*, p. 194)。”

战 果

库图佐夫决定不做无谓的抵抗，趁黑撤军。博罗季诺战役双方都有极大的伤亡：法国伤亡 30000 人，俄军伤亡 44000 人。俄军只有几百人被俘。以人的生命计，这是 19 世纪所有战争中代价最大的一天。在法军的伤亡中，有 47 位将军和 32 位参谋；俄国的损失也大体一样。

撤退之前，库图佐夫在高尔基镇召开了一个会议，告诉他的部下他不会为莫斯科而战，而是撤过这个城市。他这样做了，所有的居民也这样做了。当法军 9 月 14 日进入莫斯科时，城中除了几个越狱犯之外空空荡荡。那些囚犯当中几乎肯定有一些是俄军士兵假扮的，他们的任务是不让俄国的宗教中心落到法军手中，就像法军穿过波兰以来不让他们得到补给一样。几个小时之内，城中包括克里姆林宫在内多处着火。4 天之内，城中几乎无一处幸存。这位法国皇帝发出消息要求俄国投降，但在圣彼得堡的沙皇亚历山大没有答复。很快俄国的冬季来临了。

由于无法在莫斯科冒着烟的废墟中驻扎，拿破仑命令部队撤回波兰。他因急于攻过斯莫棱斯克而不在那里过冬受到批评，但是即使留在那里，他的补给线也太长了，焦土政策意味着他无法在那些土地上生活。他刚从莫斯科撤军，俄军就回转来，立刻开始骚扰法军。俄军骑兵和哥萨克士兵天天攻击掉队的士兵或与主力部队分开的小部队。冬季早来而后再戏剧性地变暖使贝雷西纳河（Beresina）始终没有结冰。这意味着法军不得不渡过冰冷的河水，过两座快速搭建的桥，但桥倒塌使他们处于困境，大约有 10000 名士兵和随营人员死于哥萨克人手中。

拿破仑向法国占领的立陶宛首都维尔纳后退，但冬季严寒又一次袭击了他的人马。有些记载说温度达到零下 32℃。这时，拿破仑收到报告说，一场反对他的政变刚刚被镇压，密谋者们声称他已死在俄国。为重新建立他的权威并消除这样的谣言，他丢下了他的部队于 12 月 18 日匆忙赶回巴黎。他的最后残余部队于 4 天前过了尼曼河回到波兰；这支 6 个月前东渡这条河的大军，这时只剩下 5000 ~ 13000 人。

博罗季诺战役标志着拿破仑覆灭的开始。他特有的攻击性和惊人之举在 9 月 7 日不见了，以后也只是偶尔显现一下。他到达巴黎粉碎了所有反对他的新阴谋，到俄国灾难的消息传到法国时，他已组建了另一支军队。这支部队年轻，没有受过训练，只有少数从西班牙战场上调来的老兵支撑着这支队伍。这次对他威望的打击唤起了被他长期统治的各国起来组织军

队反对他，第二年10月，他在莱比锡被一支新组建的多国军队击败。太多的仇敌和太少的军队意味着他的灭亡。

俄国人当然对博罗季诺战役怀有敬意，但使他们感到更安全的是有大自然保卫俄罗斯。拿破仑没有汲取冬季给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的教训，130年后阿道夫·希特勒同样没有汲取这个教训。但是，1812年似乎是俄国人提起最多的一年，这或许是因为世界也能通过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序曲》了解这次胜利。因此，“法军从莫斯科撤退很可能是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最著名的军事灾难。它的规模是巨大的，痛苦是不可计算的，结局是悲惨的。”

赵伯炜 译

莱比锡战役

1813年10月16~18日

参战方

盟军：57000名普鲁士军队（西里西亚军），
指挥官：陆军元帅布吕歇尔；160000名奥地利
和俄罗斯军队（波希米亚军）
指挥官：施瓦岑贝格亲王；
65000名瑞士和俄罗斯军队（北方军），
指挥官：贝纳多特王储
法国：160000人
指挥官：拿破仑皇帝

重要性

莱比锡战役标志着欧洲真正合作反对拿破仑的开始，盟军的胜利削弱了拿破仑的权力，导致下一年对法国的入侵和拿破仑的下台。

历史背景

拿破仑 1812 年底从俄罗斯仓皇撤退后，50 万入侵大军损失过半，欧洲没有人认为他会很快恢复。拿破仑赶在惨败消息传回之前回到巴黎，通过提前征兵得以建立另一支军队。这意味着这支新军中的大部分士兵不到兵役年龄，尽管很有热情。拿破仑从西班牙调出一些老兵加强这支军队，然后派他们去东边他长期控制、现在组织起来反对他的国家。

拿破仑以前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欧洲国家，迫使它们与他结盟。在与俄罗斯打仗后，许多这样的国家撤出了联盟。虽然这削弱了拿破仑对北欧和东欧的控制，但也只有在它们联合起来时，他才有必要担心他的前盟友。1813 年初，似乎出现了某些可疑迹象，因为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和几个德意志公国，如萨克森，都在以猜疑的目光互相看着。它们担心拿破仑新军对试图填补这位法国皇帝失势所留真空的权力的直接威胁，还担心短期的合作长不了。努力协调反法联盟的第一个人物是奥地利外交部长卡尔·冯·梅特涅（Karl von Metternich）。他 1807 年以来一直担任这个职务，是拿破仑与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的女儿玛丽·露伊丝婚姻的介绍人。不过，1813 年，为了使拿破仑下台，梅特涅却急于推翻他组织起来的这种与拿破仑的联盟。要说服俄罗斯、普鲁士和其他欧洲国家同意这一点是个缓慢的过程。尽管如此，他还是在 3 月组织了包括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瑞士和英国的第六同盟（the Sixth Coalition）。不久，就把 10 万人部署在德累斯顿与马格德堡之间的阵地上。

拿破仑打算用他第一次征服这些敌人的同样方法再次征服他们，即在它们可能联合起来形成人数优势前各个击破。不过，他有两个重大问题要克服。一个是他的军队大多数人没战斗经验；另一个是缺乏骑兵，大部分骑兵已损失在俄罗斯。没有骑兵，搜集情报的能力严重受损，也损害了拿破仑详细确定敌军位置、打败他们的能力。尽管如此，他在 1813 年暮春和夏天仍然是主动的。

5 月 2 日，拿破仑在莱比锡郊外的吕岑打败了普鲁士军队，但缺乏骑兵使他不知道他们在他的翼部，直到他们发动进攻。他击退了敌军，占领了莱比锡，但没能赢得决定性的胜利。法军很快向德累斯顿推进，占领了这个城市，接着在 5 月 20~21 日与在包岑附近的俄军打了起来。拿破仑再次把敌军赶出了战场，也再次不能摧毁敌军。这两仗加在一起，双方都损失了大约 38000 人。不久，拿破仑得知大量敌军从北、南、东三个方向向

他的阵地逼近，于是在6月4日与敌方达成停火，停火只持续了两个月。

那段时间，拿破仑继续集结军队，又运来了补给，敌方也在这样做。梅特涅6月26日在德累斯顿与拿破仑会晤了9个小时，但没有就所谈判的和平解决达成协议。梅特涅要求一种基于拿破仑让出他所侵占的法国本来边界以外几乎所有土地的长久和平，这意味着法国不仅要放弃它所渴望的以莱茵河为界，还要放弃它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占领的土地。毫不奇怪，拿破仑拒绝了。梅特涅后来说，为了让拿破仑承担侵略者的恶名，他提出了这个他知道拿破仑不会接受的合理建议。而拿破仑知道，他之所以不能接受这种建议，继续做法国皇帝，是因为他的人民不会允许他们的欧洲帝国不战而解体。到停火于8月6日结束时，双方又立刻摆开了阵势。

战 况

拿破仑在德国有300000人，但他把一个军部署在汉堡这个港口城市的防御阵地上，威胁普鲁士的后方，把一个军部署在波希米亚（捷克）边界附近（莱比锡西南）的德累斯顿。拿破仑像他历来的做法一样，把其余军队尽可能铺开，以便逃生，但又近得足以在进攻时互相支持。盟军认定，最好的战略是赶走拿破仑的直属部队，在避免打大仗的同时打败他们，直至能安排优势兵力对付拿破仑。

他们着手做的是：8月23日，瑞士的贝纳多特（Jean - Baptiste Bernadotte）王储在柏林以南的大贝伦打败了拿破仑的陆军元帅乌迪诺；8月26日，普鲁士的陆军元帅格布哈特·冯·布吕歇尔（Gebhard von Blucher）在卡茨巴克（Katzback）打败了法国的陆军元帅麦克唐纳。盟军同时出现在太多的地点，拿破仑被搞得疲惫不堪，他的军队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增援他的直属部队。当拿破仑听说奥地利军队进攻德累斯顿时，他不得不让他的年轻军队再来一次急行军。进攻被打退了，但他的军队已疲惫不堪，不能把胜利进行到底。9月初和10月，这样的战斗更多，后来在盟军全线进逼前，法军撤回到莱比锡。

10月15日，拿破仑转身迎战从北边开来的布吕歇尔的普鲁士军，但很快他又不得不迎战从南边逼近的更加强大的奥地利的波希米亚军。波希米亚军由奥地利士兵和俄罗斯士兵组成，指挥官是施瓦岑贝格（Karl von Schwarzeberg）亲王。1813年10月16日天刚破晓，拿破仑选择部署他的军队的战场笼罩在浓雾中。双方集结了大炮，造成了最大的破坏。瓦珠村（Wachau）的战斗打得最激烈，那一天三次易手。到中午，施瓦岑贝格亲

王的军队占领了该村，随后拿破仑发动了反攻。陆军交战的地方，遍布溪流、沼泽和树林，最适合防守。不过，拿破仑想用大炮突破奥-俄防线，然后左转围攻莱比锡以东呈半圆形布防的盟军。中午过后，他开始炮击奥-俄军队。一小时后，他命令缪拉（Murat）元帅的骑兵发动进攻。缪拉的 10000 名骑兵轻易击退了他们遭遇的第一支敌军，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马上命令他的后备部队向南翼运动。当他们到达南翼时，法国骑兵已精疲力竭，俄国骑兵把他们赶出了战场，守住了波希米亚军的防线。

当拿破仑设法在南线突破时，他的北翼兵力很少。马尔蒙元帅防守莫肯镇（Mockern），与布吕歇尔的普鲁士军打了一场极其激烈的攻防战。无论是普鲁士军，还是法军，都毫不手软，双方几乎都没有俘虏。10 月 16 日那天的大半天，莫肯镇一直掌握在马尔蒙手中，但在下午，普鲁士的一枚炮弹偶然击中了法军一个弹药库，大爆炸不仅挫伤了法军的士气，而且使马尔蒙受了重伤，不得不撤出战场。到那天结束时，普鲁士军占领了已成废墟的莫肯镇。

10 月 16 日太阳落山时，拿破仑无法突破波希米亚军的防线，发现莱比锡有被普鲁士军攻占的危险。然而，第二天，几乎没有发生战斗。不过，双方都得到了增援，战斗仅仅是推迟一下而已。在盟军方面，贝纳多特王储的瑞士军队最后到达了。如果他抓紧时间 10 月 6 日到达，盟军兵力足以压倒法军的北翼，拿破仑就落入了陷阱。不过，他的到来却使盟军增加到 300000 人，大炮几乎增加到 1500 门。在为重开谈判做了一次半心半意的尝试之后，拿破仑准备打一场撤退战。10 月 18 日，战斗又一次激烈起来，当法军指挥下的一支撒克逊人的军队叛变，逃往普鲁士军时，拿破仑把军队撤入了莱比锡。那天夜里，他命令军队沿着唯一一条路向西撤。过林德瑙镇时，那里只有一座过埃爾斯特河的石桥，桥很窄，很快堵塞在那里。拿破仑命令留下 30000 人做后卫，但他们不能退到河对面，因为桥早就被炸毁了。许多法国士兵死在桥边，或死在游泳过河途中。结果，这支法国后卫部队全军覆没。

战 果

拿破仑这颗星，在 1812 年俄罗斯战役后已开始沉没，在莱比锡最终落了下來。把一支没有经过充分训练的军队投入战斗害苦了他，这个战役有 60000 多人战死、受伤和被俘，撤回法国时，只剩下 100000 人。到他回到巴黎时，由于折磨和逃走，这个数字已减至 60000 人。他仍然拥有皇位，

但距离下台只是个时间问题。盟军虽然也损失了大约 60000 人，但他们经得住这种伤亡，而且集结了更多的军队。10 月 18 日，巴伐利亚脱离了拿破仑的统治；11 月，荷兰和被拿破仑纳入莱茵同盟的那些公国也都造了他的统治的反。11 月 8 日，盟军再次提出了一个要法国边界回到阿尔卑斯以南、从莱茵河后撤的和平方案。拿破仑愚蠢地拒绝了这个方案。所以，1813 年 12 月 21 日，盟军过了莱茵河，进入法国。1814 年的头 3 个月，在法国北部打了一系列仗，3 月 30 日巴黎争夺战达到了顶点。4 月 11 日，拿破仑无条件退位，被流放到地中海中的一个叫厄尔巴的小岛。

拿破仑在 1814 年初的那些战役中显示了他的传统作战能力，但每场战役都使他已经很少的兵力更少。莱比锡战役后，拿破仑已不能赢得任何一场游戏。不过，如果拿破仑在莱比锡换个方式出牌，这一仗的结局可能不同。他若集中兵力，不是留下几千人守汉堡和德累斯顿，就会得到赢得胜利所必需的力量。北翼马尔蒙对付普鲁士军的兵力太少，而南翼攻击波希米亚军的兵力过多，如果不是这样，他有可能赢得这场战役。如前所述，盟军虽然在合作，但互相猜疑；如果他们在莱比锡失败，他们的联合阵线可能会解体，从而给了拿破仑更多的谈判筹码。

然而，盟军的胜利强化了梅特涅一方，1815 年，旨在维护欧洲力量平衡的欧洲音乐会开演了。这种合作努力使每个欧洲国家无法得到太大的力量，避免了互相打仗，直到 1854 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到 19 世纪 80 年代，由于德国恺撒·威廉（Kaiser Wilhelm）的野心，这种力量平衡开始倾斜。莱比锡的胜利不仅证明拿破仑可能和肯定能被打败，而且证明欧洲国家可能和肯定能进行有益的合作。

张轶西 译

滑铁卢战役

1815 年 6 月 18 日

参战方

英国与荷兰：50000 名步兵，
125000 名骑兵，156 门大炮

指挥官：陆军元帅亚瑟·韦尔斯利，

即威灵顿公爵

普鲁士：61000 名士兵

指挥官：陆军元帅格布哈特·冯·布吕歇尔亲王

法国：49000 名步兵，15570 名骑兵，246 门大炮

指挥官：拿破仑·波拿巴

重要性

拿破仑的失败，结束了其非凡的事业，
欧洲开始了长达 40 年的和平时期。

历史背景

自拿破仑在 1814 年莱比锡大战中受挫之后，虽然他仍为保卫法国而英勇作战，但由于寡不敌众而被迫退位。获胜的同盟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和俄国——推举路易十八即位，从而使法国恢复了君主立宪制。同时，他们把拿破仑流放到位于地中海的厄尔巴小岛上，而使其退出了政治舞台。路易十八立即开始废除许多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所实行的改革措施。这立即使他失去法国人民的爱戴。不足为奇的是，这些情况为拿破仑所知。他乘看守不在的间隙之际，偷了一条船，驶向法国，并于 1815 年 3 月抵达法国。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是引人瞩目的，几千人成群地投入拿破仑的麾下。路易十八派军队去镇压他们，结果他们全部投向拿破仑。拿破仑没有使用武力，而是全凭其人格力量就重新组建了一支军队。不久，路易十八意识到了危险，于是，他于 3 月 18 日逃往英国。第二天，拿破仑重登帝位。

在维也纳，曾经驱逐法国领袖的结盟国家一直在为如何控制欧洲而争吵不休，但拿破仑卷土重来的消息刺激它们联合起来采取行动。它们放下分歧——至少暂时是这样——拒绝拿破仑提出的和平条件，共同发誓要再一次打垮他。它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在它们当中有 4 个国家能把 50 万兵力投入战场。但在 3 月，这些兵力还分散在整个欧洲大陆，而集结他们要花时间。分散的敌军成为拿破仑的优势，因为他是先占据中央位置，然后分而击之的大师。他迅速出击，击败了两支离他最近的敌军。一支是由陆军元帅格布哈特·冯·布吕歇尔亲王率领的普鲁士军队；一支由陆军

元帅亚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威灵顿公爵——率领的英-荷联军。拿破仑相信他能一个一个地击败这些反法联军。等到击败他们之后，他就能与奥地利和俄国进行谈判。

1815年初夏与拿破仑一起出征的大部分士兵是参加过他的远征大军的老兵，而参加1814年最后几次战役的许多老兵本是些年轻人。这些老兵的旧情依在，这一点拿破仑并不怀疑。虽然他征集了40多万名士兵，但他不得不把他们分派法国各地，用于提防敌人的早期行动，镇压保皇党人时不时的暴动，守卫要塞以及保护其军队的补给线。因此，当他率领北方军向比利时进军时，他所拥有的士兵不足10万人。

拿破仑进攻的目标是前线城市沙勒罗瓦。它处于通往布鲁塞尔和通往那慕尔的道路的交汇点上。威灵顿的司令部设在布鲁塞尔，而布吕歇尔将军的司令部设在那慕尔。从沙勒罗瓦，拿破仑以后能向这两支部队发起进攻，这样就可迫使他们各自沿着交通路线撤退，从而使他们彼此相隔较远。拿破仑也是一位骗术大师，他再次设法向敌人隐瞒了他的行踪，直到一切都为时太晚时。他抵达沙勒罗瓦，于6月15日占领该城。英国人和普鲁士人甚至都没有察觉到拿破仑已离开了巴黎。占领沙勒罗瓦的普鲁士军队确实向东朝那慕尔撤退，但布吕歇尔却在行至松布雷夫时停了下来。拿破仑在占领沙勒罗瓦后，立即派出一支小分队控制住能遇上其对手的两条道路。这给了拿破仑先对谁发起进攻所必需的情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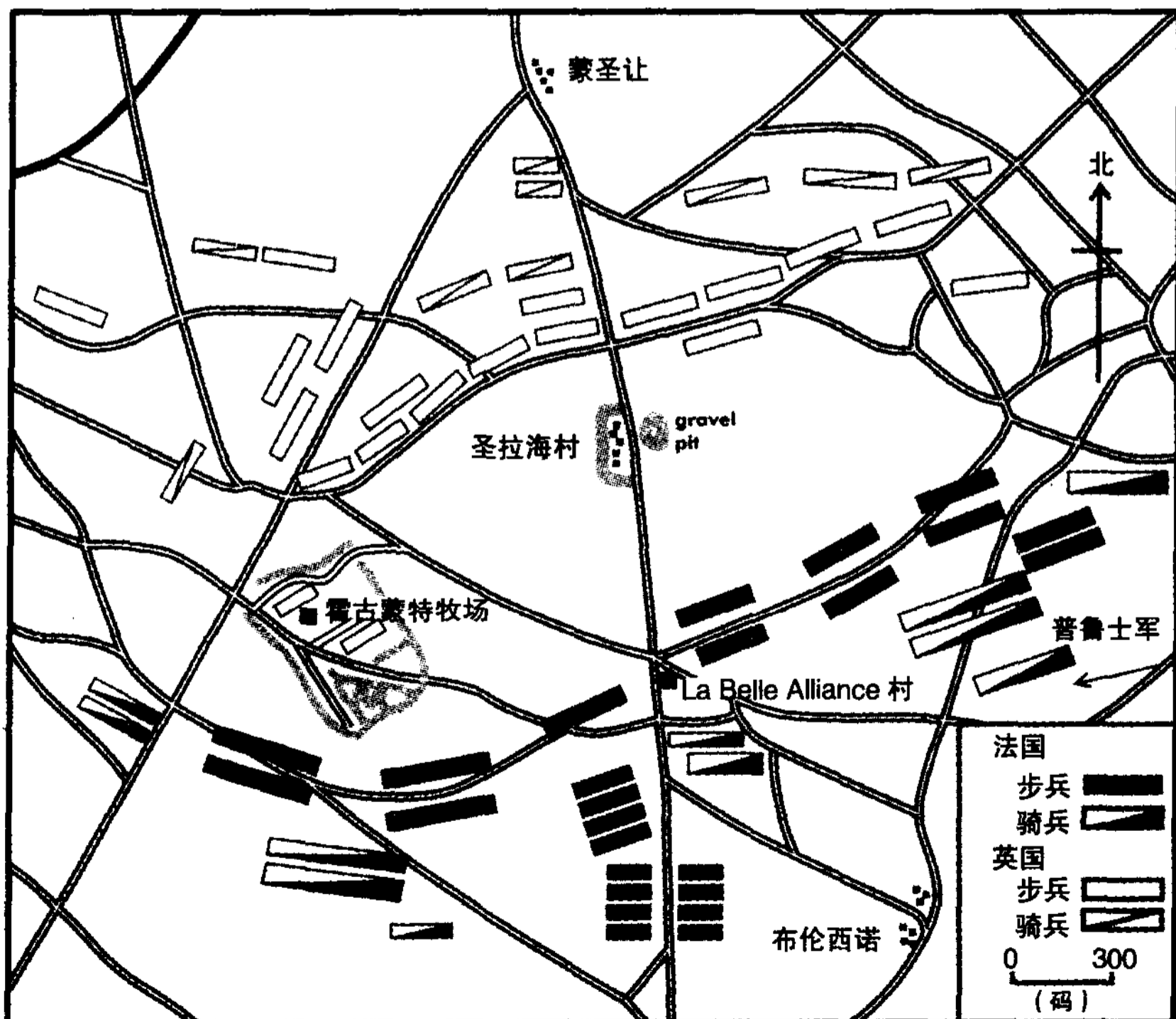
战 况

为了真正地分散敌人，拿破仑必须把布吕歇尔赶出松布雷夫，让其朝那慕尔方向撤退，而且不让威灵顿向北，过卡特勒布拉，因为联系这两支军队的最后一条道路穿过这些城市。拿破仑于6月16日派奈伊（Ney）将军去卡特勒布拉。但显然由于命令过于笼统，以致奈伊并没有迫切地感到应尽快占领这座处于交叉路口的城市。因而，由于威灵顿将军迅速带兵赶来援助，奈伊的25000名士兵当天就被英国军队包围了。

同时，拿破仑带了大约77000名士兵上了从沙勒罗瓦到松布雷夫的道路。途中，在利尼与88000名普鲁士人遭遇。尽管他击退了敌军，但在这里犯下了他的第一个错误。如果奈伊迅速完成他的任务，拿破仑就可命令奈伊从卡特勒布拉来到这条路上，袭击普鲁士军的侧翼。这种从西向东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打垮布吕歇尔将军率领的部队，或至少按计划把这支部队向东赶。如果这可能做到，拿破仑就不会亲自发动错误的追击。可见，他

没有认识到，布吕歇尔将军并没有向东撤退，而是沿着一条与威灵顿的行军路线平行的小路向北撤退。到第二天早晨，拿破仑派出一支部队去追击，而在获悉普鲁士军队在瓦夫尔的踪迹前，他们已沿错误的方向追赶了一段时间。伊曼纽尔·德·格劳奇（Emmanuel de Grouchy）将军率领追兵向左转，向普鲁士军队进发，6月18日，不痛不痒地袭击了普鲁士军的后卫部队，而这时拿破仑正在西边几英里处做殊死战斗。

拿破仑花了6月17日一整天向卡特勒布拉进军，与奈伊率领的部队会合后，向北上了通往布鲁塞尔的路。威灵顿将军前一天夜里放弃了卡特勒布拉，在滑铁卢村（Waterloo）南2~3英里处建立了阵地。一场倾盆大雨阻碍了拿破仑的前进，还使其收集的大部分情报失去了价值。因此，当他到达威灵顿将军的阵地时，没有立即发起进攻，直等到6月18日，希望好好看看战场，希望地面变干燥些，以使他的骑兵和炮兵能更好地作战。然而地面并没有干燥到足以如拿破仑所希望的那样让骑兵或炮兵展开行动，中午时分，他就打响了战斗，派他的弟弟杰罗姆（Jerome）率领的一支部队向法军左边的一个英军阵地——霍古蒙特牧场（Hougoumont）——发起进攻。他想借此牵制住威灵顿的后备部队，然后主攻英军中路。



威灵顿妥善地部署了其军队。这支部队由 66000 名士兵组成，其中 31000 名士兵是英国人，剩下的是联盟的士兵，有荷兰或德意志的一些公国的人。威灵顿把兵力集中在圣让山村的前面，让英军驻扎在霍古蒙特牧场，并沿圣拉海村（La Haye Sainte）、佩伯洛特村（Papelotte）和斯摩海因村（Smohain）后东西向部署兵力。法国人只能看见一道人墙，因为威灵顿像他惯常的那样，把其大部分兵力部署在一条长长的山脊背后。奈伊之所以在进攻卡特勒布拉之前犹豫不决，原因之一就是她以前曾在西班牙目睹过威灵顿这样部署兵力。

杰罗姆对霍古蒙特牧场的进攻受到一道给人深刻印象的英国防线的阻挡，这道工事是由苏格兰近卫军和寒流近卫军（Coldstream）把守，并得到来自纳塞公国和汉诺威王国的联盟军队的支援。杰罗姆的进攻旨在牵制敌军，但由于他逼得太紧，以致使法军的左翼投入了战斗，而没有把英国的后备军引出来。拿破仑仍未意识到威灵顿部队的强大，决定在下午 1 点半用大炮猛轰半小时后发起主攻。但进攻几无进展，因为威灵顿把其兵力部署在山脊后面，不仅在视线之外，而且也在火力线之外。随着炮轰的进行，法军司令部的观察家们注意到东边远处有动静。拿破仑认为它是一支行进的部队，他猜测可能是完成追击任务正在返回的格劳奇的部队。然而，他错了，这是布吕歇尔将军的普鲁士先遣卫队。拿破仑立即传口信要格劳奇从后方袭击布吕歇尔的部队，但这口信可能未能及时传到以影响在滑铁卢的结局。

拿破仑相信，他能在普鲁士军队到达之前打败威灵顿。他于下午 2 点派出其步兵部队。地面泥泞，步兵行进速度缓慢，结果被精神饱满的英国士兵发起的反攻击退。随后骑兵的进攻，也未能打垮这支英军，因为英军组成方阵，击溃了拿破仑骑兵的一次次进攻。双方在山脊前的开阔地上持续激战了 3 个小时，没有一方占上风。下午 4 点半，普鲁士军队袭击法军右翼，拿破仑被迫减弱了其对中部发动的进攻，以应付新的威胁。陆军元帅奈伊率领一支强壮的骑兵插入霍古蒙特与圣拉海村中心之间，但由于未及时得到步兵的援助，这支骑兵遭到了屠杀。

法军最后试图以高昂的代价夺取圣拉海村，战斗有片刻的难分胜负。奈伊要求增援，以保住他来之不易的胜利，但唯一可获得的增援是帝国卫队。拿破仑过去在许多战斗中都是最后才动用这支部队，以使他们给予敌人致命的打击，但这次他拒绝把他们投入战斗。由于奈伊不能用他那支溃散的骑兵支持下去，所以他也无法继续保持对威灵顿的正得到增援的中路的压力。威灵顿看出奈伊的困境，最后打出了手中的王牌。他集合全天隐藏在山脊背后的步兵和骑兵，命令他们杀入战场。他们的冲锋，加上布吕



阿道夫·诺森 (Adolf Northen), “滑铁卢战役期间, 普鲁士军队猛攻布伦西诺村。”
帆布油画。Kunsthalle, 汉堡、德国 (埃里奇·莱辛/艺术资源, 纽约)

歇尔的部队施加的压力愈来愈大, 法军战线崩溃了。晚 7 点, 当帝国卫队最后被投入战斗, 与其说是歼灭残敌, 不如说是挽救败局时, 他们已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也太晚了。当他们也击溃时, 想看到迄今百战百胜的帝国卫队对于残余的法军来说太难了。只有少数人坚持掩护拿破仑的逃跑。当要求他们缴械时, 他们回答说: “帝国卫兵, 宁死, 不投降。”

战 果

在这天结束时, 法军已一败涂地, 拿破仑重掌政权的机会也一去不复返了。威灵顿的英军和联军的伤亡近 15000 人; 普鲁士军队另外损失了 7000 人。不过, 法军至少损失了 30000 人, 其中约 7000 人成了战俘。

拿破仑试图保住王位, 但大势已去, 于 1815 年 6 月 21 日退位。不到一个月后, 拿破仑被押上一艘英国军舰, 流放到大西洋上的一个荒岛——大致在非洲和南美洲中间的圣赫勒那岛。从那里拿破仑无法乘船返回法国, 像他从厄尔巴岛逃出的那样。新的法国政府, 在复辟的路易十八的领导下, 于 11 月签署了《巴黎和约》。根据这份和约, 法国割让更多土地, 回到了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开始时原有的疆界。由英国、奥地利、俄国

和普鲁士兵组成的“四国同盟”或“欧洲联盟”同意执行这份和约。实际上，这份和约使它们成了下半个世纪欧洲的警察。

如果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取得胜利，如果布吕歇尔将军向东而不是向北撤退，如果6月17日的雨没有下得那么猛烈，可能会发生什么呢？事实上，如果普鲁士军队和英国军队不卷入这场战争，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很可能会议定一个和约。然而这样是否会结束拿破仑战争仍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拿破仑似乎从来不能处于守势。像拿破仑鬼迷心窍一样，另一个同盟必然组织起来反对他，并彻底击溃他的军队，就像他们在莱比锡战役及1814年以后所做的那样。然而，假如拿破仑同意实行和平统治，他作为皇帝所实行的改革应该有长得多的生命，而且法国1830年和1834年遭受的两场革命可能也不会发生。再者，由于战前法国人尝到了民主的甜头，也许他们不能忍受另一个执政的家族统治他们，让波拿巴家族取代波旁家族。如果拿破仑和平地执政，难道“欧洲和约”就能维持欧洲的力量均衡，使欧洲免于战争40年吗？或许，最好的结局就是，拿破仑在他在位时结束他的职业生涯，给法国留下一份其从未享有过的伟大的遗产。

张轶西 译

阿亚库乔战役

1824年12月9日

参战方

南美：5780人

指挥官：安东尼奥·乔斯·德·苏克雷

西班牙：9310人

指挥官：乔斯·德·拉·塞拉

重要性

南美革命的最后一场大战，标志着西班牙对美洲大陆的殖民统治的结束。

历史背景

自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1492 年航海旅行以来，西班牙就已享有对中南美洲的控制。除了葡萄牙在巴西的殖民地外，整个拉丁美洲都已被西班牙开发，以获得它的自然财富。到西班牙无敌舰队 1588 年战败前，西班牙国王在美洲的财富惊人的增加，根本没有竞争对手；从那以后，西班牙继续控制着与殖民地的贸易。在 17 世纪英国和法国的海上力量崛起前，它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以海上劫掠显示它的存在，外来国家都没有机会进入拉丁美洲市场。整个 18 世纪，尽管西班牙对拉丁美洲的经济优势仍然存在，但却衰落了，这反映了西班牙和英国所代表的国际霸权的相对转移。

在美洲殖民地，权力斗争一直在西属殖民地内持续进行。冲突发生在克里奥耳人（纯西班牙血统、但出生在殖民地的人）和“西班牙佬”（从西班牙派去维护皇室利益的官员）之间。由于克里奥耳人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着日益有利可图的贸易，所以他们也想对当地政治有更多的发言权，并对“西班牙佬”的干涉感到恼怒。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传入拉丁美洲，增强了克里奥耳人的独立意识，就像这些著作影响北美英国殖民地的许多革命党人一样。克里奥耳人对西班牙官方的干涉行为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达到了高潮。

19 世纪头几年，拿破仑确立了他在西班牙的影响，但在 1808 年，这种影响就变成了完全控制，斐迪南七世（Ferdinand VII）国王退位，由拿破仑的兄弟约瑟夫·波拿巴（Joseph Bonaparte）取而代之。虽然拉丁美洲的殖民者发誓效忠斐迪南七世，但他们却醉心于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尽管一些殖民地宣布独立的企图受到了保皇军的镇压。当斐迪南七世 1814 年恢复王位时，他也想完全恢复他在西半球的统治地位。由于不了解或不关心克里奥耳人的想法，斐迪南试图重新建立他的权威，并准备使用武力。

南美独立运动的中心在西北部，罗德拉普雷特（Rio de la Plate）总督管辖区，包括秘鲁、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为首的革命家是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他是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人。1810 年，他参加了一次由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领导的失败的起义，后来，他成功地指挥了一次战斗，1812 年占领了加拉加斯。玻利瓦尔建立了一个短命的政权，但 1814 年迫于保皇军的镇压而逃亡。1817 年，玻利瓦尔率领一支欧洲雇佣军卷土重来，在阿亚库乔（Ayacucho，今玻利瓦尔城）建立了革命政府。1819 年，他率领部队翻越安第斯山脉进入新格拉纳达（今哥伦比

亚)，在博亚卡，与西班牙皇家军展开战斗。1819年8月7日取得了胜利，标志着西班牙结束南美洲殖民统治的开始。随后，哥伦比亚共和国（包括现在的委内瑞拉）宣布成立，波利瓦尔任共和国总统。

波利瓦尔不断取得胜利。在1821年夏，他又一次在卡拉沃沃打败西班牙保皇军。这场胜利巩固了新成立的共和国的独立。来年，波利瓦尔率领部队进入基多地区（厄瓜多尔）。与波利瓦尔并肩作战的是安东尼奥·乔·德·苏克雷（Antonio Jose de Sucre），他也来自加拉加斯。当波利瓦尔开始更多地行使政治权力时，他成了这场革命的主要军事领导人。1822年，波利瓦尔邂逅乔斯·德·圣·马丁（Jose de San Martin），后者在南方的革命解放了阿根廷和智利。为了把最后的西班牙军队赶出秘鲁，这两位领导人试图按一项计划合作，但他们的个性和对未来的看法却不相容。圣·马丁离开了，以摆脱波利瓦尔的控制。1824年，革命军向秘鲁内地发起最后攻势。

战 况

1824年8月6日，一场骑兵战在胡宁展开。在45分钟的战斗中，双方军队没开一枪；严格地说，这是一场使用锋利的军刀的战斗，革命军获胜。保皇军司令乔斯·德·拉·塞拉把他的军队进一步撤入秘鲁内地，开始集结他所能集结的士兵，因为他知道：他的君主在南美权力的命运取决于下一场战斗的成败。苏克雷的军队以高昂的士气打了这一仗，接着开始从当地招兵买马，以获得急需的补给和装备。在1824年12月3日保皇军伏击驻扎在科帕华科（Corpahuayco）附近的苏克雷的后卫部队前，两支军队已回避了几个月。苏克雷对敌人的出现保持着警惕，并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12月8日下午，两支军队在阿亚库乔草原上摆开阵式。这是个小草原，东西向1300码左右，南北向650~850码。草原东侧是一系列峡谷，西侧是山。北端矗立着康德康贵山（Condorqanqui）。一条南北向的干河床从两军的中心穿过，把战场一分为二。阿亚库乔的名字来源于本地的克丘亚语，意思是“死角”，暗指西班牙早期征服过程中在这里所进行的一场屠杀。实际上，保皇军里的西班牙人非常少，大约仅500人，他们主要是些有军衔的军官和无军衔的军官。大部分士兵是被强征入伍的当地人或以改变立场换取自由的战俘。战地指挥官陆军中将乔斯·坎特雷斯（Jose Canterac）在康德康贵山山坡上布置这支保皇军，5个步兵营放在中心，5

个步兵营放在左侧，在河床对面，有 3 支骑兵中队作后备。山坡右侧布置更多的步兵，其外侧有骑兵，另有一支精锐的持戟兵团殿后，由拉·塞拉总督指挥。可供西班牙军队使用的 7 门大炮和 10 支骑兵中队一起留着备用。这样部署是想左右两翼牵制敌军，用中路部队歼灭他们。

苏克雷对其军队——解放秘鲁联军——也进行了部署，他把 3 支游击队放在战场的左边，4 支步兵部队放在右边。尽管没有真正的中路部队，但有 5 支骑兵中队和一些步兵殿后，骑兵来自圣·马丁的南方军，由一名英国雇佣兵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指挥。革命军只拥有一门大炮。战前的那天夜里，苏克雷派他的乐队和一些士兵打头阵。乐队演奏戏弄西班牙士兵，随行的那些士兵则一起向他们的营地开火。这两队人马不仅使西班牙士兵彻夜未眠，而且也使他们无法在平原上提前展开部署。

他们骚扰了一夜，互致问候后，战斗于 12 月 9 日上午 10 点开始。远离河床一边的保皇军左翼首先发起了进攻。战场东边没有开炮，两支军队已短兵相接。保皇军遭受了最惨重的损失。然而，在战场西侧，炮兵在帮助保皇军击退革命军，苏克雷动用了部分后备部队，巩固了战线。这时，西班牙将军坎特雷不是继续坚持左翼首先发起的进攻，而是命令其中路部队前进，期望以此激励发生动摇的右翼部队。冲下山坡的西班牙部队无法保持其队形，战线拉长了，苏克雷命令米勒的骑兵在其到达平地重新组队前袭击他们。同时，他还命令其右翼部队攻击失败的西班牙左翼部队。革命军右翼指挥官科尔多瓦（Cordoba）“来到他的部队前……跳下马，将马刀刺入其战马的心脏，然后转向部队说，‘我的最后一匹战马躺下了，我现在已没有逃跑的工具，我们必须一起战斗到底！’然后，他高高地挥动着他的帽子，继续说，‘Adelante con paso de vencedores（让咱们迈着胜利者的步伐前进）’”。（Miller, *Famous Battles* p. 88）。乔斯·坎特雷率领其后备部队援助军心动摇的左翼，但为时已晚。革命军中路骑兵和右翼受到鼓舞的步兵发起的进攻太猛烈了，缺乏训练、缺乏动力的保皇军无法抵抗。到下午 1 点，保皇军溃败了。

战 果

追击行动持续到天黑。拉·塞拉总督和其 60 名官员投降，另有 1000 人被俘。所有大炮全部落入革命军手里，约有 1800 人被杀，苏克雷的军队死了 309 人，伤 670 人。由于他所取得的胜利，波利瓦尔授予他“阿亚库乔大元帅”的称号。12 月 10 日，坎特雷将军在投降书上签字，放弃了他

指挥的所有的要塞。两个要塞的司令官却拒绝服从命令。奥拉涅塔（Olaneta）将军在秘鲁南部建了一支效忠西班牙的恐怖主义军队，但苏克雷在第二年4月的图穆斯拉（Tumusla）战役中打败了这支部队。这次胜利正式解放了秘鲁南部。为纪念“解放者”西蒙·波利瓦尔的功勋，把秘鲁南部更名为“玻利维亚”。苏克雷成为第一任总统。另一支反抗军队在陆军准将乔斯·拉蒙·罗迪尔（Jose Ramin Rodil）率领下躲藏在港口城市卡亚俄。他的400人直到围攻结束时才投降，这场围攻历时一年多。

西班牙在阿亚库乔战役中的失败摧毁了其在南美洲认真组建的最后一支军队。自1819年以来，他们逐渐丧失了对南美洲的控制，而阿亚库乔战役是决定性的一战。南美人民要求变革的浪潮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致西班牙人再也无法恢复其先前的权力和荣誉。如果斐迪南国王愿意向当地的自治势力作出一些真正的让步，他或许能继续保有他的殖民地——也许是以英国维持其联邦的形式。显然，他的性格反对这种选择，但西班牙革命（1820~1823年）使他暂时退位肯定进一步激励了南美人民脱离他们的殖民统治。波利瓦尔和圣·马丁成了南美独立运动的奠基者，但与北美的那些奠基者不同的是，他们无法打造一个统一的国家。南美政治中有太多的派别，加之基础设施薄弱，使贸易和交通发展极其缓慢，这一切都妨碍了任何形式的单一国家政府的建立。因此，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大多数国家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

门罗主义

虽然西班牙几乎没有人怀念拿破仑在他们国家的统治，但斐迪南七世恢复王位却是一件有某种利害关系的事。斐迪南七世是一位毫不仁慈的专制君王，他对行使其权力的观点使许多西班牙人感到不舒服，正像他们在拉丁美洲所做的那样。1820年，一场革命废黜了他。

其他的欧洲君王已饱经革命，害怕美国和法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会通过西班牙扩散到其自己的国家。因此，俄国保护下（通过沙皇亚历

山大一世1815年建立的“神圣同盟”）的一些欧洲国家行动起来，不仅镇压了西班牙革命，而且还镇压了意大利、葡萄牙、那不勒斯和希腊的人民起义，法国复位的君主路易十八国王派兵进入西班牙，恢复斐迪南的权力，到1823年10月，他们成功了。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这时正风起云涌，美国决定承认这些政府的统治权，并与它们缔结了外交关系。当“神圣同盟”提出派兵去西半球

收复西班牙的殖民地时，美国不得不决定是否应当让这些外国军队出现。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总统，在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的协助下，拟定了一份政策声明，后来这份声明被称为“门罗主义”。简单地说，这份声明警告欧洲人离美洲远点。门罗在 1823 年 12 月向国会提交的年度国情咨文中表示，西班牙或其他任何欧洲国家在西半球建立或重新建立殖民地的任何尝试都将被美国看作是“对我们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和“一种对美国不友好意向的表现”（Bailey,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 184）。这份声明不仅适用于拉丁美洲，而且也适用于俄国可能从阿拉斯加入侵俄勒冈地区。

虽然这项政策在欧洲国王们的

宫廷里不是受到蔑视，就是受到欢迎，但那些君主并没有派兵。斐迪南决定不寻求帮助，而俄国，由于国内的问题，也撤回了阿拉斯加。美国人把这视作其外交的一次胜利。事实上，使欧洲人按兵不动的是大不列颠的权力，而不是美国的力量。即使门罗拒绝与英国一起实行共同的政策，英国也害怕失去其与新兴拉丁美洲国家不断增长的贸易，所以它的海军绝不允许恢复西班牙殖民地的任何尝试。

然而，因为美国相信它的立场吓住了欧洲人，所以“门罗主义”成了处理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压倒性政策。从那时起，美国自认为是西半球的警察，实际上却使每个拉丁美洲国家自 19 世纪 20 年代以来一次又一次陷入恐怖之中。

西班牙这个因美洲的财富一度最强大的国家渐渐滑入了平庸。即使它在阿亚库乔战役中取得胜利可能也不能阻止其势力的衰弱，只不过是延缓一下而已。在其辽阔的帝国疆土中，西班牙仅在西半球的古巴、波多黎各和东方的菲律宾保有殖民地。西班牙在欧洲的政治事务中仍是一名次要的角色，但在 1898 年美西战争失败后，西班牙最后剩下的殖民地也落入了美国手里。在世界强权的小俱乐部中，美国取代了它。

张轶西 译

圣哈辛托战役

1836年4月21日

参战方

得克萨斯：783人

指挥官：山姆·休斯敦将军

墨西哥：近1500人

指挥官：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

重要性

墨西哥人的失败直接导致得克萨斯从墨西哥独立出来，对此产生的争端导致十年后的美国-墨西哥战争。美国吞并得克萨斯是它在北美西部正式获得的第一块土地；在这块土地上，对奴隶制的争论导致了美国内战。

历史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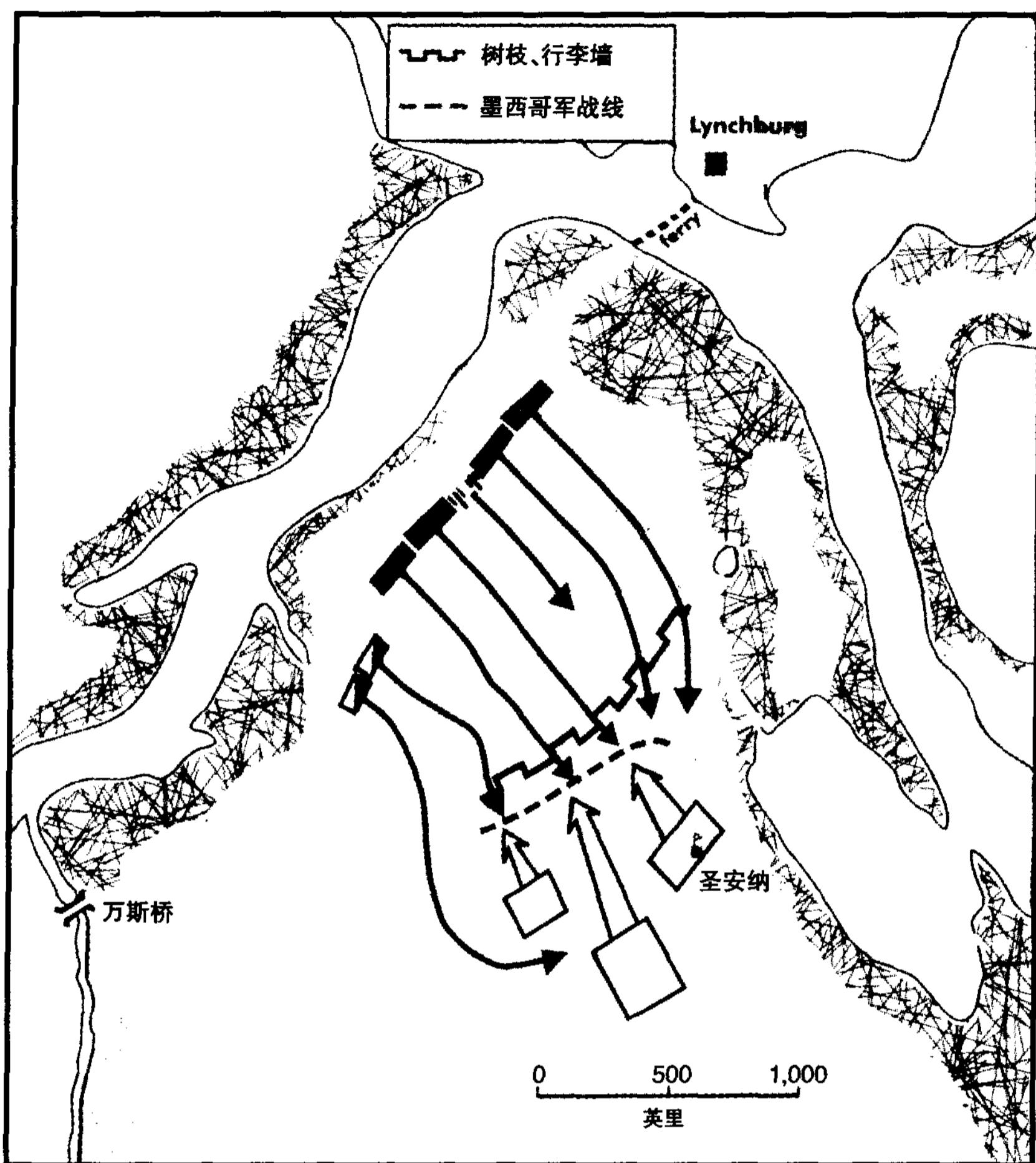
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墨西哥脱离西班牙，赢得了它的独立。它希望拥有足够的人口以防西班牙军队返回，于是，在美国登广告招募移民，去得克萨斯人口稀少的东北部。以前，西班牙人和后来的墨西哥人都曾向这个区域迁移，但因为科曼切人的侵略性，没有取得成功，所以美国移民不仅要能控制这个区域，抵御西班牙的可能入侵，而且还要能在科曼切人和4000名墨西哥移民间起一种缓冲作用。1823年，美国移民在斯蒂芬·F·奥斯汀（Stephen F. Austin）带领下开始抵达得克萨斯；到1830年，已有大约20000人移居至得克萨斯。这时，墨西哥政府关闭了边界。但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又有10000名美国人合法地进入了得克萨斯，确定了一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人境惯例（尽管来自一个不同的方向）。

1833年，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Antonio Lopez de Santa An-

na) 将军被选为墨西哥总统，但一年后，他否决了 1824 年通过的宪法，宣布自己为独裁者。任何一个抱怨这种做法的墨西哥地区都发现自己所在的地区有人被残杀了；而这位总统却认为，这是对其他地区的最好警告。这的确奏效。然而，在得克萨斯，美国移民是一个不同的集团。他们一直被表彰为宪法的追随者，墨西哥 1824 年宪法也是基于同一宪法。作为在得克萨斯得到土地所有权的一个条件，他们已成为墨西哥公民，而且宣誓拥护宪法。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圣安娜传话给得克萨斯人——他们这样自称，他说，因为他们没改信天主教（而他们获得土地所有权的条款也规定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丧失了土地，必须离开。得克萨斯人拒绝执行这位独裁者的命令，因为它违背他们曾宣誓要维护的宪法。于是，圣安娜声称他们造反，开始屠杀他们，就像他屠杀任何别的反对他的造反者一样。

1835 年晚些时候，进入得克萨斯的墨西哥军队无法迫使得克萨斯人服从圣安娜的意志。10 月，在冈萨雷斯镇，面对得克萨斯人激烈的抵抗，墨西哥军队撤退了，12 月，丧失了冈萨雷斯西面 100 英里处的重镇——圣安东尼奥镇。1835 ~ 1836 年的整个冬天，一支大约 150 人的军队留在圣安东尼奥。同时，一个临时政府被选出，山姆·休斯敦 (Sam Houston) 被任命为军队的指挥官。休斯敦是新从美国到得克萨斯的，他是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亲密朋友。休斯敦派 26 岁的威廉·特拉维斯 (William Travis) 去圣安东尼奥镇，撤下驻扎在那里的军队，这样，他就能把他们纳入他正努力建立的军队。但在圣安东尼奥镇，特拉维斯和地方长官杰姆·鲍伊 (Jim Bowie) 决定不撤退，而去保卫一个被称为阿拉莫的即将解体的传教区。实际上，以他们那样少的人，去保卫一个范围如此巨大的地方是不可能的。1836 年 2 月晚些时候，圣安娜带着 4000 ~ 6000 人到达阿拉莫。结果，13 天的围攻及随之而来的大屠杀是预料中的结局。

3 月 6 日阿拉莫陷落，圣安娜向西寻找休斯敦的得克萨斯部队，同时对沿途居民加以胁迫。圣安娜部队东南方的第二编队在戈利亚德镇的一个传教区外包围并几乎屠杀了詹姆斯·范宁率领的全部 400 名士兵。一部分幸存者带着这个消息逃向休斯敦的部队。休斯敦计划向东边撤退，以土地为代价赢得时间，尽其可能建立并训练一支部队。整个 3 月到 4 月初，圣安娜一路跟踪，却未能困住这些得克萨斯人。最后，在 4 月中旬，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休斯敦了解到：圣安娜率领一支仅 1000 多人的分遣队离开了其主力，以便赶在前面，寻找发动进攻的机会。休斯敦知道了圣安娜的行动，并找到了圣安娜分遣队的实际位置，他亲自到达了一个战斗地点。



战 况

4月19日，休斯敦先为其辎重和生病的士兵建了一个营地，然后带着不到800人出发了。他们穿过涨水的万斯拜尤河（Vince's Bayou），并沿着叫做布法罗拜尤（Buffalo Bayou）的圣哈辛托河（San Jacinto）的一条涨水支流的南岸向东行进。第二天，休斯敦和圣安纳都发现了对方，他们在湍急的圣哈辛托河一个拐弯处的一块开阔地上打了一小仗。这一仗不是决定性的，双方都不想决出胜负。由于休斯敦似乎被困于两条咆哮的河流和墨西哥军队之间，所以圣安纳情愿后撤0.75英里左右，用树枝、行李和马褡褙仓促构建了一个营地，安顿下来，等待援兵。

由于得克萨斯人没有可能逃跑，所以墨西哥军队不慌不忙。等其余的墨西哥军队赶到时，就可以把得克萨斯军队一举消灭。与此同时，圣安纳谨慎地把他的营地安置在开阔地的一块稍高的地方，以便不会遭到休斯敦的两门叫做“孪生姐妹”的大炮的 6 磅炮弹的轰击。他命令其士兵按战斗队形睡在他们的武器旁，保持警惕。对其部署感到满意后，这位极度自信的“西方拿破仑”就上床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晨，4 月 2 日，500 名援兵到达，使墨西哥部队的总兵力超过 1500 人。于是，这位墨西哥总统的乐观情绪猛增。他不仅在人数上以近 2 比 1 的比例超过了休斯敦的乌合之众，而且还处于一个易于防守的位置。他想，今天让其部下休息，明天会成功地结束这场迄今使他最满意的战争。圣安纳向其士兵发出了不值勤的命令，而他则回到帐篷里午休。其手下的军官们在树下懒洋洋地靠着，呷着香槟，或打着盹儿。到下午 4 点，墨西哥阵地寂静无声。

相反，得克萨斯军队的营地在紧张备战、充满生气，但相对来说是平静的。这支部队已做好了战斗准备，至少他们的指挥官已准备好让他们投入战斗。当时，休斯敦做了最后的准备工作。在其部下不知情的情况下，他派迪夫·史密斯和其他 6 名侦察员破坏了万斯拜尤河上的万斯桥，过这条河唯一的桥，也是到达他们目前所在位置的唯一通路。桥已被破坏，这使更多的墨西哥援兵再也无法抵达圣安纳的阵营，但也切断了得克萨斯军队的任何退路。士兵们一再表示“要么胜利，要么死”，甚至把这句话绣在他们唯一的战旗上。但是，当那座桥落入打着漩儿的河水中时，这句话确实成了他们的命运。

下午 3 点，肮脏、饥饿、寒冷的得克萨斯军队的士兵，总共 783 人，开始在这块开阔地上排成长 900 多码的两行，中间飘动着其蓝白两色的战旗，旁边是骑在马上上的休斯敦将军。4 点，他缓慢地骑着马小跑着出了队，以让队中所有士兵都能看见他。休斯敦没有发表任何演说，而且好一会儿都站着不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个把墨西哥营地遮挡住的山坡。然后，他拔出军刀，指向通往墨西哥营地的路。士兵们跟了上去。死一样的寂静，长长的队伍前行着，士兵们平端着来复枪，“孪生姐妹”伴随着默默的咒语被推上斜坡。坡顶快到了：800 码，500 码，部队几乎到了坡顶，而墨西哥营地里仍没有发出警报的声音。难以置信的是，圣安纳居然忘了派出前哨或侦察员——这可能是军事史上最致命的错误之一。直到得克萨斯人到达坡顶，站在离墨西哥营地不到 200 码的地方时，步哨们才注意到他们，但到那时，一切都太晚了。

两位对手

萨姆·休斯敦 1793 年出生于弗吉尼亚，后随家人迁往田纳西州。15 岁时，他离开家，与彻罗基人（美国印第安人——译注）共度了 3 年时光。彻罗基人使他成为其部落的一名成员，叫他“黑鸦”（The Raven）。1812 年的战争期间，休斯敦作为一名年轻的陆军中尉，奔赴佛罗里达，参加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指挥的克里克人战争，在霍斯舒本德战役中受重伤。杰克逊将军对休斯敦奋不顾身的勇敢印象深刻，把他送到他的种植园——赫米塔吉（Hermitage），精心护理，直至伤愈。从那时起，杰克逊和休斯敦成为忠实的朋友。在这位将军的奖掖下，休斯敦在政界迅速崛起，首先成了一名来自田纳西州的国会议员，后来当了该州州长。许多旁观者认为：有一天，休斯敦也会成为美国总统。

但 1829 年，灾难降临了。休斯敦与年轻的伊莱扎·艾伦（Eliza Allen）结婚，伊莱扎是田纳西州一个巨富的女儿。由于迄今仍不为人知的原因，本来应该是美满的一对，却在数月内破裂。伊莱扎回到父母家，而休斯敦在辞去州长的职务（因为他卷入丑闻事件）后，去俄克拉荷马州与彻罗基人居住在一起。在那里，他很快就赢得了—个不受欢迎的新绰号，“老酒鬼”。

1832 年，休斯敦移居得克萨斯

州，成为一名墨西哥居民，并立即参加“战争党”，即一个渴望独立的得克萨斯人的组织。休斯敦非常受欢迎，圣哈辛托战役后，成了得克萨斯的政治巨人。他两次被选为得克萨斯共和国的总统，后来又成了这个州的州长，还作为来自得克萨斯的美国参议员服务了很长时间。照例，他再次结婚，建立了一个大家庭。在他新婚妻子的坚持下，他戒了酒。她甚至还说服休斯敦入教。当他在一条小河里接受洗礼后，牧师告诉他：“你的罪孽现在已全部被洗掉了。”据说，休斯敦盯着河水说：“上帝帮助了鱼。”

而他的对手圣安纳，是一名职业军人。在墨西哥革命期间，作为西班牙皇家军队中一名 17 岁的陆军中尉，圣安纳第一次参加战斗。随后，他频频改变自己的立场和政治信仰，就像他更换佩戴勋章的军服一样。冷漠无情的历史学家们说他空虚、自高自大、腐败、爱投机、有鸦片瘾。有些人则说他是魅力的演说家，为人很有魅力，也很慷慨，经常勇敢到不顾一切的地步。无论他的长处和短处是什么，不可否认的是，他广受墨西哥人民以及控制这个国家的军方和贵族的拥护。1829 年，他击退了西班牙人的入侵，被颂扬为国家的救星，借助这种宣传，1833 年登上了总统的宝座，第二年，把墨西哥置于其独

特的军事独裁的统治之下。圣安纳在圣哈辛托战败受辱后，以承诺争取批准他所签署的和平条约而被得克萨斯人释放（一返回墨西哥，他就自食其言，而墨西哥参议院也从未批准这项和平条约），随后他被废黜。1838年，他帮助挫败了法国对墨西哥的入侵，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全国为这条腿举行了葬礼，

并在埋葬这条腿的地方竖起了一座纪念碑）。圣安纳立刻成了代理总统，1814年，领导了一次保守的军事政变，逮捕了全部专职工作人员。1845年，他仅仅被自由党人驱逐出境。1846年美国-墨西哥战争的爆发，使圣安纳重新掌权，时间之长，最终使其国家惨败在扎卡里·泰勒和温菲尔德·斯科特的手下。

尽管墨西哥人的大炮发出隆隆声，但炮弹呼啸而过，毫无杀伤力。得克萨斯的军乐队的3名横笛手和一名鼓手，奏着鼓乐，铿锵有力，而排着长队的士兵小跑着攻向敌军，“孪生姐妹”在队前一路迤迤而行。突然，迪夫·史密斯出现了，中口呼喊：“万斯桥塌了！死战到底！万斯桥塌了！”听见他的话的人知道，现已没什么希望撤退了，于是他们义无反顾地向前冲，在距敌军营地大约80码处，第一次听到了一句话，这句话可能已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战斗口号。科奈尔·西德尼·谢尔曼从战线左侧大声喊：“记住阿拉莫！”任何一位曾经经历过这场战役的得克萨斯人怎么能忘记它？在袭击队伍中有7人是戈利亚德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接着喊：“记住戈利亚德！”说西班牙语的士兵则喊道：“Recuerden el Alamo！”随后队形散了。得克萨斯人一齐开火，扫射敌军用树枝和马褡褳搭成的墙，“孪生姐妹”近距离地开炮，炸开了这堵墙。接着，得克萨斯人简直像疯了一样冲向乱成一团的敌军。

墨西哥的士兵们极欲列队战斗，但得克萨斯人离得太近，而一切又来得太快。墨西哥的军官疯狂地叫喊着，向他们发布互相冲突的命令。人们看见圣安纳“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跑来跑去，悲痛得双手使劲互相绞扭，无法下达命令”。这时，可怕的怒吼又一次响起：“记住阿拉莫！”这吼声不仅激发了得克萨斯人的斗志，也提醒墨西哥人6周前圣安东尼奥战役失败的下场。

这吼声摧毁了墨西哥军队的士气。当得克萨斯人冲进墨西哥军中，许多士兵抛下武器，乞求饶命。墨西哥士兵死了许多，而其余大部分逃跑了。参谋人员科奈尔·佩德罗·德尔加多（Colonel Pedro Delgado）事后写道：“我看见我们的人一群一群地飞跑，惊惶失措，躲在大树后面。我努力迫使其中一些人去战斗，但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Delgado, *Mexican Ac-*

count of the Battle of San Jacinto, p. 10)。”战斗真正打了不到18分钟。而报复性的屠杀至少持续了一个小时，一直到得克萨斯人复仇和杀戮的欲望得到满足。虽然大多数墨西哥士兵临阵逃跑，但却无路可逃。得克萨斯的骑兵砍杀了那些逃离开阔地的人，而绝大多数逃跑者发现圣哈辛托河拦住了他们的退路。一些人下水试图游过这条泥泞的河，但大部分四处逃窜、求助无门的人群都被步兵射出的无情子弹一个个地杀死了。

战 果

到第二天早晨，得克萨斯军队的胜利已变得清晰可见。他们战死2人，另有7人可能不久会死去。有23人受伤，包括山姆·休斯敦。他的两匹马全都战死，他的踝部中了一枚子弹。墨西哥军队的损失是令人吃惊的——630人死在战场上，包括一位将军，4位陆军上校，2名陆军中校，5名陆军上尉，12名陆军中尉。另有208人受伤，730人成了俘虏。墨西哥军队实际上已全军覆没。但休斯敦最想要的一个人却逃脱了死亡或抓捕。圣安纳在其营地被占领前逃走了。从黄昏起，休斯敦的侦察兵一直在乡村地区搜寻他。除非他能被抓获，否则这场伟大胜利就意味着微不足道，因为在得克萨斯的墨西哥军队仍然以4:1的比例超过得克萨斯军队。4月22日，一支得克萨斯巡逻队抓到一个人，他们认为这个人只不过是又一个浑身满是土的墨西哥陆军三等兵。但是，当把他与其他俘虏关在一起时，一些墨西哥士兵冒失地喊道：“Est el Presidente!”这个人实际上是圣安纳将军，墨西哥的总统。那一刻，休斯敦正躺在一棵橡树下，诅咒他那受伤的踝部。但当他抬头看见一名俘虏被几乎半个营地的人赶进他的视线时，他的心情大为好转。

虽然得克萨斯军队的大多数人看上了那棵最近、可供绞刑的树，但认识到：圣安纳的死将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因为在承认得克萨斯独立的条约上，一个死人的签字将是无效的。于是，休斯敦把圣安纳护送到临时政府，开始谈判订立和平条约。一个月内，圣安纳与得克萨斯共和国签订了条约。这份条约结束了战争状态，使墨西哥军队撤到里奥格兰德河以南。得克萨斯获得了独立，而阿拉莫和戈利亚德这两个地方的人也报了仇。在18分钟内，墨西哥丧失的土地面积大于德国或法国，而后来发生的事情使墨西哥在12年内失去其领土的1/3，并使美国的领土从大西洋沿岸推进到太平洋沿岸。在整个军事史上，在如此短的时间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是难得一见的。

虽然得克萨斯人立即申请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但美国国会却拒绝了这个问题。国会中的北方成员知道，得克萨斯会作为一个允许奴隶制存在的州进入联邦，而在 1836 年，这是一个极敏感的政治问题。因此，得克萨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度过了 9 年，得到了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承认，并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 19 世纪 40 年代初期，由于得克萨斯越来越亲近英国，拒绝得克萨斯并入联邦的态度开始软化。在 1844 年 11 月詹姆·K·波尔克以接受得克萨斯并入联邦的竞选承诺当选为美国总统时，国会中来自北方的辉格党议员们（不久就变成国会中的少数派）商定了一份得克萨斯 1845 年并入联邦的密约。然而，得克萨斯的边界在哪里引起了麻烦。圣安娜签署的条约把格兰德河——从河口到河源——定为得克萨斯的边界。但墨西哥政府拒绝接受这个边界，声称得克萨斯的边界是靠北边的纽埃西斯河。这个争论最终导致了 1846 年美国与墨西哥战争。

美国获得得克萨斯和随之而来的战争，使人们对美国奴隶制性质本来就已高涨的愤怒加剧了。南方认为，奴隶制，几乎像所有的政治问题一样，是个州权问题。这种观点进一步挑起了南方州和北方州之间导致 1861 年美国内战的矛盾。

张轶西 译

墨西哥城战役

1847 年 8 月 19 日 ~ 9 月 14 日

参战方

美国：7200 名士兵

指挥官：温菲尔德·斯科特陆军中将

墨西哥：墨西哥城守军 16000 名

指挥官：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娜

重要性

美国的胜利导致墨西哥政府的垮台和战争的结束。

在和平条约中，美国既获得了墨西哥的北部地区，又获得了在西半球主导政治的地位。

历史背景

当得克萨斯人 1836 年 4 月 21 日在圣哈辛托战役中打败了圣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总统率领的墨西哥军队时，圣安纳签署的投降书指明了新独立的国家——得克萨斯共和国——的边界是格兰德河。尽管墨西哥政府从未认可圣安纳签署的这份协议，但得克萨斯人坚持认为格兰德河从河口到河源是其国家的西界和南界。在接下来的 9 年里，墨西哥从未认真想收复失地，而只是偶尔发动袭击，但却没有任何建树。

在圣哈辛托的主要殖民团体和现在新墨西哥州圣菲镇的墨西哥人之间的地区是一片广阔的平原，聚居着美国印第安人的科曼彻部落。他们不让西班牙和墨西哥的移民进入其土地已有 100 年之久。在得克萨斯共和国时期，一支得克萨斯远征队受派遣穿过科曼彻人的土地，去占领圣菲，将其并入得克萨斯共和国。这支远征队失败了，那是因为在其队员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已被打败和俘虏，但得克萨斯人却要对他们涉及的土地提出理由不充分的领土要求，因为他们穿过了它，而墨西哥人不接受。墨西哥政府主张，墨西哥和得克萨斯的真正边界是纽埃西斯河。这条河长约 200 英里，经得克萨斯南部，流入现在科珀斯克里斯蒂附近的马塔哥达湾。这个主张是公正的、合法的，因为在纽埃西斯河以南实际上没有英裔得克萨斯移民。当然，实际上也没有墨西哥移民。这个地区确实成了得克萨斯人和墨西哥人都提出领土要求的一个是非之地，但双方都没有人居住在那里。

当 1845 年美国同意把得克萨斯并入美国联邦时，得克萨斯人清楚地表明：格兰德河是他们主张的边界。因此，这是美国同意合并得克萨斯时承认的边界。这个边界争端是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爆发战争的首要事件。这时的墨西哥同意放弃它对得克萨斯的领土要求是勉强的，而只是在纽埃西斯河是公认的边界时。得克萨斯人和美国人为获得格兰德河和纽埃西斯河之间的这片土地所做的任何尝试都必将引发战争。

美国总统詹姆斯·K·波尔克正在解决与大不列颠在俄勒冈地区的边境争端。虽然波尔克在 1844 年以“要么 54°40'，要么战斗”的口号竞选总统，但他愿意放弃把这个纬度作为美国的北部边界的要求，而把它定在 49°纬线上。无疑，他认为，如果他能与大不列颠得出外交结论，避免战争爆发，他应当也能与墨西哥做同样的事情。因此，波尔克派约翰·斯利德尔（Joh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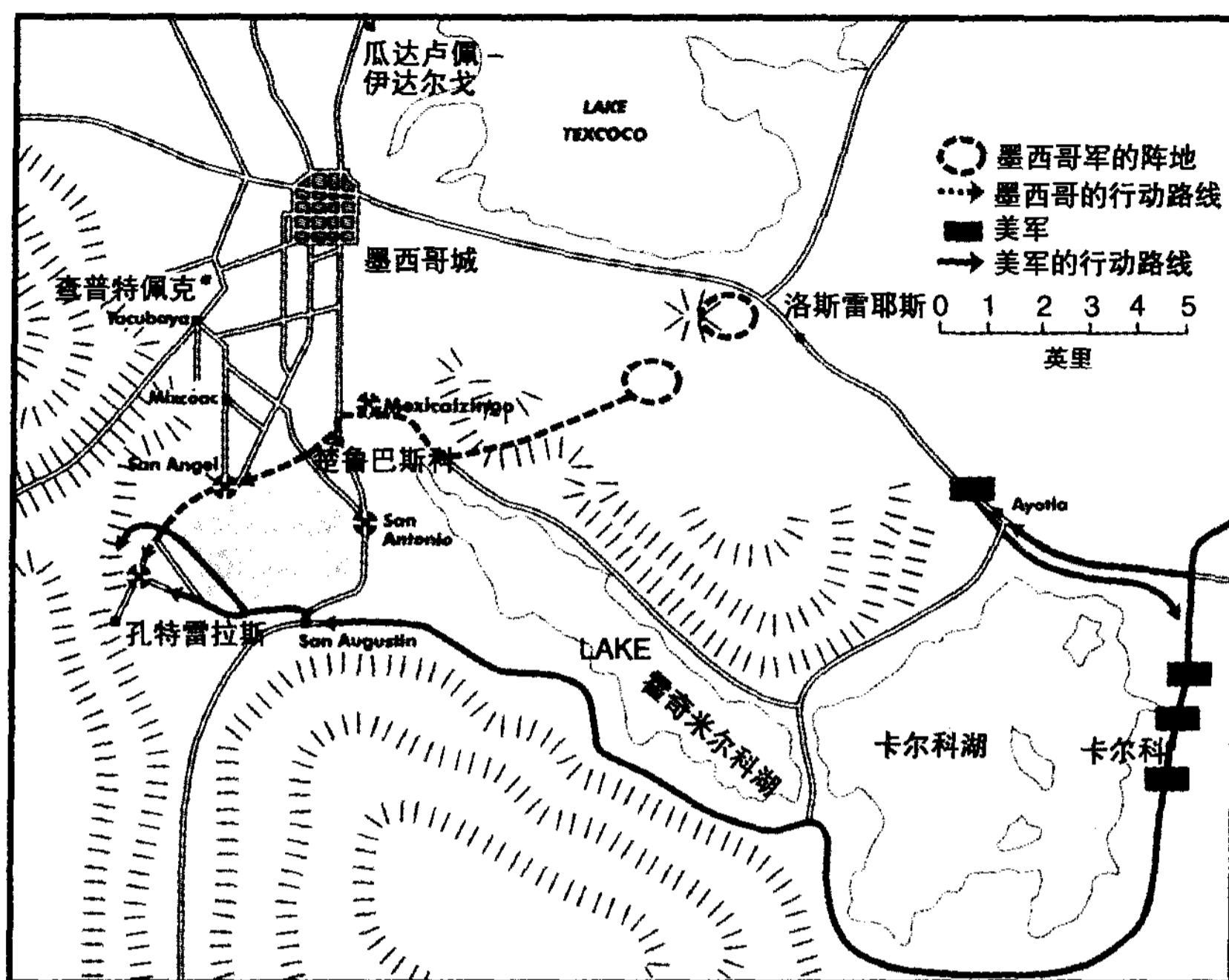
Slidell) 带着一份购买得克萨斯有争议地区的提议去墨西哥城, 如果墨西哥政府有卖的意向, 就买下西至濒临太平洋的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土地。斯利德尔从未被允许出价 1500 万美元; 墨西哥当局甚至拒绝接受他递交的国书。

为了强化美国对纽埃西斯河以南土地的领土要求, 波尔克派遣陆军少校扎卡里·泰勒 (Zachary Taylor) 带领大约 4000 名士兵去格兰德河河口。1845 ~ 1846 年冬季, 泰勒在那里着手建布朗堡。墨西哥政府把这个行为视作侵犯, 于是下令驱逐泰勒的军队。同时, 波尔克一直在为得到整个得克萨斯寻找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 但几乎毫无进展。斯利德尔所遭到的拒绝, 虽然有失策略, 但几乎不是发动战争的理由。得克萨斯共和国时期因墨西哥的袭击使共和国公民所遭受的损失, 虽然没有偿还, 但也不能成为发动战争的理由。1846 年 4 月, 墨西哥人给了波尔克所需要的理由。4 月 22 日, 墨西哥骑兵与一支 64 名美国重骑兵部队打了起来, 全歼了他们。有了这个消息, 波尔克向国会递交了战争咨文, 他告诉国会“美国人的血已在美国的土壤上流淌”。因为是这块土地的争端, 所以国会没提出问题, 同意向墨西哥宣战。

扎卡里·泰勒 (Zachary Taylor) 把 1846 年夏天都花在征集人力和物力上。9 月, 在帕洛阿尔托和雷萨卡德拉帕尔马的一些战争中, 他击败了格兰德河以北的墨西哥军队。然后, 他渡过格兰德河, 向蒙特雷方向进军, 9 月 25 日占领了该地。他在蒙特雷过了冬, 1847 年 2 月, 在布埃纳维斯塔击败了圣安娜的一支人数较多的墨西哥军队。因丢了得克萨斯而被废黜的圣安娜那时又重新掌权。然而, 他在布埃纳维斯塔失败后, 已向墨西哥城撤退。泰勒干得很好, 但在波尔克看来, 他干得过于好了。波尔克知道, 美国人有把战争英雄推为总统的偏好, 所以 he 不想使泰勒——一名公开对抗的辉格党的成员——成为总统候选人。于是, 他派资深的陆军将军温菲尔德·斯科特 (Winfield Scott) 去担任指挥。斯科特率领自己的一支军队到达坦皮科, 把泰勒的大部分士兵编入他的军队。然后, 他向韦拉克鲁斯前进, 他想从这里向墨西哥首都推进。

战 况

1847 年 3 月 9 日, 斯科特的 10000 人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就在韦拉克鲁斯的正南方登陆, 然后, 前去包围韦拉克鲁斯。由于美国军舰能够在近海岸处进行炮轰, 韦拉克鲁斯城守军几乎不能指望内地的救兵, 于是在 3 月 29 日投降。斯科特占领韦拉克鲁斯, 有了一个补给源, 接着移师内地。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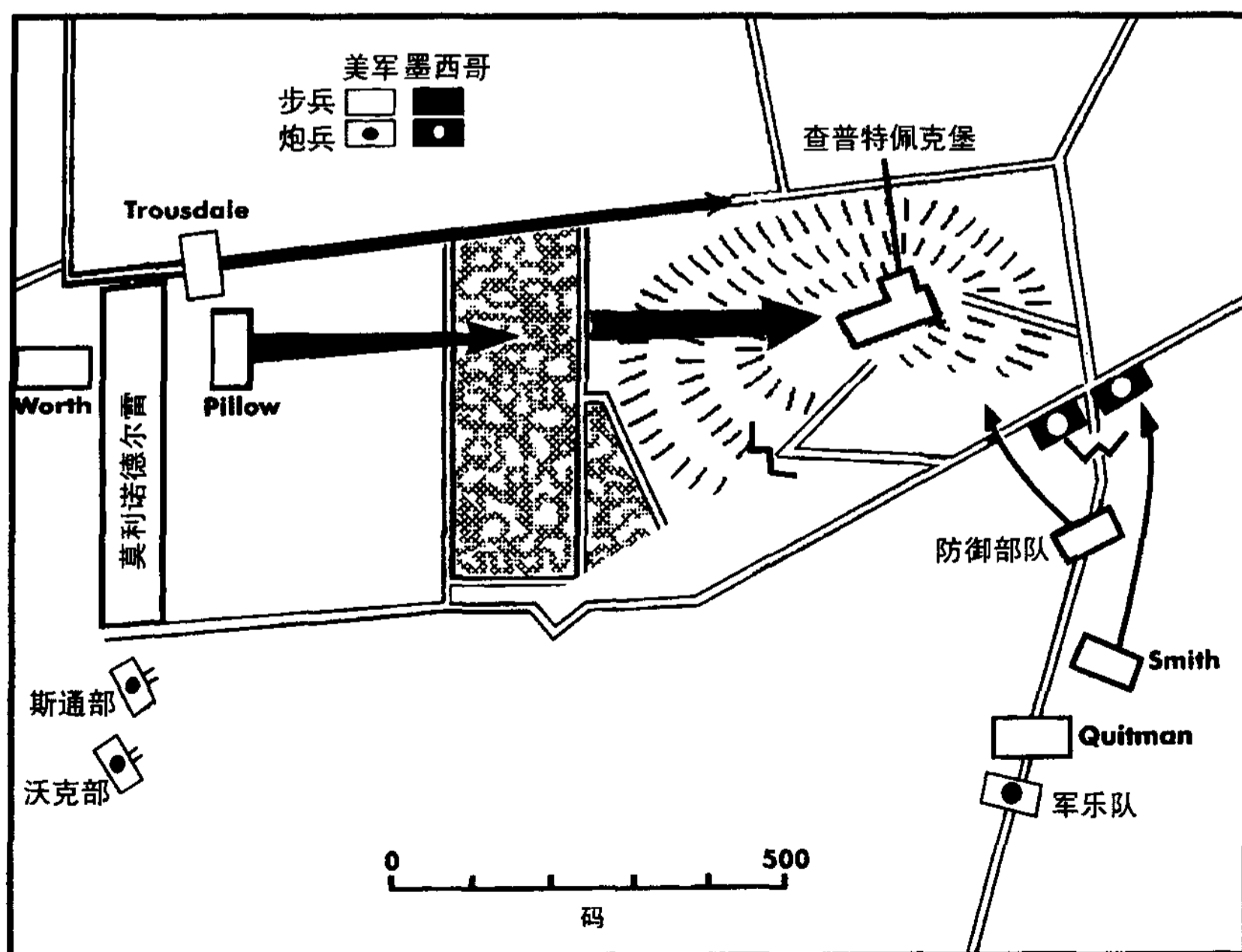
打算尽快地离开海岸平原，以躲避黄热病和疟疾的季节，于是他的部队很快地进驻了内陆高地。4月18日，他们在塞罗戈多与圣安纳率领的一支占据有利位置的墨西哥大军相遇。斯科特部队穿过崎岖不平地带，从侧翼出其不意地攻击了墨西哥营地，圣安纳撤退，抛下了他的12000名士兵的一半，他们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斯科特这一战只损失了63人，但疾病和墨西哥游击队的骚扰开始使其兵数减少。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3000名志愿兵的服役期满，返回了韦拉克鲁斯。

5月中旬，斯科特停留在普埃布拉，一边命令留在塞罗戈多的守军赶上来，一边迎接从美国来的更多援兵。在普埃布拉一直待到8月初，利用这段时间，兵员得到了恢复，总数近11000人。他把3000名体弱病残者留在普埃布拉，由一小支守军照顾。

斯科特在当地获得了粮食供应，便放弃了他的运输线。这遭到了广泛的批评；甚至在英国关注这场战争的威灵顿公爵也认为这种行动导致了斯科特的厄运。斯科特的军队穿过一个没有设防的关口进入墨西哥谷地，然后突袭墨西哥城。当斯科特抵达卡尔科湖（Chalco）时，他派了一支佯攻部队上了通往墨西哥城的主路，使主力部队绕过卡尔科湖南端，再穿过毗邻的霍奇米尔科湖。这使他在8月18日到了墨西哥城正南约7英里处，正好在一片叫做帕德里哥（Pedregal）的火山废墟的南边。斯科特的首席工

程师罗伯特·E·李上尉，发现了一条穿过帕德里哥的小路，而墨西哥人本以为它是不可穿越的。这可使墨西哥在孔特雷拉斯（在帕德里哥的西南角）的 1500 名守军被包围，实际上他们在 8 月 20 日拂晓的一次进攻中就被击溃了。这打通了从北面进入墨西哥城的道路。墨西哥在楚鲁巴斯科河前面的唯一一个强大据点就在这条路上。然而，斯科特没有踌躇。他立刻踏上了从孔特雷拉斯通往楚鲁巴斯科的路。墨西哥的这个最强大的据点是一座女修道院，守卫它的不仅有墨西哥人，而且还有桑·帕特里科（San Patricio）的部队。后者由爱尔兰裔的美国人组成，他们从美国军队开小差出来，为天主教国家而战，以换得土地所有权和公民权。他们建造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们被美军俘虏了，其命运将会是什么。然而，他们真的成了俘虏，因为美国的兵力和性能优良的大炮占压倒优势。残余的墨西哥军队守在他们的阵地上，直到一支美国军队涉过楚鲁巴斯科河，开始席卷其侧翼，才使他们全面撤退。一些评论家说，如果美国军队紧紧地追击这支撤退的军队，墨西哥城就会陷落，但两天的两次战斗已使斯科特的军队筋疲力尽。

此时，尼克拉斯·特里斯特（Nicholas Trist）到达了。特里斯特是美国国务院的副国务卿，他是被派来与墨西哥政府谈判和解的。曾支持波尔克而宣战的美国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在 1846 年的选举中击败了辉格党，他们



不再支持这场战争。此外，斯科特现在成了民族英雄，而波尔克知道，他也是一名辉格党人。于是，他就派特里斯特来以两年前斯利德尔向墨西哥政府提出的同样条件迅速结束这场战争。波尔克想，墨西哥军队所遭受的接二连三的失败，可使其政府对谈判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8月23日，特里斯特设法谈判一份停战协议，要求停止这场战争，要求双方都不要再巩固阵地。圣安娜签署了这份协议，但没有遵守它。9月7日夜，斯科特召集其部下，策划下一步行动。侦探人员告诉斯科特，莫利诺德尔雷（Molino del Rey）的一家铸造厂正在铸造大炮，这似乎是一个好的袭击目标。实际上，不仅墨西哥的防御比斯科特所意料的好，而且不是制造大炮。在这场战役最艰难的战斗中，美国军队伤亡了700余人，然而，占领莫利诺德尔雷使斯科特得到了一个牢固的基地，从这里可以向东对查普特佩克堡发起进攻。查普特佩克堡是墨西哥城防线的关键，也是墨西哥军事学院的所在地。9月13日清晨，美国军队从掩护他们的柏树林中冲出，奔上直抵查普特佩克堡城墙脚下的山坡。由于没有及时得到云梯，士兵们最后硬爬上了城墙。在城堡内展开了肉搏战，对手是保卫他们学校和国家的13岁的军校学员。他们顽强的抵抗使他们在墨西哥民间被尊为“护国英雄”，但毕竟人数太少，无法击退美国兵的进攻。

美军的侧翼部队一直试图增援，上午晚些时候，美军进入了墨西哥城。此时，斯科特的部队已伤亡850余人，而墨西哥军队的伤亡则近3000人，但圣安娜仍指挥着城堡要塞（Ciudadela）的5000名士兵和城内各处的7000名士兵。尽管墨西哥的兵力在数量上仍超过斯科特的一倍，但墨西哥城的官员们宁可恳求圣安娜投降，也不愿让美军大炮摧毁这座城市。圣安娜带着余下的部队在当天夜里去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墨西哥城正北的一个小村子。9月14日拂晓前，墨西哥城向斯科特投降。

战 果

墨西哥首都到手后，斯科特的首要目标是重新打通运输线。不久，补给品和援兵从韦拉克鲁斯不断到来。驻扎在普埃布拉的军队得到了增援，击退了圣安娜挽回败局的最后一次进攻。圣安娜辞职之后，建立了新政府，在瓜达卢佩-伊达尔戈与尼古拉斯·特拉斯特接触。这时，如果特拉斯特能够与波尔克迅速联系，西半球的面貌可能会彻底改变。可是，墨西哥城和华盛顿之间联系一次要花六至八个星期。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张信息传递的时间表。特拉斯特1847年7月23日报告墨西哥人一开始就断然

拒绝他的提议；这份报告 9 月 15 日到达波尔克手里。波尔克 10 月 6 日回复，命令特拉斯特返回。到这时，波尔克已决定，一旦墨西哥政府选择谈判，就向他们索要更多的领土。但是，他仅仅告诉特拉斯特返回华盛顿，而没有提及他想要更多的土地。特拉斯特于 11 月 6 日接到这个消息，而新成立的墨西哥政府这时正要求恢复和谈。特拉斯特一直按波尔克的最初命令行事。这些命令与给斯利德尔的那些命令一样：得到得克萨斯的有争议的土地；如果可能，得到西至加利福尼亚的一切，而费用不要超过 1500 万美元。特拉斯特是继续进行这些谈判呢，还是执行新命令回去？经过几天的痛苦考虑，特拉斯特决定不理睬波尔克的命令，与墨西哥政府谈判。1848 年 2 月 2 日签署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和约》（the 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墨西哥政府承认得克萨斯对格兰德河的领土要求；把格兰德河以西至加利福尼亚（已被其他美国军队占领）的土地割让给美国；他们得到了 1500 万美元，另外还免去了得克萨斯人向墨西哥政府索要的总计达 3250 万美元的债务，这笔钱将由美国政府偿还。

波尔克对特拉斯特拒绝返回及其长达 61 页的解释其动机的信感到愤怒。当他获悉和约的细则时，怒气才消掉了一半。对他来说，这份和约只是半块面包。然而，辉格党控制的国会不允许波尔克继续这场战争，所以他除了接受这个和约外，别无选择。参议院也不喜欢这份和约。辉格党人认为得的太多，而民主党人认为得的太少，所以这份和约被认为是一种折中。墨西哥政府也不喜欢这份和约，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想放弃任何土地，但他们别无选择。

尽管《瓜达卢佩-伊达尔戈和约》是份没人喜欢的和约，但谁都不得不接受它。如果特拉斯特没被派往墨西哥，或者他按照总统的意图而不是他自己的意图行事，那么美国的南部边界可能是尤卡坦半岛。如果那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今天，墨西哥的所有资源都会成为美国的。非法移民可能是一个有讨论余地的



1847 年 9 月 13 日猛攻查普特佩克堡（档案照片）

问题，就像围绕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展开的争论一样。然而，短期看，墨西哥1861年会发生什么？在美国南方脱离联邦政府时，墨西哥人必然跟着脱离。如果他们加入南部邦联，美国内战必然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即使他们不加入南部邦联，一个未被法国占领的较友好的墨西哥也可能大大改变南部邦联的补给状况。归根到底，特拉斯特根据他自己的道德判断进行了谈判，那就是，墨西哥应该是一个邻国，而不是一块属地。这使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他的未来；波尔克解了他的职。作为托马斯·杰克逊和安德鲁·杰克逊的朋友和追随者，特拉斯特无法容忍波尔克带侵略性的帝国梦。

事实上，这场战争足以应验波尔克对产生总统候选人的担心。泰勒和斯科特都作为辉格党人参加过总统竞选；泰勒1848年竞选胜利，而斯科特1852年竞选失败。斯科特一直留在军队里，美国内战爆发时，仍是高级指挥官。他为联邦政府制定的“蟒蛇计划”（Anaconda Plan），证明是一项成功的伟大战略。

张轶西 译

安提塔姆（夏普斯堡）战役

1862年9月17日

参战方

美国北方联邦：6个军团近75000人

指挥官：陆军少将乔治·麦克莱伦

美国南方邦联：2个军团近45000人

指挥官：陆军中将罗伯特·E·李

重要性

美国南部邦联军无法在北方取得重大的胜利决定了他们得到外援的机会，而这对他们的战争努力是

至关重要的。美国北方联邦战略上的胜利，
给了林肯总统发表《解放宣言》的机会。

历史背景

1860 年大选后，在共和党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执政下的生活前景对南方各州的美国人没有吸引力。他们把他视为一个会结束奴隶制的废奴主义者，而南方的经济基本上是靠奴隶制。美国南方各州长期坚持这样一种州权观点：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对州政府所作出的各种决定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从 12 月中旬起，南方各州纷纷效仿南卡罗来纳州行使绝对的州权，脱离美国联邦政府。到 1861 年 2 月初，南方 7 个州成立了“美利坚南方邦联”，选举密西西比州的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为总统。这或许本是谋求独立的一项可行努力，但 1861 年 4 月 12 日（此处原书如此，有误——编注），新建的邦联军向南卡罗来那的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要塞开火。这个港口是联邦军队驻守的，大约打了 38 个小时，联邦军投降。直到此刻，南方诸州的做法才成为一种有政治理念的行为。一旦这一枪打响，林肯就好下决断了。这是场叛乱，除了呼唤自愿者平定叛乱外，他别无选择。

在他呼唤自愿者时，南方其他州不得不作出困难的决定，要么仍效忠联邦，与他们的南方伙伴战斗，要么加入南部邦联。南方又有 4 个州脱离了联邦政府。从弗吉尼亚到得克萨斯，一些军事单位开始组建，而联邦政府把它的短期役士兵投入到早期的战斗。结果在这场战争的头场大战中被打败。这一仗是在弗吉尼亚的马纳萨斯的换车站附近的布尔溪沿岸打的。联邦军司令欧文·麦克道尔因这次失败而撤职，而一支刚刚扩充的、由长期役志愿兵组成的联邦军队的指挥权落在陆军少将乔治·麦克莱伦（George McClellan）的手上。麦克莱伦擅长组织，能把平民训练成士兵。然而他不谙实践，只有直接来自林肯的命令才使他投入 1862 年 5 月的战斗。战斗开始时，麦克莱伦战胜了约瑟夫·约翰斯顿率领的邦联军，但在约翰斯顿受伤、罗伯特·E·李担任指挥后，麦克莱伦中了李的计而惨败。林肯气愤地命令麦克莱伦返回华盛顿。8 月初，约翰·波普试图进军南方邦联的首都——弗吉尼亚布尔溪河边的里士满，但也失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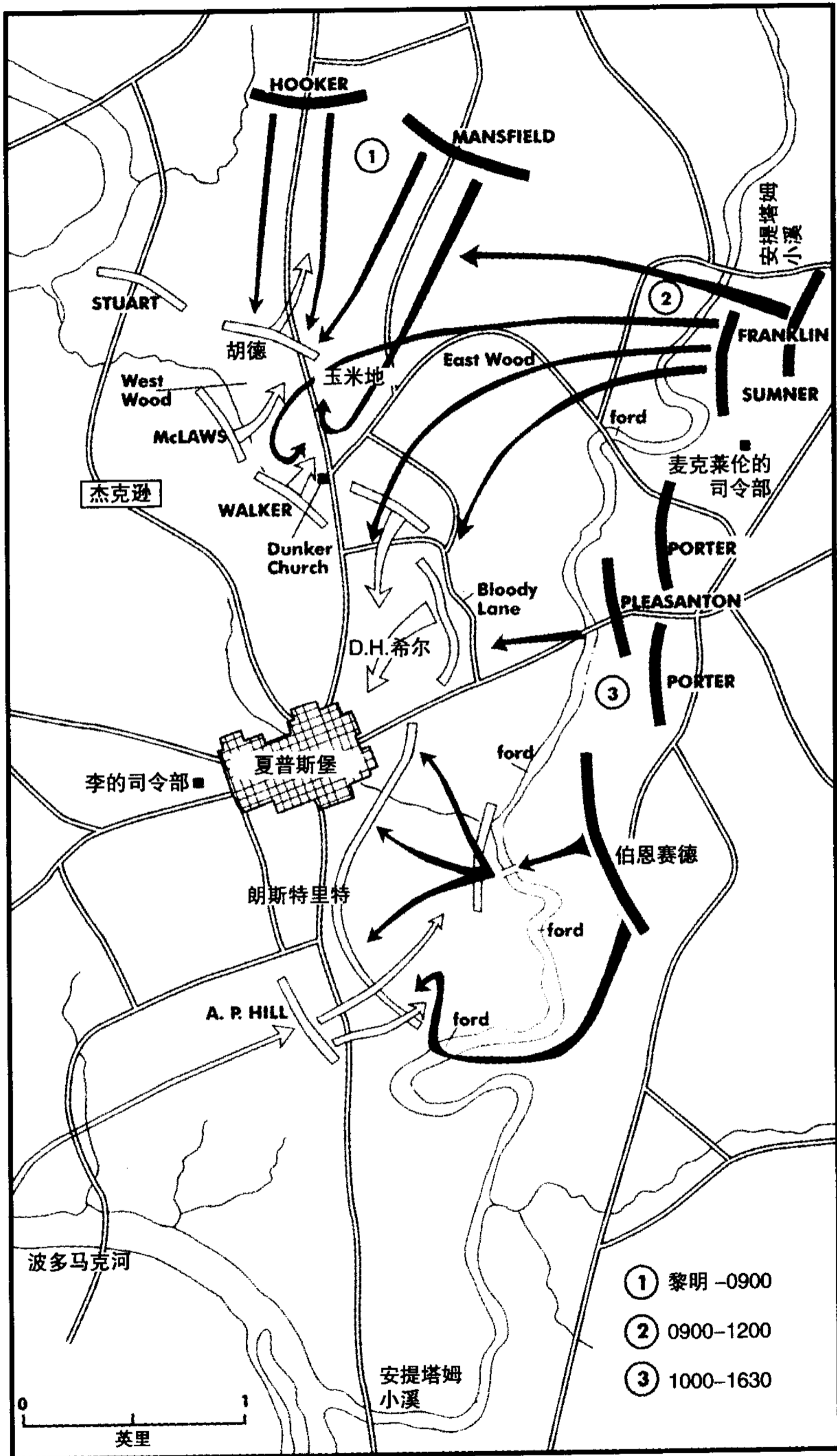
一年后，尽管南方有一半的州独立，但邦联缺乏外国的承认。他们极度匮乏工业产品，这对其建立对外关系是极为重要的。虽然邦联的外交官在欧洲各国首都积极活动，但他们发现外国政府的态度是勉强的。虽然欧

洲各国承认邦联的胜利，但他们对南方邦联采取的防守策略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而不是被迫的拿不准。如果南方能证实它能赢得这场对北方的战争，那么欧洲各国政府可能就会重新考虑。这个要求突显了邦联战争政策的严重两难境地。邦联的最终目的是独立，使联邦政府让他们走自己的路。而且北方没有什么他们想要的东西可成为他们入侵的理由。可是，如果他们发起进攻是为了向欧洲人证明他们选择采取守势，那么，他们怎么能够告诉联邦政府他们想要的一切只是不受干涉呢？从军事上讲，他们需要发起进攻，利用其占优势的士气和领导才能迫使战争迅速结束；从外交上讲，他们需要保持守势，以向联邦政府证明其目的。然而，坚持守势将使战争延长，让工业占优势的北方去打败从事农业的南方。

在布尔溪河打过第二仗后，李和戴维斯决定向联邦辖区发动一次大的攻击。李打算使战争波及尽可能多的地方，以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这可使邦联军在一段时间内切断联邦军的补给线，同时迫使联邦军追击他们，而不继续保持对弗吉尼亚的进攻。李可对铁路线、桥梁肆行破坏，从而会严重危及通往华盛顿特区的联邦补给线。邦联军在联邦土地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将是一份额外的收获，但只有随心所欲地采取行动而又安全返回才能使伦敦、巴黎和莫斯科确信南方邦联是一个强大的盟友。李的计划是把其军队分开，向北进军，穿过马里兰州最狭窄的地带，散布到宾夕法尼亚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如果邦联军占领哈珀斯费里——弗吉尼亚波多马克河边的哈珀斯费里关键铁路枢纽站——其补给线将畅通无阻，还会使联邦军失去在邦联后方的基地。

战 况

李率领的北弗吉尼亚军9月6日进入马里兰州。尽管这支军队最初超过50000人，但掉队和伤病使这个数字快速而显著的下降。林肯担心李想对华盛顿进行大包围，切断它与外部的联系，所以勉强同意麦克莱伦回来指挥波多马克河边的联邦军。麦克莱伦的任务是盯住李，一直留在邦联军和华盛顿之间。两军平行对峙时，可能是整个军事史上的一桩最大幸事使麦克莱伦成了受益人。他的两名士兵发现了一份李的命令的副本，这份副本包着一束烟叶，是一名邦联军官不小心掉落的。有了这份命令，麦克莱伦确切知道了散布在各地的李军的人数，还知道了他们的位置。麦克莱伦对其部下说：“看这张纸，就凭它，如果我都不能击败李，我就回家。”这成了预言。



联邦军向南山行进，邦联军 D. H. 希尔（D. H. Hill）将军正在那里察看托马斯·杰克逊对哈珀斯港的包围工事。他的士兵已扼守特纳隘口一整天，一个师对 60000 名联邦士兵。这多给了李一天时间去设法巩固其力量，因为其计划还没实现。他在马里兰州夏普斯堡镇（Sharpsburg）附近选择了一个阵地，该阵地靠近安提塔姆河，其左面和后面是波多马克河。9 月 15 日，麦克莱伦的先遣部队在那里发现了李，但未靠近。难以置信的是，麦克莱伦认为李的兵力有 110000 人，尽管他有李的命令。实际上，战斗最后在 9 月 17 日打响时，联邦军有 87000 人，而邦联军只有 35000 人。麦克莱伦的谨慎使他丧失了很有把握的胜利，因为李散开的兵力正迅速赶来支援他。

战斗在 9 月 17 日黎明开始，联邦军攻过了邦联军左侧的一片玉米地。尽管邦联军人数处于劣势，但他们能利用附近侧翼山坡上大炮的火力和李的一支劲旅——约翰·贝尔·胡德（John Bell Hood）率领的“得克萨斯旅”——的勇猛善战。上午稍晚些时候，联邦军的进攻被击退。第二阶段的战斗在中路展开，联邦军穿过开阔地，进入邦联军的致命火力圈，这火力是从一条下凹道路挖成的壕沟里发出的。联邦军遭受重创后，设法绕过了这条路，利用纵射火力使邦联军蒙受了严重损失，从而迫使他们撤退，留下几百具尸体堆在那条下凹的道路上。邦联军占据了一个距后方几百码的阵地，但联邦军没有运用他们的优势。第三阶段的战斗下午在邦联军右翼展开。一小支守卫穿过安提塔姆河上一座小桥的邦联部队的步枪火力使安布罗斯·伯恩赛德（Ambrose Burnside）的第九军受阻。到了联邦军能攻占这座桥，压退邦联军时，D. H. 希尔率领的援军从哈珀斯费里急行军正好及时赶到。右翼的加强救了李，使其免遭切割，不然，夏普斯堡就守不住了。这天结束时，双方谁都没有占着上风。9 月 18 日，两军消极地对峙着。后来，李下令撤退，麦克莱伦没有追赶。

战 果

因为李是自愿而不是被迫离开战场的，所以，他宣称他胜了。这是一句空话，因为这一仗充其量在战术上只是个平局而已。尽管双方伤亡人数大致相等，但却是灾难性的。1862 年 9 月 17 日那天，是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关于伤亡人数，从 22700 人到 26000 多人（双方总和）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即使按较少的计算，死亡人数也比美国在 1812 年战争、墨西哥—美国战争和美国—西班牙战争的总死亡人数多一倍。即使双方死亡



战后两天，那条下凹的小路仍然满是邦联士兵的尸体（国会图书馆）

人数相等，百分比也有利于联邦军。

麦克莱伦也未赢得这场战争。他有多次机会打败李，而他却没有利用。等的时间太长，以致发不起进攻；零零碎碎地把兵力投入战斗，完全没有协调组织；当有利形势出现时，没有把后备部队投入战斗；所有这些失误使他输掉了这场战斗。他未能追击李进入弗吉尼亚，使他丢掉了职位。林肯再也不能容忍麦克莱伦的谨小慎微或他对此的辩解，因而解除了他的指挥权。

此外，安提塔姆战役还有政治意义。首先，南方邦联感动欧洲的企图没有得逞，所以无法获得欧洲的承认，也不能与之结盟。没有欧洲的武器、资金、补给品和航运的支援，南方邦联不可能赢。邦联政府原打算利用其作为世界棉花主要供应者的地位来换得外国援助，但从未实现。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政府有足够的理由向联邦政府挑战，特别是，在南方不能显示其军事力量时。

其次，对联邦来说，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自战争爆发以来，联邦政府的目的是恢复国家的统一，不改变任何一方的制度。尽管声明的目的

是这样，但林肯本人却蔑视它，希望看到它的灭亡。虽然他维护共和党认为奴隶制仅需加以限制的路线，但他个人觉得奴隶制应该废除。1862年的夏天，林肯决定发布一项废除叛乱各州奴隶制的行政使命。可是，这将改变联邦政府的战争目的，尽管废除奴隶制理论上在北方各州有广泛的支持，几乎没有人准备为维护奴隶制打仗和战死。林肯提出废除奴隶制是为了破坏邦联的战争努力。毕竟只要奴隶们继续在种植园工作，白人就可以自由地在叛乱州里供职。而结束奴隶制将迫使人们在家庭福利和战争之间作出抉择。如果人们要遵守春天种植、夏天打仗、秋天回家收割的传统做法，那么这就会严重危害邦联的事业。因此，把废除奴隶制作为一种军事需要，联邦军的士兵不太可能会反对。

当林肯在8月中旬向其内阁提出他的计划时，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不过，国务卿威廉姆·西沃德（William Seward）提出了警告。他说，即使作为一种军事需要，这个计划对北方公众也有危险。他建议等时机有利时再发表这份宣言，因为波普的军队刚在布尔溪被打败。林肯看出了个中的学问，忍住没有发表。安提塔姆战役的胜利，足以给公众一种好的心情。战后5天，林肯发表了《解放宣言》。它根本没有立刻产生影响，因为留在联邦内的5个允许奴隶制州并没有解放奴隶，而加入邦联的州也不打算承认它。不过，这份宣言确有长远的影响。进入联邦军占领区的奴隶不再被当作战时禁运品对待。当然，林肯不支持刚获得自由的奴隶有平等的权力，但他允许创建由获得自由的黑人组成的军团，虽然由白人当军官。到战争结束时，联邦军中约10%的士兵是黑人。

《解放宣言》的影响在欧洲存在某些争论，但多数人同意它有效地扼杀了欧洲承认南方邦联的所有机会。欧洲各国的政府听信了奴隶制在南方邦联不合法这个美丽的谎言，但到联邦把废除奴隶制作为战争的目的时，欧洲不能再相信了。舆论，特别是英国的舆论，从不允许政府去支持一个公开实行奴隶制的国家。无论是奴隶制问题引起的反响，还是由于对南方邦联的前途缺乏信心，欧洲的援助都从未真的实现过。如果邦联1862年9月在联邦土地上取胜，则会无限期地推迟《解放宣言》的发表及其产生的影响，因而将鼓励联邦中的和平势力不断壮大，并将严重打击已经受损的联邦军的士气。如果邦联军的胜利能导致美国南部邦联的独立，则一个分裂的美国在接下去几十年会怎样对待国内外呢？

张轶西 译

葛底斯堡战役

1863 年 7 月 1 ~ 3 日

参战方

北方联邦：约 115000 人

指挥官：乔治·戈登·米德陆军少将

南方邦联：约 76000 人

指挥：罗伯特·E·李将军

重要性

尽管占领这个地方是邦联进入联邦辖区的一个重要突破，但李的失败使联邦士气和政治统一显著增强，得以继续打好这场战争。

历史背景

自罗伯特·E·李 1862 年 6 月担任邦联军的统帅以来，他取得了一系列防御战的胜利。由于 1862 年 9 月从入侵联邦辖区的一次大战（在马里兰州夏普斯堡附近的安提塔姆河）中撤回，他未能得到急需的外国援助，但他的神秘色彩仍随着每一位继任的联邦将军都败在他家乡的土地上而上升。虽然李成功地保卫了邦联辖区，使其免遭联邦军的入侵，但其军队却正经受着严重的补给不足。

因此，1863 年 6 月，李决定再尝试对联邦辖区发动进攻。他首先希望靠北方的农场和工厂的生产生活一段时间，使其弗吉尼亚的基地有时间恢复一些农业生产。在战略上，他希望通过在乡间进行掠夺，对铁路运输进行破坏，在宾夕法尼亚造成大乱来援助刚开始在北方出现的和平运动，从而削弱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政府。最后，他还对再次使欧洲诸国对南方邦联的事业发生兴趣存有一线希望。欧洲各国首都的外交官们已明确表示，邦联在北方的胜利将证实其军事生存能力，这是获得欧洲承认的一个



邦联士兵占领葛底斯堡（国会图书馆）

必要条件。安提塔姆战役后，这种军事生存能力似乎成了问题，但李肯定希望，1863年夏的大胜仍能带来外国的承认和军事援助。

林肯总统日益担心其军队在弗吉尼亚的表现。他雇佣而后再解雇了一个又一个的将军，因为他们在联邦军攻打邦联首都弗吉尼亚的里士满的战役中未能取得重大胜利。他放在指挥位置上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显出足够的坚韧，每次失败后，他们都不能坚持尽可能地向前推进，而是返回华盛顿，吓得不得了。在西翼，联邦陆军少将尤里塞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正在田纳西的西部和密西西比河一线取得一连串胜利，最近又包围了密西西比的维克斯堡城——连接阿肯色、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这3个邦联极南部州和西部州的最后一个地方。不幸的是，公众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弗吉尼亚的军事行动上，而在那里的几次失败已激起北方州的和平运动，并正随着李的北弗吉尼亚军的每次胜利而获得发展势头。林肯的政治基础向来不稳固，而联邦辖区的重挫很可能引起非常强烈的政治反响。

1863年5月初，李在弗吉尼亚的钱瑟勒斯维尔重创陆军少将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的军队后，他感觉其军队的战斗力正处于鼎盛时期。6月底，他率领76000多名士兵离开弗吉尼亚，穿过民风险恶的马里兰，进入宾夕法尼亚的南部。他的主要目标是控制穿过哈里斯堡的东西向的铁路线——联邦军的一条关键补给线。李有秩序地把其军队稍稍分散开，为的是让他们在乡村四处搜寻补给品，而正是其中的一支部队打响了这场战役。

战 况

李获悉联邦军临近的消息，决定把其分散开的部队集中在宾夕法尼亚的葛底斯堡（Gettysburg）。由于有一个鞋厂在那里，而李军的大部分士兵又穿得破破烂烂，所以派了一个步兵旅前去占领这个镇。林肯新任命陆军少将乔治·戈登·米德（George Gordon Meade）为波托马克军的司令，他6月28日取代了胡克。米德已派部队到乡间侦察和监视李军的动向，而这时李的一个骑兵旅刚好到了葛底斯堡。1863年7月1日上午，这两支部队正好碰上了，双方交了火。约翰·布福德（John Buford）率领的联邦军部署在葛底斯堡正西的一条从钱伯斯堡通往葛底斯堡的道路两旁，遇到了A. P. 希尔（A. P. Hill）率领的邦联军，打了起来。这场小规模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布福德以优势兵力守住了阵地，但由于另一支由理查德·尤厄尔（Richard Ewell）率领的邦联军从北面赶来，布福德的军队最后不得不撤入葛底斯堡镇，后又放弃了该镇。

撤退中的联邦军在镇南公墓岭暂停。李意识到米德肯定会令其大部分军队向前行进，因此占领高地是极为重要的。不幸的是，他向尤厄尔下达的命令是：“如果可行的话”，占领公墓岭。尤厄尔刚取代托马斯·“石墙”杰克逊——整场战争中最杰出的将军之一。对邦联军不幸的是，杰克逊已在钱瑟勒斯维尔阵亡，而尤厄尔的才能远远不如其前任。后来的许多评论家说：如果杰克逊当时活着，这一仗可能会在第一天就以邦联军的胜利而结束。然而，尤厄尔犹豫不决，失去了机会。7月1日太阳下山时，联邦军的援兵涌上山坡，建立了坚固的阵地。

占领距联邦军阵地约一英里、并与之平行的塞米纳里岭后，李考虑着下一步的行动。看到在公墓岭和其北端的卡尔普山（Culp's Hill）被联邦军坚守着，他决定攻击联邦军的左翼。一旦米德把左翼的兵力调去对付南面的进攻，攻击卡尔普山可能会有显著效果。这个任务交给了陆军少将詹姆斯·朗斯特里特（James Longstreet）——李最信任的部下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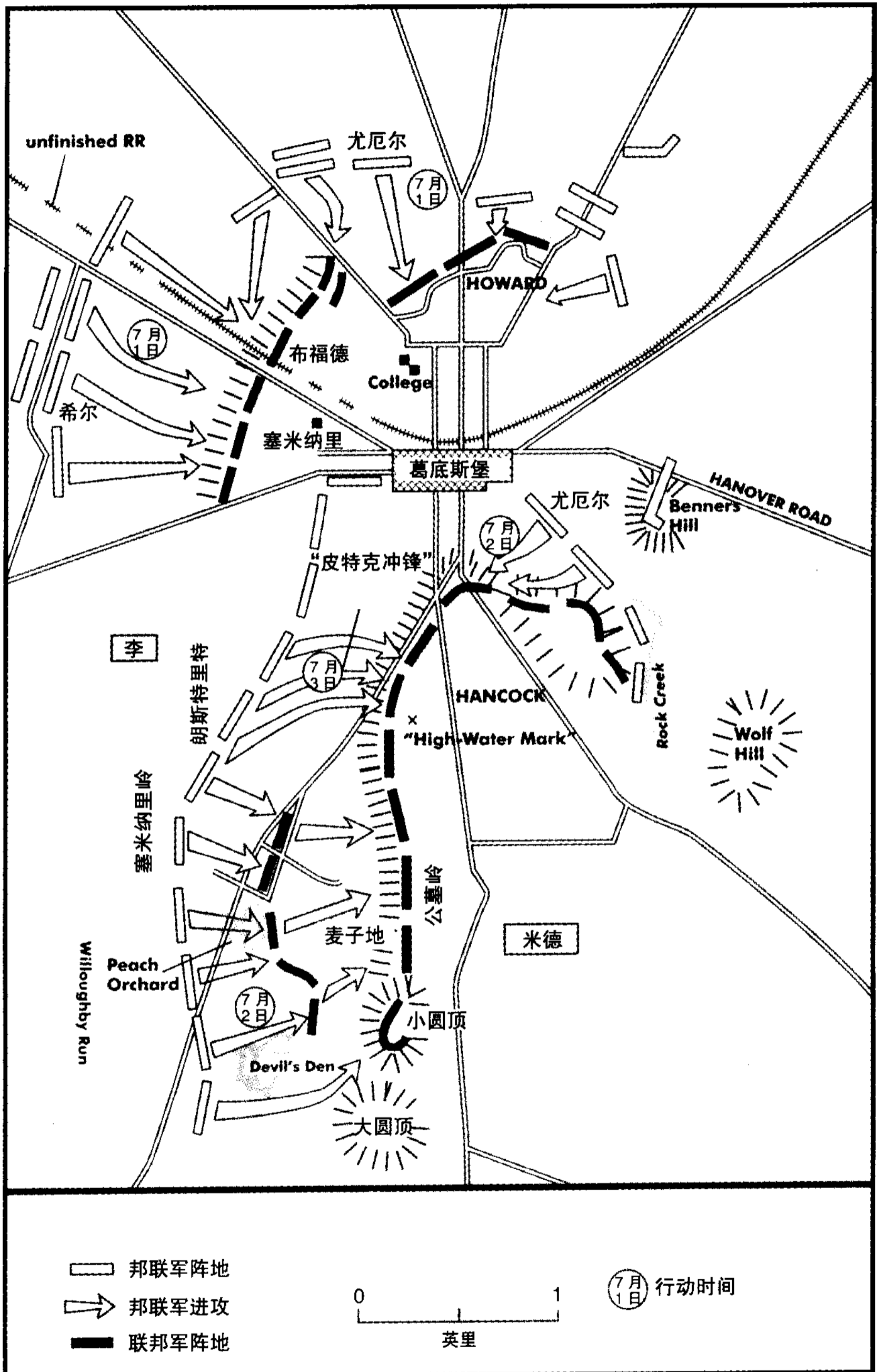
朗斯特里特力主全军向南运动，这将威胁华盛顿，迫使米德从其所占领的高地下来。这场战争进行到这时，他已认识到胜利属于坚持防御、迫使敌人发动进攻的一方。因此，他所设想的这样一种行动将增加米德的负担，即要穿过一个预备好的阵地前的空地。但这项建议遇到了挫折，于是，朗斯特里特把兵力转向联邦军的左翼。这个行动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自1863年7月2日以来，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李想尽可能早地开始进

攻，但直到下午4点都没有开始。联邦军的左翼应当是尼尔·西克尔(Daniel Sickles)，他离开了公墓岭，向前推进了约半英里，完全没有后援。当朗斯特里特进入阵地发动进攻时，联邦军并没有待在设想它应该在的地方。在西克尔的背后有一个叫小圆顶的地方，这是一个无人占领的海岬，邦联炮兵可从这里轻而易举地对联邦军主要阵地进行纵射。迅速占领小圆顶可完全击退联邦军这一翼，但朗斯特里特却命令与联邦军交战。由于他已无法使李相信他的观点，所以他显然决定不折不扣地执行李的命令。当朗斯特里特的人与西克尔的人交战时，头脑灵活的联邦军官们把约舒亚·张伯伦(Joshua Chamberlain)的缅因第二十步兵团推上了小圆顶的山顶。到朗斯特里特的人击败了西克尔时，轻易占领小圆顶的机会已不复存在。如果朗斯特里特的行动再快些，或抓住机会夺取小圆顶，那么邦联军几乎肯定会赢得这一仗。

7月2日傍晚，由于未能击退联邦军的任何一翼，李会见了其参谋人员。在决定停下来战斗时，他提出了一个计划——回想起来，那是一个莽撞的计划。李希望，7月2日那天通过发动侧翼进攻会削弱中路的联邦军，于是决定把刚到的10000名士兵投入战斗，攻击公墓岭的联邦军中路。这次攻击，史称“皮克特冲锋”，应能在联邦军的战线上打开一个可为后续进攻利用的缺口。正如前面提到的，在美国内战中，防守可赢得优势。7月2日夜，米德得到了援兵，李的估计错了。“朗斯特里特再次要求李调兵到米德的左翼，李再次拒绝了，而是命令朗斯特里特与皮克特的一个师和希尔的两个师一起进攻联邦的中路。他们差不多15000人，要前进3/4英里，穿过开阔地，攻击有许多大炮掩护、固守在战壕里的联邦步兵。‘李将军，’朗斯特里特后来亲自提到他当时说的话，‘从来没有一支15000人的军队能使这种进攻获得成功’(McPherson, *Battle Cry of Freedom*, p. 661)。”

李的决定也一直是激烈争论的话题。当然，他完全信任其部下，如前所述，他们的士气和作战经验正处于鼎盛时期。一些当代历史学家们认为，李当时正患心脏病，前几天内，他的心脏病可能轻微发作过，所以他没有像他本来应该的那样清晰地思考。或许，只是因为李过于自信。

7月3日下午一点刚过，邦联炮兵开始炮轰联邦军阵地，以掩护他们的进攻。两军的炮兵互射了两小时，但效果甚微。大约3点，战线铺开一英里的邦联军队开始前进，用了20分钟穿过了那片开阔地。这时，联邦炮兵已停止炮击，引诱邦联军前进，当他们进入射程时，大炮又响了，杀死了许多邦联士兵。在距离200码时，联邦步兵开始参与屠杀。邦联军不顾这一切，穿过田野，越过栅栏，逼近了联邦军。一段时间，双方展开了肉



搏战。这时，如果发起第二轮进攻可能会起作用。然而，等邦联军到达公

墓岭顶时，人数已非常少，以致无法发起这轮进攻，而在激战后，他们又不得不在同样猛烈的炮火下再次穿过那片开阔地。结果，这次进攻使邦联军大约 7500 人伤亡和被俘。

战 果

第二天，两军对峙，没有战斗。7月4日夜，雷雨交加，李从塞米纳里岭撤退，渡过波多马克河，返回弗吉尼亚。米德没有追击他。如果他追击，涨水的波多马克河就将成为给予溃不成军的邦联军重重一击的地方，而这场战争可能会在几天内结束。最后，联邦军坐失战机，就像当初邦联军一样。也是巧了，就在李于最后一次返回弗吉尼亚的那天，格兰特正接受维克斯堡的投降。这个战役的胜利使北部联邦完全控制了密西西比河，把邦联切成了两部分。如果米德追击李，在波多马克河把他击溃，邦联政府几乎肯定会被迫求和。因此，对于北方联邦来说，葛底斯堡的胜利并不像它本来应该的那样具有决定性。



孤独的战士纪念碑，葛底斯堡国家战场（corbis/戴维·明）

葛底斯堡战役的真正重要性是南方邦联的失败。李的神秘色彩只会因叛军的胜利得到加强，而米德肯定因在波多马克河坐失战机，而加入被解职的司令官行列。要不是南方邦联失败，李的目标——到邦联辖区外生存，占领联邦乡村地区——本来既可加强其军事力量，又可削弱林肯的政府。凭借邦联的一次胜利，欧洲各国的政府是否会承认“美利坚邦联”是很难说的，因为林肯 1863 年 1 月 1 日发表的《解放宣言》已使奴隶制问题成为关注的中心。在北方联邦政府正式宣布废除奴隶制是一个战争目的后，欧洲人的舆论会阻止他们的政府给一个公然实行奴隶制的国家以承认和军事援助。

尽管这样，北方的舆论仍是要考虑的最重要因素，而北方的和平运动，无论维克斯堡战役的结果如何，仍可迫使联邦政府的行为发生某些重大变化。如果南方邦联获胜，李可能向华盛顿进军。虽然华盛顿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但只要穿灰衣服的邦联军跟在从波多马克河败下来的联邦军后面，就会迫使华盛顿城里的士兵撤离。如果华盛顿掌握在叛军手中，那么马里兰，这个有许多主张脱离联邦的支持者的、实行奴隶制的州，就有可能加入南方邦联。还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因为密苏里州和肯塔基州也要脱离联邦。南方叛军若在葛底斯堡取胜，就有这种可能性，可见，这场战役是决定性的。

张轶西 译

亚特兰大战役 和“向海洋进军”

1864 年 7 月 22 日 ~ 12 月 22 日

参战方

北方联邦：田纳西联邦军，98000 人

指挥官：威廉姆·T·谢尔曼将军

南方邦联：田纳西邦联军，53000 人

指挥官：约瑟夫·E·约翰逊将军、约翰·贝尔·胡德将军

重要性

联邦军占领亚特兰大，确保了林肯在 1864 年的总统大选中战胜和平党派的候选人乔治·麦克莱伦，重新当选美国总统。“向海洋进军”把整个战争引向了世界。

历史背景

在维克斯堡城 1863 年 7 月 4 日——同一天，邦联军罗伯特·E·李将军因葛底斯堡战役的失败而后退——向联邦军尤里塞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将军投降后，南方邦联要打赢这场美国内战的可能性正渐渐消失。维克斯堡的失陷意味着北方联邦控制了密西西比河，使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肯色州与其余邦联州隔开。在东部战场，尽管李一次又一次地击退联邦军对弗吉尼亚的入侵，但他却缺乏补给品，这意味着其军队不能以最佳的状态投入战斗。当格兰特奉命从西部调往弗吉尼亚时，林肯要他去实现前 6 位指挥官未能实现的任务：打败李，占领里士满。1864 年 5 月初，格兰特率领约 10000 名士兵进入弗吉尼亚北部，试图完成的正是这项任务。

同时，在西部战场，格兰特的继任者威廉姆·T·谢尔曼将军（William T. Sherman）正展开其自己的攻势——“蟒蛇计划”。这项计划是战争初期，由陆军高级将领温菲尔德·斯科特（Winfield Scott）将军制定的，旨在分割邦联军，直至分割得一部分不能再援助另一部分。占领维克斯堡就已完成了该计划的一个阶段，现在谢尔曼开始进入计划的下一个阶段：借着从田纳西向西南方向进军，他打算到亚特兰大，使南方腹地与南方的北部分开。谢尔曼带着近 100000 人，离开（1864 年 1 月占领的）田纳西州的西部，向其首要目标亚特兰大进军。

迎战谢尔曼军队的是约瑟夫·E·约翰逊（Joseph E. Johnston）将军。他在战争初期曾指挥过弗吉尼亚的邦联军，直至 1862 年 6 月受伤才由李接替。像李一样，他也是一位精通防御战术的将军，他需要全力迎战人数几乎是他一倍的联邦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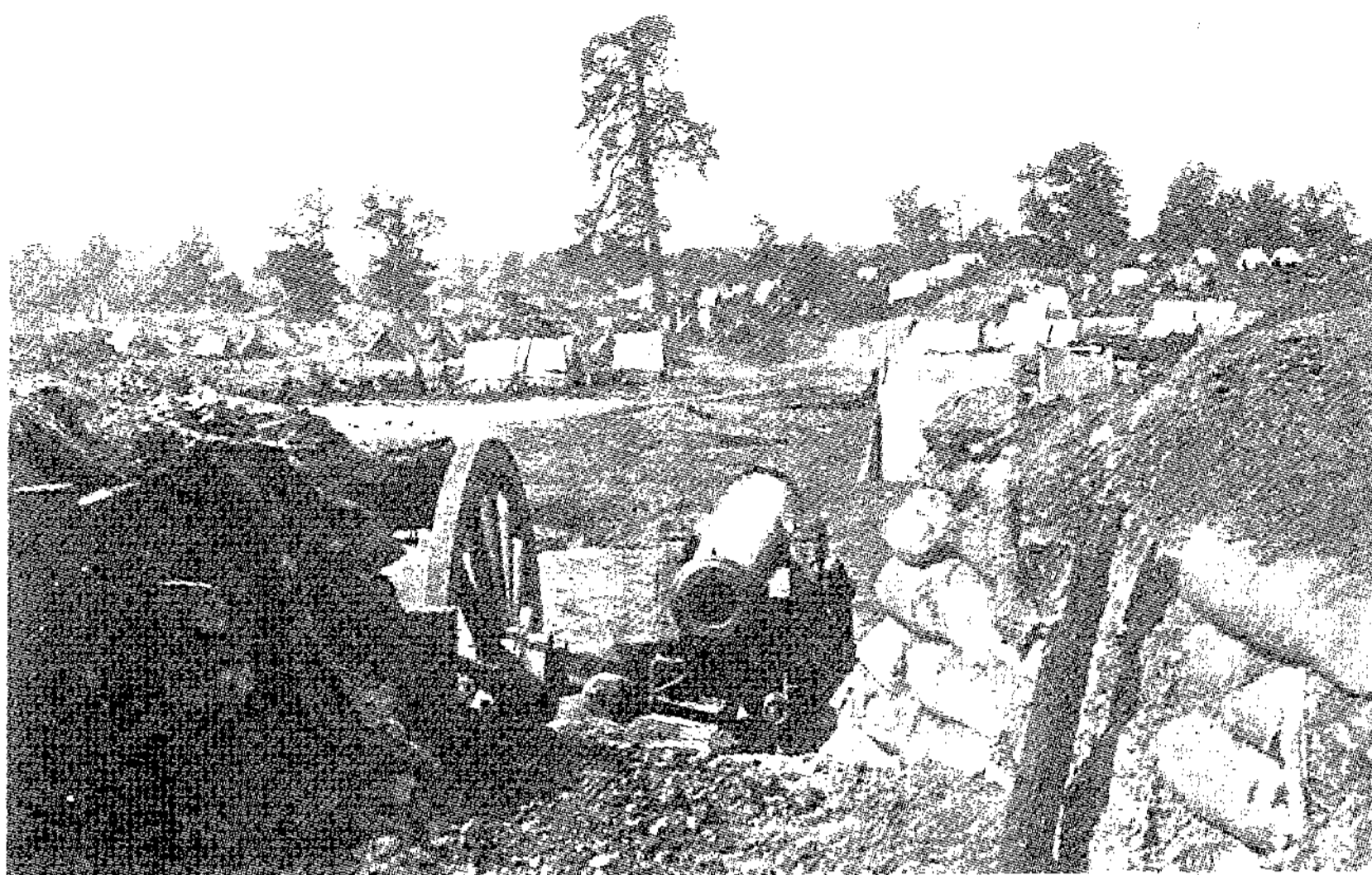
约翰逊是用得其所的。他开始给谢尔曼出难题。他们第一次交战是在雷萨卡（1864 年 5 月 13~16 日），约翰逊在那里摆开的阵式是迫使谢尔曼发动正面进攻。这场战争已证实了采取守势的有效性，因为即使技术发展

带来了第四代来复枪和大炮，使那些过时的战术无用武之地，但士兵仍要进行近战。以前用滑膛枪时，它的短射程要求集中兵力以便集中火力，所以近战是必要的。来复枪的引入意味着能在 300 多码的距离射杀敌人。来复枪的有效射程是滑膛枪的 5 倍以上。这就意味着前进中的士兵将遭受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长的射击，因此，埋伏在壕沟中的军队就能歼灭进攻的军队，而不会使自己遭受重大伤亡。因此，约翰逊较少的兵力有可能使谢尔曼的较多兵力遭受重创。而结果正是这样。

按理，当联邦军到了邦联军四周时，谢尔曼的对策应是使邦联军按兵不动，但约翰逊似乎对谢尔曼的行动有预感，在侧翼进攻见效前，他始终能撤退。问题在于，约翰逊必须撤退，这不仅意味着挽救其部下的生命，也意味着把土地让与敌人。约翰逊用土地赢得了时间，但这并不是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所希望的那种战争。戴维斯希望把谢尔曼赶出佐治亚，而约翰逊的战略不能实现这一目的。此外，约翰逊对让他的上级参与其计划持冷淡和勉强态度，也激怒了戴维斯。尽管约翰逊几乎重挫谢尔曼，如在新希望教堂雷萨卡（5 月 25 ~ 28 日）和肯尼索（6 月 27 日）战役中，但谢尔曼仍继续试图包抄约翰逊，虽然成效不大。7 月初，当约翰逊令其军队进入亚特兰大事先建好的防御工事时，戴维斯已忍无可忍。

战 况

戴维斯总统和邦联政府对约翰逊失去了信任，认为需要一位行动更积极的指挥官。因此，他们在 7 月 17 日解除了约翰逊的指挥权，让约翰·贝尔·胡德（John Bell Hood）取代了他。胡德因当过罗伯特·E·李手下的一名师长而出名，他的军队（包括著名的得克萨斯旅）是李最倚重的，曾被派去完成最困难的任务。在 1862 年 7 月的半岛战役、1862 年的第二次布尔溪战役、1862 年 9 月的安提塔姆战役和 1863 年 7 月的葛底斯堡战役期间，胡德显示了其在进攻方面的才能。在他的军队调到西部战场、加入田纳西邦联军后，他指挥了奇克莫加河战役。胡德是一位与其部下并肩作战的统帅，他身上的多处伤口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有谁能被信赖去发动攻势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胡德。他的问题在于，他的积极主动不为理智所控制。当李得知任命胡德为指挥官时，他发了一份电报给戴维斯总统，反对此项任命：“胡德是一位勇敢的战士，但我对其作为统帅所必需的其他品质表示怀疑（Dowdey and Manarin, *The Wartime Papers of Robert E. Lee*, p. 821）。”田纳西邦联军中的人也不愿看见约翰逊离开，但政治家的臆想



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城前的防御工事（国家档案）

占了上风。

胡德很快上任。7月20日，他进攻驻扎在亚特兰大郊区桃树溪的联邦军，但被击退。被迫退入防线后，他只能派突袭部队去不断骚扰谢尔曼包围亚特兰大城的企图。在这方面，胡德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一段时间，保证了进入亚特兰大的最后一条铁路的畅通，也阻止了联邦骑兵的旨在解救安德森维尔营地俘虏的突袭，但这些战绩使邦联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几天时间，他们遭受了15000人的伤亡损失，是约翰逊十周内损失的两倍多，而联邦军也伤亡了6000人。尽管如此，联邦军仍然在预示着一个总包围的行动中慢慢地向邦联军的两翼推进。

一年前，当邦联军和联邦军在人数上差不多相等时，胡德制定了一个可能是合理的计划。他认为，与其待在亚特兰大，忍受联邦军的围攻，不如放弃亚特兰大城，从侧翼包抄谢尔曼。通过绕道向联邦军后方进军，胡德希望威胁联邦军的补给线，从而迫使谢尔曼离开亚特兰大，并向田纳西方向追击他。当谢尔曼8月22日带领他在亚特兰大城周围的军队摧毁通往该城的最后一条铁路线时，他已迫使胡德不得不采取行动。因此，9月初，胡德率领其军队走了很长的路绕过联邦军右翼，离开了亚特兰大城。谢尔曼本应该派一支小部队去追击胡德，但他只不过将兵力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由乔治·托马斯（George Thomas）率领，派去追击胡德；另一部分，他9月2日亲自带着进了亚特兰大城。

整个北方都在为亚特兰大城失陷的消息而庆祝，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松了一口气。这个消息对北方和平党派是不利的，从而确保了林肯 11 月的再次当选。尽管谢尔曼不怎么喜欢林肯，而且也不赞同他的大部分政策，但他仍让其军队留在亚特兰大直到选举结束后。同时，他下令把城中所有的老百姓驱逐出城。这激起了南方邦联的强烈抗议，而谢尔曼决心把该城变为其军队的补给库，他不愿让老百姓妨碍他的行动。谢尔曼在亚特兰大待了十个星期，而胡德带着他的士兵步入了灾难。胡德对田纳西州富兰克林已做好充分准备的联邦阵地的正面攻击，实际上摧毁了他的部队，而余下的兵力已无法成功地围攻纳什维尔。

11 月 16 日，谢尔曼率领 68000 名士兵离开了亚特兰大，向西南的萨凡纳进军。在完全没有邦联军阻击的情况下，他把他的士兵散布在 50 多英里宽的战线上，而这些士兵动手破坏了他们看见的一切。尽管亚特兰大相当安全，但谢尔曼仍自断该城的补给，靠当地所得生存。他的士兵拿走他们需要的，破坏剩下的：种植园、农场、铁路和所有能为邦联军生产或有助于提供补给品的一切。他没有杀害萨凡纳城的平民，因此平民死亡很少。相反，他破坏了他们的生产力。这不仅使邦联军失去了他们可以获得的补给，而且也向南方证明他们已被彻底打败。谢尔曼花了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达到了目的。12 月 22 日，谢尔曼给林肯发了一份电报：“请允许我向您送上一份圣诞礼物：萨凡纳城、150 支重机枪和大量弹药，还有约 25 万包棉花。”

战 果

1864 年秋，邦联的丧钟敲响了。虽然许多人在 1863 年 7 月邦联军在维克斯堡和葛底斯堡失败后，把它看作一场失败的事业，但它在那以后实际上还有过一次最后的机会。1864 年 5 月，当格兰特率军进入弗吉尼亚时，他打了一系列的血战：怀尔德尼斯战役、斯波特瑟尔韦尼亚县政府战役、北安纳战役、科尔德港战役。在 5 月 5 日至 6 月 3 日期间，他伤亡了 5000 人，这在北方联邦中引起了解除格兰特职务的强烈呼声，但遭到林肯的拒绝。他需要有一位不像格兰特的那些前任那样失败后转头逃跑的将军，所以，尽管他损失严重，林肯仍支持他。过后，6 月初，格兰特被迫围攻邦联首都弗吉尼亚里士满以南的彼得斯堡。在向里士满进军的途中，格兰特损失了一些人，可至少他仍在继续向前推进；在彼得斯堡战役中，他又损失了一些人，但坚持留了下来。

林肯对格兰特的不断支持致使北方和平运动高涨。1864年夏，民主党提名前将军乔治·麦克莱伦为其总统候选人，并采取了呼吁立即停战、进行和平谈判这样一条政纲。林肯在8月作出决定：如果他输掉第十一届总统选举，他就不打算按惯例等五个月听下届总统的就职演说，而是立即辞职，让麦克莱伦接任——因为人民会发表意见。因此，如果约翰逊仍然指挥格鲁吉亚的邦联军，那他很可能像李固守彼得斯堡一样固守亚特兰大城。而这有可能招致林肯的失败，进而给邦联最后一次争取独立的机会。相反，亚特兰大的失陷使北方相信，胜利即将来临，所以，主张和平的总统候选人未能当选。

在向海洋进军的过程中，谢尔曼在近代战争史上第一次使敌国的平民区成了合法的进攻目标。这类战争在欧洲到“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时还经常发生，但后来基本上成了历史。从1864年起，平民再次成为攻击的对象。尽管这件事使谢尔曼的名字从此为南方所仇恨，但却达到了积极的目的。“这是战争，犹如剥得赤裸裸的政治……因为必须以极具破坏性的方式打败邦联的支持者，免得他们长期进行成为爱尔兰人和巴尔干半岛各部族人历史特征的那种类型的武装暴动。在谢尔曼穿过邦联腹地的残忍无情的行军中，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像在军事上一样，提供了致使邦联失败的基本要素。”这肯定对李1865年4月作出的与其彻底投降，不如鼓励持续不断地打游击战的决定有影响。谢尔曼在亚特兰大的胜利和随后采取的破坏路线，立即结束了这场战争，同时宣告旧式战争复归。

张轶西 译

色当战役

1870年9月1日

参战方

普鲁士：200000人

指挥官：陆军元帅赫尔穆斯·冯·毛奇，
一位较年轻的元帅

法国：120000人

指挥官：拿破仑三世国王

重要性

普鲁士的胜利注定了法军在普法战争中失败的命运，这不仅导致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形成，也导致最终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原因之一的法德之间的长期敌视。

历史背景

在 19 世纪中期，普鲁士是主宰德意志命运的政权。它的崛起主要靠的是其军队的质量。自从 1806 年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战役中败于拿破仑·波拿巴以来，普鲁士军队就致力于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军队，既要恢复腓特烈大帝时代的光辉，又要保证像败在法国手中这样的尴尬事永不发生。他们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参谋部，发扬了各种军事活动中的优点。这种制度在 1866 年得到了检验。那年，普鲁士在一场关于石勒苏益格和霍尔斯坦地区的纠纷中，轻易击败了其前盟友奥地利。这次战争几乎可看作是与法国再度较量的一场热身战。在奥托·冯·俾斯麦宰相（Chancellor Otto von Bismarck）的领导下，普鲁士把其周围几个邦国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北德意志同盟”，旨在把所有的德意志邦国统一为一个国家。与法国的战争可对这种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胜利起一种凝聚的作用。

在法国，拿破仑三世自 1848 年革命以来一直作为国家元首掌握着大权。法兰西第二帝国虽说是拿破仑·波拿巴所建立的第一帝国的复制品，但法国希望继续在世界性事务中扮演主要角色，即使不能回到昔日的显赫。在普鲁士与奥地利战争期间，拿破仑三世暗中支持普鲁士，以交换普鲁士给以报酬的含糊承诺。战争结束后，法国希望得到与西莱茵河接壤的土地，但俾斯麦拒绝割让任何一块这样的领土给非德意志国家。后来，他又阻碍法国从荷兰购买卢森堡。当拿破仑三世希望对比利时的铁路进行大规模投资进入比利时时，俾斯麦提醒英国，法国可能控制英吉利海峡的沿岸地区，而英国的反对阻止了法国的企图。面对这些法国人的冒险行动，俾斯麦说服南德意志公国巴伐利亚加入一项防守公约。

西班牙王位的新继承人问题使普鲁士与法国之间的纠纷发展到了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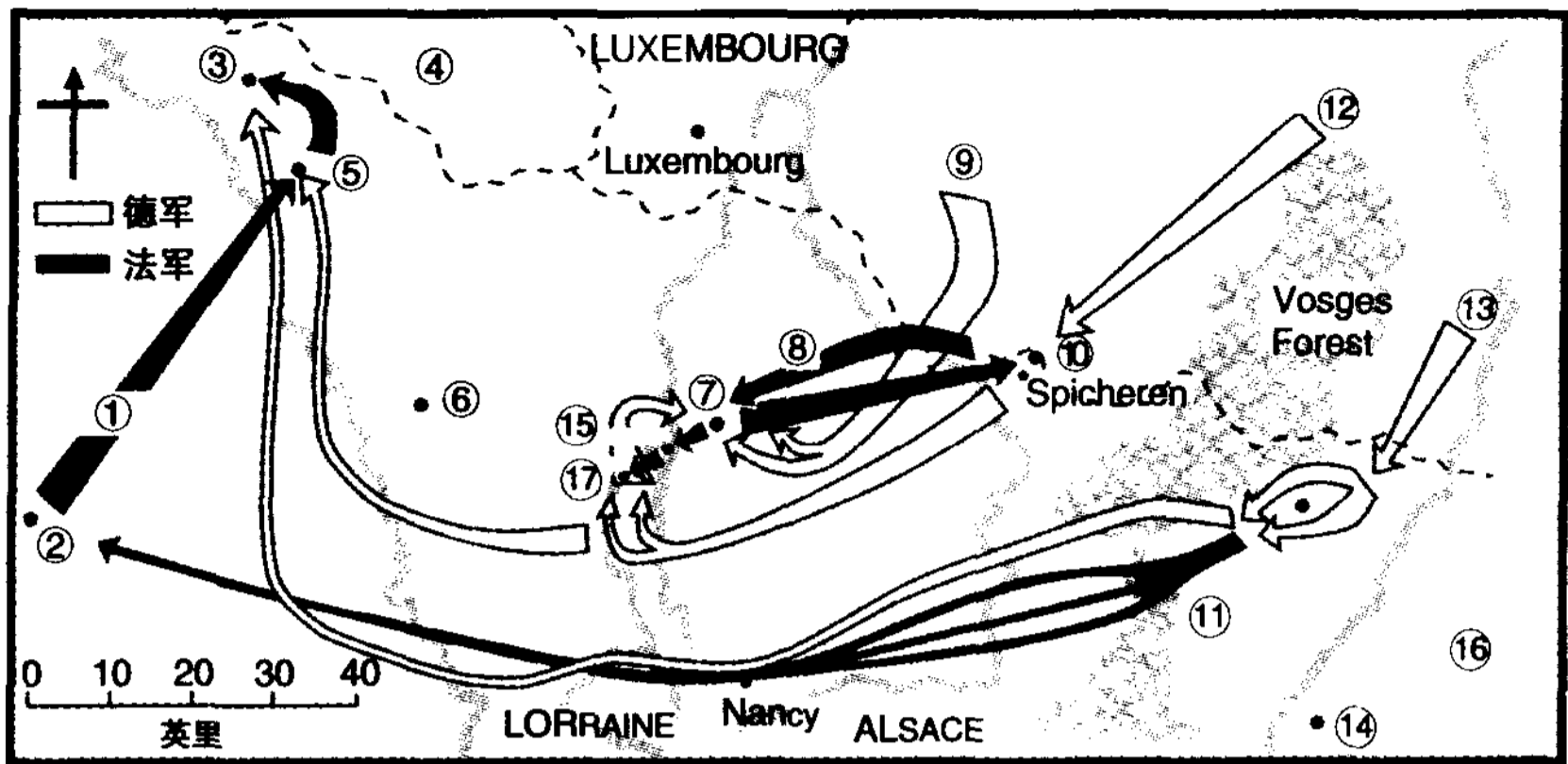
非解决不可的紧要关头。1868年，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Isabella）被废黜以后，西班牙政府改行君主立宪制，但他们需要一位君主。于是，他们秘密要求霍亨佐伦王室的列奥波德亲王（Prince Leopold）——普鲁士国王威廉的堂兄——成为王位继承人。西班牙政府和普鲁士宫廷之间就此事进行了谈判。尽管威廉对此几无兴趣，偶尔还表示反对，但俾斯麦推进了这件事。当法国人获悉他们进行的谈判时，担心被霍亨佐伦家族包围。于是，法国驻普鲁士大使在荷兰会见了威廉，使普鲁士人收回了对列奥波德的支持。但这位大使得寸进尺，又要求未来的王位继承人也不要来自霍亨佐伦王朝。俾斯麦收到这个要求的电报后改写了它的内容，以致使人感到法国人对威廉傲慢无礼，于是皇帝罢免了这位大使。这激起了法国舆论界的战争狂热，于是，与普鲁士屡战屡败的拿破仑三世同意向普鲁士宣战。

普鲁士军队已有准备，同时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3个邦国也动员了其军队给予支援。不到3个星期，普鲁士和其盟友在前线已有几乎50万人的军队，比法国在全场战争中所动用的军队都要多。法国的动员毫无组织，有的人到了指定地点，有的人去了装备很差的前线。普鲁士参谋部通过利用铁路来运输显示了其能力，这是从美国内战汲取的一个教训。他们还在这场战争拟订了应急计划以作备用，而拿破仑三世只是在出发前才急急忙忙抛出一份作战方案。他希望先在南德意志取胜，然后使奥地利和意大利站在他这一边参战。奇怪的是，尽管一团糟，但开始却打了一场胜仗。

战 况

1870年7月30日，4个法国军团离开麦茨这个要塞城市，向边界对面萨尔布吕肯的普鲁士守军进军。8月2日，他们轻而易举地击溃了那里的一小支普鲁士守军，但后来，由于缺乏组织，行事不果断，该城得而复失。这可能是全场战争的少数亮点之一。

普鲁士军向正南发起反攻，迫使法军朝斯特拉斯堡撤退。为了阻止普鲁士军的推进，8月6日，法军莫里斯·麦克马洪（Maurice MacMahon）将军派一支骑兵在沃尔斯附近袭击了他们，法军惨败。普鲁士军向北的另一次攻势也在斯皮克伦取得胜利。由于两次速败，心情沮丧的拿破仑三世下令放弃麦茨，法军撤退。本来打这场战争就有点勉强，此刻这位法国皇帝完全丧失了斗志，这种情绪影响了全军。拿破仑三世知道他既不能控制



- | | |
|----------------|----------------|
| ① 麦克马洪和拿破仑 III | ⑩ 萨尔布吕肯 |
| ② 沙隆 | ⑪ 麦克马洪 |
| ③ 色当 | ⑫ 7月31日德军第二集团军 |
| ④ 比利时 | ⑬ 7月31日德军第三集团军 |
| ⑤ 博蒙 | ⑭ 斯特拉斯堡 |
| ⑥ 凡尔登 | ⑮ 格拉沃洛特 |
| ⑦ 麦茨 | ⑯ 德意志 |
| ⑧ 巴赞 | ⑰ 费尔维尔 |
| ⑨ 7月31日德军第一集团军 | |

军队的行动，也不能得到他们的尊重，所以他把指挥权让给了马歇尔·弗兰科伊斯·巴赞（Marshal Francois Bazaine）将军，而巴赞的好强心也仅比拿破仑三世多一点点。于是，拿破仑三世去了沙隆，指挥另一支部队。

朝凡尔登撤退的法军发现自己已被迅速前进的普鲁士军所截断。普鲁士军指挥官陆军元帅赫尔穆斯·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下令在法军行进时击溃它，但接下来在费尔维尔（Vionville）的血腥的遭遇战中，法国士兵表现很出色。这或多或少提高了他们的自信心，但巴赞却命令法军调头，返回麦茨。途中，普鲁士军在格拉沃洛特再次袭击法军，遭到惨败，但这并没有鼓舞巴赞。回到麦茨，结果陷入包围。

马歇尔·麦克马洪奉命率领刚刚在沙隆组建的军队，去解麦茨之围。8月21日，130000名士兵离开了沙隆。这支部队主要由从巴黎监狱放出的亡命徒组成，比巴赞的部队还没有纪律。心灰意冷的拿破仑三世对待他们很粗暴。毛奇获悉法军的行动，命令一支守军留在麦茨，同时，调转主力对付麦克马洪。两支军队8月30日在摩塞河正西的博蒙相遇，麦克马洪命

令退入色当。色当似乎是一个易于防守的地方，有利于重新组织军队，发起新一轮进攻。他把其兵力成三角形部署在色当的周围，并在高地上挖了掩体。毛奇的士兵很快到达，包围了色当，切断了任何可能的增援。对于法军来说，不幸的是，普鲁士军占领了更高地方，到8月31日黄昏，他们的炮弹落入了色当。

9月1日晨，拿破仑三世知道他名垂青史或遗臭万年的时候到了。显然，他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所以变得异常的平静。尽管他深受肾结石病的折磨，但仍上马投入战斗。这个早晨是以普军的炮轰开始的，接着进攻色当城外的巴泽耶村。猛烈的战斗从整个上午一直打到下午早些时候。麦可马洪受伤，把指挥权交给了奥古斯特·杜克罗特（Auguste Ducrot）将军。杜克罗特立刻下令尝试向西突围。当部队正要执行命令时，杜克罗特碰上了伊曼纽尔·德·温普芬（Emmanuel de Wimpffen）将军，他是离开摩洛哥的一个指挥岗位刚刚到达的。他挥动着战争部长的命令，接管了指挥权，取消了撤退令，指挥部队重新攻占巴泽耶村。

拿破仑三世这天一直骑着马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附近，不仅危险，而且有生命之虞，但他的这种新态度给了法国士兵信心。后来，他回到色当与麦克马洪商量战事。在那里，他得知普鲁士军在色当以北约一英里的佛灵（Foling）获胜，而法国骑兵在那里的突袭没起作用，再加上普鲁士大炮连续不断的轰击，色当城内大乱，这一切使拿破仑三世相信应停止这场战争。看着士兵和平民不顾一切地想进入色当城，拿破仑三世下午4点30分下令升起白旗。温普芬一开始不同意他的皇帝投降，但当毛奇派出两名军官走向白旗，而拿破仑三世下令迎接他们时，他才不得不同意。直到此刻，普鲁士人才知道法国皇帝实际上在色当城内。

战 果

谈判持续了一夜。9月2日，拿破仑三世命令温普芬签署投降书。这时沙隆军还有10000多名士兵，6000匹马和419门大炮，全部落入了普鲁士手中。拿破仑三世皇帝把自己交给了曾在现场观看毛奇胜利的普鲁士国王威廉。拿破仑三世在德国待了几个月，然后去英国过流亡生活。

普鲁士在色当的胜利并没有结束这场普法战争，但它打垮了法国军队。巴赞在麦茨一直坚持抵抗到10月27日，但却没有得到援兵。由于法国主力在两场战斗中被俘，所以当普鲁士军和其盟友向巴黎进军时，几乎

没有遭到抵抗。虽然法国首都的市民在保卫巴黎的战斗中表现勇敢，然而他们不可能成功。1871 年 1 月 19 日，他们也停止了抵抗。

整个 19 世纪，普鲁人只控制不多的德意志邦国，而现在他们抓住了统一它们的机会。1 月 18 日，在法国凡尔赛宫，威廉主持了德国的建立。他成了皇帝，而由他的宰相俾斯麦领导新的德国政府。他们把一项苛刻的和约强加给了法国：割让毗邻德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赔款 50 亿法郎（约合 30 亿美元）。

法国的战败结束了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宣告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成立。法国局势处于其整个历史的一个最低点。普鲁士人撤退后，法军残部血腥地镇压了巴黎革命政府。1854 年法兰西帝国复兴时的美梦早已忘记了。只有向前看，法军确信，下一次他们面对德国人时，结果将是不同的。他们也建立了参谋部，主持制定了“第十七号计划”，一项在下一场战争中打败德国的战略。

法国与德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因此它在国际事务中需要其东部邻国，主要在夺取世界范围的殖民地上，特别在非洲。由于害怕德国海军规模的不断壮大，它又与英国结成同盟。它把自己重塑成了一个殖民强国。这是一项有助于它在 19 世纪末恢复国家信心的战略。

普鲁士，现在的德国，因这场战争而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军队所向无敌，它的工业很快就与大不列颠的工业不相上下。这种不断的竞争实际上是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德国军方看到，大炮又一次证明了它在战斗中的优势。1904 ~ 1905 年日俄战争的观察家们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没有一个国家在火力上能敌得过德国。铁路军用，其意义在美国已得到了证实，在欧洲得到了优先考虑。德国参谋部已证明自己是取得胜利真正的关键，不仅法国，而且每一个大国不久也都建立了参谋部。尽管毛奇和其部下犯了一些明显的错误，如在格拉沃洛特，但胜利掩盖了这些错误。未来的战争不仅要由士兵来打，还要由策划者和管理者来打。

张轶西 译

泰尔·阿尔·克比尔战役

1882年9月8日

参战方

英国：17401人

指挥官：陆军中将谢·加尼特·沃尔斯利

埃及：22000~25000人

指挥官：陆军上校阿哈默德·阿拉比

重要性

英国的胜利使其既控制了埃及，又控制了苏伊士运河，而这种控制导致英国的影响遍布中东，直到1956年。

历史背景

在19世纪，埃及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关键部分。这使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根据地——控制了中东和地中海的东部。土耳其需要一切它所能得到的帮助，因为自1571年勒班陀海战失败以来，它已是一个衰弱着的势力。到19世纪中期，整个西方世界都认为土耳其是“欧洲的病夫”，虽然紧紧地控制着巴尔干半岛，不断击退俄国企图获得对波斯普鲁斯的控制。其他的欧洲国家担心发生不测，通常会在危急时刻答应援助土耳其，就像他们在19世纪5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中所做的那样。对于那次援助，西欧列强要求并得到了在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上的优待，而且在保护他们的公民在奥斯曼属地的权利上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

英国因苏伊士运河而去了埃及。这条运河是由一家法国公司修建的，于1869年完成，从此成了通往远东最常走的航线，而英国的运输构成该运河运输量的80%。埃及总督（奥斯曼帝国的代表）伊斯梅尔·帕夏（Is-

mail Pasha) 起初控制运河公司 44% 的股份。他打算改善埃及的现状，使之现代化，为此花了大量的金钱。他花在自己身上的钱与花在国家身上的一样多，所用的这些钱全部是从外国投资者那里借来的，主要是英国和法国。1862 ~ 1875 年间，埃及的债务从 300 万英镑增加到 1 亿英镑。当埃及政府无力偿还这些债务时，伊斯梅尔通过把其在运河公司的股票以仅仅 400 万英镑的价格卖给英国政府才赢得了一些时间。但这至多也只躲过几个月的债务，1876 年 5 月，埃及政府宣布破产。

为了收回失去的投资，法国政府委派的一个债权委员会接管了埃及的财政；它不仅管理埃及的岁入，而且还公平地收税。英国认为，与其让这个主要是法国人的委员会拥有过多的权力，不如自己去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然而，伊斯梅尔对失去个人权力很生气，他免去了外国人在其政府中的职务，让其儿子杜菲克 (Tewfik) 接替他们，而杜菲克在重振埃及财政方面了无成就。1879 年，奥斯曼帝国的皇帝在英国和法国的重压下革去伊斯梅尔的总督职务，接替他的并不是某个有责任心的人，而是杜菲克。不久就证明这对于埃及军方是太过分了。陆军上校阿哈默德·阿拉比 (Ahmed Arabi) 既不喜欢杜菲克，也对政府里的外国人不满意，他在 1881 年 9 月领导了一次把杜菲克赶下台的起义。这次起义不仅是军事政变，也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萌芽：埃及（特别是具有商业价值的苏伊士运河）是埃及人的埃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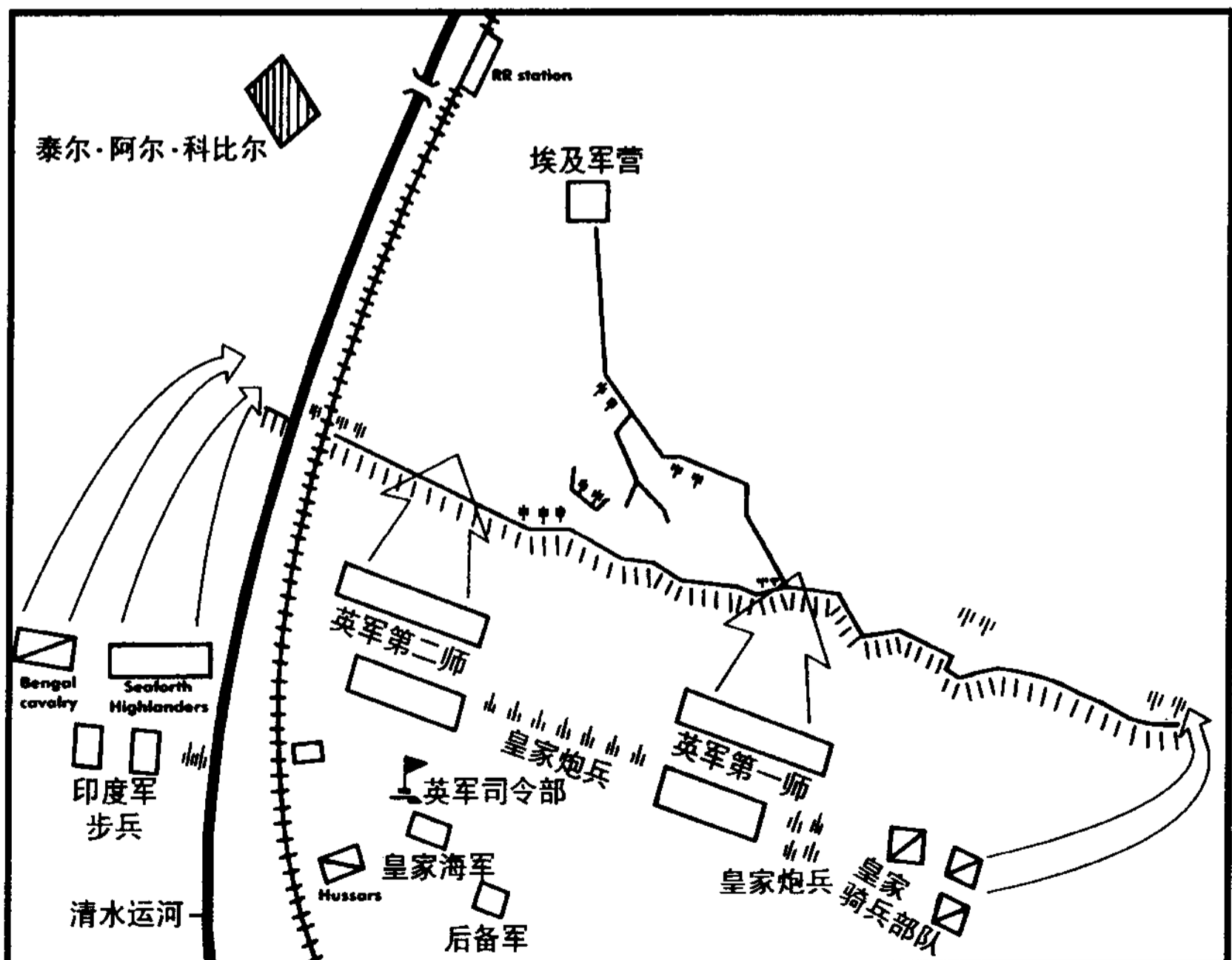
尽管过去英国政府原则上想不使用武力就解决外国的麻烦，但这次的情况不同了。毕竟，作为苏伊士运河的部分所有者，英国政府不能允许埃及国内出现任何可能转变成贸易限制的动乱。在法国总统利昂·甘必大 (Leon Gambetta) 的催促下，英国于 1882 年初同意英法两国实行武装干涉以维持在埃及的秩序和收入。外国军队的到来激起了更猛烈的群众起义。法国议会投票决定撤走他们在埃及的军队，而不是增援。英国则坚持留下，采取行动对付阿拉比。1882 年 7 月 11 日，英国皇家海军炮轰亚历山大港的防御阵地。尽管阿拉比花了几个星期在港口周围修筑工事，在里面安放了重型大炮，但仍敌不过英国战舰上的火力。虽然英国损失了一些船只，但亚历山大港的碉堡被炮火摧毁了。当防守的枪声沉寂时，英国的登陆部队上岸，占领了那些碉堡。

这时，阿拉比不是投降，而是加倍努力抵抗。这就意味着，如果英国仍打算继续控制苏伊士运河和岁入的管理，那么将不得不再投入兵力。认识到这一点，英国政府把任务交给了加尼特·沃尔斯利 (Garnet Wolseley) 爵士。沃尔斯利为帝国打过许多仗，从印度到非洲，到加拿大。尽管许多

政府部门不喜欢沃尔斯利的改革倾向，但即使是对他批评激烈的人都承认他的指挥才能。沃尔斯利不但集合了一支由过去与他共过事的、有经验的官员组成的班子，而且还让他们担任某些政治职务，包括任用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亚瑟，即康诺特公爵。

战 况

足智多谋的沃尔斯利能把这一切变成他的优势。他派军事学院参谋部的爱德华·哈姆利（Edward Hamley）爵士准备在亚历山大港正西的阿布克湾（Aboukir）发动进攻的计划。正如沃尔斯利所设想的，攻击目标几天内就传遍了埃及。这时，当敌方、政府、新闻界和沃尔斯利自己的大部分参谋都聚焦于亚历山大时，沃尔斯利却带着他的40000名士兵的一半向东去了。1882年8月20日，他占领了苏伊士运河河口的伊斯梅利亚城。阿拉比有大约60000名士兵由他统率，但他不得不把他们散布在三条可能的进攻战线上：开罗、亚历山大和泰尔·阿尔·克比尔（Tel el Kebir）。最后，他在开罗到苏伊士运河中途、靠铁路线建立了防御性阵地。他部署在那里



的22000~25000名士兵组成一支可能与沃尔斯利侵略军发生冲突的部队。

沃尔斯利让杰拉尔德·格雷厄姆（Gerald Graham）将军率领侦察部队走在主力部队前面。他们的任务是走20英里，进入沙漠，牢牢守住清水运河（Freshwater Canal）。格雷厄姆带着约2000名士兵固守在卡桑辛（Kassasin），完成了这项任务。8月28日，他们击退了埃及人的进攻，然后在骑兵的猛攻下，迫使埃及军队撤退。沃尔斯利的主力部队到达卡桑辛后，两支部队合起来一起向泰尔·阿尔·克比尔推进。埃及人已退到那里，构筑了很牢固的阵地：依倾斜的山脊，长约4英里。他们还立即在其战线的后面挖了一条宽6英尺、深4英尺的壕沟，一马平川，阿拉比的70门野战炮的火力可畅通无阻。

埃及工事的质量让沃尔斯利佩服，他花了4天的时间对它进行了侦察。尽管这些工事看起来没有什么明显的弱点，但英国人注意到埃及人夜间没有在前哨所部署哨兵。因此，沃尔斯利决定在夜间逼近这些工事。英国士兵没有受过夜间行动的训练，而且地面平得没有什么东西可作为标志。沃尔斯利为其士兵所能提供的最佳引路办法是利用海军领航员，让他们边走边辨认指向敌方的星星。9月12~13日夜，部队开始前进。沃尔斯利规定5个小时走5.5英里逼近埃及防线。这是一个漆黑的夜，行动很顺利，几乎没有出现任何麻烦。

拂晓时，英军已经到位，距敌军工事不到200码。右侧，英军第一师由英国士兵和爱尔兰士兵组成，由康诺特公爵的警卫队做后援；左侧，英军第二个师由各式各样的苏格兰高地团组成。印度兵和一些苏格兰高地兵在清水运河的极左侧，皇家骑兵部队则占据极右侧的位置。当太阳升起，埃及人醒来发现敌人已近在咫尺时，战斗立即开始。苏格兰高地士兵的位置稍前，首先进入战斗，但伤亡最多。尽管中部两个英国师都设法突破埃及防线，但两翼才是使埃及军队后来溃败的关键，因为他们轻而易举地就能封锁埃及防线，使撤退的敌军大乱。

战 果

如果不算追击埃及军队50英里到开罗，战斗不到两个小时。猛烈的攻击几乎立即突破了埃及人的防线，阿拉比不得不放弃一切以挽救自己和尽可能多的士兵的生命。埃及的大炮全部落入英军手中，伤亡2500人。英军58人战死，不到400人受伤，约30人失踪。随后的追击实际上没有遇到

抵抗，当沃尔斯利的军队第二天进入开罗时，阿拉比投降，起义失败。

英国这时已可随时恢复埃及一直对欧洲投资者的支付征税的财政管理。伦敦政府委派克罗默勋爵（Cromer）监督这项工作，而克罗默实际上成了政府首脑。他不太愿意起这种作用，但无法找到一个有足够能力或足够可信度的接任者。尽管克罗默当时去开罗供职只是暂时的，但他管理埃及却长达23年之久。过去，埃及农民要被迫承受总督挥霍浪费所造成的负担，而现在他们则从强制性征税的前管理政策中解放出来。虽然征税是公平的（这使一些大土地所有者气愤），但埃及岁入的几乎3/4要用于还债，而不是直接帮助人民。尽管如此，英国的确也监督做了一些好事，例如兴修水力、开办学校和修建铁路。英国官员重组了埃及军队，并由其训练和指挥。在新政府的领导下，这支军队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帮助英国打了数场平息苏丹穆斯林原教者暴乱的战役。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埃及被认为是英国的一个保护国，而不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虽然这两者有时几乎无法区分。尽管埃及在名义上仍然归奥斯曼帝国所有，但1914年11月，当英国人和土耳其人开战时，埃及并没有加入它的前统治者的阵营，而是充当了英国军事行动的一个基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埃及的势力仍然存在，而且还扩展到伊拉克和波斯湾地区，原因在于结束这场战争的凡尔赛会议所建立的托管制度。这种托管制度给了英国对其托管国家进行管理的监督权，那里的人民将在指导下走向独立。尽管中东的托管国家（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确已取得独立地位，但英国仍对埃及拥有宗主权。直到1956年，这种统治才结束。

当另一位埃及陆军上校甘梅·阿德贝尔·纳塞尔开始发动一场推翻英国、为收回埃及的岁入而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民族主义运动时，英国再一次感到有必要派军队去镇压。然而，沃尔斯利和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这时的埃及找到了苏联这个强有力的朋友。当英国和法国都不能再主张它们对埃及有控制权时，它们失去了对世界上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之一的控制，同时，它们的国际声望也受到了重挫。苏伊士运河，英国人曾把它看作是保卫印度的至关重要的一环，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在印度脱离英国控制8年后，也脱离了英国的控制。

张轶西 译

马尼拉湾战役

1898 年 5 月 1 日

参战方

美国：亚洲舰队，有 5 艘巡洋舰和 2 艘炮艇

指挥官：乔治·杜威海军准将

西班牙：9 艘军舰

指挥官：海军少将帕萨龙

重要性

马尼拉湾 19 世纪最后一次大海战，完全钢铁制成的战舰引入了海战。美国的胜利确立了美国接下去 50 年在菲律宾的存在及其在亚洲事物中的角色。

历史背景

在导致 1898 年美西战争的那些事件中，几乎没有什么事件表明那场冲突的头场战斗会发生在古巴外的其他什么地方。自 1895 年以来，西班牙军队一直在与又一次古巴起义进行斗争，但这次起义特别厉害。古巴人决心采用“焦土”政策，打游击战。他们的理论似乎是：如果古巴岛毫无经济价值，那么西班牙人就会离开古巴。为了对付这种游击战，西班牙维克托瑞诺·魏勒（Victoriano Weyler）将军采用了“集中营”（Reconcentrado）政策。要取得游击战的成功，就必须有人民的支持，认识到这一点，魏勒决心使古巴人民不能给予他们任何支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把岛上所有居民赶到一起，置于一些用铁丝网围起的地方，由此有了“集中营”这个名称。一旦把古巴人集中起来，营外的任何人按理都是游击队员，一看见就可能遭到射击。尽管集中营政策有成效，但干净水、卫生设施、医疗和食物供应得不到保证，因此，营里居民苦不堪言。有大约 25 万名古巴人

死在这些集中营里。到1898年初，这场古巴革命失败。

魏勒的策略和随后产生的影响成了美国的头版新闻，互为对手的报纸出版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和约瑟夫·普利策都竞相发表最耸人听闻的报道煽动美国人的情感。美国公众和政府要求干涉的压力很大，但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总统却犹豫不决。作为一位参加过美国内战的老兵，他说他不想看见更多的尸体。然而，当美国“缅因”号巡洋舰2月15日在哈瓦那港突然爆炸时，美国不得不采取了某些行动。当美国和西班牙的调查在爆炸原因上意见相左时，赫斯特和普利策都确信美国公众认为西班牙是罪魁祸首。虽然麦金利要求西班牙让步似乎正在成为积极的舆论反应，但4月中旬，他却去国会要求允许其使用武力来制止在古巴的争吵。国会同意了，接着麦金利派美国大西洋舰队封锁了古巴，这激起西班牙对美宣战，美国国会做了同样的回应，但美国的实际开战日期比宣战日期早，结果使西班牙成了先宣战的。

美国陆军通常人数很少，因此需要注入大量的自愿者才能集结起战争所需的人数。另一方面，美国海军却做好了战斗准备。前20年里，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无论在朝的，还是在野的，都是阿尔弗雷得·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追随者。马汉撰写的《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on History*）一书，论证了一个国家要想强大，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因此，美国海军得到了慷慨的资助，而美国陆军只是辅助战斗。到1898年，美国已经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大、装备最好的海军，时刻准备行动。海军部副部长西奥多·罗斯福获准打电报给暂时驻扎在香港的亚洲舰队的海军准将乔治·杜威（George Dewey）。1898年4月24日，杜威接到命令，要他前往菲律宾群岛的马尼拉，攻打驻扎在那里的西班牙舰队。于是，他立即火速前进。

杜威1897年夏天以来一直在香港，海军部派他在那里正是为了应付这类突发事变。他花时间尽其所能地收集了许多有关西班牙舰队和防御方面的情报，所以在他奔赴战场时，已尽可能做了准备。2月16日以来，他就一直处于随时准备向西班牙宣战的待命状态，并早已进入战时编制。他把白色的舰只漆成了灰色，并在中国南部沿海设了一个应急基地。他最担心的是补给。他远离美国几千英里，他知道，西班牙在马尼拉附近的甲米地和奥兰加波（Olangapa）的要塞里存有大量军需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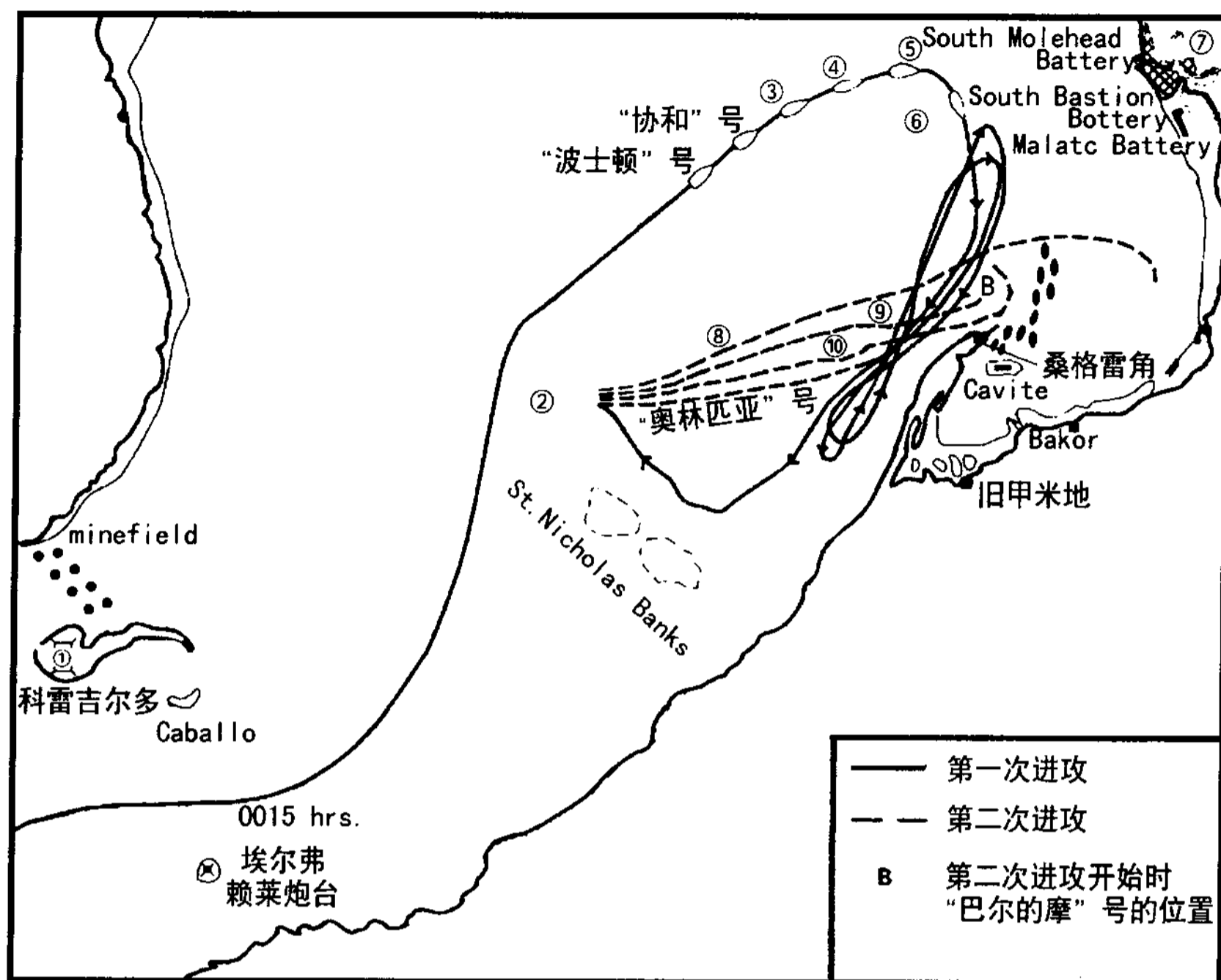
战 况

杜威的舰队由 5 艘巡洋舰和 2 艘炮艇组成。他在旗舰“奥林匹亚”号上。这艘舰重 5870 吨，属于有护甲的巡洋舰，是这支舰队的主力舰之一。较轻型的巡洋舰“巴尔的摩”号、“波士顿”号、“协和”号和“罗利”号殿后，随行的还有炮艇“海燕”号、快艇“麦卡洛”号和一艘匆匆买来的运煤船。匆忙之中，杜威忽略了在通往苏比克湾或马尼拉湾航道的水域可能布有水雷。4 月 30 日晚，杜威发现苏比克湾空无一物，于是率领舰队驶向马尼拉湾。舰队在夜幕中驶入了马尼拉湾，途中经过岛上的科雷吉多尔要塞。虽然情报报告中提到港口入口处布有水雷，但“奥林匹亚”号却打头成一路纵队于晚 11 点 30 分顺利穿过了南部的较宽航道。“麦卡洛”号的大烟囱喷了几分钟烟火，科雷吉多尔的大炮竟不知为什么没有开火。埃尔弗赖莱要塞的小炮开了几炮，美军还击后，就再没有开炮。

从马尼拉港的入口处至马尼拉城有 23 英里。拂晓，美国舰队到达了。城中要塞里拥有大炮，这使杜威有些担心，但西班牙军队的指挥官海军少将帕萨龙（Patricio Montojoy Pasaron）帮了他的忙。帕萨龙不想使马尼拉城毁于双方炮火，命令其舰队去甲米地停泊。尽管这个行动可挽救马尼拉，但却没法挽救其舰队，因为甲米地几乎没有防卫炮。当美国舰队驶过马尼拉湾时，遭到了炮轰。有几颗炮弹落在“海燕”号附近，但大多数炮弹离目标很远。

凌晨 4 点 45 分，西班牙舰队出现在视野中，太阳的高度足以使它们清晰可见。它们有 7 艘军舰：旗舰是 3520 吨的“赖娜克里蒂娜”号巡洋舰，支援舰有“唐·胡安·德·奥斯特里”号、“唐·安东尼奥·德”号、“尤罗阿”号、“艾斯娜·德·卢森”号、“卡斯蒂拉”号、“艾斯娜·德·卡巴”号和“马奎斯·德尔·杜尔”号。另 2 艘舰只“莱佐将军”号和“维拉斯科”号则在视线外。西班牙舰队停泊不动，这样其炮手便可较稳定地瞄准目标。相反，美国舰队则成纵队前进，边行驶边射击。5 点 15 分，西班牙舰队开始射击，而杜威直等到其舰队距敌舰 5500 码时才还击。此时，他说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5 点 41 分，他对“奥林匹亚”号舰长说：“格里德利（Gridley），准备好，可以开火。”

美国舰只驶来驶去，猛轰西班牙舰队，却几乎受到对方准确的反击。他们在 2.5 英里航程上来回发动了 5 次攻击，冲过去使用左舷炮台，冲回



- | | |
|----------------------|----------------|
| ①炮台 | ⑥“奥林匹亚”号，4:50分 |
| ②美国舰队在7:45~11:05停止战斗 | ⑦马尼拉 |
| ③“罗利”号 | ⑧“海燕”号和“协和”号 |
| ④“海燕”号 | ⑨“波士顿”号和“罗利”号 |
| ⑤“巴尔的摩”号 | ⑩“巴尔的摩”号 |

来使用右舷炮台。每一往返都拉近了与敌方的距离，到最后一次攻击时，炮手不得不在仅一英里左右的射程内开炮。7点30分，杜威得知，敌方的弹药正在减少，于是命令舰队退入港口内，远离任何岸边炮台，让船员吃早餐，他们只在凌晨4点左右时才用过一些咖啡和硬饼干。11点，美国舰队重返战斗，这时才确信弹药减少的报告是假的。“巴尔的摩”号巡洋舰抵达了桑格雷角（Sangle Point），一个防卫甲米地的半岛，开始摧毁建在那里的要塞。甲米地立即投降。“海燕”号炮艇比巡洋舰吃水浅，绕过桑格雷角，驶进了小海湾，开了几炮，未遭到还击。12点20分，西班牙人升起了白旗。

战 果

尽管美国舰队有损失，但损失极小。8 人受伤，无人战死，这可能是海军史上最一边倒的胜利。杜威率舰队“勇敢地驶进马尼拉港，消灭了集结起来充当西班牙舰队的旧船（Bailey,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p. 468.）”。西班牙舰队损失了其全部舰只，舰队总编制 1200 人损失了 381 人。美国的胜利虽说是压倒性的，但直接影响很有限。杜威仅有舰上的 2000 人肯定不足以攻占马尼拉城，除了等待从美国来的军队，几乎什么也不能做。他要求马尼拉的西班牙当局答应不向其舰只射击，允许他使用港口设施和通往香港的电报电缆。西班牙当局仅同意了他的第一项要求，于是杜威率其舰队驶向甲米地，占领了那里的军火库。即使他炮轰马尼拉的威胁足以使马尼拉城里的西班牙人吓得不表态的话，但也不足以使该城和菲律宾投降。所以，杜威在 6 月 30 日美军到来之前一直在等待。

然而，他同时也在与流亡的菲律宾革命人士艾米利奥·阿奎那多（Emilio Aguinaldo）合作。自 1894 年反对西班牙统治的革命失败后，阿奎那多就被逐出了他的国家。杜威起航时，他正在香港。于是，他跟美国人同行。在驶往马尼拉途中，他和杜威一起制定了攻打菲律宾的计划。因为阿奎那多在国内有亲信，所以杜威建议他上岸去组织一支能控制乡村的力量。又因为美军控制着菲律宾群岛周围的水域，所以西班牙军将被困在几个城市中。这可在美军抵达前双方保持有限的敌意。这场战争的过程的确是这样，当结束这场战争的《巴黎和约》签订时，西班牙以 2000 万美元的代价将菲律宾转让给了美国。

阿奎那多说，杜威曾答应过他，他的祖国将成为自由的国家。毕竟，当美国国会批准对西班牙采取军事行动时，还在决议上加上了“泰勒修正案”，这个修正案不承认任何吞并古巴的企图。据此，阿奎那多有理由认为，美国肯定也会这样对待菲律宾。此外，他说杜威还答应过他，美国会这样做。杜威否认这些承诺，他们的密谈没有记录保存。即使杜威做过这样的承诺，也超出了他的权限。菲律宾人似乎被一个主人卖给了另一个主人，这使他们愤怒。阿奎那多撤向山区和密林，发起了对抗美国人的游击战争。作为报复，当美国承诺对菲律宾实行各种进步的改革时，美军却开始建立集中营。像古巴集中营一样，那里的条件也很差，有 25 万人死在美军手下。权力的代价就是如此。

美西战争使美国成了一个世界强国。占领菲律宾（连同波多黎哥、关岛和夏威夷群岛的土地）使美国成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过去10年一直在扩大其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希望有一天可以进入亚洲市场。现在，美国在菲律宾有了海军基地，那些亚洲市场已在其门阶上。在通往马尼拉的商业航线上，夏威夷和关岛给了美国穿越太平洋的加油站。

在军事上，马尼拉海湾之战标志着海战的一个重大变化。参战双方都第一次没有使用木船。美国内战以后，一直在建造钢铁的舰艇，但马尼拉湾战役是这类舰只（除铁甲舰）第一次参战。不过，美国在马尼拉投入的舰只是即将退役的，海军建设的下一个重大发展——无敌级战列舰——大概将在英国起步。像西班牙舰队1898年5月1日被击败一样，不久的美国海军也这样被击败了。建造无敌级战列舰主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5年。这种战舰的大炮控制了海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航空母舰服役才使其退役。

张轶西 译

沈 阳 战 役

1905年2月19日~3月10日

参战方

日本：资料来源有不同的估计，
5支军队在200000~320000人之间

指挥官：大山岩陆军元帅

俄国：资料来源有不同的估计，
3支军队在200000~310000人之间

指挥官：亚历克斯·库罗帕金将军

重要性

日本获胜，尽管代价高，但却促成了结束日俄战争的谈判，从而使日本成了公认的军事强国。

历史背景

19 世纪后期，中国在经济上已被外国列强控制，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和日本在中国都拥有经济势力范围，而实际上，每个国家在其势力范围内都拥有垄断权。1899 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个政策可打破派系控制，有利于自由贸易。列强们原则上同意这项政策，但俄国最不合作。它继续阻止外国竞争者进入其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日本是一个野心很大但自然资源却很贫瘠的国家，因而把中国东北视为其迅速发展的工业和军事所需的煤、铁等资源的最佳来源地。日本试图与俄国谈判解决在中国东北的贸易争端，但几乎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俄国做了些承诺，却未采取任何行动，同时还在中国东北建立了武装力量。到 1904 年，日本认识到进一步谈判已毫无意义，于是开始做战争准备。

2 月，日本帝国海军对驻扎在中国港口城市旅顺口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发动了突然袭击。这次袭击削弱了俄国在该区域的海军势力，使日本可以运送军队。这些军队 4 月底在辽东半岛登陆，开始了占领旅顺口的军事行动。1904 年 5 月 1 日，驻扎在朝鲜（自 1894 ~ 1895 年中日战争以来，日本已对朝鲜行使宗主权）的日军击退了俄军沿着鸭绿江的微弱阻挡，发动了对中国东北内陆的入侵。几乎没有外国观察家认为日本能赢得这场战争，因为它是一个既小又穷的国家，而对付的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而且，欧洲观察家们根本无法相信一支亚洲军队能击败一支西方军队。

日本通过使俄军遭受一系列失败来藐视这种普遍的看法。8 月下旬和 9 月初，日军占领了辽阳城，有效地使遭到围攻的俄国军队——他们正为保卫旅顺口而战——陷于孤立。10 月，俄军试图反攻、突围和解围，但在沙河被击退。旅顺口于 1905 年 1 月 1 日投降，一直在围攻俄军的日军转而向北进军，加入旨在攻击集中在沈阳的俄军主力的其余日军。

俄军司令亚历克斯·库罗帕金（Alexei Kuropakin）将军统率的军队在人数上远远超过日军，但俄军的作战理论已经过时。俄国军队所接受的训练强调冲锋，让尽可能多的带着刺刀的士兵与敌人搏斗。显然，他们没有从美国内战中认识到，在火力已增强的年代，这是一种无用的战术。他们认为，俄国炮兵应当以既支援进攻又支援防守的方式使用，但投入的炮兵太少，难以达到最大火力。这样，大量后备军就不得不既援助步兵又援助

炮兵，因为其人数通常与前线部队的人数相等。陆军元帅大山岩（Iwao Oyama）统率的日军是按普鲁士理论训练的。这种理论认为，火力是非常重要的，行进中的部队应该利用所有可利用的掩护；大炮火力主要用来支援步兵。这两种互相冲突的理论所持的观点意味着，尽管日军是支较年轻的军队，但它为这场战争所做的准备要好于俄军，还意味着，俄军在一切都为时太晚前从不会投入足够的兵力。

战 况

库罗帕金把其三支人数约 200000 ~ 300000 的部队放在沈阳城南的一个坚固阵地上，据守一条 90 英里的战线。战线东部 2/3 在塔林（ta - lin）山脉。西部 1/3 从塔林山脉延伸到浑河，沿线的村镇防守坚固。1 月 9 日，库罗帕金命令一支骑兵侦察部队去探明日军的位置，但他派出的这支哥萨克轻骑兵一下子就陷入困境，落入了日本人的圈套。俄军司令接到了日军仍没有大量抵达战线西侧的错误报告，而事实上，那时陆军元帅大山岩几乎已经在进攻位置。这就导致库罗帕金把较少的兵力放在西部的右翼。

1905 年 1 月 26 日战斗打响，库罗帕金向日本战线中部发起了进攻。三德铺（san de pu）镇在两天之内换了三次主人，战斗在暴风雪中进行。1 月 27 日，俄军占领该镇后，日军的一次侧翼进攻使库罗帕金确信应退至其最初的战线。这次进攻不仅使日军获得了主动，而且还大大削弱了俄军的士气。

日本的第三军从旅顺口到来使大山岩的兵力得到了增强，2 月 19 日，他发动了自己的进攻。最初的进攻是指向俄军防御最强的地方，那是在塔林山脉的东翼。日军的进攻进展很慢，代价很高，但却成功地迫使库罗帕金把其后备军投入那一翼的战斗。当库罗帕金调上后备军时，大山岩派日本第二军进攻西翼的俄军，派第三军转了一个大弯儿渡过浑河，绕过俄军翼部，到了俄军后方，控制了一条给俄军提供补给品的铁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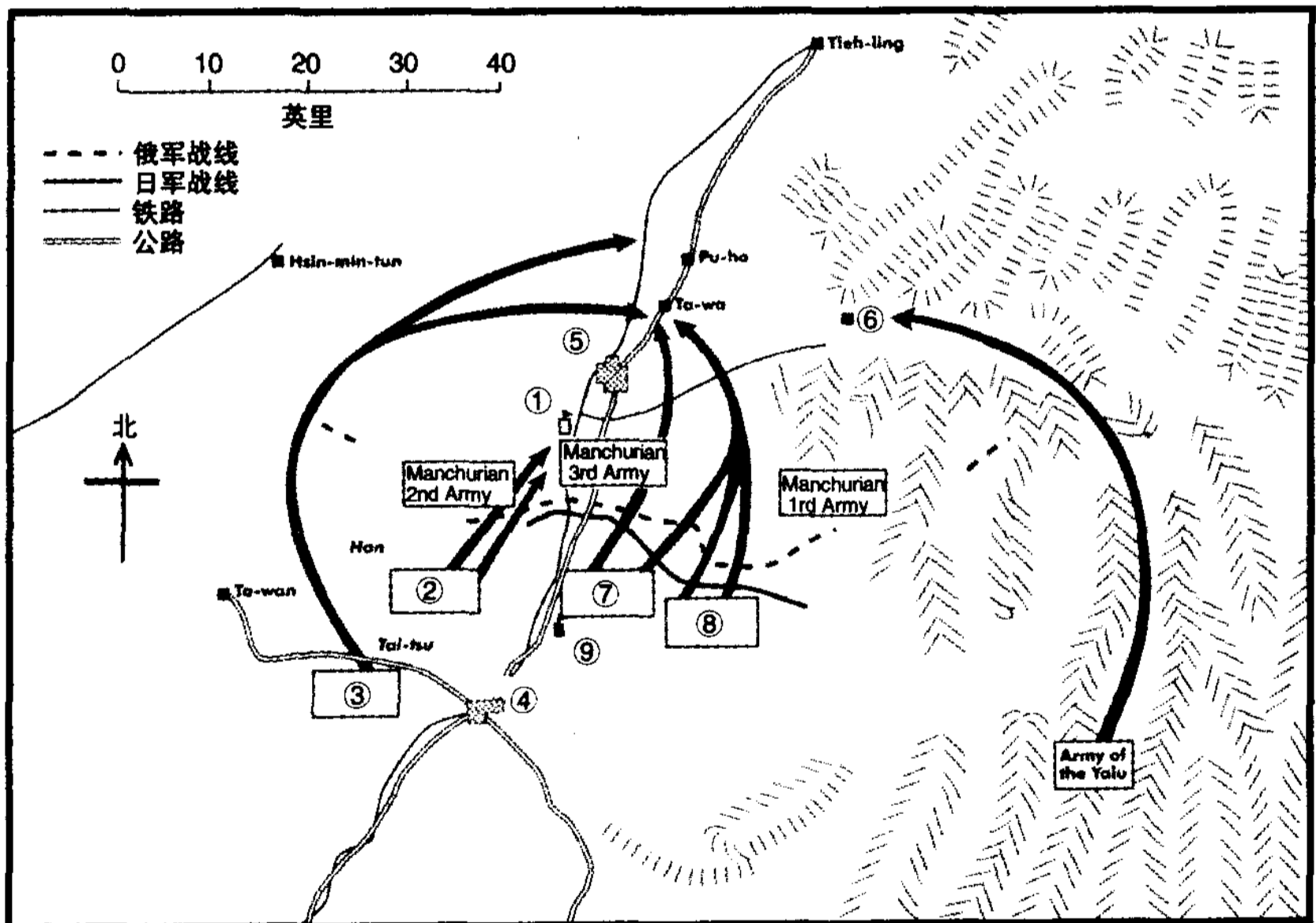
当双方军队在塔林山展开了一个多星期的肉搏战后，日本第三军的侧翼包抄行动使库罗帕金承认要退回沈阳。3 月 2 日，库罗帕金在塔林山北侧部署了一条防线，并掩护其右翼完全退到一个南北向阵地上，以保护铁路线。出了塔林山脉，日军就可发动规模更大、更持久的进攻。一个星期之内，俄军被迫退至战线东翼的卡马林（kamalin）山和西翼的沈阳 - 哈尔滨公路上。库罗帕金害怕被完全包围，3 月 10 日，下令撤退。这挽救了他

的大部分军队，虽然日军的炮火仍使他们遭受了严重伤亡。

战 果

沈阳战役的伤亡总数出入极大：低的估计是俄国伤亡 20000 人，日本伤亡 53000 人；高的估计是俄国伤亡 156000 人，日本伤亡 70000 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日军伤亡要多些，俄军伤亡要少些，但成为战俘的要多得多。

大山岩未能实现全歼俄军的愿望。尽管日军控制了旅顺口和辽东半岛，但只要有一支俄军存在，日本就不会感到安全。沈阳的补给能力已到了极限，而俄军仍继续控制着一条连接着他们与来自西边的援兵和补给的重要铁路。因此，从战略上讲，日军在沈阳的胜利是一次失败。日军不仅



- | | |
|---------|---------|
| ① 俄军总部 | ⑥ 抚顺 |
| ② 日本第二军 | ⑦ 日本第四军 |
| ③ 日本第三军 | ⑧ 日本第一军 |
| ④ 辽阳 | ⑨ 日军总部 |
| ⑤ 沈阳 | |

在沈阳的补给上到了极限，而且日本政府和经济所能提供他们的也到了极限。可是，俄国仍保有军队实力和至今尚未动用的工业储备。

这场战争到头来一无所获。尽管俄国政府和人民有继续这场战争的物质条件，但已没有再战的心理条件。败在这个本来无足轻重的敌人面前震惊了俄国政府和统帅部。战后库罗帕金辞了职。由于新闻界不断报道俄军的失败，俄国君主在激进派的政治压力下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革命爆发了，尽管遭到了镇压，但它使俄国人相信，与日本谈判是可取的。

日本政府命其在华盛顿的大使（秘密地）请求罗斯福总统出面调停。罗斯福公开要求两国派代表前往华盛顿。俄国只是在日本首先公开表示同意时才同意了。谈判代表于1905年8月初在华盛顿会面。不久，谈判转移到气候凉快的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的美国海军基地举行。8月23日，两国在那里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the Portsmouth Treaty）。俄国不但把包括旅顺港的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而且还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地位，并放弃了库页岛的南半部。日本企图获取俄国的战争赔款，但没成功；他们还打算扣留战时俘虏的俄国舰只，但不得不归还。罗斯福让日本人认识到，他们的让步少于他们所预期得到的：得以享用中国东北的资源。

发生在日俄战争期间的战斗是在法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预演，虽然当时几乎没有国家注意到这一点。到日俄战争时，工业革命已遍及军事领域，可以看到大量的火炮，机枪这种新式武器也是如此。军队在有强大火力的战壕里成为东北战场的作战规范，10年后，也成为法国战场的作战规范，但只有德国人够精明，吸取了日俄战场的教训。德国观察家们目睹了机枪的威力，因而确信德国军队应拥有足够多的机枪；只有在法国的痛苦经验才能教会英国和法国军队相同的教训。

日本的胜利使日本成为一个军事强国。1600~1854年期间，日本一直孤立于世界的其他部分之外，此后美国海军上将马修·佩里（Matlew Perry）“打开了”日本。面对世界其他国家技术上的遥遥领先地位，日本政府在50年之内使国家和社会前进了300年。日俄战争见证了这种前进的效果。

结束于沈阳的满洲战争展示了两个走着不同方向的国际强国。1905年的俄国革命，尽管失败了，但为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奠定了基础。然而，日本却在崛起。日本军队的崛起在20世纪头几十年内尤其显著，到1931年，已达到操纵政府的地步，这直接导致那年对中国东北的又一次入侵和1937年对中国其他地方的入侵。日本的海军，作为一支需要认真对付的力量也参加了日俄战争，与陆军一起构成了要成为主宰亚洲的国家所必

需的力量。日本公众对《朴次茅斯和约》的不满构成了美日太平洋竞争的基础，这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决雌雄。

日本的胜利对整个亚洲也有心理影响。自 18 世纪以来，在一系列国际接管中，西方殖民国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亚洲。在 1904 ~ 1905 年，亚洲人民从来没有成功抗击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日本打败俄国标志着亚洲人对西方国家的态度的根本改变；类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打败英国则引发了把大多数西方帝国送入坟墓的民众运动。

张轶西 译

对马岛战役

1905 年 5 月 27 日

参战方

日本：4 艘战列舰，8 艘巡洋舰，21 艘驱逐舰，60 艘鱼雷艇

指挥官：东乡平八郎

俄国：8 艘战列舰，8 艘巡洋舰，9 艘驱逐舰

指挥官：齐诺维·罗日捷斯特文斯基

重要性

俄军的惨败意味着俄国海军力量的灭亡，
标志着日本成为海军强国时代的到来。

历史背景

1894 ~ 1895 年期间，日本让世界刮目相看，因为它在一场涉及朝鲜和辽东半岛的战争中轻易击败了中国。然而，由于欧洲人强烈的外交压力，日本被迫放弃了几乎全部它所征服的土地，包括辽东半岛最顶端的具有战

略意义的港口旅顺口。在日本被迫让出它所占领的土地之后，俄国立即来到中国，从中国政府那里逼取了一条铁路的修筑权。这条铁路是贯穿西伯利亚铁路的延伸部分，穿过中国东北，通往旅顺口。俄国还取得了对旅顺口的控制，将其作为其太平洋舰队主力舰的海军基地，其余的舰只则以更北面的海参崴为基地。这种受欧洲人操纵的处理使日本的政府和民众感到耻辱，因而他们对俄国怀有最大的怨恨。

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说服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日本在“门户开放”政策方面携手合作。这个政策要求中国敞开大门与所有外国利益集团进行自由贸易。日本希望借此获得中国东北的原材料。日本只是从1854年以来才对外国的访问敞开大门，那时其政府已认识到，日本要想在技术上赶上世界其他国家，必须做重要的工作。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中国东北的煤、铁矿和其他资源似乎是一个便利的供应源。可是，俄国逃避履行其门户开放的义务。日本试图通过谈判进入中国东北市场，但俄国人却没有诚意进行谈判，同时还派来了兵力增援。到1904年初时，日本已经受够了。

就在2月8日午夜前，日军驱逐舰和鱼雷艇进入了旅顺口，朝停泊在那里的俄舰队发射了许多鱼雷，重创了3艘俄舰。天一亮，日本海军上将东乡平八郎（Heihachiro Togo）派出日本海军的其余舰只，炮轰俄舰艇和岸上的炮台。俄舰艇和设备遭到了更大的损失，但当俄军的反击开始使日舰艇受损时，东乡平八郎撤退了。俄军未能利用其人数上的优势冲出去与日军交战。日军也未能继续发动进攻，摧毁停泊着的俄舰队。东乡平八郎未认识到的是，俄舰队缺乏训练，士气低落，而且操纵保卫港口大炮的大多数炮手也不称职，所以他决定不与其小舰队去冒险。

1904年2月9日那天，日本舰队袭击了停泊在仁川港的俄舰队，港内两艘俄舰艇受损，舰上的船员们很快把它们凿沉了。日军登陆后很快集合起来，占领了仁川市，并策划5月初入侵中国东北。

同时，旅顺口的俄舰队来了一位新指挥官，海军上将斯蒂潘·马卡罗夫（Stepan Makarow）。他给船员规定了一些纪律，并对他们做了训练，4月13日，率舰队驶出仁川港。但他的旗舰撞上了一枚俄军的水雷后沉没，马卡罗夫随之葬身海底。他的继任者相信，不采取行动总比采取糟糕的行动要好，所以他让舰队停泊在旅顺港口。当日本帝国陆军进攻这座城市时，他们的大炮摧毁了港口的军备设施，并击沉了最后一只俄舰。为了报仇，沙皇尼古拉二世（Czar Nigolas II）派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前往太平洋。在缺乏生气的海军上将齐诺维·罗日捷斯特文斯基（Zinovy Rozhdestensky）

的率领下，这支包括 4 艘较新战列舰在内的老化舰队开始了环绕世界的远航，一次本质上是灾难性的航行。由于担心在北海的日本鱼雷艇，俄舰队误向英国渔船开火，并向多格海岸*外的英国渔船开火，击沉了它们，引发了一桩险些导致战争的国际事件。罗日捷斯特文斯基随后把其舰队一分为二，一半绕道好望角，另一半走苏伊士运河，最后在马达加斯加会合。两者于 1905 年 1 月 1 日抵达马达加斯加，而日军也在同一天占领了旅顺口。俄舰队会合后在法属印度支那重新做了补给，5 月 14 日驶向通往海参崴的最后一段旅程。

战 况

尽管这位俄指挥官确信，他走日本西边的航道会碰上日本海军，但他还是决定这样做。自东乡平八郎对俄国太平洋舰队采取非决定性行动以来，他就加紧了训练，还为他的大炮获得了经过改进的炮弹，原来的许多炮弹早已证明有缺陷。虽然俄舰队在主力舰数量上占优势，但东乡平八郎的 4 艘战列舰、8 艘巡洋舰、21 艘驱逐舰和 60 艘鱼雷艇，却比俄舰新，比俄舰快。相对于俄国人，日本海军的士气和训练要好得多。东乡平八郎在寻找战机，而罗日捷斯特文斯基正盼望抵达海参崴，与驻扎在那里的俄海军残部会合。另外，东乡平八郎还有靠近本土基地的优势，对其航行水域要熟悉得多。

日海军上将东乡平八郎把其舰队停在朝鲜南部的马山湾，期盼着接到俄舰队取道内海航道的消息。他打算，一接到看见俄舰队的消息就起航；这在当时可通过刚刚发明的无线电报来实现。然后，他将驶向俄舰队，让战舰在俄舰队前面穿插，同时让其巡洋舰从侧面包围俄舰队，进攻其后方。他的小舰艇接着参战，发射鱼雷进行攻击，彻底摧毁敌舰。他收到了从“信浓丸”号发来的俄舰队到来的消息，该舰在 1905 年 5 月 27 日拂晓时差点在雾中撞上一艘跟在俄舰队后面的医疗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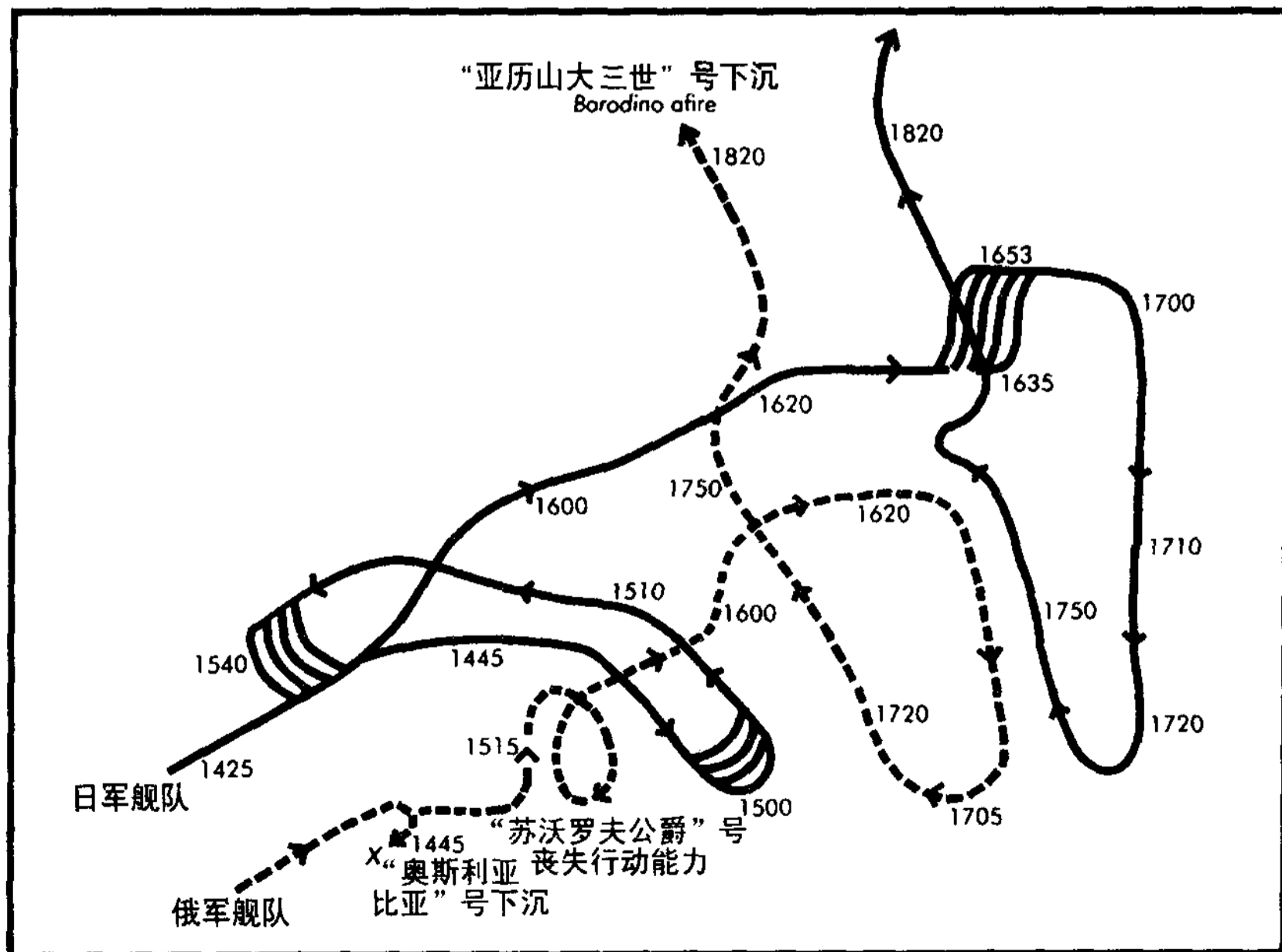
俄海军上将罗日捷斯特文斯基率领他的舰队驶向日本本州岛和对马小岛之间的海峡。俄舰队在海上以两列平行纵队行进，在与日舰相遇后，奉命变成一路纵队。当监视哨 10 点发现日本舰队正从西北方靠近时，罗日捷斯特文斯基的航向几乎是正北，日本巡洋舰在俄舰西边大约六英里处

* 在英国和丹麦之间——译注

采取了与俄舰平行的航向。12点，俄舰队的航向由北转向东，当时，舰上餐室里的俄军军官正在为纪念沙皇尼古拉的加冕礼干杯。下午2点前，坐镇日旗舰“三笠”号的东乡平八郎与他的战列舰一起到来了，向俄舰队的头部前进，试图实施海军传统的“T型交叉”战术。他取得了成功，日舰艇可用舷炮朝迎面而来的俄舰队开火，而俄舰队只能用其前部的大炮还击。

罗日捷斯特文斯基调转方向与日舰队平行，为的是利用舷炮进行还击，但日舰在速度和射击技术上的优势意味着东乡平八郎控制了这场战斗。俄旗舰“苏沃罗夫公爵”号在战斗刚开始时被击中，下午3点左右，丧失了行驶能力。这似乎使其余俄舰失去了指挥。一位日本军官观察到：“战斗开始头20分钟过后，俄舰队似乎突然整个崩溃了，它们的射击漫无目的，几乎没有杀伤力（Warner, *Great Sea Battle*, p. 248）。”罗日捷斯特文斯基两次受伤，这天早些时候，他命令其副指挥官“尼古拉一世”号上的海军少将尼古拉·涅鲍加托夫（Nikolai Nebogatov）带走尽可能多的舰艇，穿过那条海峡去海参崴。

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5月27日，俄3艘战列舰被击沉，接着，日鱼雷艇无情地彻夜袭击俄舰艇。第二天，未能逃走的俄舰不是被击沉，就是被俘获，只有一艘巡洋舰在2艘驱逐舰的援助下悄悄向北去了海参崴，



还有 3 艘驱逐舰则调转航向，逃往菲律宾群岛，最后被扣留在马尼拉。

战 果

尽管日本有 3 艘鱼雷艇沉没，近 1000 人失踪，以及几艘主力舰受损，但他们取得了一次历来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海上胜利。自从特拉法尔加海战以来，两支势均力敌的舰队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一边倒式的胜利。美国在马尼拉湾的胜利，虽然舰只数量较有决定意义，但美方参战舰艇的质量远占上风。在对马岛海战中，日舰队击沉了 6 艘俄战列舰，俘获了 2 艘；还有 4 艘巡洋舰被击沉，余下的 4 艘因在黑夜中逃走而幸存下来。俄 9 艘驱逐舰中，有 7 艘被击沉，2 艘被捕获。俄船员总损失估计近 10000 人。

对马岛海峡的惨败是紧跟着几星期前俄国在沈阳的军事失败发生的，这大大冲击了莫斯科政府。1905 年俄国革命是副作用之一，而对马海峡和沈阳的接连失败使俄国人接受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建议，1905 年 8 月在美国举行会谈。俄国和日本的代表在美国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该条约引起最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是幸存俄舰的处理。日本人已修好了“尼古拉一世”号和“奥廖尔”号，把它们编入了自己的舰队。他们想占有它们，但俄国人要求归还，大概是作为建立一支俄国新海军的核心。只是在罗斯福的压力下，日本代表才归还了俄舰。

这一做法在美日关系上产生了反响。尽管日本政府接受了《朴次茅斯和约》的条款，但日本公众却不高兴。交出真正赢来的战利品，加上日本谈判者未能从俄国得到赔款，这一切都使许多日本人对美国产生反感。几个月后，当加利福尼亚立法机构通过了区别歧视日本移民的法律时，种族紧张局势在两国出现。日本报纸开始呼吁采取反美行动。

罗斯福担心这种舆论可能会对日本政府产生影响，决定派美国战列舰进行一次环球航行。1907 年夏，漆成象征和平的白色的“大白舰队”访问了东京。尽管美国人得到了极热情的款待，但美国舰队的经历简直是场灾难。沿途数次发生故障，与新型日本战列舰相比，美国舰艇显得陈旧。由于它们没有任何护航舰护航，又雇佣的是外国运煤船来添加燃料，所以，如果日海军要找麻烦，那结果可能与对马海战一样。但相反，两支海军的士兵处得极好。结果，签订了《鲁特-高平协定》（Root-Takahira Agreement），详细划分了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范围。

罗斯福认识到日本作为一个海军大国的时代已经来到，这是一个需要

非常认真对待的问题。尽管《鲁特-高平协定》限制美国在其占领的岛屿上构筑防御工事，但它确实使两国在太平洋维持了几乎长达30年的友好关系。西奥多·罗斯福并没有活到看见他的预见——一支强大的日本海军——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现实的那一天，但在20年代所签署的限制建船协议破裂后，事情发生了。日本人因西方长期把他们看作二等国家而积累下来的怨恨终于在1941年爆发，罗斯福担心的那场战争也确实发生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只有更新、更现代、更强大的美国海军才使这场争夺太平洋海上霸权的战争停了下来。

张轶西 译

第一次马恩河战役

1914年9月5~10日

参战方

法国和英国：法国第六军、第五军、
第九军和英国远征军
指挥官：约瑟夫·霞飞
德国：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
指挥官：赫尔穆斯·冯·毛奇

重要性

法国的胜利使德国迅速打败法国的计划流产，
结果导致在法国进行了长达4年的堑壕战。

历史背景

如果要问是什么原因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就像问：“谁杀死

了约翰·肯尼迪 (John Kennedy)”一样。答案很多，而且各种各样：法国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遭受了耻辱性失败后渴望报仇；同盟国体系，这是由于法国为与德国下次不可避免的战争想结盟而创建的一种对抗性力量平衡机制；导致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狂热民族主义；德国在对性情古怪、争强好斗的威廉皇帝稍微有点约束力的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去职后缺乏政府领导人；德国渴望拥有一支敌得过英海军的海军；德国梦想建立“中欧帝国”，一个从北海延伸至波斯湾的中欧关税同盟；巴尔干半岛各个族群斗争，并牵涉到分别支持它们的大国——奥匈帝国和俄国；英国在一个敌意不断增强的世界需要结盟。这些答案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都可用做回答。

无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是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军事的，但事后看，战争似乎是无法避免的。看一下德国为赢得这场战争而制定的计划，似乎更是如此，尽管为未来战争制定应变计划是参谋部——这是德国人发明并使之完善的一个组织机构——工作性质的一部分。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 (Alfred Von Schlieffen) 领导下的德国参谋部，早在1894年就制定了一份入侵法国的军事行动计划。这一年到1914年战争爆发，“施利芬计划”偶有修改，而德国1914年8月发起的进攻则是这份20年的指令文件的一个不同版本。

法国与俄国结盟实际上引发了一场两线战争，这是德国极力想避免的。根据俄军的动员过程即使不会花数月，也会花数周才能完成的假设，施利芬建议在俄国把军队准备好之前大举进攻法国，把它给淘汰出局。这样，德军就可转移到东线去对付俄军。“施利芬计划”既要求把最少的兵力放在东部边界，还要求把最少的兵力放在德法边境。法国的“第十七号计划”甚至比“施利芬计划”制定得更早，要求万一战争发生，就要大举入侵德国，但要穿过一个因地势高低起伏而闻名的地区。德国的计划制定者们确信，当德军主力绕过法军左翼，全速进军巴黎时，少量德军就可守住这个地区。这样，困在德法边境的法军就不能及时返回去保卫首都。而一旦巴黎像1871年那样陷落，法国就会投降。

然而，“施利芬计划”存在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要想既避开法军，又避开法国守卫边界的要塞，德军将不得不穿过中立的比利时，而比利时的存在是被多边协议保证的，德国签署了这些协议。侵犯任何一国的中立地位是极少发生的，这必将激怒另一个担保国——英国。然而，如果按计划进攻，那么，法国可能在英国能有效进行回击前就被打败。

由于“施利芬计划”是适当的，而且有多种国际因素在起作用，所以

只需等待一起可发动军事行动的偶发事件。这样一起事件 1914 年 6 月 28 日在萨拉热窝发生了。当时，奥地利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被一名塞尔维亚恐怖分子暗杀。奥地利惩罚凶手的要求导致俄国支持塞尔维亚，而德国与奥地利的结盟意味着一场德俄战争，因而也意味着一场德法战争。过去 30 年所建立的这种连锁式结盟关系担保了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任何两个国家开战，几乎可以立即演变一场把整个欧洲都卷入的冲突。当奥地利宣称，塞尔维亚不能满足维也纳政府的最后通牒（塞尔维亚是否接受了这最后通牒一直存在争论）时，奥地利 7 月 28 日宣战，到 8 月 4 日，奥匈帝国、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已全部宣了战，如塞尔维亚和比利时之类的小国也都卷入了这场战争。

战 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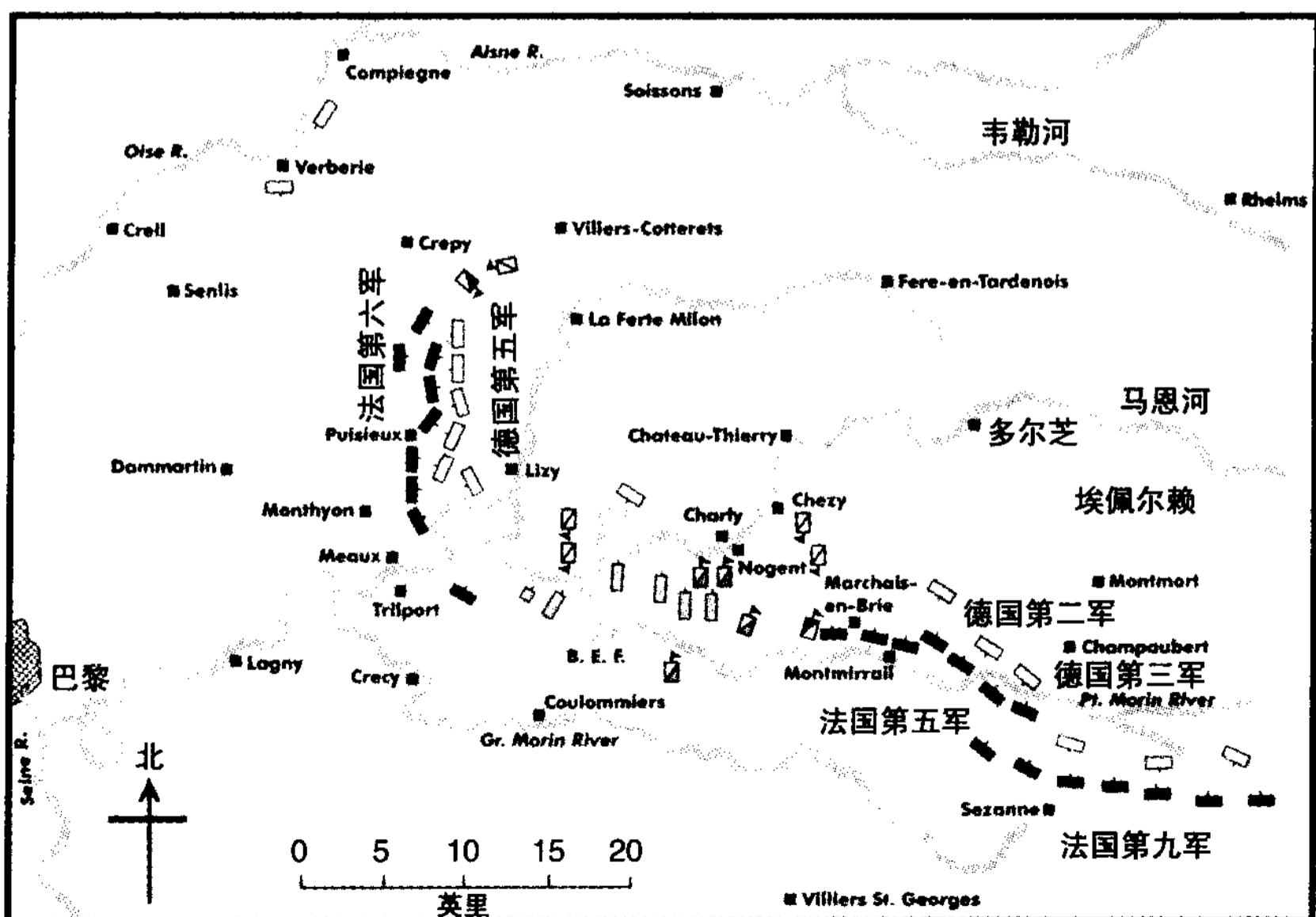
1914 年 8 月 4 日德军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因为德国第一、第二和第三军途经比利时进军巴黎。“施利芬计划”曾要求近 90% 的德军参与这次进攻，但 1906 年接替施利芬担任德国参谋部总参谋长的赫尔穆斯·冯·毛奇却没有其前任的远见或胆识。他不断地改动这份计划，把更多的人放在东部和德法边境，所以途经比利时的军队比原计划少多了。尽管如此，最初仍是有效的。攻击德国的法军的确陷入阿尔萨斯的山林中，但德军的进军速度却因比利时军在一系列废弃的大的碉堡周围的顽强抵抗而慢下来。于是，毛奇下令把几个师从发动全面进攻的部队中拉出去攻打这些碉堡，但直到 8 月晚些时候，这些碉堡的数量也没最后减少下来。使德国计划受挫的另一个因素是在德法边境发生的战事。尽管毛奇把较多的军队放在德法边界加强了德军的防御力量，但却没有加强到一旦机会出现就足以发动一场攻势的程度。然而，机会的确出现了。德军攻击惊慌失措的法军，迫使他们朝一个个有工事的阵地撤退，但德军却缺乏冲过这些工事所必需的兵力。因此，法军之所以能抽调这里的兵力西行援助巴黎，要归功于这些工事所发挥的威力。

法国不久就认识到“第十七号计划”毫无用处，除非其首都能够立即设防，否则它将重蹈 1870 年普法战争的难堪。负责这次设防任务的是约瑟夫·霞飞（Joseph Joffre）将军，他下令组建一支新的军队，即第六军。于是，巴黎的军事长官约瑟夫·加列尼（Joseph Gallieni）将军赶来了巴黎地区几乎所有兵役年龄的人，把他们放到巴黎城前，在马恩河（the Marne

River) 进行阻击。这是法国最引以为荣的时刻之一。利用唯一可得到的运输工具——巴黎的出租车，几千名士兵被运往马恩河，部署在德军发动进攻的必经之路上。“马恩河的出租车”因此被记载在法国纪念铭文中。同时，英军在登陆，其速度比德国预料的快得多，而法军主力则正缓慢地调转方向，试图及时返回巴黎。

德军仍有势头，但却在逐渐衰退中。尽管遭到比利时军的抵抗，但德军途经比利时的时间仍比计划提前几天。由4个师组成的英国远征军(BEF)和法国第五军所采取的防守势态没有发挥作用，反使德军行动比计划的更快。然而，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利因素，因为运送补给品的列车跟不上他们，士兵们开始感到食物太少所带来的影响。这时，毛奇又一次放弃了“施利芬计划”的原则，使法军和英军有机会还击。他没有发挥一个大弧形战线的“双开式弹簧门”效应，用德军右翼使整个法军的侧翼在巴黎以西向北做弧形运动，而是下令缩短战线，不包围巴黎，只包围法国的凡尔赛要塞。这意味着，德军右翼不是从北边和西边进攻巴黎，而是在巴黎以东发起进攻，从而使自己的侧翼有可能成为敌人进攻的目标。德军右翼的目标是马恩河，而法国新编的第六军就部署在那里。

这时，英法联军有机会重挫德军。法国第六军坚守在马恩河，而法国第五军和英国远征军已停止撤退，反攻暴露的德军右翼。在9月5~10日，暂停前进的德军侧翼和后方已暴露，可遭到攻击，所以不得不撤退。侧翼



的德军和侧翼的英法军队都开始挖堑壕，后来双方打了4年堑壕战。

战 果

德军总参谋长毛奇应验了“好运偏爱勇敢的人”这句格言，因为他缺乏勇气，所以注定了“施利芬计划”失败的命运。当然，无法使前线部队维持充足补给，以及德军前沿部队和总部之间的直接联系的日益减少，都可能使德国的战争努力受挫，即使不考虑英法联军反攻的有效性。可是，毛奇仍继续削弱一项本可获得巨大成功的计划，他这样做，是因为他个人的犹豫不决，因而也应验了另一句格言：“永远不要就你忧虑的事情去征求别人的意见。”有一种传说说的是，1913年施利芬在临终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保持右翼强大。”他没有活着看见毛奇推翻他的意见。军事史学家特雷弗·杜普伊在评论“施利芬计划”时写道：“事实上，这是拿破仑非常喜欢的那种战略冒险，其中，即使是最糟的结果也不可能是灾难性的，而取得好结果的可能性极具吸引力。”

坦嫩贝格战役

德国和俄国在东普鲁士坦嫩贝格（Tannenberg）打的那一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头场战役的结果是同样重要的。按“施利芬计划”，当法军在西线迅速瓦解时，应把俄军控制在东线。俄国本可轻易保持中立；德国人预计，俄国人从动员军队到出发，即使不花数月，也会花数周时间。然而，沙皇尼古拉应法国的紧急求助，8月17日就把其未做好准备的军队投入了战争。不过，德国人同样也没有准备好做其要做的事。

俄军的进攻是沿着两条平行战线展开的，马祖里湖周围的一大片沼泽区把这两条战线隔开了。北面的进攻由保罗·连涅卡姆普弗（Paul Rennenkampf）将军指挥，南面的进攻由亚里山大·萨姆索诺夫（Alexander Samsonov）将军指挥，这两人都是日俄战争的老兵，彼此互不喜欢。连涅卡姆普弗的头一波进攻是趁德军指挥官马克斯·冯·普里特维茨将军不备进行的，接着很快开始把他的军队拉了回来。普里特维茨告知德军最高指

挥部，他不得不撤至维斯图拉河进行抵抗，但只有获得援军才能如此。然而，他的参谋们第二天说服了他，要他快快顶住俄军，利用俄军在两条战线、彼此无法支援的机会。

对于普里特维茨来说，不幸的是，他既不能告诉其部下他曾与最高指挥部联络过，也不能告诉最高指挥部他已改变了主意。在科布伦茨的德军司令部，毛奇做了两件事：一件有积极意义，一件有消极意义。首先，他决定免去普里特维茨的职务，让某个较稳重、更有进取心的人取代他。他选中已退役但受人尊敬的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任总司令，（新近因在比利时城市列日战争中的行动而成为英雄的）埃里奇·冯·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任总参谋长。这两人实施了普里特维茨部下所制定的计划，用坦嫩贝格的一个巨大双重包围圈，击溃了驻扎在南面的萨姆索诺夫，赶

回了北面的连涅卡姆普弗。

毛奇采取的第二个行动是消极的。他听从了普里特维茨的最初警告，从法国抽调兵力支援东线的德军。除了这场战争前他所实施的“施利芬计划”不断被削弱外，这次调兵东援几乎注定了德军在法国的失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调往东线的军队到得太迟，以致未能分享德军的胜利。

德军在坦嫩贝格的胜利与其在马尔讷的失败一样是决定性的。如果德军既输给了俄军又输给了法军，那么德国政府几乎肯定会停止这场战争，而不会面对东西两线的失败来把战争继续下去。

而另一方面，如果德军既打败了法军，也打败了俄军，那么协约国几乎肯定会投降。失败和胜利的交织意味着，这场战争不可能是德国人曾经想象的那种快速取胜的战争，而是一场在法国堑壕里长期进行的艰苦战争，一场遍及广阔东欧平原的有得亦有失的战争。

当然，尽管法军从边界回防快得足以遇到已缩短战线的德军的攻击，尽管法军和英军发起的反攻已使“施利芬计划”破产，但归根到底还是毛奇害了自己，为此，他于9月14日被解职。一个更有进取心的指挥官几乎肯定可使“施利芬计划”得以实施，就像后来德国在1940年迅速打败法国所显示的那样。在闪电战中使用坦克战肯定也加速了法军当年的失败，但把力量集中在前方而不是后方乃是1914年战争和1940年战争的基本差别。

毁灭性打击没有降临，战争的余波实际上只有一些好幻想的人才会预言是什么样子：火力主宰了战场，防守控制了进攻。成千上万的人白白死去，只得到一点点土地，这给欧洲人心灵所造成的伤害影响了随后20年欧

洲大陆所发生的几乎每一件事。如果严格执行“施利芬计划”，德国很可能会赢得这场对法国的速决战，从而使英国相信，进一步冲突毫无意义，并把和平比实际发生的要早得多的强加给了俄国。这会加速沙皇垮台吗？不管这场战争在俄国的影响是什么，获胜的德国人肯定不会听信阿道夫·希特勒对未来的梦想。

张轶西 译

凡尔登战役

1916年2月1日~12月18日

参战方

法国：第二军

指挥官：亨利·菲利浦·贝当
(总指挥官：约瑟夫·霞飞将军)

德国：第五军

指挥官：威廉王储 (总指挥官：埃里奇·冯·法金汉
将军；8月早些时候，为保罗·冯·兴登堡
将军和埃里奇·冯·鲁登道夫将军所取代)

重要性

大量死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场的典型特征，
影响了法国随后几年的军事和政治决策。

历史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经过头几星期的迅速调动之后，在法国转入了堑壕战。一边是德军，一边是英法联军，双方挖了两道从瑞士边界至英吉利海峡的平行战壕。由于任何一方都无法在战壕面前成功地进行侧翼调动，因

此双方的目的都是在对方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以使足够的兵力穿过缺口破坏敌人的后方。尽管德军和英法联军都进行了大量轰炸来破坏对方防线，但唯一的结果却是死亡人数的不断增加。卷入这场战争的德国人相信，他们能轻而易举地打败法军。然而他们却发现，不可能同时击败英军和法军，于是 1915 年早些时候，即在每一参战方一年的死伤和失踪都接近 100 万人之后，德国最高指挥部决定采取一种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实施上都令人吃惊的战策。

德军司令部一直认为法国把最不堪一击的军队投入了战场，所以制定了一项进攻默兹河边凡尔登要塞城市的计划。自从堑壕战开始以来，凡尔登一直是向德军防线发起攻击的一个中心点，位置突入德国一边。这使得从三个方向对该城及其 20 个较大的碉堡和 40 个较小的碉堡发起进攻成为可能。德军打算使法国士兵和军队的特点为其使用。自法国 1870 年在普法战争中失败以来，法军得出结论认为，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乏进攻的精神。只要士兵们与敌人展开肉搏战，胜利必将接踵而来。这种进攻战的思想对法国士兵和军官的灌输竟然到了使他们几乎在没有重型武器的情况下就发动了战争，因为在他们看来重型炮仅适用于防御战。凡尔登城本身很适合用大量大炮进行防御，但许多大炮却被拿去满足西线法军的需要。

因此，凡尔登并不像它本来可能的那样防守森严（就火力而论），所以对其发动进攻将会产生两种结果之一：要么是德军突破法军防线，占领凡尔登城（在法军防线上打开一个以备将来利用的缺口），要么是法军在该城投入很多兵力，以致削弱其在别处力量（使其战线的另一部分被突破），或竭尽全力保卫凡尔登，以致削弱其整个军事努力。德军认为，无论哪一种结果，他们都将受益。

为了尽可能给凡尔登造成更多破坏，也为了使尽可能多的德国人免于战死，德国最高指挥部集结了在一个地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最大量的大炮。德军计划用 420 毫米迫击炮到 77 毫米野战炮从远距离摧毁法军碉堡和战壕。新发明的火焰喷射器也投入了凡尔登战役。由于德军一开始就贮备了 250 万发炮弹，连续的轰炸预期可使任何法国守军化为灰烬。“裁决行动”（Operation Gericht）是给这场恐怖攻击所起的代号。

战 况

德军打算 2 月 12 日开始炮轰凡尔登，但天公不作美。德国士兵们在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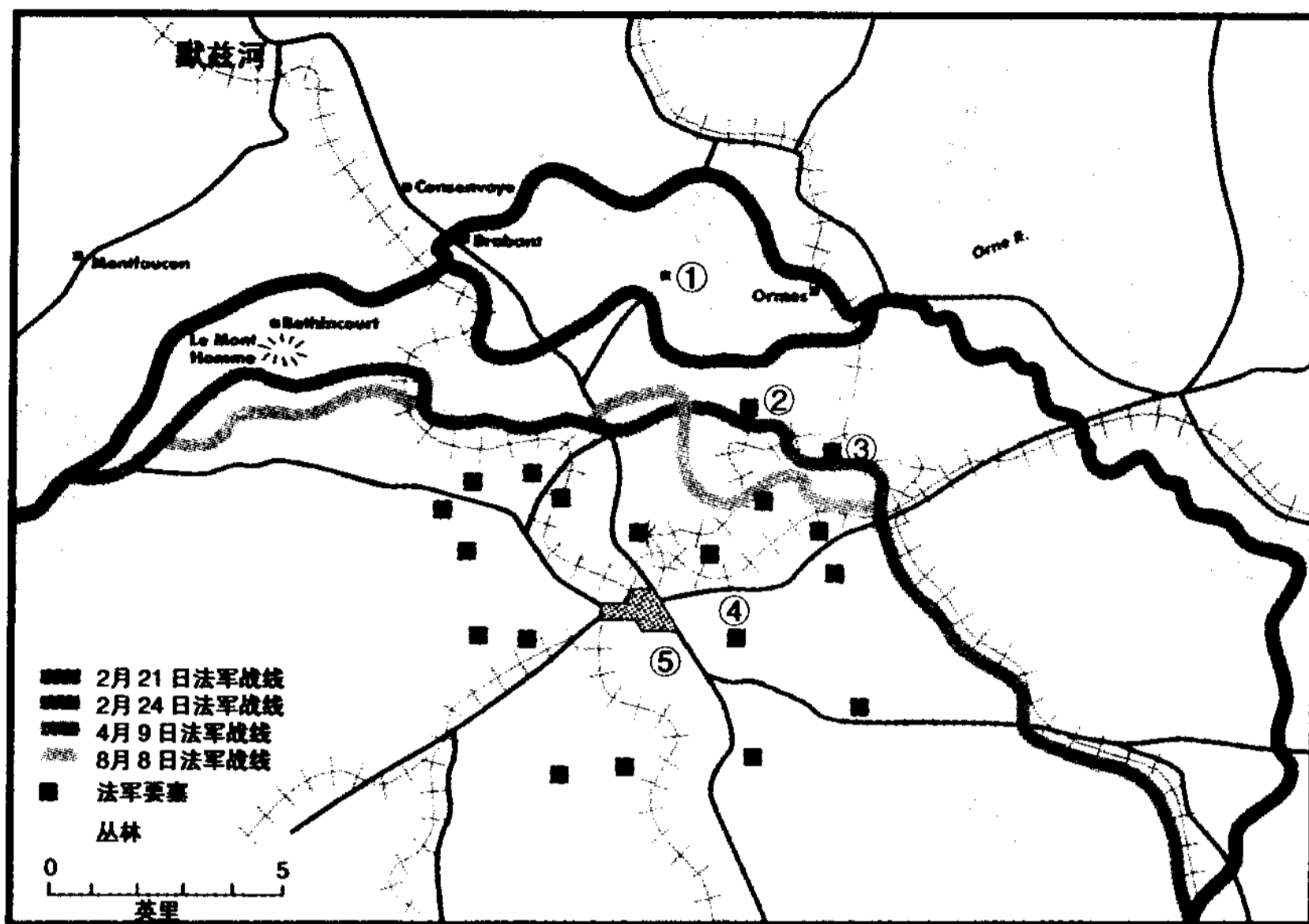
制的伪装掩体下等了10天，他们挨着冻，生病的和受伤的人不断增多。法军也天天都在为攻击做准备，就像白天屏住呼吸等待进攻，夜里走出战壕的德国士兵一样。直到2月21日天气才晴朗得足以使高地上和空中的大炮弹着点观察员看到轰炸效果。炮轰开始时，他们报告了轰炸的效力。7点轰炸开始，大量炮弹猛轰法军的碉堡和战壕，弹着点观察员在16点轰炸结束前报告说，可能没有什么能幸存下来。

当德军沿着一条8英里长的战线向前冲——不是一波接一波，而是以一个个小队从一个个掩体冲出来——时，他们没遭到什么抵抗。德军头一天的轰炸只不过是进行了火力侦察，找出第二天可让步兵大举进攻利用的最薄弱地带。然而，一个德国军团没有服从命令，他们在法军战线中心建了一个据点，这导致后来战线扩大，进攻出现断裂。

法军指挥官陆军中校埃米勒·戴安特（Emile Diant）在凡尔登部署了防御。他使凡尔登周围的地形发挥了其最大优势，把部队放在有防御工事和重叠火力场的阵地内。凡尔登附近的地区散布着一片一片的丛林，戴安特希望用它们作为据点。虽然这些丛林在头一轮轰炸中实际上已被摧毁，但法军在那里早已挖了一些深掩体，但又露出一角拖住进攻的敌人。然而，法军大炮的撤离却使这些火力场远不如它们本应有的那样有杀伤力。结果，德军第一天和第二天已能从侧面绕过许多前方据点。在第二天的战斗中，戴安特在保卫其中一个据点时阵亡。他的继任者亨利·贝当（Henri Petain）在接下去的几个月成了一位民族英雄。

在战斗开始阶段，德军占领了关键的防御阵地都蒙堡，但法军的抵抗比他们预料的要激烈，使他们相信要放慢进攻速度，要巩固已占领的地方。与此同时，贝当获得了援兵和枪支。德军3月6日重新发起进攻。指挥德军的威廉王储这次让他的军队从西北进攻凡尔登，一开始又取得了胜利，但贝当决心尽可能快地收复任何失地。双方军队在乡间你来我往地拉锯了一个月，谁对任何一地的控制都是暂时的，彼此都付出了几千人的生命。至此，凡尔登的一致呼声被接受了：“他们不应通过（Ils ne pawweront pas）。”

德军大炮的连续轰炸非常有效，以致法军几乎每次企图再派援军都受到炮轰。最后，只剩下一条路通往凡尔赛。它后来被称为“神圣之路”（La Voie Sacree）。贝当建立了一个可使卡车源源不断地进出凡尔登的巧妙的再补给系统。为确保这条道路在德军轰炸下畅通无阻，沿路到处都驻有地勤人员，可立即修复德军炮火所炸出的任何坑。在该系统效率最高时期，路上任何一处每14秒钟都有一辆卡车通过。



①博蒙 ②都蒙堡 ③伏奥堡 ④凡尔登 ⑤默兹河

贝当维护“神圣之路”的能力意味着，他最终敌得过德军投入的兵力。再加上大炮的增加，进一步加强了法军的防御。德国总参谋长埃里奇·冯·法金汉在西线被击退，主张停止那里的战斗，但威廉王储认为他牺牲太多而得到太少，所以德军4月初进攻了凡尔登东侧。经过浴血奋战，德军6月7日占领了另一个关键的防御阵地伏奥堡。在这个胜利的鼓舞下，德军继续前进，为了占领凡尔登，投入了更多兵力。贝当恳求其上司参谋长约瑟夫·霞飞发动牵制性进攻，以缓解凡尔登的压力。俄国和意大利都给予了援助，7月1日，英军在距索姆河很远的北面发动了极其猛烈的进攻。这些进攻的确转移了德军的注意力。1916年6月，德军从凡尔登调出15个师击退了俄国人勃鲁西洛夫发起的攻势，而英军对索姆河附近德军阵地发起的进攻则成了1916年下半年协约国军和德军的主战场。不过，这时在凡尔登的战斗仍在继续。虽然6月的某个时间，当德军抵达可以俯视凡尔登的贝尔维尔岭时，贝当曾请求同意放弃这个要塞，但霞飞却不准后退一步，贝当继续坚守。7月11日，德军几乎兵临凡尔登城下，但却被法军击退了。这一天过后，甚至连威廉王储都已认识到他将永远不能占领这座特殊的法国城市。

德国人发现，结束一场战斗常常比发起一场战斗要困难。威廉王储想

拥有其军队在凡尔登周围获得的物质好处，即使他无法占领该城本身。贝当的想法则不同。尽管他被提升和调任，但他的继任者罗伯特·尼维勒（Robert Nivelle）和查尔斯·曼金（Charles Mangin）利用贝当集聚的兵力和补给，以发动他们自己的进攻。战斗暂停了几个月之后，法军10月19日发动了致命的攻击。这场攻击持续了4天。整个11月和12月，法军慢慢地收复了几乎所有失地。10月24日，法军夺回了都蒙堡；11月初夺回了伏奥堡。到12月18日，他们的最后一次攻势使他们推过了他们的防线2英里，几乎到了去年2月开战时的起点。

战 果

法金汉消耗法军力量的计划几乎取得了成功，但在此过程中，他也消耗了自己军队的力量。贝当建立了一种轮换制度，把西线其他地方有活力的士兵调来，使凡尔登源源不断地获得了休息相对较好的守军。几乎2/3的法军不是这一时间就是那一时间在凡尔登打过仗。德军上上下下也轮换过，但在7月1日索姆河战役之后，加上俄军在东线的进攻，致使这种轮换制度无法进行了。的确，1916年夏俄国展开的合作性军事行动迫使法金汉把凡尔登的兵力调去增援东线的奥德军队。由于这种轮换制度，所以很难确切说出双方到底有多少士兵在凡尔登打过仗。死亡人数或许还比较容易算出。1916年2~12月期间，法军伤亡542000人，而德军损失了434000人。

凡尔登战役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次有代表性的战役，尤其是一次损失最惨重的战役。它的代表性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使用的武器在这次战役中都显示出了其所有的破坏性：不仅有标准的大炮轰，而且还有首次使用的火焰喷射器和毒瓦斯。工业革命给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大量新式武器，其造成的死亡和破坏程度是将军们战前没有想象到的，也是战时常常无法控制的。凡尔登战役的代表性还体现在双方将军对士兵的态度上。士兵被当作商品使用，而不是作为会死的生命来看待。的确，处于权力中心的人们很少使用“死亡”这个词，而代之用“耗损”一词。双方将军也往往把士兵和战斗看成是在地图上移动的棋子；目标是“消耗敌人”的资源，而不是杀人。战争在高层人士那里的无人性化甚至可以解释下层幸存下来的人接下来几十年的态度。

锚 桩

凡尔登战役头几天的战斗是在默兹河东岸展开的。这条从北向南流的河穿过凡尔登城和战场。河的东侧或右岸，地形极度崎岖不平，有陡脊和深谷，给那里的碉堡增加了天然的防护。然而，河左岸较开阔，有些起伏，但几乎没有高山。制高点在凡尔赛城西北约 6 英里处，被称为锚桩（Le Mort Homme）。它几个世纪前就有了这个名字，现在也没人能说出为什么起这个名字，但在凡尔登战役期间赢得了这个名字。

1916 年 3 月 6 日，德军把其进攻重点从河右岸转向左岸，而锚桩成了其进攻目标。占领锚桩给了他们在邻近地区的最高观测点，可使他们把炮火直指正东边的法军炮台。法军为对付左翼进攻所做的准备比他们几周前开战时所做的准备要好，而且决心守住这个高地，就像德国人决心占领它一样。尽管占领这个高地可给你极佳的视野，但也使你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锚桩的地位就是如此。由于这个高地来来回回地易手，所以德军和法军都不得不努力顶住猛烈的炮击。结果，那块暴露的高地是整场战役中——如果不是整场战争的话——

最恐怖的地方。

进攻者一旦占领了这块高地的全部或一部分，就不得不冒着炮火挖掩体。如果他们直起身子使用铁锹，敌方的射手就会杀了他们；如果他们整天躺着以躲避来复枪的火力，他们就会受到 3 月大部分时间都是雨雪的侵袭。如果他们白天活下来为的是黑夜挖掩体，地面就会毫不留情地变硬，只可挖一个仅几英寸的坑，或许仅可隐藏双脚。因此，炮火是不可逃避的，对高地连续不断的轰炸残杀了几千人。那些幸存者的叙述令人作呕：他们看见同伴和敌人的尸体都一样日复一日、反反复复地遭到轰炸，直到尸体变成一堆碎块，然后变成小块，最后变成与泥浆分不清的肉浆。

经过几乎 3 个月的战斗，德军最后在 5 月底占领了锚桩。可是代价是如此之大，以致尽管有利的观察哨位掌握在德军手中，但德国最高指挥部还是决定把进攻重点转回默兹河右岸，那里有法军关键碉堡。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的许许多多仗一样，大量的士兵是为那些不是无用就是占了也不用的地方而牺牲的。

凡尔登战役也是一场损失最惨重的战役。法金汉制定、威廉王储实施的计划从一开始就被设计为一台几乎没有物质性目标的绞肉机。战争的全部目的就是死亡，而不是获得土地或物质。正如法金汉所预料，法军援兵

潮水般涌入了凡尔登。然而从法国人的角度看，更重要的是发生了什么。凡尔登已变成法兰西民族骄傲的象征，这次战争中任何其他一个地方或事件都无法与它相比。尽管胜利使贝当成了民族偶像，也给了法国人一种长期的光荣感，但所付出的代价却给这场战役的回忆蒙上了抹不去的阴影。因此，骄傲的象征也成了战争代价的象征。

法国在这场战争中伤亡近 550 万人，而总共动员了近 850 万人。如此多的人的社会成本是无可估量的，而更糟的是，几乎整个西线战场都在法国，仗也都是在法国打的。4 年的物资破坏更加重了人的损失。因为有如此多的人在凡尔登打过仗（有些后来成了法国的将军和政客），故可以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法国的政治和军事行动中看到凡尔登战役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遭到诋毁的防御观念发现自己被珍藏在马其诺防线中，这条防线被认为是个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而后来却成了法国厄运的另一象征。尽管法国 1940 年（在纸上）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但马其诺防御体系和堑壕战的思想却是法国军事学说中暗藏的一个使法国成为阿道夫·希特勒闪电战牺牲品的因素。在德军入侵法国前，从 1936 年德国占领莱茵兰到 1938 年放弃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会议，法国对抗（或更准确地说是不抵抗）希特勒的行动可追溯到其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遭受的损失。法国人民像英国人民一样，甚至也不允许其政府再考虑一下参战的前景，直到希特勒的坦克滚滚开来。法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以英雄主义和凡尔登牺牲为象征，使一个国家陷入了瘫痪。

张轶西 译

勃鲁西洛夫攻势

1916 年 6 月 4 日 ~ 9 月 20 日

参战方

俄国：西南战线（军团）1000000 人，

另有 1000000 人留作后备

指挥官：亚里克斯·勃鲁西洛夫将军

德-奥：4 个奥地利军和一个德国军

指挥官：陆军元帅康拉德·冯·霍特森多尔夫伯爵

重要性

勃鲁西洛夫攻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发起的最后一次主要攻势，它大大削弱了俄国和奥地利的君主制，直至最后垮台。

历史背景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 1914 年 8 月 4 日开始时，德国军事领导人认为：俄国的军事动员过程可能非常慢，这会使它数周——如果不是数月的话——不会参战。令人吃惊的是，俄国在两周内就对东普鲁士发动了第一次攻势。俄国领导人没有使这次攻势取得彻底成功，但所取得的进展足以吓住该地区的德军指挥官马克思·冯·普雷特维茨（Max von Prittwitz）将军。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奇·冯·鲁登道夫将军取代了他，计划立即发起反攻。结果在坦嫩贝格的双重包围（8 月 26 ~ 31 日）使俄军付出了 125000 人的代价，他们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两周之后，俄军在马祖里湖战役中又损失了同样多的人。

俄国还不得不与德国的盟友奥地利开战，奥地利 8 月早些时候发起了一次从加里西亚到俄属波兰（现在乌克兰的西部）的进攻。起初，奥地利军向前推进了一些，但不久，他们就被迫退出加里西亚，不得不由及时赶到的德国援军给予援救。这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的大部分战事树立了一种模式。尽管战斗之初，德国在兵力和物资上只给了奥地利最低限度的援助，但兴登堡还是对人数占优势的俄军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势，通过铁路巧妙运兵来对抗俄军接连不断的威胁。到 1914 年年底，他已设法为德国占领了波兰的许多地方。在 1915 年初的寒冷冬季，他发动了更多的进攻，虽有所进展，但俄军顽强作战，不断打败奥地利军。然而，当 1915 年夏的好天气到来时，德军发动了一场俄军无法抵抗的攻势，结果，沙皇军队在秋雨救了他们之前放弃了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邦国的土地。尽管尼古拉斯（Nicholas）大公丧失了许多土地，但他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奇迹：使其部队免于全军覆没。然而，这在权力中心并没有得到赏识，当沙皇尼古拉二世 8 月早些时候亲自指挥俄军时，尼古拉斯就被调往高加索战线，去打土耳其人。1915 年的战季，以德奥军队占领波罗的海的里加到俄国与罗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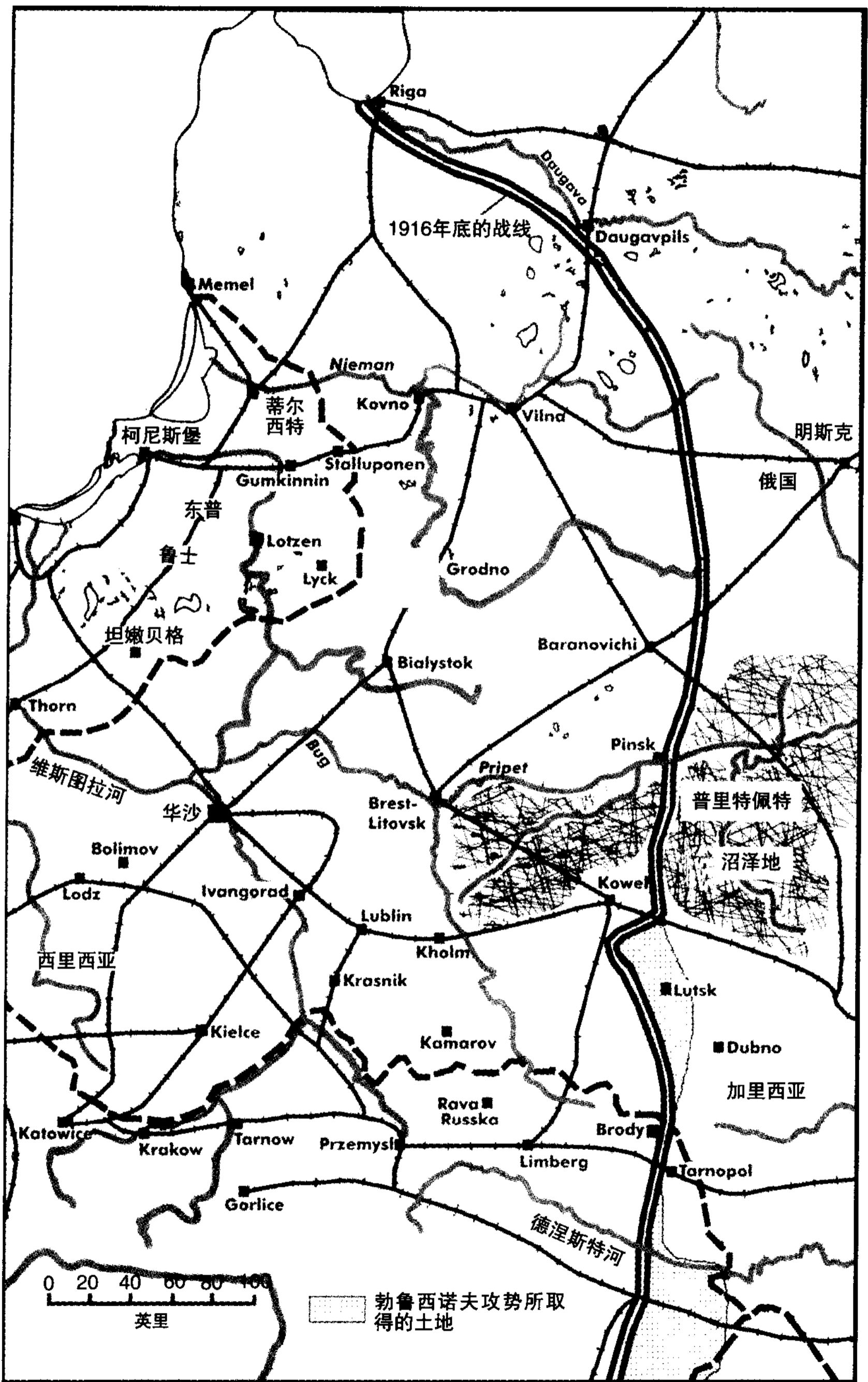
尼亚交界的喀尔巴阡山脉一线而结束。

1916年2月晚些时候，德国总参谋长埃里奇·冯·法金汉开始对法国东部要塞城市凡尔登发动进攻，旨在慢慢打垮整个法军。法国请求俄国发动攻势牵制德军。3月中旬，俄军攻击纳罗次湖的德军，但却为他们的困境增添了10万名伤亡人员。5月，奥地利军对特伦蒂诺附近的意大利阵地发动了大规模攻势。意大利也呼吁俄国继续进攻，以缓解其前线的压力。起初，俄国将军们抵制这种要求，因为他们在这次战争中打的许多仗都是应其盟友的请求打的。他们告诉沙皇：从部队和物资的状况考虑，立刻发动一场援助意大利的进攻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可为夏季晚些时候发动的一场重大攻势继续集结兵力。只有一位指挥西南战线（军团）的指挥官亚里克斯·勃鲁西洛夫（Alexei Brusilov）将军作出了积极回应。他新近才到他的阵地，可能是想给人留下好的印象。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沙皇尼古拉命令他在一条宽广的战线上对奥地利军发动进攻。这条战线从波兰边界的普里佩特沼泽地向南延伸至300英里的奥地利阵地的末端。

战 况

其他俄将军们不满勃鲁西洛夫的行动，拒绝提供可助他发动进攻的任何支援或武器。因此，在没有很多大炮的情况下，勃鲁西洛夫被迫重新考虑他的进攻策略。就像在法国一样，攻击敌人的通常做法是：尽力用大炮连续轰炸几天或几周来削弱敌人，期待炮火摧毁他们的防御能力。这种战法通常并不起作用，因为不断的轰炸常常导致两大坏结果。首先，它使敌人觉察进攻将在何处展开，给他们时间把后备军调至该区域。其次，它经常彻底摧毁了目标区，以至进攻部队无法穿过满是弹坑和软土的地面，而敌人后备军却可从没遭破坏的道路跟上来。这意味着，即使堑壕里的守兵被压制住了，利用这种优势也不可能取得成功。结果，勃鲁西洛夫却反而因缺少大炮而得福。他开始以后来被德国人广泛地运用在法国战场的战术训练士兵。勃鲁西洛夫不是一批批地投入步兵，而是创建了一支既可进攻又可夺取特定目标的特种部队。这支部队可压制最强的防守阵地的火力，随后让规模较大的步兵部队冒着不太强的火力前进。

6月4日，一阵短暂而猛烈的炮轰过后，勃鲁西洛夫命令部队前进。由于奥地利军并未因大量俄军的运动或几千发炮弹雨点般落在他们身上而警觉，所以他们对俄国的进攻完全没有准备。勃鲁西洛夫对奥地利部队的薄弱处发起进攻，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奥地利第四军和第七军解体。



在北段，俄军在普里佩特沼泽地正南一条 60 英里宽的战线上突破，头一周就向前推进了 25 英里。在南段，俄军迫使奥地利军退过德涅斯特河，继而威胁切尔诺维茨，波兰布科维纳省的省会。

勃鲁西洛夫不久就成了自己成功的牺牲品。其他战线的指挥官们嫉妒他的成功，拒绝按命令对普里佩特沼泽地北面的德军阵地发动进攻。这使得德国人可把整支部队向南转移，以帮助奥地利军支撑其濒临崩溃的战线。俄军推进的太远了，以致他们不得不慢下来，让补给品跟上他们。这一慢下来恰巧碰上大量德军赶到。最后沙皇命令其他将军们给予配合，派出他们的兵力组成后备军，援助勃鲁西洛夫，但道路很差，而德军却可以借助铁路很快把更多的兵力运来。此刻，勃鲁西洛夫将军的表现说明，他大概真的不懂其战术成功的实质。如果他懂，他应该停下来加强其阵地，等时机成熟再发动进攻。可是，现在沙皇已保证给他充足的弹药，他用起了用炮火轰炸敌人和地面的老办法。回到密集步兵进攻战术后不久，勃鲁西洛夫开始像通常这种进攻那样在德军火力下损失了許多人。9月初，他抵达喀尔巴阡山的丘陵地带，那里的天然屏障既阻止了他，也阻止了敌军。这时，德军到来了，不仅有来自德军战线北段的德军，也有来自参加凡尔登战役的德军，他们足以阻止奥地利军的撤退，还足以重创俄军。

战 果

到 9 月 20 日，勃鲁西洛夫的军队已无法继续向前推进。精疲力尽，加上敌人的行动使俄军的攻势停了下来。这场攻势在短时间内是很成功的，但其最终影响却是害大于利。尽管得不到准确的数字，但推测俄军至少损失了 100 万人（或许 125 万人），包括死的、伤的、被俘的。奥德军队的损失也差不多。虽然这场攻势是整个战争中俄国最成功的一次攻势，获得了比任何一次攻势都多的土地，但损失太大了。到勃鲁西洛夫进攻开始时，俄军从 1914 年以来已损失 500 万人。长期受损的俄国步兵已不再能承受这种伤亡损失。对沙皇和最高层到最低层军官的指责成了战壕里的日常话题。至少从 1905 年起，俄国君主制就处于严重的政治压力下，而且叛乱也开始在军中酝酿。1917 年春，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尽管这次革命不是勃鲁西洛夫攻势引发的，但这次攻势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居已遭受的那些损失的首位）意味着，俄国这次最成功的攻势所付出的代价实际上对俄国第一次革命的爆发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敌人一边也感受到了类似的影响。奥地利武装部队早已慢慢融入德

军，而勃鲁西洛夫攻势后，它实际上已不是一支独立的军队。德国的援军使奥地利军 1916 年免遭全军覆灭，但奥地利从那时起的软弱注定了维也纳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制灭亡的命运。欧洲大陆最后一个帝国奥匈帝国是由说多种语言的人组成，只不过是武力才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在没有强大武装力量使这些人保持平静的情况下，已经紧张了几十年的种族关系会更加恶化，这预示着哈布斯堡帝国 1919 年在凡尔赛的解体和一些东南欧国家的诞生。

在短时期里，俄军起初的成功说服了一直没介入这场战争的罗马尼亚加入了协约国。不过，罗马尼亚不是配合协约国的总战略，而是把其兵力白白消耗在几乎没有成功机会的愚蠢军事行动中。这大大削弱了罗马尼亚的力量，以致保加利亚军队能从南面对其入侵，并于 1917 年初占领了它。

在西部战线，勃鲁西洛夫攻势也产生了影响。德军总参谋长法金汉由于被迫调兵援助东线的盟友，所以无法按他的意图摧毁凡尔登的法军。这一点，加上罗马尼亚卷入战争，使他被解职，调往东部战场。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取代了他，分别出任总参谋长和首席军需兵司令。在这场战争的其余时间，他们成了操纵德国军事力量的中枢人物，而到战争结束时，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德国政府。他们远离威廉皇帝掌权意味着，勃鲁西洛夫攻势实际上终结了 3 个君主政体。

张轶西 译

第二次马恩河战役

1918 年 7 月 15 ~ 17 日

参战方

协约国：法国第六军和第十军
(包括相当多的美国、英国和意大利士兵)
指挥官：费迪南德·福煦将军
德国：第一军、第三军和第七军
指挥官：陆军元帅埃里奇·冯·鲁登道夫

重要性

德军这场最后攻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转折点，导致了协约国的胜利。

历史背景

“马恩河，多么恰当的历史巧合，尽管很奇怪，凭着这种巧合，马恩河曾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高潮点，见证了1914年入侵势头的第一次退潮，所以4年后，它注定成了决定性退潮开始的最后高潮点（Liddel Hart, *The Real War*, p. 419）。”像1914年的那些事件一样，1918年7月发生在马恩河的这场战役也有大大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的确，这场战役只是作为在别处发动一次更大攻势的佯攻开始的，但无论如何它呈现了自己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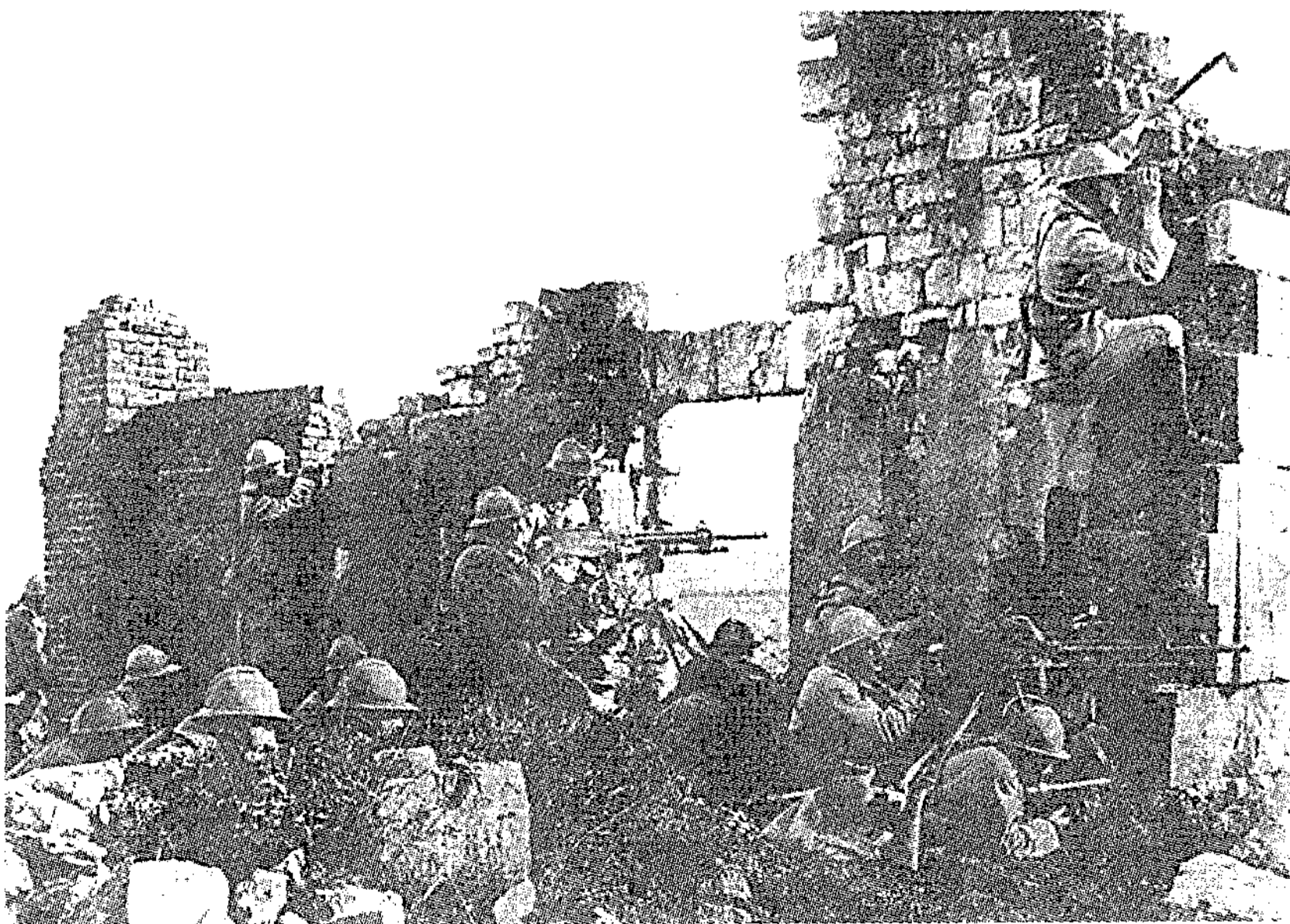
在法国打了3年堑壕战之后，德国陆军元帅埃里奇·冯·鲁登道夫已为一场将以德国的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的决战做好了准备。鲁登道夫的职务是德军第一任军需兵司令，但实际上是首席指挥官。因此，他策划并指导了1918年春季和夏季应当使战争圆满结束的军事行动。他打算通过歼灭协约国战线北端的英军来达到此目的。然而，为了给这场可能实现此目的的战役充分铺平道路，鲁登道夫策划了一系列既使法军原地不动又可从英国战区引开英国后备军的牵制性攻势。1918年3月，他发动了其策划的五次佯攻中的第一次。

鲁登道夫还在西线战争的性质上，做了战术的改变。训练较小的作战单位，突破敌人薄弱点，威胁敌人后方，这一作战思想是1916年由俄国将军亚里克斯·勃鲁西洛夫偶然提出的，而德国的奥斯卡·冯·胡蒂尔（Oskar von Hutier）将军则使之完善了。派经过特别训练的突击队紧跟在大部队前面不断向前推进的大炮火力网后，这一作战思想可使德国士兵破坏敌人的补给增援线，进而可为跟在突击队后面以巩固战线为目的的大部队扫清道路。英法部队对于这类进攻毫无准备，结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当德军第一次攻势1918年3月2日沿索姆河展开时，德军取得了这场战争头几天过后从未有过的成功。3个德国军沿着一条40多英里宽的战线向前挺进，在协约国援兵最后赶到前，驱赶英军后撤了40多英里，这时，英国第五军实际上已被摧毁；同时，德军也已无法使其士兵获得补给。双

方伤亡和被俘人数接近 25 万人。德军的胜利使其可以调来巨型大炮——“巴黎炮”。这些大炮有 117 英尺长的炮管，发射的炮弹可达 80 英里。它们没有使巴黎遭到重创，却给巴黎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伤害。英国的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将军指控了亨利·贝当将军率领的法军，因为他们担心的不是阻止德军突破，而是保卫巴黎。这一指控导致 4 月 3 日法国的费迪南德·福煦（Ferdinand Foch）将军被提升为联军的最高司令，这是一个在此之前从不存在的职位。

鲁登道夫的第二次攻势是对他最初打算作为其最后一个主攻目标的地区发起的。4 月 9 日，德军攻击了利斯河沿岸的英军阵地，又一次取得了重大进展，虽然不像上月的胜利那样激动人心。双方伤亡约 10 万人。5 月底，德军第三次攻势又一次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了一个 30 米宽的突出部，跨越埃纳河和韦勒河，接近马恩河，距进攻开始处 20 英里。美军参与了这场战争的首次重大军事行动，他们在蒂耶里堡和贝洛林地（Belleau Wood）的表现令人钦佩。在那两个地方，他们以大量反攻阻止了德军的攻势，收复了一些失去的土地。然而，德军的成功多少改变了鲁登道夫的计划。在推迟对北方英军的决战时，鲁登道夫决定看看他是否能拓展这局部的成功，进而威胁巴黎。



1918 年在马恩河附近的一座教堂废墟里，法国士兵在古劳德（Gouraud）的率领下用机枪进行抵抗，结果被德军击退（国家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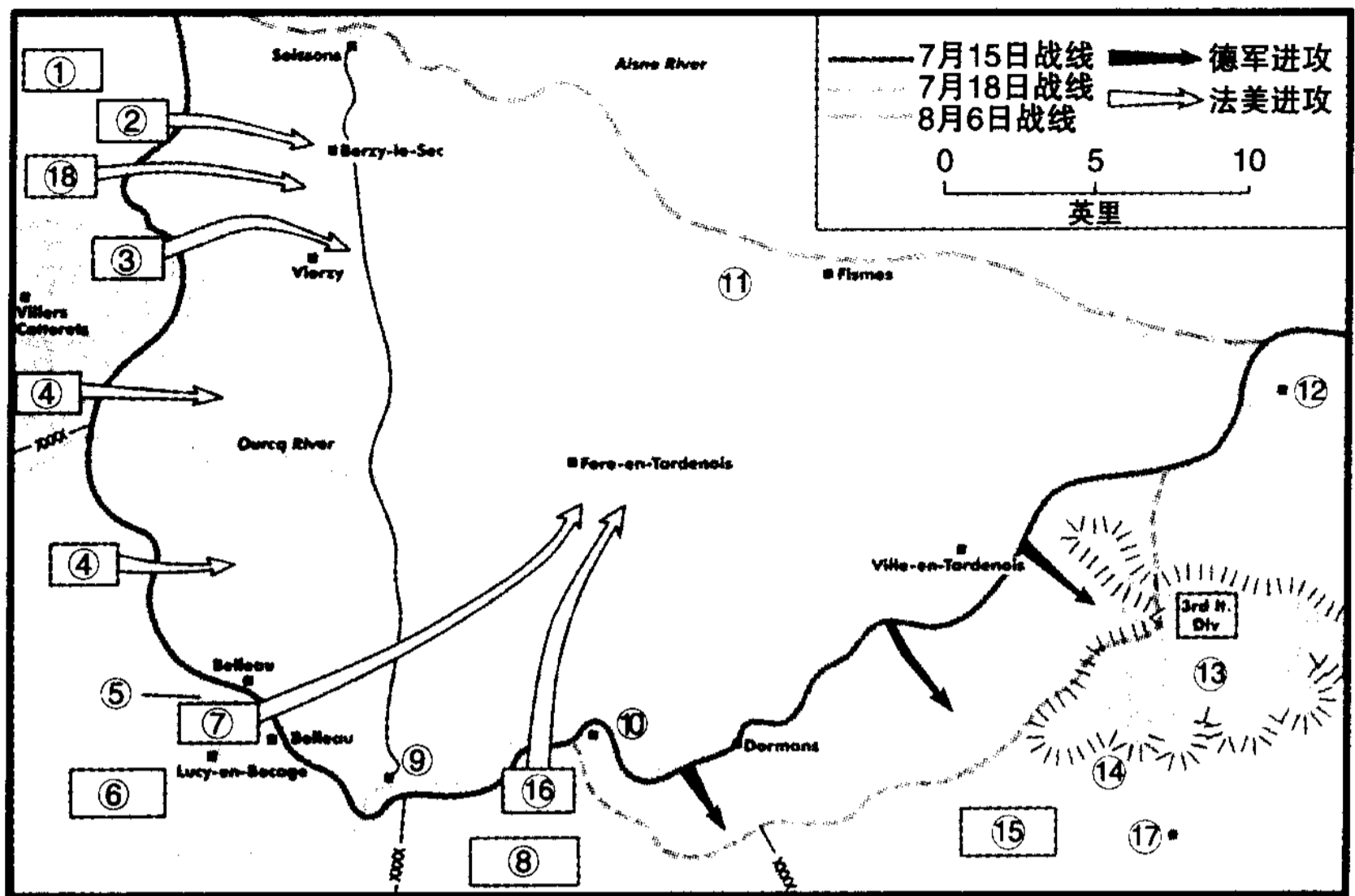
战 况

鲁登道夫的计划这时遇到了严重的麻烦。迄今为止，尽管德军每一次攻势都取得了成功，但却使作为突击队员训练的士兵损失殆尽。这就意味着可能会使用传统的密集队形进攻战术，而告别这种战术已3年的德国士兵对这种前景并不感到兴奋。结果出现了大量德国逃兵，他们向协约国军的情报官员提供了他们所需的有关德军将在何时、何地发起进攻的所有情报。因此，当鲁登道夫6月9日准备沿诺瓦永到蒙迪迪尔（Mondidier）一线从其3月份第一次攻势所占领的土地向南发动第四次攻势时，协约国军已做好了准备。这次，法国炮兵首先发动了攻击，打乱了德军的进攻。这次有准备的攻击在很大程度上减慢了德军的进攻，而法军实施的新防御措施也挽救了许多生命和土地。当时，法军在前沿阵地仅部署了一排士兵，同时还在德军大炮射程外的地方挖了更坚固的通往后方的战壕。因此，当德国士兵慢慢走过被炮火炸烂的地面时，接着遭遇了法国士兵的抵抗。德军在四天战斗中战果甚微。

此刻，鲁登道夫本应该对英军发动猛攻，但他却想再发动一次佯攻，使法军有信心原地不动。这次佯攻的矛头是指向韦勒河边的兰斯城，德军5月和6月发动第三次攻势时绕过了该城。德国第三军将从该城以东向南进攻，第一军和第七军将平行西侧的第三军进攻。然而，大量德军逃兵又一次向协约国军报告了进攻的准确时间和地点，结果协约国军又抢先了一步。德国第三军在兰斯以东几乎没取得什么进展，而第一军和第七军在兰斯以西过了马恩河。

而这对德国第一军和第七军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一旦他们过了马恩河，协约国军的大炮和飞机就会摧毁马恩河桥，切断进攻者的补给和增援。美军，特别是步兵第三师，又一次阻挡了德军的前进。仗仅打了两天，鲁登道夫就命令其部队朝韦勒河边的防御阵地撤退。

协约国军迅速利用了德军撤退这个时机。一直主张进攻的福煦将军7月18日派法国第五军和第十军发起进攻。美军第一师和第二师则作为法国第十军的先锋，而另外6个师在其他战区组成两个兵团。这次反攻非常成功，致使鲁登道夫7月20日取消了在北部的大举进攻，而先前所有的进攻都是这场大攻势的序幕。到8月5日，协约国军的进攻已全部收复了他们在5月和6月德军第三次攻势中失去的土地。德军从那时起已完全处于守势。



- | | | |
|---------|-----------|----------|
| ① 法军第十军 | ⑦ 美军第二十六师 | ⑬ 兰斯丘陵 |
| ② 美军第一师 | ⑧ 法军第九军 | ⑭ 马恩河 |
| ③ 美军第二师 | ⑨ 蒂耶里堡 | ⑮ 法军第五军 |
| ④ 美军第四师 | ⑩ 瓦雷讷 | ⑯ 美军第三师 |
| ⑤ 贝洛林地 | ⑪ 韦勒河 | ⑰ 埃佩尔奈 |
| ⑥ 法军第六军 | ⑫ 兰斯 | ⑱ 法军迫击炮师 |

战 果

在 5 次大攻势中，德军伤亡和被俘约有 50 万人。鲁登道夫事先曾说，这是可赢得这场战争胜利的大推动、大跃进。失败后，德军士气骤然跌落。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使协约国军亟须的士气大增，虽然在战术上他们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美军的到来不仅使协约国军人数增加，而且其作战能力也对提高协约国的士气产生了惊人效果。福煦和黑格都极力想让赶来的美国士兵替补其被击溃的作战单位，但得到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支持的美军司令约翰·潘兴（John Pershing）将军不予合作。潘兴要求并最终获得了美军以独立单位投入战斗的权力。美军可与英军和法军并肩作战，服从协约国军的统一指挥，而不会成为协约国军作战单位中的替补成员。在蒂耶里堡和贝洛林地，美国士兵冒着炮火前进，付出了高昂代价。在 7 月 18 日至 8 月 5 日的战斗中，他们伤亡了近一半。

由于协约国军总司令职位的设立，第二次马恩河战役是协约国军在这场战争中的第一次真正合作，这次战役的成功进一步增强了协约国军的士气。仅仅在一年以前，法军的一些部队还因抗议屠杀而发动了兵变，但在1918年夏天，却是德军放弃了战斗。当德国在韦勒河和马恩河之间的战线突出部缩小后，协约国军仍继续进逼德军，经过几乎4年的对峙，战地形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德军在马恩河战役失败后，德国政府和最高指挥部认识到他们无法赢得这场战争。战争费用和协约国的有效封锁使德国平民的口粮极度短缺。再加上最严重的现代传染性流感的爆发，实际上摧毁了德国操纵战争工具的能力。虽然鲁登道夫8月8日就已认识到这场战争失败了，但直到10月6日德国政府才要求谈判。威尔逊总统要求德国军事领导人辞职。结果，在鲁登道夫10月27日辞职后，德国形势迅速恶化。基尔的“公海舰队”发动了兵变，共产党人领导的起义席卷全国。11月9日，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建立，宣布成立共和国，11月11日，德国签订了停战协议。接着签订的和平条约对德国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惩罚，它的赎身愿望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张轶西 译

华沙战役

1920年8月16~25日

参战方

波兰：180000人

指挥官：约瑟夫·克莱门斯·毕苏斯基

俄国：200000人

指挥官：米哈克伊·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

重要性

俄军在波兰的失败确立了波兰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边界，
阻止了苏联的向西扩张。

历史背景

在波兰的历史中，它既是一个地区，又是一个国家，经常被更强大的邻国占领，甚至经常被一个敌人或另一个敌人在征服波兰时或借道与其敌国交战时所蹂躏。像巴勒斯坦、阿尔萨斯-洛林或其他一些恰好位于太多竞争对手附近的地区一样，波兰知道它承担的战争份额比该承担的更多。18 世纪晚期，波兰 3 次（1772 年、1793 年、1795 年）在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被瓜分。凡占领波兰的势力都推行专横政策，试图瓦解波兰人的士气，但没有收到什么效果，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环境似乎也有利于波兰人重申其民族主义要求。德国和俄国已在波兰领土上打了几乎 4 年，1918 年 3 月《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签署后，俄国退出了这场战争，接着，德国在这年 11 月战败，这一切给了波兰人一个重要机会，不仅可重建国家，而且有可能扩大其传统边界，并为一个多世纪的野蛮侵占报点仇。

命里注定要使波兰立国的人是约瑟夫·毕苏斯基（Jozef Pilsudski）。在青年时代，他是“沙皇专制司法”的一名受害者，不仅怀有对祖国的炽热情感，也怀有对俄国的刻骨仇恨。当伍德罗·威尔逊、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乔杰斯·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维托利奥·奥兰多（Vittorio Orlando）在凡尔赛会晤，精心制定和平条约时，毕苏斯基已亲自做了一些事情。他制定了一份恢复波兰 1772 年边界和重建一个波兰领导下的联邦国家的计划。这个联邦国家曾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尽管这些地区的人民并不喜欢俄国人，但他们几乎没有看到把俄国太上皇换成波兰太上皇的理由。毕苏斯基认为，这不要紧，在俄国忙于红军与白军之间的内战时，先占领土地再说。

1918 年 11 月，毕苏斯基派兵进驻乌克兰西部的加里西亚；1919 年 2 月，他又派兵向北进驻立陶宛。到 4 月，他们从占领的红军手中夺得了维尔诺城。维尔诺历史上是波兰的土地，但不久前已被定为一个独立的立陶宛的首都。到 10 月，波兰军队已控制了白乌克兰和加里西亚的大部分。1919 年 12 月，协约国政府宣布，波兰人应接受后来人们所称的“寇松线”（the Curzon Line）为其东部边界。而要接受这个边界，波兰军队就必须退出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是一个毕苏斯基不打算接受的要求。

到 1920 年初，苏联红军最终取得了对白军的胜利，苏联领导人弗拉吉米尔·列宁把注意力转向与波兰的冲突。他命其军队指挥官列昂·托洛茨

基（Leon Trotsky）准备在西边发动军事行动，收复去年丧失给波兰的土地。与此同时，毕苏斯基与乌克兰将军西蒙·佩特尤拉（Semyon Petyura）结了盟，后来把加里西亚割让给了毕苏斯基，以换得波兰帮助他在基辅建立一个乌克兰政府。1920年1月3日，当波兰军队把红军逐出了拉托维亚的德维斯克要塞后，列宁就提出进行谈判，但接下来进行的谈判对双方来说只不过是个幌子。4月25日，毕苏斯基对基辅发动了大规模攻势，5月7日占领了基辅。这时，整个波兰都把他称颂为救星，但形势不久就转而对他不利。托洛茨基率领的红军发动了一系列骑兵进攻，切断了波兰军队的运输线，迫使他们从基辅撤退。在米哈克伊·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的战地指挥下，16万名红军战士把波兰军队赶出了乌克兰，退入他们自己的边界，从毕苏斯基手中夺得了他此前所获得的所有土地。

苏军迅速向前挺进，波兰军队似乎濒临瓦解，列宁决定继续向西推进。他没有听从其几个部下的建议，于1920年7月下令占领华沙，为进攻德国做准备。这时，托洛茨基提出了警告，单是占领华沙就会把苏军的补给线拉长到极限，但列宁的革命热情是阻止不了的。波兰的命运似乎注定了，但就在这时，西方各国政府进行了干涉。只要毕苏斯基接受强加给波兰的与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立陶宛的边界，作为回报，他就会得到英国和法国的补给和武器。这位波兰领导人别无选择，其政府于1920年7月10日接受了这份“斯帕协议”。物质和军事顾问于是立刻启程前往波兰。

战 况

当波兰政府强制他们所能找到的人去服兵役时，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已接近了首都华沙。他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推进，威胁到许多地方的波兰人，致使确信唯一脱困之路是反攻的毕苏斯基不知该在何处发动进攻。最后，法国军事顾问说服了毕苏斯基，削弱南部防区，从那里调兵攻打红军的精锐部队之一——第一红骑军。这次调兵，加上大规模的征兵，使毕苏斯基在华沙周围的兵力在人数上占了优势。

图哈切夫斯基决定把主力部队放在华沙城东北，然后派第十六军在城北至维斯图拉河一带警戒。从那里，苏军可从西北进攻华沙。苏第四军已经在华沙与波兰—东普鲁士边界之间的切哈努夫驻扎，所以第十六军可把其右翼隐蔽在通往华沙的路口上，而一旦对华沙的报复完成，则可有一支较大的后备部队。图哈切夫斯基没有想到，波兰人已设法使其兵力达到37万（虽然大多数人只受过极少的训练，有极少的装备）。他此前所见到的只是正在撤退的波兰士兵，所以，他确信华沙会轻易陷落。8月13日，图



哈切夫斯基命令第十六军前进，只留下 8000 人守护其左翼。

虽然红军迅速占领了其第一个目标拉济明城，但波军的反攻又夺回了该城。同时，波兰第五军攻击了在切哈努夫的苏联第四军，迫使其在混乱中后退。波兰第五军指挥官瓦那戴斯劳·西科尔斯基（Wladyslaw Sikorski）将军用坦克、大炮、装甲车和机械化步兵硬攻苏军。这时，西科尔斯基将军由于其推进之快而交了好运。苏军指挥官之间的争吵使一支本可轻易攻击西科尔斯基的后方、切断其运输线的苏联骑兵没有这样做，而是退入了

东普鲁士。在那里，他们被德国当局扣留了。

当西科尔斯基使苏第四军沿着苏第十六军的北侧撤退时，毕苏斯基正从南面攻击图哈切夫斯基的运输线。这时，苏第十六军被困在拉济明，所以波兰的这两支攻击部队构成了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包围之势。8月18日，图哈切夫斯基意识到其阵地的危险，命令第十六军撤退。苏军迅速撤退，丢下了200多门大炮、1000多挺机关枪、10000多部车辆和66000多人，还伤亡了近100000人。波军约有50000人伤亡。

战 果

毕苏斯基不想失去其进攻势头，在击退图哈切夫斯基之后，9月26日在白俄罗斯的尼曼（Nieman）河击退了苏第三军。毕苏斯基并不满足于此，继续追击苏军，几天后，在什卡拉（Szczara）河再次猛攻图哈切夫斯基。苏军又损失了160门大炮，还有50000人被俘。10月12日，一份停战协定宣布，最终形成的《里加和约》（Treaty of Riga, 1921年3月21日签署）承认波兰拥有毕苏斯基最初为他的国家所设想的土地的大部分。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土地全部属于波兰，使大约1200万其他民族的人纳入了波兰人的统治。这份和约加上1919年年中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割让给波兰的土地，扩大了波兰的疆域，然而却使其东部邻国德国付出了代价。德国被迫把德国本部与东普鲁士之间的一个包括港口城市但泽（格但斯克）在内的走廊地带割让给了波兰。

华沙之战就这样在150年中第一次导致了一个独立波兰的诞生。可悲的是，它生命很短。1939年，纳粹德国军队仅一个多月就吞没了波兰，建立了又一个外国占领政权。1945年，苏联捡起了纳粹德国放弃的地方，尽管没有占领波兰，但对它的控制却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

对欧洲其余部分更重要的是，如果列宁能在波兰建立共产主义政府，那么在德国很可能会感受到其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充斥着争夺权力的政治派别，共产主义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实际上，由于支持共产主义的德国码头工人的罢工，西方国家很难把物资运到波兰。但由于英国、法国和美国害怕共产党的崛起，所以，德国共产党人若发动一场成功政变，就可能会招致协约国的入侵。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西方的军事占领和共产党人的成功政变，无论哪一种都会改变德国的性质。一个较强大的魏玛政府加上近在身边的协约国军队本可粉碎尚未成熟的纳粹党，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也必定不会允许这种纳粹运动存在。在这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下，要预测德国接下去几十年的命运都是不可能的。

从军事角度看，发生在波兰的这场战争预示着下一场在欧洲的战争。在对峙了四年的堑壕战后，这场在波兰的战争再一次靠惯性转动起来。波兰人所使用的机械化步兵肯定是纳粹闪电战中类似战术的前身。当然，骑兵无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立足，但快速行驶的坦克阵代替了骑兵，以差不多相同的方式发挥作用：驱赶败兵陷入混乱和毁灭。要推测发生在波兰的这场战争对两次大战之间德国军事思想家的影响有多大是困难的，但波兰人后来是处于他们 1920 年所实施的同类战术的接受端。

张轶西 译

波兰战役

1939 年 9 月 1 日 ~ 10 月 5 日

参战方

德国：北方军团（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
指挥官：费德尔·冯·博克）和南方军团
（第八集团军、第十集团军、第十四集团军）的 1250000 人
指挥官：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
波兰：6 个军的 800000 名士兵
指挥官：爱德华·希米格维-雷兹元帅

重要性

纳粹以闪电战入侵波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预示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防御战过后一个
新战争时代的到来。

历史背景

1933 年春，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开始撕毁《凡尔赛和约》——这

是一份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无法承受的财政负担强加给德国的和平协议。在希特勒拒绝继续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造成的破坏支付赔偿，而西方盟国又未能迫使他顺从后，这份和约就成了一系列历史废纸中的又一页。希特勒违反《凡尔赛和约》，重建了武装部队，并通过占领说德语的人居住的地方和德国人生存空间所需要的土地来履行恢复德国的伟大使命。希特勒着手执行其计划，1936年重新占领了莱茵兰，1938年3月征服了奥地利，1938年9月占领了捷克的苏台德省，1939年3月又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地方。西方盟国英国和法国则袖手旁观，拒绝履行其与捷克签订的防御协议。

希特勒向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和法国总统爱德华·达拉第保证，在把捷克斯洛伐克说德语的人重新并入一个“大德意志帝国”后，他在欧洲不再有任何领土要求。除了从立陶宛再次夺得了梅梅尔城，为德国收复了一个波罗的海港口外，希特勒似乎变得更被动了。居住在波兰的一些说德语的人仍然没有与他们的祖国团聚，但几乎没有什么人怀疑，希特勒不久也会想要他们。1939年4月，英国和法国再次重申其保护波兰的义务。为了真正地保护这个国家，苏联的援助是关键。

张伯伦同苏联首脑约瑟夫·斯大林进行了接触，要求斯大林公开保证苏联支持波兰的主权，但斯大林有自己的主张，包括与英法签订一个结盟和互防的条约。伦敦政府认为这足以激怒希特勒，但就在他们犹豫不决时，苏联人也认为英法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们。此外，西方还要求苏联保证罗马尼亚的主权。斯大林未能从伦敦或巴黎得到他想要的协议，于是暗中转向了柏林。20世纪20年代早期，当德国和苏联都在欧洲受轻视时，这两个国家曾进行过一些军事交流。这种合作以1933年希特勒掌权而结束。

希特勒没有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两线作战给德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所以与苏联达成一项协议似乎是可能的。他派外交部长乔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与苏联外交部长维切斯诺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讨论了这种可能性，谈判于1939年整个夏天都在进行。在继续进行秘密谈判时，希特勒开始为他对波兰的领土要求做准备。他想要回但泽（今格但斯克）作为进入波罗的海从事对外贸易的一个出口，而这个地方在《凡尔赛和约》中已划给了波兰。8月，希特勒要求住在但泽和分隔德国和东普鲁士的走廊地带的说德语的人回归德国。此后，他向任何会听到的人担保，他对欧洲再没有领土要求。8月23日《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这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波兰人，他们绝不相信斯大林会允许一次潜在的纳粹的入侵，把敌人置于自己的门口。



1939 年 9 月，德国士兵们列队走过波兰华沙（国家档案）

战 况

德军首席指挥官沃瑟·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负责入侵波兰的两个军团的部署。在北方，他把第四集团军部署在波美拉尼亚地区，任务是东进占领但泽，然后与驻守在东普鲁士的第三集团军会合。这将把驻守在但泽走廊地带约 1/3 的波兰军队置于一个钳形包围圈中。在南方，他把军队部署在西里西亚和斯洛伐克。第十四集团军将沿着波兰的南部边界向正东挺进，占领克拉科，在普热梅希尔过桑河。第十四集团军左侧的第十集团军也向正东进军，歼灭沿途的波兰军队。在第十集团军左侧，第八集团军进入波兰中部，将直逼华沙这座维斯图拉河上的首都城市。

德军主要是传统的步兵师，但第八集团军的大部分则由德国为打大仗、打硬仗而设计的新的装甲机械化部队组成。这种部队仅占德军10%左右，其余的仍是徒步前进、以马车补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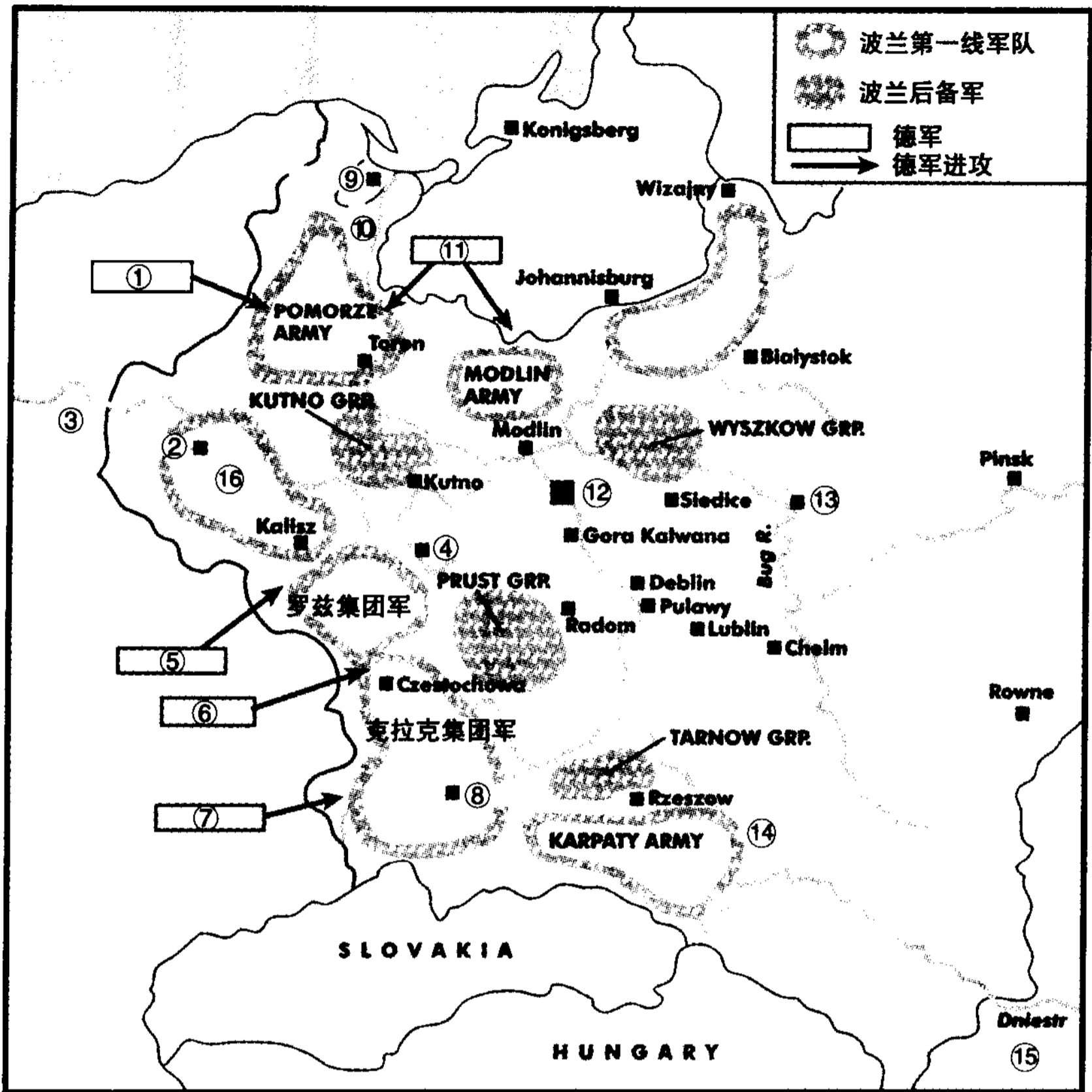
波军虽然人数多，但完全是非机械化的。他们避开了防御工事，以支持一种要进行大量反攻的战略。然而，波军的1/3却驻扎在没有多大空间的但泽走廊地带。另有1/3留做反攻的后备部队。这意味着剩下的1/3很稀疏地散布在波兰与德国接壤的开阔而平坦的边界上。波军不仅没有坦克或反坦克武器，而且没有能作出快速反应的卡车，所以他们的防御计划是不实际的。波军通过把其很多兵力正确地放在与德国接壤的边界上，占领了经济上重要的煤田，但也把自己置于几乎没有天然屏障的地方。在更东边，背着瓦尔塔河和维斯瓦河所建立的一道防御工事本可给波兰提供天然地形之助，但却等于不战而放弃了波兰西部的大部分。

8月31日夜到9月1日，希特勒在德波边界策划了一起给他人入侵以“正当理由”的事件。波军对德军发动的“闪电战”毫无准备。当密集的德国战机对波军的强固据点进行轰炸时，德军机械化装甲部队迅速在波军集结地之间穿插。同时，德国空军部队掠夺了许多停在地面上的波兰空军战机。3天之内，波兰空中力量已不复存在。在没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德国空军轰炸机对波兰的城市、军事目标和部队集结地点进行了轰炸。德国地面部队也迅速推进，很快包围了波军，不仅切断了他们与其他部队的联系，而且也切断了他们与波军司令部的所有通讯联络。

薄弱的波军几乎无法进行真正的抵抗，到9月8日，第一批德军已在华沙郊区。从波兰中部发动进攻的德国第八集团军循弧形向北，在维斯图拉河建立了阻击阵地，撤退中的波兰北方军队在那里遭到惨败。当所有德国五个军随着抵抗的瓦解而加速推进时，其余的波军也被包围和消灭了。到9月17日，在大南边的第十四集团军弯转向北在华沙以东100英里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与从东普鲁士向北挺进的第三集团军会合。这时，几乎所有剩余的波兰兵力都被撤回保卫华沙，而华沙则处于昼夜不停的轰炸中。然而，事态变得更糟了。

9月17日，苏军从东面进入波兰。直到那天，世界才知道，《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the Molotov-Ribbentrop Pact)中的一项条款划定了苏联和德国在波兰的势力范围。苏联几乎没遭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波兰的东南部。如果华沙沦陷，波兰东南部是波军最后打算要后退的地方。这

* 今布列斯特——译注



- | | | |
|---------|----------|-------------|
| ①德第四集团军 | ⑦德第十四集团军 | ⑫华沙 |
| ②波兹南 | ⑧克拉克 | ⑬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 |
| ③瓦尔塔河 | ⑨但泽 | ⑭普热梅西尔 |
| ④罗兹 | ⑩维斯图拉河 | ⑮罗马尼亚 |
| ⑤德第八集团军 | ⑪德第三集团军 | ⑯波兹南集团军 |
| ⑥德第十集团军 | | |

时，这种可能性已不存在了。

只要食物、水和弹药可以保证，被包围的波军就会坚持抵抗下去，但波兰从战争第一天起就注定了灭亡的命运。面对伤寒的爆发和食物供应的迅速减少，华沙于9月27日投降。波罗的海的海尔（Hel）海军基地的抵抗则一直持续到10月1日。10月5日，最后一支波兰军队投降，那是华沙东南科茨克的17000名守军。

战 果

波军被歼灭了：66000人战死，约200000人受伤，几乎有700000人成了俘虏。波兰并没有得到英国或法国的帮助，虽然这两个国家曾发誓要执行它们与波兰的防御条约。它们的确对德宣了战，但却没有一个英国兵或法国兵，没有一架飞机、一辆坦克或一门大炮抵达波兰。由于这种援助能够到达的唯一通道是经瑞士和丹麦之间的斯卡格拉克海峡，所以德国飞机能轻易阻止任何援助的尝试。对德国西部边界的任何威胁都可能会使纳粹有所收敛，但由于法军缓慢的动员过程，这种威胁从未实现过。到法国后备军集结起来时，波兰已经灭亡了。

德国入侵波兰向世界展示了下一时代的战争面貌。欧洲大部分国家准备打的堑壕战在5个星期内就变得过时了；进攻战再一次恢复了优势，装甲机械化步兵作为闪电战的工具出现了。完美的密集空中支援也被应用在了波兰，德国人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支援弗朗西斯哥·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时曾尝试过这种打法。尽管用飞机对地面进行支援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但俯冲式轰炸机的研发则使这种战术发挥到了极致。德国人在波兰战役头几天就证明了取得空中优势对现代战争的至关重要，这标志着空军作为世界军事机构中平等一员的时代的真正到来。这一切对于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敏锐观察家是很清楚的，但20世纪30年代的掌权人物却极少有人持有这样的眼光。这个教训很大程度上直到1940年春末夏初时才认识到，因为许多欧洲人把波兰的崩溃看成是这个国家准备状态不足的反映，而不是德国力量强大的反映；纳粹在斯堪的纳维亚和法国的胜利提供了认识德国陆空能力的必要实例。

装甲部队所打的机动战自此以后一直是发达国家的战法。在1956年、1967年和1973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中，坦克和飞机是主要武器。1991年，执行“沙漠风暴”计划的部队向伊拉克人展示了动态军队战胜静态守军的真正能力。这种战争理论实际上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英国发展起来的，也只有少数有远见、有影响的德国人，如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才能使其指挥官相信这种后来被称为“闪电战”的战术的潜在价值。

张轶西 译

敦刻尔克战役

1940 年 5 月 20 日 ~ 6 月 4 日

参战方

德国：第四集团军和第十八集团军，进攻中动用了 9 个师，约 200000 人

指挥官：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
将军和费德尔·冯·博克将军

英国：9 个英国师，5 个法国师，
加上零零星星的比利时军，
总人数近 400000

指挥官：陆军元帅戈特勋爵

重要性

德国的犹豫不决使英军得以从法国逃出，
从而为保卫英国和日后参加欧洲
大陆上的战斗保全了英军。

历史背景

1939 年 9 月 1 日纳粹入侵波兰，德军一直都在按他们的计划做每一件事。波兰不到一个月就沦陷了，等冬天一过，德军在 1940 年 4 月和 5 月席卷了丹麦，占领了挪威。5 月 10 日开始，德军在进军法国途中攻击了荷兰和比利时。像在 1870 年普法战争和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德国人有先使法军瘫痪、然后迅速打败他们的计划。然而法国人却认为，他们这次会以一系列的称为“马其诺防线”的防御阵地来回应德国的侵略。这条把碉堡和据点连接在一起的防线，从瑞士边境沿德法边界延伸至比利时。问题就出在这条防线上：防线止于比利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比利时政府不想花钱与法国合作修建这条防线，他们确信，德国人在第一次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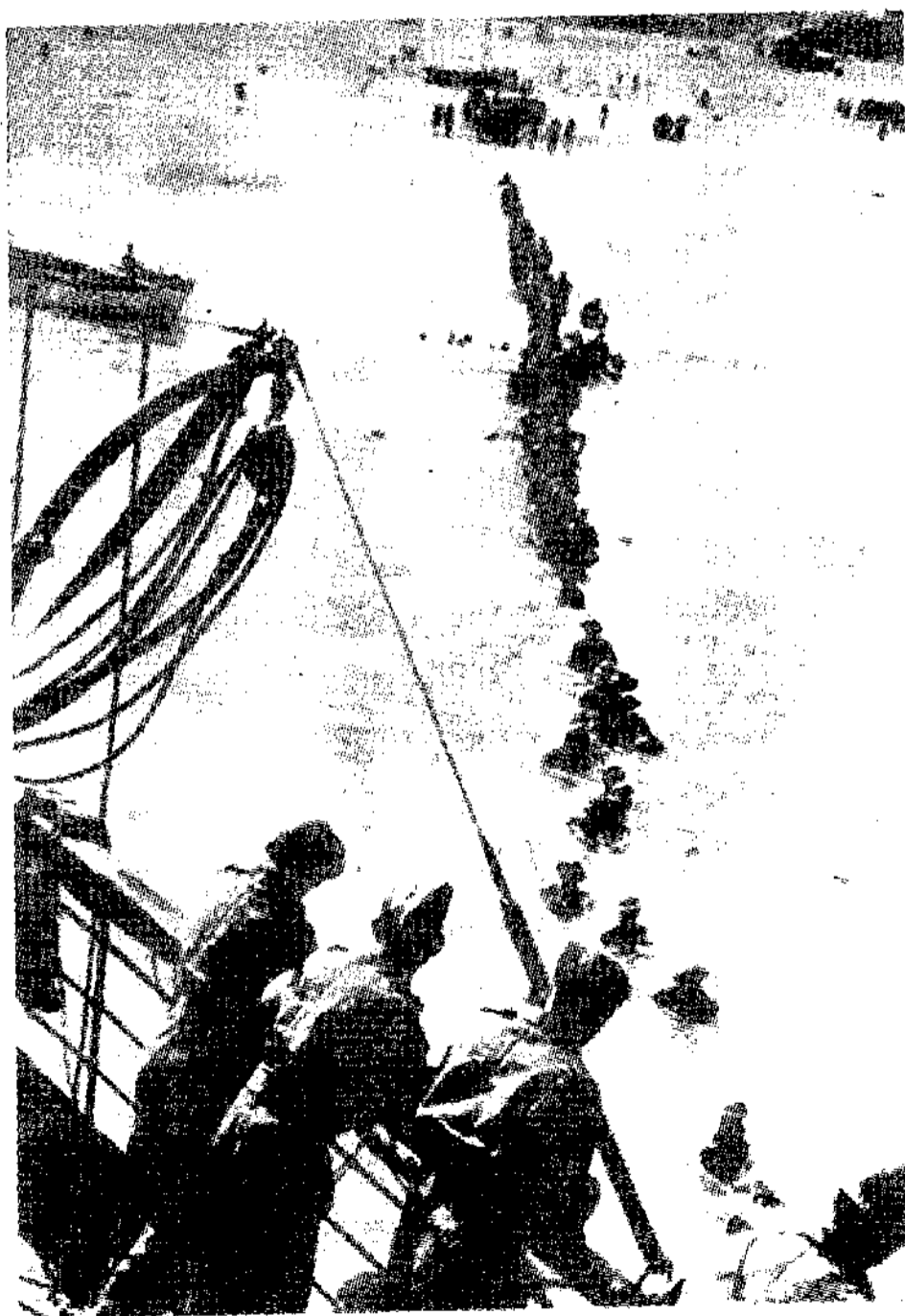
界大战惨败后绝不会再次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因而，法国无法把“马其诺防线”延伸至海岸，因为这样做会把枪口对准它的盟友比利时。这样，德国人1914年用于侧翼包抄集结在阿登山区的法军路线在1940年再次敞开了。

与1870年一样，德军进攻目标还是边境要塞城市色当。压住这里的法军意味着德国装甲部队能朝海岸地区挺进，从而使驻守在比利时边界一带的英国远征军陷于孤立。无论英国还是法国，自1918年以来都没有更新他们的战术，所以德军的闪电战使他们为重打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而做的所有准备全部白费了。

完美的计划和德国的装甲部队，再加上其左翼有强大步兵部队的掩护，驱退了所有的盟军部队。不过，英国和比利时军队还是设法很有秩序地进行了撤退，并保持了一条统一的战线（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是，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军队之间的缺乏合作，使有力的防守很难进行。这种情况还因法军指挥结构的不断变动而变得更糟，看来应该实行总体指挥。

法国战役开始时的最高指挥官是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amelin）将军。一周后，马克西米·魏刚（Maxime Weygand）将军取代了他。他们的下属人员也变了，指挥系统同样如此，并波及到英军。更糟的是，这些将军极少用电台或电话进行通讯联络，而是用摩托车往返送信，或开车去面谈。这一切没有一样能有效地对付德国正在进行的快速战争。除了这些混乱外，英国远征军司令戈特（Lord Gort）将军得到许可，有权把任何危及他的军队的命令上诉到伦敦政府。

德军装甲部队在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指挥下以其挺进速度震



敦刻尔克撤退。图中显示，1940年6月，海滩上的英国士兵排成蜿蜒的一队，准备登上可运他们去大船的小船（档案照片/Plpperfoto）

惊了盟军。更让盟军吃惊的是他们发现，德军的进攻目标不是巴黎，而是英吉利海峡。当他们最终认识到这一点，且德国装甲部队的行进速度超过他们的步兵支援时，符合逻辑的做法是使英军和法军进行夹攻，然后联合起来切断德军装甲师与其余部队的联系。正如前面提到的，无法进行直接通讯联络（甘末林的司令部甚至没有一个电台）使这种战略注定要失败。因此，到 5 月 20 日，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没遭到什么抵抗就已抵达了沿海地区。

英国远征军的坦克相当少，但他们 5 月 21 日还是用它们攻击了德军在阿拉斯的侧翼。而刚从英格兰到来的 74 辆坦克则在德国装甲编队的正后方发起了攻击，打了两天引起了德军的注意。德军空军和作为反坦克武器的 88 毫米火炮扭转了战局，当英军 5 月 23 日撤退时，只有两辆坦克撤离。同时，德军坦克部队从阿布维尔继续向沿海地区挺进。5 月 21 日，布洛涅被包围，5 月 22 日，加来被包围。德军坦克部队这时在距敦刻尔克 10 英里的格拉沃利，而敦刻尔克是英军手中剩下的最后一个港口。如果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继续挺进，可能会把英国远征军推入从比利时开来的冯·博克（von Bodk）将军的大军中。多亏了希特勒，这没有发生。

希特勒访问了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在色当附近沙勒维尔的司令部。伦德施泰特刚作废了柏林发出的装甲部队继续进攻的命令。英军在阿拉斯的进攻以及法军的向南集结，促使伦德施泰特让其装甲师停下来休息，为的是让步兵赶上来。希特勒批准了这项决定，虽然他批准的真正原因是个推测的问题。他在柏林的顾问们曾经警告他，在佛兰德这片常常满是泥泞的地区不要使用坦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曾在这个地区服过役。他也担心法军，因为直到这一刻，德军的入侵已变得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顺利，所以他变得小心起来。最后，德国空军司令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Reichsmarschall Hermann Göring）向希特勒保证，空军能轻而易举地清除这些低地国家*的障碍和陷入孤立的英军和比利时军。有人指出，希特勒按兵不动也有政治原因，因他认为彻底击垮英军会使英国陷入尴尬境地，从而坚定英国人抗德的决心。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德军的进攻推迟了 3 天，而这时在敦刻尔克附近已建好一条更安全的防线。不过，使敦刻尔克战役有重大意义的，与其说是保卫敦刻尔克，不如说是从那里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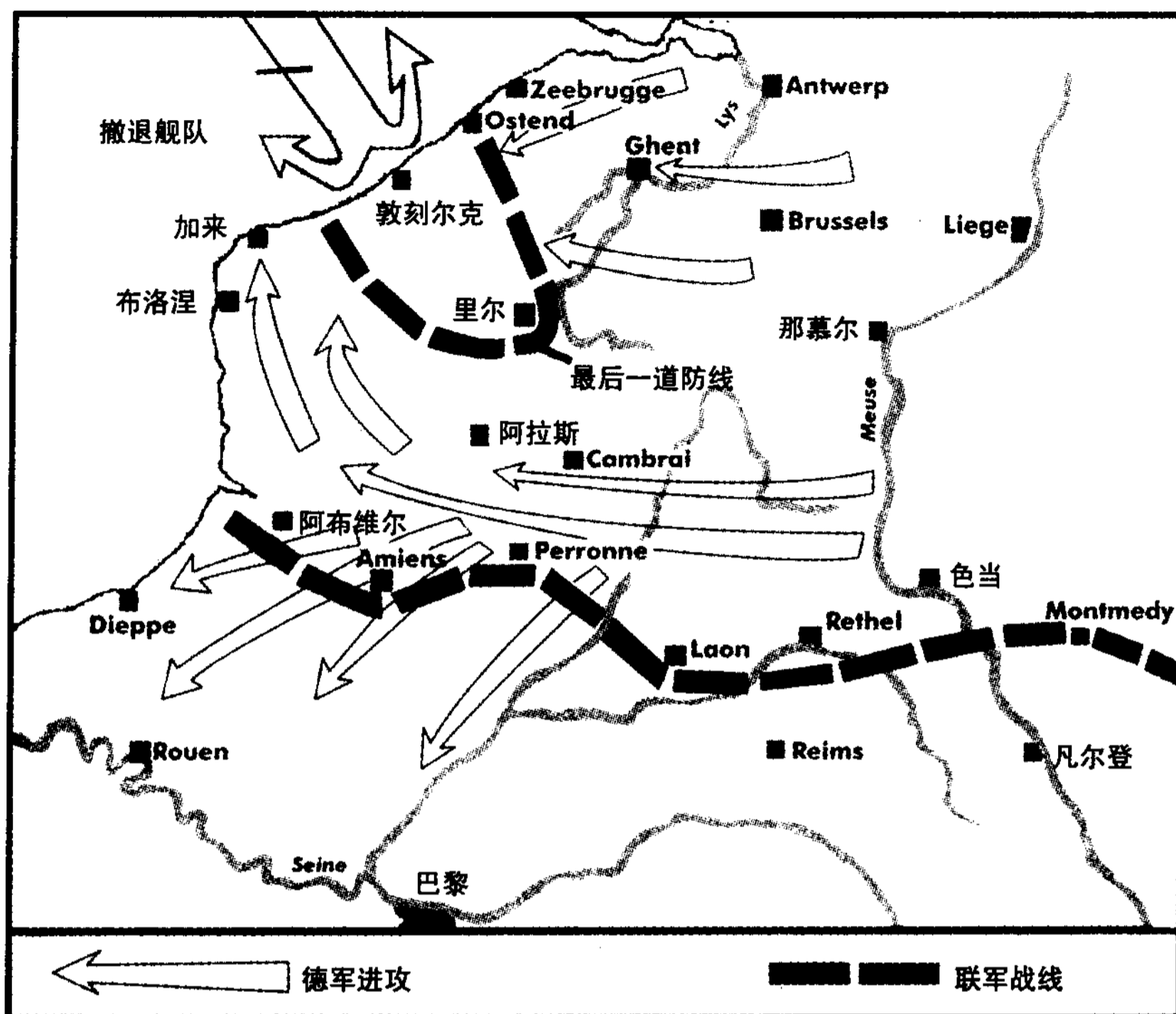
* 西欧的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译注

战 况

自5月19日以来，戈特勋爵一直在策划从敦刻尔克撤走。此刻他的大部分军事行动都是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无论魏刚可能给他下达什么命令。虽然其部队与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的战斗已暂缓了一段时间，但比利时军仍受到来自东边的巨大压力。戈特勋爵派了一些援兵去加强他们的防守。这个行动，加上英军坦克在阿拉斯的进攻，使他获得了把兵力拉入敦刻尔克防线的一个突出部位所需的时间。不过，这最终几乎对比利时军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利奥波德国王5月28日放弃了他的国家。英国政府催促戈特继续打，但看到法军在战役之初的撤退已使英军右翼暴露，而且得知英军正在撤离敦刻尔克时，似乎已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再迫使戈特的已被击败的军队进一步做什么。

戈特说服了伦敦政府同意撤退，他们制定了后来被称为“发电机”的计划。该计划要求动员英国东南沿海的每一条适于航海的船只，参与把英国士兵运出法国的救援行动。行动5月26日开始，非作战人员先撤退了。这是瞒着法军进行的，因为这时与比利时军和英军断绝联系的法军正退守敦刻尔克，而不是撤离敦刻尔克。这座港口城市已遭到严重轰炸，大部分电力供应已断绝，所以，港口的起重机已无法使用。到处是沉船，还有燃烧弹的攻击。尽管如此，大部分士兵还是通过这个港口撤离了，从海滩撤离的不到1/3。

这次海上行动的指挥权掌握在海军上校 B. H. 拉姆齐 (B. H. Ramsay) 爵士手中。他自5月20日以来一直在集结他所能找到的任何船只。5月26日，他奉命在两天之内设法运走45000人。英国政府起初认为，撤走更多的人不可能行得通。800多艘大小船只参与了这次撤退行动，大部分人是先用小船运离岸边，然后转移到深水的大船上。在英军整个撤退过程中，戈林试图履行他的承诺，但英国皇家空军 (RAF) 天天都在争夺空中优势。敦刻尔克的地理位置使双方空军都难以取得这种优势，因为德国飞机是在德国西部以外作战，而英国战斗机不得不越过英吉利海峡，这使得双方飞机都没多少燃料可在敦刻尔克上空战斗。由于天气常常是多云的，所以大部分战斗是在地面上的人看不见的情况下打的，这给那里和英国的士气造成了消极影响，因为敦刻尔克的士兵往往记住（或当他们回到英国时往往报道）的是德国轰炸机和低空扫射战斗机的进攻。英国皇家空军请求政府澄清其所发挥的作用，于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郑重告诉公众，



皇家空军的确正在尽自己的职责。尽管如此，大部分撤退仍不得不在夜间进行，为的是避免空袭。海滩上的人易受袭击，但幸运的是，沙子也大大削弱了炮弹的威力。

当德国坦克部队 3 天后重新开始进攻时，他们冲进了已有准备的英军阵地，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最后，毕竟德军坦克太多了，英法的反坦克武器太少了，但本应该几天前就轻易取得的胜利现在却不得不打得很艰苦。包围在里尔的法国第一集团军牵制了德军多个师，而当其余的德军猛轰英军的环形防御阵地时，英国人正从海上撤离。

虽然“发电机”行动的开始阶段并不像计划的那样成功（只有 28000 人获救，而计划却是 45000 人），但到 5 月 30 日，这个行动全面展开了。到这天，已有 125000 人撤走。此刻的敦刻尔克港实际上已不能使用，许多剩下的人在海滩上等下一批可乘的船。大体上说，士兵特别守纪律，排队等候着轮到他们上船。起初，船奉命只撤退英国士兵，而法军奉命留下战斗，所以在开始时几乎没有产生什么问题。然而，随着局势的恶化，法军也想撤离。丘吉尔 5 月 30 日下达命令，所有士兵都应该得到同等对待，无论他们的国籍是什么。这项命令好不容易才到达陷于困境的军队中，接下

来是一些艰难的时刻。6月2日和3日夜，最后一批去敦刻尔克的船只投入营救法国士兵的行动，但这次行动6月4日被终止了。

战 果

到“发电机”行动结束时，有338226人被撤离，其中包括123095名法国士兵。最后两天内，有60000名法国士兵被撤离，但随着德军逼近敦刻尔克，这项行动于6月4日凌晨3点30分结束，把约40000名士兵留在了敦刻尔克。留下的法军与德军持续战斗了数周，但6月17日一项停火协议开始生效，6月22日，法国签订了投降书。至此，希特勒成了欧洲大陆的统治者。

希特勒在庆祝胜利的时候，似乎没有太在乎逃走的英国远征军。他总是希望，英国人即使不打算跟他合作，至少肯定会允许他控制欧洲大陆。希特勒说：“他的目标是与英国在一个它认为与它的民族荣誉相融的基础上讲和。”丘吉尔的回答是一篇杰出的演讲：“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大海和大洋上作战，我们将以不断增长的信心和不断增强的实力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保卫我们的岛屿，无论付出多少代价。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登陆场上作战，我们将在田野里和街道作战，我们将在丘陵作战，我们永不投降。”

敦刻尔克战役使得这种誓言成为可能。如果英国远征军没有撤离法国，在英国就几乎没有什么可号令一支军队的东西。撤退的士兵被迫放弃了大量的装备，因为撤离要花时间，但更重要的是，返回英国的是老兵。以这些经历过战斗的人为核心，可以扩充组建一支军队。如果没有他们，任何军队则只能由没有经验或几乎没有经验的人组成，何况他们还没有或几乎没有设备呢！如果当年守卫海滩只是些平民组成的地方军，希特勒就有可能实施入侵英国的计划。有战争经验的士兵的存在不仅意味着他们是直接抵抗入侵的力量，也意味着他们是在北非、在地中海，最后在返回法国的战场上对德作战的力量。

敦刻尔克的这场战斗对德国军方有某种使之清醒的作用。特别是德国空军第一次在战争中碰上了劲敌。在盟军长达9天的撤退中，德军损失了240架飞机。从5月初开始入侵到7月晚些时候停战，德军30%的飞机被迫离开了战争。英国皇家空军证实了其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足以对抗德国的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而德国的这种战斗机在以前的战役中几乎没遭到过有效的抵抗。英国政府曾决定，一旦德军成功在望，就不再增援在法

国的皇家空军。这个决定使由飞机和飞行员所组成的一个坚强核心为在 1940 年夏天的不列颠战役期间挫败德军夺取空中优势的企图做好了准备。

张轶西 译

不列颠战役

1940 年夏

参战方

德国：空军第二军（指挥官：阿尔伯特·凯塞林）
和第三军（指挥官：雨果·斯珀勒），1260 架轰炸机，
316 架俯冲式轰炸机和 1089 架战斗机

总指挥官：赫尔曼·戈林

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军团，近 700 架喷火式战斗机
和飓风式战斗机

指挥官：空军中将休奇·道丁爵士

重要性

英国的胜利阻止了德国入侵大不列颠，而
德国想通过入侵确保其对欧洲的控制。

历史背景

德军 1939 年 9 月毫不费力地占领波兰之后，整个冬天都未采取军事行动。1940 年 4 月，他们回师向北，出其不意地对丹麦和挪威发动了攻势。丹麦几小时内就投降了，而挪威坚持了几周。5 月初，德军侵犯了荷兰和比利时的中立，取道这两个国家，入侵法国。这种策略使德军绕过了法国强大的“马其诺防线”，于是其装甲部队迅速深入法国，直逼巴黎。德军的进攻速度使英军大惊，他们发现自己与法军断绝了联系，于是向海岸线

后撤。当德国装甲部队向英军进逼时，英军处在孤立无援的敦刻尔克。这时，只有从地面进攻转向空中进攻才能挽救英军，但大量小船抵达敦刻尔克使英军偷偷从德国坦克鼻子底下撤走了。

法国几周内就陷落了，这使阿道夫·希特勒控制了欧洲的大部分。这时，他把注意力集中到英国，下令制定一份后来被称为“海狮”的入侵计划。该计划要求对英伦三岛进行一种海空协同入侵，但这种军事行动需要满足一些先决条件。首先，德国海军绝不能面对面地与英国皇家海军对抗，因为双方舰艇在数量上简直差得太多了。其次，控制英吉利海峡是海空协同入侵得以进行的关键。最后，需要有一种办法使皇家空军动弹不得。

德国此时此刻的实力全在空军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比尔·米切尔（Billy Mitchell）将军已证实了飞机摧毁海运的能力。西班牙内战中，德国空军给其准确度极高的斯图卡式俯冲式轰炸机开发了攻击地面目标的能力。这些飞机在4月和5月把英国的海军力量从挪威海岸赶走的战斗中表现很好。当然，这也是不让皇家海军安全进入英吉利海峡以外的办法。然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取得对英吉利海峡和英国南部的空中优势就很有必要，而这也正是英国皇家空军必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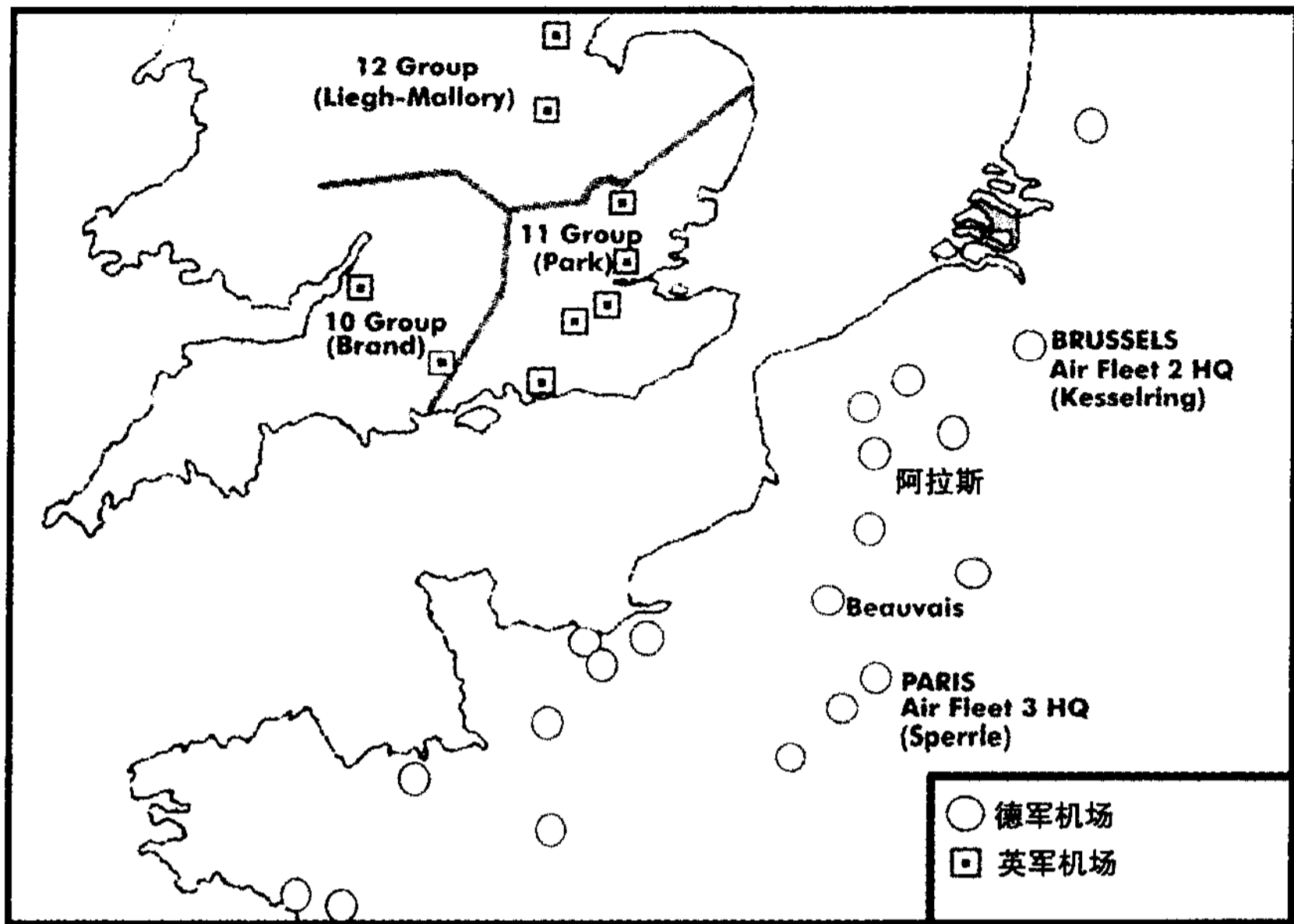
丘吉尔和空军上将休奇·道丁（Hugh Dowding）伯爵，在法国战役的最后阶段艰难地作出了不去增援英吉利海峡对面力量正在减弱的皇家空军的决定。由此挽救下来的飞机意味着，道丁7月能动用战斗机军团中约800架的飞机，但其中约有100架是不适于近距离接触的双引擎布里斯托尔·布莱尼姆式飞机。其余700架全是“霍克”飓风式战斗机和“超级马林”喷火式战斗机。这两种飞机都是能与德国梅塞施米特 Bf-109 式战斗机进行较量的现代机型，虽然喷火式战斗机在空战中有优势。所以，英国选派飓风式战斗机群尽可能经常地去对付德国轰炸机，而把喷火式战斗机群留做空战的主要飞机。不过，最重要的不是飞机，而是新发明的雷达。这项英国人的发明证明是保卫英伦三岛的关键。如果没有雷达，飞机就必须不停地飞行，侦察德军的空袭，使用价值昂贵的燃料。而有了雷达，飞行员就能在地面上保持准备起飞的状态，对指引他们迎战德国空军的雷达报告作出反应。这使英国在空战期间的燃料供应获得了显著优势，因为当德国梅塞施米特 Bf-109 式战斗机飞越英国时，按战斗油耗率来算，其燃料只够用15分钟。由于这种战斗机必须护卫轰炸机（因其自卫能力差），所以其有限的战斗时间就使轰炸机易受飓风式战斗机的攻击。德国希望的是，梅塞施米特 Bf-110s 式双引擎战斗机足以保护本来就短命的轰炸机。

战 况

这场战役据认为是在 1940 年 7 月 10 日正式开始的。这天，德国轰炸机攻击了英吉利海峡的护卫舰队和从普利茅斯到多佛尔的港口设施。但破坏是有限的，因为当德国飞机编队飞越法国时，英军雷达能确定其位置，这使英国飞机有时间集结到港口的上空。不过，皇家空军的损失（虽然大约是其给德国空军所造成损失的一半）仍是巨大的，以致道丁感到踌躇起来。数周过去了，道丁对是否为护卫舰队继续提供空中护航越来越犹豫，因为他担心，重大的损失，加上德军对陆上其他目标的新攻击，将把其国力拖垮，从而使制造足够多的替换飞机成为不可能。

道丁的担忧在 8 月中旬变成了现实，那时德国人改变了其攻击目标。希特勒把 8 月 13 日视为“鹰日”（Adlertag），标志着入侵前直接攻击地面目标的开始。雷达已充分显示是件让德国人讨厌的东西，德国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下令对雷达设施进行攻击。而雷达的天线阵列（高而细，由一根根典型的无线电广播天线构成）是很难摧毁的。尽管德国的斯图卡式俯冲式轰炸机可以足够准确地攻击这些小目标，但它们飞行速度太慢，很容易成为英国战斗机的牺牲品。这样攻击了几天，结果证实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不过，同时对沿海机场的攻击则比较成功，造成的破坏也大。幸运的是，英国的多数机场是土跑道，而不是铺水泥的，修复容易得多。但是，飞机库和维修设施在受损后，要修复则困难得多。

然而，最重要的是，在比弗布鲁克勋爵领导下的英国飞机制造厂仍保持着很高的生产力。在整个 8 月中旬，几乎能以一比一的比率更换受损飞机，每周几乎能造 100 架飞机。不过，训练飞行员，替换战死和受伤的飞行员则无法仓促完成，虽然最后的训练大部分已从 6 周减至 3 周。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飞行员培训学校并没有积极招募新学员，而且从轰炸机军团或沿海军团调来的飞行员也是极少的。另外，处于管理位置的受过训练的飞行员也没有调去参战，这进一步加重了那些幸存下来的飞行员的负担。还有一点是，道丁让很大一部分飞机从沿海机场后撤，以留做德军入侵那天投入战斗。结果，前线飞行员已被推到他们体力的极限，他们天天飞行，天天战斗，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在这段艰难时期当中，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向全国发表了讲话，他在这次不朽的演说中说，这些“大无畏的、面对不断的挑战和死亡危险的、不屈不挠的飞行员，正用其杰出的才能和忠诚扭转这场世界战争的战局。在人类冲突的领域，从来没有如此多



的人把如此大的成就归功于如此少的人。我们钟情于这些战斗机飞行员，我们每天都亲眼目睹他们的杰出表现”。

虽然猛烈的轰炸和战斗一直持续到8月底9月初，但扭转大不列颠战局的不是战斗机飞行员，而是英国的轰炸机群。8月24~25日夜，一架偏离航向的德国轰炸机未击中伦敦郊区的储油设施，却无意中把炮弹投在了居民区。于是，丘吉尔命令英国轰炸机轰炸柏林以示回应。第二天夜里，英国轰炸机轰炸了柏林。虽然这激怒了希特勒，也使戈林很狼狈，但这位德国独裁者还是等了近两个星期才真正进行还击。他给了他的战斗机部队9月6日一整天建立入侵的空中优势。如果到那时他们不能做到这点，预定的进攻目标将再次改变。9月6日，他下令，德军轰炸的主要目标是摧毁英国城市，特别是伦敦。另外，他还希望这次行动会使英国储备的所有飞机都飞往他们能摧毁或认为会被摧毁的地方。

战 果

停止对飞机场、雷达设施和工厂进行攻击的决定是希特勒所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汉森·鲍德温（Hanson Baldwin）写道：“这是历史上的大失策之一。轰炸伦敦给了伟大的英国战斗机军团一个机会，使英国恢复元

气，它迫使纳粹空军更深入英国，从而使其轰炸机和短程战斗机遭受了更大损失。而且轰炸伦敦招致了世界舆论的反对，唤起了全世界支持英国的感情，坚定了英国的决心，也有助于最终使德国失去这场战争。”市民和城市建筑不能阻止德军入侵，但飞机能。取得空中优势是德军入侵的关键，而轰炸平民区不能做到这点。希特勒的这个决定确保了英国的独立。

如果纳粹空军取得了空中优势，希特勒会入侵英伦三岛吗？英国皇家空军在法国深受磨难，几乎没有可用于作战的装备，而海岸防御工事充其量也不过是些残墙断壁，德军本来在英国有一次很好的机会，但他们必须首先渡过英吉利海峡，用什么渡过呢？德国人没有水陆两用的登陆艇，如果他们打算运送充足的兵力和物质，并在渡过波涛翻滚的英吉利海峡后依然完好，只有对驳船进行重大改装。在 1940 年整个夏天，当不列颠之战打得火热时，德军开始在欧洲寻找任何能用于运送部队和装备的船只。他们把收集到的各式各样小船集结在法国的港口，而在这些港口，它们经常遭到英军的轰炸。不过，德军从未收集到足以把部队和装备运过英吉利海峡的船只。

其次，入侵地点的选择是有缺陷的。德军打算从东边的拉姆斯盖特至西南的莱姆里吉斯的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入侵，在拉姆斯盖特、福克斯通、贝克斯希尔、布赖顿和怀特岛登陆。英国皇家空军一再申明它不可能防御如此宽的战线，甚至在取得空中优势的情况下。如果真的登陆，这些登陆地点的地形对入侵者是不利的。最佳的入侵路线应该是穿过东英格兰。这样入侵可以向西推进，然后抵达伦敦以北。那里的海滩平得多，连着平地，这种地形对德军的闪电战极为重要。而南部的岩岸有许多悬崖峭壁，不利于德军打坦克战的任何企图。

最后，德军还缺少一种对取胜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希特勒的决心。虽然希特勒下令在 1940 年整个夏天集结船只和军队（由于期望纳粹空军取胜而继续拖延可能



孩子们躲着观看 1940 年肯特上空的空战
(档案照片/Popperfoto)

的入侵过了9月17日)，但他打东边苏联的愿望比打西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愿望更强烈。法国一陷落，希特勒就曾提议与英国和谈，因为德国人和英国人有类似的种族背景。希特勒认为，最好是两国结盟，共同对付斯拉夫的布尔什维克，而不是互相厮杀。正是这种唤起他种族和政治偏见的内心需要使他的部队向东入侵。虽然正式实施“海狮计划”定在9月19日，但1940年秋天过后，该计划就再也没有被认真考虑过。

英国的免遭入侵意味着希特勒将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就应知道这从来不是他应追求的一种局面。的确，他在1924年就曾反对这样的冒险，当时他出版了《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正如一位美国领导人所言，英伦三岛已成为世界上最大一艘不动的航空母舰。在这场战争剩下的时间里，从那里对大陆目标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轰炸；而且，它也是1944年6月在法国北部登陆行动的基地。如果没有这个作战基地，美国还能进行对德战争吗？一个德国控制的英国实际上可能会成就一个纳粹主宰的欧洲。

张轶西 译

莫斯科战役

1941年9月30日~12月5日

参战方

苏联：近1000000人

指挥官：谢苗·铁木辛哥元帅

德国：近750000人

指挥官：费德·冯·博克陆军元帅

重要性

德国未能占领莫斯科，注定了
纳粹企图征服苏联的命运。

历史背景

1940 年夏秋，阿道夫·希特勒在未能使英国服从他的意愿后，推迟了入侵英国的计划，把注意力转向东方。希特勒长期蔑视共产主义。尽管 1939 年入侵波兰前，德国与苏联签订了适合当时需要的互不侵犯条约，但希特勒仍决心不仅要消灭苏联，而且还要为德国征服亟需的生存空间，就像他 1925 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一书中所概述的那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希特勒 1940 年 12 月发布了“第二十一号指令”，该指令透露了其军事行动的目标。他说，占领苏联首都莫斯科是次要目标，更重要的目标是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占领这两个以苏联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肯定会导致共产主义的垮台。

德国将军们对此发生了争论，争论的不是发动一次更直接的进攻，而是争论是否以莫斯科作为首要的进攻目标。莫斯科提供了实现军事和政治目的所需的一切。在战略上，它是苏联的主要铁路枢纽和主要工业中心。占领这座城市不仅会削弱苏联的生产力，而且可使来自远东的任何援军都到不了西部。在政治上，莫斯科太重要了，使苏联人不能放弃，因此在保卫他们首都的战争中，苏联人会把大量兵力投入一个会使他们全军覆没的杀场。同时，德军的入侵还将通过颠覆一个共产主义的总部来摧毁共产主义。虽然苏联境内其他目标也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却没有一处能如此彻底地结束共产主义的威胁。希特勒对象征权力的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的着迷被说成是“神秘的夸夸其谈”，但这种着迷太强烈了，以致他的军事顾问们无法说服他，于是策划了对苏联的入侵。

希特勒下令建立 3 个集团军群。北方集团军群的目标是北部港市列宁格勒；南方集团军群的目标是基辅和乌克兰；中央集团军群将突破苏联防线的中心，然后折向北，与北方集团军群会合，参与一场可歼灭大量苏军的巨大的钳形军事行动。这个计划的确提供了许多具体的好处，因为征服乌克兰（紧跟着进一步逼近高加索地区）将使德国控制苏联的粮食生产中心，而且（由于占领北部的白俄罗斯）也使德军可占领苏联的大多数工业城市。这两点好处既有助于德军入侵，又可严重破坏苏联的防御。

不出希特勒所料，1941 年 6 月 22 日开始的入侵，取得了巨大成功。几十万的苏联士兵被俘，无数枪炮和坦克被缴获。大量的苏联空军战机在地面上被摧毁，从东边更远处飞来参战的远程轰炸机成了性能优良的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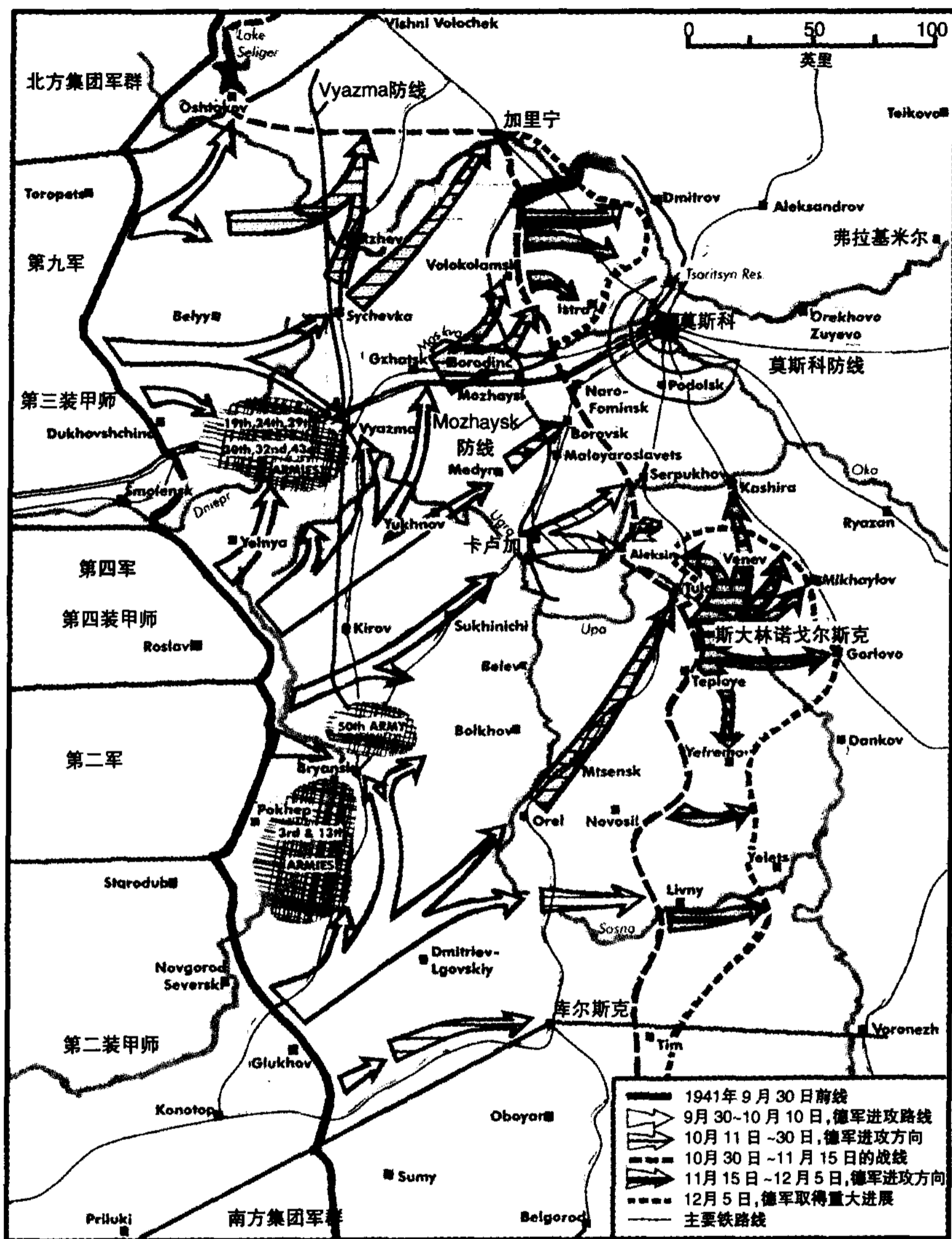
战斗机易于击中的靶子。不到一个月，德军兵临北部的列宁格勒，打起了距离莫斯科仅 200 英里的斯摩棱斯克的争夺战。1941 年 7 月 19 日，希特勒发布了“第三十三号指令”，命令中央集团军群的大部分军队兵分两路，一路向北，一路向南，分别支援北方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

纳粹在斯摩棱斯克取胜后就立即转移兵力，这被苏联最高指挥部视为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预计，纳粹会沿苏联在斯摩棱斯克到莫斯科之间的一条主干公路推进，对此他们几乎无能为力。不过，这给了苏军指挥官谢苗·铁木辛哥（Semyon Timoshenko）元帅时间集结保卫首都的兵力，建立此前根本不存在的防线。当德军在列宁格勒和基辅集结时，他几乎有两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列宁格勒顶住了德军进攻，而德军南方集团军群通过大规模围攻占领了基辅。在这次围攻中，100 万苏军有 2/3 被俘虏，近 900 辆坦克和 7000 余辆机动车被缴获。9 月 26 日，完成对基辅的占领后，在这次胜利中帮了忙的那些中央集团军群的军队回到了他们原来的指挥系统。此刻，希特勒变得对莫斯科感兴趣了。

战 况

德国将军们恳请希特勒把注意力集中在莫斯科，在攻占斯摩棱斯克，苏军溃退时，立即攻打莫斯科。列宁格勒的战斗正演变成一场围攻战，而斯大林格勒还在大东边，所以莫斯科现在成了吸引希特勒的目标，因为它一直是其指挥官们的目标。希特勒决定，不占领莫斯科，而是把它夷为平地，但希特勒将允许尽可能多的难民向东逃亡，为的是通过难民散布恐怖。不过，他不允许任何人向西逃，因为这将迫使德军为他们提供食物，在希特勒看来，这些难民不值得花精力或费用。希特勒这个决定的主要问题不是他做了这个决定，而是他决定得太晚了。

希特勒的将军们再三要求对莫斯科发动进攻，即使不是在斯摩棱斯克战役胜利之后立刻进攻，至少也应到 9 月 1 日时发起进攻，因为这将为夺取莫斯科提供足够好的天气，也使苏联人来不及完善其防御。然而，希特勒直到包围基辅的行动完成，必要的兵力调回中央集团军群前都在等。在 10 月开始前也没有对莫斯科发动进攻。这时，著名的装甲理论家、陆军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率领的第二装甲师不得不从基辅地区拉出，向北运动近 200 英里，然后直接投入战斗，率先对一条宽广战线的南端发起进攻。面对德军的是苏军的 9 个军，它们部署在苏军主要防御阵地以西至少 100



英里，而这个阵地是苏军正在莫斯科以西约 50 英里处修建的一条南北向的防线（Mozhaysk 防线）。

德军头场进攻发生在 9 月 30 日。那天天气晴朗，两大钳形攻势从斯摩棱斯克正南和正北伸出。到 10 月 10 日，发动这两大攻势的德军会合，包围了苏军 6 个军。加上对南面苏军 3 个军的类似包围，德军俘虏苏军 673000 人，缴获 242 辆坦克和 5412 支枪。这场胜利是使德军振奋的，但

失望却接踵而至。10月8日下起了秋雨，低劣的道路变得一片泥泞，没有什么车辆能过去，即使有履带的车辆也不能。结果，一周时间所积聚起来的进攻势头和到手一半的胜利一下子停止了。从出发地点去莫斯科，德军已前进了他们所要走的2/3的路程。但接下来的那个月，他们只能缓慢地向前移动，虽然的确向前移动了。直到11月的寒冷天气使泥泞结冰，德军的攻势才真正恢复。到11月15日，德军突破了Mozhaysk防线。然而，使道路冻结的天气很快也使士兵冻伤。到12月5日，虽然德军在莫斯科以北和以南两个方向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天气太可怕了。12月5日，希特勒让其部队稍稍后撤一些，回到较适宜防守的阵地。

德军的攻势刚一停下来，苏军就准备发动自己的攻势。苏军的反攻立即从莫斯科西北的大城市加里宁开始；加里宁是Mozhaysk防线的北端，正对着南端的卡卢加。斯大林又从大东边调来另外10万军队、300辆坦克和大量的反坦克武器。这样，苏军就能在莫斯科前面重建其防线。于是，莫斯科得救了。

战 果

1941年12月6日，格奥尔基·朱可夫（Georgi Zhukov）元帅接替了铁木辛哥元帅，后者曾指挥过苏军从斯摩棱斯克进行长距离的防御性撤退。朱可夫发起的攻势在莫斯科之战前扭转了德国命运的走向，而他也是最终指挥苏军1945年占领柏林的人。与其说是朱可夫或俄国士兵的顽强，不如说是下面两个因素在莫斯科城前打败了纳粹，并最终导致他们在东方的全面失败。第一是天气，迟来的春雨使入侵苏联的行动从5月晚些时候推迟到6月晚些时候。如果谁能使东线所有军事行动提前一个月，那么对莫斯科推迟发动的那场攻势就可能在9月开始时而不是9月结束时发动。这样就很可能使德军在阻挡其前进的秋雨来临前进入莫斯科城。一位参加过东线军事行动的德国军官写道：“一段类似于我们入侵苏联时那样的好天气可使我们把我们的军队全力推进到莫斯科大门前。是天气，而不是苏联人，阻止了我们的前进。”正如秋雨中断了德军的10月攻势一样，寒冷也同样使11、12月的进攻中断。德军对严寒毫无准备。无论是打仗的部队，还是运输所需补给的部队都不能在俄国冬天发挥作用。

苏联的其他战役

把莫斯科之战选为苏联战事的转折点，并不是忽视入侵的纳粹与防守的苏军之间展开的其他战役的潜在的决定作用。由于指挥3个独立集团军群进入苏联，因而每个军群的命运都影响着其他两个的命运。军队在北线、中线和南线之间的移动既削弱了也加强了入侵者，还促成了他们最后的成功或失败。

如果列宁格勒在1941年冬季来临前陷落，德国北方军群可能会占领波罗的海一线，从而处在攻击伏尔加河直指莫斯科的位置。对列宁格勒900天的包围必然使人们确信，这种不测事件不会发生。

斯大林格勒战役可能是在俄国所发生的战争中最著名的，而且常常被选为最具决定性的战役。当冯·保卢斯（von Paulus）将军率领他的第六集团军群进入该城时，结果发生了整个军事史上最激烈的一场战斗，不仅仅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苏联坦克刚驶出生产装配线就直接参战。战斗一条街一条街、一座房子一座房子、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展开，持续了几个月。直到从西伯利亚调来解围的部队才使这座城市免遭德军占领，而同时

也使300000进入该城的德军仅有大约5000人得以再次看到他们的祖国。希特勒要占领这座以其劲敌的名字来命名的城市的决心压倒了其所有的理性。正像莫斯科战役前一样，适时的战术撤退或许能挽救这种局面，也可能意味着德国的最终获胜。希特勒的格言——“德国士兵足迹踏到哪里，他们就永远留在哪里”——招致了几十万德国士兵的厄运。

对纳粹的致命打击大概要算库尔斯克战役，这是发生在1943年7月的一场大规模的坦克战。双方各投入了大约3000辆坦克，坦克之多，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没有一场战斗可与之相比。苏联“T-34”型坦克的表现，相当于或优于德国坦克。德国的“豹”式坦克太容易着火，而“虎”式坦克，虽然在装甲和火力方面占优势，但对于向其任何一个通气孔投放炸药或射击的大群苏联士兵来说，也很容易成为战利品。库尔斯克战役结束后，德国装甲部队无法弥补其所遭受的重大损失，于是，德军从苏联领土的撤退真正开始了。

德军没有做好御寒准备的原因是注定德军在苏联的失败命运的第二个因素，而这个原因就是希特勒。当苏军在1939~1940年冬季奋力击溃芬兰人的抵抗时，从波兰到法国轻易取得一连串胜利之后的希特勒相信，他的部队绝不会输掉一场对苏战争。在波兰和西欧取得闪电般胜利的关键是快

速推进，这种快速推进必将使其军队在冬季到来之前推进到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基辅。因此，德军在冬季制服和手套上几乎没花钱。当需要把这些御寒物品从德国运来时，由于希特勒的另一个错误，所需衣物没有运到。也许是天意，所有这些错误和不利的天气，都与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凑在了一起。1941年12月几乎必然标志着希特勒德国覆灭的开始。

张轶西 译

珍珠港战役

1941年12月7日

参战方

日本：特遣舰队，包括6艘载有131架俯冲式轰炸机、94架鱼雷轰炸机和79架战斗机的航空母舰（还有许多艘补给船）

指挥官：南云忠一海军中将

美国：8艘战舰，6艘驱逐舰和各种各样小型军舰及补给船，49架水上飞机，148架海军飞机和129架各种类型的陆军飞机

指挥官：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

重要性

日军的袭击使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未能摧毁关键目标，使美国后来能在太平洋顺利发动攻势。

历史背景

从1931年起，日本开始野蛮地扩张其势力范围。它首先占领了中国资

源丰富的东北三省。尽管国际联盟谴责了这种侵略行为，但没有采取任何国际行动。由于美国和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正经受一次严重衰退，本来可能采取行动的国家也都在忙于解决自己的问题。结果，日本宣布中国东北三省是独立的满洲国，日本拥有宗主权。

当日军占领了中国的大部分海岸线，接着又在 1940 年从法国维希政府夺得印度支那时，美国开始担心其在西太平洋的属地。1940 年晚些时候，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警告日本人：美国将不允许日本人入侵荷属东印度*——一个重要的石油产地。与此同时，美国开始实行石油和废铁禁运。这对日本的扩张构成了问题。只有日本撤出中国，美国才会重新开放供应线，日本政府和民众对此都无法接受。另一方面，为了确保继续在中国的战争所必需的原材料，占领荷属东印度已成为必要，即使这会挑起与美国的战争。

因此，日本政府 1941 年初实施了一种双管齐下的战略。华盛顿的外交官们打算通过谈判来与日本在亚洲的欲望达成某种协调；同时，日本海军奉命制定致使谈判失败的攻击美军的计划。外交官们谈的越多，双方的分歧就越大。到 1941 年夏，日本海军策划了一次军事行动：袭击美国在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基地。这将使美国舰队在日军入侵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时无能为力。这份计划是在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Isoroku Yamamoto）的指导下制定的。他在美国待了多年，除了他的计划，他还警告日本政府：如果在袭击珍珠港的 6 个月内，仍不能使美国承认日本在亚洲所寻求的统治地位，那美国这个工业大国就会开始打垮日本的军事力量。他预测，只有速胜才能成功，而延长战斗时间只会有利于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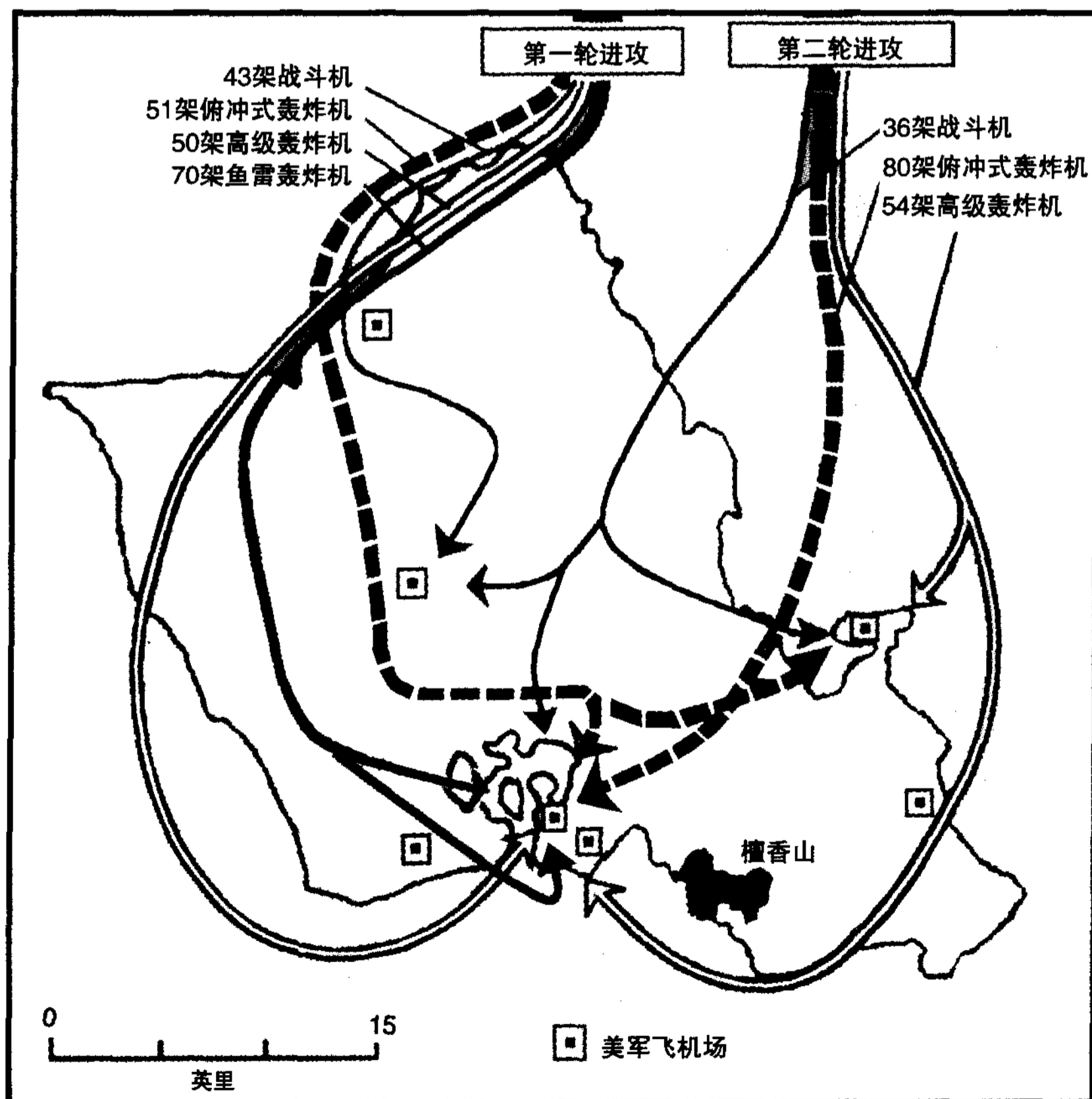
到 1941 年 11 月，在华盛顿的谈判陷入了僵局，日本政府命令一支特遣部队从日本以北的千岛群岛的单冠湾（Tankan）秘密起航。该部队奉命保持严格的无线电静默，而气象预报预测，恶劣的气候足以掩护从北面去夏威夷的航线。谈判在华盛顿继续进行，而这支特遣部队奉命作好准备，如果谈判在最后时刻取得成功，他们将返航。但他们没有返航。

美国密码专家不久前曾成功破译了日本的外交电码，并截获了从东京发往各地大使馆暗示战争即将来临的电报。因此，美国对战争的爆发有所准备，但认为日军的进攻矛头将指向西伯利亚（乘苏联对抗纳粹入侵之机）、东南亚或可能是美国所有的菲律宾群岛。没人会料到，日本人会或可能会对太平洋中部到布尔马（Burma）之间的目标发动多次进攻。

* 今印度尼西亚——译注

战 况

1941年12月7日拂晓，日本特遣舰队集结在夏威夷以北275英里处。他们航行到那里时完全没被发现，而星期日早晨的进攻计划是在美国驻军还不警觉时攻击他们。第一轮51架俯冲式轰炸机、40架鱼雷轰炸机和43架护航战斗机顺利起飞。当它们接近夏威夷时，美军雷达屏幕发现了它们，但由于雷达技术是新技术，技术人员缺乏训练，所以他们无法看出逼近机群的规模。他们以为是一群从美国本土飞来的B-17轰炸机。正因为这样，日军得以对目标发动突然袭击。8点前，当空军领导人渊田美津雄(Mitso Fuchida)看到美国舰只处于极易攻击状态时，他发出了代表成功的暗码：“虎！虎！虎！”



直到炮弹开始落下，鱼雷穿过港口，才使美国人作出反应。由于“战斗岗位”似乎是在停泊的船上，所以，美国水兵操起了他们可能拿到的武器。然而，由于进攻飞机立刻就命中了目标，所以水兵们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当俯冲式轰炸机和战斗机从上空攻击时，停靠在码头的 4 艘美军战舰在头 5 分钟就被鱼雷击中了。日本战斗机猛烈轰炸停在瓦胡岛 6 个飞机场上的美国飞机，摧毁或严重毁坏了它们中的大多数。只有 38 架美国飞机能起飞参战，其中 10 架被击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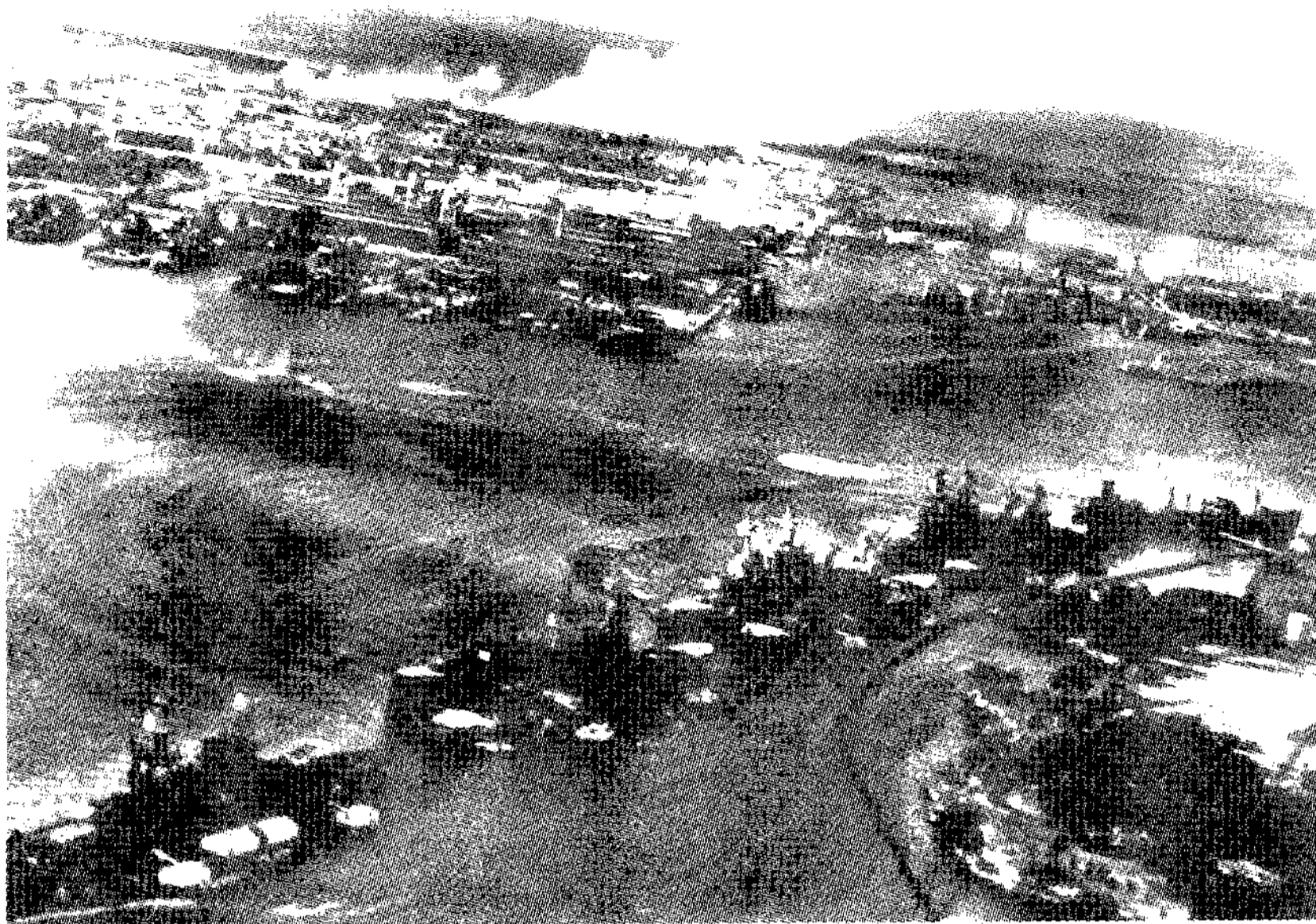
第一轮进攻持续了 25 分钟。紧接着，第二轮进攻 8 点 45 分开始。这轮进攻不太成功，尽管美军又伤亡了許多人，但只是给已遭袭击的美国舰只再增加点弹痕而已。最后，日本损失了 29 架飞机，55 名机组人员。这是一次极其圆满的偷袭，大大超出了策划者的最大期望，因为日军的计划制定者曾预计并预备接受美军反攻使其特遣部队损失一半。美军没有反攻，所以日本舰队未受损失。这是一次本来不能很好完成的军事行动。

战 果

日军对停靠在珍珠港的美国舰队的袭击既是一场大胜，又是一场惨败。日军使美军 2403 人战死，1178 人受伤，同时还击沉了 6 艘战列舰和 3 艘驱逐舰，并击伤了 3 艘战列舰和一些巡洋舰。他们是来摧毁美国舰队的，他们这样干了，几乎没受什么损失。既然这样，怎么能说是一次失败呢？

首先，袭击珍珠港的性质表明战列舰时代已经过去。海上战争的未来在于航空母舰，正如日军所证明的。12 月 7 日，美国的航空母舰“企业”号、“约克敦”号、“大黄蜂”号、“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不是出海了，就是待在其他基地，所以一艘也没损失。这使美国海军得以几乎立刻策划了军事行动：詹姆斯·杜立德（James Doolittle）的轰炸机群第二年 4 月轰炸了东京；航空母舰 5 月打了珊瑚海战役；6 月，打了中途岛战役，并贏取了胜利。从那时起，战列舰不再是舰队的首要舰只。

其次，虽然日军摧毁或严重破坏了他们所攻击的每一个目标，但他们却未攻击关键目标。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轰炸巨大的储油设施。如果这些设施遭到破坏——它们本来很容易摧毁——美国舰队以后就不得不从加利福尼亚来采取军事行动。由于夏威夷仍是美军的前哨基地，这影响了太平洋战争的整个性质。夏威夷的中央位置使军队和物质的运输大为简单，也使潜艇活动大为容易，因为距离短是迅速抵达战区所必需的。如果没有夏威夷基地，实际上完全不可能使这个群岛免遭日军袭击。日本海军中将



该照片是在日军空袭珍珠港期间偷拍的，烟是从远处希凯姆空军基地升起的（国家档案）

南云忠一（Nagumo）不愿发动第三轮进攻来巩固其战果，从而挽救了珍珠港周围的设施。日军未能摧毁潜艇基地也产生了长期影响。美国潜艇力量（在有缺陷的鱼雷出现一些新问题之后）成了使日本商船队自1943年以后变得无效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一点带来了日军的第三点失败。如果日本商船队随船带着入侵部队，那么占领夏威夷群岛就不可能失败。如果夏威夷和珍珠港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山本五十六所说的六个月最后期限就很可能被满足；美国人可能会不得不承认日本人对西太平洋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主宰地位。日本人梦想建立的、旨在使他们至少获得亚洲大部分的经济权力——如果不是政治权力的话——的“大东亚共荣圈”确实可能变成现实。仅仅是由于日本人对这次袭击的代价的过高估计才使这一幕没能出现。他们做梦都没想到，这个群岛其实是如此易受攻击，因而他们没有一试。1942年6月，当日军试图占领中途岛作为进攻夏威夷的一个可能的跳板时，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又一个转折时刻遭遇了失败。

最后，山本五十六所表达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他知道，美国是一个“沉睡中的巨人”，最终能生产的武器，足以把日本炸到屈服。日军只有袭击珍珠港才促使了美国立即对日宣战。当时在大西洋对希特勒U型潜艇进

行的准战争最终大概也会使美国参战，但肯定是珍珠港，使美国民众中长期反对军事干涉的孤立主义分子几乎全部销声匿迹。袭击珍珠港，绝不是一次致命打击，只是足以激怒和动员美国采取行动。

几乎从日本发起攻击的那天起，就有许多关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知道袭击即将发生，而他有意让它发生，以使美国参战的说法。参与破译日军密码的那些人说，这肯定不是真的，至少不是来自他们所掌握的情报。由于他们尚未成功地破译军事密码，所以他们除了知道发往日本大使馆的电报以外，其他什么也不知道。由于发往日本大使馆的电报发出了即将行动的警告，所以罗斯福的确知道，进攻即将在某处发生。然而，发往夏威夷的只是一般的警告。如果美军基地将遭到进攻的话，那菲律宾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袭击的目标。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对即将袭击珍珠港知道得多么多也没有得到证实。然而，人们却一直在指责他，说他从英国情报来源处获悉了这场进攻，但没有与罗斯福一起分享，还说他知道美国人肯定会作为英国的盟友参战。然而，如果他真的与罗斯福分享了这一情报，那罪责则在白宫。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而又绝不会有最终答案的问题。

张轶西 译

新加坡战役

1942 年 1 月 31 日 ~ 2 月 15 日

参战方

日本：40000 人

指挥官：陆军元帅山下奉文

英国：107000 名澳大利亚、印度和英军士兵

(包括 27000 名后勤兵)

指挥官：陆军元帅亚瑟·珀西瓦尔

重要性

日本占领新加坡，打开了日军顺利入侵马来半岛

的通路，使英国丧失了其在远东的极好防御阵地。这是导致英帝国解体的许多失败中的头一个失败。

历史背景

英国 19 世纪初就控制了新加坡，将其作为与东南亚的荷兰商人展开竞争的主要贸易站。这个岛屿城市也是英国在该地区的主要防御阵地，被称为“东方的直布罗陀”。使这座城市免遭入侵的巨型大炮给这里的居民和那些从伦敦来视察这个前哨基地的人们留下了坚不可摧的印象。

然而，日本并没有被吓住。大炮肯定会给任何一支入侵舰队上的大炮造成重创，但它们的弱点也在于此：它们放置的位置只是为了防止海上登陆，而不是为了对付来自马来半岛的入侵。从陆地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显然微乎其微，这令人难以相信，因为只有两条路，而且都要穿过难以穿越的丛林和沼泽地。入侵部队如果愚蠢得竟使自己踏上这两条路，那么包围他们应当是很容易的。然而，守卫该城的英帝国部队实际上生活在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下。在日本人控制的台湾岛上，丛林战专家用了 1941 年的大部分时间研究士兵穿过这种地区的战术，并通过在台湾岛的丛林进行训练，建立了那个时代最优良的丛林作战部队。

随着整个 1941 年日军对亚洲威胁的加重，英国在新加坡的文武官员都请求伦敦增派军队。丘吉尔对北非战役和欧洲所承担的义务意味着几乎没有军队、船只和飞机会从英国得到，但还是从印度军队中调了一些士兵去补充现有的主要由澳大利亚士兵组成的守军。到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澳大利亚第八师、印度第九师、第十一师、第十七师和英国第十八师的近 107000 人已做好了保卫该城的准备。许多士兵，特别是那些印度来的，装备不良，也没受过正规训练。把兵力部署在泰国和马来西亚最可能登陆的地点的战前计划也没有执行，因伦敦当局担心，战前的任何这类行动都可能会被认为是挑衅。

这个决定意味着，当日本侵略军 12 月 8 日发动海陆两栖进攻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完全没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就占领了哥打巴鲁、帕塔尼、信哥拉*的关键据点。他们的确南下上了那两条通往马来半岛的路，但当印度第十一师试图在日得拉建筑路障时，他们震惊地发现自己被穿越丛林的日

* 今泰国的宋卡——译注

军从侧翼包围了。12月12日，这些印度兵放弃了建筑路障的尝试，日军战术所带来的震动似乎彻底使他们泄了气。进行阻击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因为英帝国部队一遇到威胁就撤退，而不是坚持抵抗，努力重创日军。撤退只是过一条又一条的河，然后摧毁河上的桥梁，但日军早料到了这一招，于是随军带着工程兵和造桥设备。即使在地形极其崎岖，甚至日本人也难以穿越时，英帝国部队仍发现自己被日军有条不紊的两栖登陆部队所包围。到1942年1月底，整个马来半岛落入日军手中，英帝国部队则逃进了新加坡。

战 况

日本陆军元帅山下奉文（Tomoyuki Yamashita）策划了这场绝妙的攻势，但他仍不太满意。他在东京树过一些政敌，因此，其军事行动没有如他本来希望的那样配备好的人员或装备，他手下的一位师长还常常违抗命令。然而，他还是用一支仓促集结起来的部队展开了行动，尽管条件不好，但他取得了成功。对他来说，只剩下新加坡城了。他花了四天去研究新加坡的防御，然后决定佯攻柔佛海峡东部。他希望这会拖住英国援军。然后用两个师穿过海峡西部发起主攻。从大陆延至新加坡的堤道大约1100码长，但在其最窄处，海峡只有600码宽。因此，两栖登陆可迅速展开。一旦上岸，入侵部队将不得不冲过实际上不存在的沙滩防御工事，然后穿过丛林和橡胶园，抵达新加坡岛东南部的新加坡城。看来，坚固的防守应当可能阻止这次登陆行动。

此时，新加坡的防御显示出了其弱点。除了西海岸附近的一小段挖了堑壕或坦克陷阱外，其他地方都没有挖。虽然巨大的海岸炮能转向入侵者，但它们不得不隔着城打15英里以外的看不见的目标。由于没有固定的大炮瞄准系统，所以到能把瞄准结果传给炮手时，目标已改变了位置。尽管英国为守卫海滩部署了军队，但日军还是在夜间上了岸，并穿越了如此宽阔的战线，轻易渗透并迂回包围了英守军。第二天上午，日军坦克登陆，守军没有所需的大炮予以反击。

丘吉尔下令，保卫新加坡城要到只剩最后一名战士，如有必要，就摧毁它，使它对敌人失去价值，但英守军不希望长期打下去。他们极度缺水，因为进攻该城的日军飞机摧毁了抽水设施。更重要的是，士兵们似乎已完全失望，许多印度士兵的缺乏训练以他们的粗略防御表现出来。日军的连续轰炸像摧毁该城建筑一样有效地摧毁了守军的士气。然后，日军实施了

全面的空中管制。守军几乎一点也不知道山下奉文的部队很快就要用光了弹药。山下奉文认为，与其留着弹药，还不如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攻击压力；如果他减弱火力，英军可能会察觉他的困境，从而坚定他们抵抗的决心。山下奉文的计划获得了成功，英军 1942 年 2 月 15 日放弃了新加坡城。

战 果

在 12 月 8 日至 2 月 15 日期间，英帝国军队伤亡近 9000 人。日军，虽然每一仗在人数上都占优势，但仍有 3000 人战死，7000 人受伤。他们获得的新加坡城实际上未遭破坏，其优良的海港设施完好无损，城中仓库里有大量物资。他们还得到了约 13000 名俘虏，既有军人，又有市民。虽然英军指挥官陆军将军亚瑟·珀西瓦尔（Arthur Percival）从山下奉文那里得到善待城中居民的承诺，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中国居民遭了殃，有 7000 多人受到虐待和（或）杀害。一些帝国士兵在入侵时悄悄溜过日军防线，退入丛林，在那里建立了一支马来民兵部队，靠印度军队的空投物资来获得补给，但他们多是骚扰日军，而无法对日军构成严重威胁。然而，其中一支抵抗武装，马来西亚人民抗日军，则为解决战后英国在新加坡的许多问题奠定了基础。

当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恢复对马来西亚的统治时，正是像马来西亚人民抗日军这类的组织非常强烈地要求独立。二战结束后的几个星期，敌对的地下武装就在合作上互相指责，展开了报复行动。第一任政府是英国军政府，试图维持秩序。政治斗争因马来人民的生存问题而加剧，因为战争期间的农业一直停产，而经济基础设施也一团糟。到 1946 年，英国打算让马来半岛独立，但不允许新加坡独立，因伦敦不愿意放弃其关键的贸易站。英国设法强加给马来半岛的宪法产生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互相独立的各个马来邦不愿意遵循这部宪法。1948 年，一份修订的宪法产生了一个邦联，更适合当地民众。接下去的 10 年，新加坡仍是英国的属地，但在 1958 年，这个岛城赢得了自治，英国仅保留防御权。

从很大程度上讲，英国 1942 年失去新加坡开始了英帝国的瓦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都设法保留它们的殖民地，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民独立运动的浪潮则强烈得难以阻止。日本的东南亚战略的确成就了一件事，那就是向亚洲人民表明，统治亚洲人如此长时间的欧洲人并不是“优等种族”。新加坡的陷落丢尽了英国人的脸，而它如此轻易地陷落对他们心理造成的打击太大了，以致无法平复。紧接着，英帝国在印度洋东部

地区的属地也在战后脱离了英国的统治。荷兰是这片地区最大的受损者，而英国失去印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必然结局，新加坡的陷落则是走向这个结局的第一步。太阳永不落的英帝国四分五裂了；由帝国的大部分属地组成的英联邦虽仍然存在，但它只不过是列颠这个昔日世界强国的影子而已。

张轶西 译

中途岛战役

1942 年 6 月 4 ~ 6 日

参战方

日本：围绕 4 艘航空母舰组成的突击队，
包括 2 艘战列舰、2 艘重型巡洋舰和许多补给船

指挥官：山本五十六元帅

美国：围绕“约克敦”号航空母舰组成的第十七特遣队
总指挥官：海军少将弗兰克·杰克·弗莱彻；围绕“企业”号
和“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组成的第十六特遣队

指挥官：海军少将雷蒙德·斯普鲁恩斯

重要性

美国的胜利标志着日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以来第一次大败。从此，日军处于守势，
其海军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历史背景

日军袭击珍珠港后，在为尽可能多地控制太平洋西部地区和东南亚所进行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是成功的。他们占领从威克岛到菲律宾群岛的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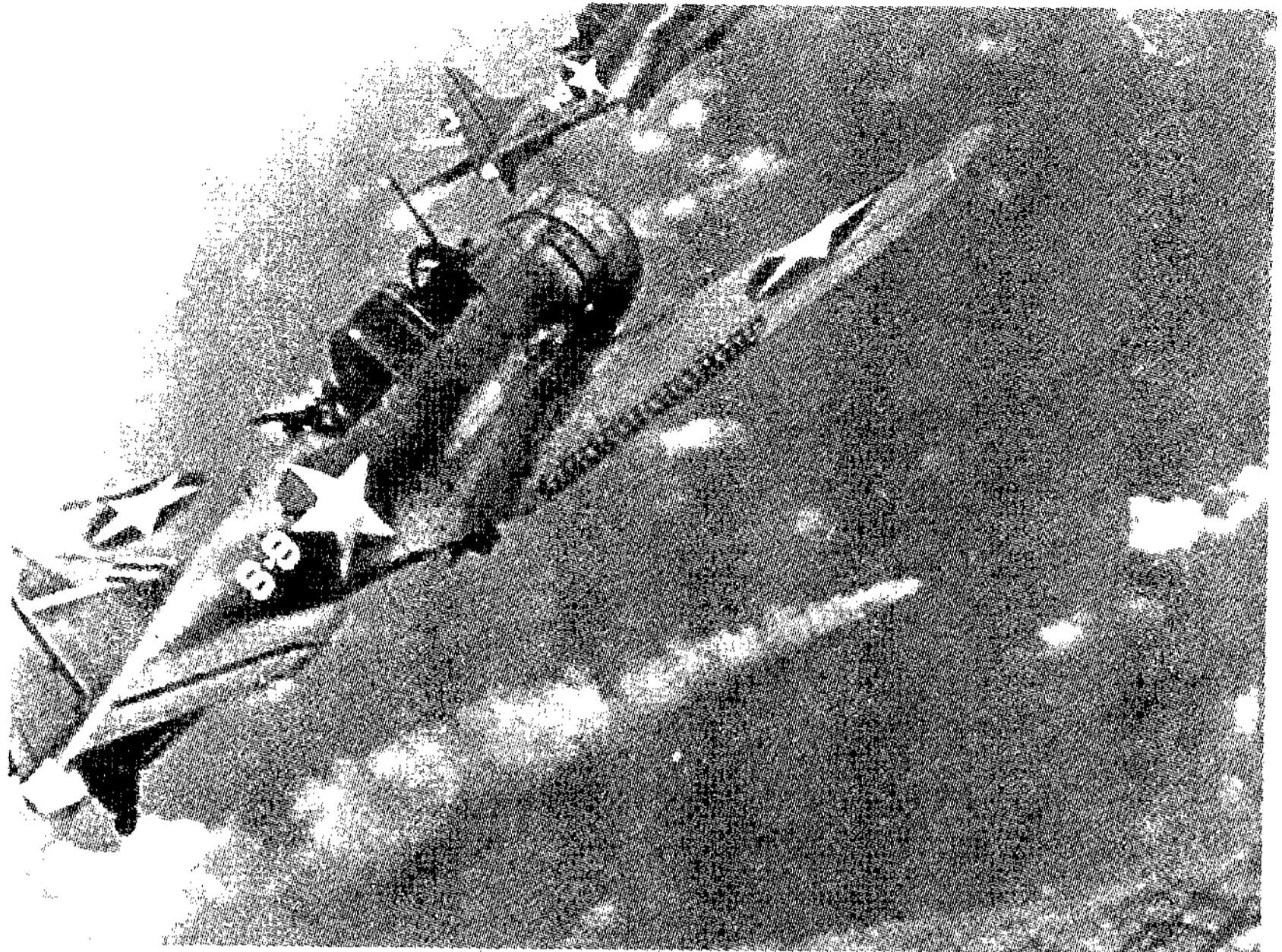
岛屿，几乎没遇到什么有效的抵抗。新加坡的英军对日军入侵也几乎没有抵抗，英军受到从缅甸逼近印度的日军的威胁。日军6个月来势不可挡，但1942年5月初，他们在澳大利亚东北的珊瑚海遇到了第一次挫折。在那里，日军企图避开澳大利亚军，在新几内亚南部海岸登陆，但被一支美军舰队击退。这是战争史上第一次不是船对船，而是飞机对船的海战。虽然双方在战术上不分胜负，但实际上对日本却是一次战略上的失败，终止了它不可抗拒的神话。

在珊瑚海战役的几天时间里，美国密码专家破译了日军的军事密码。他们对外交密码的破译曾就1941年12月初的战争警告过美国政府，而解读军事密码的能力则使军事反应变得大为容易。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切斯特·尼米兹（Chester Nimitz）获悉，即将对阿留申群岛上的美军基地的攻击将是掩护日军主力突袭中途岛的一次牵制性行动。控制中途岛将使日军处在可能攻击夏威夷的有利位置，实现其6个月前未曾实现的目标：占领美军在太平洋的关键据点。如果没有夏威夷，美军舰队将不得不从北美西海岸展开军事行动，这将严重阻碍美国为重获太平洋的控制权而做的种种努力。而在日本看来，最重要的是，这将有可能把剩下的美国海军引出珍珠港，给予致命的一击。

尼米兹无法召来其手下最好斗的指挥官威廉姆·哈尔西，因为他正出水痘。指挥海军对付日军攻击中途岛的指挥权于是落在海军少校弗兰克·杰克·弗莱彻（Frank Jack Flercher）的身上。弗莱彻授权指挥两支以“企业”号、“约克敦”号和“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为基地的特遣队。美国海军没有调来重型舰艇为航空母舰护航，是因为日军在珍珠港所造成的破坏，以及战列舰可能会使速度较快的航空母舰的行速减慢。集结来用于护航的全部舰艇只是几艘得到驱逐舰和潜水艇增援的巡洋舰。

日本派出了由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统率的海军精锐。此人是突袭珍珠港的计划制定者。他亲自指挥主要由3艘战列舰组成的第一舰队的主力。这支舰队尾随在主力航空母舰的后面，一旦美国舰队出现，将是主要的攻击力量。虽然日军在6个月前已证明航空母舰作为舰队的主舰优于战列舰，但海面战的思想仍主宰着日本的海军战略。指挥第一支航空母舰突击队的是山本下面的南云忠一，他曾指挥过对珍珠港的袭击。这次他指挥这支包括“赤城”号、“飞龙”号和“苍龙”号航空母舰的舰队。为了给航空母舰护航，他能动用“最上”号和“三隈”号战列舰*，以及许多较小的舰只。另外，日军还派出了一支入侵舰队和一支由12艘潜艇组成的先遣部

* “最上”和“三隈”号应属重型巡洋舰——编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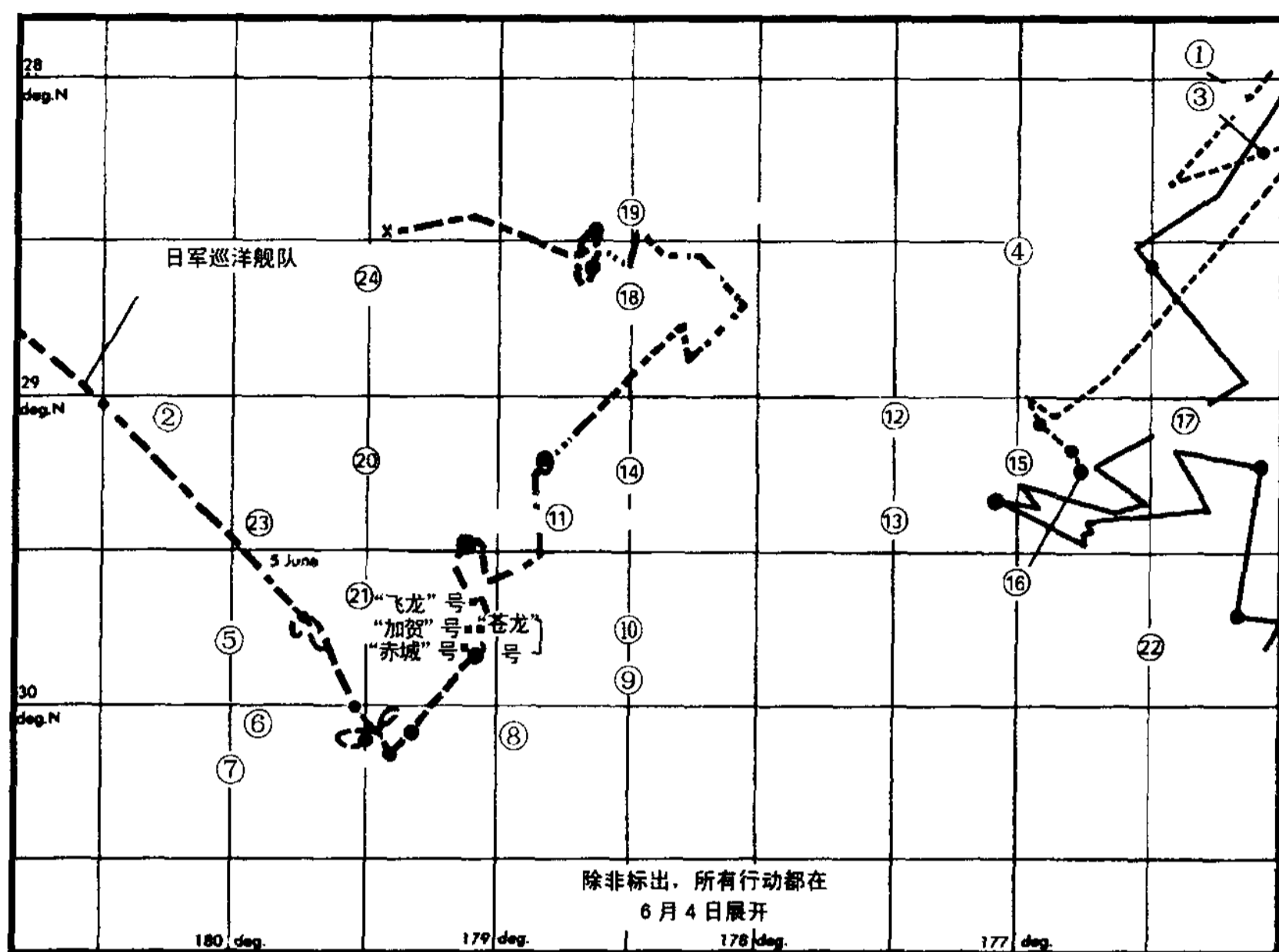


1942年6月4~6日攻击中途岛外日军舰队的美国海军俯冲式轰炸机。照片中心可见一艘正着火的日本军舰

队；入侵舰队由近藤（Kondo）海军大将统率，先遣部队由海军上将小松（Komatsu）统率。

战 况

中途岛，是两个小岛，由一小支美国驻军守卫。它的机场上停着两架 B-26 马丁“掠夺者”中型轰炸机，6架新型 TBF“复仇者”鱼雷轰炸机，一中队 B-17“飞行堡垒”重型轰炸机，以及少数用于远程侦察的 PBY“卡塔利娜”飞艇。从尼米兹认定日军主要是攻击中途岛而不是阿留申群岛的时候起，“卡塔利娜”飞艇就一直在空中巡逻。6月3日早晨，“卡塔利娜”飞艇作了第一次报告，透过云层发现了日军舰队的组成。这是激动人心的发现，飞行员杰克·瑞德海军少尉禁不住地说：“这一定是整个日本海军。”然而，这只是近藤入侵舰队的运输船，而不是日军主力。那天下午，B-17重型轰炸机攻击了这些运输船，但未击中。这时，美军的航空母舰在中途岛附近，弗莱彻急于知道日军舰队的位置和航向。然而，他



- ① 第十七特遣队, 弗莱彻和“约克敦”号
- ② 4:30, 对中途岛发起进攻
- ③ 6:00, “约克敦”号上的俯冲式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发动进攻
- ④ 7:02, 斯普鲁恩斯率领的第十六特遣队的“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上的俯冲式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发动进攻
- ⑤ 7:10, 以中途岛为基地的鱼雷轰炸机发起进攻
- ⑥ 7:55, 以中途岛为基地的俯冲式轰炸机发动进攻
- ⑦ 8:10, 以中途岛为基地的B-17式俯冲式轰炸机发动进攻
- ⑧ 9:28, “大黄蜂”号上的鱼雷轰炸机发起进攻
- ⑨ 10:00, “企业”号和“约克敦”号上的俯冲式轰炸机发起进攻
- ⑩ 10:25~10:30, “企业”号和以中途岛为基地的俯冲式轰炸机击中3艘巡洋舰
- ⑪ 11:00, “飞龙”号上的俯冲式轰炸机发起进攻
- ⑫ 12:00, 日军俯冲式轰炸机发起进攻
- ⑬ 12:10, 第十六特遣队恢复第一轮进攻
- ⑭ 13:30, “飞龙”号发动鱼雷轰炸机的进攻
- ⑮ 14:30, 日军鱼雷轰炸机发起进攻
- ⑯ 15:00, “约克敦”号放弃进攻
- ⑰ 16:05, 第十六特遣队发动第二轮袭击
- ⑱ 17:00, “企业”号上的俯冲式轰炸机击中“飞龙”号
- ⑲ 18:00, 以中途岛为基地的B-17发动进攻
- ㉑ 19:20, “苍龙”号下沉
- ㉒ 19:25, “加贺”号下沉
- ㉓ 19:30, 第十六特遣队恢复进攻
- ㉔ 6月5日5:00, “赤城”号解体
- ㉕ 6月5日5:10, “苍龙”号解体, 9:00下沉

无法在 6 月 3 日对日军发动任何攻击。

6 月 4 日实际上才是战斗的第一天。南云忠一在这天早晨派出一半的飞机去攻击中途岛，它们从中途岛返回舰队时，美军飞机跟了来。“B-26”轰炸机配有临时性鱼雷发射装置，突袭了日军舰队，虽未击中，但给日舰队造成了巨大破坏。“复仇者”鱼雷轰炸机的运气不佳，因为日军掩护舰队的战斗机战时空中巡逻很有效。虽然日军的攻击造成了一些破坏，但并不像它所需要的那样有效，所以准备用留下待命的轰炸机发动第二轮攻击。当日军轰炸机攻击完中途岛后返回舰队重装炮弹时，南云忠一得到消息，一艘美军航空母舰可能已在那里。由于报告多少有点含糊，而且南云忠一也确信有一艘航空母舰在附近，他犹豫了。是继续装炮弹对其主攻目标中途岛发动又一次攻击呢，还是卸下炮弹，装上鱼雷攻击美军舰只呢？有关美国舰只的规模、数量和位置的自相矛盾的报告使他要进一步仔细考虑。

当他正试图决定如何行动时，从美国航空母舰上飞来的飞机发起了进攻。执行第一轮进攻的是较老的沃特（Vought）“保护者”俯冲式轰炸机，它们是性能优良的日军“零”式战斗机易于击中的目标。头一轮进攻，未击中目标。执行第二轮进攻的美国飞机是道格拉斯 TBD“掠夺者”鱼雷轰炸机，它们与驻守中途岛的 6 架“复仇者”鱼雷轰炸机相比，速度要慢得多，灵活性也差。日军战斗机又一次发现这些进攻者容易对付，保护其舰队的安全不成问题。“掠夺者”从各个方向飞来，一开始除了自身遭到破坏，几乎了无成就。然而，一波又一波的进攻使日本担任防卫任务的空中巡逻机降低了飞行高度。

日军战斗机把注意力放在美军鱼雷轰炸机上致使它们接近海面飞行，使舰队上空的飞机得不到保护。当美国道格拉斯 SBD“无畏”俯冲式轰炸机到达时，未遭到任何抵抗，得以在没有骚扰的情况下发动进攻。它们是极其厉害的。这些几乎能垂直俯冲的飞机向日军航空母舰发射了炮弹，而航空母舰上仍有日军轰炸机停在甲板上，它们用钩固定着，在日军用来进攻的炮弹和鱼雷之间前后晃动。因此，当美军炮弹爆炸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几分钟内，3 艘日本航空母舰燃烧起来，母舰的内部因其所带的军火的爆炸而破坏。“赤城”号、“加贺”号和“苍龙”号也无缘幸免。日本航空母舰突击队的威力迅速衰弱。

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和其参谋们都惊得说不出话来。当他回过神来时，命令近藤的入侵舰队推迟进攻，而令以阿留申群岛为进攻目标的突击队向南行驶。日军剩下的唯一航空母舰“飞龙”号发动了进攻，击中并重创了美国“约克敦”号航空母舰。同时，山本五十六还调来了战列舰，期

望它能与美国舰队打一场遭遇战。由于它们匆匆向前赶，又不让美国潜艇发现，不得不躲躲闪闪。结果，两艘重型巡洋舰“最上”号和“三隈”号偶然相撞，双双受损。

6月5日，美军对日军舰队发动了最后进攻，自己也遭受了损失。第二天清晨，“无畏”轰炸机轰炸并击沉了“飞龙”号航空母舰，当天晚些时候又击沉了重型巡洋舰“三隈”号。然而，日军需要报仇。这时，严重倾斜的“约克敦”号已修好，足以离开珍珠港，但它却遭到了一艘正在巡逻的日军潜艇的攻击。它的沉没是美军在这场战役中所遭受的唯一严重的损失。

战 果

由于没有空中掩护，而且其战列舰之一又退出了战斗，山本五十六不得不放弃入侵中途岛，返回本土。日本海军已无法从损失4艘航空母舰中恢复过来，但损失了如此多的熟练飞行员同样重要（可能更重要）。在这场战争爆发前，日军飞行员属于世界上最训练有素的；战争开始后，日军再没能花同样的时间和热忱训练他们的替补飞行员。一旦他们没有更多的舰艇可供降落，海上航空兵的价值也就失去了。在后来的战斗中，美国飞机在设计和生产上的优势，加上美国飞行员不断提高的技能，注定了日本海军飞行员在每一场遭遇战中的命运。虽然日军仍有一些航空母舰留下来，但在中途岛损失的4艘是参加过珍珠港之战的，也是日军舰队中最好的。

日本没能力占领中途岛结束了其扩张的能力。历时6个月的所向无敌这时到了尽头；这场战争剩下的时间几乎全花在防御上。从此，日本帝国海军再也没有发动过一次重大的人侵行动，只是偶尔能干预一下美军的进攻。1942年晚些时候，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外的一次海战中取胜，此后再也不能抵挡数量和质量都不断提高的美军战舰。

虽然美军损失了“约克敦”号航空母舰（前有“列克星顿”号在珊瑚海沉没，后有“大黄蜂”号在所罗门群岛很快沉没），但核心航空母舰周围很快又聚集了更多的航空母舰和支援舰只。随着战争的进展，多个特混舰队实际上确保了美军能随意穿越太平洋。这种机动性使美国的海军火力和空军力量控制了每一次入侵。

保住中途岛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日军没能力实现其任何一个向往的目标：夺取必要的据点以保护其远东边界，或在大规模海战中摧毁剩余的美军舰队。美国失去中途岛可能会导致美国失去珍珠港和夏威夷群岛。而如果日本占领了这些岛屿，美国很可能被迫求和。即使没有日军

的入侵，中途岛所具有的关键位置也很可能会使美军的进攻行动减缓或中断一段时间再进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本书选择了中途岛，而不是瓜达尔卡纳尔岛（1942年8月7日美军对日军发动的第一次攻势）。如果美军1942年晚期至1943年初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失败，会使更长时间的战火攻击落在其他地方。然而，如果美军在中途岛战役中失败，可能会阻止美军的任何进入太平洋的攻势。

当然，日本控制太平洋的大部分海域将会严重影响当今世界的性质。日军如何在中国、东南亚和东印度继续打下去是成问题的。入侵或征服澳大利亚在两可之间，但日军对东印度群岛、菲律宾群岛和萨摩亚群岛的控制肯定会使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陷入孤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个日本从经济上控制远东的计划，如果美国在中途岛失败，然后退出这场战争，很可能成为现实。

张轶西 译

诺曼底战役

1944年6月6日

参战方

德国：B 军团，约 80000 人

总指挥官：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陆军元帅；

陆军指挥官：埃尔温·隆美尔元帅

盟军：5 个军（美国两个军、英国两个军、加拿大一个军），约 175000 人

总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

陆军指挥官：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

重要性

盟军在法国的登陆导致重新夺回纳粹在西欧占领的土地，同时也使苏军占领了东欧。

历史背景

自希特勒 1940 年秋天推迟并最终放弃入侵英国的计划以来，盟军一直在期待他们能在欧洲大陆对德作战的那一天。由于纳粹 1941 年 6 月入侵苏联，1941 年 12 月又对美国宣战，这两个大国已在计划对欧洲的进攻上与英国合作。当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1941 年 8 月在大西洋会议上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会晤时，他们曾决定，如果或当美国卷入这场战争，如果或当日本也卷入战争，主要对手将是希特勒。美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建议 1943 年在欧洲登陆，但丘吉尔却打算推迟，直到能集结更多的兵力时。作为一种变通，美军 1942 年 11 月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然后向东朝英军方向挺进，而英军大致同时也在驱赶德国非洲军团从埃及后退。到 1943 年 5 月，在北非的所有德国和意大利军队不是被俘，就是被撤离了。这导致了盟军随后的两次登陆，6 月登陆西西里，9 月登陆意大利。

11 月，丘吉尔和罗斯福与苏联政府首脑约瑟夫·斯大林第一次面对面在德黑兰会晤。斯大林指责丘吉尔和罗斯福，当苏联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拼死作战时，他们所做的不足以伤害德军。他要求他们尽可能快地在欧洲大陆登陆，以缓解其被围困的国家和军队的压力。丘吉尔和罗斯福都一致认为在欧洲大陆登陆是必须去做的，但登陆地点仍是争论的焦点。在 1943 年 10 月的开罗会议上，丘吉尔和罗斯福暂时选择诺曼底为登陆地点，尽管英国的领导人认为一个在地中海登陆的方案最好。

丘吉尔建议，英美联军在巴尔干半岛登陆，或者至少在意大利增加军事努力。因为他们在北非已拥有了军事行动的必要基地，在意大利还占有一个不断巩固的阵地，所以在巴尔干半岛登陆将是易于得到支援的。德国在西南欧的防御和军事力量并不那么令人畏惧，在那里登陆将会通过攻击希特勒的侧翼来给苏联人最直接的援助。斯大林不同意这样做。他强烈要求在美国人过去一直策划的法国北部登陆，因为这将迫使德军在两线作战，并通过把德军拖入完全相反的方向，而不是使德军转向对付侧翼进攻，最大限度地缓解对苏军的压力。罗斯福和丘吉尔已建立起亲密的个人关系，但罗斯福仍从未来军事行动的前景来审视这项决定。

罗斯福希望他能利用斯大林的支持，当德军被打败时，履行使苏军转向太平洋威胁的承诺。美军在太平洋战场承担着最重的战斗任务，虽然中国人使很大比例的日本军队忙于应付中国和缅甸的战事。罗斯福还希望，

凭着他赞同斯大林建议这一点，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将来会报答他，派他的部队对付日军。因此，他赞同斯大林的计划，而反对丘吉尔的计划。

丘吉尔和斯大林也在展望未来，但只是展望战后的政治未来。斯大林希望控制东欧，建立一个大的缓冲带，使其国家免受任何可能的德国复活势力的影响。经过 1914 年和 1941 年的德军入侵，他想占领他的国家与德国之间的大片土地，以保护其边界。丘吉尔也看到了这一点，不想让斯大林控制东欧。英美联军占领那里将使他们获得对这个地区的军事控制权，从而可竭力保证那里的国家战后建立民主政府。斯大林肯定不会允许这样做。因此，最后决定在法国北部登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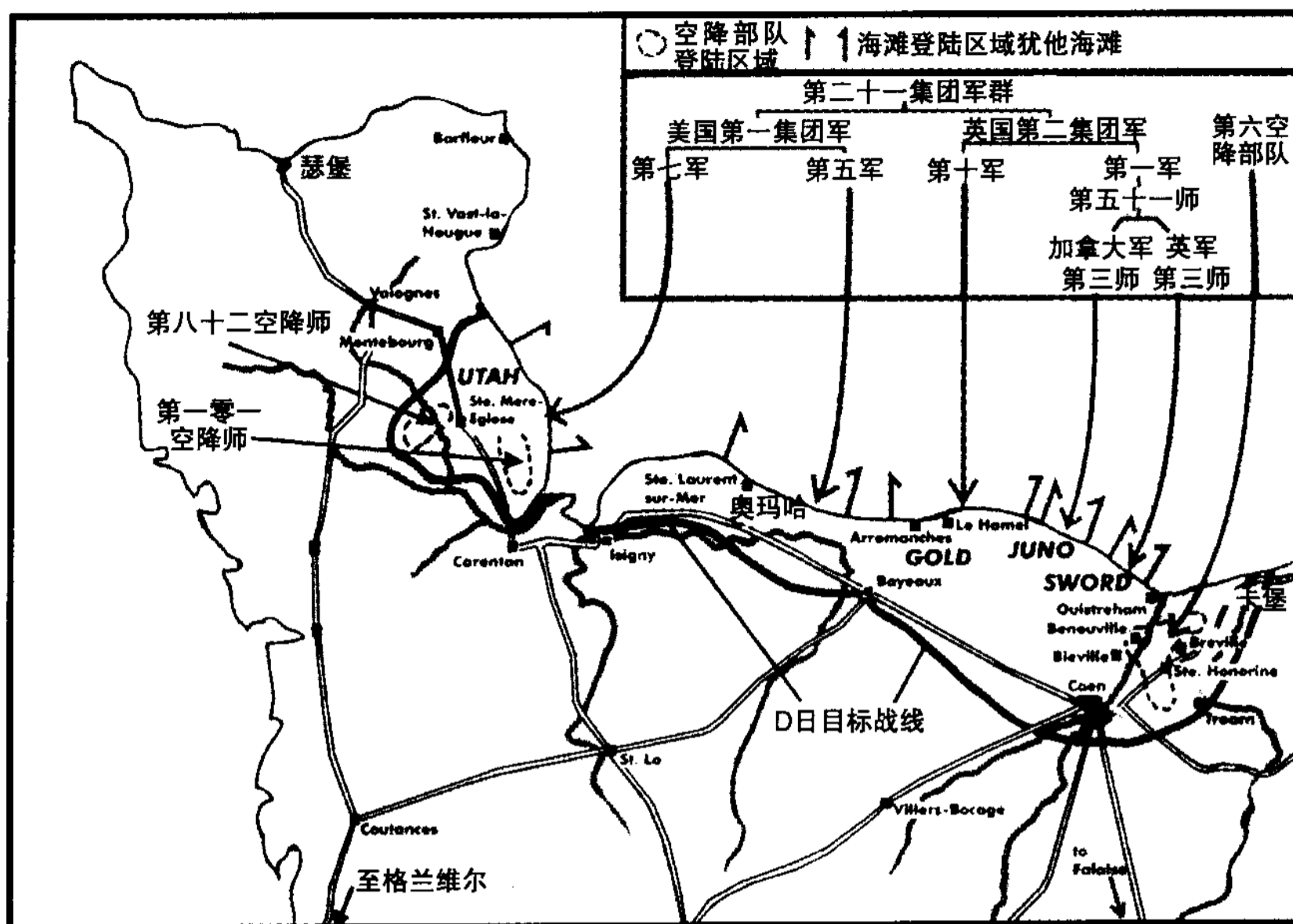
美国军队和补给品在 1944 年的头几个月加速运入英国，为登陆做准备。这不可能瞒过德国的情报机构，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假情报战展开了。在英国东南部建立了一支完全假的军队，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假装指挥。巴顿在北非和西西里战场以好斗而出名。无线电通信不断命令假士兵和假设备进驻阵地，以发动一次在加来渡过英吉利海峡的登陆行动。加来是英吉利海峡的最窄部分，德国人认为那里是最有可能登陆的地带。英美的情报机构的努力成功地使德国人相信了这一切。同时，为了从正南登陆法国诺曼底省的海滩，其军队则在英国南部集结。

险恶的天气使这次登陆无法在 5 月进行。月亮和潮汐必须配合得正好才有助于这次登陆，最佳机会是 6 月 5~6 日。狂风暴雨的天气又一次推迟了行动，而坐在登陆艇上的士兵也越来越晕船，神经越来越紧张。最后，欧洲盟军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军作出了开始行动的决定。于是，这场登陆行动在 6 月 6 日凌晨的几小时内展开了。

战 况

第一批投入战斗的是伞兵和滑翔机运载的士兵。这多少有点儿冒险，因为美军以前唯一一次空降行动在西西里就不顺利。美军第八十二师和第一零一空降师与英军第一空降师一起在夜里登陆，占领了桥梁和关键的交叉道口。如果德军意识到登陆不是在加来地区，他们肯定会命令部队和坦克向几乎没有设防的诺曼底大规模转移，所以这些空降部队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拖延德军的增援。虽然许多滑翔机在登陆时严重受损，许多伞兵散布在一个广阔的区域，但就空降行动的力度和集中而言，他们插入德军战线后方实现了这次行动的目的，也成功地迷惑了德军。

6 月 6 日拂晓，由 5000 艘船和登陆艇组成的登陆舰队停在诺曼底海岸



外。这时，驱逐舰驶进岸边，攻击登陆部队所指定的具体目标，而战舰和巡洋舰炮轰德军的防御阵地。德军的防御随登陆地点的不同而变化。在一个英军登陆的海滩，士兵上岸后生起了火、煮起了茶，而在美军登陆的两个海滩中一个代号为奥玛哈（Omaha）的海滩上，登陆美军每平方码伤亡一人。

在奥玛哈滩头，德军在霍克角（Pont du Hoc）有最强的防御工事，混凝土炮台建在峭壁的顶上，一些突击队员被派去执行攀登悬崖和占领炮台的任务。这是这场登陆行动中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这些突击队员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使隐蔽在下面开阔海滩上的士兵摆脱了炮火的扫射。尽可能快地离开海滩是成功的关键，到这天结束时，5支登陆部队全都在内陆找到了立足点。

对于海滩登陆部队和空降到乡村的部队来说，幸运的是，德国援兵并没有立刻抵达。当希特勒得知登陆时，他认为只是一个师，所以不允许从加来分兵增援。几天之后，当他最后同意派兵时，已太晚了，因为盟军已顺利离开了海滩，进入周围的乡村。另一件对登陆部队有益的事情是，盟军享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在登陆的那天早晨，只有两架德国战斗机猛烈轰击海滩，所以盟军的飞机在诺曼底地区能随意飞来飞去，攻击碰上的目标，保持观察和破坏德军运动的能力。

为了使盟军向内陆进军时守住滩头阵地，保持补给品的供应，拥有一

个港口是必要的。而登陆地点没有，因此在瑟堡之类城市中的设施被占领前，必须有一种使补给品上岸的替代方法。这通过开发一种代号为“摩尔布里”的人造港口实现了。一些大的混凝土块运过英吉利海峡，在近岸处沉下，以建造一道可用作临时码头的防波堤。“摩尔布里”出乎意料地取得了成功，虽然后来它最终毁于险恶的天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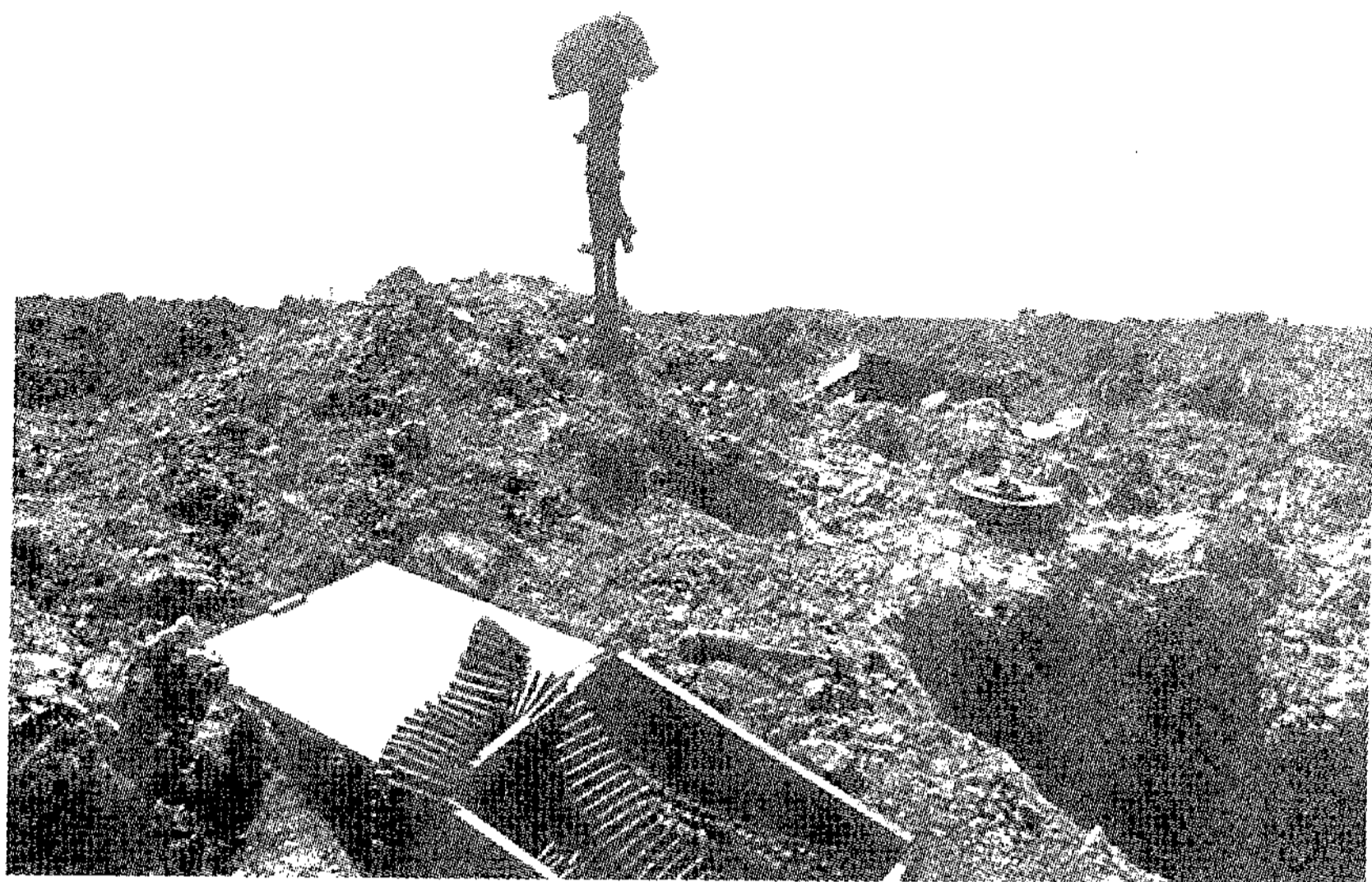
登陆部队一离开海滩就发现自己面临更多的困难。诺曼底的农田被分割成小块小块的，为灌木树篱所包围。这些灌木已长了几个世纪，非常密，也非常粗壮，使它们极有利于防御。德国士兵对这种农田几乎块块据守，每块农田都成了一个要塞。只有坦克和推土机才能穿过这些灌木树篱，但速度极慢。直到 8 月 1 日，盟军才走出这些灌木树篱，接下去成了一段向莱茵河的急行军。德军在战争之初引进并使之完善的闪电战，当巴顿的第三军——现在是真军队——打过法国时，却反过来弄得德军提心吊胆。

战 果

诺曼底登陆是一个转折点，过了这个点，希特勒建立一个德国统治下的欧洲的梦想就无法实现了。虽然德军与苏军打仗损失巨大，一是因为苏联的军事力量，二是因为严寒的冬季，但盟军在法国的登陆确实给德军造成了致命打击。击败苏军的任何一种可能性，无论多么微小，在 1944 年 6 月 6 日全部消失了，尽管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1944 年夏秋的剩余时间，盟军迅速打过了法国，还在法国地中海海岸登陆，向北进攻。这两支进攻部队在德国边境会合，而当天气变冷时，盟军已在瑞士至荷兰一线。伯纳德·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军占据了北部战区，而总指挥官陆军中将奥马尔·布雷德利（Omar Bradley）率领的美国第三军和第七军占据了中部和南部战区。由于盟军打过法国的速度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快得多，致使前线部队脱离了他们的补给线，所以盟军进驻了防御阵地过冬季。盟军将利用这个冬季来巩固战果，并为 1945 年春进军德国本土储备补给品。

过一个平静冬季的计划 12 月 6 日被打破，因为希特勒孤注一掷地发动了穿过阿登森林的攻势。他试图楔入美军和英军之间，到达安特卫普港。这将给他提供大量的补给品，断绝盟军的补给品来源，使盟军恐惧，单独媾和，最后打败真正的敌人——苏联军队。虽然德军这场最后攻势的确使盟军卷入短暂的战斗，但德军先锋兵力的迅速减少毁掉了希特勒的结束两线作战的梦想。到 1945 年 1 月中旬，盟军已恢复了原来的战线，而德军几



为一位死去美国士兵在诺曼底炮轰过的海岸临时树起的纪念牌

乎全军覆没。4月底，希特勒自杀，一个星期后德国投降，至此，欧洲重新平静了下来。

张轶西 译

冲绳岛战役

1945年4月1日~6月22日

参战方

美国：第十军，海军陆战第三军、
第二十四军。总数180000人

指挥官：陆军中将西蒙·博利瓦·巴克纳

日本：对人数有各种不同的报道，
从117000人至130000人

指挥官：陆军中将牛岛满

重要性

这场登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攻势，
其代价影响了使用原子武器的决定。

历史背景

自美军 1942 年 8 月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以来，攻势就没有停止过。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er）率领陆军把日军赶出了西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岛，接着在 1944 年 9 月，把矛头指向了菲律宾群岛。海军陆战队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线驶往日本，他们一个岛一个岛地占领了日军分散的据点。这种占领一些关键岛屿以控制其四周岛屿的战略使美军获得了可稳步通过中太平洋的牢固基地。当麦克阿瑟的部队进攻菲律宾群岛时，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Chester Nimitz）率领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加强对马里亚纳群岛的控制。这意味着远程波音 B-29 飞机可以用来摧毁日本战时生产的燃烧弹飞机，从而把战争带到日本本土。2 月，美军在博宁群岛*的硫磺岛登陆。在那里，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会合，以合击冲绳岛。

冲绳岛属于琉球群岛链，是日本最南的县。尽管岛上的居民原本不是日本公民，但他们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开始受到日本的统治。这意味着当美军上岸时，岛上的居民可以提供如何登陆日本主要岛屿的某些信息。如果岛上居民们以日军在整个战争中所表现出的顽强进行抵抗，那么占领日本将会付出无数生命的代价。

作战指挥官陆军中将西蒙·博利瓦·巴克纳（Simon Bolivar Buckner）放弃了任何奇袭的努力，在登陆前，先对这个岛进行了轰炸。虽然期望这可削弱岛上的防御，但也使美军舰艇易受从日本南部起飞的陆基飞机的攻击。因此，需要大量的航空母舰为舰队提供空中掩护，并支持登陆前的轰炸。来自日本的空袭威胁是值得注意的。在美军登陆菲律宾期间，日本使用了“神风”敢死队，进行自杀性的空中攻击。以 13 世纪摧毁蒙古舰队的“神风”或“台风”命名的军事行动的意思是，自杀性飞行员将通过摧毁敌人舰队把祖国从外国入侵者手中解救出来。虽然日军雇佣了大量飞行

* 现日本小笠原群岛——译注

员，但在菲律宾或硫磺岛所造成的破坏却不足以阻止美军的计划或行动。不过，来自日本的大量中型轰炸机有可能重创美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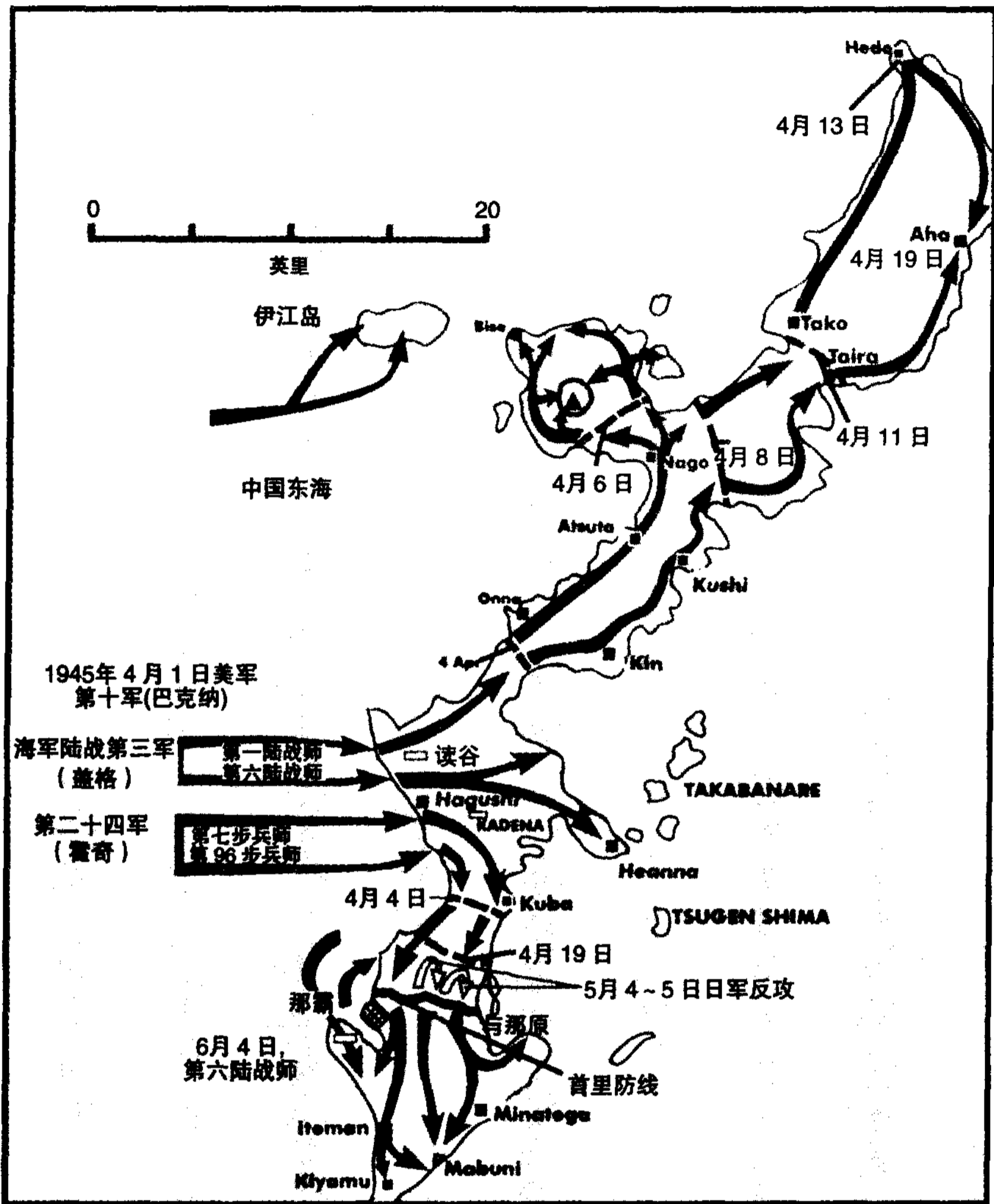
冲绳岛上的日本军事机关在为他们所知道的登陆行动做准备时，发动了一场不可信的宣传战，鼓励居民们抗击美国人，并被告知，如果被俘，死前将遭受可怕的折磨。还被告知，强奸和残害将是常事，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可以满不在乎地吃被抓获的孩子。把登陆者魔鬼化确实在很多情况下起了作用。登陆一开始时，许多父母宁愿杀死自己的孩子，然后自杀，也不愿忍受被俘的后果。因此，美国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常常不得不打心理战，还要与固守的日本驻兵打肉体战。

战 况

登陆行动在1945年4月1日复活节这天开始。登陆地点在冲绳岛的西岸，美军几乎没遭到抵抗。大部分日军盘踞在冲绳岛的南部地区。在那里，首里要塞的高低不平的地形和指挥位置提供了极佳的防御阵地。该岛北部3/4的地区主要由岛上居民们守卫。他们在某些情况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有不少人自杀，一些征募的岛上居民也被安排在日军中，他们也自杀或被日本兵所杀。不到3周，冲绳岛北部3/4的地区和军用机场都落在了美军手中。其余1/4则是另一回事。

尽管美军大规模轰炸，但日军几乎没有伤亡。冲绳岛的土壤易于挖掘地道，日本第三十二军的大部分都在地下。幸存者要如何与美军战斗是个争论的问题。牛岛满（Ushijima）中将就抵抗这次登陆的最佳办法听取了部下们的建议。好斗的宇垣缠（Isamu Cho）将军认为，早发动自杀性攻击将把入侵者赶下海。矢原弘道（Hiromichi Yahara）上校提出了另一种建议。他认为，人海式的自杀性攻击有利于火力占优势的美军，因此他建议，最好留下挖洞穴和地堡，组成交叉火网，让美国兵为每一寸土地都付出代价。矢原弘道的计划一开始就得到了支持，于是日军把大炮和机枪放在利于形成最大交叉火力的地方。然而，在美军登陆的3天内，牛岛满却屈服于请战恳求。结果，自杀性进攻定于4月4日进行，但美军在日军阵地附近的牵制性佯攻使牛岛满取消了这个计划。然而在整个4月，不时有自杀性的攻击发生。矢原弘道是正确的；日军为无益的结果牺牲了大量士兵。

当日军把兵力全部投入岛的南端时，战斗进行得令人难以忍受的慢。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大规模战斗一样，无数士兵为取得仅仅数码的



进展而丧命。洞穴和地堡中的日本兵伏击了每一支美军，而部署得当的大炮使美军坦克几乎毫无用武之地。美国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不得不以人数比班还少的作战单位行动，彼此互相掩护，利用地形特征的优势，开拓前进。只有当占领一处洞穴，或守军决定进攻而不是坐以待毙，从而放弃一处洞穴时，日军防御的缺口才可被利用。交叉火力被打掉了，代之用上了侧翼运动。尽管如此，行动依旧很慢。直到7月2日，美军才宣布该岛被牢牢占领。

美国兵不得不一个洞一个洞地挖出日本人，通常使用了火焰喷射器或炸药包。这足以使日本守军丧失战斗力，推土机也常常前去封堵洞口。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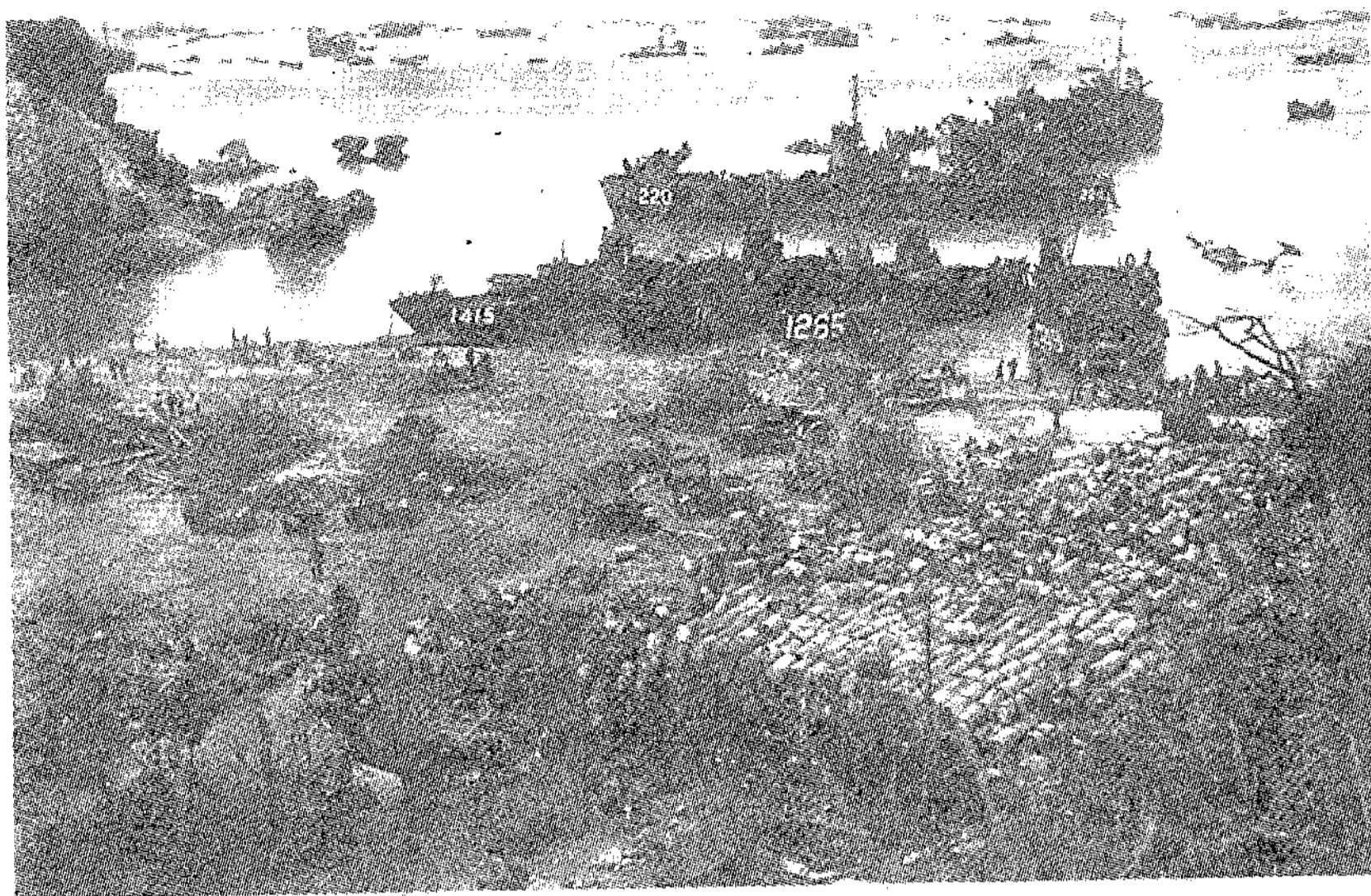
军以典型的日本方式凶猛作战，直到被烧死或被活埋。也有一些人不选择这样死。他们有些人用枪或手榴弹自杀；有些人鲁莽地冲锋，使自己暴露在炮火之下。在这场战争中，日军第一次有相当多的士兵投降，而投降是日本军队中极少有人违背的一个禁忌。一个人在侮辱面前应当死的信条已被无数次恪守，但在以前的登陆行动中，只有几十个幸存者在战斗结束时成为俘虏，而在冲绳岛战役中，却约有 7400 名士兵投降。

自杀的信条在参加战斗的神风敢死队队员身上真正地表现出来。自杀性攻击不仅来自飞机，也有的用小船或单个士兵携带炸药的。执行自杀性攻击任务的日军最大战舰“大和”号与盛极一时的日本海军的残余舰只一起驶来，但在它进入美军舰队的射程之前，就被鱼雷飞机摧毁了。日军的空中进攻是最有效的，美国海军有 33 艘舰艇被击沉，350 多艘遭破坏。然而，这并不足以迫使美军重作部署，更不必说彻底打败美国人了。其实，舍身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够的，死的太多，更无法打败美国人了。

战 果

当冲绳岛最后被宣布牢牢占领时，代价是极其可怕的。约有 15 万名冲绳岛人丧命，这是岛上人口的近 1/3。在约 119000 名日本士兵中，有多达 112000 人不是死在战场上，就是永远被密封在崩塌的洞穴或地堡里。除了人的代价外，冲绳文化的大多数自然景观也遭到了破坏。几乎没有建筑物在这 3 个月战斗中幸存下来。加起来，冲绳岛守军的死亡比日军在两次原子弹爆炸中的死亡还要多。美军死了 13000 人，几乎 8000 人死在岛上，其余的死在海上；还有 32000 人受伤。

交战双方的生命损失，特别是日本老百姓的生命损失，引起了华盛顿的巨大担忧。新任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正在审查所提出的进攻日本主岛的计划，那些造成大量伤亡的方案均未采纳。这些方案计算了从头 30 天 100000 进攻者到后来 1000000 进攻者的潜在伤亡数，而日本老百姓的死亡数则不可能计算。如果日本本土的居民像冲绳岛上的老百姓一样顽强抵抗，他们甚至会更热忱地保卫祖国，那么日本将变成废墟。日本的许多地区已经看上去像废墟。自 1944 年 9 月以来，美军在适当地方的轰炸烧毁了日本城市的大片地区。面对美军炮火的轰炸，日军本可以坚持多久是个有许多争论的问题；一些人认为，如果用燃烧弹进行攻击一直持续到 11 月，日本人几乎可能会被拉回到石器时代。而问题在于：西方没有一个人确切知道日本在发生什么。灾难可以估计，但抵抗却无法估计。



1945 年 4 月 13 日，距日本本土约 350 英里的冲绳岛一处滩头，各种登陆艇使海面看上去黑压压的

就这样，冲绳岛战役的伤亡人数清晰地留在杜鲁门的脑海中，所以当他获悉原子弹试验成功时，下达了使用它的命令。这是一个自 1945 年 8 月 6 日——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日子——以来，甚至在此之前一直在争论的决定。直到今天，人们对那个日子前日本的决策者在做些什么也一直在争论。日本政府是否在制定和平提案呢？尽管盟军在 1943 年 2 月曾要求日军无条件投降。如果他们正在这样做，那么西方谁知道这件事？他们知道些什么，他们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些情报对或可能会对杜鲁门的决定造成什么影响，这一切也是大有争论的问题。无论原子弹爆炸对当时的世界和战后的世界造成的政治影响是什么，杜鲁门的决定肯定在不少程度上是基于冲绳岛战役的性质。杜鲁门在作出这个决定后写道：“我们现在将尽早结束这场战争。想想那些不会再被杀害的孩子们吧。”虽然两颗原子弹爆炸造成了可怕的影响，但与进攻所可能造成的潜在伤亡人数相比，广岛和长崎的伤亡人数确实是少的。

张轶西 译

以色列独立战争

1948年5月14日~1949年1月7日

参战方

犹太人：有近30000名现役和30000名后备役士兵的哈加纳部队，另外还有伊尔贡和斯特恩邦的4000人

指挥官：戴维·本·古里安

阿拉伯：39000名士兵，由阿拉伯解放军，外加来自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埃及的士兵组成，还有50000名无组织的、未受过训练的巴勒斯坦人

指挥官：约旦国王阿卜杜拉

重要性

以色列独立战争建立了犹太人的祖国，但以牺牲当地阿拉伯人的利益为代价，从而使这两个种族的人不断发生冲突。

历史背景

犹太人没有祖国几乎已有2000年，在公元一世纪古罗马占领期间开始大流散。直到19世纪末，重建一个犹太国家的想法才被认真考虑，一些热衷于犹太复国运动的组织（犹太人在圣经时代占有的土地上创建一个犹太国）开始在欧洲涌现。这是由奥地利记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e Herzl）所著《犹太人国家》（the Jewish State）一书的出版引发的。通过欧洲慈善家如巴伦·德·罗思柴尔德（Baron de Rothschild）的运作，到1914年，一些代理人已从住在外国的阿拉伯地主手中买下了大约10万英亩土地，而那时已有约6万名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这样做不仅是响应赫茨尔的书，而且也是为逃脱东欧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中东的主要目标是打败与德国人结盟的土耳其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英国人鼓励阿拉伯人对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作为报答，英国答应他们战后享有独立地位。1917 年，英国殖民部部长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希望获得居住在中东和英国的犹太人的支持，应领导英国犹太复国运动的蔡姆·威斯曼（Chaim Weizman）的要求，发表了“贝尔福宣言”（the Balfour Declaration）。该宣言允诺建立一个沿赫茨尔所设想的界线的犹太人的祖国。对英国人来说，不幸的是，这样的土地被阿拉伯人控制着。这些相互矛盾的承诺在 1920 年逼近了紧要关头。那时，国际联盟交给英国一项任务，监管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属其托管体系的地区；理论上，这种托管体系旨在培养受托管地区的人民按自己的方式独立。因此，英国将占领既答应过给阿拉伯人，又答应过给犹太人的土地，而双方都希望英国同意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

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犹太人的移民随着犹太人不断购买土地而增加。通过引进现代农业技术，他们能在长期没有产出的贫瘠土地上成功地进行耕作。他们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进一步加深了当地阿拉伯人的敌意，这两个种族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1921 年，巴勒斯坦的正式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是犹太人事务所，而哈加纳（Haganah）是其军事组织。它们的创建是为了迫使英国兑现“贝尔福宣言”。犹太人事务所一开始就致力于与英国人紧密合作，但一些犹太人认为这是一种无效的策略。于是，更激进的伊尔贡·兹瓦伊·卢米（Irgun Zvai Leumi，国民军事组织）成立了。该组织培养以色列自由战士（Lohamey Heruth Israel），通称 LHI，或以其领袖阿弗拉姆·斯特恩（Avraham Stern）的名字来叫的斯特恩帮。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双方都不想疏远英国。但当局势发生变化，盟军的胜利似乎已成为必然时，犹太人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开始为其独立进行鼓动。二战结束后，英国人几乎已没有在任何地方打仗的想法，所以他们极不愿意派兵去巴勒斯坦维持秩序，而希望能制定出某种协议。从 1945 年到整个 1947 年，随着斯特恩帮的恐怖行动愈演愈烈，英国人和犹太人几乎一直在打仗。最后，英国在 1947 年求助于联合国（UN），联合国建议，把巴勒斯坦地区分成两个国家，一个是犹太国，一个是阿拉伯国。这使双方都不满意：阿拉伯人不想放弃任何土地，而犹太人认为他们得到的这个国家太小，太不好防御。过去英国人和犹太人打仗时，阿拉伯人站在一旁观望，现在他们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

从 1948 年 1 月到 4 月，双方都在抢占阵地，企图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取得军事优势。1 月，阿拉伯解放军在叙利亚成立，开始袭击犹太人聚居地。4 月，伊尔贡和斯特恩帮以牙还牙，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代尔亚辛（Deir

Yassin) 杀死了 250 多名非武装巴勒斯坦人。此后，巴勒斯坦平民开始逃离该地区，产生了自此以后一直困扰该地区的难民问题。到 4 月早些时候，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仍处在英法托管下）决定赶在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托管结束和联合国的分治计划在 1948 年 5 月 14 日生效前，入侵以色列。这些阿拉伯国家组成了一个联盟，其名义上的领导人是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 (Abdullah)，实际上各阿拉伯军队间几乎没有合作。伊拉克、叙利亚、约旦和埃及共派出了约 39000 名士兵，但最好的全部是约旦阿拉伯军团的 10000 名士兵，他们由一名叫约翰·格拉布 (John Glubb) [也称格拉布·帕夏 (Glubb Pasha)] 的英国军官训练和指挥。到 1948 年，犹太人的总人口是 65 万，有约 3 万名受过训练的军队和 3 万名半受过训练的用于保卫村庄的后备役。问题在于，这些士兵中仅几百名是专职士兵，所有人都不有足够的武器。阿拉伯军队的装备要好得多，但缺乏对犹太守军保持持续压力所必需的协调。

战 况

哈加纳的指挥官和犹太人事务所的领袖戴维·本·古里安 (David Ben Gurion) 在 5 月 14 日早晨 4 点宣布以色列独立，2 小时前英军已正式撤退。以色列立刻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承认，但这两个国家却都不愿意直接卷入这场几乎立刻就要打起来的战争。在北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人侵在边境地区受阻，而伊拉克的进攻开始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不久就被迫从其在撒马拉亚占领的土地上后退。在耶路撒冷，格拉布的阿拉伯军团为占领更多的犹太人居住区而挨家挨户地作战，最后在 5 月 20 日占领了这座城市。以色列两次从特拉维夫派去救援的部队都被击退了，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的道路是这场战争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在南方，埃及军队穿过了内盖夫沙漠，取得了很大进展，6 月初，抵达阿什德和伯利恒。

此刻，6 月 11 日，调停人安排了停火。联合国派瑞士的调停人贝纳多特伯爵 (Bernadotte) 设法使双方达成和平。停火协议维持了差不多一个月，战斗在 7 月 9 日重新爆发。尽管犹太人在北方对叙利亚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在南方对阿拉伯军团或埃及军队却几乎没取得什么进展。7 月 18 日，双方又宣布停火，这次停火持续到 10 月中旬。这段时间，犹太人的兵力壮大了，到 10 月，几乎达到了 90000 人。贝纳多特继续努力使双方和解，试图制定一份使双方回到最初联合国分治计划所规定位置的协议。在制定这份协议时，贝纳多特遭杀害，可能是斯特恩帮所为。于是，美国的

拉尔夫·本奇（Ralph Bunche）取代了他。

9月中旬，停火首先在南方被违反，到10月15日则彻底打破。双方又重新全面开战。阿拉伯人对训练有素的犹太军队及其决心感到震惊，比犹太人更准备停战。在以色列北方，犹太军队击退了叙利亚和黎巴嫩部队，牢牢控制加利利北部，并占领了南黎巴嫩的一部分。11月30日，一份停火协议在这里生效。以色列中部的战斗一直很激烈，尽管犹太人对阿拉伯军团有所进展，但不能打败他们。11月30日，停火也在这里生效。在南方，犹太军队取得了最大胜利。10月21日，他们重新占领了贝尔谢巴，迫使埃及军向加沙撤退。11月19日到12月7日，埃及的一次反攻未能收复其失去的土地。由于停火已在其他地区生效，犹太军队把他们战争努力集中在南方，12月20日，对西奈发动攻势。到1月7日，他们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包围战，迫使埃及军队几乎退到了红海。同一天，埃及军要求停战。

战 果

拉夫尔·本奇（Ralph Bunche）最终不得已结束了这场战争，以色列因为这场战争而多少扩大了一点儿原来的疆界。犹太人获得了约旦河以西的整个加利利和一条5英里宽的通往耶路撒冷的走廊。然而，他们没有得到耶路撒冷的任何地方，耶路撒冷仍在约旦的控制下。一项使耶路撒冷置于国际共管的计划失败了。以色列最后与约旦签署的一份停战协议于1949年4月开始生效，但它并没有担保和平，甚至（从阿拉伯人的观点来看）也没有担保一个犹太国的存在。

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梦想在1948~1949年期间逐渐成真，但同时他们理想中的犹太社会却未建立。犹太人在20世纪头几十年所建立的农业基地对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是使他们与土地结合在一起的基础，而这些土地会使一直被迫进入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聚居区的犹太人恢复元气。然而，以色列第一位总理戴维·本·古里安领导了一个信奉西方价值观的政府，他建立了一种现代的多元化的经济和社会。以色列人乐意接受西方国家的帮助，给了美国之类的国家在中东一个落脚点，尽管从传统上讲，这些国家对中东这个地区并没有表现出很多兴趣。这在经济和军事上加强了以色列，同时也使其阿拉伯邻国更嫉妒，也更生气。这场以色列独立战争之后，阿拉伯国家继续密谋对付他们这个不喜欢的邻国，不能公开打时，就打游击战。多年来，在阿拉伯人的中东地区获得声望和政治影响的途径是支持所有威胁以色列的事情。几十年的战争，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

的，乃是以色列诞生的延续。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进攻方面的一个师大于防御方面的一个师，这种情况在这两个种族所进行的所有其他战争中都不断使阿拉伯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苦恼不堪。

张轶西 译

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7日~1949年1月10日

(对此战役的描述，本文存在明显错误，故只将原文作为附件，
而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I》中
“淮海战役”词条置于正文位置。)

淮海战役 (Huaihai Campaign)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华东、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部队配合下，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江苏省海州（今属连云港）、西迄河南省商丘、北至山东省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区域内，同国民党军刘峙集团进行的战略决战性战役。是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

南部战线形势发生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深刻变化 1948年秋季，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的胜利，特别是在东北战场上举行的第一个战略决战性战役辽沈战役的胜利，使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127万人增至300余万人；国民党军则由430万人下降至290万人。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已占有优势。

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南部战线，人民解放军1947年7月转入战略进攻以后，经过同国民党军1年的激烈较量，至1948年7月，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深刻变化。人民解放军力量有很大发展。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的中原野战军辖7个步兵纵队15万人；中原军区辖豫西、陕南、豫皖苏、皖西、桐柏、江汉、鄂豫7个军区20余万人；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辖15个步兵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

队36万人；华东军区辖胶东、渤海、鲁中南、苏北、江淮5个军区30余万人。济南战役胜利后，华东野战军主力位于济南、滕县（今滕州）之间，一部位于山东省临沂、夏庄（今临沭）地区和江苏省宿迁地区休整，积极进行新的作战准备。中原野战军主力于10月下旬解放郑州、开封，另一部活动于河南省南部、湖北省北部地区。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已能在统一指挥下进行战役上的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中原、华东解放区空前巩固，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秋粮获得丰收，支援战争的物质力量增强。在国民党军方面，由白崇禧任总司令的华中“剿匪”总司令部辖第3兵团（司令官张淦）、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第14兵团（司令官宋希濂）和第5（信阳）、第13（南阳）、第16（咸宁）“绥靖”区，共35万余人，主力分布在以汉口为中心的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确山至汉口段和长江北岸宜昌至安庆段。由刘峙任总司令的徐州“剿匪”总司令部辖第2兵团（司令官邱清泉）、第7兵团（司令官黄百韬）、第13兵团（司令官李弥）、第16兵团（司令官孙元良）和第1（扬州）、第3（徐州）、第4（商丘）、第9（海州）、第11（青岛）、第12（新乡）“绥靖”区，共60万人。这是国民党军兵力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个战略集团，主力集结于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今兰州—连云港）商丘至海州段、津浦铁路（天津—浦口）徐州至蚌埠段。由桂系将领控制的华中“剿总”和由蒋介石嫡系将领控制的徐州“剿总”之间存在矛盾，难以实行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刘峙集团虽然装备优良，背靠南京、上海，交通方便，但其后方补给线脆弱，津浦铁路一旦被截断，就将陷于粮弹两缺的困境。

刘峙集团采取战略守势，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其歼灭。济南战役后，国民党军统帅部对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动向作了多种判断，认为在陇海铁路以南联合发起新攻势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决定，徐州“剿总”放弃郑州、开封、菏泽、临沂、海州，缩短战线；将郑州地区的第16兵团东调，撤销第9“绥靖”区，其所属第44军由连云港海运南撤；华中“剿总”的第12兵团改归国防部指挥，由豫西南阳、泌阳东移确山、驻马店，准备转用于徐州、蚌埠地区。

辽沈战役结束后，蒋介石为避免刘峙集团重蹈东北卫立煌集团全军覆灭的覆辙，于11月4日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徐州，研究作战方略。5日，顾祝同、刘峙召集军事会议，确定采取“备战退守”方针，一面向徐州、蚌埠间收缩兵力，准备应战，一面从徐州撤退物资和非战斗人员，以备在形势不利时全军南撤淮河以南。11月6日蒋介石下达命令，确定“华东战场方面暂取战略守势”，并调整部署：将海州第44军西撤新安镇（今新沂），并归黄百韬指挥；第7兵团由新安镇撤至运河以西地区；第3“绥靖”区由临

城、枣庄向南退守韩庄、台儿庄地区；第13兵团由陇海铁路碾庄圩、炮车南移灵璧、泗县；第1“绥靖”区防守淮阴、扬州一线；第2兵团由商丘东移砀山、永城；第4“绥靖”区由商丘、马牧集南移固镇、蚌埠；第16兵团由柳河移至蒙城。徐州“剿总”直接指挥的第107军守备窑湾（今邳州南）以南段运河，第72军加强徐州守备，第96、第66军防守蚌埠、五河、盱眙。第12兵团由确山东进阜阳、太和。这样，国民党军在徐州、蚌埠地区的兵力达5个兵团、3个“绥靖”区，连同直属部队、特种部队共29个军约70万人。蒋介石声称：徐淮会战是政权“存亡最大之关键”。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曾于1948年7月间提出“冬春夺取徐州”的设想。济南战役结束时，即9月24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陈毅5月到中原和刘伯承、邓小平一起指挥作战）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乘胜举行淮海战役，攻歼淮阴、淮安、宝应、高邮、海州、连云港之敌，为夺取徐州创造条件。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于9月25日复电同意华东野战军举行淮海战役，并于10月11日发出关于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第7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第二阶段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之敌，第三阶段在淮阴、淮安方向作战。为了达到歼灭第7兵团的目的，应以一半以上的兵力牵制、阻击可能由徐州东援的第2、第13两兵团。14日，又指示中原野战军主力夺取郑州、开封，吸引徐州“剿总”分兵西顾；以一部兵力在平汉铁路以西、以南积极活动，牵制白崇禧集团，使之不能调兵东进徐州、蚌埠地区。

遵照上述指示，华东野战军作出部署：以7个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主力围歼新安镇地区的第7兵团；以3个纵队及2个独立旅歼灭位于邳县（今邳州）地区的第13兵团一部，阻击该兵团东援；以3个纵队直出徐州东北台儿庄、贾汪，促使第3“绥靖”区部队起义，尔后截断徐州以东陇海铁路，阻击徐州之敌东援。中原野战军的部署是：以4个纵队并指挥华东野战军的2个纵队和冀鲁豫军区2个独立旅，首先歼灭商丘地区的第4“绥靖”区部队，吸引第2兵团西顾，尔后以主力在徐蚌线（徐州—蚌埠）作战，攻占宿县，截断津浦铁路；另以2个纵队及1个旅侧击、尾击由确山东进的第12兵团，迟滞其前进。此外，原准备渡江南下的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及桐柏、江汉、豫皖苏、江淮、冀鲁豫等军区部队，被赋予破击平汉、陇海、津浦铁路的任务。

11月7~9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后全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中原野战军攻克郑州后迅速东进，正同华东野战军会合等情况，以及刘峙集团有向南撤退的征候，批准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

大淮海战役的原定规模，由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共同与这个庞大的集团进行决战，第1步歼灭该集团主力于淮河以北，第2步歼灭其余部于长江以北。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来计划歼灭刘峙集团一部的战役企图，发展成为全歼该集团的战略决战性战役。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及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5人组成总前委，刘、陈、邓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统筹淮海地区作战、支前等一切事宜。毛泽东指出，淮海战役为南部战线空前大战役，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他号召中原、华东全军在总前委领导下，争取战役的胜利。

人民解放军歼灭第7兵团，攻占宿县，孤立徐州 1948年11月6日晚，华东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向新安镇地区国民党军第7兵团发起进攻。7日晨，第7兵团部率第25、第44、第64、第100军由第63军担任翼侧掩护，自新安镇地区沿陇海铁路西撤，经堰头、窑湾西渡运河。华东野战军查明第7兵团动向后，立即改变部署，展开猛烈追击、截击。8日，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第59军2个师、第77军1个半师共2.3万人在贾汪、台儿庄起义，为人民解放军迅速截断第7兵团的退路创造了有利条件。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率第7、第10、第13纵队迅速越过第3“绥靖”区防地，于10日进达徐州以东、大许家以西地区，控制了阻援阵地。向西追击的第1、第4、第6、第8、第9、第11纵队在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指挥下抢渡运河，在第7兵团刚刚到达碾庄圩地区时，即从北、东、南三面逼近。至11日，将第7兵团部和4个军合围于碾庄圩及其周围约18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并在窑湾歼灭其第63军。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副政治委员吉洛（姬鹏飞）率第2、第12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经新安镇、宿迁向徐州西南迂回，13日在睢宁西北大王集地区歼灭第107军1个师，争取其军长孙良诚率1个师投诚。

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一部配合下于11月7日对第4“绥靖”区部队发起攻击。因该“绥靖”区已向永城、宿县（今宿州）转移，仅在商丘东南张公店地区歼灭其后卫第181师。11日晚，中原野战军开始徐蚌线作战。12日，第4纵队在徐州以南夹沟歼灭北调徐州的第16兵团后尾一部，14日在三堡歼灭第3“绥靖”区余部，并同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两广纵队及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从南面、西南面逼近徐州。16日凌晨，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在第9纵队一部配合下，攻克宿县。至此，徐蚌铁路被截断，刘峙集团陷于孤立。

蒋介石得知第7兵团被围，即令该兵团就地修筑工事固守待援；令第2、第13兵团全力由徐州东援；以第16兵团守徐州；以第4“绥靖”区改

编为第8兵团，指挥所属3个军；以第9“绥靖”区改编为第6兵团，指挥刚由东北撤至蚌埠的第39、第54军，沿津浦铁路东西两侧向宿县推进；令第12兵团到达阜阳后继向蒙城、宿县进攻。任命刚从东北逃出的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原文疑有误。——编注）指挥部主任，协助刘峙指挥作战。蒋介石如此调兵遣将，主要是为解救被围的第7兵团，并企图在运河以西、徐州以东地区同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

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针对上述形势指出：华东野战军的首要任务是阻止第2、第13兵团东进，歼灭第7兵团，然后争取诱歼第2、第13兵团几个师。中原野战军应对南面的第6、第8、第12兵团妥善对策，保障华东野战军作战。

据此，华东野战军决定以第4、第6、第8、第9、第13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炮兵主力举行碾庄圩战役，围歼第7兵团；以第7、第10、第11纵队在大许家一带从正面阻击由徐州东援的第2、第13兵团；以第1、第2、第3、第12纵队和鲁中南纵队、两广纵队、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自徐州东南向徐州进逼，威胁第2、第13兵团侧翼，保障主攻集团围歼第7兵团的作战。中原野战军决定以第9纵队和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及豫西军区2个团在固镇、宿县间布防，阻击第6、第8兵团北进；以第1、第2、第6纵队在蒙城、涡阳沿涡河、淝河布防，准备阻击第12兵团；以第3、第4纵队进至宿县西南地区待机。

11月11日，华东野战军担任围歼第7兵团任务的各纵队发起猛攻。在第7兵团由空军掩护逐村顽抗的情况下，各纵队从运动中仓促转入村落攻坚，由于准备不足，炮火未及跟上，以致连续攻击3天，攻击进展缓慢。华东野战军随即调整部署，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攻击进展迅速。至20日拂晓，歼灭第44、第100军全部及第64、第25军各一部，并攻占第7兵团部所在地碾庄圩。黄百韬转至碾庄圩东北大院内，指挥残部顽抗。华东野战军实施连续突击，至22日黄昏全歼第7兵团。黄百韬自杀身亡。

从11月12日开始，国民党军第2、第13兵团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由徐州沿陇海铁路两侧并肩东援。华东野战军第7、第10、第11纵队坚决进行阻击与侧击，至22日，歼其万余人，使其前进不及20公里。与此同时，中原野战军分别将第6、第8、第12兵团阻止在固镇以北任桥、花庄集一线和淝河以北赵集地区。这些阻击战，有力地保障了全歼第7兵团作战的胜利。

歼灭东进的第12兵团，包围西撤的杜聿明集团 在围歼第7兵团之际，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和淮海前线指挥员设想下一个歼击目标，或诱歼由徐州东援的第2、第13兵团，或歼击第6、第12兵团。11月19日，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分析战场形势认为：华东野战军歼灭第7兵团后，已相当疲劳，如不休整，接着又打战斗力较强的第2、第13两兵团，不易达成预期目的。中原野战军以现有兵力阻击第6、第8兵团和第12兵团两路援敌，也有较大困难。因此，向中央军委建议：华东野战军主力位于徐州以东、以南，一面监视徐州之敌，一面进行休整，同时以一部兵力协同中原野战军歼击第6、第12兵团。

第7兵团被歼灭后，蒋介石决定以已收缩到徐州的第2、第16兵团沿津浦路向南，第6、第8兵团由蚌埠、固镇沿铁路向北，第12兵团由赵集向宿县方向进攻，三路会师宿县，打通津浦路徐蚌段，改变不利态势。11月23日，徐州、蚌埠两路国民党军尚未行动，第12兵团即向浍河南岸坪集地区发起进攻，形成孤军冒进。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当即建议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以中原野战军全部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先歼灭第12兵团，以华东野战军主力阻击徐州和固镇地区增援之敌，并争取歼灭第6、第8兵团各一部。次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即第12兵团）”；同时授权，“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遂命令坚守南坪集地区的第4、第9纵队后撤，诱敌深入，而后会同第1、第2、第3、第6、第11等纵队，在浍河以北布成袋形阵地，待第12兵团到达后，即分由东西两侧出击，实施围歼。

第12兵团，辖第10、第14、第18、第85等4个军共11个师和1个快速纵队，约12万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第18军号称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一。11月24日上午，第12兵团强渡浍河，钻进了中原野战军预设的口袋。黄维发觉处境危险，即令部队撤至浍河以西，向固镇方向转进，企图会同第6兵团再沿津浦铁路向北进攻。中原野战军各纵队当晚全线出击，发起双堆集战役。至次日，将第12兵团合围于以双堆集为中心纵横各7.5公里的区域内。27日，黄维集中4个主力师向东南方向突围，被击退。其第85军第110师师长、中共地下党员廖运周在突围中率部起义。此后，黄维调整部署，以村落为基点，用坦克、汽车及大量器材构筑了许多掩体，形成环形防御阵地，转入固守。

中原野战军适时改变战法，采取坚决围困，稳步攻击，攻占一村，巩固一村，逐个歼灭的战法。同时进行大规模近迫作业，逐渐构成完整的进攻阵地。从12月6日开始，全线发起攻击。以第4、第9、第11纵队及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编成东集团，由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攻歼双堆集以东第10军和第14军残部；以第1、第3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编成西集团，由第3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彭涛指

挥，攻歼双堆集西北第10、第85军各一部；以第6纵队、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及陕南军区第12旅编成南集团，由第6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政治委员杜义德指挥，攻击双堆集以南第85军等部。激战至12日，将第12兵团进一步压缩在双堆集南北5公里、东西1.5公里的狭长地带。

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以8个纵队共20个师（旅）的兵力部署在徐州以南夹沟至符离集之间正面宽50公里、纵深30公里的地域内，设置了三道阻击线，将11月26日开始由徐州南进的国民党军第2、第16兵团阻止在孤山集、褚兰一带。另以5个纵队于11月25日南下，求歼固镇地区的第6、第8兵团，但因该两兵团已先行南渡淝河，仅歼其后尾2000余人，占领蚌埠以北曹老集车站。

蒋介石精心策划的三路会师打通津浦铁路的计划失败后，决定放弃徐州，由杜聿明率第2、第13、第16兵团避开华东野战军的正面阻击，绕经萧县、永城南下涡阳、蒙城，先解救第12兵团，然后一起撤到淮河以南；由刘峙率徐州“剿总”机关乘飞机移驻蚌埠，指挥第6、第8兵团北进策应。同时令华中“剿总”抽调第20、第28军增援蚌埠。11月30日晚，杜聿明率3个兵团和徐州地区党政机关人员并裹胁部分青年学生，约30万人沿萧县、永城公路仓皇撤退。人员众多，车辆拥挤，混乱不堪。12月2日，在萧县西南孟集地区宿营整顿。

对于国民党军放弃徐州，中共中央军委早有预料，指示淮海前线人民解放军要预作防备。徐州以南的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发觉杜聿明集团西撤后，立即展开追击，并同时报告野战军指挥部。12月1日，华东野战军以10个纵队另2个独立旅，实行多路、多梯队跟踪追击、平行追击、迂回拦击。至3日拂晓，在孟集地区追上了杜聿明集团。迂回部队前出到永城东北，封闭了该集团向永城的逃路。

正当杜聿明集团准备天亮后继续向永城撤退时，蒋介石令其改向永城以东濉溪口方向攻击，协同第6兵团南北夹击中原野战军，以解第12兵团之围。杜聿明虽感不妙，还是改向濉溪口逐次攻击前进。华东野战军则实行北、东、西三面攻击，南面阻击，至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合围于陈官庄、青龙集地区，并在6日歼灭了向西突围的第16兵团，仅孙元良率少数人脱逃。

中原、华东两野战军经过近20天的紧张战斗，在相距60公里的地区内，分别包围了第12兵团和杜聿明集团，但要一举全歼，尚需时间和增加兵力。而由华中增援徐州的国民党军2个军已到浦口。针对这一情况，总前委决定从华东野战军抽调第3纵队、鲁中南纵队南下，会同中原野战军集中兵力首先消灭第12兵团；以华东野战军10个纵队继续包围杜聿明集团，防其突围；另以2个多纵队在蚌埠以北地区阻击第6、第8兵团北援。

刘伯承说，这就叫吃一个（第12兵团），挟一个（杜聿明集团），看一个（第6、第8兵团）。

12月12日，刘伯承、陈毅发出《促黄维立即投降书》，规劝黄维不要再作绝望的抵抗，立即放下武器投降。同时以华东野战军第3、第13纵队加入南集团，并改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指挥，以鲁中南纵队为预备队。准备以南集团为主，结合东西两集团直捣双堆集核心阵地。黄维拒绝投降，仍图作最后抵抗，以待援兵。人民解放军各攻击集团于13日发起攻击，战至15日，全歼第12兵团，俘黄维。

全歼杜聿明集团，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第12兵团被歼后，第6、第8兵团仓皇撤回淮河以南。第1“绥靖”区部队也在12月9日放弃淮阴、淮安南撤。杜聿明集团处于外无援兵，内缺粮弹的绝境。这时，在华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发起了平津战役。为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南下，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淮海前线人民解放军，在一段时间内对杜聿明集团只作围困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据此，华东野战军以8个纵队采取纵深配置，边围困边轮番休整；以7个纵队部署于夏邑、永城、濉溪口一线，进行战备休整。中原野战军各纵队位于宿县、蒙城、涡阳地区休整，作为歼灭杜聿明集团的总预备队。同时，对杜聿明集团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反复广播毛泽东为淮海前线司令部撰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成批的国民党军士兵向解放军投诚，20天内即达1.4万余人。但杜聿明仍拒绝投降。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举行陈官庄战役，对杜聿明集团发起全线总攻。第3、第4、第10纵队和渤海纵队及冀鲁豫军区2个独立旅为东集团，归第10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指挥，由东向西攻击；第1、第9、第12纵队为北集团，归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由北向西南攻击；第2、第8、第11纵队为南集团，归韦国清、吉洛指挥，由南向东北攻击。7日，攻占第13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等20余处据点，迫使第13兵团退入第2兵团防区，从而打乱了杜聿明集团的防御体系。9日，该集团在飞机施放毒气掩护下，连续向西突围。华东野战军加强西线兵力，并从四面八方心突击，穿插分割，迅速攻占了陈官庄敌军核心阵地。战至10日，全歼杜聿明集团，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李弥化装逃脱。至此，淮海战役结束。

战役期间，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原局和冀鲁豫分局全力组织支前工作。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日夜活跃在战场上。支前民工（包括随军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共543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1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只，汽车257辆，由后方向

前线运送弹药 1460 万斤 (730 万千克)、筹运粮食 9.6 亿斤 (4.8 亿千克), 由前线向后方转运伤员 11 万余名。有力地保障了大规模作战的需要。

淮海战役历时 66 天。人民解放军在战场总兵力少于敌军的情况下, 及时把握决战时机, 精心选择主要突击方向, 实行大规模运动战与大规模阵地相结合, 将敌军分割成几大块, 逐步转移兵力, 形成局部优势, 分批予以歼灭, 实现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在淮海地区歼灭国民党军刘峙这个主要战略集团的决心。歼灭和争取起义、投诚国民党军 5 个兵团部、22 个军部、56 个师, 共 55.5 万余人。人民解放军伤亡 13 万余人。淮海战役的胜利, 使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使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中心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完全暴露在人民解放军攻击矛头之下。

(毕建忠 周宏雁)

附件:

参战方

中国共产党: 500000 人

指挥官: 陈毅将军

中国国民党: 500000 人

指挥官: 白崇禧将军

重要性

共产党的胜利决定了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的命运, 他被迫辞去总统的职务。这导致了中国国民党军队和其政府的瓦解, 并逃往台湾。

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 (CCP) 1921 年正式成立, 当时中国政府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日本的控制中恢复。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 中国共产党与执政的国民党进行了合作, 但 1927 年爆发了一场一直打到 1937 年的内战。那年, 日本人从中国东北入侵, 深入中国, 沿海岸地区而下, 直到香港。这个外来的威胁使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与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谨慎地结成了联盟。毛的军队在中国北部地区作战, 而得到美国人援助的蒋的军队则在中国南部和西部地区作战。装备向来不精良的毛的军队尽其最大的努力去骚扰和牵制日军, 而蒋介石则控制南方, 配合美军和英军在缅甸的军事行动。

当日军 1945 年 8 月被打败时, 国共之间的合作消失了。从 1945 年 8 月早些时候到 10 月初, 毛和蒋在重庆会晤, 在美国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 (Patrick Hurley) 的监督下进行了多次讨论, 结果, 发表了一份相互都以和平为目的的声明。然而, 战斗没有因此而停止。那年早些时候, 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派乔治·马歇尔 (George Marshall) 作调解人安排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谈判, 导

致签署一份临时停战协议。尽管如此，马歇尔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1947年1月他离开了中国。

战斗在中国东北继续，停火协议在那里没有被实施，不久，战争遍及全中国。自1946年晚些时候以来，国民党军队一直在从共产党手中夺取关键城镇。1947年3月，他们迫使共产党军队离开了位于北京西南约400英里的根据地延安城。共产党军队尽了最大努力使这个政治首都免遭国民党的侵略，目的是既要唤起国内的支持，也要使美国减少对蒋介石的援助。毛泽东的军队，不仅通过宣传，而且通过自身的行动，集聚了日益增多的支持。在国民党军队洗劫他们占领的城市时，共产党军队却在严格的纪律约束下检点自己的行为。

在战场上，共产党军队也取得了类似的成功。1948年4月，他们收复了延安，重建了毛的指挥部。到5月，他们占领了河北省和山西省，使许多国民党军队陷于孤立。这也把共产党军队集中在两大地区：东北几乎完全处在他们的控制下，另一地区从沿海至黄河。国民党控制的唯一一条从天津过北京到包头的东西向铁路分割着这两大地区的共产党军队。同时，在南方，从香港、广州和印度支那来的大批共产党游击队也在内地作战。在华中的东部，蒋的军队沿两条铁路线控制着一个成十字形的地区，一条是从开封过苏州到沿海地区的东西向铁路，另一条是从南京到济南的南北向铁路。正是在开封和苏州，共产党军队将于1948年发动其最大的攻势，并在那里找到成功。

战 况

直到1948年夏，共产党军队一直依

靠游击战术，利用对敌军的补给和铁路线进行骚扰，从而对一些孤立的前哨据点发起攻击，形成局部的兵力上的优势，建立他们业已获得的广泛控制。现在他们感到兵力强大得已足以打一场传统战争，开封战役是他们的第一次尝试。在他们的努力中得到了国民党政治活动的帮助。在4月总统选举期间，蒋介石的副总统人选遭到国民议会的否决。这次否决暗示蒋介石政治权力的削弱。然而，他仍能派人充任军事职务，于是，顾祝同（Ku Chu-tung）将军和余汉谋（Yu Han-mou）将军分别成了总参谋长和总司令。他们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既因为他们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也因他们缺乏有力的军事才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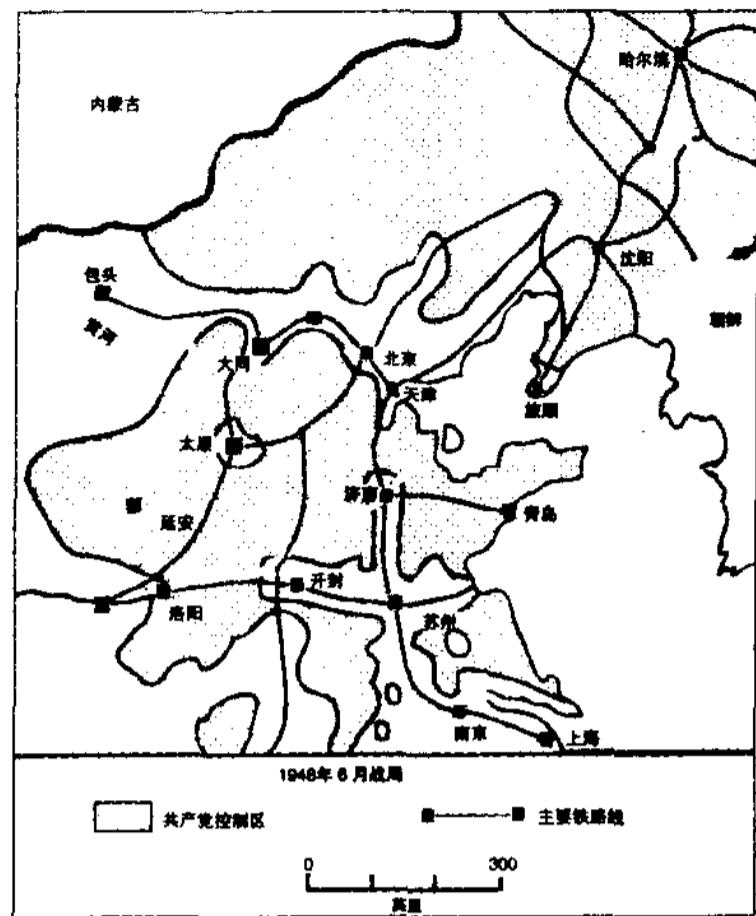
河南省首府开封是一个关键性铁路枢纽，有25万国民党正规军和大约5万辅助武装人员。约20万共产党正规军在游击队的配合下发起了进攻。在这场1949年5月晚些时候开始的进攻过了两周后，共产党的陈毅将军得到情报说，开封守军已被减少，以对付共产党军队的进攻部署。于是，他6月17日立即对开封城发起了进攻。共产党军队迅速占领了该城的两个飞机场，接着，开封城于6月19日陷落。这是蒋介石无法承受的大败，因此他亲自指挥反攻。蒋介石下令沿铁路线从东向西展开进攻，迫使陈毅放弃了开封。陈毅在使国民党军队遭受9万伤亡后，命令部队散开。国民党军队重新夺回了开封，但这主要是归因于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而不是由于战术能力；在战术能力方面，他们实际上是缺乏的。共产党军队在占领开封城期间又一次表现了模范行为，他们有时间在全市打击破坏者和国民党组织者。

到1948年夏，甚至连国民党也明显

认识到，毛的军队力量在不断壮大。国民党国防部部长公开指责那些在危急之际自肥的将军们，许多将军也公开指责国防部干涉军事行动，下达互相冲突的命令，散布未经核实的情报。也有报道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兵力现在几乎相等，每方大约都有 100 万名现役军人和几乎等量的大炮；而在两年前，国民党的现役士兵在人数上几乎是共产党的现役兵的 5 倍。几乎一半的共产党军队在中国的中部地区，显示了一种进攻重点从东北向南部地区的转移。开封战役既显示了实力，也显示了共产党现在所用战略的转移。

1948 年秋对国民党是灾难性的。他们被迫放弃了他们在山东半岛所占据的最后一个城市——济南，使共产党加强了对东北沿海的控制。少数被围困在东北城市中的国民党残余守军也被打败。到 11 月初，共产党军队控制了整个东北，几乎一半的国民党士兵或被俘，或战死。国民党军队也把大量武器和物资交给了共产党。后方没有了威胁，共产党军队现在已能把矛头转向南面，进攻已大大削弱的敌军。他们下一个目标是南面淮河周围以苏州为基地的国民党主力部队。

共产党的陈毅将军与刘伯承将军一起把一支近 600000 人的大军投入了战场。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权落在刘峙 (Liu Chih) 将军身上，他也统率约 600000 人的 4 个兵团：第二兵团、第七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第十三兵团驻在苏州，第七兵团驻在东西陇海铁路和大运河的交接处，第二兵团驻在西面通往开封的铁路一带，第十六兵团驻在西面通往淮河岸边的蚌埠的铁路一线。这场战役 11 月 5 日打响。陈毅从东面攻击第七兵团，而刘伯承则迫使西边的第二兵团退入苏州城，然后转向南进攻，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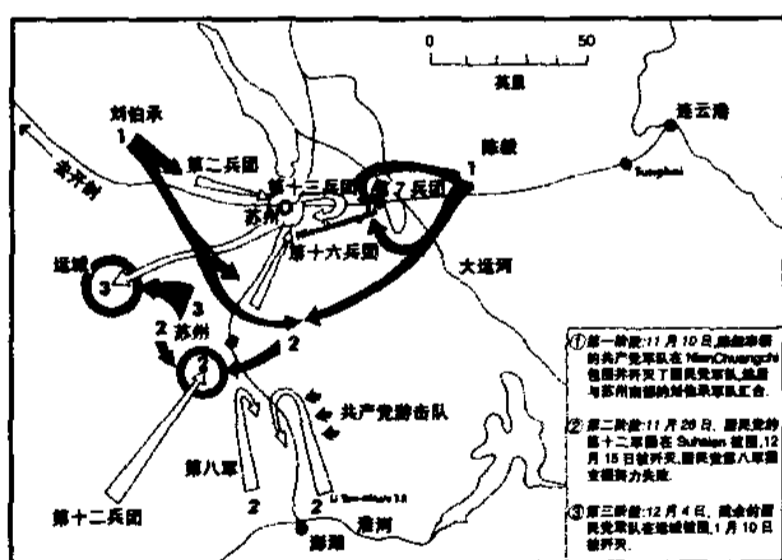
使第十六兵团也退入了苏州城。陈毅的进攻因 2 名国民党将军和 23000 名士兵的投降而变得容易起来。第七兵团很快在苏州东 30 英里被包围，更多人的叛变和陈毅的快速进攻阻碍了他们的撤退。

蒋介石命令来自第二兵团和第十六兵团的十五个师解救被包围的第七兵团，但他们行动太慢，又损失了太多兵力，只听到第七兵团战败，于 11 月 22 日投降；该兵团原有的 90000 人只有 3000 人逃走。尽管国民党军队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每天出动 500 多架次，但空军未能协同地面部队一起作战，所以很少发挥作用。由国民党第八兵团和第十二兵团组成的一支增援部队也没有发挥作用，缺乏协调使他们在遭到东边陈毅的军队和西北边刘伯承的军队的进攻前不能联合起来，11 月 26 日，拥有 125000 人的第十二兵团发现自己已在双堆集 (Shwang chiao chi) 被包围。

这时，蒋介石决定放弃苏州。他希望，留在城内的军队能够前去援救第十二兵团，然后向南逃走。12 月 1 日，第十三兵团撤出了苏州城，但由于缺乏领导，或缺乏斗志，或两者都缺乏，他们发现自己中了计，被向西赶，结果于 12

月6日在运城被包围。在这个包围圈内，有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大约20万的残余部队，还有他们所有的大炮和坦克。虽然国民党9个步兵师仍能沿淮河自由行动，但人数太少，又无协调，无法援救任何一支受围部队。这些被包围的国民党士兵靠从当地农田搜刮来的或降落伞投掷的食物维生，很快士气降到了最低点，因此，有大量士兵，有时是整个师一起，投向了共产党军队。

蒋介石的最后希望是动用蚌埠的第六兵团，但15天的战斗使他们只向发起游击式猛攻的地方前进了17英里就被包围了。到12月5日，共产党军队收紧了对第十二兵团的包围圈。在运城，3个国民党兵团的残余部队因战斗和叛逃而减少到一半。在像大炮一样的宣传攻势的轰炸下，国民党部队几乎不战而逃。在只打了3周小仗之后，共产党军队于1949年1月6日发动了最后攻击，到1月10日，这次战役结束。



战 果

实际上，苏州周围60万国民党军队都已不复存在。近327000名士兵不是被俘，就是自愿向共产党军队投降。这个战场中的所有国民党将军不是被俘，就是战死。军事上的灾难集中反应了国民

党政府的状况。通货膨胀如此疯狂，以至于货币变得毫无价值。所有货币改革的尝试都失败了。食品供应迅速减少，乡村遍布土匪和抢劫者。美国的援助在华盛顿政府的严格检查下来到中国，而乔治·马歇尔（当时的国务卿）说，避免共产党接管中国政府的唯一方法是美国人完全接管，一种他所不喜欢的选择。他还说：“目前的制度已失去人民的信任，这反映在士兵拒绝作战，人民拒绝在经济改革中合作。”美国所有的援助于1948年12月20日中止。

面对他周围除了灾难外什么也没有的一切，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辞去了总统的职务。第二天，共产党军队占领了北京，毛泽东把他的首都移至这个城市。当新上任的国民党主席李宗仁4月1日派代表同毛泽东讨论和平条件时，他得到的答复是“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方面无法答应，于是继续尝试战争。共产党军队4月20日打过了扬子江，接着迅速占领了中国南方大部分的主要城市：4月22日占领了南京，23日占领了南昌，5月27日占领了上海。国民党政府不断迁移，从南京迁到广州，迁重庆，迁成都，最后迁到台湾，完全离开了中国大陆。

苏州战役的胜利打断了国民党长期弯曲着的背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产主义国家，但哲学和政治上的分歧使它没有牢固地留在莫斯科阵营里。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对抗持续了很长时间，可能也使冷战加剧了，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苏联都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们背后一位多疑的邻国美国身上。

张轶西 译

仁川战役

1950年9月15日

参战方

美国：第十军

总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第十军指挥官：埃德华·阿尔蒙德陆军上将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仁川的1000人，还有汉城附近的5000人

朝鲜人民军总指挥官：崔庸健元帅

重要性

这次行动破坏了北朝鲜统一全朝鲜的企图。

历史背景

1947年朝鲜半岛出现了两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分裂。苏联帮助北朝鲜建立了一支强大、装备有力的军队，而美国帮助南朝鲜建立了一支小得多的防御部队。1950年北朝鲜的金日成将军访问了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进行了协商，斯大林答应军事援助金日成统一全朝鲜。1950年6月25日，战争开始之初，朝鲜人民军取得巨大成功。

南朝鲜总统李承晚（Syngman Rhee）立即请求联合国帮助。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要求召开了安理会会议，苏联代表未出席。自1949年秋以来，苏联一直拒绝出席安理会会议，以抗议美国拒绝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指派代表出席安理会。美国得到英国和法国支持，继续把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合法首脑，所以蒋介石指派的人坐在了安理会上。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安理会投票决定派来自自愿国家的部队援助南朝鲜。

杜鲁门命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出马。麦克阿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担任日本的军事长官，拥有美国在该地区唯一一支重要军事力

量。他利用驻扎在日本的美国飞机攻击了北朝鲜军队和其补给线，并派其地面部队通过那里的海峡到釜山港建立一条防线。这些新来的美国士兵，加上逃散的美国和南朝鲜士兵，建起了“釜山环形防线”（the Pusan Perimeter）。到 8 月早些时候，他们全线受到北朝鲜主力部队的强大压力。

当美国陆军匆忙集结兵力奔赴南朝鲜战场时，麦克阿瑟制定了他的战略。他提出，不把过多的兵力投入釜山环形防线，而是在朝鲜西海岸靠近首都汉城的港口城市仁川进行一次两栖登陆。这次登陆将把美军置于北朝鲜军队的后方，还可让进攻部队向东横穿半岛，使前方朝鲜人民军陷于孤立，切断他们与北方基地的联系。

企图插到后方的策略并不英明；任何一个初学军事科学的人都不会建议这种策略。使麦克阿瑟的计划具有挑战性的不是观念而是位置。对两栖登陆部队来说，仁川港登陆几乎是不可能的。潮水涨落 37 英尺，世界上最高的。这就意味着高潮时登陆相对容易，但低潮时，船会搁浅在泥沙中。因此，登陆必须迅速。登陆必须带有足以支撑 12 个小时的士兵和装备，这段时间潮水将慢慢退去。这种兵力的逐渐投入和无法迅速增援或撤退，意味着重大的防御或反攻将决定那些上岸部队的命运。

为了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这次进攻，麦克阿瑟动用了手下所有有相当游说能力的人。当海军参谋官员告诉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这次军事行动不是不可能时，他们才勉强同意。

战 况

麦克阿瑟匆忙集结起的后来所称的第十军由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和陆军第七师组成，但这两个师都不满员。登陆行动之前，又从“釜山环形防线”的其他部队调来了一些兵员以补充第十军的兵力，所以这支军队有点像乌合之众。他们将由这次军事行动中准备最充分、装备最精良的第七联合特遣队来运送。

登陆部队面临两个主要问题。月尾岛位于仁川的外港。如果不首先占领该岛，部署在那里的任何一支朝鲜人民军都可能从侧翼发起猛攻。然而，首先占领这个岛意味着接下来的登陆行动必须等待 12 个小时，进而意味着仁川城的守军可能会做好战斗准备。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在仁川登陆本身。不仅潮汐是个问题，而且仁川为一道海堤所保护。这意味着如果傍晚进行登陆，爬出登陆艇，翻上海堤，然后将立刻暴露在守军的炮火之下。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登陆行动一样，仁川岛也没有可让登陆艇行驶的



1950年9月15日，陆军准将考特尼·惠特尼、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和埃德华·阿尔蒙德（Edward Almond）陆军少将从美国“麦金莱山”号船上观察对仁川的轰炸（国家档案）

海滩。这是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因此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海军陆战队9月15日早6点30分登上了月尾岛。该岛已预先遭受了5天的空袭和2天的海上轰炸。海军陆战队士兵们在45分钟内控制了该岛，这天余下的时间都用在挖掩体和等待下午的登陆上了。

第二次登陆分两路进行，一路直逼仁川，另一路是从该城正南登陆。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士兵使用梯子和带抓钩的绳子爬上海堤；如果他们所乘的LST（登陆舰、登陆坦克）被海浪抛上了海堤，他们就直接进了仁川城。到第二天上午，两路登陆军队会合了。美军在24小时内就控制了滩头和仁川城。

第十军迅速完成了任务，有20人战死，约200人受伤。仁川地区的朝鲜人民军的确切人数不得而知，但据情报估计，似乎也为所遭到的抵抗所证实，在仁川大约部署了1000人，而在内陆的汉城部署了5000人，在金浦的主要飞机场一带部署了500人。登陆部队的人数在进行地点至少是守军的10倍，但在其他战争中对人数较少的守军的类似登陆行动都是代价惨

重的。这使人想起了 1915 年少数守卫加利波利海滩的土耳其人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入侵者的战斗，土耳其人长时间把入侵者困在海滩上，直到援兵赶到。仁川登陆的成功几乎肯定要归功于麦克阿瑟的判断，因为他正确推测了北朝鲜人会认为仁川登陆是不可能的。

战 果

第十军迅速夺取了周围的军事目标。数天内，他们重新占领了南朝鲜首都汉城，夺取了已经改善了的金浦机场，没有使之遭到破坏，并横穿朝鲜半岛，两周内抵达了东海岸。所有这一切所用的时间都与从釜山环形防线向北的一次攻势正好配合一致。沃尔顿·沃克（Walton Walk）将军的第八集团军得到了足以沿北朝鲜战线发动全面进攻的增援，数天之内，以典型的先轰炸后突击的战术，把北朝鲜军队向第十军方向驱赶。北朝鲜军队与北方的联系被切断，受到两面夹攻。仁川登陆，使朝鲜战局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战场形式出现逆转，朝鲜人民军从战略进攻被迫转入战略退却。

张轶西 译

奠边府战役

1953 年 11 月 20 日 ~ 1954 年 5 月 7 日

参战方

越盟：50000 人

指挥官：武元甲将军

法国：16000 人

指挥官：克里斯琴·德·卡斯特瑞斯上校

重要性

法国战败结束了其在东南亚的殖民经历，
构成了美国介入该地区的基础。

历史背景

到19世纪90年代，法国就已在东南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霸权，这个地区，被称为印度支那。法国建立了殖民政府，并向该地区引进了法国文化和教育的框架。要在当地政府中晋升就要懂法语，所以控制当地社会的人都受过法国教育，而且通常都改信了天主教。正是在这里，播下了法国殖民主义灭亡的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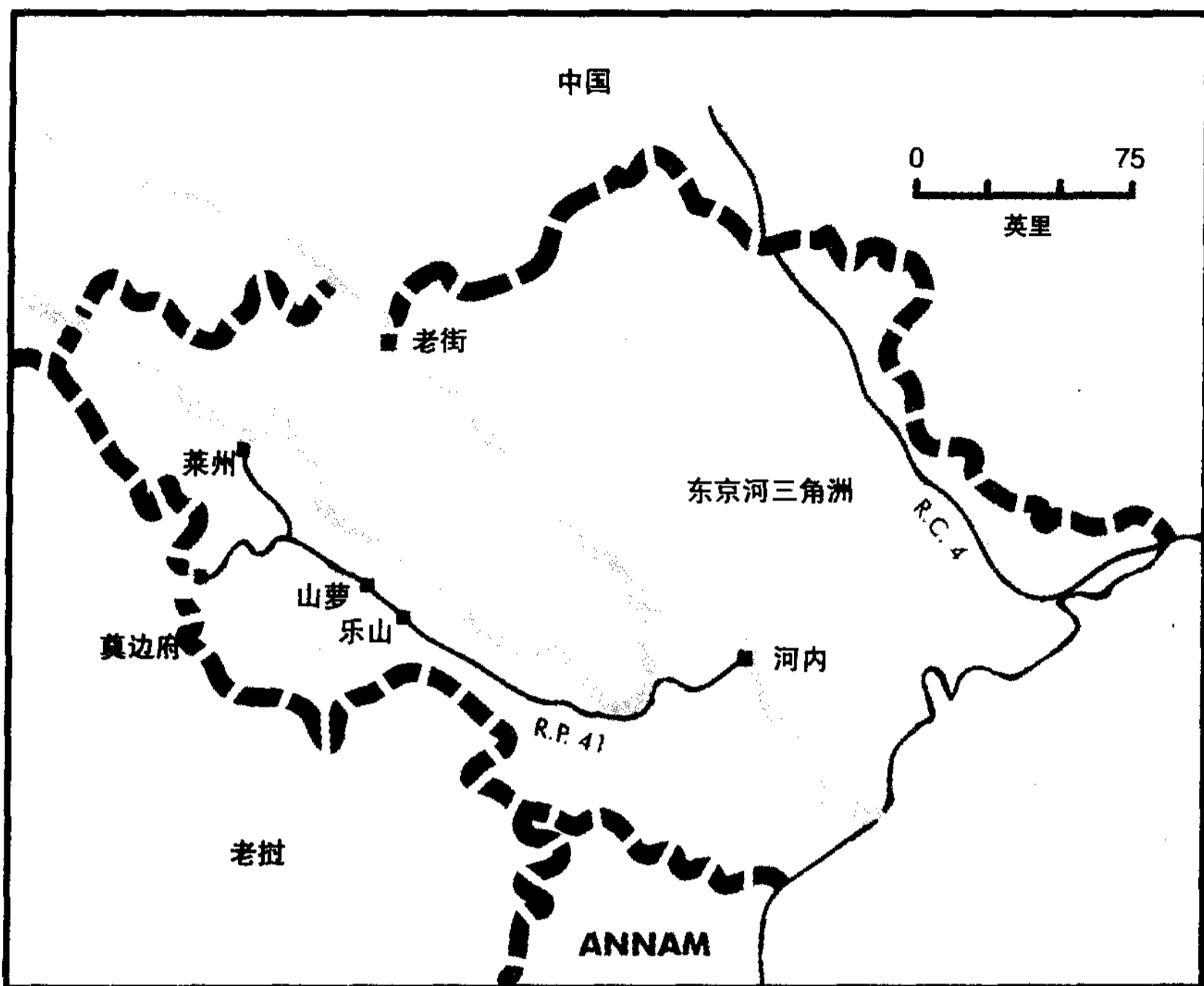
首先，通过教授法国历史，向被统治的人民传播了法国大革命的真髓——自由、平等、博爱。而自由和平等几乎与殖民地社会不相容，所以当知识分子学习与法国人合作时，他们也学习了推翻他们所需的思想。其次，通过在盛行佛教的社会培养信奉天主教的上层人物，使那些当权者对国内大多数人民几乎没有宗教的宽容。这两方面都无助于建立一种和谐的殖民关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旨在使印度支那摆脱法国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了。

这场解放运动中的突出人物是阮爱国（Nguyen Ai Quoc）*，后改名胡志明（Ho Chi Minh）。他于1919年去了法国，呼吁参加凡尔赛会议的与会者结束所有的帝王统治，不仅是战败国，但却没有达到目的。后来，胡志明从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训练，回国领导解放斗争。从20世纪20~30年代，他走遍了印度支那和中国，组织了对法国政权的斗争，并创建了越南独立同盟（越盟）。1940年日本人控制印度支那时，越盟开始与日本人打仗。1945年，美国战略事务办公室的代表和胡志明会晤。胡志明请求美国帮助建立一个自由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但与法国结盟的美国不同意。因此，当法国1945年重建其殖民政府时，胡志明的追随者们就又恢复了其战前的抵抗运动。

美国政府确实与法国领导人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谈过越南的权益问题，但没有认真设法推迟或阻止法国政权在越南的重建。1950年前，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的政府批评了法国对越盟的军事行动，同时，胡志明的共产主义倾向也激起了美国日益高涨的反共运动。中国1950年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援助使美国觉得亚洲有一个潜在的共产党集团，于是美国的援助就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在越南的法国驻军。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成立时，中国对越盟的援助开始增加。

* 原名阮必成，在法六年，改名阮爱国——编注



但当朝鲜战争爆发时，这种援助明显减少了。正好在这时，法国的让·德·拉特·德·塔西尼（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到达了越南。他给法军士兵带来了新的使命。法军一度掌握了主动，频频获胜，而胡志明和其首席指挥官武元甲（Vo Nguyen Giap）的军队遭受了严重损失。德·拉特的成功不仅在于使用了法国外籍军团的伞兵部队，还由于建造了环形筑垒阵地。这些要塞深入越盟占领区或补给线，装备有机枪和大炮，使越盟部队遭受了严重损失。

但当德·拉特1952年1月死于癌症，由拉乌尔·萨朗（Raoul Salan）将军——一个非常谨慎的军人——接替他时，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萨朗的战略是带着大批军队和作战物资由陆路攻击可疑的越盟据点。法军这样打了大约一年，战绩很少。武元甲让法军深入越南乡村，然后袭击其运输线，并在溪谷和峡谷中伏击撤退的法军。1953年5月，亨利·纳瓦尔（Henri Navarre）将军取代了萨朗，他是个德·拉特式的人物，但更倔强，也更自信。对纳瓦尔来说不幸的是，法国政府和公众对这场对越盟的战争的支持正在减弱，他奉命迅速打赢这场战争。为此，他重新采用了环形筑垒的战略，选择的地点是莫边府（Dien Bien Phu），一个靠近越南和老挝边境的村子。纳瓦尔相信，把法军据点建在这里将引起武元甲的强烈反

应，他不会允许法军深入其后方扎营。纳瓦尔是正确的，但开战和打赢是不同的两件事。

战 况

指挥莫边府军事行动的是法国外籍军团陆军上校克里斯琴·德·卡斯特瑞斯（Christian de Castries）。他的1827名伞兵于1953年11月23日占领了莫边府村，开始建造九个设防阵地，每个阵地都起了个女人的名字（据说这些都是卡斯特瑞斯的情人的名字）。4个阵地（伊莱妮、多米尼奎、休伊特和克劳蒂勒）建在莫边府村的4个角。村子北侧多米尼奎与休伊特之间是主要的简易机场，可从这里对越盟展开空中行动，补给品也可从这里运入。在村子西北位于简易机场尾端的是被称为安娜玛丽的阵地；加布里埃尔在村北约1500码的一座小山上；比阿特丽斯在多米尼奎东北约1000码，也在一座山上；弗朗索斯在休伊特南500码；伊萨贝尔在村南几英里，保护一个紧急情况下使用的简易机场。每个阵地都由许多相互支援的有带倒钩铁丝网环绕的据点组成。凭着飞机、机枪、许多大炮和大量士兵，纳瓦尔相信，武元甲要想占领这些阵地，就得让他的军队流血，然后法军可轻易击败越盟。

更多的士兵和武器在1954年头几个月运进了莫边府，法军有信心取胜。他们的兵力已近13000人，部署在法国外籍军团伞兵部队的周围。后备军中有一些阿尔及利亚人和摩洛哥人，他们都受过良好的训练，但有不轨动机，因为反法运动也在他们的祖国展开。法军的主要问题是过于自信。掩体建得并不像它本来应该的那样坚固，布雷区也不像它本来应该的那样大，有倒钩的铁丝缠得也不像它本来应该的那样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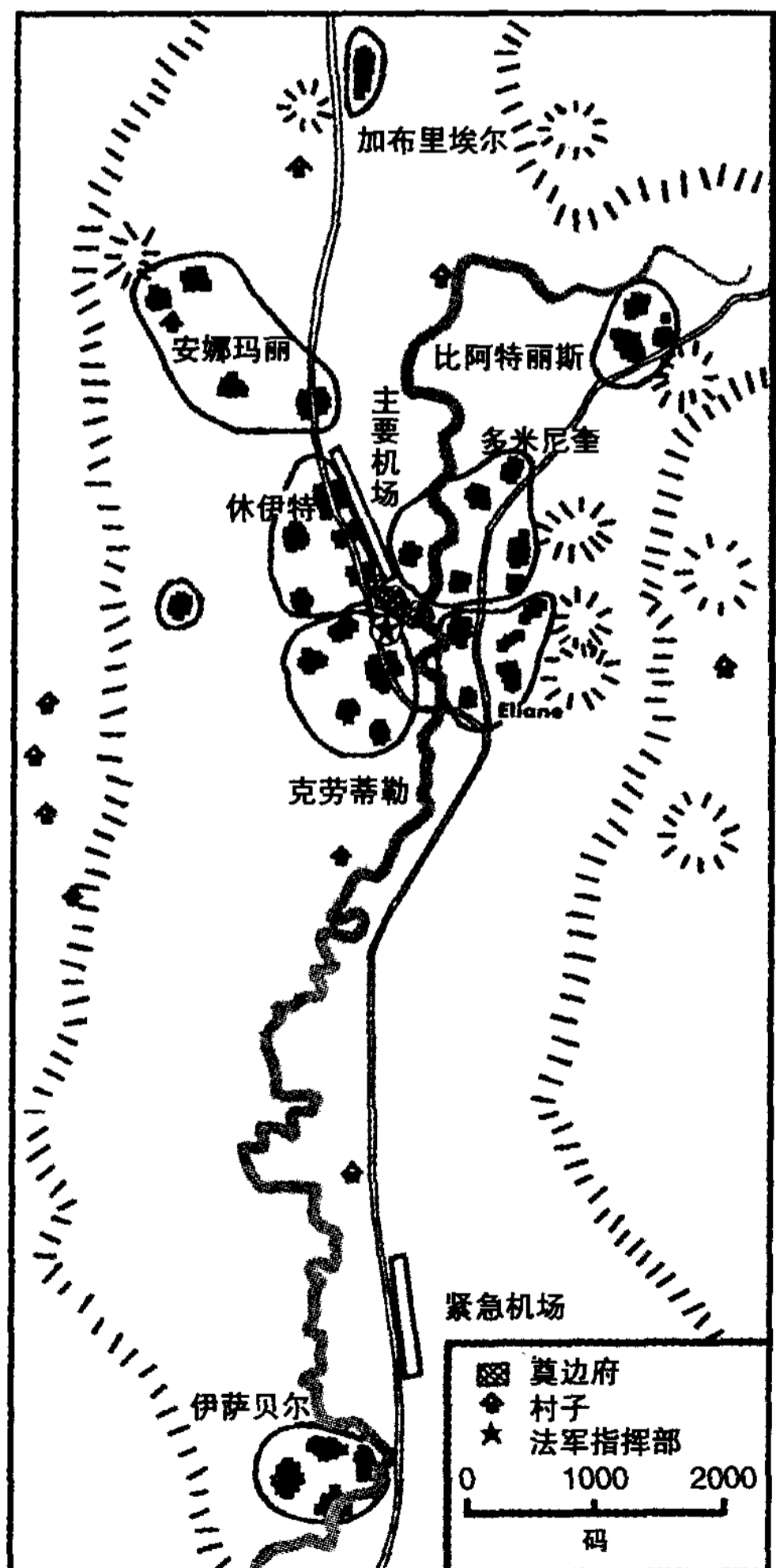
同时，武元甲将军决心夺取法军的前哨阵地，但他并不特别着急。他吸取了以前攻打法军环形筑垒阵地的教训，这一次他将有条不紊地进攻。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他先让士兵们把大炮拉到了莫边府四周的小山上，然后把它们放入深挖的炮位，用树木掩盖起来。法军在这场战役中没有占领高地是个重大失误，武元甲却迅速占领了这些位置。

1954年3月13日下午5点，武元甲的炮兵部队炮轰法军的比阿特丽斯阵地。整个阵地都遭到了轰炸，最初的几发炮弹就摧毁了担当指挥的地堡，使防守瘫痪。到午夜，越盟占领了该阵地，拔掉了法军的一个主要的炮击落点观测哨。法军的回击几乎没什么效果，因为武元甲已设法把大炮保护起来了。第二天晚上，即3月14日晚，越盟对莫边府最北的加布里埃

尔阵地发起了进攻。到3月15日中午，该阵地500名驻军不是战死，就是被俘，几乎无一幸免。战斗一开始，越盟不仅几乎立刻夺取了法军的两个阵地，而且其炮兵部队还完全控制了法军飞机场，从而使其从一开始几乎就失去了作用。几架医用飞机直到3月底才得以起降。此后，驻军完全靠空投获得补给品。

一周内失去了两个阵地，所以有更多的伞兵被空投到了奠边府。然而，3月14日刮起了夏季季风，严重打击了再补给的努力，使河谷里的驻军的生活变得很悲惨，而高地上的越盟军队则不是这样。他们也开始挖通往法军前哨阵地的堑壕，这样他们的进攻就不必覆盖很宽的范围。3月30日晚，越盟再次发起进攻，攻击了奠边府东侧的伊莱妮和多米尼奎阵地，占领了每个阵地内的一些据点，但法军反攻又夺了回来。炮火猛烈轰炸后，双方都精疲力竭地结束了这轮战斗。攻打休伊特的战斗从4月2日打到4月4日，许多据点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但法军最终还是收复了其所有的阵地。

法军和越盟的损失都很大，但法军的援兵却姗姗来迟。援军迅速抵达必须借助空投，但位于河内的法军司令部的参谋官员却坚持应按和平时期的程序来行事。只有直接来自奠边府官员的凶兆才能把援军空投到法军阵地。由于法军指挥部的迟钝和其他国家所作出的政治决定，援军到得很慢。美国1954年初在考虑援助印度支那的法军时，讨论过用美军飞机进行空袭，但最后遭到了华盛顿最高指挥部的拒绝。



他们认为，东南亚在战略上并不重要得需要美国空军介入，这肯定会导致动用地面部队。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谈判被安排在5月中旬。外界干涉可能会使法国出席，并在谈判中讨价还价。武元甲将军同样也想讨价还价，于是，他加紧了进攻。

整个4月，对法军阵地的炮击几乎连续不断，但常常是骚扰性攻击。到4月21日，越盟军队占领了休伊特，控制了机场，使高射炮大大发挥了作用。法军的补给品正变得越来越少，援兵正少量少量地到达，只能在天气和战斗都允许的间歇空投下来。在收复休伊特的反攻中，法军死伤150人，其余当场被俘。法军在继续巡逻，继续打小仗，但他们防守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

5月6日至7日晚，越盟军队最终占领了伊利安，法军的防线崩溃。下午5点半，卡斯特瑞斯给河内的法军司令部发去了电报，告诉他们，他将摧毁剩下的弹药，交出指挥权。

战 果

把握胜利时机是最重要的。越盟和法国的代表们5月中旬在日内瓦坐下来讨论印度支那的未来，参加谈判的法国代表采取了守势。这场战争已变得越来越得不到法国政府和公众的支持，几乎没什么人愿意继续打下去。法国同意承认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独立，还同意在两年内让其全部人员撤出越南，举行选举。同时，法国扶持的在西贡的政府将监管北纬17°以南的越南地区，而胡志明的政府将控制该线以北的地区。双方军队都将从对方地区撤兵，1956年的自由选举将决定新政府的性质。

正如英国因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而开始失去其帝国一样，法兰西帝国在东南亚也开始解体了。在拿破仑战争以后，法国已失去了其大部分的海外属地，主要是被英国人占领了。法国在19世纪后期所获得的殖民地（印度支那、一些太平洋的岛屿和非洲一些地区）现在开始脱离法国。阿尔及利亚是下一次试图获得独立的国家，他们展开了游击战，但法国在打越盟时吸取的军事教训已用于对付阿尔及利亚人。不幸的是，法国和阿尔及利亚都没有吸取政治教训，结果导致在阿尔及利亚最终获得独立前的北非大屠杀，以及法国政府和军队中的政治混乱。英国1948年在印度设法和平实施的非殖民化政策，现已证明是一种潜在的流血的苦涩经验。从20世纪40年代到整个60年代，有比公开承认的还要更多的殖民地在为独立而战。

在东南亚，事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日内瓦协议》得到了法国和越盟的承认，但美国政府却不承认。虽然美国不是该协议的签字国，但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却觉得有必要介入此事。到这时，美国的外交政策已建立在遏制共产主义的基础上，艾森豪威尔不能容许共产党政权不受反对地生存。因此，在越南可能举行选举之前，在美国支持下，南越共和国 1956 年成立了。胡志明深得人心，以至他几乎肯定会轻易获胜，成为整个国家的领导人。可是，第十七纬线现在却成了在越南人民当中招致战争不断的政治分界线。在法国受过训练和教育的上层人士的残余控制了南方政府，但他们对国家管理的不善，以及美国的大量军事和财政援助，最终使美国卷入了一场艾森豪威尔的顾问们 1954 年已使其认识到不是他的国家最大利益的战争。

在国际事务中，美国没有直接用空袭支援奠边府的法军激怒了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以至他断绝了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开始规划他自己国家的军事路线，包括核武器。直到戴高乐去世后很长时间，法国才重新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正式成员，但对美国及其动机的猜疑却一直挥之不去。

张轶西 译

春节攻势

1968 年 1 月 31 日 ~ 2 月 2 日

参战方

北越：主要是越共的近 84000 名士兵

指挥官：武元甲将军

美国/南越：人数不详

指挥官：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

重要性

越南共产党军队的有效直觉使舆论强烈转为

反对美军在越南的介入，最终导致美军的
撤退和越南共产党的胜利。

历史背景

法军 1956 年从东南亚撤退之后，美国加速了对南越反共政府的援助。虽然 1954 年签署的《日内瓦协议》要求越南举行全国选举，但美国确信北越的胡志明将赢得那些选举，然后宣告一个共产党政权建立，因而导致了南越没参加这些选举。法军撤退后留下的南越政府一开始是在保大 (Bao Dai) 领导下。不久，吴庭艳 (Ngo Dinh Diem) 接替了他。吴庭艳欢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他是一位法国培养和教育出来的天主教徒。他任命了其他的天主教徒 (和家庭成员) 担任政府部门的关键职位，他们在这些职位上所表现的宽容实际上不如占优势的佛教徒。

胡志明的北越政府鼓励在南方建立反对吴庭艳的共产主义团体。这些团体后来被称为“越共”。吴庭艳的政府相信南方的佛教僧侣在秘密支持越共，于是开始对他们进行迫害。这些对宗教领袖和宗教场所的攻击使许多人民反感。甚至那些对共产主义几乎不感兴趣的人也开始转向越共，支持他们的反吴庭艳立场。这进一步激起吴庭艳加紧镇压佛教社会中可疑的越共同情者。

吴庭艳越来越残暴的手段使 1961 年 1 月上台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 (John Kennedy) 感到不安。起初，肯尼迪似乎对从艾森豪威尔政府继承下来的东南亚外国政策问题不感兴趣。然而，在他支持 1961 年 4 月灾难性的猪湾入侵 (Bay of Pigs invasion) 之后，他把更多的注意力给了南越和吴庭艳政府。他偶尔会警告吴，提醒他要少镇压，否则有失去美国援助的危险。吴庭艳会听话一段时间，但不久又恢复了老样子。这最终导致了 1963 年 11 月美国默许下的对吴的暗杀。是肯尼迪把吴庭艳抛给了他的命运，还是他在几个星期后自己被暗杀前什么也没做，一直存有争议。

接替肯尼迪的林登·约翰逊 (Lyndon Johnson) 总统一开始似乎也想回避东南亚问题。但当他 1964 年 8 月初告诉国会，美军战舰在北越以外的北部湾遭到袭击时，情况发生了改变。在国会以压倒优势通过《北部湾决议》的支持下，约翰逊策划了迅速终止共产党威胁南越的军事行动。1965 年 2 月，他下令实施“雷鸣行动”，一种旨在通过战略空袭迫使共产党进行谈判的战略。可是，这却使共产党军队加强了军事行动，进而又使美军增加了部署。到 1967 年晚些时候，约 50 万美国人进入了南越。

尽管美国有一些孤立的反战活动，但舆论大都认为，美国干涉是实施 20 世纪 40 年代晚期以来主导美国外交事务的遏制共产主义政策所必需的。美国军方代表每周都向新闻界简要介绍战况，把共产党军队的伤亡作为胜利的标志。到 1968 年初，大部分美国人相信，美军会赢得这场战争。1 月底，这种看法却从根本上改变了。

战 况

北越的共产党领导层 1967 年花了许多时间讨论进攻策略。已取代了吴庭艳的南越政府相当稳定，美军在全国各地随意发动进攻。共产党人想确保北越不遭入侵，首先是设法支撑其军事局面。共产党的领导人相信，一次压倒性攻势会激起南方农民暴动，使他们占领主要城市，从而严重削弱南方政府。于是，总司令武元甲决定，其北越人民军（NVA）的正规军对溪山（Khe Sanh）——位于沿第十七纬线而设的非军事区的正南方——的美军/越南共和国军（ARVN）基地发动一次牵制性进攻。这样美军和越南共和国军将向北移动，所以南方的农村和城市会大大放松防守。进攻城市、乡镇和军事基地的任务落在了越共肩上，他们为这次攻势集结了约 84000 人。

1967 年晚些时候，北越开始为这次攻势做准备。他们开始暗示存在和谈的可能性，要求春节停战，庆祝亚洲的新年。他们知道南越政府根本就不想进行任何谈判，希望和谈的谣言会在美军和南越共和国军之间造成一些紧张。在为这次攻势做准备的那几个月里，大量的补给品被偷偷运进了南方。这却不可能完全瞒住美国的情报机构。美军在越南的指挥官威廉·威斯特摩兰（William Westmoreland）将军向华盛顿的上级报告说，敌人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即将来临，他预测可能发生在 1 月底的春节或其前后。而他的警告几乎没有受到注意，甚至在 1968 年 1 月 21 日对溪山的进攻开始时。

正如武元甲所计划的，美军和越南共和国军指挥不断开来的援军投入溪山的防御。1 月 30~31 日夜，当越南共和国军的一半士兵在春节放假离开时，越共发起了攻势。他们对 6 个主要城市中的 5 个、44 个省会中的 36 个和南方几乎每一个军事基地，近 100 个独立目标，发动了进攻。在西贡，美国大使馆午夜刚过遭到了袭击，在使馆院内的激战一直打到第二天黎明后。越共前一个星期已让几千名游击队员潜入西贡，随后的战斗是挨家挨户打的。4 个越共军团从非军事化区向南到湄公河三角洲投入了行动。

当这些进攻进行时，7500 人的北越人民军打败了守卫帝国时期首都顺化市的美军和越南共和国军。数小时内，北越人民军控制了该城，在旧堡垒上升起了他们的旗帜。同时，威斯特摩兰派出了援兵，但夺回顺化市是一项首要任务。美军不想造成这座历史城市不必要的破坏，没有采取大规模炮轰和空袭。因此，这场一间屋子对一间屋子、一条街对一条街的战斗持续了 3 个多星期。直到 2 月 24 日，这座城市才宣布被收复。由于进攻顺化失败，这次春节攻势渐渐停了下来。

战 果

美军和越南共和国军收复所有越共控制的目标的军事行动花了数周时间，但取得了成功。武元甲曾担心美军太强大，不能发动直接进攻，结果证实他是正确的。游击战的理论要求，在取得大量优势前要“在暗处作战”。只有在那以后，才能面对面的战斗。这种战略转变发生在 1954 年，法军在奠边府失败前。这次春节攻势证明，共产党军队尚未走出这场战争的那个阶段。他们准确的伤亡人数不得而知，但一般承认的死亡数字接近 40000 人，包括在顺化死的 5000 人。比较起来，美军死了约 1100 人，越南共和国军死了美军的两倍多。

鉴于这样的描述，春节攻势作为一场决定性战役似乎意味着越南共产党开始灭亡。实际上，反对派确实出现了，以一种武元甲和胡志明以前从未想到过的方式。北越人民军陈道（Tran Do）将军后来评论说：“至于给美国的影响，这不是我们的目的——但其结果是幸运的。”几个月来，美国公众一直被告知，我们已完全控制了战局，共产党军队不久会输掉这场战争，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打仗。而美国公众想知道，所有那些立即到处发起进攻的士兵来自何方。如果每周宣布的尸体数量确实准确，那么这样一次攻势将如何发生？最糟的是，它出现在整个国家都在收看的晚间新闻上。即使站在大使馆院内的威斯特摩兰将军亮相也不能使公众放心。难道这全是欺骗？

反战运动突然爆发了，以前一直是无人理睬的国会议员现在常常要接受电视采访。1968 年总统大选的初选就要开始，林登·约翰逊发现自己面临罗伯特·肯尼迪和尤金·麦卡锡的严峻挑战，他们俩人都激烈批评这场战争。

自从以“雷鸣行动”为标志的美国军事行动开始以来，约翰逊一直在回应其军事顾问增兵的定期要求。只增加一点点兵力，只延长一点点时

间，就会取胜。在春节攻势后，威斯特摩兰将军既说共产党军队遭到了重创，又说由于敌人仍在继续作战，所以所需的一切仍是再增加点兵力。约翰逊早已听够了。军事上和政治上两方面的挑战使他醒悟过来，3月31日，对全国发表了讲话。他说，他将把停止轰炸北越的军事目标作为一种善意的表示，希望说服共产党进行谈判。由于这将使他竭尽全力，所以他告诉美国人民：“我既不寻求我的党的提名，也不接受我的党的提名。”公众的看法似乎得到了证实，但事情显然不像军方所暗示的那样乐观。

公众的反应导致了约翰逊的下台。他的继任理查德·尼克松以国内的法律和秩序、在越南的体面和平为政纲竞选总统。春节攻势之后，美国人民似乎想的不是胜利，而只是结束这场战争。虽然花了5年多的时间才最终达成协议，但这场战争造成了长期的损失。在越南的战争，是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唯一一次严重失败，最终不是军事力量的较量，而是国家意志的斗争。

张轶西 译

沙漠风暴

1991年2月24~28日

参战方

多国联盟：665000人

指挥官：陆军少将诺曼·施瓦茨科普夫

伊拉克：350000人

指挥官：萨达姆·侯赛因

重要性

“沙漠风暴”不允许萨达姆·侯赛因对大部分中东石油储备的控制，显示了多国联盟在后冷战世界里取得成功的能力，或许还建立了一种未来国际军事行动的模式。

历史背景

1990年初，伊拉克的局势是微妙的。它不久前结束了与伊朗的长期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伊拉克曾得到苏联和美国的大量军事支持，这两个国家都害怕伊朗控制中东。虽然这种支持只能使伊朗-伊拉克战争打成平局，但却使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拥有了世界上第四大军事力量。这种支持也使萨达姆深陷债务之中，主要是欠其他阿拉伯国的债，他们筹集了大量贷款来资助他的战争。最大的债权国是在伊拉克正南波斯湾的科威特。侯赛因想当然地认为没有一个国家真正能与他抗衡，所以决定利用他的大军抹掉其巨额债务。入侵科威特既可除掉侯赛因欠钱的政府，也可使他控制那里的巨大石油储备。侯赛因宣称科威特实际上是伊拉克的一个省，在伊拉克和科威特的边界集结兵力。经过几周的威胁，看国际上没有明显的反对声音，伊拉克军队于1990年8月3日入侵了科威特。

国际反应几乎像伊拉克胜利来的一样迅速，其公然的侵略和占领都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怒。英国首相马格丽特·撒切尔首先发表了谴责伊拉克的重要讲话，而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也没有落后。他说，这场战争涉及了美国的基本利益，美国不能允许侯赛因控制科威特及其石油财富。为侯赛因想要石油辩护就像为希特勒想要土地辩护一样。这时独裁者的本性比任何外在的理性都要重要。侯赛因已通过他对伊朗士兵和居住在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库尔德反叛者使用毒气证明了他对人类生命的冷漠。还有确凿的证据显示，伊拉克正在接近实现其掌握核军事力量的目标。这样的武器掌握在一个性格反复无常的人手中，必须加以制止，无论这人是在波斯



科威特石油在燃烧。科威特城附近一口被伊拉克破坏的油井（国家档案）

湾，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

通过联合国作出决议，美国开始组织一个收复科威特主权的多国联盟。在使沙特阿拉伯相信，他们很可能成为伊拉克的下一个目标以后，其政府允许美国集结兵力先保卫沙特阿拉伯，然后收复科威特。这次行动以“沙漠盾牌”为代号展开。美军和多国联盟军队的核心是陆军少将诺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领导的美军中央司令部。CENTCOM，正像人们称呼它的一样，起初只不过是一种纸上的力量，但它迅速壮大。美军战斗机首先上阵，战术侦察机在后不远处。虽然许多美国空军计划人员都相信，单独空军就能迫使侯赛因撤出科威特，但施瓦茨科普夫和其直接上级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还是制定了地面战争的计划。为防止侯赛因不承认其军队被打垮，就像希特勒 20 世纪 20 年代在德国所宣称的那样，必须打败伊拉克武装力量的所有组成部分。

提供大量兵力的美国有一支受过良好训练、装备精良、技术先进的作战部队。军方计划人员认为，伊拉克也是如此。因为伊拉克有大量的西方电子设备（主要是苏联的，但也有一些法国和美国的）和大量参加过两伊战争的老兵，许多参谋人员指出，伊拉克军对打一场长期艰苦战争更有准备。美军情报分析人员并不知道，伊拉克士兵大都是刚入伍的，老兵从上一场战争下来已疲惫不堪。而且，他们对所得到的技术既不懂，也操作不好。从很大程度上讲，这导致多国联盟的计划制定人员集结了一支比实际所需规模还大的部队。侯赛因对其部队的威力很自信。他确信，他不仅能用他的尖端雷达和空中防御系统摧毁多国联盟的空中力量，而且认为，美国人不想打一场长期战争。他更愿意牺牲生命，而西方人则不会。

当侯赛因不理睬从科威特撤军的最后期限时，布什总统下令执行从防御转向进攻行动的“沙漠风暴”计划。1991 年 1 月 17 日凌晨 3 点，美军隐形轰炸机和战斗机轻易穿过伊拉克的雷达系统，开始摧毁其空中防御网。由于伊拉克的主要电力网遭到破坏，侯赛因的指挥和控制能力大大降低。美军紧接着的攻击又除掉了伊拉克外围的雷达站，使多国联盟军队获得了绝对的空中优势。在侯赛因命令幸存下来的飞机逃往伊朗前，伊拉克空军已在地面、空战和飞机库中被摧毁。几小时内，侯赛因协调其武装部队的能力严重受阻。他试图在多国联盟打进一根政治楔子应付局势。他用中程弹道导弹——苏制“飞毛腿”导弹——对以色列发动了攻击，希望以色列还击，使阿拉伯国家支持伊拉克。对沙特阿拉伯目标的攻击是想挫伤沙特阿拉伯军队的士气，迫使他们撤出多国联盟。这些策略都没有奏效。虽然一些连带的破坏杀死了一些平民，使西方政治家踌躇不前，但多国联盟基本上没有动摇。对伊拉克军队来说不幸的是，萨达姆·侯赛因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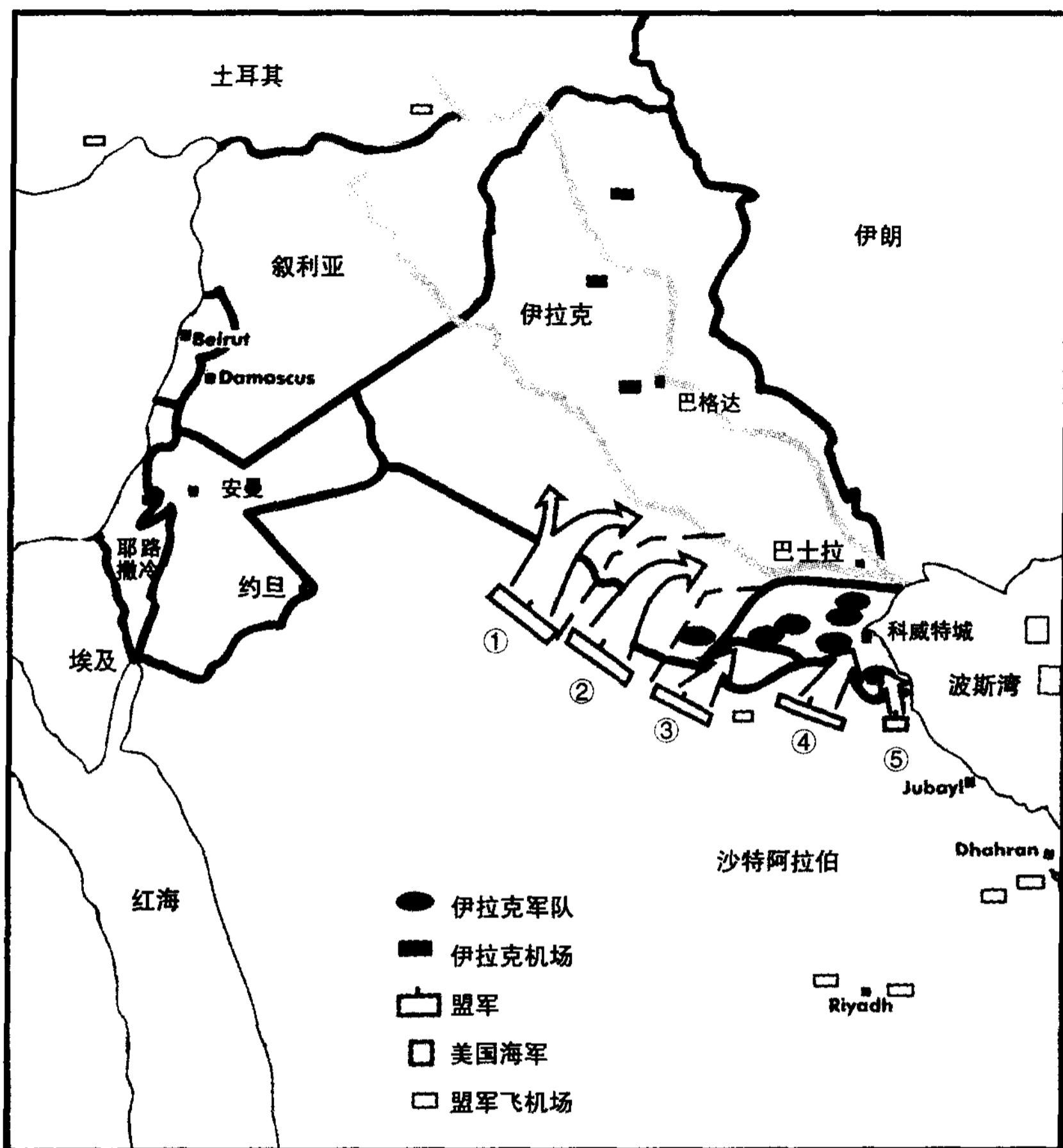
动摇。

战 况

两周内，多国联盟飞机自由飞越伊拉克和科威特，重创了伊拉克装甲部队。侯赛因仍相信其军队不可能被打败，1月29日向靠近科威特的美军战线发动了进攻。虽然这是一场突袭，但遭到进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了坚决防守，空军进行了反击，迅速粉碎了这次攻击。伊拉克军队的不良战绩使美国海军陆战队相信，他们高估了敌人，但这种估计从未到达最高指挥部。相反，更多的美国兵从德国开来，大大超过了计划攻势所必需的兵力。伊拉克撤军的另一个最后期限又要过去了。2月24日，多国联盟领导人认为，发动地面战的时间到了。

第一支作战部队是组成第十八空降军团的一些分遣队：美国的第一零一和第八十二空降师，美国的第二十四步兵师，法国的一个轻型装甲师。他们的任务是穿越伊拉克沙漠，到达幼发拉底河河边的一个阵地，拦截从伊拉克内地来的援兵，威胁要对巴格达发动进攻，从而把伊拉克后备部队牵制在这里。这一长驱直入行动，要穿过完全无路可寻，甚至连伊拉克人也过不去的沙漠，但由于全球定位卫星的定位能力，美军得以顺利通过。因此，在这支侧翼部队抵达幼发拉底河前，完全没有被任何伊拉克军队发现。在其东侧，第七军将向北进入伊拉克，然后转向东，把大批伊拉克军队阻截在科威特和伊拉克东南部。第七军主要由驻扎在德国的美军和一个英国重型装甲师组成。

伊拉克士兵待在他们一直挖了6个多月的防御工事后面的固定阵地上。侯赛因从未想到侧翼进攻的可能性，他确信，多国联盟军队不得不发动正面进攻以进入一个杀场。多国联盟军队在这些防御工事前发动佯攻，以牵制伊拉克军队，同时，也对波斯湾沿海地区发动了一次牵制性进攻，侯赛因在那里部署了大批兵力，以击退他相信海军陆战队将会发动的两栖入侵。对伊拉克防御工事的佯攻证明是很成功的，不仅牵制了伊拉克军队，而且还彻底突破了他们的防线。数周的空中轰炸造成了伊拉克军队的伤亡，在许多情况下，伊拉克士兵还来不及投降就被炸死了。科威特城不久落入了美军手中，伊拉克军队迅速北撤，在撤离科威特的整个路途中，不断遭到空袭的折磨。多国联盟目睹了一幅幅广泛破坏的场景，不仅在科威特城，也在油田，它们是侯赛因下令放火烧毁的。油井冒出的油和黑烟标



- ①法军一个师,美军一个师,美军一个军团
- ②英军两个师,美军两个师,美军一个军团
- ③埃及一个师,叙利亚一个师
- ④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个师
- ⑤一个沙特阿拉伯师

志着环境战的首次尝试，但污染最终比侯赛因所希望的要有限得多。

南部的成功意味着第七军的进攻应该比计划的早，所以，没有完全包围伊拉克军队，特别是精锐的共和国卫队，一直遭到指责。然而，在战争中，那些受过训练，为的是使德国人免受《华沙条约》攻击的军队，很难把他们的任务变为追击。第七军的指挥官弗里德里克·弗兰克（Frederic Franks）将军也以伊拉克军队的布防和动向情报的不充分，以及维持补给线——沙漠战的关键——的必要性做了反驳。第七军取得了胜利，但却没像它应该的那样彻底。

多国联盟地面和空中占压倒优势的人数实际上太多了，使得伊拉克军队都无法迎战。美军坦克发射的高度准确的远程火力和 A-10 战术飞机发射的反坦克炮弹粉碎了伊拉克装甲部队的任何反攻企图。反攻可能对伊拉克军队更糟。为了在没有空军保护的情况下无限制地使用直升机，空中控制范围的改变，使空军飞机的攻击目标范围转向幼发拉底河以北，这一切都使伊拉克的许多坦克和卡车得以逃走，因为新的攻击目标范围在前方观察家看到空袭的范围以外。

战 果

萨达姆的军队崩溃了，没有外援部队帮助他们，2月28日清晨，他要求停火，8点，停火开始生效。伊拉克军的确切伤亡数字不得而知，但估计有60000人战死，175000人被俘。这是自意大利军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埃及的英军面前大溃败以来最糟的陆军败绩之一。大量伊拉克士兵投降，有关他们的报道哀婉动人。一篇报道说，一辆伊拉克坦克偶然碰上一辆陷入沙地里的美军吉普，于是伊拉克人把吉普拖到地面，然后向吉普车上的美国人投降。另一些报道谈到伊拉克士兵向随军记者们投降，或向头顶上远离他们飞行的领航飞机投降。伊拉克坦克、装甲运兵车、卡车和大炮大部分也都被摧毁或被缴获了。在这场100小时的战争中，盟军的伤亡人数不到500人。

对于这样一场用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描述美西战争的话来说，似乎是一场“壮观的小仗”，但其结果并不十分壮观。由于没有摧毁伊拉克军队，侯赛因仍有足够多的兵力（特别是共和国卫队），继续掌权。侯赛因迅速派兵镇压了库尔德反叛者和南部什叶派穆斯林发起的暴动。他设法逃脱了他自己造成的一场军事灾难，因为他杀死了一些有才能的被认为在政治上不可靠的指挥官。尽管这样，他仍通过巴格达的关键人物和未遭破坏的地方紧握大权，保持自己的控制。如果布什总统和多国联盟的其他领导人想在战争期间杀死侯赛因或战后推翻他，他们会感到失望。

从积极角度看，科威特像联合国决议所要求的那样得到了解放。油田大火比任何人预测的都快得多地得到了控制，使波斯湾免于可能长期持续的生态灾难。东西方截然不同的国家在一个司令部的领导下进行合作，实现他们公开宣布的目标的能力，是未来国际合作的吉兆，再者，侯赛因在其可能实现其核计划前被制止了，他生产和使用生化武器的能力已

高科技图像战争

对于波斯湾战场以外的世界来说，这场海湾战争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方面可能是高技术。首先，如此之多的战争场面是电视直播的，或是在事后不久播出的，这要归功于美国有线新闻（CNN）。在整个战争期间，萨达姆·侯赛因允许 CNN 记者留在巴格达，希望他们在现场报道他获胜的第一手消息。的确，他们对巴格达一个躲满平民（高级政府工作人员的亲戚）的总部地堡遭到摧毁的报道，使美国政府停止了对平民区的再次轰炸。这个决定使侯赛因得以继续控制许多有助于他战后维持其政治统治的关键设施。西方人民看到这场战争的第一个场景是：CNN 拍摄的高射炮火划过伊拉克首都的夜空。

其次，普通观众在这些电视节目里目睹到的使他们感到吃惊。精确度极高的激光制导武器的攻击图像给他们几乎像电视游戏一样的感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飞行员，在他们那个时代，把炸弹投在目标 500 英尺范围内，已感到毛骨悚然，对现代技术能把一种爆炸装置投在目标几英尺范围内的准确度感到敬畏。以以色列和沙特阿拉

伯为基地的爱国者中程弹道导弹，作为对付“飞毛腿”导弹的武器，电视镜头及时给出了它们的攻击能力。然而，这些图像也误导了人们。爱国者导弹击落的“飞毛腿”比它们看起来击落的要少，虽然它们能使“飞毛腿”锁定的目标失效，大大鼓舞了以色列平民的士气。

士兵现场用过的和看见的那些武器只是在战争结束后才能被展示出来。侧翼行动的成功只是引进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结果。伊拉克坦克群相信他们正遭到空袭，而实际上这时美军坦克几乎正从两英里外瞄准射击他们，攻击距离大大远于以前任何的坦克战。如果从那些坦克以及反坦克 A-10 支援飞机上发射的铀制炮弹用光了，伊拉克所拥有的任何装甲部队都会看穿事情的真相。红外线传感器能让 F-111 型飞机在夜间确定伊拉克坦克的位置，大量击溃它们。夜视装备能让所有多国联盟士兵在夜间行动，保持对敌人防御工事不断的压力。拥有这种设备和使用它们的能力大大有助于多国联盟的总战绩，也有助于打败伊拉克。

成为联合国调查的焦点，直到撰写本书时，这种调查仍在进行。在伊拉克取消其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之前，一项强加给伊拉克的禁令在整个武器核查期间一直有效，这一事实也是国际合作的证据。

美国军方尽管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发现自己在某些领域仍有

欠缺。他们有能力协调并指挥大规模的合法军事行动，使其取得胜利。不过，也有点运气，萨达姆·侯赛因在美军为摧毁地面而集结兵力和补给品的几个月里，一直坐等着。如果他等着他的原子武器计划在激起世界其余国家愤怒之前实现，他几乎肯定会使用他所拥有的全部原子武器。他是否真的使用了一些化学或生物武器，一直在争论，因为有些美国士兵患了战后病，一些人认为这可能与这类武器或服用有关解毒药有关。如果萨达姆的空军仍在起作用，那么使用这类武器几乎是可以肯定的。收集到的情报在许多情况下实际上是很不充分的。

因此，人们把“沙漠风暴”描述成一次巨大的军事胜利，但政治后果是混合的或是负面的。如此迅速的停战，没有占领巴格达，没有使萨达姆·侯赛因的政府垮台，这样做是否明智，仍在继续争论。虽然美国人为其在“沙漠风暴”中所做的努力在中东暂时受到了一些欢迎，但如果他们是占领巴格达并行使某种霸权的主力，那么对西方帝国主义长期存在的恐惧肯定很快再次高涨。多国联盟军事行动的未来似乎是有前途的，因为只把国际部队投入前南斯拉夫类似努力主要是对“沙漠风暴”的继承。

张轶西 译

本书来源于网络，整理转载于《爱书公寓》，仅用于学习交流。

“也许我不是原创，只是喜欢上传和分享。也许我不创造知识，我只是知识的搬运工”。这是《爱书公寓》创立的初衷和宗旨。

如果您喜欢此书，珍藏的同时，别忘了与别人分享。分享是一种快乐，分享是一种美德。更多好书，好看的电影，好听的音乐，经典的广播，尽在《爱书公寓》。生活百科，每日更新，免费下载，诚意打造一个实用的知识分享平台。

希望您在这里学有所得，满载而归。《爱书公寓》：<http://geshengyijiu.uusq.net>

诚意推荐：《改变世界的50场战役》《航空母舰》《JSF联合攻击战斗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场决定性战役》

下载地址：http://www.uusq.net/space_geshengyijiu_3579.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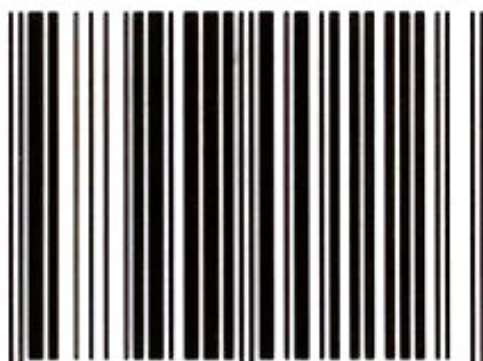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场决定性战役

100 Decisive Battles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如果项羽在垓下战胜了刘邦，中国汉族的称谓还存在吗？
如果华盛顿在特伦顿一役失败，其后美国还能顺利立国吗？
如果拿破仑赢得了滑铁卢战役，欧洲有可能成为一体吗？
如果纳粹德国攻占了莫斯科，二战最终胜利的还会是盟军吗？

一个历史的瞬间，就改变了整个历史发展的轨迹，无数个瞬间便组成了历史的进程……

ISBN 7-80700-112-7



9 787807 001126 >

ISBN 7-80700-112-7/E·2

定价：48.00 元

陈列类别◇军事历史◇普及